

續

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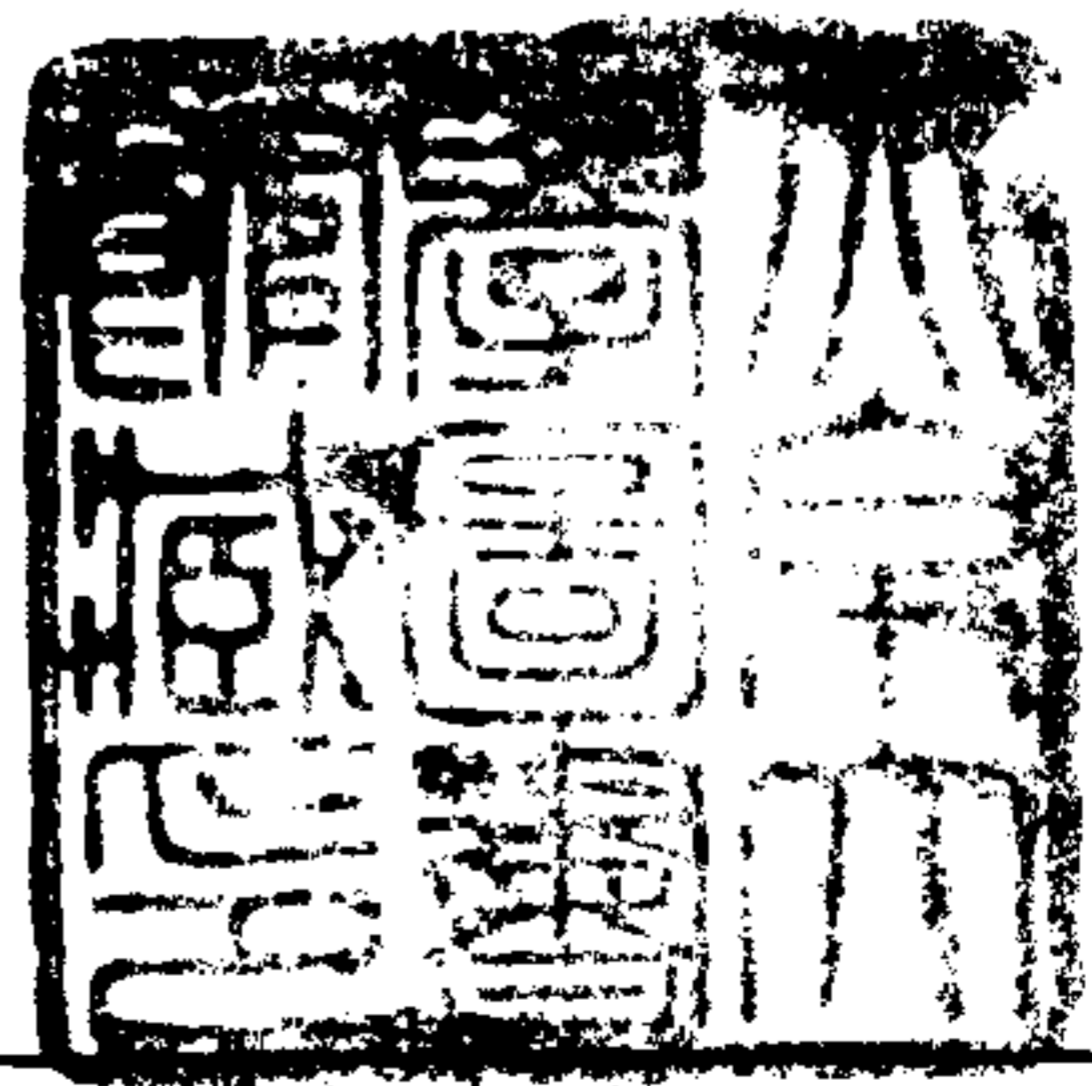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六九·史部·正史類

漢書補注一百卷首一卷(卷二十八至卷六十四)

王先謙撰

2287/09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漢書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昔在黃帝作舟車曰濟不通 貨物作舟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造車故號軒轅氏易繫 旁行天下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與方通用齊語以濟不通 旁行天下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下章注方猶橫也廣橫一義 方制萬里畫壘分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黃帝福行天下始裁制萬里區別州野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也時其土而生之釋名 得百里之國萬區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黃帝紀云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稱先王曰建萬國親諸侯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一以字則累於詞矣 景祐本無以字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也此之謂也堯遭洪水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師古曰堯字與古懷字同懷包也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駕陵也補注錢坫曰襄古正字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下分絕為十二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居凡十二處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注未凡十二處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以營州為青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青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日谷永傳冀州為幽州并州青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攝政并州在燕北為幽州新置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為正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別九州傳及水土既平禹治之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貢金九牧也列五服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謂分別治之自此以下皆是夏書禹貢之文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數而乘章歷陵下云傳易山古文以為傳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定與古文合者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異字以爲今古文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班固其學無常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以爲其學無常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說解不全或後漢皆祖述今較稱禹貢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以爲其學無常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徒比附較論於文字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水通也故高山大川各得安行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本安也故高山大川各得安行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載師古曰木用故訓曰冀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合先謙曰呂覽有始篇兩河之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西至西河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行自冀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既載何則上句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梁及岐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本志馮翊岐州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西北在馮翊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嶽陽在太原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先謙曰晉陽今太原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子衡章師古曰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補注錢坫曰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縣名爲一河內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東至鄆入清漳 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















粟五百里米師古曰情古納五百里侯服師古曰此大甸服之外  
 斥侯而百里采師古曰又說侯服內之差次也二百里男國師古曰  
 之官任任王事者補注先王事則供之不主一也師古曰  
 皆作任任疑後人據教書政之王莽傳莽封王氏女皆為任用今  
 在采任諸侯是謂維翰三百里諸侯故合而言之為一等補注  
 先謙曰夏紀枚書亦五百里綏服師古曰綏安也言其安服外之  
 教補注先謙曰夏紀枚書亦五百里綏服師古曰綏安也言其安服外之  
 五上增侯服外三字三百里揆文教師古曰揆度王者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師古曰奮其武力以五百里要服師古曰要易之法也  
 文教要來之也五百里要服師古曰要易之法也二百里  
 先謙曰夏紀枚書亦五百里要服師古曰要易之法也二百里  
 同二百里蔡師古曰蔡法也三百里夷師古曰夷易之法也  
 百里荒服師古曰荒忽各因本俗補注先謙曰夏紀枚書亦  
 字三百里蠻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而覆之三百里蠻  
 不蔡與二百里流師古曰流謂以文德流而覆之三百里流  
 要荒乃在九州外矣夷者言稍以夷禮通之於春秋也師古曰  
 讀如蔡蔡叔之蔡蠻者兼言蠻俗矣於春秋也師古曰  
 其工之流此兩者之分夷近而蠻遠蔡聲之誤耳師古曰  
 被于流沙朔南泉聲教訖于四海師古曰漸入也  
 沙北方南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師古曰  
 以官本泉並作泊引聲教盡於四海也師古曰  
 於傳南泉並作泊引聲教盡於四海也師古曰  
 漢志作泉又何以義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故賜玄圭以表之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作水南監本亦作天夏紀云於此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師古曰  
 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  
 雍青師古曰雍州以合雍州分冀州之地師古曰  
 則青冀之北也師古曰  
 職方氏師古曰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東南曰

揚州其山曰會稽師古曰在山陰縣補注先謙曰本志川曰三江師古曰  
 注未無也師古曰  
 五湖師古曰  
 下南江師古曰  
 年吳越師古曰  
 是也今蘇州府吳江縣東有子列傳及越諸湖者皆是其利金錫  
 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師古曰  
 州其山曰衡鼓曰雲夢川曰江漢師古曰  
 容下云雲夢澤在荆州師古曰  
 朝宗于海禹貢在荆州師古曰  
 慎又云漢水城下師古曰  
 謀曰穎川湯城下師古曰  
 志不載據汝水注師古曰  
 周禮荆州其浸潁潁師古曰  
 其土言水則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河  
 有符經文矣師古曰  
 南曰豫州其山曰華師古曰  
 在商山師古曰  
 州山師古曰  
 曰波澨師古曰  
 官本即下沈師古曰  
 之橋志不載師古曰  
 下其利漆絲枲師古曰  
 師古曰馬牛羊豕犬雞也師古曰  
 師古曰黍稷菽麥稻師古曰  
 宜雞狗其川曰沂師古曰  
 曰青州其山曰沂師古曰  
 不載沂水師古曰  
 山據此沂山師古曰  
 文川曰淮泗師古曰  
 下云泗水出青州師古曰  
 術水出青州師古曰  
 不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師古曰  
 合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師古曰  
 女其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師古曰













在類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可當者惟鄭渠與山二  
也沮水入通川名錦川王簡求美田即臨晉故大荔秦獲之  
其地也一統志故城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臨晉故大荔秦獲之  
更名補注吳卓信曰秦紀厲共公六年有河水祠補注先帝置括  
邑縣南三十里在朝芮鄉故芮國在臨晉秦滅大荔其種落蓋有居於  
戎亦名芮戎在北地芮伯國在臨晉秦滅大荔其種落蓋有居於  
臨晉者後人遂合而一之謂臨晉即古大荔非也水經注云左  
大荔故芮也此亦有焉則二芮了然矣先秦厲共公取王城即此左  
古芮國與秦相讓者又云有王城則然矣先秦厲共公取王城即此左  
傳晉陰飴錫與秦伯會于王城證以徐廣之葬曰監晉水故曰臨晉  
說大荔芮鄉同在臨晉無疑全說未論之葬曰監晉水故曰臨晉  
臣築高壘以臨晉之關此臨晉也師古曰壘是也說者或以爲  
魏文侯伐秦始置臨晉非也文侯重城之耳豈始置乎補注吳卓  
信曰史記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秦魏之耳豈始置乎補注吳卓  
岸對晉關案臨晉關即蒲坂關今在朝邑縣東河東之臨晉乃漢  
不可混周壽昌曰莽於縣名臨皆改監下一字多仍之或以其子  
臨爲太子故爲之諱而取守曰監國之義乎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謙案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見魏世家言臨晉者莫先於此即

齊策所謂臨晉之關也續以爲秦築願以爲文侯重城或別有據  
愚謂文侯伐秦不能越河列障所築者當在河東唐改解縣爲臨  
晉疑卽本此約盛兵蒲坂以塞臨晉猶言軍河東以塞河西來路  
耳故高紀云自臨晉渡河魏豹正謂此臨晉與文侯所城不相  
涉秦紀初作河橋是地也魏晉志曰魏郡臨晉縣在秦紀  
莊熊繆請後漢因一統志曰魏郡臨晉縣在秦紀  
人李必見項羽傳王吉見儒林傳曰魏郡臨晉縣在秦紀  
蒲城縣東南五十里郃陽大雅曰在郃陽之陽也師古曰音合卽  
引縣志云今重泉里卽陽大雅曰在郃陽之陽也師古曰音合卽  
謙曰戰國魏地文侯築合陽見魏世家後秦高帝封合陽卽此  
例不封列侯平陽郡有合陽縣字在治之陽說文作郃卽此  
而合陽縣志云合陽縣有合陽縣字在治之陽說文作郃卽此  
汾陰縣志云合陽縣有合陽縣字在治之陽說文作郃卽此  
水合城北城二漢水城有合陽縣字在治之陽說文作郃卽此  
卽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云北在郃水之陽也師古曰音合卽  
反徐水自襄德來右遷劉仲城北是漢水也師古曰音合卽  
入河先謙案據此則劉仲城北是漢水也師古曰音合卽  
以親親之故一時變例與一統志故城卽此陽縣東南四十里反  
縣志云西河故郃水也師古曰音合卽  
都治吳卓信曰郃水也師古曰音合卽  
王厚之集古印譜有郃水也師古曰音合卽

郃水北地直隸來爲宜君水得黃炭水口賦元九年復沮水注沮  
故城西北合水自雲陽來入武城縣南而注宜君水又渭水  
注五丈渠水自雲陽來入武城縣南而注宜君水又渭水  
晉地入秦厲共公時晉武取武城者邑於此見商傳曰官本注伐秦  
左氏傳所云伐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伐是城志後漢志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武平城志後漢志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水經注改作武城志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志後漢志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北注渭省渭水注武城志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今華州東北十五里襄德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南下有疆梁原也此曰北條山南郡曰南條山則知三條之  
說自古而然錢坫曰禹貢道九山爲中條爲南條爲西條爲  
家內方坎也馬融曰禹貢道九山爲中條爲南條爲西條爲  
分四列河爲陰列西傾文陰列嶠峯爲陽列岐山次陽列灃梁當  
作荆渠原在今富平縣北二十里荆山在富平西南三十里徐松  
日胡渭云襄德水經注云洛水應源入渭原在荆山下證也  
今富平無洛水朝邑有洛水應源入渭原在荆山下證也

同州志云華原在朝邑西而東以絕於河古河橋也一名  
朝阪亦謂之華原山蓋華原卽朝阪而東以絕於河古河橋也一名  
抵河橋二百里華原山蓋華原卽朝阪而東以絕於河古河橋也一名  
東運河二百里華原山蓋華原卽朝阪而東以絕於河古河橋也一名  
當在其境唐人所以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卽洛水而漆泉在  
富平襄德城北東山南絕沮注者蓋由先儒謂漆沮卽洛水而漆泉在  
南入渭之洛並荆山亦移之富平耳松案襄德之名遂以此爲漢志東  
麓然則謂朝邑無荆山者誤矣吳卓信曰今富平亦有襄德城與  
西漢舊縣無涉而三國時因漢舊縣於此立縣今富平亦有襄德城與  
後人遂沿其誤先謙曰禹貢荆山於富平縣今富平亦有襄德城與  
合河水注徐水自先謙曰禹貢荆山於富平縣今富平亦有襄德城與  
下有水也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荆山於富平縣今富平亦有襄德城與  
相距不遠情事較合高平則遠不關錢說非也洛水東南入渭  
雍州藩浦注北段曰雍州藩浦注北段曰雍州藩浦注北段曰雍州藩浦注北段曰  
沮水經注始於小顏然地入河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文歸德縣注入河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日歸德縣注入河者也補注沈陽曰官本注伐秦

在五年正月先...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并日渭陽... 右扶風... 帝元年更名新... 縣二十一











先魏曰春秋晉地戰國屬魏秦孝公圍陝城惠文王取之出其人  
與魏見秦紀又魏世家云秦圍我曲沃括地志云曲沃城在縣西  
南魏分陝以昭陵為城東魏先桑田在縣東北桑田亭河注昔  
周召南陝三城此城為東西之別案下文並北魏之稱實一城與  
都對岸故有上陽之分先魏亦有南魏志云本魏仲國有焦城  
也左傳傳杜注上陽在陝縣東南南魏志云本魏仲國有焦城  
故焦國補注杜注上陽在陝縣東南南魏志云本魏仲國有焦城  
百步外邑惠公許秦背約秦伐而圍之見左傳襄傳戰國屬秦  
攻降之歸魏復降北魏在大陽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之見秦紀魏復降北魏在大陽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志云北魏魏復降北魏在大陽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元年傳云制餘也東魏在榮陽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死焉是也餘詳河南榮陽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謂雍州也右扶風有雍縣秦紀武公十一年滅小魏在雍州後  
云雍州在雍縣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西魏水注在雍縣補注先魏下引竹書云平陸河注於大  
在雍縣下得言在雍州也後漢和帝紀元興元年雍州地裂李賢云  
俗本雍下得言在雍州也後漢和帝紀元興元年雍州地裂李賢云

谷水太陰谷水白馬溪水昌澗水杜陽澗水渠谷水又過宜陽縣  
南水北有熊耳山雙嵒峽狀同熊耳水又合西度水又東運宜陽  
自熊耳南入合水入河黃中澗水泉水俱出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川水一溪東北入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水出宜陽山東北入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陽市邑也其水南入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東南流逕宜陽山東北入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或據此改下文在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皆屬臆揣不足據設一統志在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故城今宜陽縣西五十里在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字乃郡戶口下自注有鐵官在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為縣使宜陽有鐵官在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謙曰在疑有之誤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先謙曰戰國鄭地入韓世謂之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云秦趙為好會於西河外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高帝八年復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帝先復中鄉民至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戶為縣即用志文案志云復雒  
中鄉地也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戶為縣即用志文案志云復雒  
池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引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中鄉地也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戶為縣即用志文案志云復雒  
時改治也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北流歷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之疑孔安國所謂莽曰陝亭師古曰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志故城也下入新莽莽曰陝亭師古曰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屈池縣西丹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續志後漢改屬南陽一統志故城今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東至析入鈞山應注段玉裁曰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水氏縣即東本縣南三戶城南又出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合析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合黃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鄉故商密也師古曰雒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別有一鈞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也先謙曰丹水入河雒水南入宜陽山南三川並合  
鈞是均之誤非異文水經注不言均亦作均知均道元所見漢書本















桑乾水自源東南流下入雁門陰館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 入河注先謙曰汾陰出武州之燕京山... 地理志曰汾水出西溫縣南逕武州之北山...

又西入涂水一統志故城廣武補注先謙曰高祖拔繁於河... 主賈屋山在北都尉治并日信桓... 曰河主當作句注此因句注... 移置於此可字之側故漢武主...

鄒入清漳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為長幼之長非也補注  
 章水出焉章漳同准南子發包山鳩包登同又說文有句字云  
 讀若鳩知讀為鳩是鳩鳩同字發包山鳩包登同又說文有句字云  
 無異地志又云廉山鹿鹿形近而變稱也先謙曰官本青作清  
 鄒魏郡縣左襄十八年傳釋文長丁丈反或如字紀年惠成王十  
 二年鄒取屯雷尚子淫孔注向子長丈反或如字紀年惠成王十  
 尚以音近而字變則丁丈反是也顏說非濁漳水篇濁漳水出長  
 子縣西發鳩山注云漳水出也合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  
 謂之發鳩山故異名互見也合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  
 陶水入屯雷堯水出互見也合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  
 出南梁山下屯雷堯水出互見也合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  
 長子城東西轉運城北東入漳又洹水注洹陶水南出陶鄉北流  
 餘見注氏下西轉運城北東入漳又洹水注洹陶水南出陶鄉北流  
 先謙曰春秋晉邑作純鹿谷山在長子縣西五十餘里屯雷  
 此見紀年趙世家旋入韓見紀年又入趙秦長安君反死此見於  
 皇紀續志後漢因一統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純補注宋  
 志故城今屯雷縣南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純補注宋  
 曰音純當作音純王念孫曰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  
 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為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  
 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濁漳水注絳水東屯雷入漳  
 故桑欽云絳水出屯雷則此水本南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  
 屯雷下亂漳津則此水本南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出屯雷  
 穀遠來東屯雷則此水本南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出屯雷  
 西南東入漳水自余吾來東屯雷城東北東入漳水自余吾來東  
 自長子東入漳水自余吾來東屯雷城東北東入漳水自余吾來東  
 東高麗水東流注徐吾先謙曰武帝時馬中見本紀續志後  
 吳卓信曰通典注徐吾先謙曰武帝時馬中見本紀續志後  
 漢省屯雷下劉注徐吾先謙曰武帝時馬中見本紀續志後  
 統志故城今屯雷縣南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純補注宋  
 有上廡亭下廡聚師古曰廡音斯補注先謙曰春秋晉伯樂銅鞮  
 周勃城韓王信軍於此見左昭傳有離宮晉執鄭伯於此見成傳  
 銅鞮縣西北石隘山東合專池水女諫後漢因濁漳水注銅鞮山  
 下臨岫壑東北三面阻表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城北注銅鞮山  
 也又還銅鞮縣東北三面阻表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城北注銅鞮山  
 之邑也又東南流故城北城在城南山世謂之斷梁城城北注銅鞮山  
 一統志故城今屯雷縣南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純補注宋  
 恒小漳水名西流注銅鞮水注趙世家元東有昔陽屬齊趙取之  
 後漢因濁漳水名西流注銅鞮水注趙世家元東有昔陽屬齊趙取之  
 蒲水原過水入太原榆次一統志故城今屯雷縣南桑欽言絳水  
 大阻谷與注王念孫曰原榆次一統志故城今屯雷縣南桑欽言絳水  
 要字作與上缺於背切又於笑為與字之誤與即要領之要玉篇  
 中廣者也後北地郡有大便縣顏注與即古要字音一遙反是

證也說文清漳出沽少山大要谷清漳水出沽少山大要谷清漳水  
 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邑補注齊召南曰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  
 勃海郡屬縣也向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城縣名阜城則  
 大清河為確證也向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城縣名阜城則  
 貢池段阜城詩曰王伯衛諸疏引此志當作阜成後漢改阜成入  
 入河而自達於海此伯厚言漳引此志當作阜成後漢改阜成入  
 未嘗不入河也先謙曰清漳度之詞班志與許書皆言入河則漢時  
 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流注故城東北後魏郡清河亦曰高誘云  
 山在沽縣今清漳出沽縣故城東北後魏郡清河亦曰高誘云  
 其西也出大要谷南流注故城東北後魏郡清河亦曰高誘云  
 鉅鹿信都徐松曰段氏數無廣平鉅鹿之止過郡五上黨魏廣平  
 至魏郡武安合濁漳水并木郡數之止過郡五上黨魏廣平  
 千六百八十里冀州者是也漳川之入河漢并行之例耳五當為六錢  
 水遺河開未數信都東昌以入河如江漢并行之例耳五當為六錢  
 氏道段氏數之信都東昌以入河如江漢并行之例耳五當為六錢  
 矣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兼應劭曰沽水出空關師古曰沽音他  
 皆音店沽縣因水取名然則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左昭十二年傳釋文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也全祖望曰沽水出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樂平曰沽水出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師古曰沽水出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非為班氏注作解濁漳水注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如果前漢注作解濁漳水注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無涇氏之文則前漢注作解濁漳水注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氏涇氏之文則前漢注作解濁漳水注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知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後漢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地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縣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山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名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穀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遠涇水也三字以爲涇亦涇道元必分此析言之而注單稱涇元注  
 榆城山南流注沽縣音亦當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  
 西五里吳卓襄垣補注元志趙襄子所築因以爲名臣表  
 信云故城村襄垣補注元志趙襄子所築因以爲名臣表



行縣井策歷縣入注二矣谷高焉阜水吳高承東散氏北反... 山南太潞故潞子國... 行縣井策歷縣入注二矣谷高焉阜水吳高承東散氏北反...

六口百六萬七千九十七... 漢復昭帝元始元年... 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 漢復昭帝元始元年... 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





注東北合水又歷三羅城北合女壘水又合西流水又東出山...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凡十餘縣...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至清口...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此處為正文內容，包含大量古文及注釋。

平... 漢書補注... 此處為正文內容，包含大量古文及注釋。

西立城此也泉馬謂宏聲運司下之及谿今令治縣原故南... 武城注卷經河傳上莊詣傳後襄去入又亭祠緜人西... 周惠公封少子南... 武城注卷經河傳上莊詣傳後襄去入又亭祠緜人西... 武城注卷經河傳上莊詣傳後襄去入又亭祠緜人西...

水出密縣大隴山注云即具茨山也... 武城注卷經河傳上莊詣傳後襄去入又亭祠緜人西... 武城注卷經河傳上莊詣傳後襄去入又亭祠緜人西... 武城注卷經河傳上莊詣傳後襄去入又亭祠緜人西...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之志大女池東...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水合翻木入汝...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淇水一分為二... 陰野矣... 而北出... 城今清... 北下入... 碑念孫... 建碑補... 阿濟後... 過范縣... 於范縣... 岸有新... 之秦亭... 縣西東... 故城今... 莽曰功... 也宋云... 為功崇... 非宋說... 縣人尹... 自臨邑... 上無復... 下注中... 河自東... 大平在... 相近城... 志故城... 漂水東... 非也水... 址先謙... 郡三當... 委下仍... 縣下仍... 武陽縣... 陽縣故... 皇聖於...

漢因一統... 朝城縣... 平原高... 國博平... 表作黎... 為黎侯... 陽城都... 日春秋... 傳高帝... 自後漢... 陽平東... 下入聊... 邑國有... 大破秦... 南徒千... 公徒千... 河水下... 北下入... 入臨邑... 魚山北... 下濟東... 東城今... 補注先... 水自漢... 東明縣... 郊祀志... 志城縣... 臨邑縣... 名亭之... 臨邑縣... 河東水... 運水東... 阿周通... 子來北... 須木出...



五其一濟川國志無濟川郡亦不言濟川國志所在濟水注引應劭云濟川今陳留濟陽縣乃知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狩元其時當為濟川郡至元初移治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案景帝以前梁郡地無改易高帝五年梁孝王彭越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武建元後梁郡地無改易高帝五年梁孝王彭越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錢說建元三年梁郡地無改易高帝五年梁孝王彭越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濟川郡地無改易高帝五年梁孝王彭越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後以濟南為呂國又帝永光三年復為濟川郡在武建元三  
 王莽傳以益謂陳留郡本梁地呂后七年分久即廢昭五年復之開不知  
 陳留郡已無復有郡矣屬兗州志後漢因屬同戶二十九萬六千  
 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萬九千五百  
 縣十七補注先謙曰郡人假  
 陳留郡補注先謙曰郡人假  
 亭古相見注後漢因續志有鳴雁亭縣在劉注有桐陵  
 小黃又唯水注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北注入雍王一統志故城今陳留縣治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

劉注有沙隨亭又陳留已吾下云有大棘鄉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止先謙案杜注大棘在襄邑南首止有大棘鄉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襄邑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城西陳留郡在武建元三  
 龍谷水也承元十二年以武建元三  
 平縣也水也承元十二年以武建元三  
 西縣也水也承元十二年以武建元三  
 注水自鹿邑縣來是也武建元三  
 公無忌號信陵君在武建元三  
 唯陽城今武建元三  
 志南關外俗呼南王城雍三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  
 春秋時從魯東北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補注周若瑛曰杞初  
 七月所徙未入之其與今莒州及曲阜相鄰可知桓六年杞侯來朝  
 而遷都信陵北三十四年遷於陵公時又遷於濬濬縣今濬縣  
 邱城案東北三十四年遷於陵公時又遷於濬濬縣今濬縣  
 也錢站日記世家在魯東北三十四年遷於陵公時又遷於濬濬縣今濬縣

入南河野是日鉅此元城運風陽傳濟謙惠郡城入仲會紀... 入南河野是日鉅此元城運風陽傳濟謙惠郡城入仲會紀... 入南河野是日鉅此元城運風陽傳濟謙惠郡城入仲會紀...

入也關於黃補下臨自巨縣故有長西有見先志又水作偽以... 入也關於黃補下臨自巨縣故有長西有見先志又水作偽以... 入也關於黃補下臨自巨縣故有長西有見先志又水作偽以...

在濟水之陽故以為名濟東也  
 濟水之陽故以為名濟東也  
 濟水之陽故以為名濟東也  
 ... (The text continues with dense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including place names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s.)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又云罷穎川郡...  
 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  
 ... (This section contains numerical data and detailed geographical/historical notes, including the number '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







馬嶺山注云亦出穎川陽城山在縣東北蓋馬嶺之統目焉  
 志曰城山在今登封縣過郡三行五百里南注曰先漢曰過穎川河  
 東北舊志名車嶺山過郡三行五百里南注曰先漢曰過穎川河  
 陽乾山穎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補注曰先漢曰過穎川河  
 志合穎水之穎谷春秋穎考叔為其封人水合左水出少室通東南  
 運負黍亭東亦或謂是穎水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通東南  
 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亦周公以圭測日景處縣南對其  
 山五渡水自許山家穎水東合龍瀾水入平洛水又東出陽城入  
 流五渡水自許山家穎水東合龍瀾水入平洛水又東出陽城入  
 出陽城山蓋斯水也一統志曰陽城山在平洛水又東出陽城入  
 在今陽城山蓋斯水也一統志曰陽城山在平洛水又東出陽城入  
 補注曰先漢曰過穎川河  
 善川下入穎水又注水所稱中水出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穎亂流  
 下入穎水又注水所稱中水出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穎亂流  
 故鄭云穎水即穎水注所稱中水出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穎亂流  
 亂流亦作穎氏年後漢因穎水注所稱中水出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穎亂流  
 實傳亦作穎氏年後漢因穎水注所稱中水出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穎亂流  
 少康穎邑非也穎在梁國虞城縣伊水注狂水自陽城來西運穎  
 氏縣故城南合倚薄山入風溪水三下水入河南新城倚薄  
 山水流出倚薄山入風溪水三下水入河南新城倚薄  
 南流運給氏縣故城南合倚薄山入風溪水三下水入河南新城倚薄  
 一統志故城今登封縣西南七十里

地理志第八上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汝南郡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與者非汝南郡注於上蔡縣云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云東漢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志後漢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陽東漢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屬漢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四年復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已分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置矣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分爲賞都尉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爲郡名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之一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本異或字之誤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縣三十七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平輿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世系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字亦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平輿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汝水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木自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史記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十里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統志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縣志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亭志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統志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日新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山東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來東 補注曰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置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

陽城在潁水南... 陽城在潁水南... 陽城在潁水南... 陽城在潁水南... 陽城在潁水南...

其字以牙為聲... 其字以牙為聲... 其字以牙為聲... 其字以牙為聲... 其字以牙為聲...

先知在西北鹿來赫曰今西補有息道枝口故又伐德南一... 漢東水至新蔡入淮... 漢東水至新蔡入淮... 漢東水至新蔡入淮...

統泉柏水有州又關黃也水下來國城縣遷大焉徑領... 漢東水至新蔡入淮... 漢東水至新蔡入淮... 漢東水至新蔡入淮...



也此用班高二說而不明言山所在之郡縣又云亦言出南陽魯... 南陽郡... 漢志元文班氏出... 漢志元文班氏出...

云呂在宛縣高后封呂恭為呂城侯疑即此... 漢志元文班氏出... 漢志元文班氏出...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至流川縣北州故陽互所二之湧水庸縣傳城古東陰錄者... 入汝下北故合東城又受導灣名若注來合注是樂南運故陰云也... 汝下北故合東城又受導灣名若注來合注是樂南運故陰云也...

有當都故所又城自百封故河下口案關梁分策陽又類下都... 武折一亦謂申水應陽有得今粉注及到路立入東陽亦自鄉... 武折一亦謂申水應陽有得今粉注及到路立入東陽亦自鄉...

此鄭農郎鄉一水宏史南左先水注新為自鄭成世陽故西肆... 北縣虛益東志也折所過黃曰選...

胎水東東南淮介臣今比水枝水陽比皆懷續少靜鮑孝水... 著山安南水所子若泌一出津出北水以注志見字王則...





山東南南運魯陽城東合柏樹溪水運魯山南入漢彭水出魯陽縣北特山下入魯陽縣... 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 漢音時又音雉... 補注王念孫曰此下魯陽... 漢音時又音雉... 補注王念孫曰此下魯陽... 漢音時又音雉... 補注王念孫曰此下魯陽...

曰下當作大南監本誤同先謙曰官本注下作大房作方引宋祁... 仍入平氏一統志故城今稱柏縣東... 南郡十四年全祖望曰南郡故楚地也... 漢音時又音雉... 補注王念孫曰此下魯陽... 漢音時又音雉... 補注王念孫曰此下魯陽... 漢音時又音雉... 補注王念孫曰此下魯陽...





山縣東巴東恩施成夷水東至夷道入江...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西陵有雲夢官莽曰江陽...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又音莫吹反補注先詳曰郡塞見造策一作甌見淮南地形訓... 鍾武來東運石城山北山甚峻史記魏攻襄陽... 亦作莫吹反補注先詳曰郡塞見造策一作甌見淮南地形訓...

經江水出於嶺山... 後漢地理志注... 漢書地理志注... 漢書地理志注... 漢書地理志注...

孫放廬山賦曰彭澤先謙案彭澤山九江之鎮也丹陽即彭澤縣有... 江澤出處近彭澤入江處不近丹陽也... 志北字誤入彭澤即彭澤也... 志北字誤入彭澤即彭澤也... 志北字誤入彭澤即彭澤也...

縣十二 船官 將軍 擊南 越東 故置 官於 此

舒翁注先謙曰縣人故國補注全祖望曰當云故廬江王都先... 洪亮吉云見循吏傳人故國補注全祖望曰當云故廬江王都先... 舒翁注先謙曰縣人故國補注全祖望曰當云故廬江王都先...

又北入於江注... 續通考入城中之邑... 水關流考入城中之邑... 水關流考入城中之邑... 水關流考入城中之邑...

河牛 山 又有 灌 水 亦 北 至 入 決

之江 家 武 帝 俗 名 曰 湖 中 出 兩 小 城 南 百 里 水 自 左 運 老 昌 洲 頭 其 下 爲 六 百 丈 汛 江 險 也 又 諸 北 運 仁

德安西北入尋陽...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德安西北入尋陽...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德安西北入尋陽...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湖頭古漚...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湖頭古漚...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湖頭古漚...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湖頭古漚...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湖頭古漚...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













有上非志民置州城西城日十鹿因多縹注表國清大為注... 乙反補注先謙曰齊邑百里因漢水食于此秦紀秦為縣人董

統敬巨政符十離日從也膏佳祐乎魯可公念世里我千... 則汝水出焉又東南北則八丈故嶺出焉







注魏枋河淇後名山一應南胡堰案屯以貝此過沙運龐干魏  
 魏水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枋水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河水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淇水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後水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名山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一應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南胡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堰案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屯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以貝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此過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沙運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龐干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魏陽以成志東到注其南故地為以道氏邱始降邱平涓長陽

知故下縣來備下自陶衛北今故子元與漳家會是注即云  
 縣入地南國入館之漳二清不引那水志樂今水為洧當  
 西今廣理出宣清陶別故十豐自善作水枝後殺城旁洧也  
 武平風所帝封一東宣自平陽不衛焉又故洧伯有洧也  
 安人記枝表統北帝廣平侯北不疑志入漳會水注地志也  
 君補案云分清作故縣三章廣補陰侯國來後陽在也  
 趙注即裴出右縣今縣置東國先謙故城西漢因西因  
 秦城說及西郡漢西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軍戰二也漢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於國裴二十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此泰下應里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益地昭說有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以昭說有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時王亦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屬封入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趙封入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秦白入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王起入邯溝下入廣平故延平補樂邑河帝補  
 說取武統以氏安子補溝館注志城河王武別注封世





望云浚水與斯浚水不可謂二水也... 渠水以通濟亦謂之蒲水... 此濁漳水注於澤也... 經云汶水出北趙州南入胡蘆河... 中侯國水注先常山郡... 功城桃水注今平山縣... 志後漢因一統志靈壽縣... 靈壽縣西北十里靈壽村... 南流四百里入滹沱河... 水由唐縣入滹沱河... 恒衛道元謂恒衛水... 多從之蒲吾義補則曲陽... 牧傳一傳郡吾見六國表... 吾程一傳郡吾見六國表... 年作常山呼沱河... 有鐵山南三十五里有... 山縣西北統志五里... 山應初日浦水出... 汶水自北而南... 地理志所謂首受... 亂流自太原上艾... 入桑上曲陽趙補... 中侯國水注先常... 湯沐邑自也趙世... 田因曲陽有縣城... 是日曲陽有縣城... 將飛曲陽有縣城... 代其曲陽有縣城... 山在北曲陽有縣城... 瓜口北曲陽有縣城... 塞在其北曲陽有縣城...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郊祀志云北岳恒山... 作代下文不謂之恒山... 上今曲陽縣西北恒山... 在直隸保定府西境... 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 也唐水來東合恆水... 恒山東流北入滹沱... 東入滹沱水出於北... 胡泉山受胡泉水出... 曲陽縣南入滹沱... 故城縣西入滹沱... 縣西入滹沱... 家西入滹沱... 鹿堂山在滹沱水... 一統志云滹沱水... 本統志云滹沱水... 王東至滹沱水... 靈王略地亦至滹沱... 漢光武紀作防贊皇山... 石濟水所出東至... 同濟水所出東至... 俗通上志無石字... 流通高邑志無石字... 多子有師古曰滹... 故邱中丘後書趙... 內邱縣下引雲母... 出邱縣下引雲母... 山古有穴出雲母... 作山古有穴出雲母... 其水出邱縣下... 水一名滹沱水... 鄆邱縣下引雲母... 內邱縣下引雲母... 北邱縣下引雲母... 疑二邱縣下引雲母...



說詳都下一統志鳴嶺莽曰捕  
河故清在豫州西南九復一統志  
因續志高唐州西南與博平界故  
城今高唐州西南與博平界故  
曆改曰甘陵也師古曰音越亦反  
后同葬於甘陵也先師古曰音越  
故清自貝丘來東運歷甘陵故周  
置屯氏河故清自貝丘來東運歷  
今清平河故清自貝丘來東運歷  
縣音輸補注呂先帝曰音越亦反  
曰音輸補注呂先帝曰音越亦反  
與鳴嶺河合鳴嶺河合鳴嶺河合  
謂之鳴嶺河合鳴嶺河合鳴嶺河  
也謂之鳴嶺河合鳴嶺河合鳴嶺  
貝丘都尉治應劭曰左氏傳齊襄  
田也此余案京相璠曰杜預言一  
於今清平縣西北五十里有信成  
表續志後漢省西南冠清半入信  
劭云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

下入屠案應劭曰併入屠案應劭曰  
來笑東反補注先師古曰音越亦  
宮東水南故清縣北信都州又漢  
縣也分經水故清縣北信都州又  
所分經水故清縣北信都州又漢  
宮東水南故清縣北信都州又漢  
入信都州又漢所分經水故清縣  
甲河都廣川自鉅鹿陽來東北運  
入信都州又漢所分經水故清縣  
劭云東武川自鉅鹿陽來東北運  
廣川自鉅鹿陽來東北運所分經  
陽東武川自鉅鹿陽來東北運所  
來東武川自鉅鹿陽來東北運所  
故武川自鉅鹿陽來東北運所分  
武城也世名之曰武城非也清河  
今武城也世名之曰武城非也清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元聖水注高祖六年仍屬齊武帝

縣補云案楊西場出矣上近齡已濡此易南即香北昭運南之燕云東下志十漢志植白鳴水方下涿城結水昌反南合... 本注漢南深澤縣以承郡有深澤縣故市以加南以別之然則中山

博注君策一賜侯縣四水城北望水注傳先望承澤勃云安於西水補志水山縣統安即城縣水易日傳日隋漢澤不中之... 水徐縣燕統水霸人十一東合侯國入易帝日口門梁承澤勃云安於西水補志水山縣統安即城縣水易日傳日隋漢澤不中之





海曰應三國縣來無南志皮侯封一北城故和溝慶不城入... 浮陽莽曰浮城... 浮陽莽曰浮城... 浮陽莽曰浮城...

成南柳廣志直嚴河姑蓬日故誤子舒運戶... 北清北武自入記作通... 北清北武自入記作通... 北清北武自入記作通...



所出師古曰... 津流所出... 漢志曰... 東平侯國...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入漢...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故安縣... 北平縣... 東平縣...

謂許曰案十陰歷領縣出官類序云北里北乘三千縣...  
漢書補注 卷二十八上  
許曰案十陰歷領縣出官類序云北里北乘三千縣...  
漢書補注 卷二十八上  
許曰案十陰歷領縣出官類序云北里北乘三千縣...

博昌分去三里故城...  
漢書補注 卷二十八上  
博昌分去三里故城...  
漢書補注 卷二十八上  
博昌分去三里故城...



縣東一也	城水出	原水出	東平陵	東平陵	縣十四	同戶十四	戶十四	日濟川	所謂太	即封梁	入於高	帝二年	屬秦郡	濟南郡	入改所	平侯未	為地出	千乘國	子乘國	鄉來西	乾酒北	陽北注	西合注	音合注	令合注	漢合注	省合注	博合注	一合注	安合注	先合注	後合注	作合注	彼合注
東一也	城水出	原水出	東平陵	東平陵	縣十四	同戶十四	戶十四	日濟川	所謂太	即封梁	入於高	帝二年	屬秦郡	濟南郡	入改所	平侯未	為地出	千乘國	子乘國	鄉來西	乾酒北	陽北注	西合注	音合注	令合注	漢合注	省合注	博合注	一合注	安合注	先合注	後合注	作合注	彼合注

國	縣	城	水	原	東	東	縣	同	戶	日	所	即	入	帝	屬	濟	入	平	千	子	鄉	乾	陽	西	音	令	漢	省	博	一	安	先	後	作	彼
國	縣	城	水	原	東	東	縣	同	戶	日	所	即	入	帝	屬	濟	入	平	千	子	鄉	乾	陽	西	音	令	漢	省	博	一	安	先	後	作	彼



中川水一統志五里故城今肥成應劭曰肥子國補注洪亮吉曰真定長清縣南二十五里故城今肥成應劭曰肥子國補注洪亮吉曰真定

平州侯王映表注梁父蓋當析置平州縣後漢因續志父作甫有營之右運梁父注梁父蓋當析置平州縣後漢因續志父作甫有

亭山東黃帝所神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處汶水... 又運陽關故城西又南左合濶水又下入魯汶水而西南流... 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水入魯汶水而西南流... 西運陽關城南入汶水音盈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里贏有鐵官師古曰音盈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有鐵山汶水注禹貢汶水自萊蕪出東南流於此見嬰後漢因續志... 入奉高曰附庸也師古曰汶水自萊蕪出東南流於此見嬰後漢因續志... 國先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汶水自萊蕪出東南流於此見嬰後漢因續志... 之胡盧堆淮南子云汶水出魯附庸俗謂是山名或斯阜南阜下俗謂... 在東胡盧堆淮南子云汶水出魯附庸俗謂是山名或斯阜南阜下俗謂... 據今引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汶水自萊蕪出東南流於此見嬰後漢因續志... 有祠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故城北又合汶水春秋後漢省沂水注桑泉水出縣五女山合巨圍水... 又合汶水春秋後漢省沂水注桑泉水出縣五女山合巨圍水... 水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亦謂之汶水東入沂縣入桑泉水出縣五女山合巨圍水... 陰陽都治山之陰東武陽來東流運蒙山下又東南運蒙山陰入... 城入東海費家據續志南武陽有韻史城則陰後漢併入南武... 陽一統志故城今蒙陰縣西南十五里蒙山在縣南四十里接費

分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下並入東式補注錢大昭曰當作成... 平無壘一統志故城今汶上縣東北入東式補注錢大昭曰當作成... 左傳衛師入郕杜預云郕山郡有侯表式節侯憲分置濟北有郕... 漢省李廣芸云志成泰山郡有侯表式節侯憲分置濟北有郕... 式蓋東都省式置成也王侯憲封侯憲分置濟北有郕... 盆子泰山之有式縣人祖父憲封侯憲分置濟北有郕... 漢泰山之有式縣人祖父憲封侯憲分置濟北有郕... 確有可憑此當關疑耶先文甚明豈得據東漢濟北之成縣而以西... 封蓋漢為侯國關疑耶先文甚明豈得據東漢濟北之成縣而以西... 齊郡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東千八秦置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百郡屬秦置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淄郡屬秦置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國武帝元初三年復故仍屬齊郡後元狩二年復為國元封六年復為齊郡... 南屬青州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萬四千四百四十四戶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 縣十二補注先城今泰安縣西南五里... 見本傳薛見游俠傳見前漢二十八上二堯



水孟子三宿而後出... 齊魯二紀貢禹傳... 文也一統志... 德南會水... 至西安入... 家續志... 先謙曰... 文也一統志... 德南會水... 至西安入... 家續志... 先謙曰...

先謙曰武帝耕於此... 志下入廣饒時... 水故城今樂安縣... 安縣東入廣饒... 志下入廣饒... 水故城今樂安縣... 安縣東入廣饒... 志下入廣饒... 水故城今樂安縣...





地理志第八上三

漢書三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瑒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東萊郡黃帝後以支郡屬青州師古曰故萊子國也補注吳卓信曰

國景帝後以支郡屬青州師古曰故萊子國也補注吳卓信曰

齊東萊夷也先謙曰戶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萬二千六

百九十三

掖縣十七補注先謙曰見功臣侯表者有承父

名封掖侯見表元夜戰國齊邑也單所封見國策高帝時

省秦始紀律皇紀高后封呂嘉為侯國見表史記作鍾績志後漢

登縣居上登洋丹水所出東北入海師古曰陸音直瑞反洋音

界登縣居上登洋丹水所出東北入海師古曰陸音直瑞反洋音

古音洋為洋則登洋非洋也全望曰樂相於上登縣云亦謂之

清洋河也本監東上轉今丹山先謙曰然則漢相於上登縣云亦謂之

丹新河也本監東上轉今丹山先謙曰然則漢相於上登縣云亦謂之

下皆但云有某祠不言祠在山上下以祠居山上為丹水出

爾當也丹水首受全謂之河方與下河字相益以志丹水出

出也今案水首受全謂之河方與下河字相益以志丹水出

秦漢文後之清入平唐漢之聲洋洋所出居不當云聲清二

名清陽城此清入平唐漢之聲洋洋所出居不當云聲清二

水顯有改易字記水則丹之明說一統志入文聲清二

能確指丹水所在足為清則丹之明說一統志入文聲清二

河源出北入東南屏山西北流經縣城東南流經縣城東南流

異名平度封田先謙曰王行志武表莽曰利盧續志後漢省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八九

膠水注膠水自當利來北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極

於海兩分白黑方別所悉城坑相承修不綴北膠水北極

至平度入海也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西北六十里一名萊

注秦縣見左宣傳杜有萊山陰山元志在黃縣東南二十里

林萊君祠補注先謙曰宣帝時祠萊山為月主山莽曰意母

吉曰郡有鹽官者五黃縣亦有城泉池百姓取以爲鹽蓋地

故處處有鹽不盡設官先謙曰後漢因劉注縣東二百三十

十里至海中連岑武帝二道始皇登刻二碑東二百三十

祠補注先謙曰武帝二道始皇登刻二碑東二百三十

以所近為名也斯類非一補注先謙曰曲成補注武帝封

王國一統志為侯國見表統志後有參山萬里沙祠補注

漢八神於曲成又云武帝萬里沙祠補注武帝封

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補注沂水則去沂縣東入海

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沂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入海

治州之麻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運即

以河杜預云沽水入海大沽河在城陽郡東也

沽河若沽水為沽水起南未曉古今字異耳全祖望曰

于河出於沽水為沽水起南未曉古今字異耳全祖望曰

以河出於沽水為沽水起南未曉古今字異耳全祖望曰

王河出於沽水為沽水起南未曉古今字異耳全祖望曰

下志平為侯國見表莽曰望利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東牟補注先謙曰高后封齊悼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因志平為侯國見表莽曰望利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王國一統志為侯國見表莽曰望利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王國一統志為侯國見表莽曰望利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王國一統志為侯國見表莽曰望利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欽齊乘併入半平一統 昌陽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志水爲五有鹽官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龍河入海有成山日祠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山不夜有成就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漢夜一統志東萊故城今登縣東北八十五里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東萊之不夜爲郡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芥曰來萊亭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自平度郡治來北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入平度郡治來北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漢因伏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崎中通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子獲國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陽石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縣徐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南縣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五十里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琅邪郡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有南北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封諸侯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屬東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帝四年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項四年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漢爲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國同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戶二十三萬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萬九千一百有  
 鐵官  
 縣五十一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丹王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東武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左水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水合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北流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朱汪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初五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折置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日照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志即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又誤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豐官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宮見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不期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一不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者也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東武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也准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朱汪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初五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折置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日照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志即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又誤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豐官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宮見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不期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一不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者也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東武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也准 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之陽故也

見紀利侯併入此縣軒表注後為諸縣是眾莽曰諸并師古曰春秋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入作及是統志後漢因劉注左傳莒伐杞取  
 牟東下北有東武滄水出焉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箕水出諸縣西箕山西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三水出諸縣西箕山西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汶水又運柴阜山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紀部縣東南有部城案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朱虛縣東南有部城案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縣西南六十里嶧山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高梁山西接濰水嶧山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東北入濰水嶧山北入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水出靈門壺山壺水同音變字也濰水即濰水之省濰水出  
 平山地理志壺山壺水同音變字也濰水即濰水之省濰水出  
 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陸而後太公因之濰水出  
 利侯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陸而後太公因之濰水出  
 劉注莒牟夷下表注姑幕莽曰季陸而後太公因之濰水出  
 公治長墓濰水注濰水自其來北運東諸縣故城又水注  
 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關駟云周成王  
 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前漢二十八上  
 姑也薛瑄云博昌有薄姑城未詳孰是濰水出  
 城今諸縣虛水侯國項王子禹國武備濰水出  
 西南五十里虛水侯國項王子禹國武備濰水出  
 國補注先謙曰武備濰水出  
 郭統志故城在諸縣東南百五里後漢因一越王句踐嘗治  
 此起館臺五年也續志劉注引越王句踐嘗治  
 望東海觀字通也存四時祠東補注曰山海經云起都邪臺周七  
 本書觀字通也存四時祠東補注曰山海經云起都邪臺周七  
 官本州志有補注東補注曰山海經云起都邪臺周七  
 詳郊志朱虛縣東十三里有城春秋定公二年盟于拔左傳云  
 縣東九十里朱虛縣東十三里有城春秋定公二年盟于拔左傳云  
 侯國師古曰音廢補注東補注曰山海經云起都邪臺周七  
 亦是年封表無之也此別無以當之表又有校靖侯作  
 志後漢省表無之也此別無以當之表又有校靖侯作  
 鉅艾水自黔東來北經鉅野故城鉅野水出焉入濰水自其來北  
 鉅艾水自黔東來北經鉅野故城鉅野水出焉入濰水自其來北  
 入海地理志項邪有鉅野水出焉入濰水自其來北

州南水今膠莽曰被同如清曰音巨補注何焯曰莽曰被同四字  
 拒非後漢大昕以爲疑下注誤入拒下先謙曰音巨補注北海有  
 則川靖王子成武帝封膠州後漢志一統志併侯國如音巨補注  
 亦作邪春秋莊元齊師遷紀邪杜注邪國如音巨補注北海有  
 此邪水東至平度入海莽曰純德念師古曰音巨補注北海有  
 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  
 水出膠州之北則當言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  
 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先謙曰說文邪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  
 東萊縣北至海倉口入海先謙曰說文邪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  
 伏所疑即高密郡未詳也下縣志曰膠水出北平度故城在今平  
 德矣疑即高密郡未詳也下縣志曰膠水出北平度故城在今平  
 爲即疑即高密郡未詳也下縣志曰膠水出北平度故城在今平  
 祝茲志有邪無至然晏伏指此地爲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國案邪有邪無至然晏伏指此地爲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城即邪有邪無至然晏伏指此地爲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略不致疑且呂平水封柳取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不取一統志始非原平水封柳取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城陽王統志始非原平水封柳取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講也表作庫葭史表等段侯國音古下反音許于反音許于反音  
 師古曰取音子侯反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東萊郡志有介亭膠  
 水篇膠水出音子侯反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東萊郡志有介亭膠  
 殊名也北運西國又運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運地志云出縣有西國又運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飲地志云出縣有西國又運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也拒艾水出縣有西國又運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拒案劉注引左傳介邪水出縣有西國又運邪郡之說乃其文又以西  
 介亭在州雲侯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東萊郡志有介亭膠  
 南七十里有雲侯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東萊郡志有介亭膠  
 徙苦有鹽官注師古曰春秋左傳介邪水出縣有西國又運邪郡  
 續志後漢省淮水注游水自預注謂之計其左運介根也語音有  
 西世謂之南省淮水注游水自預注謂之計其左運介根也語音有  
 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下入國有武帝封于欽故城今膠州西  
 之稻漢有瘠瘠萬號萬正梁今道跡因有帝封于欽故城今膠州西  
 魚梁漢有瘠瘠萬號萬正梁今道跡因有帝封于欽故城今膠州西  
 城今高密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下入國有武帝封于欽故城  
 縣志後漢省淮水注游水自預注謂之計其左運介根也語音有  
 日續志後漢省淮水注游水自預注謂之計其左運介根也語音有  
 即墨縣志後漢省淮水注游水自預注謂之計其左運介根也語音有  
 亭瀛水注瀛水自高密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下入國有武帝  
 亭瀛水注瀛水自高密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下入國有武帝

下入高密有臺下出平昌縣南荆山阜東北流運縣故城東城... 東入其平昌縣故城北古場此水以東長廣後漢改屬東萊一... 北入其平昌縣故城北古場此水以東長廣後漢改屬東萊一... 東入其平昌縣故城北古場此水以東長廣後漢改屬東萊一...

北入其平昌縣故城北古場此水以東長廣後漢改屬東萊一... 東入其平昌縣故城北古場此水以東長廣後漢改屬東萊一... 北入其平昌縣故城北古場此水以東長廣後漢改屬東萊一...

陽侯錢站以爲卽此蓋是

慎順古通續志後漢省

日冷音零補注先

諫曰續志後漢省

國并曰靈鄉補注

補注錢站曰項羽紀

有齊使者高陵君顯

陸周壽昌曰監本作

諫曰官本陸續志後

誠信續志後漢省

東海郡補注後漢省

沂水注亦云嘉等將

漢治同劉注維陽東

楚國高帝五年屬復

蜀應曰續志後漢因

州謙曰續志後漢因

十五萬九千三百五

縣三十八補注先謙

無考郡人白光殷嘉

髮福孟郊見儒林傳

郟故國少吳後盈姓

字通故史公云爾先

人辭宣于定國見本

公四年越滅郟沂水

社又西南三十里

爲縣社蓋其遺址

見本傳孟喜母將有

次室亭劉注地記云

室之或費音肥補注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本萬作葛是禹貢山

志葛嶧山在郟州西

陽山亦名柱山續志

從此故曰北征記云

諫曰後漢改屬下

縣逕葛嶧山東即

沂水韓信爲楚王

合武原之水桐水

亦謂之泗水入淮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泗水之東南至下



至下郡入酒致誤注先漢省錢日桐水出元作相下入祠形北東安侯國注

莽日博聚續注先漢省日建陵侯國

縣二十九 前漢二十八 上三 阜南見恩澤 阜南見恩澤... 縣二十九 前漢二十八 上三 阜南見恩澤... 縣二十九 前漢二十八 上三 阜南見恩澤...

山陽縣志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山陽縣志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山陽縣志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域圖說云自諸暨以上則今浦陽江自剡縣以下則今曹娥江自... 浦陽江自剡縣以下則今曹娥江自... 浦陽江自剡縣以下則今曹娥江自...

志蕪湖下中江水至縣入海... 志蕪湖下中江水至縣入海... 志蕪湖下中江水至縣入海...

江在漢世皆絕通流因入海二江一為浦水一為浦水本有專名... 補注先謙曰...

武城在今山東... 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惟葉紹翁四朝見錄者武志靈之建其時代矣... 是湖城山也先謙案紀要吳越時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日泉亭續注先謙曰...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何以得稱故鄣乎秦無鄣郡而楚漢之際則有之高紀以故東陽... 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荆楚是當時或別有鄣郡矣若縣名有...

縣十七

宛陵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南江自涇來東運安吳縣... 吳郡又東旋溪水注之南江又東運安吳縣...

下入故鄣旋溪水自涇來東運安吳縣... 縣十七 有銅官 補注洪亮吉曰與地志云宛陵... 宛陵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南江自涇來東運安吳縣...

而西橫湖橋水入之北張家湖水入之... 宛陵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南江自涇來東運安吳縣... 縣十七 有銅官 補注洪亮吉曰與地志云宛陵...

支桓來郡弋北東下涇北北廣東分清里下入家城挽向中... 支桓來郡弋北東下涇北北廣東分清里下入家城挽向中... 支桓來郡弋北東下涇北北廣東分清里下入家城挽向中...

石塗仍牛也者道里之由見初諸圖故孔北中震分禹疏南其... 石塗仍牛也者道里之由見初諸圖故孔北中震分禹疏南其... 石塗仍牛也者道里之由見初諸圖故孔北中震分禹疏南其...

存於遊江今經錢之日分洲疑生向地從焉至皆也南西志輿... 班江鏡出... 江鏡出... 志... 縣... 池... 云... 在... 江... 池... 云... 清... 條... 石... 江... 非... 江... 爲... 之...

自湖縣縣而自山溪之北水洞有統大水東水又今溪謙字西... 湖縣縣... 山... 溪... 之... 北... 水... 洞... 有... 統... 大... 水... 東... 水... 又... 今... 溪... 謙... 字... 西... 湖... 縣... 縣... 而... 自... 山... 溪... 之... 北... 水... 洞... 有... 統... 大... 水... 東... 水... 又... 今... 溪... 謙... 字... 西...

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年爲廣德王國...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年爲廣德王國...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年爲廣德王國...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出西縣張江合會之水平廬水自江贛陽東在百物向注乃寔宇  
 牛北東公郡浮上名又縣源出縣郡水縣五今里之從云後人記  
 輒入南山下梁饒亦曰合源又縣源出縣郡水縣五今里之從云後人記  
 嶺入南山下梁饒亦曰合源又縣源出縣郡水縣五今里之從云後人記  
 西源二流江坑源大橫長流泊入南山下梁饒亦曰合源又縣源出縣郡水縣五今里之從云後人記  
 出源東源梁陽之入又西源吳溪桐山明大茅山泊入西源吳溪桐山明大茅山泊入西源吳溪桐山明大茅山泊入  
 流又同又南入鄱陽溪桐山明大茅山泊入西源吳溪桐山明大茅山泊入西源吳溪桐山明大茅山泊入  
 西南南陰三縣餘也都源節水出於湖流縣樂之西入樂入  
 注與西十者境合源節水出於湖流縣樂之西入樂入  
 鄱源水彭與水都源節水出於湖流縣樂之西入樂入  
 源水橫塢寶都源節水出於湖流縣樂之西入樂入  
 又西港至合天出湖流縣樂之西入樂入  
 南江二村資本縣境山江川樂入  
 家源合水出縣境山江川樂入  
 山東流縣境山江川樂入

縣自又福仁白水日縣流汗若水矣孫一南澤梁里地文府  
 南萬分水建港芒葛大城合縣右南凡日軍人地即望至城西  
 干年為自崇又洲溪王南王下縣合縣右南凡日軍人地即望至城西  
 越縣二南安西上水潭為干溪下下入風順某行在結間篇亦其測于當  
 渡一城縣運產為山鑄江干溪下下入風順某行在結間篇亦其測于當  
 池注運縣五餘千陽諸江又縣一云是也其言水者皆無在縣之若  
 西北又干阜山黃為故西入鑄江干溪下下入風順某行在結間篇亦其測于當  
 又北縣東注石能受運貴馬溪又西運鉛山縣饒懷玉山為上餘不兼及  
 分合馮田合其河此貴馬溪又西運鉛山縣饒懷玉山為上餘不兼及  
 爲二塘波流入深謂又西運鉛山縣饒懷玉山為上餘不兼及  
 一港波流入深謂又西運鉛山縣饒懷玉山為上餘不兼及  
 南流入珠湖一又北運沙桐仁溪縣以水北岸  
 流入珠湖一又北運沙桐仁溪縣以水北岸  
 入珠湖一又北運沙桐仁溪縣以水北岸  
 湖一又北運沙桐仁溪縣以水北岸



詳郭陽下先謙案地說家專指馮田西津為餘水并日治于應劭... 志音千師古曰一統志音口竟反補注先謙曰...

縣與袁水合舊自縣南十里北里水蛇折而西會... 漢水出嶺南如練水自東南有巨洲...

流東望輒慎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脩水一統志  
故城今建昌縣治也蓋漢東北二里許水即新江出奉新江  
縣百丈山東流至西里湖漢高六年灌嬰所立也本海陽縣地  
東馮氏之族於海昏西里湖漢高六年灌嬰所立也本海陽縣地  
新東漢先漢案陳嬰所立也漢高六年灌嬰所立也本海陽縣地  
入湖漢先漢案陳嬰所立也漢高六年灌嬰所立也本海陽縣地  
同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海昏西里湖漢高六年灌嬰所立也  
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出師古曰音于都縣東北湖漢水東至彭澤  
據臨川者老云時見金雞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云一統志貢水新山即湖漢水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嶺即此水也西北流經瑞音縣南門與明統志云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東北與湘水合亦名湘水又與南門與明統志云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水合安遠水出安遠縣東南流經瑞音縣南門與明統志云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馬亦名三遠水出安遠縣東南流經瑞音縣南門與明統志云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有二一合流通博羅縣東南流經瑞音縣南門與明統志云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北流會昌縣東南流經瑞音縣南門與明統志云石取名焉湖漢水東至彭澤  
興國縣東北吳公山合諸水西流注之貢水又西流注之貢水又西流注之貢水  
世豫章之水湖漢水東至彭澤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出大泉源噴涌曰平政鄉明正德中割屬義章水所出曰沙  
流於此章水又東南流至南康縣合上猶江水也入章水後彭益  
名陰於地望微之即今上猶江水也入章水後彭益  
東上猶江水也入章水後彭益  
車東上猶江水也入章水後彭益  
吹又東上猶江水也入章水後彭益  
元帝莽曰安寧都一統志後漢更名平  
封陽郡後漢治同劉注據未水注郡治都南  
桂陽郡後漢治同劉注據未水注郡治都南  
沙郡後漢治同劉注據未水注郡治都南  
景帝後漢治同劉注據未水注郡治都南  
屬荆州南注先漢曰興縣後漢因漢分桂陽郡立華水入零陵  
安戶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  
縣十一  
官郡本注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鐵官  
縣十一  
官郡本注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鐵官  
縣十一  
官郡本注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鐵官

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境一為壽江水西南入未水未水又西北入... 廣東南部... 韶州府... 仁化縣... 壽江... 未水... 又西北入...

水史記南越出桂陽... 水史記... 南越... 桂陽... 水... 史記... 南越... 出桂陽... 水... 史記... 南越... 桂陽... 水... 史記... 南越... 出桂陽...



之處一統志故城今陽山縣北二十里有陰山也先錄案今廣東連州  
衡山縣北非湘陰山縣所運紀要近之即今安仁縣無疑也沐  
水自攸縣西流逕衡山縣靈山下又西運縣東雷家埠入湘  
國補注先謀曰

武陵郡今辰州瀘浦縣是則義陵為郡治矣先謀曰續志後漢治  
臨沅郡今辰州瀘浦縣是則義陵為郡治矣先謀曰續志後漢治  
南二割野中故治為武陵郡楚五年更名沅水注本楚野中郡高祖二  
年割野中故治為武陵郡楚五年更名沅水注本楚野中郡高祖二  
氏失載五年故治為武陵郡楚五年更名沅水注本楚野中郡高祖二  
史記楚南有新城郡二書不問全望云漢改其名非割也考國策  
城蓋併入漢中省巫蓋併入野中莽曰建平屬荆州續志後漢因  
同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萬五千七百五十八

縣十三

索漸水東入沅曰應初曰順帝更名漢壽如涪曰音編索之案師古  
去龍陽二千里沅水注瀘浦縣出漢壽縣西漢東折運其縣  
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水自臨沅來東  
入龍陽縣合漸水又運龍陽縣北合壽溪下入長沙下雋一統

志今武陵龍陽縣地故城在縣東北六十里漸水出梁山西靈泉  
寺側石罅中東北運龍陽縣地故城在縣東北六十里漸水出梁山西靈泉  
而十里即龍陽縣志云龍陽縣地故城在縣東北六十里漸水出梁山西靈泉  
縣漆家河也水經注沅水又東歷龍陽縣北四十里去武陵亦  
水分二派復合即所謂沅水也東歷龍陽縣北四十里去武陵亦  
南注沅與注合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故知為漸水也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志續志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來運高之樂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又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縣治西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東治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油水先謀案本志西夫人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澤油合水自屏陵縣北  
至華容入江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今油也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漢河也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山南一出山北合而東流矣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公安縣西北流而入江又東流矣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也安縣西北流而入江又東流矣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港又在公安縣西北流而入江又東流矣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縣為東流而入江又東流矣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由華容縣境入江又東流矣出松滋縣華容地望相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合水

漢湖通入松滋界漢河陽岐山在石首縣西百步一名東嶽山晉  
書應運傳劉驥之居於岐山在石首縣西百步一名東嶽山晉  
又東山下水出焉又南轉作唐縣南來東過唐縣南合沅水  
武陵郡今辰州瀘浦縣是則義陵為郡治矣先謀曰續志後漢治  
者於先唐縣案一統志其縣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水也先唐縣案一統志其縣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城在安鄉縣西北龍文澤湖在縣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澤水出瀘州西北龍文澤湖在縣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之合流而東為黃潭水注之為竹根潭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河在安鄉縣西北龍文澤湖在縣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治中在安鄉縣西北龍文澤湖在縣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沙湖在安鄉縣西北龍文澤湖在縣南又東入瀘浦縣南入沅水  
監元應初曰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多改監而下一字不改先謀案續志後漢因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在沅水之陰因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許便得任人山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水運桃源縣合大小數溪水又與夷望溪水合水在縣西南百二  
十里俗謂之怡望溪又說漁網溪沅水又與夷望溪水合水在縣西南百二  
下川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陵山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蒼山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開皇中刺史樊子蓋以善居此改名善州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國若本阮作沅是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日官本阮作沅是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漢頃侯吳陽邑也王莽改曰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縣治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又合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陵高平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入武陵縣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水與一水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折而東流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與諸水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二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與諸水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折而東流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水與一水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入武陵縣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陵高平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又合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縣治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漢頃侯吳陽邑也王莽改曰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日官本阮作沅是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國若本阮作沅是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開皇中刺史樊子蓋以善居此改名善州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蒼山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陵山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下川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水運桃源縣合大小數溪水又與夷望溪水合水在縣西南百二  
十里俗謂之怡望溪又說漁網溪沅水又與夷望溪水合水在縣西南百二  
下川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陵山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蒼山亦名河又東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開皇中刺史樊子蓋以善居此改名善州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國若本阮作沅是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日官本阮作沅是後漢因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漢頃侯吳陽邑也王莽改曰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縣治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又合北界注云屏陵莽曰屏陸應初曰屏音陸師古曰音仕連反  
陵高平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入武陵縣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水與一水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折而東流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與諸水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合水出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注瀘浦縣南入沅水

入西水... 漢時...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記河黃無縣且自唐亦音元異為之沅又縣下界為生山玉...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入東縣... 漢書補注... 漢時... 漢書補注... 漢時... 漢書補注...

遷陵縣故城北又通西陽故縣南而東出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 許里於西陽合也先議案西水出充入沅引應說誤一統志故... 順封吳郢為侯國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澧縣南三里龍... 堆隴沅水注序田數百頃特宜稻修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南... 漢案據一統志夏田數百頃特宜稻修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南... 縣界東水曰龍溪河出畝刀界北流合為雙龍江又北流逕... 浦縣城東曰龍溪河出畝刀界北流合為雙龍江又北流逕... 諸地說家合為一詳其形勢及命名之由賈一水也龍溪水... 記諸書並同恒山藥部有恒山引廣雅曰恒山補注吳卓信曰... 運難雷城南曰恒山後漢改屬南郡常餘五六丈水自南郡... 相去一丈俗名陰山也西面上里餘五六丈水自南郡... 人為亂泉三水合無可攻因名難陽城也夷水有石室可容... 東與溫泉三水合無可攻因名難陽城也夷水有石室可容... 水音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水重源也今世以... 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又武落鍾離山後書南蠻傳巴郡南... 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亦名龍角山與地紀勝龍... 山在長陽縣清江北有武落鍾離山亦名龍角山與地紀勝龍... 陽耳開雲陽應劭曰雲陽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皇中改置雲陽漢因澧水注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九澧水出龍如山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澧水也澧水出... 陵茹水出龍如山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澧水也澧水出... 北山石穴龍如山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澧水也澧水出... 東運天門郡婁中縣北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縣西北連巫山北入澧水一統志今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 地故城今慈利縣北入澧水一統志今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 西東流注之又東武先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庸水所在永定縣西四十里又東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 又東入慈利縣合澧水又東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 又東入慈利縣合澧水又東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 北合九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今為九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山入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南馮家原北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 英溪水茶陵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 門駐南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出九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魚山合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慈利縣黃石山東北流至石門縣入澧水一名黃石溪按零... 水入澧水出東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永定縣西... 安福永定縣地故城今永定縣西... 入沅行千二百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一統志云按湖南通志沅水出今沅陵縣者西源山東南流... 正堡為白羊水經萬縣入沅陵縣者西源山東南流... 出苗地北河匯西水也其自四川西陽州而下經保靖永順沅... 沅今成豐縣沿河司大西洞前水皆未得其源山澧水出東... 至下雋入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 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標零... 得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標零... 縣名蹟澧水下入零陽一統志歷山在永定縣西北澧水... 出桑植縣七眼泉一出桑植縣至龍江口合流入永定縣... 山字變也一出桑植縣至龍江口合流入永定縣... 武陵長沙行一千二百里師古曰澧音禮...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 零陵郡取名焉續志後漢治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 同劉注雜陽南三千三百里葬曰九疑屬荊州補注先謙曰續... 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 縣十... 零陵補注先謙曰秦縣有令信見藝文志後漢因一統志故... 出零陵縣界北三十里注雲水出零陵縣界北三十里注雲... 山零陵縣界北三十里注雲水出零陵縣界北三十里注雲... 湘水所出北至鄧入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出湘水所出北至鄧入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 殊名也湘水自始安來東流過零陵縣界北三十里注雲... 南又運觀陽縣西入湘水合觀陽縣界北三十里注雲... 北運觀陽縣西入湘水合觀陽縣界北三十里注雲... 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永定縣西... 北流運龍嶺山石合漢零陵地陽海山在龍陽縣西... 城嶺北來即嶺山石合漢零陵地陽海山在龍陽縣西... 非也湘水折而東運建安司南右合倚石山之水... 左合咸水小江塘水運建安司南右合倚石山之水... 合觀水北來即嶺山石合漢零陵地陽海山在龍陽縣西...

歷開止塘左合紗羅江水又北過永安關又北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補注先謙曰林字衍說見前廣信蒼梧縣瀘水篇瀘水亦出... 十里陽海山注云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水之出陸地廣百...

府治臨桂縣北十里彈丸江水合靈劍江水入之即注之彈丸溪... 也瀘水運府治分爲二復繞城南合爲一陽江水西北注之... 南馬頭山水合靈劍水西注之又合相思江水又運靈山西北注之...



日過零冷道... 漢志曰... 晉書曰... 魏志曰... 宋志曰... 齊志曰... 梁志曰... 陳志曰... 隋志曰... 唐志曰... 宋志曰... 元志曰... 明志曰... 清志曰... 燕石邪入湘注云...

是日... 湘水... 漢志曰... 晉書曰... 魏志曰... 宋志曰... 齊志曰... 梁志曰... 陳志曰... 隋志曰... 唐志曰... 宋志曰... 元志曰... 明志曰... 清志曰... 金蘭鄉北注之...

漢中郡...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西縣...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鄭中...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辨其...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山淮...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東荆...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補注... 郡之是漢因之...

通南漳縣為大市河又安陽... 東南運道安縣與注合... 固一統志今石泉漢陰... 據地故城今成固縣東... 水清其尾入江漢則志... 王念孫曰無谷水字涉... 注安陽其漢中關分... 有折渡河取北城東... 至安陽左入河為水口... 出北南入漢之誤古... 東南流歷平川中為... 勢南山高百餘丈又... 塔水口北有韓信臺... 之三水口一統志... 成固補注先謙曰後... 縣在城固縣西北今... 師古曰漢上日西音... 一新曰汪本此北... 鐵劉注引華陽國志... 云東有度木陽有... 溫泉北城在河陽... 又逕河陽縣故城... 錫葬日錫治應劭... 水自旬陽來東合... 錫義山方圓百里... 入河者本原案錫... 反是古本原無錫... 作錫音必不誤... 竹溪上庸補注先... 時以歸楚後紀... 徙此見武宣紀... 縣故水也楚紀... 而際水堵水下入...

築陽又江水注有坑水出... 入南郡神歸一統志... 注先謙曰南入谷... 長利谷自南入谷... 城前為鄧州縣... 奇以爲鄧州縣... 廣漢郡補注先謙... 安帝時移治後漢... 見江水後漢治... 漢武帝又割置... 大尹馬英都屬... 三城屬戶十六萬... 九有工官補注... 梓潼補注先謙... 入涪行五百五十... 注宋祁曰巴郡... 同先謙曰巴郡... 篇梓潼山出... 大蛇入山穴... 日五婦侯... 引應說蓋未... 蜀山在縣北... 童來東北... 相入之理... 本水有... 什那說文... 口通什那... 今什那... 漢水也... 西巴... 成金... 涪水自梓潼...

漢山在州北三里 雜章山 雜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瀨有工官莽  
 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 鳴盛曰甸音陵師古曰音食證反補注王  
 志後漢屬廣漢屬國 白水 續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統志故城東南至白水縣西下水入葭明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水縣故城東南至白水縣西下水入葭明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昭化縣故城今剛氏道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南至墊江入漢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分道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平道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國都尉治此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城北蓋其渠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部水又東南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強山自武都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水自武都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羊湯水出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陰平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蜀郡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治成都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同置都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遂都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省入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未允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十小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行八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皆其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嶺也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所居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尚無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無別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南至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朱提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州之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因徵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







水每斤較江水輕二兩又西南沱水出維谷... 應劭曰故楚侯國也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說文... 縣十二

有黑水羊宮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 武陽縣志



水河雨謙水東水郡府又樂流大縣水白水北星東圖北戎東大下延州今為績西江聞水帝來例與水謙出西關驚... 漢陽郡尉治山閣谷漢水所出東至楚入延莽曰

川瓊里晉徽山東西之八甚運城合水氏朱賦為李銀作錄... 漢陽郡尉治山閣谷漢水所出東至楚入延莽曰

越嶲郡 補注 關若璋曰越嶲治邛都以西南夷傳知之先謙曰據里武帝元鼎六年開南中置越嶲郡若水注通後復如開樊道通...

五

尹守之更名爲集案 戶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四萬八千四百...

縣十五

邛都 南山出銅有邛池澤 補注 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東南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持大蓬視似戴鐵釜狀江水注布...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上

日木魯烏蘇東北流三百里有水曰喀齊烏爾水倫出其西五百里...



化爲石迄今夷人不致往牧食水出焉青蛉水又東入繩若水  
先謙案本志益州葉榆下云食水首受青蛉水又東入繩若水  
不言之理此注青蛉水出西入江常爲班志元文應劭曰三字  
衍入江者入繩若水也又江注食水出上承青蛉水入金沙江之  
益州葉榆先謙案一統志紀要皆以出姚州南入金沙江之大姚  
河爲青蛉水與鄯注不合青蛉縣爲大姚北此水出其南非出其  
也青蛉水即大姚西之青龍山出雲南縣北二十五里之梁王山  
西南流納諸山水又南運國山嶺東爲青龍品甸二海又右合爲一  
東北逕老虎關爲一泡江又北運國山嶺東爲青龍品甸二海又右合爲一  
字水入金沙江此青蛉水出西入東北逕老虎關爲一泡江又北運國山嶺東爲青龍品甸二海又右合爲一  
者南流爲萬花山北與陽江合又東南爲禮社江此食水入侯也

益州郡水注郡治滇池後漢治同劉注滇陽西五百里  
永昌郡治不韋雒陽武帝元封二年開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元封  
西七千二百六十里武帝元封二年開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元封  
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而江水注引地理  
風俗記云華陽黑水惟梁州武帝元封二年改梁州爲益州以新  
啟健爲牂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案元朔二年帝方有  
事朔方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尙未及收服巴蜀應說誤也  
莽曰就新屬益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又永昌郡下云明帝

永平二年分益州置屬同戶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六十  
縣二十四補注錢大昭曰昭紀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牂牁  
或指同或指益州郡無廉頭姑繒

滇池補注滇池名楚武王時莊躋至此王之見  
地故城今晉甯州東阮元雲南通志稱今昆明宜良呈貢縣晉甯州  
地大澤滇池是二在西在西北方位又不宜宜良而何第滇池爲  
子滇池乃今昆明明海子西在西北方位又不宜宜良而何第滇池爲  
郡治當較他縣稍廣今晉甯州及併入呈貢之廢歸化縣皆當屬  
之惟宜良北境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補注先謙曰溫水注溫  
富屬昆澤縣耳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補注先謙曰溫水注溫  
池先謙案阮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曰滇  
夷歌頌與滇同然則武帝前滇池縣本注顯縣其人因池加水爲  
滇耳顯池道作顯池以顯爲義說文顯頂也言益州各水四而注  
注於卑地此顯池不能南注折往東頂如金沙江在滇池東北流至  
沙江之西因顯池不能南注折往東頂如金沙江在滇池東北流至  
顯高不能北注而東行入廣西矣連江因顯高不能西注亦東

北入金沙江矣皆因滇池居地高顯之故也不當以顯倒爲義據  
志稿滇池澤出嵩明州西北梁王山南流逕牧養村爲牧養河合  
雲南省城東北合龍江又南逕華城東南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帶河又南逕螺螄灣西支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河楊家河金家河東里西支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池長百二十餘里東支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陽分北流爲草海東支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河分北流爲草海東支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二河及分流南河合馬龍河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里河及分流南河合馬龍河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西河及分流南河合馬龍河分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諸山東至龍王廟漸狹又北流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南諸山東至龍王廟漸狹又北流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流逕富民縣合葬札郎水清江注又北流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又北流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合下入牂柯河入金沙江注又北流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侯水同注滇池澤於連然雙柏縣水注又北流爲南支分爲西支分爲大家  
大澤志稿以爲陽宗海子在縣北周是也陽宗元舊縣水皆不注澤道元誤  
十里陽宗海子在縣北周是也陽宗元舊縣水皆不注澤道元誤

水龍溪合錦溪水爲湖又北入宜良爲大城江又分爲二一東  
北流爲大池江又北入宜良爲大城江又分爲二一東  
池水又屈東南合大城江又北入宜良爲大城江又分爲二一東  
水又東南有黑水祠補注陳澧曰黑水今雲南合大城江又北入宜良爲大城江又分爲二一東  
入甯州境有黑水祠補注陳澧曰黑水今雲南合大城江又北入宜良爲大城江又分爲二一東  
怒江上源曰哈喇烏蘇家古謂黑水曰哈喇水至東海經略萬里禹貢  
無疑五經異義云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經略萬里禹貢  
故班志不著其源流耳先謙曰黑水之別漢地至東海經略萬里禹貢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積志出銀志稿云易門詳見舊唐下雙柏  
水注雙柏當東臨滇池又即水至此入僕則雙柏當兼南不詳據葉榆  
邊界西自味來歷雙柏縣入禮水至下入僕則雙柏當兼南不詳據葉榆  
注雙柏當東臨滇池又即水至此入僕則雙柏當兼南不詳據葉榆  
據志稿東水即禮水先謙案本志泰城下入僕則雙柏當兼南不詳據葉榆  
南三江水與麻哈江會又東南流觀運新平縣西北又運斗門  
龍河水南倉庫水茂江會又東南流觀運新平縣西北又運斗門  
沙江合馬龍河水楊家河水甘樹水拉河水芝運河水又至磨沙爲磨  
東水合馬龍河水楊家河水甘樹水拉河水芝運河水又至磨沙爲磨  
清河水合馬龍河水楊家河水甘樹水拉河水芝運河水又至磨沙爲磨  
山溪水合馬龍河水楊家河水甘樹水拉河水芝運河水又至磨沙爲磨

龍孟河水曲通山... 運小江入漢也... 檜木入漢也... 石是馬龍... 銅山米水... 水出銅山... 爲響水... 先謙曰... 連然其... 俞元... 池在南橋水... 前漢二十八上三

流水結里... 木冬河水... 至越嶺... 嶺曰... 越嶺... 巨河... 北合... 口又... 益州... 合赤... 北東... 州左... 爲北... 西非... 明呈... 前漢二十八上三

通志地名三谷昆澤... 故城遺址尚存... 今雲南府而昆澤... 滇池連然西南... 涼西之廢芳華... 上誤錯在下味... 縣始遷味縣... 澤為嵩明無疑... 陸涼州合板橋... 河水大龍潭水... 水舖上河水又... 池志稿以陸涼... 觀為漢昆澤境... 川賓川州地故... 益州立樓榆縣... 東有賓川西半... 在東注云縣故... 千言為鳳皇皇... 至俗言鳳皇皇... 葉榆水所鍾而... 山在浪穹縣西... 慶州西南黑泥... 梅茨河合九龍... 洱源海子合洱... 碧湖湖中有九... 營河大營河又... 南出為彌苴江... 鄧州東南南至... 川州東南南至... 日首尾抱點若... 關東南流過天... 北入漾倘江先... 通流之漾倘江... 水又東南由邪... 並漏江貢古東... 川開阻何由縱... 學之精不應整... 首受青嶺南至... 水自越嶲南至... 雲南縣西直大... 江合在今蒙化... 合馬龍河水又... 通志地名三谷昆澤... 故城遺址尚存... 今雲南府而昆澤... 滇池連然西南... 涼西之廢芳華... 上誤錯在下味... 縣始遷味縣... 澤為嵩明無疑... 陸涼州合板橋... 河水大龍潭水... 水舖上河水又... 池志稿以陸涼... 觀為漢昆澤境... 川賓川州地故... 益州立樓榆縣... 東有賓川西半... 在東注云縣故... 千言為鳳皇皇... 至俗言鳳皇皇... 葉榆水所鍾而... 山在浪穹縣西... 慶州西南黑泥... 梅茨河合九龍... 洱源海子合洱... 碧湖湖中有九... 營河大營河又... 南出為彌苴江... 鄧州東南南至... 川州東南南至... 日首尾抱點若... 關東南流過天... 北入漾倘江先... 通流之漾倘江... 水又東南由邪... 並漏江貢古東... 川開阻何由縱... 學之精不應整... 首受青嶺南至... 水自越嶲南至... 雲南縣西直大... 江合在今蒙化... 合馬龍河水又...

西石空山出錫東南... 空作石室蜀都... 溫水盤嶺兩山... 縣也盤嶺兩山... 時無梁水則律... 律高西北水則... 東梁水入郡界... 稱溫水入郡界... 中梁水入郡界... 之律高西北水... 當即是也梁水... 南州盤嶺兩山... 章縣徒南水出... 也有牢山蓋葉... 榆六入越嶲里... 博南入越嶲里... 漢德廣開不資... 不章縣合類水... 流兩岸皆為高... 右馬步之徑裁... 西水至不章者... 類水至不章者... 水一統志故城... 唐下周水及類... 今保山縣北水... 北境及雲龍南... 皆是舊志以雲... 溪山皆未確先... 即南甸河入怒... 漾倘江也本淵... 石江納劍川州... 洱海平水又南... 在永平縣西南... 西陸要道九隆... 夷傳哀牢夷九... 九隆作元隆凡... 注南中志云隆... 百數十里有山... 氣相連結觀之... 縣今雲南縣南... 雲南地馮河在... 西石空山出錫東南... 空作石室蜀都... 溫水盤嶺兩山... 縣也盤嶺兩山... 時無梁水則律... 律高西北水則... 東梁水入郡界... 稱溫水入郡界... 中梁水入郡界... 之律高西北水... 當即是也梁水... 南州盤嶺兩山... 章縣徒南水出... 也有牢山蓋葉... 榆六入越嶲里... 博南入越嶲里... 漢德廣開不資... 不章縣合類水... 流兩岸皆為高... 右馬步之徑裁... 西水至不章者... 類水至不章者... 水一統志故城... 唐下周水及類... 今保山縣北水... 北境及雲龍南... 皆是舊志以雲... 溪山皆未確先... 即南甸河入怒... 漾倘江也本淵... 石江納劍川州... 洱海平水又南... 在永平縣西南... 西陸要道九隆... 夷傳哀牢夷九... 九隆作元隆凡... 注南中志云隆... 百數十里有山... 氣相連結觀之... 縣今雲南縣南... 雲南地馮河在...







州屬重安官北有金鳳山... 重安江北有龍潭水... 重安江北有龍潭水... 重安江北有龍潭水...

龍江自石阡府北流... 龍江自石阡府北流... 龍江自石阡府北流... 龍江自石阡府北流...

第 27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單溫師古水白益州漢池來東南運界單縣前縣合橋木下入益州... 昭與入猶有拒音說文今廢不用者多既見此志存之先謙曰...

東北此當在交趾能編朱高康伶等處句... 其南陳遺壺水蓋宣南境... 漢南境及越南界內... 廣南境及越南界內... 不入宣光江都夢當自開化以東入交趾者...

立爲鈞町王又成帝時鈞町王與夜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  
 郎相攻見西南夷傳此亦國縣並置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  
 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補注先謙曰增食鬱林縣溫水注文象水自  
 縣東下入鬱林廣鬱唯誤惟據注諸水皆入鬱又有下疑奪蒙水  
 二字伐水疑下疑奪蒙水先謙案據與圖文象水即西注引地道記文象  
 而東南西北六十里者免塘之西南山運府城西支分爲同舍河折  
 西林縣南合水出花架山東流支分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  
 者郎河水出花架山東流支分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  
 入西洋江注之疑古蒙水也西洋水又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  
 水南流注之疑古蒙水也西洋水又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  
 縣宏滄江注之疑古蒙水也西洋水又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  
 沛水東注之疑古蒙水也西洋水又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  
 麗江之北也此水曲折千餘里今以爲鬱水北源名曰右江以在  
 在賓甯百色泗城鎮安之問文象水皆爲廣鬱至增食疑西其縣當  
 運下武舊城定羅諸土司歸德土州皆爲廣鬱至增食疑西其縣當  
 入彭入武舊城定羅諸土司歸德土州皆爲廣鬱至增食疑西其縣當  
 謙曰積志後漢因水以通鬱水於此莽曰從化應劭曰故句町國師  
 劉注有梳榔木

**巴郡** 補注閬若據曰郡治江州以揚雄傳注知之先謙曰據江水  
 劉注補注秦即治江州又云漢世郡治江州以揚雄傳注知之先謙曰據江水  
 三千七百里有秦置曰左傳正義云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  
 郡秦置下富於巴國三先義云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  
 儀等救其侯於巴國三先義云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  
 應劭曰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  
 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因屬同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  
 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

**縣十一**

**江州** 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因郡治江州以揚雄傳注知之先謙曰據江水  
 江州北至江州縣東漢注之巴水出晉昌郡南入江東  
 嶺山縣南去郡八百餘里西而巴水出晉昌郡南入江東  
 雍山縣南去郡八百餘里西而巴水出晉昌郡南入江東  
 故京師之郡縣下又有清水穴內水以爲粉則曬鮮芳貢  
 粉京師之郡縣下又有清水穴內水以爲粉則曬鮮芳貢  
 自京師之郡縣下又有清水穴內水以爲粉則曬鮮芳貢  
 水入江一統志故城今巴縣西臨江莽曰監江志後漢因江  
 注江自統志故城今巴縣西臨江莽曰監江志後漢因江  
 按胸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臨江至石城黃  
 水又東得黃華水江浦也左遷石城南庚仲雍又遷界壇是地巴東  
 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遷境塗而應和灘又遷界壇是地巴東

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江水入魚復又沅水如  
 注西水導源臨江縣下入武陵充一統志故城今忠州治枳如  
 徒或音抵師古曰音之爾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因州治枳如  
 蘇代云楚得枳而國亡華陽關志云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江  
 水注江自江州東至黎鄉縣鳴巴子梁巴三關之一也又右選黃  
 葛峽左選明月峽至黎鄉縣鳴巴子梁巴三關之一也又右選黃  
 云枳縣在江州東四百里治涪陵水北注涪陵故亦云涪陵水出武  
 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涪陵故亦云涪陵水出武  
 水北入涪陵又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涪陵故亦云涪陵水出武  
 來北至涪陵入江一統志故城今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其三面縣處其中故名巴子後治此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水注西漢水自廣漢東來後治此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水南注西漢水自廣漢東來後治此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入墊江一統志故城今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城今墊江一統志故城今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也漢宇記南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一統志故城今涪陵中  
 自漢宇記南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一統志故城今涪陵中  
 道魚池在西南郭師古曰涪陵中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劉注引巴漢志云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郭師古曰涪陵中  
 陳豐之壘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  
 聲巴郡有墊江縣段玉裁云墊江縣爲嘉陵江支流也衣執  
 地木如衣之重故曰墊江縣爲嘉陵江支流也衣執  
 知漢書字故從衣也今忠州墊江縣爲嘉陵江支流也衣執  
 相入甚遠先謙案續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墊江入西漢本志剛氏道下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城今合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涪陵今合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州治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通典州郡門作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好信異說矣先謙案續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過漢口又合彭水右選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臂西二九十里右選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常山形方峭側枕江瀆縣治城下其山阪常縣在巴東郡有方山  
 也故地理志曰有東陽下置數山有大小石城勢靈壽木及橋陽  
 運巴東郡南浦有橋官江水下入魚復南集勢靈壽木及橋陽  
 修煮不絕百里至胸忍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涪陵水注涪陵水自廣漢東來北選  
 分巴東郡南浦有橋官江水下入魚復南集勢靈壽木及橋陽  
 出胸忍縣西六十里入江中東南選漢之北集勢靈壽木及橋陽  
 歷胸忍縣西六十里入江中東南選漢之北集勢靈壽木及橋陽  
 西容母水所出南一統志先謙曰南入江中東南選漢之北集勢靈壽木及橋陽



地理志第八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瑱那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武都郡武都先漢郡治也後漢郡治也後漢郡治也後漢郡治也

九百六 武帝元鼎六年置 武帝元鼎六年置 武帝元鼎六年置

合以爲武都郡 武帝元鼎六年置 武帝元鼎六年置 武帝元鼎六年置

樂平 應劭曰故白馬氏羌種先漢郡治也後漢郡治也後漢郡治也

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 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

縣九 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稱先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



一統志故城在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 渭水與志合先出船司空京兆山澤地篇鳥鼠同穴山在首陽縣西南... 入河與志合先出船司空京兆山澤地篇鳥鼠同穴山在首陽縣西南... 渭水與志合先出船司空京兆山澤地篇鳥鼠同穴山在首陽縣西南...

山在臨洮縣西南與志合山在渭州南三百三十餘里... 都尉治也後漢因漢水出廣漢水入廣漢水... 先謙曰史記堯申命和仲居西北境東流至昭化縣入嘉陵江... 所出南入廣漢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與志合西與氏道接界也通典所謂上邦之嶺家山在氏道西漢... 下脫水字入富作會陳澧云南無此例且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無此水也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縣志云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馬池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泉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又合武植成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流合成武植成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水出建威城西北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水南其地故西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水太谷水小祁山水入江州巴郡縣志云無此水也漢水入白雲水入江亦... 至成縣即漢志嘉陵也... 索西漢水自今西河禮縣過郡四... 十里莽曰西治水北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不... 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嶓冢西有鹽官是也... 志後漢改屬漢陽郡... 金城郡後漢治同劉注據河注城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補注先謙曰莽曰西海取堅固也故城得金故曰金城... 瑣曰平紀元始四年郡在秦州西故城得金故曰金城... 焯曰平紀元始四年郡在秦州西故城得金故曰金城... 幣誘羌豪良願等獻地為之非郡乃莽造中郎將平憲特... 見西海之名於此郡下耳先謙曰莽造中郎將平憲特... 耳志文不謬何說其地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 四百七十口十四萬九千六百四十八... 縣十三補注錢大昕曰昭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闕遠取天水... 之關惟破羌允街兩縣置金城郡是金城始置有六縣此十三... 宣帝置白石見元紀無羌... 見趙充國傳





輻輳黃伏流地中至青海始出為星宿海... 而河源黃伏流地中至青海始出為星宿海... 元史地理志云河出崑崙...

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志... 陽文曰三子而遂謂其非班志也... 下因文曰三子而遂謂其非班志也...

祠宇後人多據此以爲山水在縣境非也陳遺云今青海之南有  
功額池細納張掖丹多蓋得爾圖池未孰爲須抵池也此  
海也青海非地不能浮舟亦謂之弱水矣并曰鹽羌西有畢和  
羌水經注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稱臨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依南水經注本志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與禾同監本志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天水郡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西龍出湖風雨隨之郡漢武元帝三年改爲北城中有湖水有  
白龍出湖風雨隨之郡漢武元帝三年改爲北城中有湖水有  
郡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金城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州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同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刀反顏云竹有填戎後書馬援傳作鑛戎吳卓信曰本善原涉後書  
先諫曰顏志後漢戶六萬三百七十口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  
八

前漢二十八下

縣十六  
平襄非曰平相師古曰關驪云故襄戎邑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流通平襄縣故城在東南歷通渭南又東南屈黃槐川入  
渭十錢平襄縣故城在東南歷通渭南又東南屈黃槐川入  
記在錢平襄縣故城在東南歷通渭南又東南屈黃槐川入  
天水郡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泉故縣省張寧宇記處俗名漢街城在隴陽縣東北六十  
里馬護爲張寧宇記處俗名漢街城在隴陽縣東北六十  
填戎亭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亭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之羌處近而誤曰後漢郡治故城在今秦州西恒益東二百  
國傳蘇林其人於此因以名之補注後漢因一統志是也據臨河者并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  
水注先謙曰縣在金城南見後漢志西恒益東二百  
入清縣諸水出西北諸縣見後漢志西恒益東二百  
隴西水清縣諸水出西北諸縣見後漢志西恒益東二百  
也渭水清縣諸水出西北諸縣見後漢志西恒益東二百  
南流左又合九水出石門谷伯陽縣東又東入扶風一妙志故城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今秦州東四十五里阿陽補注先謙曰縣見高后紀補注後漢因  
郡山故城遺址是阿陽補注先謙曰縣見高后紀補注後漢因  
陽縣故城遺址是阿陽補注先謙曰縣見高后紀補注後漢因  
城川水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城志無道字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水金里水西入南道水合石水出北山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尾運泥水又西入南道水合石水出北山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西北運泥水又西入南道水合石水出北山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一統志無道字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見說文作驥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地篇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地  
城南與志合渭水注山在縣南梧中聚地篇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地  
五里志云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者也一統志無道字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三川水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城門水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東出黑水有城門水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川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下入成紀一統志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前漢二十八下

谷水長壑出安蒲溪水出常里溪水出朱圍山北運黃縣城北  
入渭水長壑出安蒲溪水出常里溪水出朱圍山北運黃縣城北  
渭水長壑出安蒲溪水出常里溪水出朱圍山北運黃縣城北  
出渭水長壑出安蒲溪水出常里溪水出朱圍山北運黃縣城北  
隸於士志故城今伏羌縣南因故城隸於士志故城今伏羌縣南  
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故城隸於士志故城今伏羌縣南  
爲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今下有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因河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過川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城入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祖入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入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縣入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西入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六合水主字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改補注先謙曰官本  
當所生處東出新陽水合石水出北山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通入成紀水出石水出北山入瓦亭水又左會方略陽道補注後漢因  
統志故城今秦安縣北一清水非曰識陸省渭水注先謙曰李有後漢

水出小隴山... 水口清... 又選清... 源雙導... 合二水... 下咸謂... 成紀下... 志故城... 攻拔之... 也舊唐... 縣隋加... 見元騎... 紀二非... 說非也... 所兩不... 之會水... 成宜皆... 前漢二... 水自隴... 運道南... 新與川... 出山南... 鼠山南... 酌離合... 日蘭眉... 武威郡... 王地武... 處之以... 乎志與... 先謙曰... 六千四... 縣十... 姑臧補... 所出北... 至武威... 入海篇... 注武始... 注海即... 注東北... 注流為... 注一水... 注運姑... 注臧城... 注武威... 注南山... 注山谷... 注水

縣故城... 清渭水... 谷水蓋... 河土人... 里張掖... 縣北寶... 文以爲... 威來東... 百五十... 外大池... 也本何... 威來西... 入馬城... 然執蓋... 居縣城... 亭是晏... 一統志... 張掖北... 今武威... 衛邊或... 作且次... 光載記... 音子如... 澤地篇... 馬城河... 鄯善後... 審後書... 唐於此... 一統志... 敷虜孟... 媼固補... 傳其縣... 代渠渠... 李順謂... 自溫圍... 水至姑... 姑臧又... 謂溫水... 則首文... 先謙案... 溫用水

卽縣泉源入河者是也說文又作蒼松南山松水所出北至括  
 輿閣一統志故城今泉蘭縣東北作蒼松南山松水所出北至括  
 次入海莽曰射楚師古曰松水所出北至括輿閣一統志故城今  
 注爲昌松松水在古松水所出北至括輿閣一統志故城今泉蘭  
 出邊凡至松松水在古松水所出北至括輿閣一統志故城今泉  
 休居也凡邊外水通志所謂入宣威補注先旗南界東北至門  
 然二亭東北入武威一統志故城今泉蘭縣東北作蒼松南山松  
 張掖郡漢治同對注錄陽西四千里唐志武威郡武威郡武威郡  
 奴昆那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泉置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則張掖武帝所分四郡之詞言之武威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泉而後有張掖當元鼎六年分某郡置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  
 以爲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泉置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吳卓初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泉置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非昆那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泉置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師古曰昆那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泉置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張掖郡漢治同對注錄陽西四千里唐志武威郡武威郡武威郡  
 官左騎千人司馬官置別領居延一城屬並同戶二萬四千三  
 國下云故郡都尉安帝別領居延一城屬並同戶二萬四千三  
 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

武井曰渠武統志先張掖縣西北一剛丹補注先張掖縣西北一剛  
 丹山在縣東南五十五里張掖縣西北一剛丹補注先張掖縣西北  
 舊事云匈奴失焉支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無顏色焉支山  
 六畜不蕃息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說文弱水自  
 張掖剛丹西至酒泉合黎入于流沙欽所說焉支山在剛丹西北  
 子弱水出焉支山也胡渭云合黎山自甘肅西北延至西接高  
 所界又西接入焉支山也胡渭云合黎山自甘肅西北延至西接  
 漢則案弱水之委居延澤合黎澤居延澤居延澤居延澤居延澤  
 之則案弱水之委居延澤合黎澤居延澤居延澤居延澤居延澤  
 焉支山在縣東南五十五里張掖縣西北一剛丹補注先張掖縣西北  
 縣今山丹曰勒補注先張掖縣西北一剛丹補注先張掖縣西北  
 充國傳曰勒當北都尉治澤索谷莽曰勒治先各反補注先張掖  
 塞有通谷水一統志張掖郡補注先張掖縣西北一剛丹補注先  
 故城今山丹曰勒補注先張掖縣西北一剛丹補注先張掖縣西北  
 蓋以其降人置縣前漢二十八下

七百二十六

縣九

祿福呼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補注先謙曰一統志出肅州西南五百餘里番界中最高者曰討來河古呼水也

出肅州西南五百餘里番界中最高者曰討來河古呼水也

合西來水又東北入邊過金塔寺稍折而北又轉東入張掖河

入居延海其源甚遠與志云出南羌中及靈州記云出吐谷

界之說符合先謙案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

谷水見張掖縣得下補注先謙曰吳卓信云晉隋唐並

長尹嘉皇甫謙列女傳載龐娥親事亦云祿福趙君安之

魏之閒猶稱祿福其改為福祿當自晉始晉書張重華傳封

中堅將軍謙文為福祿伯是其證也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治

莽曰載武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表氏氏

涪字注云縣名在酒泉今志從官作涪非陶憲曾曰說文無涪

涪下云古亂胡亂二反漢書酒泉有樂涪縣是顯氏元書亦

涪下云古亂胡亂二反漢書酒泉有樂涪縣是顯氏元書亦

誤從官者孫強陳彭年輩因而收之洪不加訂正反以涪字

其失甚矣先謙曰說文涪也涪下云涪涪也今西河朔方言

謂涪涪為涪涪據本志張掖莽曰樂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縣得千金渠至縣入澤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北鎮夷天依師古曰音衣此地有天依阪故以名補注先謙

莽曰輔平亭師古曰音關關有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

水北都尉治偃前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莽曰武師古曰

所會故曰會水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舊作雷先謙曰續志後漢

禹貢山水澤地篇合離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張掖郡下

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張掖郡下

水至酒泉合黎水也志文別丹下但有合黎水之稱是所謂

眾水會於弱水也志文別丹下但有合黎水之稱是所謂

元和志酒泉縣東北四十里有白亭海一名會水以眾水所

日會水以北海有白亭故名白亭海一名會水以眾水所

義一統志故城今高臺縣鎮夷城西北一池頭補注先謙曰

統志故城今高臺縣鎮夷城西北一池頭補注先謙曰

王門縣西南綏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

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測虜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玉門縣西

敦煌郡補注先謙曰郡治未詳續志後武帝後元年分酒泉

齊召南曰武紀敦煌與張掖並元鼎六年置又太初元年書

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久矣朱一新曰後元元年稱後元

時通稱昭紀救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注後二年謂後

元二年也諸侯王表濟北王真以後二年謂後元二年謂後

此同例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補注先謙曰西域傳樓蘭王景在

今安西州治西舊志沙形如臥龍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

丈餘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延起伏西盡流沙之地是為西極要

路有蒲昌海補注先謙曰蒲昌海也亦有鹽澤之稱東去玉門陽關

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淨冬夏不減其中涸滿電轉為陸

今名羅布淖爾一統志在安西廳沙州衛西北境外天山以南

嶺以東之水皆會於塔里木河而流於淖爾自此伏流而至鄂敦

也拉莽曰敦德補注先謙曰敦德敦德敦德敦德敦德敦德

名敦徒澤切此皆本應集韻又云燉煌郡名燉煌郡名燉煌郡

出漢書音義當是本作敦徒人改燉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

志失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

縣六

敦煌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三危在敦煌縣南注云山廣

三危在大河之南陝西岷州衛塞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

外古疊州西番界故志不載

步廣候官未詳宋本官作宮先謙曰官本步作部步廣地名候官

與縣道同不為縣道則別立候官以領之續志張掖屬國有候官

後總云涼州刺史部縣道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補注先謙

候官九十八是其明證也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補注先謙

水澤地篇注云杜林云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

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縣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

案前涼州張駿於敦煌置沙州因此今莽曰敦德師古曰

鎮西府哈密通判地出瓜曰哈密瓜莽曰敦德師古曰

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

尾不出補注先謙曰郡縣無嫌同名或於敦煌下加亭字非也續

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敦煌無嫌同名或於敦煌下加亭字非也續

煌縣治瓜州今安西府治真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西涼置常樂永興二郡亦在縣南籍靖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

境一統志故城今安西府治真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漢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補注王念孫曰南籍靖水出羌

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

皆冥字之誤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

謂之冥澤也補注先謙曰冥水出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

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為不詞朱一新曰班注其字蓋涉應注

而衍應注其字則未嘗誤也班注其字蓋涉應注

羌中東北入澤漢民田一例此其字當為衍文應注云云蓋以見



峽中曰前峽者也南為正源北為別源合流後東南運府城北又... 陽諸州縣至高陵縣西南咸陽過郡三... 縣東北入渭即漢陽地也... 里雍州川語說謂之汧屯山... 善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 六十誤也陳與日涇水出今甘... 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則六百... 二千里兼臨涇莽日監涇... 渭水言之日涇音其于反補注... 西師古曰涇音其于反補注... 靜南入渭羅玉烏氏補注先... 河南入渭羅玉烏氏補注先... 念孫云史記商傳烏氏塞高... 子連去入翟從馬氏塞高注... 氏高帝封馮解烏水出西北... 散為侯國見表烏水出西北... 頭之異名以故元志云涇水... 北之彈等峽全祖望謂黑水... 北亦是合瓦亭川以入渭非... 水出都盧山有西鳥水又東... 然涇水間有石巖東入渭也... 渭水注中朝駭狀入河者入... 當之而以西鳥水誤矣陳澧... 清水河出州南境為西鳥水... 北入河蓋即烏水都盧山在... 路之內常有如彈等之聲行... 峽即彈等峽據此山為涇水... 今平涼縣西南在莽日鳥亭... 水東北出隴山西南流左運... 川謂之瓦亭川西南合黑水... 西來會世謂之鹿角口一統... 州保定縣東有烏陰密補注... 亭即漢縣故城陰密補注... 所并一統志故城今詩密人... 靈臺縣西五十里詩密人... 一國也周伯始注世木密... 韋注姬姓陰密須以封同姓... 近涇吳說亦通有當安亭... 漢省一統志故城參繇主... 今涇州北十五里參繇主...

注有青山一統志故三水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莽日廣延亭... 城今安化縣西北注有左山谷河水注高平川水自北地... 日積志後漢因劉注有左山谷河水注高平川水自北地... 三水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莽日廣延亭... 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 北入河肥水自高平城東北出峽入高平川一統志故城... 州北入河云地自高平城東北出峽入高平川一統志故城... 漢三入水地自高平城東北出峽入高平川一統志故城... 縣廢入高平魏置西魏後遂為西魏縣初因之耳在安... 南者或後人徙置又後魏改置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三水縣於邠州界皆非後漢治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北安武莽日安桓補注先漢治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祖本為祖視其作祖者後世之省文也故易祖而竟... 忘其為祖視其作祖者後世之省文也故易祖而竟... 應劭曰祖音置祖古曰祖音置祖古曰祖音置祖古曰... 先謙曰祖音置祖古曰祖音置祖古曰祖音置祖古曰... 郡水勇士來東北流運祖武城祖武城祖武城祖武城... 遠縣今南得補注先漢治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城今中衛縣東舊志一統志故城今涇州東南駒卷... 靈州西南二百里河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 日之旬卷音節節之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分爲二派皆北流乾隆與地圖二派之外復於靈州分... 屈北流與志合朱一新曰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一收入六志合朱一新曰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地縣河水注河上自安定郡來合高平川水東北... 西河也世謂之為青山峽水也北注分東出彭陽... 峽也世謂之為青山峽水也北注分東出彭陽... 紀志所云河溝也下入富平河也北注分東出彭陽... 故城今征原所釋也下入富平河也北注分東出彭陽... 日後漢改屬武城縣八十里彭陽也北注分東出彭陽... 正鶴一錄之轉一統志故城今彭陽也北注分東出彭陽... 後漢置月支道補注先漢治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順應郡日氏音支補注先漢治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北地郡治富平對注陰槃補注先漢治陰槃補注先漢因積志... 雍國高帝二年屬漢先謙曰西千一百里秦置補注... 疑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莽日威成補注... 因屬涼州志失書戶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萬六百... 八十八

縣十九

馬領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也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山在安化縣西北七十五里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先謙曰縣人編  
行觀蒙恬所爲廣長城在環縣西南直路通固北邊自道歸  
蘇林注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值道也直路通固北邊自道歸  
漢部一統志故城先謙曰縣人編  
而地直路西北二百里全祖望云此與江南之沮不說文於洛則  
及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東過沮水入洛水也  
出直路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東過沮水入洛水也  
自直路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東過沮水入洛水也  
威成亭書段錢大昭曰水出陝西中部縣西境東流入洛水也  
城今南武縣西北在漢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曰河亦注  
水出焉東北流注清水尾潭懷都尉治塞外潭懷障莽曰特武古

直路縣

直路縣近與莽曰通道補注先謙曰五街莽曰吾街補注先謙曰  
里一統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先謙曰縣人編  
中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有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人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所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在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言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為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志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漢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練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蠶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入海皆一水兩見海豐林郡臨下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郡下云  
泥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流亦入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之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運甘泉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運白水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至東郡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多松柏下多檉其北多於山牛引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注  
於志也先謙曰縣人編  
和志也先謙曰縣人編  
出定遠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南家領下東有堵苑白馬苑回獲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道莽曰延年道音說耳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合水縣東南入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南入洛水也  
又北與青山泥陽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水合人泥水泥陽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中補注先謙曰縣人編  
五井亭一統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先謙曰縣人編  
義渠戎地秦惠王伐取之見後書西羌傳泥水出北地直路縣  
縣人王固見燕文志李息甘延壽見本傳泥水出北地直路縣



曰說文同一統志東洛河在今安化縣東即水經注所云洛川南  
運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發白馬水也今曰馬道河即泥水徐松  
云泥洛字形相近元和志異洛水後又並二水為一其誤甚矣  
調停之者分爲東洛水西洛水後又並二水為一其誤甚矣  
牧師苑官苑官有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郡也  
惟記其一遼東襄平亦有莽曰功著師古曰郡音於六反郡音之  
牧師官又在六郡外矣  
今安化縣治城義渠道補注先謙曰本義渠戎國秦惠文王十一  
子安化縣治城義渠道補注先謙曰本義渠戎國秦惠文王十一  
本傳莽曰義渠道補注先謙曰本義渠戎國秦惠文王十一  
故城今甯州東大更師古曰後漢郡甯州西水注引同一莽曰西  
故城今甯州東大更師古曰後漢郡甯州西水注引同一莽曰西  
州東南廉卑移山在西北統志注先謙曰甯州西水注引同一莽曰西  
河亭補注先謙曰後漢郡甯州西水注引同一莽曰西  
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爲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論移不可  
復意不當是世人誤證也高平川下人三水案道元雖引廉卑爲證  
而西河亭下仍其後又云高平一統志故城有二一在甯州北一在固  
原州東北則不可考案高平一統志故城有二一在甯州北一在固  
在固原州東北則不可考案高平一統志故城有二一在甯州北一在固

上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秦治上郡長城遼東人山下又東  
合龍尾水三湖水下入高奴諸次水入上郡諸次山秦置補注  
運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諸次水入上郡諸次山秦置補注  
日秦惠昭王三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高帝元年更爲翟國補注  
見秦紀昭王三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高帝元年更爲翟國補注  
國七月復故紀補注全祖望曰異姓諸侯王表作元年八月本  
都尉治塞外匈奴歸障補注錢坫曰後書馬援傳有增山四字先  
河水注又引司馬彪云屬并州全祖望曰本屬涼州武帝後屬并  
增山者上郡之別名屬并州全祖望曰本屬涼州武帝後屬并  
州先謙曰續志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  
後漢因屬同

縣二十三

補注先謙曰戰國屬趙滅中  
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  
水注先謙曰戰國屬趙滅中  
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  
四也先謙曰錢說亦有理然歸注以帝原水名姑疑續志後  
漢因河水注香延水自奢延來東運甯縣合帝原水又運甯施

縣南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自下亦爲通稱  
也歷長城東出合平水走馬水白羊水入河帝原水自下亦爲通稱  
故城今綏德州東南合龍山在州西南五里疑即五龍山帝原水  
今名獨樂有鹽官東南注先謙曰續志在定平縣東北三十里者後魏  
西河郡之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家死處見恬傳河水注走馬山  
縣也西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上有黃帝家帝廟惟弓劍存  
焉故世稱黃帝祠矣昔段熲追羌出橋山門帝廟是城也其水東  
北流入長城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武帝祠之見武紀  
王莽稱橋山自慶陽府境延安西境今中龍縣北武帝祠之見武紀  
自橋山自慶陽府境延安西境今中龍縣北武帝祠之見武紀  
若橋山自慶陽府境延安西境今中龍縣北武帝祠之見武紀  
乃後魏橋山自慶陽府境延安西境今中龍縣北武帝祠之見武紀  
縣相周淺水莽曰廣信補注先謙曰後漢郡北五里淺水城志  
曰積粟補注先謙曰後漢郡北五里淺水城志  
紀韓王圓水出西東入河補注先謙曰後漢郡北五里淺水城志  
信傳王圓水出西東入河補注先謙曰後漢郡北五里淺水城志

東入河又東至長城合神街水入西河鴻門街水出縣南  
街尾河也自建安北塞外流入河東南通高家堡西通利河  
秃尾河也自建安北塞外流入河東南通高家堡西通利河  
紫川又東南開化川又東南入河東南通高家堡西通利河  
誤莽曰黃土郡古曰音銀其釋在下補注王念孫曰西河  
因以爲舊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在下補注王念孫曰西河  
水即舊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在下補注王念孫曰西河  
又向奴傳居西河之間晉書西河郡注云西河郡在河東  
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西河之間晉書西河郡注云西河郡在河東  
西河郡注云西河郡在河東  
志云西河郡在河東  
太康地志云西河郡在河東  
之國故郡也西河郡在河東  
之國故郡也西河郡在河東  
之國故郡也西河郡在河東

皆無也先謙曰錢說亦有理然歸注以帝原水名姑疑續志後  
漢因河水注香延水自奢延來東運甯縣合帝原水又運甯施  
四也先謙曰錢說亦有理然歸注以帝原水名姑疑續志後  
漢因河水注香延水自奢延來東運甯縣合帝原水又運甯施

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甯州東北原都補注先謙曰  
燕原下襄樂鎮元和志後魏孝文帝改洛為樂原都補注先謙曰  
漢省後漆垣并日漆垣續志後漢因奢延并日奢節補注先謙曰  
河水注孟山者也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東北流經其  
縣故城南南對魏城又東北合溫泉水又東合黑水交蘭水延其  
水入雲中沙陵溫泉水北出沙溪入奢延水黑水出奢延水一統志  
故城今懷遠縣西提綱無定河有東西二源西北入奢延水即奢  
延水也出右翼前旗通河左曰海西二源西曰額爾齊斯河即奢  
前旗東南至歸德堡西又東南入榆林邊會於波羅營北而東流又合  
諸水東南至歸德堡西又東南入榆林邊會於波羅營北而東流又合  
米脂縣城南西南又運德西又東南入榆林邊會於波羅營北而東流  
先謙曰戰國魏地秦一統志故城今此見魏世家蘇秦傳西南食邑  
見寬傳續志後漢因秦一統志故城今此見魏世家蘇秦傳西南食邑  
山陰推邪并日排邪注師古曰邪音似嗟反漢省植林并日植幹師古  
音貞補注先謙曰高望北都尉治并日堅甯漢省一統志故城今  
曰續志後漢因高望北都尉治并日堅甯漢省一統志故城今  
鄂爾多斯右翼離陰道補注先謙曰離陰道北都尉治并日堅甯漢省  
前直隸縣北離陰道補注先謙曰離陰道北都尉治并日堅甯漢省  
南流縣因處離陰道北都尉治并日堅甯漢省一統志故城今  
陵來屆龜茲縣西北東入長城合小榆水首積水東入河觀西

尉治補注先謙曰一郡二北宜都并日堅宜小邑補注先謙曰縣  
疑小字衍續志後漢省宜都并日堅宜小邑補注先謙曰縣  
志後漢省宜都并日堅宜小邑補注先謙曰縣  
西河郡年徙離石元和志云理富昌非續志後漢治離石劉注離  
陽北干武帝元朔四年置補注全祖望曰戰國魏郡文侯以來即  
抵關洛其界最廣秦以其東界併入內史而西界併入上郡漢分  
置者特秦上郡所屬地耳東界則別置宏農宋白樂史並云漢分  
南陽河南二郡以爲宏農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埠是補注錢坫曰  
農蓋即內史東界廣之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埠是補注錢坫曰  
山阜之稱揚雄稱譽若氏隴古氏是字并日歸新屬并州翁龍埠  
通用先謙曰紀要二障在廢勝州北并日歸新屬并州翁龍埠  
是二障名也坤音婢補注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萬  
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萬  
八千八百三十六仲清中叔見游俠傳  
縣三十六補注先謙曰郡人郭翁  
富昌有鹽官并日富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蒲水自  
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屬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翼前旗界紀要勝州西南屬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古督反補注先謙曰平定并日陰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  
曰續志後漢省平定并日陰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  
美稷屬國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  
遺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合鹹水渾波水下入富昌鹹水出長城  
西城谷津波水出西南窮谷入清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  
前旗東南紀要故勝州西南通典汾州隴成縣有美稷鄉漢縣也  
案此後漢中平中所徙置非前漢縣西河置屬國見宣紀馮奉世  
傳中陽秦紀趙世家續志後漢因說文馮水出西河東陽城又東南  
入河水汾勝水出孤岐山東合陽泉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入文  
勝水入汾勝水出孤岐山東合陽泉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入文  
在東東翼汾水南過中陽縣西合陽泉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入文  
志云故城今南鄉縣西河所領縣皆夾河兩岸無東附汾水者  
曹魏移郡東出南鄉縣西河所領縣皆夾河兩岸無東附汾水者  
已注反以爲漢縣亦隨之元和志云經所稱河東中陽縣界是  
中陽也文注於彼所稱文湖運中陽縣界是  
孝義縣北注於彼所稱文湖運中陽縣界是  
爲二漢之中陽於此誤證以較經偶有不照耳樂街并日截虜補注  
曰續志後漢因康取續志後漢省泉狼居此見秦紀國地入  
後漢因康取續志後漢省泉狼居此見秦紀國地入  
越見趙策亦作郭狼居此見秦紀國地入大成并日好



都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五郡并州止六郡其朔方五原二郡合河  
以西之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共七郡為朔方州所統也  
若云朔方未得為州而不與則交趾亦未得為州何以獨與乎先  
謙曰晉地理志注西漢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  
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全說是也依錢說戶三萬四千三  
則上郡當日亦統於朔方刺史積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四千三  
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三封武帝元符三年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也河水注云河  
在套外河西岸今鄂爾多斯後旗正西河外元和志謂夏州長澤  
縣木漢三封縣地非是朔方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莽曰武符  
宇記通典因之非是朔方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莽曰武符  
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也河水注云河在套外河西岸今鄂爾多斯  
蘇建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衛青取河西南為朔方郡使校尉  
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鹽官池在新秦之中其積  
云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也河水下入渠搜  
吳卓信云元和志以唐什資故城為漢朔方縣而云近在唐朔方  
縣理之北不知漢之朔方在上郡北與河朔相近唐之朔方在今  
今榆林西南本漢上郡地如元和志所言則漢之朔方在今榆林

遼內而上郡轉在朔方之北矣非是陳澄云今蒙古鄂爾多斯右  
翼南境有喀喇莽尼池烏藍池即此二澤其孰為金連鹽澤孰為  
青鹽澤修都補注先謙曰烏藍池即此二澤其孰為金連鹽澤孰為  
未詳詳修都補注先謙曰烏藍池即此二澤其孰為金連鹽澤孰為  
來為北河東運高閘南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閘即此處也又東運  
東運陽山南漢書注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運石路阜西下入  
五原河之南當今榆林東來東運臨河縣南下入廣牧吳卓信云縣  
在北河之南當今榆林東來東運臨河縣南下入廣牧吳卓信云縣  
延川縣北臨河故城當是晉魏舊置呼適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漢省隴州補注先謙曰衛有道西北出雞鹿塞見匈奴傳紀要在故  
夏州居申澤在東莽曰極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隴州補注  
水又北迤西溢於蘆澤縣故城東武沃野來又北屈而南河出焉  
治其水積而為居申澤澤東西百二十里關駟謂之蘆澤澤矣又  
屈而東流為北河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下入臨河南澤番名  
臨戎一統志為北河今套外西北河折東之處居申澤番名騰  
格戎一統志為北河今套外西北河折東之處居申澤番名騰  
流入之黃河自澤東溢其西有哈爾納納河渠渠中東都尉治莽  
日溝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隴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矣河水下入五原西安陽案依注文志溝渠下奪字揚雄解嘲  
所謂大漢左東海右渠搜也宋傅寅云漢朔方渠渠亦當是金城

以西之戎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  
則不應浮積石胡渭云禮三朝記渠搜與交趾對舉則不在朔方  
可知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鍛汗國都  
城在故朔方北沃壘武帝元符三年城有鹽官莽曰武符補注  
紀要廢夏州北沃壘武帝元符三年城有鹽官莽曰武符補注  
口東運沃野漢縣故城南渠東注以溉田河水下入蘆澤一統志  
故城今套外河縣故城南渠東注以溉田河水下入蘆澤一統志  
鎮於此又於鹽澤北之黑池西置涼郡故城猶在廣牧補注  
日縣見五原志北運二百里許里下入五原河東運都尉治莽曰  
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也河水注云河在套外河西岸今  
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也河水注云河在套外河西岸今鄂爾多斯  
下入沃野南河自蘆澤來東運臨河縣南下入廣牧吳卓信云縣  
故城在北流之東岸

五原郡秦九原郡補注先謙曰通典趙置九原郡秦因之漢為九  
世家始皇紀全祖望云不在始皇所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補注全  
井三十六郡內詳後三十六郡下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補注全  
已五原朔方歸武帝始與朔方同置非但更名而東都都尉治相陽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云河自宜梁來東運相陽城南東都都尉治  
北岸與下河陰錢姑云在今榆林府城東北鄂爾多斯界內黃河  
陽縣是兩地莽曰獲降屬并州師古曰稱音固補注先謙曰  
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

九原莽曰成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云河自陰來  
原一統志故城今大同縣西北大河固陵莽曰固調補注先謙曰  
外董祐誠云當在今烏喇旗東南境固陵莽曰固調補注先謙曰  
五原莽曰填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云河自陰來  
北背連山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為河上塞徐  
廣云陰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河水下入臨沃莽曰振武補注先  
九原城西紀要故勝州西董祐誠云當臨沃莽曰振武補注先謙  
在今烏喇特旗之東近茂安旗界臨沃莽曰振武補注先謙  
漢因河水注云河自宜梁來東運相陽城南東都都尉治  
石門水入河陰石門水自相陽來東運相陽城南東都都尉治  
上承大河於臨沃莽曰振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隴州  
故城在故九原城東紀要相陽莽曰振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或謂父河陰所治相陽莽曰振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隴州

故城在故九原城東紀要故豐州西南董補澤屬國都尉治補注  
 昭日官本在郭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正統本在故豐州東南與  
 日南利補注齊召南曰河水注於雲中北與縣下曰五原南與  
 日南利補注齊召南曰河水注於雲中北與縣下曰五原南與  
 後漢省武都莽曰桓都補注先謙曰後漢志後漢志後漢志  
 十里今世謂之石厓城河水入東郡都尉治所治相陽一統志故  
 城在故九原城西豐州東豐州東豐州東豐州東豐州東豐州東  
 北岸紀要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鹽官莽曰  
 艾虜師古曰辟讀曰壁艾讀曰刈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  
 又東運原亭城南下入宜梁案據此志高當作亭一統志故城在  
 故九原城西紀要在故豐州界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  
 相陽正魏魏築長城自鄭道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  
 此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  
 北得虜河城又西得宿虜城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此作北是朱  
 字袋姑曰虜河括地志作牢河先謙曰官本此作北光祿城徐自  
 為築見武紀頭曼城蓋即冒頓父所築河水注河水自臨沃來東  
 又東合枝津又東運塞泉城南而東注下入雲中成陽石門水出  
 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即此山也西北趨光祿城其水自  
 降東南流下入臨沃河水枝津自臨沃來東流七十里北澗田南  
 北二十里莽曰固陰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東北近雲中  
 郡紀要廢莫如酒曰音切但師古曰音下葛反補注先謙曰續  
 勝州西南莫如酒曰音切但師古曰音下葛反補注先謙曰續  
 西安陽補注何焯曰汝南有安陽莽曰淳安補注錢大昭曰河水  
 注本漳作故先加西代郡加東也莽曰淳安補注錢大昭曰河水  
 河南自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云陽山在河北陰  
 馬陰山今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陰山在河北  
 城南則可矣河水下入朔方朔方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陰山在  
 目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木注北原城西當在陽山南高關  
 北假也北河又南合中地名也自高關以東夾山朔方朔方在  
 北河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西當在陽山南高關東南北河之  
 豐州東北

雲中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秦置補注先謙曰趙武靈王破  
 郡見趙世家匈奴傳秦始皇十三年因之見河水注全祖望云楚  
 漢之際屬趙國尋分屬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復以屬趙國六  
 年屬代國十一年莽曰受降屬并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  
 以邊郡收稅木莽曰受降屬并州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八千  
 三百三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  
 縣十一秦領縣十二先謙曰郡人李沮郭昌見本傳  
 雲中莽曰遠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河水注白渠水自  
 水自原陽來西南運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紫帶長城背山面澤  
 謂之白道城芒干水又西南入沙陵中城在右紫帶長城背山面澤  
 懷朔鎮東北芒干水又西南入沙陵中城在右紫帶長城背山面澤  
 水一統志故城在西南中塞水入沙陵中城在右紫帶長城背山面澤  
 地其卑西故城今大府西北塞外托克城咸陽莽曰賁武  
 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乃後漢建安中移置咸陽莽曰賁武  
 城南又屈西漢合沙陵湖水注河沙水自五原郡陽來東運咸陽  
 托城陶林東郡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  
 地城陶林東郡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  
 檳陵綠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檳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咸陽東南入檳陵縣西北緣胡山下入沙南檳陵縣在山南王莽  
 之檳陵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一統志故城今托克城地  
 與河南縣隔河相對即遼東勝州地也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今托克城西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托克城  
 謂在榆林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托克城  
 後漢因河水注白渠水自雲中來西北入沙陵中城在右紫帶長  
 沙陵湖本志定襄武進下云白渠水自雲中來西北入沙陵中城  
 雲中來西南注沙陵湖下云白渠水自雲中來西北入沙陵中城  
 荒干水相合今黃水河合注俱入沙陵湖是白渠水自雲中來  
 徒而東也今圖爾根必拉運薩拉齊更在沙陵湖之上流徙而東  
 入河即沙陵湖也注又云諸次水自沙陵湖上流徙而東入河  
 龜茲黑水自沙陵湖也注又云諸次水自沙陵湖上流徙而東入河  
 入焉延水自沙陵湖也注又云諸次水自沙陵湖上流徙而東入河  
 騎邑見趙策續志後漢因河水注芒干水自定襄武進下入河  
 陽縣故城西合武志後漢因河水注芒干水自定襄武進下入河  
 沙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芒干水自定襄武進下入河  
 山西枕河兩山二縣之開而後漢因河水注芒干水自定襄武進  
 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地元和志榆林河漢二縣本漢河南縣地是  
 在河南餘在河東北與中部都尉治故此加北補注錢大昭曰

武泉來南流又西屈逕北與縣故城南北地理志五原有南泉水自  
故荒于水董祐誠云今哲爾德必拉西流至歸化城東境合哈喇  
烏蘇通為圖爾根必拉北與故城當在今武泉縣南武泉補注  
爾德必拉之北一統志當在古雲中城北武泉縣南武泉補注  
破胡騎於此見本傳莽曰順泉注武泉縣東出武泉縣故城西  
董祐誠云當在今歸化城東武泉縣今之哲爾德必拉也陽壽  
莽曰常得吳卓信云隋志後漢置成樂縣善無高帝置高帝六年置  
定襄郡補注先謙曰一統志後漢置成樂縣善無高帝置高帝六年置  
見高帝分置屬代國景帝後以邊郡收莽曰得降屬并州先謙注  
郡高帝分置屬代國景帝後以邊郡收莽曰得降屬并州先謙注  
漢因屬同戶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四  
縣一十二補注吳卓信曰漢縣  
成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雲中河水注白渠水自武進來  
白渠水西入雲中城北魏土地記云雲中城東入十里有成樂城  
故城今殺虎口北歸化城南一統志柯過莽曰椅柯反補注先謙曰續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武成一統志武要東部都尉治莽曰  
故城今平魯縣西北塞外歸化城西南武要東部都尉治莽曰  
厭胡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  
武要北原觀九定襄莽曰著武一統志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雲中  
謂在大同府西北三十八里復陸莽曰閭武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里乃唐之定襄非漢縣復陸莽曰閭武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鴈門郡後漢治陰館劉注雒陽北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  
鴈門郡後漢治陰館劉注雒陽北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  
國高帝三年屬匈奴傳秦因之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趙國尋分屬代  
句注山在陰館約宋書先謙曰陰館前漢作觀後漢晉作館見沈  
意屯此見文紀一統志莽曰填狄屬并州志後漢因屬同戶七萬  
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  
縣十四補注錢大昭曰周勃世家定襄  
善無莽曰陰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定襄為郡治河水注  
北合吐文水入中陵水自中陵東北流善無縣故城西八十里西  
流歷於呂梁之山下為呂梁洪在隰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入河觀  
讓用一統志故城今右玉縣沃陽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  
南紀要代州西北七十里沃陽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  
治為沃水東通沃陽縣故城南俗謂之不可不聖城又東北沃  
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又東北沃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  
城二十里又東合不可不聖城又東北沃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  
謂之阿養城又東合不可不聖城又東北沃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  
在東北者北二十里沃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又東北沃陽城  
五里沃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又東北沃陽城東又東合不可不聖城  
謂之涼城也郡取焉地北七里即涼城郡治也西有舊城俗  
中陵水自枝津西北流又合詩升袁河入武流西南合樹頭水西  
南分爲二水左水枝津西北流又合詩升袁河入武流西南合樹頭水  
城南入河觀流又合詩升袁河入武流西南合樹頭水西  
伏真山西南流又合詩升袁河入武流西南合樹頭水西  
池莽曰敬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時莽曰當要師古曰時音止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先謙曰  
志故城今源州西其代州中陵莽曰遮書漢改屬定襄河注  
之繁時縣乃後魏置非漢縣中陵莽曰遮書漢改屬定襄河注  
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十三州志云善無縣南七十五里  
無一中陵縣其水又西北右突城十三州志云善無縣南七十五里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理風俗記云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爲城名今城在北有渭  
潭而俗流故謂之爲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  
八十里所未詳也漢志水入陽原案注師古二當城志云當桓都  
水乃當城也漢志水入陽原案注師古二當城志云當桓都  
故曰當城也漢志水入陽原案注師古二當城志云當桓都  
高柳西門都尉治漢志水入陽原案注師古二當城志云當桓都  
雁出東門在塞其水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巖峻門水出雁門山  
斜長七十里於代爲西北雁門水又東南屈於城東北城在平城東南六  
陽門水合神泉水注於雁門水又東南屈於城東北城在平城東南六  
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於雁門水又東南屈於城東北城在平城東南六  
脩水之名山海經有脩水雁門水也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雁門  
于延水之名山海經有脩水雁門水也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雁門  
一統志故城今東陽高柳縣西北馬城東部都尉治後漢因澤水注  
紀要大同府東南九十里來東南馬城縣城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  
延水即脩水自且如來東南馬城縣城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  
在馬城東二百四十里來東南馬城縣城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  
延水出馬城東南於大南郡北延陵縣城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  
延水出馬城東南於大南郡北延陵縣城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漢水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深澤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深澤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深澤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深澤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深澤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深澤之先謙曰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四十里有飛狐廣野先謙曰故代國補注







尉治莽曰博康...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甯澤水注于延水自... 延水入廣寧縣也... 廣寧縣出西平莽曰長昌... 廣寧縣出西平莽曰長昌... 廣寧縣出西平莽曰長昌...

也一統志故城... 下洛莽曰下忠...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續志作甯澤水注于延水自... 延水入廣寧縣也... 廣寧縣出西平莽曰長昌... 廣寧縣出西平莽曰長昌...

高梁水自廣陽縣東入遼水之別名也... 鮑奴水出遼水之東... 集志 鮑奴水出遼水之東... 集志 鮑奴水出遼水之東...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鮑奴水出遼水之東... 鮑奴水出遼水之東... 鮑奴水出遼水之東...

白禮山滑鹽莽曰匡德 應劭曰明帝改名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非漢縣九莊嶺東為大嶺河又運鎮東南九十里之西密雲北塞中南  
南合道人溪水孟廣南合白楊泉水龍洞溪水又東南出峽運安  
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合北溪水南流故城東漢明帝改曰鹽田  
世謂之射鹽城北長壘南流運滑鹽縣故城東漢明帝改曰鹽田  
鹽下脫田字一統志故城今承德府西南入鮑邱水案據此應注  
右北平郡李廣為郡若城曰鮑邱水注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在平  
北平郡治先平岡而後無終矣先謙曰前漢右北平郡治在平岡是  
續志後漢治先平岡而後無終矣先謙曰前漢右北平郡治在平岡是  
陽郡東南七十里有石龍塞之東北三百里宋琬云括地志漢之  
右北平也若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百里宋琬云括地志漢之  
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道元言玉田無終之問是以後漢之  
右故濱自漁陽郡治與注中東越青陘之說自相矛盾濡水注始皇  
河故濱自漁陽郡治與注中東越青陘之說自相矛盾濡水注始皇  
運右北平絕巨梁木下入昌城秦置補注先謙曰鮑邱水注始皇  
楚漢之際屬燕國尋分為遼東國六月復故莽曰北順屬幽州注  
高帝六年屬漢仍屬燕國景帝後以遼郡收莽曰北順屬幽州注  
先謙曰續志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  
後漢因屬同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

平剛山在平岡城北殊為孟浪遠失事實余案盧龍東越青陘至  
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起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  
則五百里平岡即平剛城北出起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  
矣仲初言在平岡非也紀要故城在營州故城西南五百里無終故  
無終子國范書韋昭曰國語注水經注魏地記無終子國證以史記  
縣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四年無終子如晉請和諸戎昭元年晉中  
行潘軍於無終及擊狄於太原無終子如晉請和諸戎昭元年晉中  
之境而後遷右北平郡趙去玉田千餘里豈無終國先在襄中代郡  
東北二千餘里嘉父安得遠涉而與晉和先謙案無終一作無窮  
終窮字通史記云遂之代北至無窮也遼東王韓廣都臧荼擊殺  
廣於此見項羽傳徐樂見本傳志遼東王韓廣都臧荼擊殺  
廣州治舊以玉田縣為古無終考玉田乃唐初析置之無終故城今  
縣水西至雍奴入海補注先謙曰水經注水經注魏地記無終子國  
水自徐無來至雍奴入海補注先謙曰水經注水經注魏地記無終子國  
合溼水下入雍奴過郡二右北平漁陽行六百五十里音庚印下  
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補注先謙曰鮑邱水注西平澤水自後歷來東  
南運石門峽為北黃水又屈而為南黃水又西南運無終山有  
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灑水又合灑水出北山東流屈而南運無終  
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者也灑水出北山東流屈而南運無終

東魏土地記云右北平城西北三百三十里有無終城藍水又南入  
灑水經注證之沽河即灑水還鄉河乃石成補注王鳴盛曰南監  
巨梁水連化州西之沙河則灑水也石成補注王鳴盛曰南監  
國趙地秦故之見趙世家續志後漢省大應水注石城川水出西  
南石城山入流運石城縣故城南屈運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  
故衛界其瀼州西南石城故城乃遠置非漢縣廷陵莽曰舖武補  
朱一新曰汪本廷作延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謙曰  
鮑邱水注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謙曰  
與湯泉合即古澤水也舊志以沽河為澤水非程瑤田云澤水自  
州西北十五里點魚石關入口東經溫泉注所云溫泉也又東  
也庚水既得澤水又稍西所入之淋河即藍水也潮河即庚水  
水入之潮河即藍水也又東經溫泉注所云溫泉也又東  
也庚水既得澤水又稍西所入之淋河即藍水也潮河即庚水  
巨梁水冒稱莽曰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謙曰  
一統志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謙曰  
漢省後徐無莽曰北順亭水出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

合黑牛谷水沙谷水運徐無縣故城東魏土地記云右北平城東  
北百一十里無山徐無縣故城東魏土地記云右北平城東  
溪水出徐無山東南入庚溫泉水出城北山溫溪水地記云徐無  
城東出溫湯其水東南入庚溫泉水出城北山溫溪水地記云徐無  
遵化州今字補注先謙曰遵化州今字補注先謙曰遵化州今字  
水出東魏徐無山東南入庚溫泉水出城北山溫溪水地記云徐無  
一西北自義苑口東南入至石門寨東北自城子谷口西南流入  
北合流又東南經山海關入至石門寨東北自城子谷口西南流入  
漢因鮑邱水注巨梁水出山南入流至石門寨東北自城子谷口  
合寒水水東南有巨梁寺又西南入流至石門寨東北自城子谷口  
梁水一統志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  
關城是其一統志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  
以名縣其密雲之土城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  
南水入廣成又自廣成來北運白狼水注白狼水出白狼山故  
南水入廣成又自廣成來北運白狼水注白狼水出白狼山故  
州今統志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統志後漢志後漢省俊靡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  
州西南燕燕容封高雲為夕陽公即此昌城莽曰淑武先謙

曰續志後漢省瀋水注新河故瀋自右北平郡來東北遼昌縣  
陽一統志又東分爲二一校瀋東南入海自右北平郡來東北遼昌縣  
今瀋州西南舊稱瀋水入于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二序大字瀋水入于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澤地屬秦皇漢武皆嘗登之海濱水注中今城海濱水注中  
中矣先謙案瀋水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龍入臨瀋水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考石城在今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十里石城在今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北屈瀋水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陽升曰篤運瀋水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遼西郡秦置一補注先謙曰遼西郡秦置一補注先謙曰  
治東杜佑謂遼西郡治且慮後魏始治肥如通所後秦郡  
治也先謙案遼西郡治且慮後魏始治肥如通所後秦郡  
皇二十二年置則自秦漢以陽樂郡治不獨後漢治陽樂  
也舊說俱未審續志劉注陽樂郡治不獨後漢治陽樂  
之際遼東國六月復故高帝六年屬遼西郡治不獨後漢治陽樂  
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百六十里令支四里何知有門  
日派秋亭上谷郡日朔調其屬縣與則日朔調其屬縣與則  
日派秋亭上谷郡日朔調其屬縣與則日朔調其屬縣與則  
無則日北順亭今遼西屬縣惟令支平莽日北順亭亦其屬也屬  
州補注後漢因屬同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  
百二十五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補注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紀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南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水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河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來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海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東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支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西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一統志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官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安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縣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塞外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此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河入海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尉治及唐之營州道金之與中府在今遼北  
世家作高麗支離令聲相轉呂氏春秋九塞有龍  
作令高麗支離令聲相轉呂氏春秋九塞有龍  
城補注先謙曰孤竹在遼西亦即此支離聲相近皆通用  
其先二國也爾雅孤竹不令支皆見王會解亦在遼西  
陰莽曰令氏亭音祗師曰古伯夷國今孤竹在遼西  
漢因遼水注緩虛水自新安平來東南逕令支城下  
河出遼水注緩虛水自新安平來東南逕令支城下  
令支城故城東魏之藍山下入海陽瀋水自海陽  
西右合玄水瀋水入海陽瀋水自海陽  
入瀋水注緩虛水自新安平來東南逕令支城下  
一統志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水補注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脫亦宋史乃易其字爲漢易其音爲漢切水名在遼  
熱水補注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所以得東名也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云晉東名也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水下入令支故城也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十二里入令支故城也先謙曰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合支肥如二縣界瀋水入海在瀋州西南一校瀋東南入海

玄水今白溝河出陽山之陰繞龍城東北西入青龍河陳澧云今溧平縣以西之溧河東南流至縣東境合熱河即玄水也

南有陽樂城其水西南入沮水為狐蘇補注先謙曰唐就水至徒陽口一統志故城今撫寧縣西

陽東北三千六百... 州安帝時以爲... 五百三十九

襄平... 補注先見... 有牧師官莽曰昌

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里國語曰塔思... 陽當作至遼... 漢書補注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襄平... 補注先見... 襄平





有補注先漢曰昭明南部都尉治

縣志後漢因鑿方東南過臨

許慎云沮水出東方入海

人衛滿自沮水西至朝

水東流無沮水之理其

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

城在遼東都司東紫蒙

因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

內北經朝鮮有溫水列

晏注朝鮮有溫水列

所云朝鮮有溫水列

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

屯省併不知其年藝文

也樂浪有東曉縣藝文

考工續志後漢省不而

地東郡都尉治補注朱

罷尋置樂浪東郡都尉

以也續志後漢省一統

地也續志後漢省一統

音胎補注先漢省華麗

日續志後漢省華麗

統志開原縣南四十里

路臺疑即華麗縣遺址

國名那頭味矣續志後

漢省那頭味矣續志後

地理志第八下一終

漢書二十八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瓊那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南海郡補注先漢曰

年置秦敗尉佗王此地

武侯南王滅越遷之漢

祖望曰南粵七郡至後

安得遠稱交州是必後

戶萬九千六百一十三

縣六

番禺補注先漢曰始

梧高要南來南選南海

四會先漢案入四會者

焉者浪水注所云別

東至浪水注所云別

山海經謂之負禺者也

有水坑陵城倚其上

乘斯水而南入越

山三水而南入越

三水而南入越

海三水而南入越

入海先漢案自三水

博羅合流後人不加

下博羅合流後人不加

音博羅合流後人不加

長安縣北三十里

江即古浪水在番禺

水記云有白路水石

漢書二十八

一六七

自出即王赤錢補水浦與十略志下四為山辭則者下西卽  
桂滙有即王赤錢補水浦與十略志下四為山辭則者下西卽  
滙有即王赤錢補水浦與十略志下四為山辭則者下西卽  
滙有即王赤錢補水浦與十略志下四為山辭則者下西卽  
滙有即王赤錢補水浦與十略志下四為山辭則者下西卽

晉之南康唐宋之信豐也注又云西流與連水合水出南康縣  
水無與乃東溪山即大庚嶺故記云西與大庚川之濱水也  
漢因溫水注新豐水自番馬來南道則與水合而源始四會  
今四會廣有統江新豐水又三水懷集縣地故城今浦源始  
者故名西有統江新豐水又三水懷集縣地故城今浦源始  
在會四會廣有統江新豐水又三水懷集縣地故城今浦源始  
南會兵至內海揭陽莽曰南海亭羣昭曰揭陽音其逆反師  
屈北入員水員水又東南為解見東越傳注揭音其逆反師  
來東應揭陽縣而注於海一統志今潮北五百里府嘉應州  
皆其地故揭陽縣而注於海一統志今潮北五百里府嘉應州  
浪水不至揭陽縣而注於海一統志今潮北五百里府嘉應州  
五百里不至揭陽縣而注於海一統志今潮北五百里府嘉應州  
鬱林郡志後漢治同劉注據詳柯水注郡治布山續故秦桂林  
源多始皇三十三後漢治同劉注據詳柯水注郡治布山續故  
名補注今生後漢治同劉注據詳柯水注郡治布山續故秦桂  
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鬱平屬交州志後漢因屬同戶萬二千四  
百一十五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  
縣十二  
布山縣注先漢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鬱水自領方來東運布山  
業地故城今貴州南先謙案紅水江註又北運來貴州龍降村  
南又東運文筆山南貴州南先謙案紅水江註又北運來貴州  
南而直大祿山北貴州南先謙案紅水江註又北運來貴州  
山北而水程所運向隔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  
今統州城阿林補注先謙曰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  
水東至阿林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  
又武宣水自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  
白城東水自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  
府北水自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爾也爾水見中  
合統江大黃江平南府一統志故城今浦源始四會  
水伐志故城今浦源始四會  
水伐志故城今浦源始四會  
水伐志故城今浦源始四會  
水伐志故城今浦源始四會







漢因統志作荀... 出陽縣志... 漢因統志... 漢因統志... 漢因統志...

州志後漢因屬... 戶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 七萬八千九百八十... 縣五... 縣志後漢因屬...

記曰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一統  
志金牛山在安南國北江府武寧縣紀要故城在清化縣西北  
通與寰宇記唐為愛州九真安順崇平日南四縣宋都龐應劭曰  
師古曰音聲補注遠孫曰龐校本作龐初學記獸部引吳錄地  
龍韻都龐縣在九真或作龐朱一新曰作龐者本字因龐音轉  
化府北據元和志餘發續注先謙曰咸驪補注後漢省紀要故城在清  
唐為愛州軍寧縣餘發續注先謙曰咸驪補注後漢省紀要故城在清  
已南慶慶滿岡鳴命備警嘯野孔雀飛翔不日龍山紀要故城在清  
城在安南國新平府東南南寧縣志後漢省紀要故城在清  
懷驪二縣無切都尉治傳同葉榆水注後漢省紀要故城在清  
來東逕無功縣北無編莽曰九真亭補注先謙曰南水自交趾漢紀  
下入交趾郡屬無功縣北無編莽曰九真亭補注先謙曰南水自交趾漢紀  
據通典唐為愛州無編縣元和志與地廣記唐為安南國清化府北  
為愛州長林縣後書馬援傳援兵南自交趾入九真由無切進入  
餘發分兵入無切  
至居風九真乃靖  
日南郡補注先謙曰據溫水注郡治西捲續志故秦象郡補注先  
皇也溫水注郡治西捲續志故秦象郡補注先  
象也溫水注郡治西捲續志故秦象郡補注先  
更名補注先謙曰見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補注先  
南水篇容容夜舖乘牛渚須無滿營進皇無地零侵離無會  
重入於海容容水在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南所謂開北  
垂名之以次轉北也  
漢同戶萬五千四百六十口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五  
縣五  
朱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引交州記云其民依海際居  
今之封界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運通晉書地景至朱吾縣去郡二  
百里也此縣漢時無城今城在城北無勞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云屈  
都夷也朱吾漢時無城今城在城北無勞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云屈  
壽治浦也朱吾漢時無城今城在城北無勞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云屈  
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引交州記云其民依海際居  
北景縣晉將灌遠破城邑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在舊唐志景州  
在表南郡名在表南則縣為北景固相應案命太史充書謂日南  
郡有徙民至影在表南則縣為北景固相應案命太史充書謂日南  
南郡有徙民至影在表南則縣為北景固相應案命太史充書謂日南  
為郡有徙民至影在表南則縣為北景固相應案命太史充書謂日南  
漢民徙者但以常時所見言之北景音北影水經言是也若列缺

倒景則謂日月之光皆倒在下又與影音訓不同段玉裁曰文  
選吳郡賦注引如淳注與此同北比方利反一作北景志本有  
南郡置北景縣言在日南之南向北看日出無影此則漢志  
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交州記云有採金浦溫水亦承郡  
狀品且白裸祖無衣比景溫水注自虛容至無野女擊行不  
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交州記云有採金浦溫水亦承郡  
左會容西古郡充東南曲屈通郡湖自康扶南望外通郡充  
入四會浦自西郡充東南曲屈通郡湖自康扶南望外通郡充  
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浦口康扶南望外通郡充  
林邑記云地瀆滄海眾國津運德水南通郡充從口出西捲水  
入海有竹可為杖莽曰日南亭孟康曰音卷師古曰音權補注先  
西會入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先謙案本志鬱林廣鬱下鬱水南  
至四會入海者也又云容水出區粟城南高山東運區粟城北  
合壽治水壽治水出壽治縣界東運區粟城南高山東運區粟城北  
名應劭云壽治水出壽治縣界東運區粟城南高山東運區粟城北  
交州外域記云從郡治南去入海邑國四百餘里準運相符然  
則城故山西捲縣也地理志曰南水入海邑國四百餘里準運相符然  
三方際案晉武帝水東西流湊城下壽治水自注海也紀要故城  
入海者即盧容壽治水東西流湊城下壽治水自注海也紀要故城  
今古城朱吾故縣東北據寰宇記宋為象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交州宋平縣及州西南六十里南定縣象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  
國溫水注阿貴浦入彭龍灣浦西即林邑都治與沖去海岸四十  
里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漢滄海西接海源南接扶南開九  
德源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東漢滄海西接海源南接扶南開九  
有小源淮水其通遠也其水又東南流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  
即彭龍區水之通遠也其水又東南流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  
須大浦之外行得至扶南其水又東南流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  
注皆在鬱水南林邑記云漢又兼象浦之名山海經曰離耳國離  
海中大極之外對合浦徐開縣清朗無風之日徑望朱崖州如  
粟大南極之外對合浦徐開縣清朗無風之日徑望朱崖州如  
耳朱崖俱在海中萬餘家皆種異類被髮身南裔異物志云儋  
安南國有布政府於象林南界與西曆國分漢之南疆也一統志故  
要象林故城在占府路林邑南界與西曆國分漢之南疆也一統志故  
趙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交州記云有採金浦溫水亦承郡  
雜陽北千故秦郡郡治即郡縣以趙幽王友及趙敬肅王彭祖傳  
一曰張耳表作三年全祖望云楚漢之際為趙國秦景帝三年復  
為郡郡治即郡縣以趙幽王友及趙敬肅王彭祖傳  
為郡郡治即郡縣以趙幽王友及趙敬肅王彭祖傳



高后七年自執孝文元年友子遂紹封五年復故封于彭祖日并  
孝景三年以反誅史記景紀作四年非  
日桓亭屬冀州志後漢因屬同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

九千九百五十二

縣四補注錢大昭曰秦領縣六見新欽傳先謙曰國  
邯鄲趙魏世家高帝擊陳稀至此見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文志藝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水注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南六國時趙王引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之注東流注趙王引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武始注又東流注趙王引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渠故注南出東流注趙王引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堵河注在城南五里沁河即古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此張晏曰邯鄲五里沁河即古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高紀亦見貨殖傳之復歸趙見

山名單也邯鄲山至北而盡也亦無字敬侯元年邯鄲見趙

訓家後漢因續今邯鄲志有西對注是也廣韻注

世統志後漢因續今邯鄲志有西對注是也廣韻注

易水先陽世以續志全祖望曰此是也廣韻注

說非易陽世以續志全祖望曰此是也廣韻注

泉在易陽世以續志全祖望曰此是也廣韻注

州武安縣春秋時以續志全祖望曰此是也廣韻注

地記云六國時此水名因經之故及水經云

俗謂山名之頂上有狗迹今在臨注及水經云

注云狗頂上有狗迹今在臨注及水經云

故城見趙世家高帝五年里柏人秋補注

過此弗見世高紀帝五年里柏人秋補注

襄國補注項羽先謙曰常山王張耳後漢古

泉村故項羽先謙曰常山王張耳後漢古

邯鄲存故項羽先謙曰常山王張耳後漢古

邯鄲存故項羽先謙曰常山王張耳後漢古

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後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滎水出趙

亦謂之百泉水出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南和縣西交谷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宋白出沙河即襄國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漳水與沙河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之水與沙河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云今百泉河在邯鄲縣中入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又有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龍岡縣下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經名達活源流深長入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別稱也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邢臺縣北經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邢臺縣北經滎水通都平也其源合當谷對曰水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故



永元元年 葬日常山屬冀州 應劭曰中山故國補注先 戶十六萬

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百

縣十四 補注先王侯

盧奴 應劭曰本秦縣漢置 城內黑水地志曰盧水出北平

之右 盧水注之水上承盧奴城內黑水地志曰盧水出北平

案城內西北隅有水曰盧水不流北百步東西餘步水色正黑

俗名曰黑水或曰水黑不流北百步東西餘步水色正黑

池水東北隅有漢中山王故宮處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

亦自中東注流又始築兩城間四門皆北城東南合胡水

北入滄又云滄水自安險來東逕鄉城北舊盧奴之鄉也中山

州治今定北平 張蒼為侯國 趙簡子築北平城水出燕趙世家

東入徐水東至高陽入博 補注先王侯

合下開山開處高六丈飛水懸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注七丈有

徐水北平下注更於廣昌湖源也 一統志徐河出易州五回嶺東

又東逕安州合清苑石橋二河 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

曰河常作博滄水注盧水出蒲城西俗謂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

東至高陽入博今不能也 一統志清苑河出蒲城東有鐵官莽

南流逕保定府城南又東與石橋河合即古盧水也 有鐵官莽

曰善和 補注先王侯

故城在蒲城山下北新成 補注先王侯

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滄 補注先王侯

合滄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成 補注先王侯

自下漢省滄水注通稱矣南易水 補注先王侯

志後漢新成縣故城南又東入徐水 補注先王侯

又逕北新成縣故城南又東入徐水 補注先王侯

十里 補注先王侯

日故堯國也唐水在西張曼曰取唐 補注先王侯

望都界孟康曰晉荀爽伐鮮虞及中 補注先王侯

後漢因續志有中人亭左人鄉也 補注先王侯

云滄水自代郡常山關來東逕左人 補注先王侯

中山城西北西 補注先王侯

出中山城北西 補注先王侯

水入常山北 補注先王侯

北入滄水 補注先王侯

唐城西十里 補注先王侯

所出東入濡 補注先王侯

章帝醜其名 補注先王侯

水出也 補注先王侯

步南也 補注先王侯

險絕紀年 補注先王侯

入濡為水 補注先王侯

其陰縣西 補注先王侯

亦謂之為 補注先王侯

樂城南 補注先王侯

近在西 補注先王侯

一統志 補注先王侯

石橋河 補注先王侯

國屬趙 補注先王侯

皇七年 補注先王侯

信都國志補注... 宣帝甘露三年復故... 彭祖為廣川王都信都... 越廣川王都信都... 安平故信都甘露四年復故... 則不復此數疑注當復故... 郡信都縣是廣川國宣帝... 案信都國成帝陽朔二年... 可從也志文有國距遠... 誤三年當安帝成元改... 信都明帝安帝成元改...

信都王都... 亦作樂成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信都王都... 亦作樂成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信都王都... 亦作樂成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世家並同漢紀亦同出於前代下前漢書卷九十四  
四國復而武宣皇帝其地多并後井北海漢不并北案注建武十  
入武年乃川省以入北海先議案後并北海四不并北案注建武十  
建武年乃川省以入北海先議案後并北海四不并北案注建武十  
三年省乃川省以入北海先議案後并北海四不并北案注建武十  
志不書知此為後人入北海先議案後并北海四不并北案注建武十

七千三十一

縣三漢初徐川與魯俱有傳侯稱齊魯川薛縣人漢書同是  
故王川無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惠王川無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有罪詔削四縣若不止一縣地實臨東王邑盡以子苗川薛縣初  
屬之也先孫順曰國若不止一縣地實臨東王邑盡以子苗川薛縣初  
傳楊何先長孫順曰國若不止一縣地實臨東王邑盡以子苗川薛縣初

亦名義山也俗人其山角若崩也北嶼山俗  
水即義山也俗人其山角若崩也北嶼山俗  
亦名義山也俗人其山角若崩也北嶼山俗  
水即義山也俗人其山角若崩也北嶼山俗  
亦名義山也俗人其山角若崩也北嶼山俗

名水出北至臨淄入鉅定一統志曰故齊城臨淄東平里安頭山女水  
名水出北至臨淄入鉅定一統志曰故齊城臨淄東平里安頭山女水  
名水出北至臨淄入鉅定一統志曰故齊城臨淄東平里安頭山女水  
名水出北至臨淄入鉅定一統志曰故齊城臨淄東平里安頭山女水  
名水出北至臨淄入鉅定一統志曰故齊城臨淄東平里安頭山女水

志後漢東國北遷膠東故即墨西高帝元別膠水注膠水自下密來東  
先謙案膠東後漢始置即墨世王都在即墨則膠東郡即墨縣  
也而木經注又謂其不見即墨世王都在即墨則膠東郡即墨縣  
五月復屬齊國補注曰即墨世王都在即墨則膠東郡即墨縣  
際因置郡高帝四年屬膠東國仍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為國  
曰武悼惠王子雄渠十一年反誅景帝四年帝葬日郁秩日續志北  
立郡下建武十三年中二年立康帝四年帝葬日郁秩日續志北  
省膠東國以其縣屬戶七萬二千二百三十三

十一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即墨縣注先謙曰國人有天室山祠補注曰宣帝置

密國補注先謙曰立廣陵王胥子宏續志北海國戶四萬五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高密補注曰章牟補注先謙曰積志後漢屬北海縣注濰水自琅

北流運高密縣西北流源出五豎山西北流同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

入昌安縣故城志曰後漢高密縣注濰水自昌安縣流北入濰

泉補注曰養信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泉縣流北入濰

城夷安補注曰原亭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夷安縣流北入濰

東應云故萊夷雜邑太史公云晏平仲萊之夷雜人也西去濰水

順成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順成縣流北入濰

城陽國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城陽國流北入濰

帝四年屬漢仍屬齊國二年復為國成帝八年復為郡

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

縣四

葛故國盈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後補注陳奐曰少昊後三字

吳後三字在三十世為楚所滅之下文義不順陳說是也惟或在

故國下或在盈姓下則不可定耳沫水注引地理志曰葛子之國

字春秋世族譜作葛姓正義引世本有葛官莽曰葛陵補注先謙

林傳補注先謙曰水注沫水自琅邪東莞來有葛官莽曰葛陵

又南合袁公水濰水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始皇縣之

應劭曰齊人遷陽湖西南入沫水一統志曰城今沂州府

東安縣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東安縣流北入濰

海州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海州流北入濰

北流運高密縣西北流源出五豎山西北流同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

入昌安縣故城志曰後漢高密縣注濰水自昌安縣流北入濰

泉補注曰養信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泉縣流北入濰

城夷安補注曰原亭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夷安縣流北入濰

東應云故萊夷雜邑太史公云晏平仲萊之夷雜人也西去濰水

順成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順成縣流北入濰

城陽國補注先謙曰北入濰縣注濰水自城陽國流北入濰







下仍入蒙一統志 故宋國微子所封 志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元利  
 故城今商邱縣南 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師古曰雖音雖補注王念  
 陰東平楚得沛 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師古曰雖音雖補注王念  
 字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明都澤在睢陽縣東北與志合濟水  
 注尚書導荷澤被孟孟孟在睢陽縣東北與志合濟水  
 入而南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一統志孟孟澤在今  
 商邱縣東北接虞城縣界虞城縣北有孟孟澤俗謂之孟孟澤亦故  
 澤地杜預所謂水之不可復問矣  
 東平國 補注曰若城曰國治無鹽以東平思王宇及翟方進傳知  
 城國治之先謙曰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九百七十五里任  
 城國治之先謙曰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九百七十五里任  
 彭越始秦屬齊郡楚漢之際屬楚國也錢大昕 景帝中六年別為  
 云當云故梁屬齊郡楚漢之際屬楚國也錢大昕 景帝中六年別為  
 濟東國 補注曰先謙曰立孝王子彭越 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先謙曰濟東國除為大河郡見文三王傳徐松云夏侯勝傳初魯  
 共王分魯西鄙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郡後更名東平據此  
 耳非大河郡即西鄙鄉也章元成嘗為大河郡 宣帝甘露二  
 年為東平國 補注曰先謙曰立孝王子彭越 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屬兗州 補注曰先謙曰立孝王子彭越 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錢官  
 縣七 補注曰先謙曰立孝王子彭越 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無鹽 補注曰先謙曰立孝王子彭越 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傳本 補注曰先謙曰立孝王子彭越 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

今有厥亭見補注先謙曰西河有平陸故此加東景帝封楚元王  
 子禮為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六國時曰平陸有闕亭先謙案戰  
 國屬齊齊策云魏攻平陸也魯敗齊於此見田齊世家趙成侯與  
 齊宋會此見趙世家汶水注禹貢汶水自無鹽來西南運東平陸  
 縣故城北下仍入無鹽一統志汶水注禹貢汶水自無鹽來西南  
 縣故城北下仍入無鹽一統志汶水注禹貢汶水自無鹽來西南  
 中都在項昌益地 富城 莽曰成富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汶水  
 與東平陸接界耳 富城 莽曰成富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汶水  
 通志故城今東平州東北平陸界上 汶水注禹貢汶水自無鹽來  
 剛來西南過章縣南章任姓國齊人降章者也故城在無鹽縣東  
 北五十里汶水又合泌水觀富下入泰山桃鄉一統志故城今東  
 平州東六十 亢父 補注先謙曰高紀項梁攻之見項羽傳云之險秦  
 里郟城集 亢父 補注先謙曰高紀項梁攻之見項羽傳云之險秦  
 興詩亭故詩國 附庸先謙曰詩當作都見左襄十三年傳說文都  
 春秋時有兩郭 附庸先謙曰詩當作都見左襄十三年傳說文都  
 軍克郭杜預以為在平陸西者是也與此不同 莽曰順父 師古  
 抗水注黃木自山陽鉅野來東南任城劉注左傳郟城西謂之桓公溝  
 濟水注黃木自山陽鉅野來東南任城劉注左傳郟城西謂之桓公溝  
 下入山陽方與一統志故 樊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城今濟寧州南五里 統志故 樊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其後又復詳宇本傳紀書削不書復脫漏也先謙曰文帝封蔡  
 兼為侯國見表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魯國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先謙曰魯國見表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年置泗水注始皇二十四 高后元年為魯國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年立子共王餘 屬豫州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世家魯為楚滅秦滅楚後 改為魯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 楚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  
 此地復為魯也 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  
 也或魯或薛始錯言之至 張儀就封方定改薛郡為魯國耳又高  
 紀云薛公如薛始錯言之至 張儀就封方定改薛郡為魯國耳又高  
 郡公建之屬縣未必 楚復魯國之稱全祖望云成帝陽朔三年為  
 元公主之邑 高后時 未嘗魯楚之薛郡以封王而薛之魯國  
 國乃齊所割之 城陽郡 故魯國也 魯與魯接而公主邑在魯因  
 稱魯王非能全得 薛郡之地也 楚之薛郡 至景帝時 削戶十一萬  
 觀魯次年景帝始以封其子 志言高后元年為魯國時 削戶十一萬  
 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  
 縣六 補注先謙曰國人丙吉見本傳夏侯始昌中公周勃馮異許  
 傳本 補注先謙曰國人丙吉見本傳夏侯始昌中公周勃馮異許



楚國補注 楚國之北有彭澤水... 漢書地理志云：彭澤水出彭澤山... 補注：楚國之北有彭澤水，出彭澤山，東流注於漢水... 彭澤水出彭澤山，東流注於漢水... 漢書地理志云：彭澤水出彭澤山，東流注於漢水... 補注：楚國之北有彭澤水，出彭澤山，東流注於漢水...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云：漢水出嶺南山，東流注於海... 補注：漢水出嶺南山，東流注於海... 嶺南山在漢中，漢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漢書地理志云：漢水出嶺南山，東流注於海... 補注：漢水出嶺南山，東流注於海... 嶺南山在漢中，漢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北合香口水即注高口水也銅官浦在西北銅官... 山居此師古曰盛弘之荆州記云北帶沮水... 枝江先漢曰官本考證云艾監本說今改正... 注先漢曰官本考證云艾監本說今改正...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亦孟宋攸地不非巴五統選林中彭縣不謂傷東也入運岳口... 亦誤朱曰三收云今在武陵西陵也... 攸故城反在武陵西陵也... 地故城反在武陵西陵也... 不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非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巴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五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統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選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中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林中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彭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縣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不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謂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傷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東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也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入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運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岳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口其地即相下陵西陵也...



字先謙曰官本音收音上奪文王說是也續志後漢因涿水... 陵又濼水餘水界雲泉陵又濼水餘水界雲泉陵又濼水餘水界雲泉陵...

長沙定王子所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安成縣定王子所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安成縣定王子所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國策史記... 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 興呂其郡大... 內不九所恬郡奴海郡其始邊帝始海... 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 昭帝一... 武帝一... 漢書補注 卷二八下

二補注齊召南曰百官公卿表邑有蠻夷曰道志中縣邑之... 剛氏道陰平道蜀郡二嚴道瀾氏道健爲一樊道越廣漢... 武都道天水道四戎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安... 道子道略水道四戎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安... 三除道略水道四戎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安... 以續志證之則蜀郡武都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安... 合本志於漢江綿武都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安... 長統傳注於漢江綿武都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安... 符其數而以每郡國所領縣計之止有一千五百七十七... 侯國一百九十三向有四十八未注則皆傳寫脫漏之失也... 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無三千二百... 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聖... 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七頃可聖不可聖... 無不可聖三字... 萬五千九百九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五百三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口五千九百九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本此志而數目參差似所見古本異也... 與世紀同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 急補注王念孫曰其本有言五常之性... 亦補注王念孫曰其本有言五常之性... 班固傳注引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 亡常反音音一故音呼到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 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序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年之末... 朱一新曰漢本年年作王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 域分字景本作城錢大昭云闕本城作地丞相張禹使屬潁川

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師古曰輯終其本末著於篇空格舊本不如是先秦地不空格提行因秦地即漢都也提行是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壘也補注錢坫曰史記天官書東井與鬼雍州其界自引

農故關以西補注錢坫曰秦故關在宏農宏農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

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

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補注錢

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師古曰嬴一號伯翳

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師古曰造音於善馭習馬得華駟綠耳

之乘師古曰華駟言其色如華也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為趙氏補

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補注錢坫曰詩讀孝

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按蔡邕云伯翳孫也適封為附

庸邑之於秦補注宋祁曰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補注齊召南曰

秦州清水縣東三十里師古曰秦亭秦谷即秦亭秦谷至玄孫氏為莊公師古曰莊公

穆公稱伯曰河為竟師古曰伯竟十餘世孝公用商

君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曰同美惡商鞅制田也

正字爰師古曰爰開仞伯師古曰仞也師古曰仞也師古曰仞

故秦地補注先謙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

後稷封釁師古曰釁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

王遣風好稼穡務本業故爾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

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膏

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徒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

家於諸陵師古曰諸陵蓋亦曰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

如漢曰黃圖謂陵家為山師古是故五方雜厝師古曰厝

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師古曰瀕又音近夏陽師古

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差不

相及師古曰相也師古曰相也師古曰相也師古曰相也師古曰相也

民曰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

上氣力曰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師古曰板也師古曰板



始與古相背... 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在彼中河... 札聘魯觀周樂... 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 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 屬于晉... 剛彊多豪桀... 夫婦垂異... 弟而分財... 財即是非... 堯所居詩風... 王夢帝謂己... 欲反參音... 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

虞子變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 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萬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詩也過行也言日月行在將... 宛其死矣它人是媮... 所樂也... 墳墓不能復為樂也... 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彼汾一曲... 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 耿弇封大夫趙夙... 武子韓厥... 于韓原... 城穆公... 南八里... 城縣... 又史... 韓武子... 今錫... 又春秋... 萬... 家... 更... 之... 可... 魏... 也... 為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 補注錢括曰天官今之河南雒陽穀成

平陰偃師登緱氏補注先謙曰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曰為在

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師古曰言雒陽四面故立京師至幽王淫

衰妣曰滅宗周于平王東居維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曰尊周室

師古曰伯讀曰霸解在刑法志更互也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

百餘年至於王報王是先謙曰官本周作王乃為秦所兼初雒

邑與宗周通封畿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師古曰宗周

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

三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補注王鳴盛曰南監

作二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補注王鳴盛曰南監

周及雒邑也注本并脫此字者下當有百字此脫注本有顏監此

先謙曰官本作二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東西長而南北短短

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

墜小師古曰墜古地名補注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

下貧意為商賈不好仕宦師古曰意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

鷄火之次周之分也前漢二十八下二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補注錢坫曰天官韓分晉得南陽郡補注

望曰楚有南陽韓亦有南陽蓋南陽之西如宛如穰與楚南陽接

故並取名焉六國年表秦紀韓世家可攻非故晉所取之南陽也

晉之南陽趙得其溫原韓得其州魏得其脩武即河內也三晉同

分河內之地而魏獨多及韓趙相繼失上黨而河內道斷魏之防

武亦不保是非可并晉楚之南陽而合之也志云韓分晉得南陽

下文云秦滅韓徙天下不執之民於南陽又云宛西通武關東受

江淮一都會也則即以楚南陽矣不知河內之南陽得名在春

與楚境相犬牙者不得混而舉之秦及穎川之父城定陵襄城穎

并天下蓋并韓地以入楚之南陽矣師古曰南陽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

陽穎陰長社陽翟鄭師古曰鄭音及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

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

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師古曰虛讀曰及成皋榮

陽穎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補注朱一新曰詩

有母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師古曰鄭音鄭桓公問

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

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穎之閒乎師古曰穎子男之國

號會為大師古曰會讀曰帥字或作楡楡國在豫州外方之北

康成詩譜應作榮播朱本監本作榮播說也別本作榮波依禹貢

較是錢坫曰會即鄭也如姓之國史記楚世家所稱會人是也詩

作楡今開封地恃執與險密修倉師古曰倉先謙曰密崇字同故上文之崇

高即穎川之崇高縣也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師古

謂妻子也君曰成周之眾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

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曰生柔嘉之

材姜嬴荆芊質與諸姬代相干也師古曰代姜伯夷之後也嬴

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曰佐堯伯益能儀百物曰佐舜師古

宜安也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與者周衰將起不可信也桓公從

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威公死補注朱一

即桓公也注本仍作桓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

先謙曰官本作桓公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

雒左沛補注朱一新曰沛食溱洧焉師古曰溱洧二水也溱音臻

作溱木經同惟詩春秋內外傳作溱古溱洧字音聲皆異無通用

之例或水有二名故詩以溱與人字相協為韻若以溱為人則夫

矣師古曰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師古曰亟故其俗淫鄭

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師古曰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

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溱灌

野大也伊惟也謔戲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也管蘭也恂信也

草於其間已相戲遺信大樂矣惟已戲謔也灌音胡貫反音音音

謂灌灌為詩也聲並同毛詩作灌作灌此其風也吳札聞鄭

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師古曰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補注王鳴盛曰

南監下陳字誤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

提行起皆非是

胡公妻曰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孫曰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俗巫鬼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鬼而新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陳夫人好巫而明矣匡衡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明矣匡衡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鷄羽師古曰宛丘之詩也坎擊鼓聲四方高中央無夏言其恆也又曰東門之粉宛丘之相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師曰東門之粉之詩也東門陳國之東門也粉白檢也相持也子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亦言於粉相之下歌舞曰相持也粉音扶云反相音許羽反梓音神汝此其風也吳札問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師古曰言政也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補注宋祁曰世字穎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傲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師古曰不軌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師古曰召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曰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師古也列業也高士宦補注錢大昭曰士南監本閩本作仕是也民曰貪逸爭訟生分為失師古曰逸與各同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逸性實選畜杜欽傳誠難以韓延壽為太守先之曰敬讓黃霸繼之忽不可以逸義皆與各同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曰本業師古父謂召信臣也勤穎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曰篤厚君子之德風其務農曰致富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師古曰論語藎孔子之言也曰君子之德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而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郎之分野與韓同齊召南曰壽星之次星曰角亢律歷志壽星初於十二度中角十度終于底四度烏在其為白東井六度至亢六度也夫自東井十

野也度至柳三度為壽星之次秦分野也柳七度為鶉火之次則分一也之分星乎二句必係傳寫之誤

趙地界畢之分壘補注王引之曰鼎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月周易分壘曰自婁一度至畢八度謂之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月台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謂之趙之分野呂氏春秋有始為淮南天文篇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謂之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畢趙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師古曰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曰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趙注遠涉曰繁陽繁陽併入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通係之於淫風而謂之也沙丘在中山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恍惚起則椎刺掘冢師古曰椎殺人也反其字從木刺音類妙反掘冢發冢也作姦巧多弄物補注朱一新曰弄史貨殖傳作為倡優女子彈弦踏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如涪曰踏音躑是之躑躅音疑臣項宜類反躑躅與履同履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踏謂輕蹻也古躑躅錢站曰躑躅亦即躑躅也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耳先謙曰官本桂作桂是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曰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師古曰訐謂相訐也音居列反又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錢站曰鍾鍾山亦曰陰山也在今榆林府城北

衛都斯界黃河北岸如以為未開非矣代郡縣名石北城北平  
 如以石為在上曲陽者常山石邑非此耳先謙曰官本如清作師  
 古民俗懷枝也枝根也音章或反補注錢站曰慎即黃字別也釋  
 名亦云堅慎黃為北方州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  
 剽悍師古曰剽急也輕也悍勇也剽音胡旦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  
 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  
 楚之徙師古曰言四國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  
 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也補注錢站曰天宮書尾箕幽州  
 是日課連上南監提行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  
 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  
 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補注王鳴盛曰城當作城南監亦  
 此與上新汲酸棗或班固曰北新城屬中山非涿郡  
 誤或先後改屬皆不可知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  
 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本注朱一新曰正義秦  
 前漢二十八下二

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  
 兵滅燕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師古曰勃碣燕之所都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多此石著初太子丹資養勇士不愛後宮  
 海旁揭揭然特立之貌也十三字初太子丹資養勇士不愛後宮  
 美女民化已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  
 無別反已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  
 有所長敢於急人急果於赴難也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  
 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  
 如清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調際是也烏丸本東胡也  
 為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城大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  
 千里夫東買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  
 夷師古曰濊音穉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記云武王  
 與此教其民已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  
 不問殺已當時償殺相傷已殺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

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補注先謙曰官本贖作贖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  
 所營師古曰營也是已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  
 不淫辟師古曰辟也其田民飲食已遊豆師古曰豆音日若今之樂也樂音其敬  
 反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已杯器食師古曰都邑之人  
 及賈人也放郡初取吏於遼東東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  
 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需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  
 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已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道不行乘桴  
 後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師古曰桴音浮  
 字後音伐補注朱一新曰顏注失引子欲居九夷事夫師古曰桴音浮  
 屬上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曰歲時來獻見云師古曰桴音浮  
 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師古曰桴音浮  
 如清云如墨委而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今猶有倭  
 國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外依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  
 山島為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

木之次燕之分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析木之次星曰尾箕律應志  
 一次之全度也燕地祇占尾箕不及南斗何緣自危四度至斗六  
 度乎若顯數之幾乎週天矣若逆數之則自危而虛而女而牽牛  
 而南斗正當元枵星紀二次又  
 何以云析木也宋本監本俱誤

齊地虛危之分也補注錢站曰天東南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  
 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已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  
 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補注宋祁曰分少昊之世有爽鳩氏  
 虞夏時有季荊師古曰荊音仕力反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  
 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已封  
 師尚父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詩風齊國是也  
 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康囂之間兮師古曰齊國  
 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在也嶧山名也字或作嶧亦作嶧音皆  
 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嶧山也補注錢站曰說文作嶧音皆  
 山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南十五里錢大昕曰古書營與嶧通說文  
 營市居也前如閭閻之闕遠與嶧音亦同也補注錢站曰說文



又曰於我於著乎而師古曰齊國風著詩之辭也著地名即齊  
直庶反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問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  
師古曰泱泱弘大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  
之意也音烏郎反 太公曰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  
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 太公曰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  
民寡 師古曰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  
十四世 補注朱一新曰注本係 桓公用管仲設輕重曰富國  
在食 合諸侯成伯功師古曰伯 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師古曰三歸  
貨志 師古曰戰國策桓公設女市女 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  
麗之物 如冰紈綺繡純麗之物也師古曰  
如說非也冰紈綺繡純麗之物也  
念孫曰案冰紈綺繡純麗之物也  
衣履皆仰齊地補注錢坫 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  
曰漢制齊有三服之官

前漢二十八下二

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補注蘇與曰 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  
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 師古曰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  
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  
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曰為俗痛乎道民  
之道可不慎哉 師古曰上道讀曰導補注宋祁曰慎疑  
封周公問何曰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  
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疆臣田和所滅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  
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 師古曰公子完陳厲公之子也左氏傳  
子完與彌孫奔齊 齊桓公曰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魯齊  
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  
五民云 服虔曰士農工商也如道曰遊子樂其俗  
魯地奎婁之分壘也 補注錢坫曰天官 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

得臨淮之下相睢陵鐘取慮皆魯分也師古曰睢音雖取音趨又  
官本無睢 周興曰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于伯禽為魯侯師古曰  
天氏之地補注汪遠孫曰詩魯頌正義 師古曰主  
引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曰為周公主師古曰  
祀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言近正也 師古曰魯庶幾至 瀕洙泗之水師古曰言所居皆邊於  
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 師古曰任  
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師古曰斷斷分辨  
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曰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  
者七十有七人是曰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  
何曰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甯弱矣 師古曰言漸  
錢坫曰魯世家太公伯禽報政周公 故魯自文公曰後祿去公室  
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

前漢二十八下二

國故自為分壘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陘  
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  
巧偽 師古曰以言相毀 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宅  
俗愈勝也 漢興曰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良補注王鳴  
本作為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 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當互異作良是 先謙曰官本作張其非未審補注顧炎武曰於宋地  
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 其非未審補注顧炎武曰於宋地  
於魯地又云非宋地也 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  
而誤連書者錢坫曰自東平以下十八字似非原文或後人因其  
增記於此以俟再核耳  
宋地房心之分壘也 補注錢坫曰天官 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  
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 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  
陶唐氏火正闕伯之虛也 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  
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畱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

陽如清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今有堯冢靈也舜漁雷澤師古曰漁

古雷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

食曰致畜藏師古曰蓄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

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

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

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專同急疾顯

已言性福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今之東郡及魏郡

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師古曰衛

人所滅事在春文公徙封楚師古曰楚三十餘年于成公徙

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師古曰遷也遷登也登義同

故通今之濮陽是也本顛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

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

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

廢為庶人凡四十九世九百年最後總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

上之阻師古曰阻者言其隱匿得肆淫僻之情男女亦亟聚會聲

色生焉師古曰亟反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

之師古曰子路孔子弟子仲山也性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

千石治者亦曰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

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

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壘也補注錢坫曰天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

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

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補注錢坫曰鬻熊古音讀未說文謂從楚

聲同通用故半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帝曰疆大

熊亦稱焉熊耳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帝曰疆大

魯之國補注劉放曰嚴王未嘗滅魯也齊召南曰案楚之滅魯在

魯之國補注劉放曰嚴王未嘗滅魯也齊召南曰案楚之滅魯在

案此統後言不指莊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補注朱一

王自郢徙此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

民食魚稻曰漁獵山伐為業師古曰山伐謂果蘇麻蛤食物常足

師古曰漁音來戈反給音附似蜂而故語蘇麻蛤生而亡積聚師古曰

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給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清曰蘇或作

蘇音紫蘇音庚音均曰給病也蘇情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

如音是也補注朱一新曰史記正義淮南子曰古者民食蘇時之

肉多珍毒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及也亦亡千金之家

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

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執江陵故鄧都西通巫巴東

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壘也補注錢坫曰天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

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與邾婁之地長

于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

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

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曰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

言於於仁傑曰史記周本紀吳世家所載仲雍事不問自本

本紀言之則仲雍為太伯而仲雍為太伯之弟仲雍是仲雍也

而為一人也本紀言虞仲而仲雍為太伯之弟仲雍是仲雍也

公采論諸春秋傳為書今案左傳宮之奇曰太伯仲雍居放言與

則虞仲為太伯之弟太王之季子也仲雍居放言與

夷齊並稱之曰逸民夫虞仲唯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使其

體太伯君何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左氏又載子貢之

言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以此推之則虞仲雍決非一人虞仲則終於逸民仲雍則有吳國虞仲為太伯之弟則仲雍蓋太伯之子也孟堅承承大初奔荆蠻荆蠻歸之城

曰句吳越師古曰句音鈞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大初卒仲雍立至

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

吳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吳仁傑曰案周章之弟世家作虞仲志

紀以虞仲為太伯之弟而世家與志以虞仲為周章之弟者案周

章弟其初必自有名而史失之方武王封周章弟為虞公本以為

遷民虞仲之後當時因以虞仲之名而封之於後稱虞仲號叔越

仲故又號始孟也張守節云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後人以國配

北吳亦謂之吳故以冠之則則以別於吳如魯之分東西耳其

轉而為虞則猶魯為魯也志以虞為北吳而齊語謂為西吳者蓋

在北在西從周所都言之世家曰封周章弟於吳則以吳為北

吳者以其在鎬京之北鄭語曰當成周者西有虞也後世謂之虞

則以爲西吳者以其在成周之西二說所以不同後世謂之虞

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

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大伯壽夢稱王六世

補注先謙曰陳奐前漢二十八下二

云大伯二字疑衍闕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

諸侯讀曰伯 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師音披美反爲粵王句踐

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

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于爲秦所滅壽春合肥

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魚也木

說文鮑柔革工也讀若朴周禮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

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 後有宋玉唐勒之

放流作離騷諸賦自傷悼 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

屬慕而述之皆曰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游於吳招致天下之娛

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

楊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此風氣非山淮南王安能使多女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志亦言土地風氣既足女矣因淮南之化又更聚

焉補注劉敞曰班氏作史雜采異說亦安能無失哉揚州之說

是矣錢坫曰多女少男謂多少之也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

而說者乃普議之何歟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也音類反

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

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草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曰更費董劭曰

也更賞也言金少耳取不足用願費用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此言

所出之金既以少矣自外諸物益亦不多故總言取之不足償功

直也董讀曰僅更音庚補注錢大昭江南卑溼丈夫多天會稽海

外有東鯤人 孟康曰音題音灼曰音 分爲二十餘國曰歲時來獻

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 補注錢坫曰天官

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

會稽 董云少康之後也按世本越爲羊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羊

姓 董越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羊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謂南越

也師古曰越之爲號其來向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

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哉說非也補注

劉敞曰禹所云越非禹後亦謂百越之君耳豈謂七八千里內之

民乎班氏所舉但非會稽一越爾瑣瑣以越 文身斷髮曰避蛟龍

之害 應劭曰常在水故斷其髮也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

王閭廬戰敗之雋李 師古曰雋音醉字本作雋其旁從木補注錢

西漢會稽一郡吳越共之故前以會稽 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

爲吳分此仍敘封于會稽爲百越始 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

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 補注朱一新曰

六世子孫分散君服於楚 師古曰事楚爲 後十世至閔君搖佐諸

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武帝時盡滅曰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

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也師古曰毒音代冒音莫中  
內反漢謂珠之不屬者也音漸又音機布謂諸維細布皆是也  
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禹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  
大州師古曰今瓊州府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曰為儋耳  
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師古曰貫時男子耕農  
種禾稍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師古曰牛山多  
塵廩師古曰塵似鹿而大廩似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  
鏃師古曰鏃矢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  
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補注先謙曰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補注朱  
障塞猶禁亭乘障塞之障塞非障塞也補注先謙曰障塞非障塞也  
障塞猶禁亭乘障塞之障塞非障塞也補注先謙曰障塞非障塞也

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謀離國師古曰謀步行  
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劫掠善林故張衡  
都盧之輕越孰能起師古曰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  
而先升也夫音扶師古曰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

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已來皆獻見  
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  
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粟食為糶師古曰粟給也糶給也給蠻夷  
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也音頻妙反師古曰粟給也糶給也給蠻夷  
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也音頻妙反師古曰粟給也糶給也給蠻夷  
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也音頻妙反師古曰粟給也糶給也給蠻夷

地理志第八下 二終  
漢書二十八

溝洫志第九 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四尺深  
四尺洫下云溝也一曰邑中曰溝洫下云十里為成洫廣八尺深  
四尺洫下云溝也一曰邑中曰溝洫下云十里為成洫廣八尺深  
四尺洫下云溝也一曰邑中曰溝洫下云十里為成洫廣八尺深

漢書二十九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夏書禹理洪水十三年 如高曰理沒也師古曰理沒也  
夏書禹理洪水十三年 如高曰理沒也師古曰理沒也  
夏書禹理洪水十三年 如高曰理沒也師古曰理沒也

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師古曰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師古曰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師古曰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山者以修務調及高注山者以修務調及高注山者以修務調及高注





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欲曰溉田中作而覺功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閼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曰為然卒使

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師古曰注引也開讀與淤同音於據反填闕謂壅泥也言引淤

王念孫曰上澗字涉下澗字而衍下言溉烏鹵之地則此句不得

先言澗據注云引澗澗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澗字明矣上

文云並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於是關中為

沃野無凶年秦曰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

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橫決也金隄河隄名也

先謙曰酸棗陳留縣河水注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

塞之濟水注紀年魏襄十年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隄漢世塞

之故班云文埋棗野也案紀年與漢二事不相蒙道元徵謀濟

水注敘發水故漬自酸棗東至南燕隄入濮渠詳地理志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注補

作鄭當時為大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師古曰異度六月罷

日計度其功六月而後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書謂作漕較合

有難處言水運多阻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師古曰旁音步

曰旁史作並字同但上文並北山志仍作並它至河三百餘里

傳文義類此者亦皆作並則此疑後人所改易漕度可令三月罷

河中間隔灑漕漕數大川固又無絲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

其述沈欽韓曰此謂關東漕粟由河入渭之路耳唐食貨志北運

自陝州太原倉浮於渭於關東漕粟由河入渭之路耳唐食貨志北運

關中計漢時當由陝程起也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師古曰不重罷字

疑又可得曰溉此捐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曰為然令

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徐伯表師古曰徐伯表

徵以百二十徵為準師古曰徐伯表師古曰徐伯表

表之字變也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師古曰徐伯表

大便利師古曰徐伯表師古曰徐伯表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曰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番

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師古曰更應也音度師古曰番師古曰番





之先謙曰浩洋河渠書作皓野也  
 無已時兮吾山平如清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清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即魚山也今無此注必傳寫脫去先謙曰漢書此語並引注云吾山  
 城四里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水也西去東阿  
 樂也水長流注不冬曰孟康曰鉅野水也西去東阿  
 與迫也而謂佛補注王念孫曰孟說非也迫於冬非其困也柏讀  
 水謂佛不待汎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  
 余謂佛不待汎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  
 魚賦曰近冬而水猶汎濫也  
 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  
 本無孟說非也四字又無讀字  
 注先謙曰河渠書正作延誤字  
 云延一作正案延乃正誤字  
 歸舊川兮神哉沛臣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不封禪兮安  
 仁張晏曰皇武也河公伯也  
 知外師古曰言不巡將封禪而出則不知關皇謂河公兮何不  
 仁張晏曰皇武也河公伯也  
 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紀要葛桑亭在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  
 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紀要葛桑亭在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  
 緝水之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歌有二章自河湯湯以下  
 也湯激流也湯音傷潺湲師古曰歌有二章自河湯湯以下  
 音仕連反後音于權反北渡回兮迅流難師古曰迅疾也音訊  
 迂迅作湲也塞長菱兮湛美玉如箭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曰瓚  
 塞決河也臣瓚曰竹葉細謂之菱也所以引置土石也師古曰瓚  
 說也交音交又音交也瓚曰沈細音工登反補注錢大  
 昭曰注音交又音交也瓚曰沈細音工登反補注錢大  
 屬如注音交又音交也瓚曰沈細音工登反補注錢大  
 罪師古曰東都本街地故言此無功也屬音之欲反薪不屬兮衛人  
 御水噫音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豔條然也噫乎歎辭也隄林竹兮捷

石笛師古曰隄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也石笛者  
 牙也俗謂之橫管石笛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也石笛者  
 宣防塞兮萬福來之謀河渠書作宣防於塞下之字判作而  
 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師古曰道而梁楚之地復  
 靈無水災補注先謙曰瓚于河注平帝以後未及修理河東段  
 惟海濱至五月胡渭云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決瓚于河東段  
 勃中夏五月胡渭云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決瓚于河東段  
 海濱至五月胡渭云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決瓚于河東段  
 東武陽至五月胡渭云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決瓚于河東段  
 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  
 川頭塞故志略之不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西酒  
 泉皆引河及川谷曰溉田師古曰泉皆引河及川谷曰溉田師古曰  
 東注以溉田師古曰泉皆引河及川谷曰溉田師古曰  
 澤中賦以溉田師古曰泉皆引河及川谷曰溉田師古曰  
 龍郡效穀縣因孝武時魚澤尉崔不意效力田以耕效穀改名  
 縣西上河城東典農城東廉縣故城東與枝津合水受大河而關  
 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界以縣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中靈軹成國渠倉涇水於郡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縣北有蒙龍渠承涇水於郡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運縣北有蒙龍渠承涇水於郡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而蓋屋下但云靈軹渠故地理志郡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三蓋屋下但云靈軹渠故地理志郡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里蓋屋下但云靈軹渠故地理志郡東武成國縣為成林渠又東  
 經郡縣志支渠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引堵水徐廣曰堵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定秦山下引汶水師古曰汶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高陵慎陽九江郡師古曰汶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先謙曰詳地理志汶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通者不可勝言也師古曰汶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日河渠書反補注先謙曰汶水出源至清化店入渭渠引諸川書作引堵水徐廣

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其說見大信表開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黃無涉國經附台殊難據信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上向也讀曰仰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古沒字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澗畜陂澤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師古曰租舉收田租之約也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苦計反據注官本考證云收田租監本說收臣租今改正又注擊音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也蓋相呼尊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官本注未補注先謙曰注涇中袤二百里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餘頃因名曰白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與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年上書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勃海是其地執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高下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曰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曰其水絕壤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製今尚謂之六輔渠也

迺大禹之所道也師古曰道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

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

折州縣謀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其矣師古曰屯音大

先謙曰館陶魏郡縣王延世河隄成是亦亦師古曰屯音大

河信都勃海入海師古曰屯音大

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師古曰屯音大

兗州呂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師古曰屯音大

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貝丘縣師古曰屯音大

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師古曰屯音大

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屯音大

河絕師古曰屯音大

合大河故道為鳴犢師古曰屯音大

傳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上師古曰屯音大

壤輕脆易傷頃所曰關無大害者呂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屯音大

久也諸葛豐傳問何因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師古曰屯音大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師古曰屯音大

溢師古曰屯音大

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已地形有執故師古曰屯音大

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師古曰屯音大

有其遺處馬書正義許商上言三河開弓高以東至平原兩津往往師古曰屯音大

蘇在東光高津在兩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師古曰屯音大

縣有潔河... 穎達之言... 有入海... 有古河... 有餘里... 無至海... 是謂兩... 年新絕... 行不字... 有流字... 非常又... 六里復... 豫修治... 御史白... 凡灌四... 廬且四... 司農非... 此入頗... 調馬名... 釣反謂... 錢大昭... 日今俗... 七千餘... 中人亦... 表後許...

校尉皆無... 稱下云... 護河... 以他官... 三十六... 立塞其... 咸當罷... 外錄... 籍也... 於計策... 中二千... 千乘所... 呂為前... 任延世... 反不如... 來春桃... 華時既... 而韓詩... 漢音... 賊將生... 乘馬延... 宜呂相... 度也... 等作治... 外錄... 日受平... 不著外... 河上下...

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  
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溢滿敗官亭民舍四  
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  
下更禁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  
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據河  
水注即屯氏別河南濱自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  
平原城北首受大河者也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  
隄救水歲三萬人呂上許商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兩  
津今見在成平東光甯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  
勃海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川功極眾故人徒駭也扶  
蘇下流急疾之貌也兩津言其隘小可隔以爲津而度也兩與隔  
同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云庫池河民曰徒駭河  
津注非大河則班氏不以爲徒駭河也與計商各著所聞耳先謙  
曰官本考證云注脫自為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曰  
說應從宋本改正前漢二十九

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  
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師古曰滿昌見儒林  
傳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哀帝初  
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爲使奏言九河今皆實滅按經義治水有  
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雍謂壅  
可謂明禹貢矣然與後世築隄東水藉亦刷沙積勢又自不同河從魏郡師古曰魏郡東北多溢決水迹難  
目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  
書無應詔書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  
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師古曰遺也度計  
之處皆雷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安壘殖必計水所大川無防小  
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大各反使秋水多得有所休  
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  
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違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師古曰  
音其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師古曰道讀曰善爲民者宣之使  
言師古曰先謙曰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自利師古  
弱山敬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  
通於河趙策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  
魏策蘇子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趙魏瀕山  
蓋齊竟西北趙竟東南魏則三而跨河而連鴻溝也齊地卑下邊界也音頻又音賈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  
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  
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損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  
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師古曰自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  
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

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連及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孫曰上既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當為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衛也下文云往十餘歲故往其證隄書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補注沈欽韓曰郡國志內黃縣有黃澤元和志在相州內黃環之有隄師古曰往十餘歲官本往住太守曰賦民師古曰以隄中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地理志東郡無平剛縣疑當為剛平趙世家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剛平剛平益衛地正義云剛平在河見但此文為石隄與下文四又為石隄相應則激字不應上屬又下文激使東北與此激使東北義同則當訓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音工喚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觀下當不得獨稱觀字又上文言東郡平剛下文言魏郡黎陽皆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東北迤漢陽岸有新臺為盧關津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補注沈欽府治縣東北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河又遷東燕縣故城北衛輝府治縣西南五十里紀要大河經亭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南又東至黎陽縣東大伾山北入開州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葺月自定補注沈欽韓曰官本考考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百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繫龍門辟伊闕師古曰紀要關塞山在河南府西三十里

亦曰龍門山亦曰伊闕山之東曰香山西曰龍門大禹析底柱破礪石師古曰礪斷天地之性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已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且曰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已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向決溢不可已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補注沈欽韓曰淇水注淇水又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後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淇水其處為枋頭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高曰然則隄在郭內也臣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黎陽城矣非也如說為是然則黎陽四隄水未踰隄二尺所從一面為城如今之澶州故郭門乃在隄外矣

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先謙曰官本無二所二字引宋祁曰晏本隄潰下有二所兩字朱一新云注本無二所兩字以水流十三日隄潰七字為句是也二所字涉上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師古曰行南七十餘里文而衍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已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已下之如高曰今隄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不為害也師古曰隄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不為害也師古曰隄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不為害也諫曰官本隄作涉是水經濟水與河合流東通榮陽縣北又東至始作涉儀渠云云補注沈欽韓曰東通榮陽縣北又東至始作涉儀渠云云濟水與河合流東通榮陽縣北又東至始作涉儀渠云云補注沈欽韓曰東通榮陽縣北又東至始作涉儀渠云云濟水與河合流東通榮陽縣北又東至始作涉儀渠云云補注沈欽韓曰東通榮陽縣北又東至始作涉儀渠云云

塞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磔石漢水注之北出滎陽城西南李澤即古滎池也池水逕滎陽縣北漢山東北注濟世謂之磔石口滎陽縣也據此後漢書滎陽縣北漢滎陽縣東當即滎陽及宿須渠口一帶故下文云仍此而漕之然與滎陽縣東之磔石口無涉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補注先漢書曰磔石口並非清渠如注殊謬其水門用木與土耳滎水注濟水又東合滎渠清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渠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滎嘉三年使河隄調者王壽云云則水門非用木與土矣據注秦漢以來今據堅亦有通否云云明故渠水門非一讓所指或更見前事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師曰印音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清曰股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牛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既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師古曰三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

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也稅謂轉漕舟船之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已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師古曰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補注蘇輿曰倍薄謂薄者倍益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原關竝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竝字子陽材智通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曰為水狼盛則放溢師古曰多也補注蘇輿曰案此處文義當以限訓限有曲義也言禹空此地不置民居為水盛任其放溢水少漸自索盡也師古曰若訓限為多而屬下為義則以爲二字無著多盛義亦復御覽六十一引此文至水農無下數語雖屬附會而可資印證

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推論滎水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補注先漢書曰自刮沙之意成空謂河身疏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通稍深謂日益就下也諸郡已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隄塞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事曰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師古曰橫字平中琅琊人見儒林傳中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竅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浸也讀如本

若城曰逆說為九先謙曰河水注海作侵又引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關分置營州今城屬海濱海水北侵有微碣石入海非無證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涪曰譜音補世統譜也補注通流也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涪曰譜音補世統譜也補注

魏世先謙曰敘傳云商州周移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補注沈欽韓曰蘇秦傳蘇代曰決白馬頓王魏無忌謂魏王曰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韓非子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秦之滅魏加不可復補宜卻徒完平處更開空無忌之料以謂秦所指皆虛也耳案說文空虛也謂開通孔廣利水使流行上云成空而稍深義同但彼藉水則泥此則開由人力耳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遇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已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

周壽昌曰自上謂之使自下謂之事而語可通訓高紀民產子空  
復勿事二歲史記傅斯廟成傳坐事國人過律與此事義同  
居與行役同當衣食食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師古曰言無產  
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可曰上繼禹功下除民  
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微禹大夫劉  
功則天下之人 中國川原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  
皆為魚鼈耳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  
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志記也  
字亦作識 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虛受堂

三

溝洫志第九 終

漢書二十九

藝文志第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微言不顯之言也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故春秋分爲五  
車昭曰謂左氏公羊詩分爲四車昭曰謂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  
從衡真偽分爭師古曰從諸子之言紛然般亂師古曰至秦患之

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  
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補注齊召南曰此二句既

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即其事也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禮絕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

虛受堂

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之朕甚閔焉補注先謙曰劉歆傳云故詔書

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治曰劉歆七略曰外

積如山又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即此所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

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紀注先謙曰成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補注沈欽韓

賦注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錄校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

於詩書數古文詔向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補注沈欽韓

領校中五經 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古卿表有任宏字

大鴻臚蓋即其人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古卿表有任宏字

官至大司農見儒林傳百官表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古卿表有任宏字

注周壽昌曰附志作太醫監某後釋曰百官表奉常屬官有大醫

令丞少府屬官亦有之無侍醫之名惟張禹傳云禹病上書乞假

醫若今言御醫矣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每一書已師古曰古卿表有任宏字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干括反並云以殺青書可籍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投青書也御覽六  
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錄奏者並先投青書也御覽六  
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謂之汗汗者去其  
汁也吳越曰殺青亦治也向為孝成皇帝與校書籍二十餘年皆  
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籍寫者以上素也先錄而奏之會向卒哀  
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錄  
大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補注王應麟曰古者史官既司典  
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別錄七略各  
乃從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送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  
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為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  
荀勗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日文翰志亦  
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策錄隋志遂以荀勗等詩  
賦之文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集之名漢東京所創案  
始於東京實本於歆之輯略而輯略又本於商頌之名雖有六藝  
略師古曰六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  
久遠無以詳知補注先錄日官本轉作傳為  
作寫考證云傳監本訛轉今從舊本改正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補  
易之本言易經之辭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先  
充論衡云河內女子發屋得逸易一篇附志承之以為先失說卦  
三篇案志既云傳者不絕是此書未缺發屋得易之事迺俗說也  
易傳周氏二篇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寬至雒陽後從王孫受古  
義號周氏傳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易經案必與伏同師古曰服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楊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楊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蔡公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蔡公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韓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王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王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丁氏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丁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古五子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古五子十八篇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淮南道訓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淮南道訓二篇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孟氏京房十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孟氏京房十一篇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韓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王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王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丁氏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丁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古五子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古五子十八篇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淮南道訓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淮南道訓二篇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孟氏京房十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孟氏京房十一篇齊人號服光補注先錄日御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

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

作上下篇鄭注王應麟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

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卦周文王增以六爻張行成云伏羲先

商子伏戲為之六十四卦周文王增以六爻張行成云伏羲先

易之體故孔子謂之作八卦文王後天明易之用故子雲謂之重

六爻楊給云筮非八卦之可為必六十四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曰地筮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重之爻在重中矣據此而言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

曰神農重八純齊召而曰王氏利漢志之失是也但京房引夫子

傳明曰因而重之即伏義重為六十四卦耳王弼之說最當大

為之象象繫辭文序卦之屬十篇補注沈欽韓曰孔氏第六論

家既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象釋卦亦當隨經而

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象釋卦亦當隨經而

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聖昭曰伏

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四前漢三十

四

子師古曰更經世歷三古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

也音工衡反世歷三古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

下古補注沈欽韓曰乾鑿度垂象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

孔也班氏以前並如此說論衡正說篇云文王周公因象十八

微也班氏以前並如此說論衡正說篇云文王周公因象十八

究六爻始牽綴用公馬融之徒因之孔穎達陸德明並承俗紀

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補注陸德明並承俗紀

語者悉謂守卦雜燒之所不漢與田和傳之補注陸德明並承俗紀

何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漢與田和傳之補注陸德明並承俗紀

立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補注陸德明並承俗紀

京氏易見儒林傳贊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補注陸德明並承俗紀

韓日附志梁丘氏言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新舊唐志費直

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注費氏無章句或

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注費氏無章句或

後師為之章句徒以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則費氏無章句或

通考亦云象象文武凡以象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則費氏無章句或

鄭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不與輕文相連而注連之高費氏問曰

不關費氏或鄭名重遠專舉之耳孔穎達又謂補注之意象木釋

徑宜相附近分文之象辭各附當文是漢魏間注費氏本者其分

析連綴之也隋志高氏亡於西晉儒林傳云其學亦亡章句專說

或脫去無咎悔亡補注周易中未有無咎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注

王應麟曰釋文引古文如彙作首無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注

偶介作价杖作沈躡踴作踏踴作稿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

先謙曰四十六篇者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一篇考伏生二十七篇

得四十六篇故云四十五篇加孔子序一篇考伏生二十七篇

生四十六篇故云四十五篇加孔子序一篇考伏生二十七篇

禮以宗廟禮記卷八禮記卷八禮記卷八禮記卷八禮記卷八

高宗形日七兩伯戲黎八微子九太誓十湯誓十一盤庚十二

人洛諸十九命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

政二命四命九命二十泰誓二十五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

文侯之命二命九命二十泰誓二十五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

王侯之命二命九命二十泰誓二十五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

六賁賁七湯誓八咸九九共九共九共九共九共九共九共九共九

命十三武成十四旅葵十五畢命十六九共九篇出入篇又為二  
 十四篇以二十四加三十四為五十八篇桓譚新論所云古文尚  
 書舊有四五卷為五十八篇是也云四十五者除序言之也後  
 又亡其一篇偽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也如  
 漢於世祖時在建武前武成未亡故云五十八篇序過梅賾所  
 宗時武成已亡故云五十七也顯引孔安國序過梅賾所上偽序  
 梅氏卷數數數亦非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  
 孔壁卷數數數也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書一篇也齊召  
 南曰案秦書即偽秦書凡漢儒所引赤白魚等語皆是一篇也  
 伏生所傳為二十九卷先謙曰大小夏侯木經與伏生卷同歐陽  
 分析增多其數注二十九卷不應木經卷與上二字當為三王引  
 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不應木經卷與上二字當為三王引  
 之謂常為三十三於二十九非二十八篇以本志及史記儒林傳為  
 已說非也伏生二十九篇今文有太誓非宣帝時河內女子  
 定王氏經義述問謂二十九篇今文有太誓非宣帝時河內女子  
 始得是也傳四十一篇補注王鳴盛曰以張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  
 王齊說非也傳四十一篇補注王鳴盛曰以張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  
 子各論所問以己意補縫其間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  
 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行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始次為八  
 十三篇今本並略說為四卷官  
 本經二十九卷二句各自提行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其義以相教授左宣二年傳疏服虔載賈逵  
 鄭眾或人三說解叔莊曰子之馬然也此章句之體解故者管子  
 刑法解墨子經說尚書大傳毛詩傳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為章  
 句各師具有煩簡不同耳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桓榮受朱善學  
 章句四十萬言榮滅為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  
 是也先謙曰鄭教云歐陽生別作章句  
 句是也儒林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勝傳云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  
 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  
 尚書相出入者率引以次章句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補注先謙曰  
 歐陽說義二篇補注先謙曰歐陽夏侯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本傳云洪範五行傳論沈  
 廣漢洪範休符之文益備沈欽韓曰精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  
 所著五行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其卷數與此同後齊郎頤奏便  
 宜四事引尚  
 書洪範記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補注先謙曰商治尚書善為算見  
 周書七十一篇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補注王

先儒曰頤云存四十五篇者係據孔壁注本其亡二十五篇當在  
 唐初今孔注止四十二篇是後又亡其三矣然劉知幾史通言周  
 書七十一卷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是劉氏所見別  
 一本故唐志八卷本與十卷本並列今案自度調至器服凡七十  
 篇合序考德月令共十一篇中亡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  
 繁箕子考德月令共十一篇中亡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  
 附本書後隋志  
 祭之汲冢非是  
 議奏四十二篇宜帝時石渠論韋昭曰聞名也於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  
 真此同種注先謙曰稽疑書  
 目無名蓋入五行傳記中  
 易曰河出圖雉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也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  
 子纂焉孟康曰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補注沈欽韓曰法言  
 序以百篇為正說篇秦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  
 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案此言得孔子百篇之書所得不必有百篇  
 也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孔子世家云追述  
 秦穆公次其事與班  
 意並以爲孔子作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日官本藏  
 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  
 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  
 峻急載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  
 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治篇陳休謂子  
 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將先  
 藏之家語序云孔叢子魚子魚弟容得同計也隋志與釋  
 文史通並  
 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  
 作孔惠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  
 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補注先謙曰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  
 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到二十八年堯廟壞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年不得至武帝末論書以爲孝景時是也  
 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  
 十六篇補注先謙曰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補注沈欽韓  
 曰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  
 博士與此志所說同其不列學官自緣俗儒專己如能排摭古學  
 如毛詩左傳古禮皆不得立若謂通遠巫蠱後此宣帝右文之世  
 胡為承歌耶王充云武帝取之祿於中外不得見又非也儒林傳  
 唐生胡常徐放塗傳桑欽等皆古文真傳王莽又立學官外人奚

為不得見那光武中與一切反莽所為古文既非禱利之途非高  
 才好古者莫之習亦莫之授王充妄談惑人至偽古文行而孔穎  
 達等於漢世習古文者一樓末教指為張霸之偽其禍原於光也  
 先謙曰朱彝尊經義攷云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安國世家稱  
 安國早卒自序則云子述黃帝以來自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  
 初前若至漢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志云述巫蠱云在太  
 乃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偽孔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王應麟曰大傳引酒誥曰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脫簡之  
 文歟沈欽韓曰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吳秘注空缺也謂召誥脫  
 此家志以為今日文脫簡伏生所引自是別說王說非也 召誥脫  
 簡二節曰邵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 補注沈欽韓曰左傳序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為簡  
 秋二尺四寸書之考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  
 四寸案後書周禮考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  
 二尺四寸之簡故以中簡外簡知其所脫為一為二也然書名  
 疏密不同鄭注尚書係三十餘字外簡則其簡外簡則其簡外  
 是也簡則二十五字本相傳寫不敢妄有增損故刻向中書一簡  
 字數十則遂簡所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杜林  
 遺之字而乘之 前漢三十

卷又劉向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名曰中文  
 尚書王氏攷證所據古文尚書乃晁公武所云皇朝呂大防得本  
 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較陸德明釋文小有異同者也此東晉偽古  
 文經唐明皇所刊落改今字豈是壁中舊物而據之乎其偶與  
 史漢說文合或好事者轉取今字豈是壁中舊物而據之乎其偶與  
 比附非唐以前舊本而古文竟無一字矣 脫字數十書者古之  
 號令 補注王應麟曰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是名官 號令於眾  
 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 補注沈欽韓曰  
 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後書賈逵傳造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  
 經傳爾雅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相類  
 為三卷詩載駢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疏云洪範稽疑論  
 卜兆有五曰庶幾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疏云洪範稽疑論  
 團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團於古文則為佛家宋徽于世家洪  
 範正作涕蓋訛佛為涕耳此古文之一毛也葉德輝曰史記五帝  
 夏周紀載尚書文多以訓 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應劭曰中公作魯詩后齊作齊詩韓  
 后齊傳齊詩者非其始也齊詩始於轅固先謙曰此三家全經並  
 以序各冠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為三卷周頌十三卷 齊小雅  
 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周頌十三卷 齊小雅  
 十一篇為三卷魯商頌各為一卷共二十八卷也

魯故二十五卷 補注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  
 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故亡傳疑 者則謂非傳是魯故即中公作  
 魯說二十八卷 補注唐諸之學此魯說弟子所傳  
 齊后氏故二十卷 補注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補注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補注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補注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補注齊雜記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補注韓故三十六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補注韓內傳四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補注韓外傳六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補注韓說四十一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補注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補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詩言 補注詩言志詩言 詩言志詩言 詩言志詩言  
 大昭曰詩言志詩言 補注大昭曰詩言志詩言 大昭曰詩言志詩言  
 古文以為詩言志詩言 補注古文以為詩言志詩言 古文以為詩言志詩言

聲發誦其言謂之詩 補注聲發誦其言謂之詩 聲發誦其言謂之詩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補注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十五年注男女有所怨悱 補注十五年注男女有所怨悱 十五年注男女有所怨悱  
 年六十年注男女有所怨悱 補注年六十年注男女有所怨悱 年六十年注男女有所怨悱  
 軒車使者道人以問於天子 補注軒車使者道人以問於天子 軒車使者道人以問於天子  
 路車使者道人以問於天子 補注路車使者道人以問於天子 路車使者道人以問於天子

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詩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行事梅福傳引禮記孔子曰某股人也...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禮古經五十六卷...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周官上於河開獻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記疏云孝文時未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非也

周官傳四篇 補注先謙曰周官既置博士當時必有傳說蓋東漢韓詡先無傳者此班氏附益非也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補注王應麟曰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六引禮記逸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補注先謙曰此如光武時

議奏三十八篇 補注錢大昭曰書春秋論語后渠下皆有論

凡禮十三家 補注沈欽韓曰志所次但本七略不與別錄相應知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 錯置也音干故反而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 制每事為制也故

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

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

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

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蘇林曰及孔氏學七

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補注劉敞曰諫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

言多則有歧異耳高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乃多天子諸侯卿大夫

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師古曰倉與愈同愈

樂記二十三篇 補注王應麟曰樂記疏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

論有樂記所斷取今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

今樂記所斷取今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有樂記

武王伐殷為存儲於京師注云禮記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

王禹記二十四篇補注王應麟曰樂記疏云

雅歌詩四篇補注王應麟曰文選注七略云漢興魯人虞公善雅

雅琴趙氏七篇補注劉向別錄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補注王應麟

雅琴師氏八篇補注師氏雅琴者名忠東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補注龍氏雅琴者名忠東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補注前漢三十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補注師古曰豫卦象

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補注師古曰孝經

律為節補注師古曰孝經

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

言其義補注師古曰鐘音初衡反

時得其樂人竄公補注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竄公年八十歲兩目皆

明父母哀其不及補注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竄公年八十歲兩目皆

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

樂記獻八佾之舞補注先謙曰互見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

定傳之補注沈欽韓曰樂記疏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

數言其義補注師古曰數

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篇以益徵補注師古曰

春秋古經十二篇補注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又云左氏傳多古字古言

許慎五經異義言今春秋經十一卷補注公羊穀梁春秋者以左氏為

古文公羊穀梁為今文稱古經則其為左氏矣補注左氏經而別出

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補注左氏經而別出

莊公故十一卷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師未見古文或分或合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左氏傳三十卷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春秋左氏傳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亦云其事實皆於傳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諸子又當觀春秋傳而成書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十二諸侯年表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引桓譚新論曰左氏經之與傳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公羊傳十一卷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穀梁傳十一卷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交論同論衡案書篇作穀梁赤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姓下引尸子云穀梁赤與秦孝公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為六國時人見穀梁赤則以為名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鄒氏傳十一卷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夾氏傳十一卷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左氏傳二篇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鐸氏微三篇補注左氏傳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章為錫氏徵序錄  
為左明四傳弟子  
張氏徵十篇 補注沈欽韓

虞氏徵傳二篇 補注沈欽韓  
虞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葉德輝曰釋文敘錄云

公羊外傳五十篇 補注錢大昕曰漢時公穀二家皆有外傳其書  
志卻無此名目沈欽韓曰公羊外傳其

穀梁外傳二十篇 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  
何休序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後書張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  
新疏嚴氏春秋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皆章句也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補注沈欽韓曰范甯序云釋者近十家疏云  
更始則漢時始為章句者也釋文敘錄尹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補注沈欽韓曰公孫弘傳  
句十五卷 前漢三十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補注沈欽韓曰顏安樂也燕平石經公羊碑  
倍從任意反傳述辰案演孔子圖云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補注錢大昕曰後漢應劭傳故膠西董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補注錢大昕曰後漢應劭傳故膠西董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補注錢大昕曰後漢應劭傳故膠西董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補注錢大昕曰後漢應劭傳故膠西董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

不能長育以乞兩於義已絕矣... 仲舒快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

國語二十一篇 補注沈欽韓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  
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

世本十五篇 補注沈欽韓曰周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補注王應  
世本春秋時帝王公侯大夫所出司馬遷采世本錄黃帝以來

戰國策三十三篇 補注沈欽韓曰劉向校書錄序云中  
語或曰長書或曰短書或曰長策或曰短策或曰長策或曰短策

楚漢春秋九篇 補注沈欽韓曰九卷唐志二十卷  
陸賈與淮陰王孫叔孫伯高史記索隱云十八侯位次楚漢春秋不同者

在高祖初年陸賈豈猶未及觀耶其參差之故先謙曰後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案賈敘述時輩不容多有抵牾就其乘舛之蹟而言知唐世所傳已非元書

太史公百三十篇後錄改從今名王應麟曰隋志題史記蓋晉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一景紀二武紀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諸書四禮書五史書六律書七書八書九書十書十一書十二書十三書十四書十五書十六書十七書十八書十九書二十書二十一書二十二書二十三書二十四書二十五書二十六書二十七書二十八書二十九書三十書三十一書三十二書三十三書三十四書三十五書三十六書三十七書三十八書三十九書四十書四十一書四十二書四十三書四十四書四十五書四十六書四十七書四十八書四十九書五十書五十一書五十二書五十三書五十四書五十五書五十六書五十七書五十八書五十九書六十書六十一書六十二書六十三書六十四書六十五書六十六書六十七書六十八書六十九書七十書七十一書七十二書七十三書七十四書七十五書七十六書七十七書七十八書七十九書八十書八十一書八十二書八十三書八十四書八十五書八十六書八十七書八十八書八十九書九十書九十一書九十二書九十三書九十四書九十五書九十六書九十七書九十八書九十九書一百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補注王應麟曰張湯傳贊引馮商語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後梁審律仁晉馮商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向等相次撰續述於哀平間名史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補注王應麟曰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六百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補注何焯曰後書皇后典世有注記著疑作注沈欽韓曰魏相奏云觀高皇帝所進書天子所服十八篇志起居注篇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抱朴子論儒

漢大年紀五篇補注王應麟曰高文武紀瑣除也是著記名書已久不能改著為注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公西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補注王念

作戒字之誤也補注王念

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式也補注王念

漢書補注 卷三〇

代案漢系瑣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國語曰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故墨子曰吾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百國春秋蓋指此也

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

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補注周壽昌曰王吉

傳能爲駟氏春秋據此當時應有師授因未立學官補注王吉

失傳耳先謙曰曰說流傳未著竹帛也後書范升傳云春秋之家有補注王吉

存其後遺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潘曰分堯曰篇後子張

應麟曰何晏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補注王吉

爲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潘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補注王應

疑卽問王也家文相似沈欽韓曰別錄云齊人所學謂之齊論何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補注王應麟曰正義

齊說二十九篇補注王應麟曰正義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補注錢大昭曰夏侯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補注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補注沈欽韓曰隋志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章蓋孔子對哀公語也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卷本諸此而別標說異之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

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

語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王先慎曰案檀弓鄭注門人

正義謂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

人始論之以致漢志非也皇那二疏並云論撰也聖賢集定故曰

撰鄭注周禮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

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語也

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

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

子陽故謂傳魯論語者補注王念孫曰語字涉上文而衍論字無

之王陽

皇侃論語疏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

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

語正作魯論論語者無常山都尉龔奮魯長信少府夏侯勝補注

據勝傳漢書論語在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補注

已遜太子太傅問時說在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補注

是望之之學出於夏侯禮服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孝經也庶人章分

章補注王應麟曰許中說文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

老所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沈欽韓曰

與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未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古文

志與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未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古文

缺與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未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古文

典與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未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古文

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勣於京師訪得孔傳送於梁陳及周齊傳

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開漸開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

與章數存焉中興藝文志云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闡門

一章為郡俗而古文遂廢宋一新日鈔謂古人文分三才章先王

入中國可以化民也以下為一章與此注云庶人章分為二者不

教之多可以化民也以下為一章與此注云庶人章分為二者不

父嚴兄妻于臣妾

孝經一篇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補注王應麟曰隋

七十二字劉向以類本比古

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

長孫氏說二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江氏說一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翼氏說一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后氏說一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雜傳四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安昌侯說一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五經雜議十八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

爾雅三卷二十篇 張晏曰爾雅也雅正也補注王應麟曰釋文序  
尼所增子夏所定叔孫通所益梁元所補葉德輝曰今本三卷十  
九篇漢志益合序篇言之詩正義引爾雅篇云釋詁釋名釋文  
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詁釋名釋文引爾雅篇云釋詁釋名  
文敘錄列德為文學李巡孫炎注皆三卷惟樊光本六卷此每卷  
分上下也孝經序疏引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之目不同指  
意殊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又大宗伯疏引  
鄭氏駁五經異義云爾雅者孔子所以釋會之書故列入孝經家附志  
誤也然則爾雅與孝經同為釋經總會之書故列入孝經家附志  
析入論

小爾雅一篇 補注沈欽韓曰陳振孫云漢志不著名氏唐志有李  
篇當是好事者鈔出別行案班氏時孔叢未著已有小爾雅亦孔  
氏壁中文不當謂其從孔叢鈔出也先謙曰官本無爾雅字引宋祁  
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錢大昕云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  
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偽造孔叢以此篇為入因  
有爾雅之名失其舊矣宋景文古今字一卷補注沈欽韓曰今為  
字讀古文尚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  
更隸寫以傳誦此蓋列其古今以便誦覽  
弟子職一篇 管子第五十九篇鄭曲禮注引之蓋漢時單行  
說三篇 補注先謙曰此弟子職說王氏應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 補注王應麟曰是氏云何休  
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 夫孝天  
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仲尼弟子所為書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  
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補注沈欽韓曰續日  
續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 補注沈欽  
家此言爾雅之事無大於此作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 補注沈欽  
古文與志同言始在膝下故親愛長而異宮有嚴 諸家說不安  
君之義也日本古文作親生續之無膝下二字非 諸家說不安  
處古文讀皆異 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  
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補注沈欽韓曰續日續日續日續日續日  
引新論皆作千八百七十二字注亦作二先謙曰官本考王氏考證  
史籀十五篇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武時亡六篇漢初古

或取大篆或取小篆與此志意參酌定之非專取史籀建武六篇當  
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因不能盡遺用之也沈欽韓曰說文敘大  
篆十五篇凡九千五百字或異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  
之史書凡九千五百字唐玄奘十體書曰述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  
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  
八體六技 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五曰書八曰書七曰書八曰書八曰書八曰書八曰書八曰書八曰書八  
日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沈欽韓曰說文繫傳云臣銘案魏  
子夏以刻符篆印合為一體臣以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鄙奪魏  
之王兵符韓瑛曰印合為一體臣以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鄙奪魏  
之字形半篆半印印合為一體臣以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鄙奪魏  
良云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符龍白虎二關羊欣云蕭何草  
累月然後題之及書者受體以題符龍白虎二關羊欣云蕭何草  
當是入篇之為下總云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  
之數先謙曰六技下說云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  
證又刪去六技下文不可通矣官本署下無書字引宋祁曰注文  
有書字

蒼頡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  
書師合并者也近 前漢三十  
凡將一篇 司馬相如作補注王應麟曰文選蜀都賦注引凡將篇  
經下引凡將篇有今關說文引相如說菜德輝曰唐陸羽茶  
急就一篇 成帝時黃門令史游作補注錢大昭曰成帝當作元帝  
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  
元向一篇 成帝時將作  
訓纂一篇 揚雄作補注王應麟曰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  
博學為三蒼先謙曰此下文所謂作訓纂順續蒼頡也  
別字十三篇 補注錢大昭曰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輔  
蒼頡傳一篇 補注先謙曰此合蒼頡訓纂為一下文所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補注先謙曰此合蒼頡訓纂為一下文所  
引新論皆作千八百七十二字注亦作二先謙曰官本考王氏考證  
史籀十五篇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武時亡六篇漢初古

史籀十五篇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武時亡六篇漢初古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補注先謙曰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別

杜林蒼頡故一篇補注先謙曰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別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卷杜林注亡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夬師古曰夬揚於王庭師古曰夬言其宣揚於王者朝

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

書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也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今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故以補此史員耳百官表於尚書御

史不載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書有令史三人主書御史中

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

通典引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

於手中貢禹傳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

隸遺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

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刻奏也令史專以史書為職恐不可為二名

吳說是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補注先謙曰今說字必飭行

石君傳建為郎中令奏書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

今乃四不足一上諛死矣甚惶恐東觀漢記馬援傳援上言臣所

假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成舉令印舉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

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

宜齊同薦曉古文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隸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

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

章也繆篆謂為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

下九下引奇字凡二見徐鉉引諸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

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之故與古文異也先謙曰此方釋亡

新所定六體上所云六技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幅

下文皆所以云云總上言之

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

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補注葉德輝曰如說文敘所云

泉貨為白水真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

人之類皆如是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

關文今則皆無任意改治也補注周壽昌曰論語包注云古之良

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史謂古籀諸書文即字也說文敘云書曰

子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道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今亡矣夫與班志引經同情蓋漢以前說論語古義也朱

一新日治汪本古作先謙曰官本書作言治作是自作曰蓋

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補注朱一高是時

始造隸書矣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

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書為隸人佐書故以

隸書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七引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創起於官獄

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趨謂趨也施之於徒隸也漢書補注

日官本書問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

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

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

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補注先謙曰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補注沈欽韓曰

帝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為小學元士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

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

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

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補注先謙曰亦見杜林傳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一篇六藝之

文補注先謙曰官本六下提行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

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

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補注先謙曰白虎通云經常

信也與此不同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

矣師古曰此上繫之辭也幾近也音鉅依反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古之學者

耕且養補注錢大昭曰詩甫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

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易大畜卦象

三十而五經立也補注錢大昭曰三年通一藝後世經傳既已乖

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

道務在多聞疑則闕之慎於言語則少過也而務碎義逃難便辭

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為碎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故為

本注它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安也桓譚曰

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

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

之未嘗所見者則安毀誰補補注先謙曰蓋誤倒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為九種補注錢大昭曰此句當與上文相屬先謙曰官本

於儒家尊孔子也師古曰孔子也信孝經於六藝尊其書也弟子職錄孝經而入

晏子八篇名嬰諱平仲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

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

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沈欽韓曰劉向十卷或向所校

中書晏子十一篇師古曰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卷除復重

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復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

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師古曰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

子思二十三篇名佚孔子孫為魯穆公師補注先謙曰隋唐志

取子思子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君子思子思子曰中行之道約說苑孔叢書之矣御覽三百八十六引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補注先謙曰隋唐志二卷今十篇

八篇矣

漆雕子十二篇 孔子弟子漆雕啟後補注王應麟曰韓非頭學篇

取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著書者其後也葉德輝曰說苑引孔子

問漆雕馬一人名文仲武仲子容三大夫之賢家語好生篇引作

漆雕憑疑一人名憑字馬人孔子弟子漆雕氏啟之後宅無所見

或即馬人朱一新曰汪本作十三篇先謙曰官本作十三篇王氏

漢志攷作十二

與汲古本合

宓子十六篇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補注

服子淮南書又作宓論衡本性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

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子

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引宓子

與語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篇中

景子三篇 似宓子語

世子二十一篇 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補注王應麟曰論衡

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

善惡在所養馬故世子作養書一篇沈欽韓曰繁露彙序篇世子

日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

先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

魏文侯六篇 補注葉德輝曰樂記引魏文侯問子貢樂魏策引魏

庚人期偃幼自期賢篇引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樂成篇引與

子方論收幼自期賢篇引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樂成篇引與

賞解扁東封上計韓詩外傳引魏文侯問孤卷下說苑君道篇引

魏文侯大夫于曲陽善說篇引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反

質篇引御慶災文侯素服辟正殿新序報事二引魏文侯出遊見

路人負芻雜事四引與公季成議用子方刺齊

李克七篇 反質篇載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周

壽昌日釋文云子夏傳詩於魯申

傳魏人李克則克為子夏再傳弟子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七十子之弟子補注王應麟曰隋書志一卷

蘇云籍衣公孫尼子所也馬總意林引公孫尼子論云樂者審一以

篇稱公孫子詩葉德輝曰初學記引公孫尼子論云樂者審一以

孟子十一篇 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

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

外書遂不可見孔叢雜訓篇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是王肅所據

十二篇沈欽韓曰劉向云臣所校錄中孫卿注王應麟曰當作三

或連向敘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案此云三十三篇

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下重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

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為慶卿也胡元儀云荀姓伯孫之後

以國為氏又稱孫者蓋卿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潛夫論志姓

氏篇王孫氏公孫氏之後皆有孫氏矣卿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

也是各國公孫氏之後皆有孫氏矣卿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

奔齊史記稱田完其後陳恆亦云田常陳仲子亦云田仲陳驪亦

云田驪田陳皆氏故兩稱之案胡氏說尤精稱仲子亦云田仲陳驪亦

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蓋若今人自稱甫矣

芋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徒師古曰芋音弭補注王念孫

應曰呼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呼亦如字正義藝文志芋子十八篇

顏云音弭案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誤也案正義說芋子十八篇

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芋子孫卿

好辭辭作芋子史記作芋子孫卿

內業十五篇 子不知作書者補注王應麟曰管

周史六發六篇 今之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同也補注王應麟曰蓋言取天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師

列之書宋則非今之六篇也六乃大王武王問大兵戰之事而此

字書無發字篇前始有之當為發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

太史大發益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莊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

當在太公六韜誤矣今之六篇之內

周政六篇 周時法

周法九篇 法天地

河間周制十八篇 似河間獻王所進也補注沈欽韓曰說

論言十一篇 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前日謂音榮爾古曰說

馬國翰依孔叢子錄出三篇其說甚辨而未可據顏云非穿

功議四篇 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 中牟人為周成王師補注王應麟曰古覽甯越中牟之其友曰莫如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致休人將休吾將不致休以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注成公西周君也說苑尊賢篇引周成

王孫子一篇 補注王應麟曰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意攻宋將軍子重諫文類聚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楚莊王還舞賦注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史記李斯傳集解亦引王孫子葉德輝曰宋本意林王孫子云衛公重表紫茵見負薪者而慶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曰吾恐鄰國貪養賢以勝吾也此條今本意林缺王氏所見蓋足本

公孫固一篇 補注沈欽韓曰十二諸侯年表論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摺摺春秋之文以著書錢大昭曰固本開作問先謙曰固本固是

李氏春秋二篇 補注葉德輝曰按公孫固齊閔王時人羊子秦博呂覽勿躬篇引李士志教次此書於二子開則李氏當是戰國時人好為人官自蔽之精者非也道也云云其言泛論名理疑即此李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道也云云其言泛論名理疑即此李

羊子四篇 秦博士董子一篇 名無心難聖子補注王應麟曰隋志一卷論術福虛篇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引其語賜年築紂不天死發大昕曰無心益六國時人風俗通亦引其語

侯子一篇 補注王應麟曰隋志一卷論術福虛篇臣一言其文八百餘言疑即此先謙曰官本侯子古賈人隨註官本是一也廣韻六止侯下云又姓風俗通云有侯子古賈人隨註

徐子四十二篇 補注王應麟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徐子四十二篇龐涓將而令太子中為上將軍退外黃徐子

魯仲連子十四篇 補注王應麟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德源曰齊策引魯仲連子諫孟嘗君勿逐舍人遺燕將書說田單攻狄趙策引說孟嘗君養士水經注丹水汶水沂水巨洋水篇均引魯仲連

漢書補注 卷三〇

平原君七篇 朱建也補注先謙曰建有傳當虞氏春秋十五篇 虞卿也補注王應麟曰見史記本傳十二說侯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

高祖傳十三篇 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補注王應麟曰魏高祖手詔一卷

陸賈二十三篇 補注沈欽韓曰本傳稱賈著十二篇隋唐志陸賈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今韓政篇無此語宋一新曰今存二卷十二篇以四庫提要謂篇數反多於宋本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司馬遷取新語作史記著於本傳而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論衡本性質引新語今本亦無之穀梁傳至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時代尤相抵牾馬總意林李善文選注引皆與今本合則雖或後人依託亦必在唐以前

劉敬三篇 補注葉德輝曰本傳載敬說高帝都秦與冒頓和親從民實關中凡三事常即此三篇之文

孝文傳十一篇 補注葉德輝曰本傳載至言一篇其言諫文帝除錢賈山八篇 補注葉德輝曰本傳載至言一篇其言諫文帝除錢

太常奉侯孔臧十篇 父梁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補注周壽昌臣子襲爵官太常而名重儒家有書十篇又臧家入賦二十篇亦漢初儒術也臧公武云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孔叢子後考孔叢子至東漢末始有其書疑後人偽託然其書名已載入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宋人邸鄂書目通考玉海俱引之

賈誼五十八篇 補注錢大昭曰前傳亦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篇別向別定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補注沈欽韓曰事見本傳後書張之案漢多以明堂辟雍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補注先謙曰隋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案本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菴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篇言是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諸書內也

兒寬九篇 補注葉德輝曰本傳引對封禪一事餘無攷

公孫弘十篇 補注 德輝曰藝文類聚介部引弘答東方朔書

御覽帝王部引公孫弘曰與魚鹽可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親

舉為天子皆佚文也本傳載弘對策上武帝書

終軍八篇 補注 先謙曰

吾巨壽王六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引驛騎論功論一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虞巨說一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莊助四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臣彭四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鉤盾穴從李步昌八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本尤作兄引宋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儒家言十八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御名覽鹽鐵論六十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之補注錢大昭曰汲古閣依宋板故於桓字作淵聖御名四小字

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先謙曰官本寬今作

桓階志鹽鐵論十卷漢江府丞桓寬撰今存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又抹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與國規條可法則及尊榮亂亡者序

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成天子之德及崇文總目皆十

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致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

也蘇頌以頌義而益次復定其書為八篇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今

儀賢明之文蓋同自敘又志有頌國明非散作也王同序云有母

幸賢明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為屏風頌云其狀總為

皆十五傳則凡無頌者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

部雜傳先謙曰世說不詳本傳有世頌疑即其書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有脫字後書胡廣傳初揚雄依皮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

一新一則太玄木十四篇與別錄合本傳請章句尚不存焉則此佚之

四篇當為章句無疑陶憲曾曰州箴官箴合為箴一酒箴雖見前

快傳或班未收入此缺疑經引二篇如沈說則篇數不符矣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日官本傳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

六經之中畱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

其言 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

道最為高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所謂道家者不過為虛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

食於太史局而縱橫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流耕

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日論

語試以事取其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

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

道本 師古曰辟 荀以譁眾取寵 師古曰譁也 後進循之 補注

日官本考證云宋本作修之 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寔衰此辟儒之

患 師古曰辟 荀以譁眾取寵 師古曰譁也 後進循之 補注

伊尹五十一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伊尹之言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者伊尹太公

而伊尹對湯問商本紀引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韓詩外

傳引伊尹對湯問庭殺大拱齊民要術引泥勝之述伊尹區田法

皆王氏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略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謀八十一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言七十一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兵八十五篇 補注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巨壽王集二卷亡

太公陰符錄一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舊唐志太公陰謀三

卷又陰謀三十六用一卷隋志太公金匱二卷唐志太公兵法

二卷又兵法六卷... 秦策蘇秦夜發書得大公陰符之謀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金匱凡善言書諸金版神符... 陰謀者即大公之陰謀也... 陰謀者即大公之陰謀也... 陰謀者即大公之陰謀也...

辛甲二十九篇... 別錄曰辛甲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傳辛甲為太史... 命百官箴王則沈欽韓曰韓非說林作辛公甲... 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祀師古...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補注葉德輝曰隋志道德經注云周柱下史李...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補注葉德輝曰隋志道德經注云周柱下史李...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補注葉德輝曰隋志道德經注云周柱下史李...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 志已十二篇也... 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 志已十二篇也... 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 志已十二篇也... 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 志已十二篇也...

關尹子九篇... 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 之游也九篇者一守篇二柱篇三極篇四符篇五鑑篇六七篇七... 張湛列子注云關令尹喜字公度... 莊子五十二篇... 沈欽韓曰陸氏序錄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孟氏注...

列子八篇... 名固先莊子稱之... 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 重十二篇定著八篇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列子禦寇體道人... 也亦于弟子八篇者天瑞一黃帝二周穆王三仲尼四湯問五力... 命六揚朱七說符八也沈欽韓曰隋唐志同晉張湛注唐殷敬順... 釋文又有唐盧... 重元宋徐通注... 老子成子十八篇... 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 長盧子九篇... 補注錢大昭曰九篇下南雍本闕本有注云楚人今... 其語蓋並時人也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盧御覽三十七引呂氏... 春秋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先謙曰... 官本篇下有... 楚人二字... 王狄子一篇... 補注錢大昭曰... 公子牟四篇... 補注錢大昭曰... 行推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子牟魏公... 子也作書四篇魏伐中山公于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 欽韓曰列子仲尼篇中山公于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

老子成子十八篇... 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 長盧子九篇... 補注錢大昭曰九篇下南雍本闕本有注云楚人今... 其語蓋並時人也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盧御覽三十七引呂氏... 春秋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先謙曰... 官本篇下有... 楚人二字... 王狄子一篇... 補注錢大昭曰... 公子牟四篇... 補注錢大昭曰... 行推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子牟魏公... 子也作書四篇魏伐中山公于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 欽韓曰列子仲尼篇中山公于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

老子成子十八篇... 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 長盧子九篇... 補注錢大昭曰九篇下南雍本闕本有注云楚人今... 其語蓋並時人也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盧御覽三十七引呂氏... 春秋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先謙曰... 官本篇下有... 楚人二字... 王狄子一篇... 補注錢大昭曰... 公子牟四篇... 補注錢大昭曰... 行推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子牟魏公... 子也作書四篇魏伐中山公于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 欽韓曰列子仲尼篇中山公于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



君時文侯及且百年不得為文侯子也

田子二十五篇 補注錢大昭曰呂氏春秋云陳賈黃齊高誘注云

老萊子十六篇 楚人與孔子同時論故齊人為語曰魏策或謂黃齊

也六十而盡相也 楚人與孔子同時論故齊人為語曰魏策或謂黃齊

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則剛齒脆則折齒之於齒也猶君之於民也

分爲兩事也 史記云著書十五篇與孔子同時大戴記將軍文子

別錄云老萊子古之壽考者如列御寇師老商氏以尚氏稱老矣

有萊子曰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奇也奇者同歸也古者

謂死之毛可績而衣其遺也存其死也也皇甫高士傳老萊子曰鳥

萊子之弟可績而衣其遺也存其死也也皇甫高士傳老萊子曰鳥

黔婁子四篇 齊胡稜反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

子與門人往叩先曾子死亦不當戚王時蓋別一人周壽昌曰廣

韻去聲九往叩先曾子死亦不當戚王時蓋別一人周壽昌曰廣

引漢志云齊有隱士藺婁子著書五篇與廣韻

同是宋人所見漢書不作黔婁子著書五篇與廣韻

宮孫子二篇 師古曰宮孫

鵬冠子一篇 楚人深以鵬爲冠師古曰以鵬爲冠

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卷三卷四庫書曰十六篇與合已非漢

九篇愈所稱而篇皆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陸

人雜亂附益之今刪去前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陸

細所注自博選至武重王十九篇然其中龐煖論兵法漢志本在

兵家爲後人傳合耳其語多有可采柳宗元謂惟賈生賦賦所引

定論耶何其稱疏也韓子之言當矣

周訓十四篇 師古曰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

黃帝四經四篇 補注沈欽韓曰老莊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

日谷神不死是謂玄化玄化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又曰形動不生何存存者生之根綿綿若存用之

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存者生之根綿綿若存用之

重衣禁重香禁其味禁其氣禁其味禁其氣禁其味禁其氣禁其味禁其氣

天之威與元氣此則至道真道家之真祖漢時黃帝老子

之言自名其學厥後轉運大約自淮南

王等著書遞相剽竊故真書反無傳焉

黃帝銘六篇 補注王應麟曰皇覽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

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金人銘蓋六篇之一

也沈欽韓曰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机之法文心雕龍銘篇爲帝

軒刻與凡引以黃帝中凡銘

路史疏倫紀引黃帝中凡銘

黃帝君臣十篇 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補注沈欽韓曰五帝紀

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御覽七十九引尸子曰子貢曰古者黃

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

約而成此之謂四德案此蓋韓記其君臣事述爲後來呂氏春秋

應同去私國道所本葉德輝曰六籍兵道文子符言上仁呂氏春秋

黃帝新書宗首修政上又引黃帝政語疑皆君臣篇遺文

雜黃帝五十八篇 六國時賢

力牧二十二篇 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補注錢大昭

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又有力牧以治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

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王欽若先天紀帝問張若謀數之事張

能於推步之術

孫子十六篇 六國時沈欽韓曰孫子論功爲孫子曰今夫

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知之不

能更也不稱兵法而孫子似有道家之孫子

捷子二篇 捷子古史通王念孫曰古史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之前或作捷子史記田完世家自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環淵之徒正義按子齊人蔡文忠云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字乃捷子乃六國時人蔡文忠云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二十九葉捷子武王時說於齊王而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父子爲氏又捷子武王時說於齊王而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接子爲二邵思姓解一捷子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所子與姓引異姓然捷子捷子捷子在尸子之後鄭衍

曹羽二篇 說於齊王

耶中嬰齊十二篇 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臣君子二篇 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云鄭長者不

人著書一籍號鄭長者兩年高德文事長於人以之爲長者也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

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補注沈欽韓曰劉向序列子云

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班氏即其語隋志黃帝以下

聖哲之士所言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

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家矣案樂毅傳贊序其源流云

樂臣公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

期生教毛萸公毛萸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公孫季此君人南面之術

也補注王念孫曰君人當為人君殺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虞書

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擴古讓字籍易之

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象辭謙字與謙同補注劉奉世曰

謙若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謙謙者吳仁傑曰易謙

以初六爻子夏傳作謙謙之食不足狂也不能為高而祇離咎也

昭云謙謙猶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皆當從言從兼而

初六謙謙皆當從口字書謙敬也歎通作謙不足貌則謙謙蓋自

視然之意子夏傳作謙謙止木於初六一文耳今卦中他字盡

作兼則傳者失之錢大昕曰古書言旁字與口旁字往往相通故

謙或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奔仁義師古曰日獨任清虛

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制樂篇宋景公

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論衡變虛篇案子韋書

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災感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

即劉向奏也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爽始終書師古曰禱音時其字從木禱

此注始終當作終始矣爽字亦誤作終始者鄒爽非鄒爽也別

有鄒爽子十二篇非終始書沈欽韓曰律歷志丞相屬官長安單

安國安陵權育治終始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

十九歲某德輝曰鄒思姓解沈欽韓曰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補注沈欽韓曰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

鄒子四十九篇名行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補注王

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云云燕

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見司堆注鄒司農引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補注王應麟曰封禪書

及秦帝齊人奏之問憲曾曰文選魏都賦注七略云鄒子有終始

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乘巨子五篇六國時補注沈欽韓曰當作桑丘隋志晉征南軍師

漢志正作桑丘楊偉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本此某德輝曰沈說是也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傳云韓人也補注朱一新曰

是錄注別傳當作別錄注本亦作別傳先謙曰官本作別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

之道也故日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補注王應麟曰項封紀楚南公曰楚雖三

議廢與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云楚人也善言陰陽真隱傳

居南公下云職國時有南公著書三十

卷言五行陰陽事蓋衛南公之子之後也

容成子十四篇補注王應麟曰呂覽勿躬篇容成作歷莊子則陽

於南公後當是六國時人言陰陽

以為容成之道如黃帝泰素之比

張蒼十六篇承相北平侯補注王應麟曰本傳著

鄒爽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難龍爽師古曰爽音試亦反補注沈欽

用史漢寶嬰傳可證先謙曰官本

考證云難監本說影從宋本改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補注葉德輝曰元和

馮促十三篇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補注葉德輝曰元和姓纂

志文明言將鉅名

彰今本疑有奪字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補注王應麟曰說傳誼以為宜

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沈欽韓曰五曹算經云一

為田曹地利為先既有田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眾必用食飲

故次集曹承既會集必務儲蓄次

倉曹食陳貨幣和文貨次金曹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侯爵尉屬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陰侯孫注王應麟曰公孫渾邪傳父昆邪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

舍人事而任鬼神師古曰

李子三十二篇名理相魏文侯富國強兵補注沈欽韓曰食貨志

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

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一篇其輕殺越城博戲借

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

六篇而已師古曰

商君二十九篇名執姪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補注沈欽韓

宋時亡三篇又佚其二凡二十四篇通考志或作商子讀書志云

乃第四世自魏賞第二十一則又案第以今本攻之所謂又佚二篇

秦四世矣自魏賞第二十一則又案第以今本攻之所謂又佚二篇

於垂沙莊賈發於內楚則皆在秦昭王時非商君本也葉德輝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諱侯不取侯韓師古曰

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

史公所記七略曰孝宣皇帝重中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壽

仍列之周等昌曰史記張叔傳索隱引七略別錄云申子學說曰

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卑臣民上下合於六經也葉德輝

曰意林二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六百二十四並引君臣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

篇羣書治要引長短經大體篇反經篇初學記二十五意林引大

處子九篇師古曰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慎子四十二篇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國時處士案漢

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所厚者薄之意蓋專非泰尚映漢龜錯為說

鄧析二篇折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朝欽殺鄧析

而用其刑則非子產所殺也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序臣所校鄧

中鄧析書則刑則非子產所殺也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序臣所校鄧

白無厚之詞章而志令與公孫龍同類隋志一卷除復重為二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併游樓

魏黃初末山陽仲氏形論次之舊故隋志已作二卷沈欽詳曰說

有名者未必有刑而事易必失其方因書有刑者必有刑

不為公孫龍所祖述能又加刑項以定名以定事以檢名大

旨也宋晁氏又誤以形名又加刑項以定名以定事以檢名大

而雜以山難鳳皇字以形名又加刑項以定名以定事以檢名大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師古曰公孫龍為堅白之辯者補注王應麟曰

鄭乘公孫龍也淮南鴻烈曰公孫龍乘於辭而買名錢大昭曰張

守節云與鄧衍同時今道藏本上中下三卷與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

惠子一篇惠施宋人仕魏為惠多其書五車其道姓莊子雜篇天下解

非子說林呂覽不其書應言篇開春

黃公四篇歌詩中師古曰疾音才斯反

毛公九篇錄人與公孫龍等遊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

徒者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其此其所長也及繁者為之古曰籍音工鈞反則苟鉤鉞析亂而

已師古曰鉞破也音普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補注王應麟曰左傳稱史佚有言史

太史說苑政理之志晉語成王問政於尹佚尹佚對曰君之

首今書亡不可考呂覽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後託於佚獻葉德澤曰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降自車馬意者史佚

書益其人歷文武成康四朝周紀引史佚王降自車馬意者史佚

年昭元其晉語均引史佚其言合於備術志人墨家者

意以其為太史出於清廟之守故從其術志人墨家者

田依子三篇先韓子一卷呂覽韓非諸書作田依子韓非曰

類聚祥瑞部下引田依子曰少吳之時赤燕一雙而飛集少吳氏

白狼口銜金鈞而入湯庭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黃帝時有

草生于帝庭陸有俊人朝則草生于帝庭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

進也又東漢注引陸有俊人朝則草生于帝庭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珍裘又休徵部引少昊生於維華之渚渚一曰化鳥毛人獻其

意焉劉廣稽瑞引云昔帝堯之為天下平也補注出庖廚為帝去

惡又引云殷湯為天子白狐九尾又引云周武王時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補注葉德輝曰元和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一卷洪氏云書今

身降而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而

而民不天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史記索隱引隨巢

子云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鬼不願亦不實滅神引昔三苗大

亂能生於廟大哭于市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思謂此墨氏

之明鬼也葉德輝曰太史公自序正義引昭昭以代殷思謂此墨氏

像後有徐巢子傳其術按徐巢子傳其術按徐巢子傳其術按徐巢

四時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

謂賢於節以化育之神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

占經引夏后之與方澤出馬北堂書九十六引各人以環絕人之時

為禍而禍咎徵部引幽厲之時天旱地坼

**胡非子三篇** 墨翟弟子補注沈欽韓曰隋唐志一卷意林引云胡非子見胡非子而問之胡非子有胡非子之說蓋胡非子之說也胡非子見胡非子而問之胡非子有胡非子之說蓋胡非子之說也

**胡非子三篇** 墨翟弟子補注沈欽韓曰隋唐志一卷意林引云胡非子見胡非子而問之胡非子有胡非子之說蓋胡非子之說也

**墨子七十一篇** 名墨為宋大夫在孔子後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墨子有文子文子之弟子問於墨子據此則墨子在七十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 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不同相謂別墨韓非墨者苦役已當郭陸子之屬俱謂墨經而倍諸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徒見於墨翟書者十數人呂覽有腹詩許犯田繫索盧參孟勝徐弱等百八十三人十數人呂覽有姑果列子有東門賈孟于有夷之論衡有魏子枚獲數子淮南其私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八人若若之眾也蓋出於清廟之守補注周壽昌曰左傳桓二年載哀伯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黍稷不豐昭其儉也志蓋以墨之儉出於此也

**茅屋采椽** 師古曰采椽木也字作椽本從木以茅覆屋以椽為椽

**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 如滄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明鬼篇其第三篇言鬼神報應即首引杜伯射順四時而行是以

**非命** 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如滄曰言皆同可以

**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 以非禮補注沈欽韓曰此禮下非禮樂殺梁序疏

**蘇子三十一篇** 名蘇有列傳補注沈欽韓曰今見於史記國策等並有論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為蘇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

**張子十篇** 名張有

**龐煖二篇** 為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補注沈欽韓曰龐煖三篇

**闕子一篇** 補注沈欽韓曰闕子云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難秦相李斯補注陶紹曾曰信令名文選吳都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檢

**蒯子五篇** 名蒯通補注王應麟曰本傳論戰國時說士

**鄒陽七篇**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尊賢篇鄒子曰詩曰緜緜

**主父偃二十八篇**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主父偃曰人而無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補注沈欽韓曰皆見本傳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 補注沈欽韓曰韓非五蠹篇從橫之黨借力於國從

**非所以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特國地

雖多亦奚以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又曰使乎使乎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又曰使乎使乎

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師古曰詐諉言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補注王應麟曰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試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錄論黃帝有中机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誠錢大昭曰應劭注田蚡傳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字

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之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

此字注言下禹字注木亦作命葉德輝曰說文禹古文作侑即

稱亂者茲有苗用天之罰若子既率爾對諱豈以征有苗即

書大禹謨所本逸周書大衆引禹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守可襲伐土無食引夏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

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並類雜家言朱一新曰汪本無子字先謙曰官本無

尸子二十篇名倭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倭逃入蜀師古曰倭

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倭秦相商君師之執死倭逃入蜀師古曰倭

計立法理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倭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

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二十卷其九篇

亡魏黃初中續時止治水為法殺梁傳亦引尸子先謙曰注晉

子篇宋書禮志引禹治水為法殺梁傳亦引尸子先謙曰注晉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補注沈欽韓曰總

覽各一篇六論論各六

淮南內二十一篇許慎高誘兩家注並列今惟存高注景十三王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補注沈清說九篇則其人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先謙曰官本無所字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

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遺伯讀曰霸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入兵法雜注陶憲曾曰入兵法上脫出楚此由而入兵法也今本脫出楚殺三字則入兵法三字不可解而諸子家所出之楚殺亦不知其於十家中究出自何家矣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古者司史應記前言往行勸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

前漢三十

之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師古曰治國之體亦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曰漫放也羨音七戰反補注錢大昭曰漫羨猶漫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念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也曰食貨志呂氏春秋管子汜勝之書引神農之教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一篇藝文類聚災異部引神農求雨書百一引神農書入穀生長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真隱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補注葉德輝曰史記貨殖傳裴駢集解云子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於邱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集解本是作宰氏宰氏即計然故裴駢無計然書志云不知何世蓋班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也

董安國十六篇

漢代內史不知何世補注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補注宋祁曰尹一作郡沈欽韓曰唐志種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滅法似尹都尉名澤也御覽九百八十一引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芥菜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補注沈欽韓曰疑即趙過教田三輔者齊民共一牛一人將之耕田第一引崔實政論曰趙過教民耕殖法三犁焉口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輿為敦煌太守月令注周禮草人注後漢汜勝之傳注文選注初學記御覽皆引之晉食貨志漢遺輕車使者卷齊民要術多引汜勝之書周壽昌曰文選注引王隱晉書云汜勝之教陸九族鄭推通志馬端臨通考無其書殆亡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補注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郡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云云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蔡作祭朱一新曰注

前漢三十

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補注沈欽韓曰呂覽上農任地二篇皆藝收穫之法此農書之祖朱一新曰汪本

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言為君之道所重者人之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補注何焯曰顏注誤以武為湯

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主天下自治

下之序師古曰詩亂

封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彌望三百  
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御覽三百  
八十三引齊子年九十見  
文王事案此類小說也

周考七十六篇

古史官記事也補注王應麟曰風俗通義引青  
青史子五十七篇

教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文心雕龍云青史山綴於街談周壽昌  
曰案賈執姓氏英賢錄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川氏  
焉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補注錢大昭曰  
色皆偏疑即此書沈欽韓曰說苑君道篇辨物篇御覽三百六十  
九並引師曠語周壽昌曰兵陰陽又有師曠八篇彼注云晉平公  
臣而此不注未詳先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補注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舜  
遜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沈欽韓曰

韓詩外傳五云堯學於務成子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補注王應麟曰荀子云宋  
冠子作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  
辱使人不怒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  
是過也沈欽韓曰莊子  
天下篇宋鈞尹文並稱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後託也補注王應麟曰賈誼  
視民知治不先謙曰官本考  
證云非監本說者今改正

黃帝說四十篇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補注沈欽韓曰此方士  
所本史遷所云其文不雅馴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未無也字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臣人宣帝時補注錢大  
昭曰項國疑淮陽國之誤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詔黃車使  
者應劭曰其說以問書為本師古曰史

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補注  
王應麟曰郊祀志雜錄虞初等以方術詛句奴大宛錢大昭曰注  
職關本作號李善注文選西京賦引曰以方士侍詔乘馬衣黃衣  
黃車使者今本注有脫落當從文選注增改朱一新曰灑注本  
官本作號曰

百家百三十九卷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十八風俗通云案  
露見但就取之後書仲長統傳百家雜說請用從火陶紹曾曰御  
覽七百六十又八百八十一引風俗通公輸般見水上蠶事亦出百家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補注劉奉世  
曰又少十篇

小說家者流補注沈欽韓曰滑稽傳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即傳  
蓋治身理家近取譬論以作短章蓋出於稗官如漢書曰稗官家排九  
其經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  
謂偶語為稗師古曰稗音稀稗之稗不與銀排同也稗官小官漢  
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師古  
語載孔子之言泥滯也音乃細反補注周壽昌曰今論語作子夏  
語此或疑是齊古兩語也東平思道傳小道不通致遠恐泥顏注

亦云引孔子之言後書蔡邕上封事有云若乃小能小善雖有然  
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滯志亦引此語作孔子不作子夏然  
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  
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楚觀一家二十五篇  
家出入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  
兵技巧諸子主好惡殊方反惡音一故反是以九家之說一補注朱  
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反惡音一故反是以九家之說一補注朱

諫曰官本術先齋出竝作與師古曰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  
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  
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歸之辭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  
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使其  
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補



有之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猶在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日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補注沈欽韓曰自離騷至書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第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詞者皆謂騫公之音案漢時朱買臣召見言楚詞宣帝徵能為楚詞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時自有專門可知其音韻非易也

唐勒賦四篇楚人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宋玉賦云景差唐勒等並造大言賦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補注王應麟曰隋志宋玉賦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楚詞九辨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鈞笛賦沈欽韓曰笛賦非宋玉作隋志宋玉集三卷

趙幽王賦一篇補注沈欽韓曰日本傳作歌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補注錢大昭曰即嚴夫子也此獨不詳史駁文沈欽韓曰楚詞章句王逸云哀子之所作也

賈誼賦七篇補注王應麟曰惜誓甲屈原賦古文苑有旱雲虞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補注王應麟曰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文選王粲七哀詩注枚乘集有臨瀛池遠賦賦隨志乘集二卷先謙曰西京雜記有柳賦又略見初學記二十八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相如集一卷葉德輝日本傳有子虛賦上林賦子虛賦上林賦比擬哀秦二世賦大人賦凡三篇文選有長門賦一篇藝文類聚人部有美人賦一篇姑蘇賦下聘文選魏都賦注有梁賦北堂書鈔百四十六有魚菹賦陶紹曾曰玉篇石部有梓桐山賦

也葉德輝曰孔叢子述叢上有謀格虎賦楊柳賦陽侯賦劉隱賦十九篇師古曰陽侯應作楊邱隱應作偃齊悼惠王之孫共安侯之子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補注沈欽韓曰傷李夫人及秋風辭隋志武帝集一卷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儵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補注錢大昭曰儵望之傳子增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補注錢大昭曰劉向之子

劉向賦三十三篇補注王應麟曰表傳俱作陽城文選注雅琴賦隋志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有十八篇別錄云向有芳松枕賦沈欽韓曰樂家出琴頌應入此

王褒賦十六篇補注王應麟曰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枚文選注有碧雞頌隋唐志集五卷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補注陶憲曾曰亦任涿郡見王尊傳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補注錢大昭曰衛霍傳之李息別一人

淮陽憲王賦二篇補注先謙曰名欽宣帝子

揚雄賦十二篇補注王應麟曰本傳作四賦志云入揚雄入篇蓋七略所載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靈靈賦沈欽韓曰靈靈賦略見御覽一陶紹曾曰說文氏部引雄賦靈若氏賦蓋解嘲古亦謂之賦也當在此十二篇中

待詔馮商賦九篇補注周壽昌曰藝文類聚八十引劉向別錄云待詔馮商作鏡賦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皮中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時年二十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重死字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補注劉奉世曰其實唯賦一史字耳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

孫卿賦十篇補注王應麟曰荀子賦篇禮知雲蓋賦又有危詩

秦時雜賦九篇補注沈欽韓曰文心雕龍詮賦篇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此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補注先謙曰越景帝子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曉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曉縣名音移補注王應麟曰地理志屬樂浪先謙曰延年亦見清漢志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補注錢大昭曰儁家有鈞后兀從李步昌疑即其人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綺華賦九篇師古曰綺姓華名綺音魚綺反補注王應麟曰漢有綺案華業字形近疑即此人

駐弘賦一篇師古曰即陸孟也陸音先隨反

別相陽賦五篇服虔曰相音謂補注王應麟曰庾信哀江南賦別是姓別而封相陽亭侯者若以為雜別之別則當列於雜賦家而不列於賦家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即成

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楚苑云京兆人先諱曰前漢無亭侯之制沈說非也成賦當有所本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補注王應麟曰見蕭望之傳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補注沈欽韓曰子墨客姓林主人益川其儒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補注先謙曰中忠字同董仲舒有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泡音昔

日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有行過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文雜賦三十四篇補注錢大昭曰文閣本作大朱一

成相雜辭十一篇補注王應麟曰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

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前漢三十

高祖歌詩二篇補注王應麟曰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補注先謙曰秦一甘

宗廟歌詩五篇補注先謙曰合上十四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補注先謙曰疑即漢鼓吹錢歌

多以前題被新聲益擬古樂府之祖其

中戰城南造如期等曲當是原歌詩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補注先謙曰蓋武帝征匈奴盛唐擬陽等

百九十二引武帝集云奉車子侯暴

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詩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補注王應麟曰陸厥擬臨江王節

作先謙曰李白亦有擬臨江王節士歌詩

萬歲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也但陸李專詠節士而不及臨江

節士而於志文及字未合疑皆未見本詩者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補注沈欽韓曰外戚傳有是邪非邪

歌童被聲王子年拾遺記有落葉哀蟬曲未審其真

偽先謙曰郭茂倩樂府詩集擬李夫人及貴人歌

詔賜中山靖王子曾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

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材人天子內官補注王應麟

日庚眉吾疑未央才人歌先謙曰郭茂倩樂府詩集擬中山靖

子妾歌第一首云未央才人中山靖子一笑傾城再顧傾市李白

發詩亦云中山靖子妾特以色見珍郭茂倩云歌詩賜中山王及孺

子妾未央才人等爾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謂之中山靖子妾失

之遠矣案孺子妾疑即中山王宮人待不當牽及未央才人耳文

選陸厥歌注引此文冰作并又引如

涪注云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吳越曲吳人

南宋志南作東文選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

並以音調言郭茂倩樂府詩集擬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

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吳郡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補注沈欽韓曰上林賦文成頭

人善歌宋志有雁門太守行歌洛陽令王漢蓋本有此曲後漢取

其音節以嗣王漢爾樂府琴瑟調曲有隴西行先謙曰魏曹植晉陸

機擬出自蜀北門

前漢三十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陌上桑邯鄲女

一章先謙曰趙樂志有邯鄲鼓瑟即其辭琴操有河間雜歌二十

引樂府廣題云邯鄲舞也陸厥擬邯鄲行

齊鄭歌詩四篇補注沈欽韓曰陸厥擬齊鄭行

淮南歌詩四篇補注沈欽韓曰上林賦淮南子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補注沈欽韓曰陸厥擬左馮翊歌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補注沈欽韓曰陸厥擬京兆歌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補注沈欽韓曰郭茂倩樂府引古今樂錄云王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補注沈欽韓曰陸厥擬黃門倡車忠等

雜各名有主名歌詩十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能詩琴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

感物造端材知深美

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

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也

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

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

王念孫曰案風下原有諺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沒其風論之義

風論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

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引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

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靡閎衍之詞沒其風論之義

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之為文辭補注先謙曰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

室矣如其不用何誼相如無所施也補注王念孫曰門下人字涉

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

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

魏文部二引此皆無人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代

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醇厚

云詩賦為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卷案周官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車之陳此即八變陳也御覽

三百二十八引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於旗旗然容以向前是為天

師失三軍將行於旗旗亂於上東南西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

前陣戰者莫復其連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

亡右周中其師得程此即雜占也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吳孫子三

十二墨經

先擊以戰則克此三十二墨經也杜牧孫子序云武書十數萬言

魏武則其繁勝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家史記武傳闕處

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十三篇其初見時所謂曹操所

定非也先謙曰武傳贊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正義引

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先謙案

存也御覽百八十九言得各而中下卷文多見諸家徵引唐時書尚

九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

注所引並在十三篇外

齊孫子八十九篇

兵法論列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

范蠡二篇

季子十篇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季子沈欽韓曰疑李

姪一篇師古曰姪音女瑞反

兵春秋一篇補注沈欽韓曰新唐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補注沈欽韓曰煖冠

兒良一篇師古曰良音時人也兒良後亦見賈誼傳官本漢作奚

廣武君一篇疑即淮陰侯傳中事

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補注沈欽韓曰馬隆八陣讚云天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師古曰權謀補注沈欽韓曰權謀

五十九篇出司馬法入禮也補注沈欽韓曰權謀

一篇注云伊尹以下諸書今伊尹太公管子孫臏子

子陸賈在儒法家蘇子謂權謀重九下脫篇字是也謂二百五十九

此陶憲曾曰劉氏謂權謀重九下脫篇字是也謂二百五十九

合作五百二十一則非也省伊尹太公管子孫臏子

其全書收入備道從橫各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入於

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也班固其書各書而於此則省其所

止二百五十九篇也班固其書各書而於此則省其所

專指司馬法而言錢句讀未明因謂伊尹諸家並不入禮

馬法入禮六字為衍文亦非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曰奇用兵先計而後戰乘形執包陰陽用技巧

者也

楚兵法七篇國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孫叔

蚩尤二篇見呂刑補注王應麟曰管子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

孫軫五篇卷五

孫敘二篇補注王應麟曰人表孫余即山余疑敘當作余李筌

王孫十六篇補注王應麟曰人表孫余即山余疑敘當作余李筌

此王孫疑

尉繚三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兵書一卷今案其書自天官至兵令二十

四篇並言兵形勢不當入雜家隋志蓋誤承漢志兩見不知雜家

其先亡耳其末篇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殺

法取之亦異乎六韜所稱殺一人而三軍震之旨矣

魏公子二十一篇師古曰魏公子補注沈欽韓曰魏公子

子兵法史記注引七略云魏公子補注沈欽韓曰魏公子

上文計之溢於十八卷之數則此十卷當從七略作七卷也

景子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景子補注沈欽韓曰景子

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至滅

李良三篇補注沈欽韓曰李良補注沈欽韓曰李良

項王一篇補注沈欽韓曰項王補注沈欽韓曰項王

右兵形執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執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步內反鄉讀

日標補注先謙曰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補注王應麟曰隋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

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僅陰陽二局存諸祕式

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於先知逆為之備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補注沈欽韓曰天一補注沈欽韓曰天一

神農兵法一篇補注沈欽韓曰神農補注沈欽韓曰神農

能守也亦似言兵之文

黃帝十六篇國三卷補注王應麟曰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

所引非兵陰陽也太白陰陽引黃帝曰車開容車隊問容隊曲問

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黃帝軍出大陣年命立成一卷唐志略

同又御覽十五及三百三十九並引黃帝兵法要訣省詞開元占經五行大

義五篇引黃帝兵法要訣十一引作黃帝用兵要訣二十一二十二又引

作黃帝兵法十要出

後人依託者為多

封胡五篇 黃帝臣依託也... 沈欽韓曰王欽若先...

風后十三篇 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道故推演陰陽之事...

力牧十五篇 黃帝臣依託也... 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

鳩治子一篇 法地地子極言篇... 日官本治一作治引...

鬼谷區三篇 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師古曰... 史記素隱系本史區占星氣...

地典六篇 沈欽韓曰陶潛錄黃帝七篇... 孟前一漢三十...

孟子一篇 有注沈欽韓曰五行家... 東父三十一篇 魏石中父東父無...

師曠八篇 晉平公臣師曠事晉文公... 蔓弘十五篇 周史補注王應麟曰...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 略見天文志...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補注沈欽韓曰...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 補注沈欽韓曰...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 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五子胥十篇 圖一卷補注錢大昕曰... 鮑子兵法十篇 圖一卷補注錢大...

公勝子五篇 補注葉德輝曰次也子胥... 苗子五篇 圖一卷...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師古曰李廣補注... 李將軍射法三篇 師古曰李廣傳世...

魏氏射法六篇 師古曰魏都鄙人... 望遠連弩射法十五卷 師古曰望遠...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補注沈欽韓曰...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蒲苴子...

年調五營射師五篇 補注沈欽韓曰... 引機射師五篇 師古曰引機射師...

引機射師五篇 師古曰引機射師...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蒲苴子...

引機射師五篇 師古曰引機射師...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蒲苴子...

引機射師五篇 師古曰引機射師...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蒲苴子...

劍道三十八篇補注王應麟曰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

手搏六篇補注王應麟曰甘延壽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雜兵書十卷雜兵圖二

蹇鞞二十五篇補注師古曰蹇鞞以韋為之實以物蹇鞞之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補注師古曰右兵技巧者十二篇重收入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補注師古曰凡兵書五十三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

曰為國者足食足兵補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不教民戰是謂

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補注師古曰下繫之箭

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曰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曰仁義行之

曰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

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補注王應麟曰高紀韓信申軍

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補注師古曰楊僕謂拾取之

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補注師古曰泰壹星名即天一也見天文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補注師古曰五殘星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補注師古曰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補注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補注

淮南雜子星二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補注師古曰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補注師古曰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秦階六符一卷補注師古曰秦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補注師古曰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補注師古曰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補注師古曰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補注師古曰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補注師古曰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補注師古曰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於日旁欽韓日隋志京氏日占三卷夏氏日旁氣魏氏日旁氣圖一卷太卜注王者夜有夢則晝觀日旁氣以占其吉凶

漢流星行占驗八卷補注先謙曰此專占流星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補注先謙曰此與上日旁氣行事占驗同而奪一事字云十三卷蓋別一書

漢日食月食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日月食宋於天文志者是矣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驗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然其明大者甚眾

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黃卦然星事矧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淵讀與同夫觀景曰詭形非明王亦不能服

聽也言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補注錢大昭曰王南雍本閩本並作主朱一新曰汪本王

官本作主是此所旨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補注王應麟曰律歷志張壽王曰安得五

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謂日月星辰皆不諧合先謙曰天官書自初生民

以來世主皆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之故曰五家也

案黃帝與顓頊夏曆月日星辰各有一家顓頊學之故曰五家也

此五家當如索隱說為安張壽王治黃帝調歷因其疏闕眾以為

氏引以證此云安得五家歷所以自飾其非殷歷黃帝歷也王

父似未明此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五家歷三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與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序皆本於甲寅元漢延光二年曹誦施延熹平四年馮光陳晃皆  
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元議即蔡邕議之日歷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見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  
之元也審矣古諸儒生皆以爲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命歷推之洪言最  
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命歷推之洪言最  
信公子諸所謂商起庚戌終成寅者非也帝王諸謂湯元年壬寅  
一行歷謂成湯伐桀  
歲在壬戌皆非也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謀歷十七卷

補注王應麟曰三代世表余讀謀歷終始五德之  
以來各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  
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云春秋歷譜謀終始五德之  
沈欽韓曰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  
封七年復得開逢攝提格之歲案此以漢元上推殷周猶後志言  
四分歷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推殷周猶後志言  
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  
百七十六歲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孰或  
謀先謙曰後書張衡傳注謀諸第也案史文或單稱諸單稱謀或  
連稱諸謀其義一也以上引史記證之謀歷當爲歷謀而文誤倒

耿昌月行度二百三十二卷

補注王應麟曰後志賈逵論日案甘露二年大  
耿昌月行度二卷 同前漢三十

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赤道使然先謙曰食貨志稱壽昌善爲算昌蓋其字稱字  
冠書如賦家屈原賦之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

傳周五星行度二十九卷

補注王應麟曰後志賈逵論日案甘露二年大  
傳周五星行度二十九卷 同前漢三十

望多近此傳周或世相傳授也  
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

律歷數法三卷

補注沈欽韓曰律歷志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閏運  
則一日  
之分也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補注沈欽韓曰律歷志劉向總六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同前漢三十

太歲謀日曆二十九卷 補注王引之曰謀常爲漢周歷謀今林雄傳  
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  
謀因譌而爲謀矣臨仁計五辟卦辭出期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如度者則歲惡人民爲詭言  
如度者則歲惡人民爲詭言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補注葉德輝曰隋志有世本王侯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同前漢三十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  
史合張壽王言黃帝至元風三年六千餘歲又移帝王錄舜禹年  
歲不合人年譜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廬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  
間皆不合經術溝洫志大司空掾  
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日曆書三十四卷

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道  
日曆書三十四卷 同前漢三十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補注沈欽韓曰許商算術能度功用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同前漢三十

杜忠算術十六卷

補注沈欽韓曰杜忠算術能度功用  
杜忠算術十六卷 同前漢三十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同前漢三十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同前漢三十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

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  
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子地統丑人統寅春秋緯樂緯云夏以十三  
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  
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卯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  
臨物之牙其色尚赤以寅爲朔又以其探知五星日  
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  
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 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  
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目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五行家載太一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同前漢三十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補注沈欽韓曰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同前漢三十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補注沈欽韓曰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同前漢三十

年當觀大一與天目在四維不出也

補注沈欽韓曰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年當觀大一與天目在四維不出也 同前漢三十

行風俗太一繼在四維不出也

補注沈欽韓曰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行風俗太一繼在四維不出也 同前漢三十

之案黃帝臣有師職或作師  
廣此似黃帝諸子論陰陽也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十八引神農書  
天爲尸濕地爲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  
悔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引神農占以每月風雨占穀穀之貴賤當  
出此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閻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破破陽又鄭注  
保章氏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  
次之分也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雌雄堪輿徐行雄以  
音知雌公羊疏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御頭堪輿餘九風俗  
通曰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關爭隋志有歷頭堪輿餘九風俗  
小堪輿四序堪輿八會堪輿餘等吳越春秋伍子胥曰精觀金匱第  
八其可傷也云云又文種語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式則八  
也云云案金匱玉門是五行書名其所占類太乙六壬之式則或  
兩家言也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異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隋牛宏傳引劉歆鍾律書沈  
欽韓曰此蓋京房之術後志京房以六十律  
分律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  
而復陰陽寒燥風雨之占生焉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補注沈欽韓曰日者傳孝武帝時聚會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蓋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  
家曰小吉太一家曰上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  
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案此數家雖總名五行所占又不一  
同若此朱一新曰汪本作二十二卷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二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補注沈欽韓曰隋

天一六卷補注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  
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太白陰  
德黃帝征蚩尤七十戰不克盡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表云  
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帝臨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  
之陽鼎壇祭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  
再拜投於湜殿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  
局名曰天一遁甲式

秦一二十二卷

九宮雜占十卷補注沈欽韓曰後漢高彪傳天有五將三  
九宮雜占十卷陶憲曾曰說文甲部引太一經曰頭玄爲甲杖  
一和甲疑出於此書錢大昭曰當作二

刑德七卷

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刑在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八月二  
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刑北刑東則德西  
月台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又曰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  
宮常徙所不勝於木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七舍則月之刑德也  
入中宮而徙於木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七舍則月之刑德也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詳葉德輝曰一切經音義十二引世本曰共鼓貨秋作舟船宋  
注共鼓貨秋黃帝二臣名也共風字聲相近風鼓疑即共鼓先謙  
曰通甲演於風后

風后孤虛二十卷

無成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甲戌旬中無甲申旬中無巳辰巳  
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亥未爲孤子丑旬中無巳辰巳爲  
爲孤子丑爲虛甲申旬中無亥未爲孤子丑爲虛甲辰旬中無巳  
孤爲虛趙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六十甲子日畫爲  
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畫爲定東西  
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南齊書禮志五行說十二辰  
引玄女兵法日三奇六合主威軍士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主酉  
申爲破主衡西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南齊書禮志五行說十二辰  
引玄女兵法日三奇六合主威軍士

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隋志梁有十二屬神圖一卷論術難歲篇十二神登所從魁之輩

羨門式法二十卷

補注王應麟曰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恭周禮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樞木為天張心為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月令正義案除陽式法梁元帝測林序云羨門五將終

六壬司馬相如傳注羨門偶石山仙人羨門高也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如清曰音該師古曰許慎云骸軍中約也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奇骸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奇者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運策祿祥高注奇

五音奇骸用兵二十三卷

如清曰音該師古曰許慎云骸軍中約也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奇骸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奇者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運策祿祥高注奇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然則奇者非常也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補注王應麟曰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形官本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差用五事辭也補注錢大昭曰作差師古曰差進也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師日說皆在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補注王應麟曰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沈約云五德更王有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滯以相亂師古曰龜書五十二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龜書一卷晉掌下大夫史記補先生補龜策傳所載其大略也宋一新一注本卷五十三誤夏龜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龜書卷之北從而夏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子排篇夏后開使書廉採金於山鑄鼎於昆吾既成遷於三國張衡靈龜曰遠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且大昌此夏龜策之見於書者太史公云三王不同龜師古曰南龜書二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龜書卷之北從而夏於昆吾之上處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抱朴子對俗篇玉策記曰千歲之龜游於蓬萊之上或在叢著之下積生亦引記曰或即玉策記也師古曰巨龜三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龜書卷之北從而夏於昆吾雜龜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龜書卷之北從而夏於昆吾著書二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龜書卷之北從而夏於昆吾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書故生著書說文著書下云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此師古曰周易三十八卷補注王應麟曰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卦鴻漸委化逆刺占災異占非魚鱉費直師古曰周易明堂二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蓋明堂皆周易林錢大昭曰周易下當有脫字師古曰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補注沈欽韓曰蓋明堂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補注沈欽韓曰蓋明堂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沈欽韓曰魏志管輅射覆卦成此並先有卦辭占者以卦推之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對俗篇鼠壽三百歲年中外事及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補注先謙曰元和姓纂九魚引風俗通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補注周壽昌曰任良嘗即京房弟子見房傳

易卦八具補注沈欽韓曰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御雲臺尚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併入五行家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師古曰則書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也如禱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一卷沈欽韓曰詩大人占之鄭箋謂以聖人占禱之法占之先謙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漢書曰武禁人姓名

噫耳鳴雜占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中唐疏本有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補注沈欽韓曰先紀黃帝巡狩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變怪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

尺以精也酒川之精者生於蛟螭此酒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補注先謙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董仲舒傳言求雨止雨後漢

亦精其術先謙日藏官本作藏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八引周書

見食貨志呂氏春秋愛類亦引神農之教言耕種儲粟之事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略術覽八百二十一引沈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

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

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補注先謙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董仲舒傳言求雨止雨後漢

亦精其術先謙日藏官本作藏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八引周書

見食貨志呂氏春秋愛類亦引神農之教言耕種儲粟之事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略術覽八百二十一引沈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

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

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補注先謙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董仲舒傳言求雨止雨後漢

亦精其術先謙日藏官本作藏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八引周書

見食貨志呂氏春秋愛類亦引神農之教言耕種儲粟之事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略術覽八百二十一引沈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

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

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補注先謙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董仲舒傳言求雨止雨後漢

亦精其術先謙日藏官本作藏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八引周書

見食貨志呂氏春秋愛類亦引神農之教言耕種儲粟之事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略術覽八百二十一引沈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

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

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補注先謙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董仲舒傳言求雨止雨後漢

亦精其術先謙日藏官本作藏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八引周書

見食貨志呂氏春秋愛類亦引神農之教言耕種儲粟之事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荷篇食經

略術覽八百二十一引沈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隋志相書四十六卷沈欽韓曰崇文總目有姑布子卿相法三卷  
袁宏後漢紀相工蘇大相鄧后曰此成湯之骨法此相人所傳也  
御覽三百七十一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  
墨公侯之相劉知幾史通許負相經當時所聖見傳流俗  
相寶劍刀二十卷別類篇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  
也黃白雜則堅且切良劍  
也梁陶宏景作刀劍錄

相六畜三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伯樂相馬經黃直  
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爾長孺以相築立名榮  
陽褚氏以相牛立名後書馬援上表曰近世西河子與明相馬法  
子與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  
援官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  
法銅馬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  
器物之形容已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  
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  
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前漢三十

夫

凡數術百九十家補注朱一新曰上文僅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有百九家十字當衍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補注宋祁曰史  
術字沈欽韓曰史是史巫之史官則太卜詹尹之官律歷志太史  
令張壽王太史丞鄧平木志太史令尹咸皆是非載筆執簡之史  
也故於數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術家舉之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術家舉之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也補注古曰下繫之辭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窳晉有卜偃  
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補注王應麟  
齊甘公此作楚異先謙曰子韋見陰陽庶得靈物補注古曰卿粗略  
家石申夫詳天文志唐都詳律歷志庶得靈物補注古曰卿粗略  
注沈欽韓曰管子水地篇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靈也春秋繁露  
俞序始於靈物終於精微物俗亦作粗莊子則陽篇注司馬彪云  
靈粗也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帝素問九卷又素問八  
卷經九卷王冰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補注王

黃帝內經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帝素問九卷又素問八  
卷經九卷王冰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補注王

黃帝內經二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帝素問九卷又素問八  
卷經九卷王冰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補注王

外經三十九卷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  
九作七先謙曰官本九作七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補注先謙曰隋志黃帝八十一難二卷崇文總目秦  
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是  
有兩扁鵲此則史記之扁鵲也當戰國初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  
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  
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文章句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  
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

前漢三十

夫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絡作落  
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補注古曰箴所  
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  
音彼廉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  
文選東方朔畫贊調百藥齊利之所宜補注古曰齊音才諧反其下  
注引此有之字

理目瘡為劇目死為生補注先謙曰猶慈石取鐵目物相使拙者失  
注平作呼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補注古曰痺音必二反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山諫反  
下有又音剛三字未一新曰

注本有三字先謙曰官本有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 師古曰痺黃病音丁韓反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應劭曰黃帝時靈也師古曰拊音府其惟秦和乎岐伯俞拊則兼彼數術者說苑上古之為醫者曰拊父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拊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癰瘕方三十卷 服虔曰音痺引之痺師古曰小兒病也癰音音在前癰音在後則癰瘕當為癰瘕說文癰小兒癰瘕病也諸書皆言癰瘕無言癰瘕者沈欽韓曰癰瘕注癰瘕者熱極生風也諸書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補注沈欽韓曰扁鵲傳過邯鄲聞黃婦人即為帶下醫入咸陽問秦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補注王應麟曰素問有湯液論事物紀原湯液經法出於商伊尹皇甫謐云仲景論伊尹湯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補注沈欽韓曰本草經神農作搗藥搗藥從之得其主治一日過七十毒御覽七百二十一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與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成出焉然本草即肇於神農而黃帝修之志但言食禁未足以盡之也葉德輝曰康和醫心方二十九引本草食禁云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二月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

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

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補注錢大昭曰今吳人猶云不藥全引此文改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選覽篇道經有容成經列仙傳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

王能善補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費用其新棄其陳賡賡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補注沈欽韓曰張衡同聲歌素女為我皇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補注其德輝曰康和醫心方二十九卷女陰陽之事皆其遺說也玉房秘訣黃帝問素女玄女采訣等書見隋志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 補注朱一新曰性情注本作情性先謙曰官本作情性 至道之際是曰聖

王制外樂曰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曰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曰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極言篇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

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師古曰黃治釋在郊祀志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有黃白篇神仙經黃白之方

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曰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曰盪意平心同

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滌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曰為務則

誕欺怪迂之文彌曰益多師古曰誕大言也迂遠也補注先非聖

王之所曰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師古

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安令後人有

所祖述非我本志補注張必曰案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素隱行

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元注云素隱如攻城攻其所備之

條係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身而行儼謂曰作後世名也弗為之

矣恥之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即與禮

託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

鵲秦和師古曰和蓋論病曰及國補注王應麟曰晉語趙文子曰

國其次族原診曰知政師古曰診視也故論其書曰序方技為四種大凡書六

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

篇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隋志七略大凡

三萬三千九百卷與此志略異迥考卷數與隋志同到胸志亦云

漢藝文志載三萬三千九百卷則刻木於上應脫一字欲所撰雖

名七略也葉德輝曰案宏明集引房孝緒梁七錄云漢書藝文志書

三百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矣又引七略云書三十

八種六百三十三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矣又引七略云書三十

取證惟卷數則無考耳陶憲曾曰三家者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也

五十篇者書入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

禮入司馬法兵技巧入楚數本在七略之內互相出入故於此不數也先謙曰官本大下提行

虛受堂

全

藝文志卷第十終

漢書三十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曰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難次時之先後亦曰事類相從如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補注齊召南曰志屬

有陽城縣汝南之陽城為侯國宣帝時始置此當是潁川之陽城

先謙曰潁川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二十五里潁川之陽城

並無汝南郡也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郡

淮陽郡夏蓋是楚郡所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傭耕謂受其雇直

而為之耕言 輟耕之壘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 悵然甚久曰苟

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

舉千里鶴音胡 師古曰胡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長利篇秦二世元年秋

今使燕雀為鴻鵠 師古曰胡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長利篇秦二世元年秋

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遺

陽漁陽縣今順天府 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屯人所聚曰屯為其長

密雲縣西南三十里 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屯人所聚曰屯為其長

有次當行至蕪大澤鄉 師古曰蕪今蕪湖縣也蕪大澤鄉名 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適謀曰今亡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師古曰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

戍卒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 師古曰二世少子不當立

而王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

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 師古曰數音所今或問無罪二世

百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曰數音所今或問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問其賢未知其死 師古曰數音所今或問無罪二世

二世殺之師古曰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

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 師古曰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

補注沈欽韓曰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後  
王翦王負芻獨始皇紀言二十二年勝將軍項燕遂自殺推校陳勝  
言或曰項燕為王翦所殺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若先一年為秦所殺  
楚人豈得不知乎先謙曰史記今誠曰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古  
記作或以為死或曰先謙曰史記今誠曰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古  
有詐自稱曰公子扶蘇項燕九字官本願注在宜上廣曰為然迺行  
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  
日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  
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如謂曰曰鬼道成有功德然須假託鬼神  
可耳起耳故勝廣曉此意則為魚腹中置書曰陳勝王 師古曰陳勝  
日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禳張湛注信鬼神與禳詳呂覽異  
寶篇荆人畏鬼越人信禳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  
下衍其字勝廣喜念鬼 師古曰念欲假鬼神之事也 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 師古曰眾耳酒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  
會之音 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亨又問令廣之次所旁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也張晏曰成人所止處  
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叢非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 師古曰叢非也叢謂  
結起也呼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旁音步浪反王念孫曰叢謂  
也下文言卒皆夜篝火驚恐則此大所明是成卒所止處非叢所止處  
也且構火狐鳴所以驚恐則此大所明是成卒所止處非叢所止處  
為手沈欽韓曰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各立社樹以祭之社樹也  
為位故必樹為社又為叢也六節略地篇社樹也侯爵謂王曰亦  
恒思有神叢與此叢為社之證張說是也侯爵謂王曰亦  
精通用字方言叢與此叢為社之證張說是也侯爵謂王曰亦  
若燐火而為狐鳴也 師古曰燐火也燐火也燐火也燐火也燐火也  
亦非先謙曰史記次下有字勝廣之義 卒皆夜驚恐曰  
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師古曰指目也指目也指目也指目也指目也  
然則行廣字王念孫曰此諸說異但主陳勝耳 師古曰然則行廣字王  
愛人士卒多為用 師古曰愛人士卒多為用 師古曰愛人士卒多為用  
得士卒心故念孫曰此諸說異但主陳勝耳 師古曰得士卒心故念孫  
往語皆指目勝廣 師古曰往語皆指目勝廣 師古曰往語皆指目勝廣  
目勝廣則與上下文不合 師古曰目勝廣則與上下文不合 師古曰目  
又將尉者其官本尉也 師古曰又將尉者其官本尉也 師古曰又將尉  
大指為多故足正義謂大指為多故足正義謂大指為多故足正義謂  
師古曰大指為多故足正義謂大指為多故足正義謂大指為多故足正義



陽詳地 二月餘 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  
合陳涉世家作二月亦約計之秦以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十月為歲首九月至十一月凡三月也 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日暹音補注先謙曰屯池 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  
宏農縣今河南府池州縣治 遂不戰武臣至邯邯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 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師古曰言為謀敵與秦無異補注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是封邑然涉何事取名遠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師古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田儋殺秋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甯陵君咎為魏王 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 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  
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 謂同還也 勝迺立甯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虔曰周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 補注先謙曰史記秦軍  
章即周文 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 且作且暮守作周秦軍  
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守滎陽 師古曰悉精兵迎秦軍 師古  
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曰誅吳廣 師古曰矯詐也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留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滎 師古曰說讀曰悅 鄧說將兵居滎 師古曰說讀曰悅  
至東海此郡恐當作鄭正義鄭今汝州鄧縣地鄧說陽城人陽城  
與鄭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鄭並潁川縣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南三十五里鄉 章邯別將擊破之 補注劉放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今汝州鄉縣治 鄧說走陳銍人五進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耳先謙曰說已詳上 鄧說走陳銍人五進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之五進亦走陳 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進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進  
聲相近故字相通案漢書伍姓 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鄒布徐人丁疾等皆恃起 張晏曰  
縣也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音  
趨又音秋慮音慮補注先謙曰凌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  
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北八十里 將兵圍東海守於鄭 補注先謙

守名慶鄭東海縣今沂州 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監  
府鄒城縣西南三十里 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監  
鄉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 師古曰不微 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曰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進  
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 補注錢大  
闕本有敗字先謙曰史記臨戰作臨戰 張晏曰秦之臘

監於義為長疑字形相近而誤軍破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臘月夏之九月臣

項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勝之汝陰還至  
下城父師古曰汝陰在汝南界其御莊  
賈殺勝曰降秦葬殤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  
曰涓人如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蒼頭也故曰蒼頭服  
日蒼頭謂士卒青帛中若赤眉之號曰相別也師古曰涓人涓  
人主涓除之人涓音涓補注沈欽韓曰吳語楚靈王呼涓人起新  
陽師古曰涓名也師古曰涓人涓人取冠楚有此官舊矣  
為楚初勝令涓人宋雷將兵定南陽入武關雷已徇南陽聞勝死  
南陽復為秦師古曰涓音于偽反補注先謙曰上以陳為楚索隱  
宋雷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雷曰軍降秦秦傳雷至  
咸陽車裂雷曰徇師古曰徇行示也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  
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  
州魚豎師古曰魚豎音餘補注先謙曰方與山陽縣今濟甯  
縣北師古曰魚豎音餘補注先謙曰方與山陽縣今濟甯  
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師古曰濟陰郡名至後始立  
則史記作定陶是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  
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  
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  
先謙曰官本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  
兵起作起兵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  
兵復聚如清曰微要也微要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微音工  
本注無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音番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部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青波即  
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又東過長陵城南又東至青波水注  
之分青波水東南流白亭西又東過長陵城南又東至青波水注  
蔡縣西南接息縣界久廢復曰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  
楚主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迺之陳叩  
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遇置師古曰辯數謂自  
而不縛也師古曰數音山用反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

故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夥涉為王宮夥涉履履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  
夥涉字注引史曰夥涉之為王夥涉者楚人也夥涉亦無願字但  
夥涉多用為夥涉之辭無願字則音義俱未足願與夥涉音同西都  
賦夥涉夥涉而不能階李注夥涉夥涉今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夥  
日阿噫俗轉作阿呀皆此楚人謂多為夥物盛多謂之夥涉宋之  
郊楚魏之際有願字是楚人謂多為夥物盛多謂之夥涉宋之  
非獨楚語然矣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補注先謙曰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恐無知專妄言輕成勝斬  
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呂朱防為中正補注先謙曰  
所防是胡武為司過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武主司羣臣補注先  
謂曰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呂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引付吏勝信用之諸將已故不親附  
此其所已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  
勝置守冢于碭補注先謙曰史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  
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  
不刪耳補注吳仁傑曰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  
書涉傳乃具載遷文即如是豈陳氏苗裔流東家乎余案高帝  
詔楚王亡後其與守家十家則勝固亡後矣世家初不著子孫  
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之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事正  
類此蓋使尸而祝之耳師古曰血食音食也  
作高朕贊云與文偶詞血食于古此為得  
遷固遺意蓋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師古曰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  
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世家世楚  
將封於項師古曰項今項城縣補注先謙曰故姓項氏籍少時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  
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迺教曰兵法籍大喜略知  
其意又不肯竟補注何焯曰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擊  
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其後往來奔命梁嘗有機  
卒為人乘其罷而踏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說者也梁嘗有機



優下名族乃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其眾從之迺其

兵屬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已其兵屬焉服皮曰英布起於蒲

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通稱也

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章昭云蒲姓也服云英布起蒲非也布初

起於江之東也案吳仁傑刊誤補遺應屬蒲將軍為蘇蒲侯陳武

引不取注文自是也傳寫倒誤耳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東海縣今徐

徐州府銅山縣治今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注

先謙曰軍上當更有嘉字史記有此服嘉還戰復來戰一日嘉死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

字史記同此脫將軍引而西章邯至栗郡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夏

治邑縣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

陵梁迺引兵入薛補注先謙曰薛魯國縣今充誅朱雞石梁前使

羽別攻襄城補注先謙曰襄城縣今河南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

於阮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

從沛往居鄆人范增晉灼曰鄆音鄆絕之鄆師古曰居鄆縣名也

五里官本縣絕之補注先謙曰今處州府東縣北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

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盡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師

補注先謙曰南公自是姓南索隱曰志南公者道士

補注先謙曰南公自是姓南索隱曰志南公者道士

曰蓋古蜂字也遷起如蠶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蓋與鋒同言鋒起

而後者補注先謙曰蓋起索隱單行本作蠶今本史記作蠶起

王念孫以為史漢皆作呂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曰為楚懷王從民望也

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

縣今泗州府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南五十里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儻於臨菑師古曰臨音臨菑音

臨菑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儻弟榮走保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

北五十里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

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補注先謙曰

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儻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追秦

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

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先謙曰田假

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曰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贊

榮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已初也補注先

易欲利己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已伐齊故曰市市買也晉灼

曰欲令楚殺田假已而己利而楚保全不殺己買其計故曰市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曰市如作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

張注不如下多依春秋尚公五字官本無初作是也齊遂不

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補注先謙曰沛公也四

補注先謙曰沛公也四

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

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衛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

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曰

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

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可謂知

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曰為上將軍羽為魯

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

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張晏曰搏音博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張晏曰搏音博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張晏曰搏音博

者沈說與鄒意合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敵師古曰罷

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

如虎佞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遺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

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

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敵夫曰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將軍也師古曰屬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其

先謙曰官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

即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

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使人追宋義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

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師古曰當陽君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泄師古曰泄謂沈沒其於水也中籍

卒字史記同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

蘇籍師古曰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

最爲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喘

恐服虔曰備音章瓊反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已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膝

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重諸侯將三字是

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師古曰繇將軍兵皆屬焉

補注劉敞曰將軍字繇上爲句按史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

記云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

欽韓曰明史地理志順德府平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

鄉縣南有棘原西南有漳河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

日御退也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音丘略反師古曰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咸陽雷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

門爲司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相國

趙高頷國主斷師古曰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熟計之補注葉德輝曰熱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

南并鄆郢北阮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

皆楚邑也鄆音偃鄆音七井反趙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鄆鄆

死卒終也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

補注宋一師古曰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說也竟斬陽

周補注先謙曰今延安府安定縣北九十里何者功多秦不

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如六

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退兵內衛曰攻秦也從首于容

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錐也古者

也師古曰質謂錐也古者

竹師古曰質謂錐也古者

隱始成其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師古曰三戶

名蓋是師古曰三戶

注漳水東運三戶師古曰三戶

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鄆西南音于

德府志汙水在臨漳縣西師古曰汙水在鄆西南音于

入漳其源出武安山今絕師古曰汙水在鄆西南音于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迺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

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

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

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

索隱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家曰殷虛南去鄆州三十里

是殷虛南地名號北家師古曰殷虛南去鄆州三十里

也師古曰殷虛南去鄆州三十里

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師古曰欣爲上將

前師古曰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

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新安今新蔡縣今河南府

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師古曰秦中

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秦中

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師古曰秦中

無一吏卒多竊言師古曰秦中

本是一吏卒多竊言師古曰秦中

同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師古曰秦中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師古曰秦中

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

事必危不如擊之師古曰秦中

史欣都尉騎入秦於是夜擊阮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



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補注先謙曰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

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時從沛公項伯夜言語良

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

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後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於韓生說

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肥饒可都曰伯讀曰勃

見之不榮補注先謙曰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張晏曰

何曰得顯主約師古曰顯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假立諸侯後

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

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

下曰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又惡背約恐諸

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呂距塞漢

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呂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呂東至河

立騎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

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補注錢大昕曰子謂此公非

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

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

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

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

先謙曰史記亦作共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

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

梁不肯助楚擊秦已故不得封陳餘乘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

縣音宜補注先謙曰南皮勃海縣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

字下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霸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

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呂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

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補注先謙曰即膠東縣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補注

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呂距塞漢

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呂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呂東至河

立騎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補注錢大昕曰子謂此公非

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

日田傳榮遠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此云越殺該也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師古曰言方欲齊梁畔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  
之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  
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為齊梁  
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趙引亦改為齊梁反書梁即指彭越反梁  
地也先謙曰齊謂傳改齊趙為齊梁是矣下齊梁反書史記與此  
同非齊趙也齊謂傳改齊趙為齊梁是矣下齊梁反書史記與此  
彭越越敗蕭公角等補注沈欽韓曰蕭縣公名特張良徇韓遺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加又呂齊  
梁反書遺羽羽曰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補注宋祁  
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先謙曰三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  
師古曰夏說說日悅下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曰為  
不可師古曰於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願大王  
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已復趙王請呂國為扞蔽師古曰猶為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  
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  
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御齊至北  
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雷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師古曰時有五師  
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  
霍矣履說非也補注葉德輝曰劫史記作劫先謙曰顏說亦非詳  
在高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引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  
北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  
音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  
明地理志宿州靈漢軍卻為楚所擠師古曰擠排也師古曰多殺  
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教人漢王迺與數  
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開求漢王師古曰開反遇楚軍楚  
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  
戰京索開師古曰京河內縣有大索小索亭詳志敗楚楚呂故不能過  
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救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請和割滎陽呂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補注先  
陽九江縣師古曰陽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  
迺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開楚君臣師古曰開語在陳平傳項羽曰  
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也音千條反於是  
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呂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  
出令周苛從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  
成公廣韻同作從何氏姓苑云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開古  
今東莞人則此擬字俗加木旁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開古  
日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葉並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  
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師古曰  
成泉補注先謙曰成泉河南縣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引兵  
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泉漢王跳師古曰  
急出也跳音徒彫反補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  
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楚遂拔成泉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

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國也屬東郡補注先謙曰今今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

陳留外黃外黃不下補注錢大昭曰關本不重外黃二字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

五自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者呂其幼弱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師古曰強音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呂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

之皆爭下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邱縣南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

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大

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

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為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昧音昧是注為作焉羽軍至漢

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險音先謙曰官本無注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

記云項王已定東海來迺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清曰高祖兒之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迺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也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一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城即項羽置告漢王曰今不

太公於上處今名之曰項羽堆亦呼為太公臺

急下吾亭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約為兄若汝也約為兄

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通者曰杯盛羹今之側

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徒呂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擬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

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謂日疲補注先謙曰漢王笑謝曰吾宜

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也

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劉放曰安知無姓樓煩者乎錢大昭曰功臣表有樓煩將丁復益將樓煩之兵耳樓

煩非姓名洗欽韓曰灌嬰傳斬樓煩將五人與此同也楚挑戰

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

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

出漢王使問問之迺羽也師古曰問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

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

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龍音

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紀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王鳴

盛曰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項聲師古云不知何據而南

監本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

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

故其敘事皆稱龍且無項聲也師古曰龍且漢紀亦皆但有龍

且史記高紀又以是役為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云從韓信擊

斬龍且師古曰龍且周蘭二人曹參傳云從韓信擊

所遺將凡三人矣項聲項它皆楚將其戰事散見諸紀傳中者甚

多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攻彭越項它擊項龍且項它定陶破

之二人皆當與龍且同項所以史書致誤灌嬰傳降彭越城虜柱國項

龍其事在破斬龍且後相距甚遠項它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

死周蘭被虜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至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

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

在信傳補注先謙曰史記項羽紀序羽擊彭越欲阬外黃及漢破

且前補注海春侯於此下與史漢高帝紀不合今傳移於韓信破龍

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

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補注先謙曰官本

紀羽紀本書高紀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

故作固說詳紀

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大司馬周

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

補注先謙曰漢沛郡安縣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

羽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

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有美人名虞氏

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縉稱常幸從駿馬名

名曰李喬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常幸從駿馬名

騏常騎騏蓋曰其色名之日迺悲歌慨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騏不逝騏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

日若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

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

及指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曰五千騎

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周鼎及羽至陰陵迷失道

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補注先謙曰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文穎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令左也左迺陷大澤中曰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

日東城縣名先謙曰九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脫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也音土活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然今卒困於此

日卒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因決死願爲諸軍快戰補注

快南監本闕本並作決漢紀同王念孫曰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

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亦作諸君葉德輝

日德藩本作決先謙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

史集解本作快官本決補注葉德輝曰我聞本德藩天亡

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隴山孟康曰四隴山在陳地紀勝四隴

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隴而爲圓陳外纒師古曰外纒四隴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

大故反漢軍皆披靡音昔後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

羽羽遺叱之師古曰遺音頰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

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迺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

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補注

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案在今和州東北烏江亭長橫船待

岸日橫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

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曰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爲且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曰賜

公酒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面

之張晏曰呂故人難親研之故背之也如滿日面謂不正視也師

元劉說爲但見其面非也補注劉效日面謂不正視也師

也亦作備說文備也遇於道見則面鄭注可以隱則隱謂面爲向

少儀尊壺者備其鼻也指王翳曰如高日指示王翳補注朱一新

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曰蹂躪也音人九反補注爭羽相殺者數十

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曰封

五人皆爲列侯補注錢大昭曰喜赤泉侯騎杜衍侯漢王迺曰魯

公號葬羽於穀城補注何焯曰羽受命樓王救趙時以魯公爲大

城說詳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補注

人其一羽紀云玄武侯表不載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函谷今陝西東二是也洪潘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沛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

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四海始皇紀作之志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商鞅內立法

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至於岸門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攻之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上郡也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代說也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於秦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之魏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也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淮南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惠文武昭襄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家贊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

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系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楚有春申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書史記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選作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君是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國之士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之謀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亦見周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師古曰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明說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仕秦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之翟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侯王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夏王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注王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未當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不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事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良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形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仰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改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是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擊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延敵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而天下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散約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流血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五字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國請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子師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師古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所也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日鼓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周生亦有言師古曰史記稱大夫  
 公曰余問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賢大夫作賢人也項補注錢大昭曰童古禮字也說文本不從目  
 字有誤舜蓋童子沈欽韓曰童子三代之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  
 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楊倓注尸子曰舜兩項羽又重童子師古  
 子目之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  
 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  
 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補注先謙曰  
 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  
 并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  
 羽出與由同號為伯王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  
 也師古曰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  
 歸而都彭城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舍關中形而怨王侯畔已難  
 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而怨王侯畔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無霸王之國四字  
 王先慎曰史欲曰力征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強經  
 記始作謂是欲曰力征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強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本無其國二字身死東城向不覺寤不自  
 責過失通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傳第一終  
漢書二十一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陳  
 符西北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嘗  
 亡命遊外黃補注劉奉世曰顏解太古直避禍自逃其命而逃亡  
 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持賴亡邸父客時故資客  
 也師古曰庸奴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嫁庸奴亡其夫  
 去抵父客下引本誓為證朱一新云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  
 出亡之亡非死之言所嫁者乃庸奴因逃其夫而去抵父客也亡訓  
 有之臆去究嫌武斷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  
 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女家厚奉給耳耳已故致千里客宦為  
 外黃令字以別於秦漢書謂之即下文秦購耳以千金不有矣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載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時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其好儒之說遊趙苦陘  
 謙曰苦陘漢中山縣秦時益屬代郡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富人  
 公乘氏曰其女妻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亦餘年少父事耳相與  
 為刎頸交難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高祖為布衣時  
 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補注先謙曰史記秦滅  
 人魏之名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職此兩  
 士也句  
 嘗曰過管餘欲起耳攝使受管師古曰攝謂引持之補注吏去  
 耳數之曰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乎餘謝罪陳涉起新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

士卒曰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  
將軍瞋目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

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讀曰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  
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曰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  
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與梁楚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師古曰與相知也補注願請奇  
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曰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

校尉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上史記有師古曰漢書刪去實於事  
情不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也補注先謙曰白馬東郡縣今衛

刑殘滅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北縣說之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北縣說之曰秦為亂政虐

之成服皮曰山領有五因曰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  
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

也臨賀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  
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維發卒五十

萬守南野一軍塞鍾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  
此也案漢志鍾城屬武陵郡南野屬南野縣外內駭動百姓罷

敝師古曰罷頭會箕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  
於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

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  
不響應師古曰倡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曰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圖而王  
立為王張楚師古曰張大楚者斥其號也先謙曰官本注地作也

耳其義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成封侯之業者

非人聚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

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師古  
曰范陽漢涿郡縣秦屬漁陽郡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

君補注齊召南曰案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  
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諡漢又說武信君曰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

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師古曰邯鄲漢趙  
平府邯鄲縣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地而卻兵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曰譏毀得罪誅怨陳王不曰為將軍而曰為校尉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怨陳王不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

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師古曰非六國後人皆可王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師古曰非六國後人皆可王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願將軍毋失  
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曰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

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補注集  
相國當作柱國陳勝傳云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史記作

之非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從擊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

君使使者賀趙趙兵西入關師古曰趙師古曰趙師古曰趙師古曰趙  
楚意特曰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從制且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

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曰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曰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鷹略上黨師古曰鷹師古曰鷹師古曰鷹師古曰鷹  
趙王迺與陳餘北略地燕界師古曰燕師古曰燕師古曰燕師古曰燕

趙王迺與陳餘北略地燕界師古曰燕師古曰燕師古曰燕師古曰燕



又言耳餘患之尤耳同往略地之明趙王開出為燕軍所得古  
 此不得單言餘也先謙曰官本陳作耳趙王開出為燕軍所得古  
 曰間出謂投間也燕囚之欲與分地趙地輪燕引相解也使者往燕  
 輒殺之曰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  
 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曰蘇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  
 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加  
 人字非也廝音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為廝炊烹為  
 養案廝即斯詩斧以斯之斯本字廝後起字也史記舍作舍中索  
 含非對人言而何顏斤為俗本亦太泥其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補注宋祁曰別本為舍中人皆笑曰  
 使者往十輩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字亦通舍中人皆笑曰  
 走燕壁趨也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  
 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亦各欲南面而王  
 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思念也且曰長少先  
 立武臣曰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  
 曰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况曰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燕易矣師古曰提挈也音弋政反况曰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漢常山縣秦屬邯  
 鄲郡在真定府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秦屬邯  
 鄲郡在真定府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秦屬邯  
 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相疑也良嘗事我得顯幸  
 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貨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  
 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曰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  
 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適不為將軍下車請追

殺之良曰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師古曰武臣先謙曰武臣先謙曰武臣先謙曰  
 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  
 欲附趙難可獨立趙後輔曰誼師古曰誼師古曰誼師古曰  
 昭曰獨字下南監本闕本俱重立字先謙曰官本可成功師古曰  
 重立字是也史記亦作難獨立趙後輔曰誼師古曰誼師古曰  
 迺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邢曰乃舊本作仍非是王念孫云說文仍從乃聲字亦相通周官  
 司几筵仍乃也則仍可謂為乃鄭司農謂仍乃字亦相通周官  
 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謂為乃鄭司農謂仍乃字亦相通周官  
 乃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於趙趙乃再出定襄漢書乃  
 乃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於趙趙乃再出定襄漢書乃  
 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  
 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補注何焯曰徙民耳與趙王歇走入  
 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屬及也音之欲反補注王離師  
 曰離古師字謂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  
 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歷陳  
 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補注先謙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  
 耳且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胡何也且什  
 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補注先謙曰官本什下  
 作且什有一二相全先謙案史記亦無有字錢大昭云南監本闕本  
 作且十有一二相全有有字者是餘曰所目不俱死欲為趙王  
 張君報秦今俱死如目肉饑虎何益師古曰饑似張歷陳釋曰事  
 已急要目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願目無益師古曰願  
 五千人令張歷陳釋先當秦軍師古曰當試也言若嘗食云主皆  
 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師古曰代  
 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

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  
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歷陳釋所在餘曰歷釋曰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曰為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曰  
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師古曰  
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  
趨出耳遂收其兵師古曰別本遂收字上有耳字師古曰餘獨與麾下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  
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  
稱書也師古曰補注劉放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  
之遊難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先謙曰雅常也言常遊  
是以多為人所稱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稱多字下屬是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師古曰治為治信都更名襄國師古曰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餘客多  
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呂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  
即呂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  
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  
師古曰夏說謂曰悅說田榮音式鏡反師古曰補注齊南日案史  
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遺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頁說一人曰項  
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迺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呂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  
從餘餘悉三縣兵悉盡也師古曰冀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  
張曼曰漢王布衣而項王疆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耳既強盛又  
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疆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耳既強盛又  
知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補注王先謙  
史正義引七略曰天官書在齊甘公即晉說所本蓋齊志有甘公  
德比耳本魯人案齊志魯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甘公亦非齊漢間  
人疑耳其業者傳之先謙曰王說是也天文志載此事作客漢王  
謂張耳云云是燕氏已知其不合此依史記錄之以存疑也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先至必王楚雖強  
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巨耳謂漢王漢王  
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  
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通言方圍廢巨  
時耳謂漢王隔巨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參錯不同疑傳誤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高紀元年五月圍章邯廢巨二  
年十月耳降漢廢巨尚未破至六月方破廢巨紀傳並無參錯類  
說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  
立曰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曰相國守  
代師古曰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  
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迺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  
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  
上蘇林曰泚音祇也音灼曰問其方人音祇師古曰蘇音二說皆  
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補注沈欽韓曰泚音祇師古曰泚音二  
北有封龍山泚水所出下流入胡盧河趙州志泚水自元氏縣南  
境流經臨城西柏鄉亭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師古曰追殺趙王  
餘步復出東流經鈞盤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緣楊河

師古曰治為治信都更名襄國師古曰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餘客多  
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呂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  
即呂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  
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  
師古曰夏說謂曰悅說田榮音式鏡反師古曰補注齊南日案史  
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遺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頁說一人曰項  
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迺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呂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  
從餘餘悉三縣兵悉盡也師古曰冀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  
張曼曰漢王布衣而項王疆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耳既強盛又  
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疆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耳既強盛又  
知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補注王先謙  
史正義引七略曰天官書在齊甘公即晉說所本蓋齊志有甘公  
德比耳本魯人案齊志魯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甘公亦非齊漢間  
人疑耳其業者傳之先謙曰王說是也天文志載此事作客漢王  
謂張耳云云是燕氏已知其不合此依史記錄之以存疑也漢王

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

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

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 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

先謙曰無南垣縣名 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

海貢荔枝五里一瘠十里一置錢大所曰兩與同非

也伏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先謙曰置劉說是也解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

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

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

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

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曰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

下豈少迺女摩 師古曰廷尉曰貫高辯聞上曰壯士

問之 師古曰私情相問也師古曰廷尉曰貫高辯

知之 師古曰私情相問也師古曰廷尉曰貫高辯

不侵為然諾者也 師古曰侵也上使泄公持節問

公 師古曰侵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

張王果有謀不 師古曰侵也上使泄公持節問

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曰論死豈曰王易吾親哉

實不反 師古曰願 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曰王

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

也 故赦足下高曰所曰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

也 故赦足下高曰所曰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

矣 師古曰塞也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

而死 師古曰塞也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

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讓公罪春秋之義大居

四十 赦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 師古曰得向于

也 師古曰得向于 師古曰得向于 師古曰得向于

諸客皆曰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

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城陽郡尊

為太后 師古曰為齊太后曰母禮事之補注齊南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赦復葬 師古

立赦子偃為魯王曰母為太后故也 師古曰曰公

其年少孤弱迺封赦前婦于二人壽為樂昌侯修為

他姬表壽作受高后崩大臣誅請呂廢魯王及二侯

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 師古曰表壽壽子歐陽

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

官本注在子昌嗣下 薨于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

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赦玄孫慶忌為宣

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

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 師古曰始在約時

然豈願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幕用之

昔也 後相背之也 師古曰始在約時 師古曰始在

昔也 後相背之也 師古曰始在約時 師古曰始在

昔也 後相背之也 師古曰始在約時 師古曰始在

魏豹田儼韓信傳第三補注先謙曰官本一 漢書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女節

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

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放國子孫惟

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

下豎是故徒諸秦族於關中 魏文穎曰魏為庶人補注先謙曰史 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

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迺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迺得顯其 今天

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

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 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

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補注齊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

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先謙曰言非千乘狄

縣安帝更名臨濟者也與田儼傳互證平丘在今大名府長垣縣

西南五 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造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造項它齊造田巴補注劉奉世曰田儼 章邯遂擊破殺

儼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儼臨濟下非造田巴也 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 約降定咎自殺

師古曰但欲全其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

高紀豹自立為魏王時項梁初死懷王 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 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

補注先謙曰平陽河東縣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補注先謙曰臨

在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州府大 魏豹目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

親病師古曰魏 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鄒生曰緩頰往說之

張耳陳餘傳第二 終

虛受堂

漢書三十一

補注先謙曰高紀張晏鄭生至豹謝曰補注大昭曰至南雍本注後頗徐言引管喻也

往人生一世聞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篇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今漢王嫚

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呂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

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補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

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殺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已謂也師古曰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

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補注先謙曰此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

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齊人間儋死邁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呂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邁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邁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

趙角弟閒前救趙補注先謙曰史記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邁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兵益盛項梁

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邁出

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補注先謙曰趙殺

趙亦不殺田角田閒呂市於齊補注先謙曰趙殺

齊王曰蝮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補注先謙曰蝮蠶一名蝮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師古曰

天下則斷首用事者墳墓矣補注先謙曰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

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郡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補注將田都

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補注先謙曰臨菑齊郡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補注先謙曰博陽即泰山郡榮曰負項

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得王補注先謙曰漢當作楚齊不出兵

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

呂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

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東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

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

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

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補注先謙曰顧炎武曰知錄云

城陽國治莒齊王上城陽郡朱虛侯為城陽王及韓信追田廣至

城陽皆北地齊策船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之城陽

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拒敵反于里之齊當是時閭城陽而

復反則齊時已名城陽矣先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

之迺釋齊師古曰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呂故

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

定齊三年間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

化反華音戶軍歷下呂距漢張晏曰濟南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

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且遣使

與漢平師古曰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

相橫曰酈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廣東走高密補注先謙

高密縣今萊州府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博作

博陽也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

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

為王還擊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秦山贏縣也師古曰音七

縣西北橫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

在楚漢之閒居自立而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補注陳浩曰案史記作因合曹參云則破殺田既灌嬰破殺

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千乘千乘縣今青州府高苑縣北遂平齊地漢

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陽中幸昭曰海中山曰陽師古曰音丁老反補注齊石

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海岸八十里先謙曰唐東海縣在今海州東

北元和志小爾山在東海岸六十里川橫遊漢所居也三面絕壁

皆百餘仞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爾山今南直海州東高七

百二十丈周圍十餘里去岸二十餘里中可居千餘家其上累石

田橫固高帝聞之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

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

海陽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曰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補注劉奉

亦不失為侯詳語意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

可知豈為其徒眾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雒陽師古曰雒陽至戶鄉師古曰戶鄉在偃師城西西晉曰案

日續志引帝王世紀云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

官本師古作應劭是偃師縣屬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

河南郡今河南府偃師縣治止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

是曰侯王自謂孤寡不殺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

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曰欲見

我不遇欲豈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

容向未能敗猶可知也補注錢大昭曰國本知作觀遂自到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法訓云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

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更

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焉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補注田橫曰嗟乎有呂

王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以有呂二字屬

下讀呂字不另作句苟紀嗟乎下省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曰王者禮葬橫補注王先慎曰案正義用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曰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

適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因司徒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為此解不知

本名信都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庶耳張說非也補注齊召南曰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為秦所滅少子熒風生信先謙曰索

隱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熒風生信先謙曰索

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城君為韓王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作

是史欲曰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韓懷王補注古曰韓浦公引兵

擊陽城使張良曰韓司徒徇韓地得信曰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

關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

遷也補注先謙曰二字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蓋東鄉可

呂爭天下補注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

語豈史家諺語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補注韓信為大將軍問以計

與韓同鄉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為大將軍問以計

策信對曰云與此微有詳略韓彭英盧傳並無此語不知師古

何以云然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為大將軍問以計

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韓紀從傳為長先謙曰高紀及史記非淮陰

信傳並作及其錄據鄭注所見本亦作錄故知是借字漢王

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

皆就國韓王成呂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侯文穎曰韓南

日獲縣屬江夏補注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

令鄭昌為韓王補注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補注先謙曰史

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

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漢復曰為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穎川補注先謙曰今鞏

先謙曰以穎六年春上曰為信壯武北近鞏雒補注先謙曰今鞏

川為王都補注先謙曰今鞏南迫宛葉補注先謙曰今鞏

記北上有王都補注先謙曰今鞏南迫宛葉補注先謙曰今鞏

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今鞏南迫宛葉補注先謙曰今鞏

府南陽縣治補注先謙曰今鞏南迫宛葉補注先謙曰今鞏

淮宜陽縣治補注先謙曰今鞏南迫宛葉補注先謙曰今鞏

安宜陽縣治補注先謙曰今鞏南迫宛葉補注先謙曰今鞏

符王穎川其地東兼有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

近南迫言其地東兼有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

原郡為韓國徙信曰備胡都晉陽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治信上書

曰國被邊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治信上書

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先謙案今朔平府朔州治上許之秋旬

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補注先謙曰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專生不任補注先謙曰

軍必死之意不得為勇亦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

也必生非任也補注先謙曰專死不專生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

能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曰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

朕所自責於君王補注先謙曰信得書恐誅因與匈

專死專生二者皆非朕所望責其竭智勇以信得書恐誅因與匈

禦敵不可輕生亦不宜惜死也補注先謙曰信得書恐誅因與匈

奴約共攻漢曰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補注先謙曰今沁州西南四十里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補注先謙曰王黃等屯廣武曰南

與字周壽昌曰曼丘姓臣名兩入皆白土人見陳稀傳先立趙

苗裔趙利為王補注先謙曰而與信及

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曰南

至晉陽補注先謙曰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煩西北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

追北開冒頓居代谷補注先謙曰此主父偃傳所謂匈奴聚於代

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也水經澤水注代谷恆山在其南

義云今媯州王念孫云代谷在東代郡在西北代郡在東

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補注先謙曰平城雁門上白登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師古曰

在平城東山上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補注先謙

曰索隱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

猶有壘壁先謙案山西通志漢高祖被圍之白登一在大同府

城東七里一在城北百里漢高祖被圍之白登一在大同府

奴騎圍上上適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

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居居七日胡騎稍引

去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稍字引宋補曰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敵且奇何以知匈奴無

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沈欽韓云全兵

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曰遠則用弩近

則用兵兵弩相解也周壽昌云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

牙戈戟皆是無稍鎗之類以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

而加兩矢外鄉者以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

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稀補注

曰事詳補注先謙曰代郡之縣補注先謙曰代郡之縣補注

漢使柴將軍擊之師古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遺信書

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

反大王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補注先謙曰已即非有大罪急自

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而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

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日城降之此二

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

罪身死亡也文穎曰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

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

信引之曰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蠶逃亡則復免蠶音種

注先謙曰言二人無罪然一死一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胥所自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僕音奮孟康曰僕猶寤也言子胥得

債謂償也而倒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食蠻夷師古曰貢僕之

也音方問反師古曰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食蠻夷

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日夜願一起盲人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

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縣名

可取證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

嬰率其眾降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

嬰為襄城侯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

積當擊孫媽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補注先謙曰據表

嬌弟說師古曰說曰校尉擊匈奴封龍頰侯師古曰字或作龍

寬有重罪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侯其故何也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願父子往死也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軍武帝忿焉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封按道侯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漢按道侯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師古不加訂正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掘墓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誅皆為怨枉故上曰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勿論之所已追龍說也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掘墓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師古曰說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

世貴幼為忠臣補注周壽昌曰幼為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後

書趙溫傳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操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然操奏勅人豈自稱忠臣耶補注周壽昌曰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忠臣之子復為忠臣也補注周壽昌曰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為司隸校尉父為太常其

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補注周壽昌曰孫

著令稱萬為忠節之名忠臣或能於此藝文志于長天下事三

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曰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

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

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領侯薨子持弓嗣補注先謙

共持弓王莽敗迺絕補注周壽昌曰新莽時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滅也言薄而炎黃

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婦地盡矣師古曰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

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

非天庠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

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師古曰韓先與周同姓

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

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曰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終 漢書三十三

韓彭英慮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韓信淮陰人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里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既於州郡無所聞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以無行故不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得推擇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言奇食為備其母死無日葬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下鄉南昌亭長食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春秋南昌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作新昌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為德不竟明從食之日久矣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字則與下語不合師古曰苦厭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中食補注王引之曰方言尊厚也厚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醫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哀之飯信而飯之師古曰水擊擊曰漂反音扶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

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推敬之詞案索隱引劉德云泰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

俗人遂以信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又韓王後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少年有言信者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下中二字雖長大好帶刀劍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戲在淮陰之下也梁敗又屬

項羽為郎中信數曰策干項羽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坐法當斬其嚙十三人皆已斬

師古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

本侯嬰曰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

史記同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曰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

王都南鄭諸將士卒信度何等已

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何等已

即亡何問信亡不及曰問自追之

陰處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

十數據上文則數十公無所追

是也信本已作以王必欲長王

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王必欲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信即雷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

不雷王曰曰為大將何曰幸甚

無禮師古曰曰今拜大將如召

有王字先錄曰官本有王字史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皆驚信曰拜上坐

曰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

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

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為難言

非如也當作一句讀唯為難言

得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唯字亦為句而讀之則信

怨於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師古曰：強音其兩反，其下強音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百篇亦有服字，是也。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王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曰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師古曰：言何所不服也。下皆類此。曰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言義兵無敵，諸侯之眾亡不離散而敗也。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驍脫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細也。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秦民皆知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即用此三字。顧炎武謂：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今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耶。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師古曰：陳倉，扶風縣，今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今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紀考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後人安加耳。先謙案：史記作合，若擊楚彭城，則齊不與是。班氏改併史記，偶未及檢。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師古曰：信與漢王會若關中之兵，權在漢王，信相非信所得也。與漢王會，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曰：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塞王欣翟王驍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補注：先謙曰：齊未嘗與楚和，此及史和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此班氏刪正。漢王使鄒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

曰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鄒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補注：宋本傳大曰：栢直也。信曰：豈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補注：先謙曰：蒲，坂河東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師古曰：木罽，度軍襲安邑。師古曰：木，柳也。罽，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補注：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復當作伏。周壽昌曰：功臣表視阿侯高邑，下注云：屬淮陰，陳度軍則此役高邑有功，或即其所畫策也。先謙曰：陳船者，索隱陳列船渡河也。或以為地名，諺臨晉也。里安邑，河東縣。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造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關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關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武安縣西南五十里。先謙曰：上黨，無縣，臨蓋沾之說，索隱引續志：上黨，沾縣有，關與，正義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先謙案：即韓之關與邑也。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曰：距楚信耳。曰：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師古曰：井陘，常山縣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太行入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號稱二天下。如井故名之。明志：漢定府獲鹿縣土門關在其西。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師古曰：喋，音喋。今乃輔曰：張耳議欲曰：下趙師曰：言其立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糧。樵蘇後爨，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錄取糧，被桑薪，樵音在消反。補注：沈氏曰：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併行也。列行，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師古曰：閒，路微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路，是史記同。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

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願君雷

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補注王念孫曰必不為二子所禽矣不

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為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為二

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為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

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為必不字以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為

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為所禽而

已乎弗思甚矣補注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曰圍城

韓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今韓信兵號數萬

之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散是史記戰下衍之字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補注齊召南曰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

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先謙曰其實不能語仍不里而襲我亦

為句能千里襲我為句不即否字其實不能語仍不里而襲我亦

兵號二十萬餘言不逾數千似非情理故班固正之能讀為亦已

乃非才能之能能乃聲近義通此王念孫說詳見經傳釋詞

罷矣師古曰罷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曰距之諸侯謂吾怯

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聞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聞人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夜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

反從間道軍山而望趙軍師古曰軍如雷音被依山自覆師古曰

從也師古曰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

安反補注先謙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嘿然陽應曰諾師古曰

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音撫是也音文府反補注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

日行音恐吾阻險而還補注趙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

胡即反字王念孫曰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

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

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

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師古曰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師古曰

韓信攻趙背水為陳師古曰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為絕地向陳

為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先謙曰韓水自太原之

水立營今所謂桃河者也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

旗走水上軍師古曰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師古曰復疾戰三字衍

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收師古曰決意必死補

注宋祁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字宋說非

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

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曰漢為皆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泚又音丁計反補注先謙

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屬師古曰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

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

對而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

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

鄉坐對而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師古曰對師事之

營也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効當作效曲禮效

馬效羊注効猶呈見先謙曰官本作効補注沈欽韓曰効當作效曲禮效

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

丘陵淮南兵略篇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水右山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

此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後生而前死左水右山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曰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亡地而後存乎補注孫子九地篇如信所引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

亡者為死地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敵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敵與拊同也忽入市而戰取其人令戰

言非素所練習補注宋祁曰拊本注文同也無也字沈欽韓曰拊

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為用與敵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

得用之若市人也相擠而入水耳鳥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

不察也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則  
 則經非指兵法言顏說無據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則  
 于生地皆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則  
 置死地使自為戰師古曰子之生地則皆走耳今下再加即字則語不可  
 通此蓋後人旁注即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  
 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  
 大夫不可曰圖存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  
 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曰師古曰百里奚  
 取霸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仕作事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  
 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亦有一得補注王先慎曰亦當作必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  
 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念也補注  
 之故當作願前漢三十四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  
 官本不誤前漢三十四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  
 夫一日而失之軍敗李奇曰部音義廉之廉常山縣也光武  
 是州柏趙州柏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  
 傾耳以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靡也媮與偷同倫苟且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禽作命是史記同靡衣媮食史記作然則勞  
 卒罷師古曰罷其寶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  
 單竭師古曰竭若燕不破補注宋祁曰齊必距境而曰自疆二國相  
 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恐竊曰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牛酒日至呂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趨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

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  
 補注先謙曰官本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注在曰使燕下呂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補注周壽昌曰廣  
 所終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為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有子孫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  
 皋楚復急圍之四年補注王先慎曰二字衍高紀出成皋張韓  
 上文不書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三年亦誤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屢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  
 魔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補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補注錢  
 兩人軍印本無印字今為相國位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  
 前為左丞相位尊何下今為相國位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  
 右丞相於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虛稱也樊噲亦為之相國  
 設於高祖十一年此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類曰謂趙人信引兵  
 拜信為趙相國也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類曰謂趙人信引兵  
 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  
 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本襲歷下軍至臨淄  
 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淄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救齊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散  
 日近其室家懷顧望也補注沈欽韓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日九地師古曰九地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  
 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謂濰淄其道者也濰注先謙曰官本其作經引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五里明志濰州高密縣西有濰水方與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濰相傳亦信所鑿信乃夜令人

為萬餘囊沙呂壅水上流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上有引兵半度擊龍且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先謙曰官本度皆作渡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廣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不為假王呂填之其執不定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前漢三十四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驛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宜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將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曰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曰亡龍且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壽昌曰以必改亦不勝改即作以本字文義亦通謂楚因亡龍且而項王恐也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

謂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目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其金

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目得須臾至今者目項王在補注孫曰此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言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賈山傳少須臾毋死少須臾與少從容亦延年之意

漢書補注 卷三四

故武五子傳奉天期今不得須臾張晏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曰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郡中位不過執

戰宿衛執戰張晏曰郡中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師古曰下衣音於記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我反下食讀曰飲也

之不祥補注先謙曰史記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曰三分天下之計師古曰蒯本越本無之

同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目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

徙信為楚王都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在楚此其意欲得故邑正義云謂從陳項州北以東東海徐淮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謙

前漢三十四藥徙信王楚所以實前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言而齊地遂為郡縣矣

長錢百師古曰曰公小人為德不竟晨炊尊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目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重不能死

死之無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皆作殺蓋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己身言也故忍而就此師

今日之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易反補注周壽昌

金首關之味蓋楚重將家在伊盧師古曰伊盧東海郡南有此邑章昭

志鍾離味師古曰伊盧東海郡南有此邑章昭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非常事聞於天子

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謂上恐見

不擊取楚曰味在公若欲捕我自始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狡猶猶也師古曰此黃

文子上德篇狡兔死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

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

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為太宰詔遺大夫種書謂上

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略非也

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曰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雲 稱疾不朝從 師古曰朝朝

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

反補注宋祁曰當作牛向反 差與絳

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師古曰言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

日從音千容反補注先 諺曰官本注在在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 補注先諺

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

相監邊辭信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

擊其手 師古曰擊 侯此當得其實據史記豨傳亦未嘗為鉅鹿守也信

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

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補注周壽昌曰豨此時無

反不懼豨之言於上乎此 等情事不合所謂微辭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

稀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補注宋祁曰南本病字上有稀

字則壽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說下相國給 信語則信病非假稱也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陰使人之豨所而

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

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侯舍人告淮陰

侯信反侯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摶表以正晉誤是也本書作樂說

形近未知孰是 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

恐其黨不亂 師古曰黨音他則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 乃與蕭

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死 補注先諺曰 官本死作破羣臣皆賀相國

給信曰雖病強入賀 師古曰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

室 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紀表俱作 信方斬曰

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

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 補注先諺曰官本無之字引問曰信

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

自說釋弗誅 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補注劉放曰

訓釋為解也 語在通傳 補注宋祁曰新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 補注先諺曰昌邑山陽縣今常漁鉅野澤中

為盜 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中補注先諺曰 陳勝

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 師

日兩龍鬪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

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

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曰為長今期而多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 皆笑

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

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

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

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曰擊楚 補注劉

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先諺曰劉說是也事見高紀

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黃來歸漢

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  
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補注何焯曰擅將兵者漢王

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  
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榮

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  
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補注先謙曰穀城即

府洛陽項王南走陽夏先謙曰此鴻溝分地後項王西歸也越復  
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已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

并力擊楚補注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越曰魏地初  
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補注錢大昭曰固

王之敗敗於陽夏前漢三十四 古其與留侯計議合信越并力擊楚  
乃在壁固陵之時見於本紀及張良傳此固陵上當有壁字先謙

曰高紀明言擊楚至固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  
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

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今取睢陽北至穀城  
皆許呂王彭越補注先謙曰正義從宋州以北又言所已許韓信

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陰  
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稱病使使將兵  
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

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  
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

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

形已具自同非也臣請曰扈輒勸越

漢書補注 卷三四

反而越不誅師古曰不誅說也請論如法上赦呂為庶人徙蜀青衣文

具也師古曰不誅說也請論如法上赦呂為庶人徙蜀青衣文

韓云與地廣補注先謙曰青衣郡今雅安縣北沈欽

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上

失之矣補注先謙曰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

也先謙案集解引瓚注云今漢嘉是也索隱西至鄭師古曰鄭

今為臨邛瓚注云廣記蓋指此而誤為廣說西至鄭師古曰鄭

也補注先謙曰京兆遂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  
后泣涕自言囚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補注宋祁曰

一無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  
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

奏案即王恬啟補注先謙曰廷尉王恬關遂夷越宗族補注宋祁曰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六安縣今六安州北十三里姓英氏少時客

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臣贊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銀依反補注王念孫曰幾讀為豈

廣曰幾一作豈前漢三十四 古豈豈楚漢春秋作豈豈是乎是乎明證矣豈與豈古

同豈而通用豈豈楚漢春秋作豈豈是乎是乎明證矣豈與豈古

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英布城

布築也其眾數千人番君曰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各也補注先謙曰說



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渡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呂布數呂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師古曰先鋒也常為軍鋒案秦漢書作是軍前簿簿者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柳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師古曰稱病不往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合是也乃項羽傳敘於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猶重也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呂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前漢三十四**  
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補注劉效曰上文云漢之敗後殊參差云漢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何說前矣安得復言雷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陸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資說項王代齊召兵數布漢王度布得隨何共伐齊西方有變必而布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而解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榮陽矣此傳文云項王雷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先謙曰案下文雷項王於齊數月高紀改為項王必雷擊之得雷數月班氏亦知史記之不合也此傳全用史記故未改其文劉氏疑為寓言過矣上文漢之敗楚彭城是實事此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乃追溯之詞非謂左右曰如兩大會戰也虞梁國縣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雷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曰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補注先謙曰通鑑胡三日不注此非兩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太宰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曰楚為彊呂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也斧斬之也呂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音竹林反呂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此先謙曰官本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呂楚為彊可曰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築版也築本在在呂為呂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呂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師古曰項王雖不在彭城其守者與漢王戰也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

**前漢三十四**  
之為種注宋祁曰彭城今撫州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孰誰也補注宋祁曰觀其言不動搖坐觀孰勝成敗也補注宋祁曰觀其言不動搖坐觀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呂鄉楚師古曰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呂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呂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呂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呂戰勝自彊師古曰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開呂梁地師古曰梁地張晏曰梁從齊還當經梁在楚漢之中央師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地入九百里乃得打地也師古曰音居反深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欲戰則不得補注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欲戰則不得戰國乃至滎陽成皋兩從齊還彭城自不輕梁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呂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之也臣非曰淮南之兵足曰臣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曰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補注先謙曰史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守下更有淮南二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慰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曰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東振高紀是時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數月待上文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呂侯將兵居下邑數月待上文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

五萬人騎五千能曰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曰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謙曰史記作七年陳即會諸侯執韓信之歲本書六年是也朝雒陽之年當從史記高紀八年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從即此事明之七年入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爲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且上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倒盛其醜曰徧賜諸侯刑師古曰反者被誅皆曰爲醜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醜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後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姓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具道補注先謙曰史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曰其書語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補注宋祁曰微景德本布見赫曰罪已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曰爲將軍補注宋祁曰上字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將是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阮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曰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嘗故楚令

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補注曰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閩城也西取楚補注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

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

取吳西取下蔡補注曰先謙曰下蔡沛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

輻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

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補注

是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

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

委反補注劉效曰上曰善案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

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

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

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揣士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

重耳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富陵在淮陰東北六十

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開師古曰徐僮並

臨淮縣徐在今泗州盱眙縣師古曰徐僮並

西北八十里僮在泗州東北為三軍欲已相救為奇師古曰徐僮並

三欲互相救出奇兵補注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

先諫曰官本注兵作請師古曰謂在其本地也懷安故易速

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也懷安故易速

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也懷安故易速

戰此即所謂散地也蓋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今別為三

故多聚而戰自戰其地各戀其鄉國志不堅故為散地

彼敗吾一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浙西會稽師古曰會稽工外反音丈

高帝紀作會稽周壽昌曰舊史記作甄一作甄斬之鄉名音與

此同先謙曰官本作楚是過史記作過是官本同此形近致誤

兵精甚上乃壁庸城師古曰庸城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望見險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險謂曰逆補注錢大昭曰險即

下不險顏注險與險同陳湯傳橫厲烏孫賈誼傳賈賤有等而

集都賴顏注險讀曰逆是險險字並通用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

尚未足擊徒羣盜所耶師古曰所出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

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師古曰番君之孫同也師古曰據表

尚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為己偽與俱走越師古曰偽謂謂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

茲鄉師古曰鄉陽縣之鄉也師古曰鄉音口亮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

廢鄆陽縣在鄆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正義英布家遂滅之封賈赫

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師古曰率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年侯單右車

相侯封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師古曰率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年侯單右車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

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

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補注宋祁曰縮本嘉作喜

史記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

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補注先

初起沛縮曰客從入漢為將軍補注香召南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日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曹參以中涓從起沛

皆其常侍中從東擊項籍曰太尉常從出入隊內衣被食飲賞賜

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曰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為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

古曰共尉子也師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朕望師古曰朕謂相也望望也朕音

又字姚補曰師古語殊不明余謂朕即缺少之意故孫寶傳有

或讀邱瑞反而解為臧望之義故蘇宗李通傳論云以朕一切之

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案說文無朕字依顏義即缺字之異

部欲字之異體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

曰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

年曰陳稀事見疑而敗稀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

音助補注先謙曰宛句今曹州府濟寧縣西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

南史傳贊稱稀梁人則宛句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曰得從及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曰郎中封為列侯曰趙相國將

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表補注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

傳誤爾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稀為代

相監邊高紀稀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

喜棄國歸立如意為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稀為代相九年徙

如意王趙而稀就趙趙相國則稀為代相也功臣表亦載稀以趙相國

而紀於十年九月書稀為代相國也功臣表亦載稀以趙相國反

相尤非至通鑑但書稀為代相國而不著其為趙也漢紀承誤作代

有相國曰趙相國而周昌於時又為趙相者案漢初諸侯王有丞相

置相故稀以趙相國非將趙也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明文亦無周昌為丞相行相事之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如此相國高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是稀

為代相國明矣又云代地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稀為代

相國並趙代邊及稀反周昌以趙相如趙國別封文帝為代

合觀紀傳自知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

致賓客常告過趙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

皆滿稀所曰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不曰富貴自尊大趙相

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

稀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補注先謙曰後漢十年秋太上

皇崩上因是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

上聞乃赦吏民為稀所誣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高紀初

上如邯鄲擊稀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匈奴

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

亡在胡見勝曰公所曰重於燕者曰習胡事也燕所曰久存者曰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

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

王燕即有漢急可曰安國勝曰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

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曰為者綰寤乃詐論他人曰

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音師古曰間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久

連兵母決音灼曰使稀久亡時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浙本

本有亡字與宋說不合史記亦有亡字集解引晉漢既斬稀其神

說釋之據顏引晉注則所見漢書本亦有亡字矣漢既斬稀其神

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稀所上使使召綰稱病又使辟

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問

師古曰問問也問其蹤跡藏匿其人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

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

后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曰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

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

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

師古曰瘳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曰為東胡盧王為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

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為欲置

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

酒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曰東胡王降如漢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補注齊召南曰它人史記及本表並云縮封為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及本表及史表並云縮封為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及本表古字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傳至曾孫有罪國除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次也傳至曾孫有罪國除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皆類因率越人舉兵曰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古此日銷音呼反補注與偕攻析郢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音先謙曰官本立作懸與偕攻析郢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音顏謂屬南陽誤也今南陽府內鄉縣東北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呂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黃州府黃岡縣治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呂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師古曰長沙府長沙

**前漢三十四**

治一年薨諡曰文王補注先謙曰湘水注臨湘縣有吳芮冢廣治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履並如故吳平後孫家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備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網羅然曰是先子成王臣嗣祖也自芮卒至家發四百年至見網羅又四十餘年矣子成王臣嗣

葬子哀王同嗣葬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葬子靖王差嗣補注先本差作羌考證云案異姓諸侯王表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

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師古曰漢約非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曰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漢約非文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于謂兼用師古曰漢約非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令于謂兼用師古曰漢約非耶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長沙王此著一說服欽韓曰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為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沙韓之忠也先謙曰芮後王後一年薨此自高祖而著令耳王莽傳張棟為陳崇秦云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定著令於明有大信不約於制也蓋虛稱反後高祖刑白馬至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芮故使其後人得嗣王也諸說未斷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補注齊召南曰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咸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曰詐力成功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於滅亡張耳曰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曰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已矣夫師古曰曰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虛受堂

五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荆王劉賈 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 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

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稱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

諸到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火記劉濞諸劉遠屬此云從

祖昆弟皆班氏補 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

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聚 師古曰倉庫

目破其業無已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 補

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

其鋒也王念孫曰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

與戰也吳王濞傳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語後書耿弇傳注壁謂築

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荆燕世家正作壁

不肯而與彭越相保 師古曰保謂依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

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師古曰間謂私求間

孫曰後書鄧禹傳注間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薛

陽間行謂私行也漢王間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間出謂私出

也顏注於 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

義轉注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 師古曰其

共謀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

欲王同姓呂填天下 師古曰填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

弟可曰為王者 肥為者王故云然漢書節去則此為漢文子羣臣皆

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補注先謙曰時分韓信地為二國楚王

高紀作東陽郡縣都吳郡五十三縣吳王濞傳云王淮東五十二城

五十三城即賈封也史記二字當依此訂表云都吳 立六年

走富陵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 師古曰言同曾祖而別也 補注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師古曰言同曾祖而別也 補注

張卿云劉澤宗家也言宗家似疏遠先謙案班補高祖三年澤為

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高祖三年澤為

郎中十一年呂將軍擊陳稀將王黃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王黃

而史記陳稀傳王黃以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

賞購得之情事可互證 游乏資呂豈奸澤 師古曰呂豈得龍也 師古曰

字子春補注先謙曰游乏資呂豈奸澤 師古曰呂豈得龍也 師古曰

官本注在游乏資下 游乏資呂豈奸澤 師古曰呂豈得龍也 師古曰

其為計策欲呂求王服說也 豈音獲補注王先慎曰澤大說之

史記奸作干搖服注所見本亦作干本善奸干通用 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 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 田生已得金即

讀曰悅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

相知也師古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

日孟說是 幸大謁者張卿 如滄曰奄人也 補注宋祇曰南本湖本並作張澤

日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卿案周勃傳官者令張澤論告顏注

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釋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齊召南

日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何

如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紀及表同宋祇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

每遇澤釋字類互異如張良傳建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官者

張卿名釋字澤充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通用卿蓋美稱下

文田生亦履稱卿蓋若魯扶卿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

云然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為主親脩具

者不假手庶僕若魏其 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 補注

迎田婦夫妻治具是也 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 補注

置備供具也史記 張卿驚酒酣酒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

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 師古曰先謙曰索隱此一切猶一 今呂氏雅

亦同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

為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補注先謙曰官本過張卿大然之乃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張卿呂其半進田生田生弗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

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字當依此獨此尙缺望師古

音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補注先謙曰故遂立

營陵侯澤為琅邪王補注劉放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琅邪王

與田生之國急行母畱師古曰田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

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

琅邪國而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

計事齊王曰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補注宋鄭曰新本注文給字下有說字一本始作說齊王召南曰案

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詐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

為功耳是以通 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其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李奇曰日本齊地

復也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補注宋鄭曰

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 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清曰定國自欲有所殺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

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

曰願炎武云地理志肥如白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紀元朔元年

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諸國自

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捐循其民吳有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瀆頓首曰

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悔

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補 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之也曰漢

郡五十三城師古曰郡吳郡即賈魯封已拜受印高祖召滑相之曰

王填之師古曰填勇也填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錢康

王填之功云漢書吳王濞傳上忠吳會稽韓今本漢書並作吳會

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

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稽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

誤已嘗論之先謙案高紀濞傳功臣表周亞下皆言吳郡是楚

漢間當分秦會稽郡為吳郡景帝後併合之吳會稽自當時語耳

皆非也諸子少師古曰乃立瀛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

之瀛年二十補注先謙曰史記曰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

所殺無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

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上當更有天子二字語子瀛

意方足史記重天子二字是也此奪文合陽馮翊縣詳志子瀛

封為沛侯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三國時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

第一爵歸生名也補注錢

大昭曰歸生為侯表失載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

日官本注

版年字

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鄭曰

高后七年至元朔二年凡五十四年表傳俱誤 哀帝時繼絕世

亦發定國陰 下公卿皆議曰補注先謙曰皆字定國禽獸行亂人

事見傳傳 當在議下誤例

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謙

欲誅殺之臣願謂別欲誅其臣亦非

定國使謁者呂它法劾捕格

郡即丹陽郡也志有銅官沈欽韓曰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  
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山鑄錢處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  
北八十里案永貞即今儀徵縣攷縣志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  
今並在儀徵界又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盜鑄錢補注先謙曰東煮海水為鹽曰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注日  
海收其利曰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吳國民  
何得無賦如說非也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先謙案下文明  
言吳王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賦補注大斯曰吳之師傳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併  
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併於楚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  
輕得此云楚人輕得吳楚異名其實一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  
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於是遣其喪歸葬吳  
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  
安何必來葬復遺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  
不朝京師知其已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  
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濞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濞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補注沈欽韓  
解智料隱匿者有於韓非說林上濞子周諺有言察見濞魚者不  
日古者有諺曰知濞中之魚者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  
急補注先謙曰官本反愈益閉補注先謙曰不來朝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與更始師古曰更始也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已銅鹽故百姓無賦  
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已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  
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願其時  
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補注宋祁曰請  
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清漁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歲時存問  
作卒願其時庸之平賈如舊日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  
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材也閭里也茂材宅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  
其禁不與如注日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補注周壽昌曰頌

注訟公也木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訟繫之  
注謂寬容之不枉結也蓋頌亦謂容並從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  
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如此者三十餘年呂故能  
頌即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  
使其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年正義云史公蓋言吳  
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  
說之文帝寬不忍罰曰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  
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補注錢大昕曰  
二或彼文誤也先謙曰史記泚泚傳作七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  
十餘城齊王世家作七十城蓋舉大數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  
錢大昕曰楚元王傳及高紀俱云王三十六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  
此云四十城恐誤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宋祁  
無稱字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  
適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  
運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  
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及前二年趙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  
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補注先謙曰諸  
謂膠東濟於是適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補注先謙曰諸  
書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  
其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已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  
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  
重師古曰滋亦益也夏實也信也日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



師古曰猶古也字通也蓋曰大為喻也言初地遠至食米也地音食爾反補送齊召南曰索隱言猶糠則至米謂削土也湯下云以舌取食也或作地顏以括為地非括糠則米見語也史記括作括荀子強國篇伏而听天注括與砥同然砥括皆說文所無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吳王

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曰白白師古曰也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也象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竊問大王曰何事有過曰過責也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

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注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案惡助為類好畱為韻情成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情字或作或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今吳王自曰與大王同憂願而爲未矣膠西計將欲納城也今吳王自曰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已除患於天下師古曰意亦可乎日意與抑同膠

前漢三十五

七

西王翌然駭曰師古曰翌然無守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安得不以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補注

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匹夫而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憂惑諸侯者非當誅營或即營惑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師古曰營惑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

愁勞聖人所自起也師古曰先謙曰索隱所吳王內曰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翔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補注先謙曰史記方洋作彷彿同

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止之處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制不亦可乎王曰

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適身自爲使者行而去也至膠西而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爲叛逆呂憂大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大后也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適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師古曰先謙曰史記濟南下有濟北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曰下膠

西膠東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師古曰先謙曰史四字案此時齊但城守間樂布破三國兵後欲移兵伐之乃懼而自殺此史駁文班剛正之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

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師古曰周壽昌曰發下史記更有發字是也去此止完上語不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師古曰閩東越也史記

前漢三十五

八

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魯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滄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之反也幸赦呂漢有賊臣錯師古曰幸赦下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劫繫訊治呂侵辱之爲故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

爲事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師古曰先謙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

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志失失即佚之省字與逸義同欲舉兵誅之謹問教敝

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師古曰浙本無精字先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曰隨寡人師古曰諸君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者因王子定之師古  
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補注先謙曰南越已從吳王  
何得更定南越南越二字上屬為句直長沙者但謂地近長沙者  
也西走獨漢中告越如清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曰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補注宋祁曰師古注已北當作曰北使報  
當作便報先謙曰定長沙獨漢何用告東越南越如顏說皆非也  
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  
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雒陽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補注王念孫曰轉字師古無音  
記作博索隱博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博三國之兵  
徐廣曰博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博三國之兵  
與此同專博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博三國之兵  
武而義即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也先謙曰蕭關見  
紀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匡正天下曰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  
所懷志不在洗

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  
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呂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  
節衣食用補注先謙曰史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已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皆為此反也為音子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  
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斤裨將二千斤封二千  
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千石皆為列侯其  
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呂卒萬人或  
封賞則與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  
同下皆類此

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已差次受符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師古曰  
漢之常法補注王先謙曰軍是常形近誤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  
因師古曰於舊爵願諸王明白今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諸王日夜用之不

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曰聞七國反書聞天子  
適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遺曲周侯賜寄  
擊趙將軍樂布擊齊補注錢大昕曰七國起兵齊固未嘗反也  
齊地之反者耳故功臣表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補注先  
本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補注先  
記淮南王安傳伍被言吳王行珠玉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  
金帛路諸侯宗室大臣獨賣氏不與

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曰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  
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補注宋祁曰浙  
過呂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  
次作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師古曰血刃謂殺  
罷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呂盎為秦常  
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  
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侯侯爵之子也名通補注先謙  
親戚使至吳師古曰親戚之意論說也補注先謙曰在文高在  
奉宗廟威靈以往復命德侯以  
親戚骨肉之誼補助而告諭之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呂親故  
先入見論吳王拜受詔吳王問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  
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  
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

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懸反補注周壽昌曰漢  
制非有急務不能乘傳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  
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山代入至雒陽補注  
師古曰乘傳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乘四乘傳至雒陽  
日案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案太尉云見劇孟喜曰七國  
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效在雒陽下見劇孟喜曰七國  
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不自意不自言  
得安全至雒陽也又曰為諸侯已得劇

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  
者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  
者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安撰此言不足信也至淮陽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雒陽引宋孟曰雒陽本淮陽前已有雒  
陽此當作淮陽及公謂劇孟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

雖與可安下平先議案史記亦作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治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補注先議曰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補注王先慎曰楚字衍官本奪都字補注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補注北壁昌邑曰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補注泗口補注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塞吳饒道師古曰饒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已全制其極補注全疆制其罷極語較勝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補注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宅奇道難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曰反為名此兵難已藉人師古曰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補注兵藉言補注多宅利害蘇林曰祿伯備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生前漢三十五補注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徒自損耳補注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已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雷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稚鋒可耳補注老將老將曰此年少稚鋒可耳補注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開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開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二字其文史記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獨周且不用周且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補注酤酒酤字之誤先謙曰史記亦作酤通酤同案如司馬相王薄之不任周且乃上謁說王曰臣已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已報

王適子之周且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人戶使從者曰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補注至字通補注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破城陽中尉軍補注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師古曰度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癸發背死補注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曰福為非者天報曰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師古曰絕故加恩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師古曰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師古曰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曰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師古曰反師古曰為逆無道起兵已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師古曰燒殘民家掘其巨壘甚為虐暴而印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反燒宗廟補注文廟在郡國者也師古曰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已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補注棘壁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州即梁棘壁先謙案即漢同棘壁即左傳宣公二年宋鄭會戰之大棘也史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州即梁棘壁先謙案即漢今歸德府寧陵縣西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

敗梁兩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遣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叔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補注先謙曰官本使

下無人守引宋祁曰上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也補注周壽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有堅即走條侯軍

師古曰會下邑欲戰梁國縣也今徐州府海州縣東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

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補注先度淮

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為江丹徒即在江南故曰度淮而誤史

記正作度江走丹徒補注亦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

亡卒漢使人曰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東越即給吳王補注古曰

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謂之殺蘇林曰殺音

音楚盛其頭馳傳師古曰傳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補注先

記作吳王子子華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

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王念孫

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可冀願收王餘兵擊

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補注先謙

下有之字引宋祁不聽漢將弓高侯類當遣王書師古曰奉詔

日浙本無之字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已從事師古

王欲曰何理自安處吾待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曰行事也處音昌收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茹醜之罪弓高侯執

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茹醜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郤行對曰今者朝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曰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曰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引字引今

問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已錯為不善何不曰聞

及未有詔虎符補注王念孫曰及當為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

史記亦擅發兵擊義國補注先謙曰義國謂齊曰此觀之意非徒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補

之字後人所加景祜本及史記並無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鄒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

北王曰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從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王蓄川詳見齊王肥傳

贊曰荆王王也補注周壽昌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故雖疏屬呂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

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封呂產恐

其宋都曰注文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師古

恐其當作恐以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師古

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隨入罪事相累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欲王劉澤先說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者三世危亦本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謂是也豈不危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子德充符篇彼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德充符篇彼且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德充符篇彼且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德充符篇彼且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德充符篇彼且謂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

利能薄斂曰使其厭補注宋祁曰斂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曰封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母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遂則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虛受堂

五

荆燕史傳第五

漢書二十五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補注

曰朝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先謙曰史好書多

記作同母少弟徐廣云一作父認之本書則同母為誤文好書多

材類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中公俱受詩於浮丘伯魯國奄里人

浮丘伯秦時儒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

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賈腐請虛陸賈新語賈誼篇鮑丘之德

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高廬之下而伯者孫卿門人

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曰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

申徒語音轉耳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

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

祖使仲與審食其留待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

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

田至霸上封文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

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

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

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都彭城先有功也後封次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

其巨嫂食應劭曰巨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巨婿巨空也

大婦房家婦師古曰史記巨字作巨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輒

正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巨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輒

蓋厭也師古曰音勞餘也師古曰巨勺也客曰故去已而視

蓋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

長者補注先謙曰高帝後呂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音羹言其母羹羹也補注宋祁曰當作頡羹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羹頡山在揚州懷遠縣東南案帝取其山名為羹頡者怨故也先謙案唐懷遠縣即今宜化府懷遠縣治一統志頡羹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信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為舒王家二說不同推其取山名國隱寓怨思情事為合案隱謂是荀悅漢紀竟改為利羹此則不長者之元王既至楚曰穆生白生尤高帝大度雅懷或不如此淺陋耳

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曰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補注劉放曰次之字衍世或有之補注元王詩傳志本七略劉歆不先謙曰志謂其非衍字元王詩傳志本七略劉歆不史傳疑云或有以示未成故班高后時曰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補注宋祁曰當作下邳先謙曰王子侯表亦元王立二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

文帝乃曰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曰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子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曰尊寵元王也補注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比禮秩比皇子耳非封景帝即位曰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爵也頗劉說皆非

平陸侯補注錢大昭曰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善灼曰沈音音王宛執為宛胸侯古師古曰調為棘樂侯補注先謙曰表俱元年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師古曰嗜者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熱不齊之補注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熱不齊之補注

及王戊即位帝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已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音其炎

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宋祁云斯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本楚作幾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注先謙曰閩本官本無注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已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年為薄太后服私茲削東海薛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胥靡刑名也胥靡之胥靡刑名也師古曰胥靡刑名也胥靡刑名也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胥靡刑名也胥靡刑名也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師古曰雅春於市正身而春之師古

情事亦不合以相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

師古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表相應計年亦合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二年依表計之十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己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於結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曰師

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殷立三十二年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

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寶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補注先謙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疆

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疆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疆讀曰疆供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已在京師供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

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非地名也蓋即守讀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師古曰詳見表辟疆補注葉德輝曰閣木

帝時曰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清靜少欲常曰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

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肯宗室不與其職是呂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

多與大臣共事師古曰共謀事也師古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已滅亡今光然之適擇宗室可用者辟

疆子德待詔丞相師古曰於丞相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矣徙為宗正師古曰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師古曰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

本字路叔少修黃老術師古曰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師古曰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

宋疑路下有叔字或不字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為幼少之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修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誤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

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故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千里駒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引他官共治之也劉澤徐功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引此以馬稱也

補注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與他官先謙曰願炎武云德傳如選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齊召南云案德之仕宦在昭帝初霍光

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向未為吏也此傳言治劉澤詔獄為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獄後世親屬仕宦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

同避例所自助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師古曰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

將軍光欲曰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數責曰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

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責數其罪而責侍御史曰為光望不受女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

而恨之師古曰曰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曰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曰親親行謹厚

封為陽城侯師古曰陽城一作成先謙曰城成通川字然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曰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師古曰宗家

之家二字亦見史記晉世家後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漢樊宏傳或以為宗室之誤非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師古曰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呂振昆弟師古曰振賓客食飲師古曰既曰散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

也立十一年子向師古曰向時應云于更生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師古曰鑄偽黃金也立十一年子向師古曰向時應云于更生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師古曰鑄偽黃金

也立十一年子向師古曰向時應云于更生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師古曰鑄偽黃金也立十一年子向師古曰向時應云于更生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師古曰鑄偽黃金

置嗣制曰賜諡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曰其妄訟子補注先諫為

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堯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

尉至太常堯傳子至王莽敗乃絕補注李慈銘曰恩澤表德堯子

封更至居攝元年加子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直帝節節

當更有一代公卿表有太常劉岑可據也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風而近代學者讀本名更

生年十二曰父德任為登郎今引御登郎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

典引周遷與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小兒衣青布袴褶紫碧釋

青耳屬五辨發數人引之今代名為羊車小史案此則漢以郎挽

輦為輦郎也周壽昌曰任用也言以父德為宗正等官遂用其子

紀除任子令應劭注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既冠

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任也服注誤

帝循武帝故事補注宋祁曰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曰通達

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倫等竝進對師古曰子倫官至光祿大夫

或作喬皆音鉅駢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或在

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苑祕書

道凡十萬言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邪衍重道延命方世

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補注劉奉世曰案

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

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

在故拜辟彊先謙曰德傳言治劉澤詔獄更生幼而讀誦曰為奇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師古曰尙方主巧作金費

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補注周

案此比例之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

惟有所欲則子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補注宋祁曰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滅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

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後冬故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

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復拜為郎

中給事黃門還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

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請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

大夫得舉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詔世遂

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想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問師古曰見於昂與卷舌之間也卷

志卷舌六星在昂北主口語以知幾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曰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更名

帝初年即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

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

變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

胡注外親謂母黨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

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

路人聞望之等復進曰為且復見毀譏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

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

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

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補注周壽昌曰言議後赦曰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

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前吾三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

也師古曰恨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師古曰寬

其罪也補注錢大



所曰此事寬傳不載韓說名在後幸傳而能為寬強諫亦自可取  
 常表而出之先諫曰說附韓王信傳不列後幸其兄媽為後幸史  
 不過於媽傳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  
 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  
 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曰與  
 請改作慮章補注葉德輝曰閣本無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注先諫曰官本注在與下慮作志是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  
 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葉德輝曰閣下有過之臣無負  
 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  
 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  
 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始近  
 輝曰閣臣愚曰為宜退恭顯曰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補注  
 本無注葉德輝曰閣本無注

前漢三十六

八

進望之等曰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  
 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茲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  
 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補注錢大昕曰元成為太子太  
 劫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  
 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  
 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  
 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補注周壽昌曰望之傳子俊為望顯  
 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補注宋望之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  
 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補注周壽昌曰案下封事上於元帝  
 顯憚之恭字駁又通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讀曰幾懼  
 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欲終不言忠  
 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欲終不言忠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師古曰欲終不言忠  
 賦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季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補注宋師古曰官本工作古况重曰骨肉之親  
 末者文賦不合有也字先諫曰官本工作古况重曰骨肉之親  
 師古曰重又加曰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師古曰忠臣之義一杆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杆謂  
 音食汝反補注先諫曰杆即杆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杆謂  
 徒咎繇作士垂共工作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濟濟相讓和  
 言凡九官也補注先諫曰朕虞官本作益朕虞是濟濟相讓和  
 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  
 率來舞言四海之內靡不和靈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  
 感至和也師古曰雜還聚積崇推讓之風曰銷分爭  
 也雜還聚積崇推讓之風曰銷分爭

前漢三十六

九

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  
 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也肅和也顯明也  
 著見故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  
 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離於外故盡得其驩心曰事其  
 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  
 祖之誰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曰和而  
 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  
 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親親皇皇百官與侍衛先謙言四方皆曰和  
 曰官本至也作至止是禮記曰作禮記言壁作壁言四方皆曰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  
 王之詩也穰穰又曰飴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曰后稷配天  
 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曰后稷配天  
 讀與貽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音率補注宋此物也飴  
 本音貽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音率補注宋此物也飴  
 嘉麥也音貽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音率補注宋此物也飴  
 諸之俗體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音率補注宋此物也飴  
 孔而雙產謂之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音率補注宋此物也飴  
 篇序并雙生也詩孔疏引說文來率一麥二率與釐為雙產義合

事不致告勞無罪無辜... 輿前漢三十六...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守正不撓...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守正不撓...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守正不撓...

高而盡崩...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曰是為非甚眾大也...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霜降草木不死... 飛多麋有... 木冰... 李梅冬實七月... 中星... 大災... 夜常星不見夜...

禍亂輒應... 齊逆命而助... 三君更立... 由此觀之... 齊國安異... 齊國安異者其國也...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

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

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補注宋祁曰

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漢書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

北軍尉北軍尉曰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關北關公車所在補

注沈欽韓曰案此謂待詔廢食於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

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不得上既上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利各相違更相譏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

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衡反補注先謙

在愬下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

其所已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

先謙曰官本或作惑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已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

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

毀譽將必用已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

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已成太平致雅頌猶卻

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五略反初元已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

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

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已然者讒邪竝進也

讒邪之所已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

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譏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羣枉曲也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

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應應見現聿消師古

也聿消也言雨雪之盛應應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

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

音被駢反明音乃見反補注宋祁曰韓詩作應云應見日出也今

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案向時毛詩未

列學官周詩昌曰毛詩應應作應應非是陽夏公案向時毛詩未

相篇俱與此同王先慎曰說文應星無雲也韓詩外傳四荀子非

謂劉引韓詩亦非與易同義昔者鯨其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師古曰鯨崇伯之名即檣也共工少暉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

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雍音火官反倚音徒高反

音兀澤音胡本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

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

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

公之後代執國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

以文學徵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汚辱

待詔博士前漢三十六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即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四爻辭也言

痛注先謙曰官本四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作踰通雙注引同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探湯言其除難

無所今二府奏倭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漢書曰二府丞相御

字補注王鳴盛曰御史大夫省文後書何敞傳二府以爲

故事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

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注兩府丞相御史也

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

功謀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天子不能正議兩府薛宣傳宣考

為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  
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  
與相埒也後書多稱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見承宮耶顏賈琮朱  
浮陳元寒則傳亦稱三司見胡廣鄭康成傳蓋古以司徒司空  
空為三公後漢改稱太尉而太尉即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  
亦稱四府見後書質帝紀和熹皇后紀趙典應奉傳亦有以三  
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翻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大將軍也或稱五府者後書樊宏傳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空  
是也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

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曰羣小窺見問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

日詆毀也辱 流言飛文誹於民間 師古曰諱也諱音火瓜反補

也音丁禮反 流言飛文誹於民間 師古曰諱也諱音火瓜反補

以誣人曰流言飛文誹於民間 師古曰諱也諱音火瓜反補

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 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師古曰

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 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師古曰

荀子宥坐篇釋詩曰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師古曰

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皆與此義同與毛傳別 昔孔子與顏淵

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 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此音頓寐反

引不為比周 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此音頓寐反 禹稷與皋陶相汲

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 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眾四方則

乃後儒釋經之詞亦非向引易本意葉德輝曰易乾大人造在下

也釋文云劉歆父子作聚與此正合先謙曰官本注四作萬在下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師古曰彙音謂彙

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奉卦初九

文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下無彙字 在上

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

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 師古曰交戟 合黨其謀違善

依惡欲歛訛訛設危險之言欲曰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曰先戒災異之所曰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 自古明聖未有

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曰誅 自古明聖未有

子羽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師古曰誅 自古明聖未有

謂闕也補法葉德輝曰說苑指武篇云孔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干東觀之下

今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 師古曰誅其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曰為法原秦魯之所消曰

為戒 師古曰原謂思其本也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曰揆當世之變

也揆度也 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 師古曰險言曰 杜閉

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 師古曰杜塞也補注先 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 師古曰肺腑謂肺腑相附著猶言

帝室猶肺腑也 師古曰肺腑謂肺腑相附著猶言

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腑皆謂木皮也說文木皮也神附

木札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神附

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肺腑是為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也神附

王傳博幸得肺腑附師丹傳肺腑何患不富貴王莽傳伏自惟念得

託肺腑史記惠景開侯者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之故太元觀次入曰

肺附乾鑿其幹已良義並同也若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

以肺為肺腑之肺則義不可通 師古曰通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

勝曰先生通正言無德前事師古彼注通謂陳道也 竊推春

秋災異曰効今事一二條其所曰 師古曰由也補注先謙曰官

效 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東

生等 師古曰比 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

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

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曰材能幸 師古曰興 常稱

譽堪上欲曰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 師古曰

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 師古曰胡注

家為鄰五都為里漢人謂 臣見眾人間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

肉曰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

而誅今宜奈何與曰臣愚曰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  
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  
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言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  
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  
蝕之於是上召諸前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  
茂美也補注先謙曰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悃張晏曰悃誠  
官本注在上句下信有憂國之心已不能阿尊專貴孤特寡  
師古曰悃悃至誠也悃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見  
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  
師古曰異異師古曰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  
不明也讀與暗朕不得已師古曰出而試之曰彰其材堪出之後  
同又音烏感反前漢三十六  
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  
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此固足曰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  
曰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或引幽隱非  
所宜明意疑曰類欲曰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  
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排  
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  
與管同言管主其事補注先謙曰官本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書下有字據注文官本是也此脫得見常因顯曰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  
音於今反顯  
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謔要救危及世頌凡  
八篇師古曰謔謂指發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  
之也音吐歷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曰故

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澗灌數奏封  
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  
專國權師古曰倚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曰為外  
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補注宋祁曰  
有覽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  
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向乃集上古曰  
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  
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  
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補注先謙曰成帝以  
陵在始二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在鴻嘉元年罷昌陵反故  
陵在永始元年反故陵即此傳所云復還歸延陵也反故陵後制  
度仍奢故向上此疏末云初陵之極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明向此  
疏諫延陵制度之奢非諫昌陵也谷永傳云五年不成而後反故  
又廣野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  
感天又云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宮室與向此時進諫事可互  
證漢紀通鑑並載此疏於永始元年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  
忘危存不忘亡是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故賢聖之君  
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師古曰三統  
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  
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曆二月建丑為正月始化之  
端也三曰人統謂夏曆三月建寅為二月始成之端也師古曰  
二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為周作謂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  
周字同二家作諸家是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  
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敘疾乃來助嘯然歎曰然歎息貌  
祭于周行裸之禮是也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  
位反音丘公其何曰戒慎民萌何曰勸勉師古曰萌與毗同無知之貌補注  
字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補注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雖有禹湯之德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朕此二字

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曰德不及周而賢於秦補注沈欽

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一人兼有天下補注沈欽

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論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補注沈欽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行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案周欲

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馮恃險阻補注沈欽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

漢德不及周故即關中之險也補注沈欽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

阻世之長短曰德為効補注沈欽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

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帝居霸陵北臨廁補注沈欽也李奇曰霸陵近水

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曰遠望也補注沈欽意悽愴悲懷願

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補注沈欽也孟

康曰新絮曰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而陳其間又

從而漆之也紵音張補注沈欽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呂反斷音側略反補注沈欽前漢三十六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補注沈欽師古曰有可欲

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真器備而薄葬

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錮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

大假為喻也錮音固補注沈欽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曰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補注沈欽師古曰厚衣之曰薪言積薪

墳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

帝葬於橋山補注沈欽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子午

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真靈

之陽周乃後魏僑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在曹州府荷丘壠

府安堯葬濟陰補注沈欽師古曰在曹州府荷丘壠

皆小葬具甚微補注沈欽師古曰在曹州府荷丘壠

矣晉灼曰列傳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篇葬於紀市不見傳記也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

災因行湯冢數字記云劉向言湯葬無處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日汲水注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三里平地有故冢方墳疑即所謂湯冢者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湯

冢鄆氏亦不能文武周公葬於畢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決故謂無葬處也畢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州當在岐周沈欽韓曰元和志華原即成陽縣北十五里文

王陵在西北二百里一統志文王陵在武成縣北十五里文

知志云畢原在武成縣北十五里文王陵在武成縣北十五里文

畢原上然周時畢原在長安之西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秦穆公葬於雍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志新年宮在鳳翔樓里子葬於武庫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中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皆無巨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

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人轉寫稱古墓而不墳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不可不識也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有識字引宋祁曰文為四尺墳補注沈欽師古曰鄭說也淮南子云堯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所在孔子感之故既葬其母因封識之不欲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德輝曰問本德滿本古下有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麻

博之間師古曰二邑在秦穿不及泉斂已時服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孟康曰隱蔽之才可見而臣曰謂人立可隱也師古  
封可手據謂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補注沈欽韓曰號  
高四尺所而號曰是復之聲士喪禮舉某復注鼻長聲也樂師  
詔來替舉舞注舉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舉號  
字同為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執以  
其綏復則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復季札葬骨肉歸復於  
而復為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為復明矣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  
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師古曰弟者言弟能其葬君親骨肉皆  
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體作禮先謙曰  
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作禮是通體作禮體作禮蓋舊  
本不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柳耆泰故敬曰此言秦  
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情字引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也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  
惠文一也武二也昭三也嚴襄即莊襄四也此云五王者蓋昭王  
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耳先謙曰官本注文無則字  
皆大作丘隴多其瘞師古曰瘞埋也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曲也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  
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李奇曰中為遊戲之觀也師  
離宮別館也補注先謙曰人膏為燈燭補注宋祁曰史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械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逆輻射之又言工匠為機成皆知之已下  
閉美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王文彬曰居下又有  
生種工匠之文則此不得從晉說當以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  
為是如禮云公輸般請以機封之類是也  
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原為本  
源度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原為本  
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義小序云原度天道禍福所  
移皆其證也王莽傳功亡原者實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  
有不限之實淮南本經篇寫縮卷舒論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

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齊策  
高注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又多殺宮人  
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生蠶工匠計百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補注錢大昭曰役古  
本役師古曰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  
收兵至關卒十萬無百萬也說詳勝傳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冢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  
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豎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  
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補注先謙曰胡  
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

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直王考室其首章  
王之德如淵水源秩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喻宜  
秩流出無極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體君子攸宜也子孫眾多  
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熊維羆女子之祥也補注沈欽韓曰成  
帝無嗣故言及魯嚴公師古曰即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  
此示勸戒及魯嚴公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在五行志  
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積土為山發民  
墳墓積百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萬百餘萬  
日大萬億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百饑饉  
物故流離百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甚懼焉師古曰懼謂  
此也師古曰懼謂懼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懼焉師古曰懼謂  
謙曰胡注當從後說案漢紀作愍愍字通已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先謙曰



本無謀之賢知則不悅已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若若曰

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補注先謙曰聰

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補注葉德輝曰光昭五

帝三王而願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巨隴師古曰隴猶反也

君下注在亂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

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釋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曰

儉安神可曰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賦曰侈生害足曰為戒補注

曰上文言秦國五王此不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獨稱秦昭昭昭字衍

墓之墓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章立成傳及蕭望之傳規

樞音議皆同其字從木稱注沈欽韓曰方言所以墓謂之樞注謂

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樞則字當從土作樞曰息眾庶書奏上

非先謙曰官本注在初陵之樞下議作義是其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

禮制師古曰趙皇后向曰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

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

音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補注先謙曰曾鞏云傳稱八篇而隋

計反書非向書曰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補注沈

本然也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案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校中書說

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錄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混除去復重

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

向重為訂正非册自其手也十上曰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

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補注先

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補注先謙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案

身為宗室遺老愿事三主上曰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

持國政師古曰操執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晉伯

趙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

師古曰衍音口旦反劉音四照反解在五行政志補注劉奉世曰季

孫林父甯殖子謂私其君劉乃甯嘉也先謙曰官本注劉奉世曰季

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曰雍徹師古曰徹八佾八佾八佾八佾也

詩名徹徹魯之禮堃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師古曰

皆借王者之禮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解

本無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

故曰今經文不見殺王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

子克但有立王子朝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孔子曰祿去公室

政遠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瑣曰

曰政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

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補注先謙曰顏注避諱改世為君四君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師古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

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間樂望夷之禍師古曰望夷秦宮名

於望夷之宮師古曰樂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

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曰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

苑苑不在渭北也補注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

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葬處而欲

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古者平也葉德輝曰秦本紀集解引張

及黃圖說與博物志同師古以胡亥葬處疑之豈有死葬同一處

者耶據黃圖云在涇陽縣秦遂曰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

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補注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騎盈

先謙曰官本注在龍字下

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曰誅滅之

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侍皆銀瑠左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

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汗私

尊假甥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東故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者皆居顯笄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

恨讀為恨忤逆也恨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

亦遠也今王將恨天而伐齊章注恨違也說文恨不聽從也一日整也

日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違秦是恨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為恨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

爭勝也謂常與相爭訟也師古曰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非恨讀為疾言辯訟是也曲禮恨毋求勝鄭注恨閱也謂爭訟也

小雅常棣篇兄弟鬩牆毛傳鬩也

云相恨也李注鬩也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恨違也孟子言好勇

關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師古曰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

臨侯也史記作與漢吏相恨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

之夫人送轉鄉欵歎而不復言於形貌毀壞不如此夫人姊讓之

日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為恨上如此恨亦讀為恨

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師古曰恨與很同

並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游

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為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很之借字矣

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

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曰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

後霍后二家皆坐借權誅師古曰示宗室

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師古曰徵象

吉之先見者也徵象即是此義似無用徵象者徵象者動之徵

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石名臣瑣曰冠山下有石自

孟傳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

葉扶疏上出屋根兩地中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

當是而字亦是也泥中可言而不可言墨御覽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正

作而及舊本北堂書鈔儀部御覽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正

插雖立石起柳無已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果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

與臣隸也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

太后之福也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

權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

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

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近之也

注師古曰近之也

行師古曰近之也

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尊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曰衰睦外內之姓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曰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天下幸甚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昌陵疏載永始元年書奏天子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

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曰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補注王念孫曰積思當

類聚雜文部一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

字皆作精思師古曰且令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

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王念孫曰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

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勸禹毋若丹朱也禹曰子娶若時辛王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

古不見今文故不能信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子政固無議焉師古曰大雅湯之詩稱亦言湯曰桀為戒也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湯之詩稱亦言湯曰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曰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

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開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補注先謙曰胡注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己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曰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曰察時變師古曰昔孔子對魯哀公立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

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曆不正子侯反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

惟天下人有時心象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行不有聲為天狗無聲為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變火燒宮師古

災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曰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

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

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而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

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

下無有字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崇劉氏補注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崇

意也奸犯也... 紫宮...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義書曰伴來曰圖...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言先謙曰二說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言先謙曰二說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 疏於...

言先謙曰二說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 疏於... 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饑一年而食又至陽朔...

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饑一年而食又至陽朔... 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朔則未及一耕而食...

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朔則未及一耕而食... 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

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 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向必麻反廢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向必麻反廢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已疆漢宗卑私門保守...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已疆漢宗卑私門保守... 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佐助也...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佐助也... 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先謙曰顧炎武云衍一...

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先謙曰顧炎武云衍一... 非扶助之解也陳景雲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

非扶助之解也陳景雲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 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師古曰依此推檢向常卒於...

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師古曰依此推檢向常卒於... 後四十餘年案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

後四十餘年案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 元由此建平元年前上推向生於昭帝元鳳四年自既冠推為諫大...

元由此建平元年前上推向生於昭帝元鳳四年自既冠推為諫大... 夫至此實四十餘年當以漢紀為是吳修續疑年錄亦推向生元...

夫至此實四十餘年當以漢紀為是吳修續疑年錄亦推向生元... 鳳四年卒建平元年蓋并代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

上距向卒正十三歲之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曰易教授... 復錢氏誤推不足據

復錢氏誤推不足據... 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丞卒少子歆最知名

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丞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自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歆字子駿少自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諫子歆曰今若年...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諫子歆曰今若年... 業思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河平中受詔與父...

業思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河平中受詔與父... 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

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 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 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歆伯時丞相史尹...

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歆伯時丞相史尹... 咸曰能治左氏與歆其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咸曰能治左氏與歆其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大義師古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

大義師古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曰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曰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 湛靖有謀師古曰湛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師古曰志記也補注...

湛靖有謀師古曰湛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師古曰志記也補注... 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過絕於人歆曰為左丘明好...

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過絕於人歆曰為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教...

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五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已紀帝王之道補注先謙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補注先謙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曰遊目木師古曰遊目木在之禮下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師古曰孫吳之術興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古之罪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補注先謙曰

卿大臣絳灌之屬補注先謙曰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補注先謙曰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補注先謙曰

介胄武夫莫不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師古曰朝錯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賈誼

不容更有漢字錢大昕曰漢初用何種文字師古曰漢初用何種文字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唯賈生一人宋未之思耳何焯曰賈公飲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推賈生先謙曰文選無漢字師古曰文選無漢字

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先師皆稱先師師古曰皆稱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

相合而成補注先謙曰李秦奮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補注先謙曰李注引略曰孝武末有人得秦書於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

壞孔子宅欲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補注先謙曰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補注先謙曰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補注先謙曰

王鳴盛云宋本又選劉歆移書亦有案字師古曰王鳴盛云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多事始上之乎當魯恭王始封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使世儒無能通曉帝位教崇儒術未送多欲苟知孔氏所藏古文亦在授胡錯微若一綫今文至兒實始顯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在師古曰

其後竟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張在無驗於安國治今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文之不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不得苦難行遂為疑案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補注先謙曰

及毛詩者以毛詩無先師也班志藝文敘毛詩則云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儒林傳則云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放放授九江陳俠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放班意皆有微詞故亦知毛詩不如書禮左傳之可信故師古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師古曰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補注先謙曰

韓曰大戴小辨為子曰若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也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也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取窮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已何書為備

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

古曰瓚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備上有不字齊召南云案瓚注

入篇取象二十八宿錢大昕云以注文說之不字衍陳詩庭云南

監本無不字先謙案謂左氏為不傳春秋為書非春秋傳豈不

官本注存作有是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闕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補注先謙曰昭猶依違謙讓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補注先謙曰道近臣奉指銜命將已輔

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款有

比音類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製已不誦絕之師古曰復

與樂成難與慮始補注先謙曰李注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補注先謙曰文皆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補注何焯曰內謂陳發秘

生遺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

過而廢之也蓋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志謙也一曰記稱注先謙

下無也字今此數家之言所已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

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黨同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

違明詔失聖意師古曰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

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師古曰龔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能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意欲廣道術亦何已為非毀哉欲由是忤執

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諷也師古曰諷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曰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百病

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

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補注先謙曰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

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

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補注先謙曰初歆曰建平元年改

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於哀帝之時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及王莽篡位歆

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

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

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鳴虯向言山陵之

戒于今察之師古曰序讀曰呼補注何焯曰言赤眉之哀哉指明

梓柱曰推廢與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補注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與師古曰諫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矣與師古曰諫口歆補注何焯曰多

同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應言山陵梓柱則加以直諫七略三統并子欲所著連類舉之而申言向之直諫則褒貶亦其其中矣先謙曰官本注可謂益矣矣作也

虛受堂

吳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二十六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曰事也如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呂權力俠輔人也項籍使將兵數

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類反補注宋祁曰俠疑作挾 項籍使將兵數

寤漢王 如音曰寤音困也師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三族 師古曰舍音求也反 師古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到布許之迺髡鉗布

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 置廣柳車中 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

是也隆節之所聚也此為載呂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

先謙曰案集解引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與此異并與其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 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迺與而置之田 乃之雒陽見汝

陰侯滕公 師古曰滕公魯公也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

耳 師古曰職帝也言此乃常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

而曰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曰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胡南走越耳 補注先謙曰史夫忌壯士曰資敵國此伍子

胥所曰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卽楚也子胥之父

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補注

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新本忌字作亡先謙曰史記有王

字忌同浙 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師古曰從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問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問於天子問

日注未當 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推剛為柔 師古曰多

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耶中 補注宋祁曰新本 孝惠

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媢呂太后師古曰媢謂辭語褻汚也媢

傳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也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也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呂高帝兵三十餘萬師古曰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

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而謾師古曰謾欺誑也且秦

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爽瘳

創噲又面談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為御史大夫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因酒而

日官本又上無人字引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至雷邸一月師

有人字顧炎武云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也師古曰

日邸諸郡朝宿見罷師古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

之舍在京師也前漢三十七

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呂臣欺陛下者師古曰

其賢故今臣至無所受事補注宋祁曰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

云欺也

陛下曰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呂窺

陛下師古曰窺見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

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呂金錢事權貴而

持權屬請人願已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

威權因已請託故得他人願金錢也補注劉攽曰招權謂作偽形

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補注劉攽曰招權謂作偽形

也先謙曰官本注屬下有以字史記云生楚人師古曰史公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補注宋祁曰越本談作同先謙曰史公與

以父諱談為同漢書自應作談越本乃後人據史記妄改

長君善先謙曰見外戚傳師古曰布問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書長君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人先

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補注先謙曰史足

下何呂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

名於天下願不美乎師古曰願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

讀曰悅補注何焯曰既為仗則其交必難此曹丘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引入雷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布名所已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

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

爰蓋字言呂兄長之禮事也補注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補注先謙曰索隱漢書中尉都都不敢加補注

書作中尉司馬補注先謙曰索隱漢書中尉都都不敢加補注

昌曰雖以都之嚴峻不敢有加於彼先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呂

謙曰史記作不取不加禮都見酷吏傳師古曰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呂

行師古曰詐自稱也師古曰當是時季心呂勇布呂諾聞關中補注何焯

使心之盛季布袁盎屏之也師古曰自田賈敗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

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聞里之魁矣師古曰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

師古曰不敢致賓客遂多聞里之魁矣師古曰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

有也字周壽昌曰左傳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

同母弟為母弟也師古曰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為異父師古曰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

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非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師古曰

因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師古曰雖與賴聲俱迫而高祖獨與固言耳

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曰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

辭後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微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庶人見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

魏豹傳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

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補注先謙曰保庸也可保

韓曰鴟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



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曰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越亨之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而欲投之於湯也舉  
 趨讀曰越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榮  
 陽成臯間項王所已不能遂西徒已彭王居梁地徒但與漢合  
 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答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  
 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之引宋今漢壹徵兵於  
 梁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今彭王病不行而疑呂為反反形未見呂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  
 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  
 目法滅之吳楚反時呂功封為郈侯蘇林曰郈音輪清河縣也補  
 西南五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  
 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云陘城今  
 城縣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鉅師古曰鉅姓樂名  
 也師古曰鉅姓樂名鉅公善修黃帝  
 老之言補注先謙曰史記樂毅傳樂毅之族有樂鉅公善修黃帝  
 公教樂臣公樂臣於齊稱賢師樂臣公一作巨公史公贊云樂臣  
 巨公也御覽五百十引道學傳亦作樂鉅公巨公此鉅公即  
 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巨公趙人舉之趙相  
 趙午言之趙王張敖呂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賈  
 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補注先謙曰史記隨王  
 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廢為宣平侯廢下有王字引宋

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補注宋祁曰上說悅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末有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引宋祁云則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日樂布再為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孝文帝初立召叔  
 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呂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  
 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呂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而何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已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師古曰敵與  
 之令戰也師古曰敵與是乃孟舒所  
 之哉之下當有戰字先謙曰官本敵作敵文作支五  
 呂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呂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  
 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叔曰上無呂梁事為  
 問也師古曰言不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  
 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呂為魯相補注先  
 景帝子共王餘相初至官民呂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  
 二千人答怒之師古曰渠大也補注錢大昭曰千闕曰王非汝主  
 那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  
 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  
 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補注周壽昌曰舍人舍休王

百故不大出遊數年百官卒魯百金祠補注沈欽韓曰以少子

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曰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

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

三河還如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補注

以丞相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補注先謙曰補官仍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大

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

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

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

相誣汗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

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閉城門令太子

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

贊曰曰項羽之氣而季布曰勇顯名楚身履軍旗者數矣鄧展

軍戰勝歸屬之季布曰季布拔也孟康曰季布拔也師古曰謂勝敵

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季布為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屨而加典

字云身履典軍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屨當作可謂壯士及至

為屨先謙曰為謂古字通身屨典軍即古史記文也奴僕

困尼奴僕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修古也奴僕

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

孫曰師古以槩為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

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槩而自殺感槩然不

快意史記作槩不槩意是感槩即感槩也感槩然不槩然不

然之為槩然莊子至樂篇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槩然也其

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無所成賴管仲曰楊雄方言俚

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成賴管仲曰楊雄方言俚

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計畫無所成賴管仲曰楊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死如商曰太史公曰非

古烈士何曰加哉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二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瑒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其王恢燕靈王建師古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

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王下三王

非必同母蓋呂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之子子栗姬此意

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

如此其例也豈已諸為姓乎鄭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說非矣其讀曰恭其下類此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補注沈

特外昏也列女傳賢明篇宋鮑蘇仕衛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

三年而娶外妻外婦與外昏外妻同義

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祖以膠東膠西臨淄濰北博陽城諸民能齊

陽郡七十二縣封齊先謙曰史記云七十城舉大數師古曰欲其

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

流亡移亡一也人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

多二字不可少

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兄弟尚列不從君臣太后怒迺令人酌

兩危鳩酒置前師古曰鳩鳥也坐音材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

齊王為壽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古人置酒為壽先自飲明其酒無

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危師古曰反音轉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自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

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適食數城王誠曰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

陽郡曰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尊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

師古曰尊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

師古曰尊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

曰秦史記無此句但曰城陽郡曰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呂太后喜而許之適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威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姬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呂太后徵王到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補注宋神日四字校添友曰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

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馬也太后百歲後

吾必擊之太后怒曰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

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

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呂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

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棄國自快中

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莫天臨

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

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補注宋神日仇遂

幽死曰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

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

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是

錯曰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

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

景武功臣侯表云建德侯建德曰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

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補注沈謙曰史

德悍都說是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

和漢使曲周侯郿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

間之亦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

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清沁水濁漳水注牛首水出邯

鄲縣西塔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特逆命曲周侯郿寄攻

趙圍邯鄲相持七月引牛首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

鄲城經溫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清沁水東

南流注洺水又東入白渠案城南五里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趙

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趙

謀為天下修葺索隱史漢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

猶知事述故史公明著之據此納忠者不獨相內史也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曰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補注周壽昌曰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

鳩殺之補注沈欽韓曰外戚傳同西京雜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

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曰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

宗廟禮廢其嗣前漢三十八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

薨補注沈欽韓曰金史文藝傳初兩燕王墓皆在中都東城外海

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建九年詔改葬

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母之葬及殿墟其東墓之極題

其端曰燕靈王極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

嘉之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

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闕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

又讀曰賢為菑川王印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

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曰其兄子酈侯呂台

為呂王師古曰酈音敷補注先謙曰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

師古曰奉音扶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呂

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

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

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補注先謙曰章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補注沈

也請得目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

言耕田師古曰欲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補注沈欽

曰蓋以季布弟畜灌夫籍福之畜師古曰比之於子也補注沈欽

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補注劉歆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

也齊召南曰悼惠王本高帝後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見子

畜之不謂呼孫為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為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

白劉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為我言田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試為我言田不須章曰深耕概

種立苗欲疏師古曰概種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師古曰曰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

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

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

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強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補注朱其明年高

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呂威

大臣欲為亂章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呂

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問之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

平及此召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王欲發兵非有

漢虎符驗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

也召平魏勃事在前何錄有魏虎符說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

欽韓云史家以後事追稱此類甚多

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勃既將呂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

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呂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

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習戰事齊王不敢

離兵服虔曰不敢離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呂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

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

澤既欺不得反國補注王念孫曰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

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補注王念孫曰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

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

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

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曰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

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遣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

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補注先謙曰史記

義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

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

臣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補注朱一新曰監本下官作劫列侯忠

臣擄制臣令天下師古曰擄託也託天宗廟已危寡人帥兵入誅

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雷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遠和

師古曰諫呂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補注先諫曰史記乃下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

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補注先諫曰史記作母家駟

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訪呂呂氏故綏亂天下如清

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劉放曰此訪與公羊訪今又立

於此義同周壽昌曰訪同助助始也先諫曰史記作方

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

於今見在最為長呂子則順呂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

代王而遺章曰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

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呂社稷將危故舉兵呂匡之不

引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以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

匡之先諫案丈人史記作大人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補注先諫曰索隱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呂善鼓琴見秦

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自通乃常獨早掃齊

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曰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曰為

舍人壹為參御言事曰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

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呂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

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

國除補注先諫曰史城陽景王章補注先諫曰王齊城孝文二年

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與居俱立二年薨子其王喜嗣孝文十二年

徙王淮南補注先諫曰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

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補注宋祁曰越本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補注宋祁

諫曰史記作十一年表同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補注宋祁

記作四十六年表同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補注宋祁

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師古

曰俚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補注先諫曰初呂東牟侯與大臣共

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

公夏侯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

大臣許盡呂趙地王章盡呂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

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呂王

章與居章與居意自呂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

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曰為天子自擊胡遂

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補注

表有棘蒲剛侯陳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

逆亂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

彼反又諫曰廢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亦作七人王諸子侯表管共

侯罷軍氏邱共侯甯國營平侯信都揚邱侯安陽虛侯將閭勃侯

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呂楊虛侯立濟北王志呂安

無子時悼惠王後尙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

讀曰嫡補注宋祁曰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

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呂楊虛侯立濟北王志呂安

都侯立菑川王賢呂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呂白石侯立膠西王

叩呂平昌侯立補注先諫曰菑川王都尉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諫曰西王都尉濟南王辟光呂

劫侯立服虔曰劫音勒劫平原縣也補注朱一新曰孝文十六年

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

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

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膠東與菑川濟南也補注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

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

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廣韻中字下引賈執

路氏諸中大夫名叩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齊趣下三國

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

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

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師古曰平陽侯曹襄補注齊召南曰欒布大誤曹襄以武帝元

光五年崩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為將軍案隱云案表是曹奇是也

奇於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

三國有謀布等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

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

聞齊初與三國有謀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

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呂為齊

首善師古曰言其初呂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

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入

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

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

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

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已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

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已此事師古曰風紀太后怒曰

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補注先謙曰史

有乃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呂女充後

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

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

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

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坐死字上有新

字先謙曰史故呂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太后

日毋復言嫁女齊事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

作接湯浸湯即侵辱之師古曰收一市人眾殷富鉅於長安

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人眾殷富鉅於長安

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

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今問齊王與其姊亂於

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

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以

一新云大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

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天

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已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已塞天下之

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

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

王家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家園邑盡予菑川師古曰

之後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紀賜

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案諸侯王志在位是為懿王

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薨紀云菑川王志諡也是為懿王

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

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前日

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

形體也音耶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羸作羸案羸誤羸亦俗字王

念孫云景祐本羸作羸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羸袒也從衣羸聲

或從果聲作裸俗作羸不合大書之義世人終古親臨觀產子輒

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為羸矣師古曰去除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

侯王曰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補注錢大昭曰案外戚傳八子視

不同所曰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

倫師古曰悖乖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

年薨補注周壽昌曰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

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曰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師古曰激感發故大封同姓曰填天下師古曰填時諸侯得自

除御史大夫羣卿曰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

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

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補注周

壽昌曰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為右今舍天子而仕王侯

故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

封諸侯過限曰附益顏注非匡衡傳丞相主簿陸賜曹屬明阿承

衡意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阿

黨二字見禮記月令鄭注謂治獄史以私恩曲撓相為也本注引

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諸侯王表注或曰阿黨王

侯有重法也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

稅食者或乘牛車

虛受堂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漢 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瑣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三級 王先謙補注

蕭何沛人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毋害為沛主吏掾

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

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已居大府中

說非也補注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

於文毋害母害者取世曰法所以稱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

蓋其時擇吏之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汎先謙曰宣紀謂云能使生者

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文者循理用法之謂也於理則為

文深為舞文集解引漢書音義云無害者如言無耳陳雷問語也

此無害之確證文毋害猶言文吏之最無害者耳

居大府無害之確證文毋害猶言文吏之最無害者耳

無人能傷害之則向拘於字義不悟其為當時語耳既言禹無害

又云然文深則無害非無嫉害不刻害之美甚明服應非也索隱

也續志郡國秋冬遺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謂遺吏能最高

者劉昭注律有無害都吏猶言公平吏天下豈有公平而文深

者劉昭注律有無害都吏猶言公平吏天下豈有公平而文深

無害可任事者猶云最能可任事也論衡程材篇論文吏云巧習

史高下皆可施用索隱主吏功曹也主吏掾即功曹掾

布衣時數已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

及為亭長何又據助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之高祖曰吏錄成陽

也字當作之字先謙曰史記作常左右之高祖曰吏錄成陽

讀曰備備役也補注吏皆送奉錢三何獨曰五

獨五百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劉

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

辨之張晏曰何與其事備辨明何素方略也蘇林曰時何與

日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

之錢大昭曰辨治也秦時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

為泗水卒史即從事也蘇林曰何適給泗水卒史

齊召南曰案事字應屬上句言何給泗水郡卒  
史事也第一即是課最上不必有事字舊說非  
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  
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曰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  
及高祖起  
為沛公何當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趨向之走音秦補何獨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隄塞戶口多  
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曰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  
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  
解羽遂屠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  
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曰  
距漢王補注宋祁曰沛本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  
勸之何諫之曰補注宋祁曰沛本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  
漢王就國漢中一段史記所缺而班氏補之何為  
漢功臣之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補注  
首宜也 王曰何為乃死也補注宋祁曰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  
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  
七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周書見存者無此語太公金匱語曰天  
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語曰天  
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  
名也師古曰漢其稱甚美也天漢河漢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河漢當夫  
作天河沈欽韓曰詩雲漢流注河謂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夫  
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  
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與策或謂韓王語同此萬乘當為萬人  
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曰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曰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曰為大將  
軍補注先謙曰以何為大將而稱曰將軍  
信傳可證此時尚無大將軍官名也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  
師古曰漢本說漢字下有王字 語在信傳何曰丞相留收巴蜀填



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忍反補注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輒奏上可許旨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計即不及奏輒旨便宜施

行上來旨聞應劭曰上來還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

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旨此制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制讀與專

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漢三年與項羽相距

京索間師古曰索反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鮑生謂何

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議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補注沈欽韓曰

書中言輒生王生之類甚多皆謂先生也師古以為諸生妄也

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師古

讀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

上旨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

南陽解任高紀補注宋祁曰索隱鄼氏云鄼屬沛郡音雖屬南陽

音贊又臣瓚案茂陵書謂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贊

也先謙曰官本注未作有齊召南云案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

封曹參斬欽夏侯嬰王吸博覽召歐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至正月丙午封張敖劉濞何周勃樊噲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謀孔聚陳賀陳稀共十二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尚多即上文所云

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爵者先謙案

何先封沛郡之鄼而後封南陽之鄼此先封者作鄼音雖傳寫並

作鄼耳音雖者沛郡縣今襄陽府光化縣北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

臣等身被堅執兵補注先謙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願居

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願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

之補注宋祁曰謝郭本去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

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繩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

也書本皆不為獵字自古有逐獵之狗不待人發也補注錢大昕曰

先謙曰史記作獵足證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記作走得獸案上

文道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

殺之耳云得走獸則乖本指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

蕭何安坐樊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目身

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

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補注齊召南曰案十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燒功臣多封

何應劭曰燒屈也師至位次未有已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侯鄂千秋時為謁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鄂秋引宋祁曰漸本作

作鄂秋無千字史表亦作千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遊

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補注周壽昌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

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漢得之不必待已全奈何欲已

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引蕭何當

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補注先謙曰史記賜

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適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千字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補注先

母史記引宋祁曰漸本作鄂千秋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補注先

作父子師古曰益也二謂二百也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二也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益也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問誅信使使拜

丞相為相國補注齊召南曰案丞相紫綬相國則綠綬矣漢初相

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死後即仍稱丞相又案何

為相國在淮陰既諫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於九年誤也  
若九年則猶尚未叛信向未誅矣當以此傳為正在十一年周  
憐昌曰高帝即位置一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  
丞相至是更名相國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  
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 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 師古曰  
也作以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  
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曰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  
衛衛君非曰寵君也 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補願君讓封勿  
受悉曰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讀曰悅 其秋黥布反上自  
將擊之 師古曰宋祁曰舊本作上 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師古曰問其  
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 師古曰先謙曰史記曰作相國二字  
作相國實事此作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糧食費用出目佐軍也  
日乃對使者語矣 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糧食費用出目佐軍也  
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

漢書三十九

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孽孽得民和 師古曰  
字與致同致致言不怠也 補上所請數問君 師古曰此疑有  
注宋祁曰注文急亦作連 同史記作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買曰自污上  
為有者字 師古曰賈賈也 於是其從其計上乃大說 師古曰說  
心必安 師古曰賈賈也 於是其從其計上乃大說 師古曰說  
布軍歸民道遮行 師古曰在道 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  
人 師古曰先謙曰史記 上至何謂上笑曰今相國適利民 師古曰先謙曰  
所有以 民所上書皆曰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  
為利 師古曰先謙曰史記 上至何謂上笑曰今相國適利民 師古曰先謙曰  
雁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賦食 師古曰先謙曰  
田之不收其粟稅也棄音工老反釋音工早反補注劉放曰言母  
收粟草為賦食而已沈欽韓曰此棄地本種粟給賦食今令民田  
取粟也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 前問曰  
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師古曰前問謂進 上曰吾聞李斯相

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買賢金為請吾苑曰自  
媚於民 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  
補注宋祁曰浙本作民 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  
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師古曰  
記不重關 相國不曰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曰不聞其  
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  
不憚 師古曰憚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感悔而不悅也 補注先謙曰  
不能不勉從故不憚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  
非感言而慙悔也 師古曰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 入謝上曰相國休矣 師古曰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  
本吾字在苑下引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師古曰官  
許錢大昭云南監本闕本吾字在苑下先謙案史記同 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

漢書三十九

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 師古曰無親字 因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矣 師古曰周壽昌曰高紀帝崩時呂后問相帝曰何後  
也紀傳各就當時 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師古曰何後  
垣屋垣牆也 師古曰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師古曰何後  
何幾道北百步正義引括地志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  
七里 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小子  
延為汝陽侯 師古曰汝陽侯也今其地見屬襄陽州 師古曰  
而無其母家姓先謙 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鄴侯 師古曰  
日官本注見作並 無子文帝復曰遺弟則嗣有罪免 師古曰  
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 師古曰  
治也亦曰其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曰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

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  
目鄴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鄴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  
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儀性瘦免

十二人復下詔曰鄴戶二千封建世為鄴侯傅子至孫獲坐使奴  
殺入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綽長喜為鄴侯

曹參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  
主吏居縣為豪吏矣

涓從清酒之謂中涓如中涓者師古曰涓涓也高祖為沛公也參曰  
中涓其名蓋始於戰國魏左右也涓涓也高祖為沛公也參曰

擊胡陵方與先謙曰史記擊胡陵方與先謙曰史記擊胡陵方與

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案

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魏注先謙曰高祖時攻之賜爵

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魏注先謙曰高祖時攻之賜爵

知人正也必非欣耳取狐父邪善置文音善置置名也音灼

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先謙曰史記取下有碭字是與高紀

攻取孤父及邪之善置又攻下邑曰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補注先謙曰高祖東阿擊秦將章邯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大名府長垣縣西南正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

高紀破成陽在秦二年後九月破成武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西攻陽武下轅轅氏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轅氏今河南  
府偃師縣南轅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之

陷陳取宛虜騎定南陽郡而此傳言虜騎傳不問疑傳誤補注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曰沛公

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遷定三秦攻

下辨故道州展曰武都二縣也補注先謙曰下辨道在今雅州

破之州東十里好時村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補注先

唐武功縣在今武功縣西南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曰櫟

音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

或為東阿周勃擊秦軍阿下即此北救東阿擊秦將章邯

名曰新城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故城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

日孟康曰縣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

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理志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呂將軍

引兵圍章邯廢丘呂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園

津師古曰在東郡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東郡白馬縣有津故

可互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東取碭蕭彭城

二年彭城之役漢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呂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

黃作黃集解引徐廣云內黃縣有黃澤案樊噲灌嬰傳作外黃是

也徐說誤外黃陳留縣今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燕今衛輝府延

津縣東三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

北三十里先謙曰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

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羽嬰人姓名昆陽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

今南陽府葉縣治葉在今葉縣南三十里九因至榮陽

注錢大昭曰高帝封莊不謙為武彊侯即此地先謙曰九因至榮陽

正義括地志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九因至榮陽

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帝時在榮陽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榮陽師古曰敗謂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丞相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已與拜人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呂假丞相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謙曰史記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有左字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攻其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同先謙曰涑水注涑水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

子尚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正義引括地志云東

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先謙案唐之虞鄉即今虞大破

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補注錢大昕曰吳王濞傳悼惠王王齊七十城高五王傳亦云食七十餘城此云七十者舉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益公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補注先謙曰黃帝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補注齊丞相治事之堂五行志曰食條下有云避正堂後書章其治要

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

齊獄市為奇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曰并容也今君援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曰先之孟康曰

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

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補注來禰曰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

召除為丞相史補注何焯曰漢書長者其為治乃能務與秦吏相

飲酒卿大夫曰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清曰不事來者皆欲

有言至者參輒飲曰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

說如清曰謂謂師古曰謂謂 曰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歌呼師古曰

通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師古曰張張坐席而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

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

曰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豈豈曰我為年少故也與讀曰欺補注王

從其所諫參師古曰問謂空際也自從 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

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其密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補注陳

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

矣師古曰且 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一文預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補注

曰窋壹師古曰窋壹 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

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補注先謙曰史記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

嗣有罪完為城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征和二年宗坐太至哀帝

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補注蓋正史記之誤宗功臣表本

字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補注表

云建武二年侯宏嗣以舉兵佐軍至今八侯補注劉攽曰入侯字

紹封非莽所侯也嗣字當在封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參

子嘯即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似非衍文周壽昌曰案高帝

時侯者後嗣紹封最盛如蕭何不遇終西漢而不及曹參魏志

武帝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引王沈魏書云參以功封平陽侯世

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曰削書也古者用當

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

何曰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天下既

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

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為一代之

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第九終

漢書三十九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補注沈欽韓曰荀子臣道篇

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稟臣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臣道篇

張良之相當在公仲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日擊者當非

張說而史名開地名平無一符者又王符氏姓志云良韓公族姬

姓良為韓報讎秦索賊急乃變姓為張匿於下相韓昭侯宣惠王

及世本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補注宋補曰良疑是富字錢大昭曰良本宦作富周壽昌曰何

韓補注宋補曰良疑是富字錢大昭曰良本宦作富周壽昌曰何

韓報仇已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良嘗學禮淮陽補注先

正義今陳州府淮甯縣治 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消日東

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補注沈欽韓曰

越絕云楚威王滅無疆之子侯自立為君長倉海君蓋諸

君之君長先謙曰索隱姚察以武帝時東夷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

東南五里漢陽武縣城在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良

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補注

必伏而候是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補注先謙曰索隱

今云狙候是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補注先謙曰索隱

車奉車郎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下邳今徐州府下邳縣也良嘗開從容

步游下邳圯上師古曰圯水名也良嘗開從容

也又非沂水服說也文穎曰沂水名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沂水

有沂水縣字音詳里反師古曰沂水名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沂水



無遠大驚猶倖 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

記徐廣注 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多誇示敵人 音式志反 令

廊食其持重寶 啗秦將 師古曰略音徒 秦將果欲連和 補注周書

史記有 俱西襲咸陽 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 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

之 師古曰解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 補注周書

記作遂以北海為北之北也 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

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已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

賊宜縞素為資 資師古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者秦服儉素以為

本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補注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 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

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 補注

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服虔曰鯁音

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也音才垢反補注先

致語義不了 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 師

王略反沛公默然曰有固不能也 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

沛公 補注先謙曰史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

背項王所曰距關者備宅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補注詳前

史記而失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斷侯世家

羽傳也此史家修政所未及也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

金百溢 補注錢大昭曰溢古銀字余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名珠二斗良具曰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服虔曰本不查與漢中故請求之 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如清曰

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案服虔注蓋據高紀蕭何等傳但言漢中

故云然據此傳上文明言止王巴蜀則無漢中明矣如注為是 項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曰棧道關道也示天下無還心 呂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日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復字 又呂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曰故北擊齊

而還至下邑 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 補注先謙曰官

下馬踞壑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 師古曰

東謂不自有其地將呂與令人其立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師古

謂最勇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補注先謙曰官此

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師古曰屬委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 師古曰與相連結也 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師古曰

專任之使將也 補注先謙曰因舉燕伐齊趙 補注何焯曰伐當作伐宋

史記北史記作兵是 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 師古曰燒弱也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 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德 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 師古曰

昌曰高帝五年即皇帝位此三年 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讀曰新補楚必斂社而朝師古曰社衣襟也補注王念  
注先漢曰官本無社而朝貨地傳海岱之間斂社而往朝焉是社  
也社袂也管子弟子職篇社稷以曰振社稷席席趙策攝社抱几  
列女傳儀文伯引社稷漢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  
讀曰促佩謂授也鄭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與六國使帶也我計撓楚權者具曰鄭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補注先漢曰  
也官本作何如意同叔孫通吳王濞傳並有於公何如之語其義  
並同宋本史記亦作於子房何如今木誤為具以鄭生語告於子  
念孫史記雜志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  
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說非也著音直庶反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  
師古曰度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  
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  
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  
補注先漢曰史記作釋箕子之拘徐廣注釋一作式拘一作因四  
不可式當亦門之誤字蓋人習知武王釋箕子囚而不知有式箕  
子門之事故改門為囚而不計式囚之不可通也史記下云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正承上三者言尤  
為史漢文同之顯證後見王封比于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念孫史記雜志與余說大同封比于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鉅  
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補注先  
謙曰則當依留侯世家作錢周本紀亦作財王念孫云此後人依  
晚出古文尚書改之武成正義釋周本紀亦作財王念孫云此後人依  
書克股篇管子版法解淮南主術道應篇並同股本紀帝封厚賦  
稅以資鹿臺之錢呂覽慎大篇云賦鹿臺之錢說苑指武篇散鹿  
臺之金錢並作錢自偽書盛行後人輒改錢為財幸其參差不一  
猶可考見呂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為  
軒蘇林曰革者兵革也軒者朱軒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補注宋  
也如清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墜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  
名曰桃林廣園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示天下不復輸積  
則齊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補注先漢曰官本無示字引朱祁曰浙木天字上有示字王今陛  
念孫云案浙本無示字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  
委難之曰從漢也補注先漢曰官本左作難引宋祁曰難親戚漸  
本難作左左者言其乘逆而委難之若只作難字則不須用法也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適立六國後唯無復立  
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已封威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  
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  
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  
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  
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補注周壽昌曰  
作不可者一武王伐紂作不可者二以下遞異至此書不可者七  
為不可者八且楚唯無彊至焉得而臣之直接讀用客之謀云云  
字與本書稍異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令趣銷印師古曰  
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補注先漢曰官本無假字引漢  
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補注先漢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已臣授陛下陛下用  
臣計幸而時中補注周壽昌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  
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補注宋祁曰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補注宋祁曰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補注宋祁曰未得行封上居  
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道解引如淳云上下有道故  
謂之復道韋往往數人偶語補注先漢曰上曰此何語良  
昭云謂道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  
始安屬音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之欲反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

下不足曰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  
 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  
 每目勇力困辱高祖補注王念孫曰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  
 本有怨字則服注為贅語矣有故怨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  
 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  
 公曰吾與衛無故子為衛請無故即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有  
 文選幽通賦注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雍齒與我有故  
 新序善謀篇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  
 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漢中非漢中也而急趣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池也音補注宋背  
 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雒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  
 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滋灌也言其土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與胡相阻三面而固守獨已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自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  
 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也劉敬說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  
 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補注周壽昌曰性猶生也周禮地官辨五  
 志吳質傳注上將軍與性肥中領軍朱熹性與此性義同計秦  
 滅韓時良年少越十年從高帝事帝十三年後六年卒壽不遺五  
 十即道引不食穀師古曰居行氣道讀曰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

劫良曰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得當是釋之齊召南云考異是  
 呂澤之封建成侯恩澤侯表呂澤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  
 可據也先謙案釋澤通作字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曰欲易太子  
 呂澤之曰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  
 用臣策今天下安定呂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曰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  
 者四人師古曰願念也四人謂關公絳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  
 行圖公絳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班固曰案絳釋云揚子雲法言美  
 隱居夏里號曰黃公角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術上先生皇甫謚  
 之徒說又相辰故小顏悉棄不取陶淵明詩黃綺之南山杜子美  
 詩黃綺終繡漢似亦以夏為地名也惟陶稱陳西者舊傳自序云  
 國公角里先生神坐國公絳里季神神機則國稱蓋有據也師古  
 以為商山四皓三輔事云四皓隱於上維熊耳山是商山師古  
 耳山周壽昌曰廣韻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隱獨  
 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入代孫劭集解漢書白  
 帖卷二十二所引同案據此四人外尚有一人四人年老皆曰上  
 人後而不至者也先謙曰官本注角作角 九  
 媼媼士師古曰媼與媼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  
 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師古曰宜來曰為客時從入朝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  
 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  
 將呂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  
 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  
 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  
 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刺軻曰太子  
 狼豕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補注沈欽韓曰  
 虎耳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補注沈欽韓曰  
 日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  
 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  
 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補注先謙曰官本經上存日字引劉攽

不使不肖子居愛予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人仁壽無日字則  
 不肖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明代太子位必矣本明下有其字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師古曰因言言布天下猛將善居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補注周  
 也也酒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  
 無所也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諸將不敢不  
 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師古曰夜字上有立字先  
 亦師古曰有立字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  
 不足遣師古曰也師古曰酒公自行耳師古曰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  
 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  
 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因說上令太子  
 為將軍監關中兵師古曰以三萬人軍霸上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師古曰通蓋胡注古世  
 少傅漢十二年前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  
 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曰死爭太子師古曰上陽許之師古曰周壽昌  
 詳詳即伴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上怪問曰何為者師古曰先  
 記何上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酒驚曰吾求公避逃我師古曰王  
 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  
 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  
 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  
 求公數哉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師古曰謂保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  
 其出召戚夫人指祝曰師古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氏真適主矣師古曰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師古曰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鵠  
 目就橫絕四海師古曰意林尸子曰鴻鵠之鼓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師古曰雖有短絀尚安所施師古曰射也其  
 矢為短絀音增師古曰歌數闕師古曰為閉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流涕師古曰  
 音虛欲音稀師古曰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師古曰何時未為相所  
 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與字下有上字王念孫曰案蕭本是也無  
 史記亦有上字非天下所已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良  
 適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  
 動今呂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  
 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而逝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  
 兩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師古曰徐廣注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  
 謙曰史記作乃學辟穀道引輕舉徐廣注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  
 道下有引字是道謂仙道是望師古曰高帝崩呂后德良適彊食之師古曰食  
 字乃注云道謂仙道是望師古曰高帝崩呂后德良適彊食之師古曰食  
 文為注而失其本意矣師古曰高帝崩呂后德良適彊食之師古曰食  
 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補注錢大昭曰  
 本有問字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強聽食後六歲薨師古曰後八  
 年卒據侯表良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師古曰  
 以高后二年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師古曰  
 宋祁云浙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師古曰流  
 本記作記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師古曰流  
 御覽六黃石公記曰取而寶祠之師古曰寶祠黃石皆作葆徐  
 黃石鎮星之精也師古曰取而寶祠之師古曰寶祠黃石皆作葆徐  
 良死并葬黃石師古曰行家字常依此訂每上家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不敬異史記亦作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五年明此三字誤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種注錢大昭曰案地理志陽武屬河南不

屬陳雷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蔡邕陳雷東昏廟上里社  
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屬鄉也秦時有池于華爲承和  
林後魏世成廷爲太尉蔡平中延會孫放以宰相繼種成出斯  
相孝明之世成廷爲太尉蔡平中延會孫放以宰相繼種成出斯  
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所相乃樹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  
陽武之戶屬鄉平有功於高祖封戶屬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紀要  
東昏城在開封府陽武縣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  
東北二十里故戶屬鄉

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  
先謙曰史記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  
無大字蓋脫人或不親言不親身治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張麥糠  
產補注先謙曰不親言不親身治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張麥糠  
約曰數音統京師人謂糠覈爲乾頭補注錢大昭曰廣韻引作糠  
楚蘇與之說文楚堅麥也从麥乞聲孟注音與許合楚本字此  
借數爲之說文楚堅麥也从麥乞聲孟注音與許合楚本字此  
云麥數音也義微別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

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補注宋祁云浙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  
牖富人張負補注先謙曰索隱負是婦人老媿之稱猶武負之類  
張負既見之妻所又云負隨平至其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  
家此豈老婦人行動其爲丈夫無疑前漢四十

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曰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  
見之喪所獨視偉師古曰視而平亦曰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  
家通負郭窮巷師古曰負曰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補注周

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于石當屏居自守而  
反勝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傑魏志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  
世長者知飲食與此長者同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曰女孫子  
先謙曰官本微作載史記同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曰女孫子  
陳平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疑少一與字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

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通假貨幣曰聘師古曰貨于酒肉之資  
曰內婦負戒其孫曰毋曰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適父事嫂  
如事適母師古曰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  
先謙曰孔穎達云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  
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  
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則得立社秦漢以來雖非平爲宰師古

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年往事魏王咎  
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說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  
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  
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師古曰悍反賜金二十溢

居無何師古曰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  
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問行杖劔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  
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  
衣麻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  
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張嶷與朱邑書云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  
補注先謙曰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已過今日  
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  
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而議也

護長者補注先謙曰長者者諸將自謂爵食其謂高帝漢王聞之愈  
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  
陽曰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護平曰師古曰舊說

據也補注先謙曰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  
一也補注先謙曰王念孫曰史記或作咸案咸言絳灌等則護平者非止  
者是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師古曰冠冠  
非所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  
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  
補注先謙曰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已過今日  
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  
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而議也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曰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而無益於勝敗即微生高補注沈欽韓曰以下語本蘇秦謂燕王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自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引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補注周壽伯註外惟楚地悍冠見各傳桃侯劉襄為項氏親降漢封侯見表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願身來不受金無已為資誠臣計盡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補注先謙曰史記顧諫顧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呂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曰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曰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清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財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傳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願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寐且音子開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開開其君臣曰疑其心師古曰疑反項王為人意思信讓補注先謙曰疑也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曰為然迺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目金縱反問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曰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而進下即陽驚曰曰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曰惡草具進楚使師古曰服虔曰更以惡草之具補注宋使歸具曰報項王果大疑亞父補注宋項王上復有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問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補注宋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也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補注宋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呂戶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曰問平平固辭謝曰補注宋臣死且不避獨聽將軍之言臣死且不避獨聽將軍之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容以北漢江以東皆古之雲夢也陛下弟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謁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問天子曰好出游其

力士之事耳補注宋祁云浙本高帝曰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

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呂行行至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行未至

至陳而會諸侯也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

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補注先謙曰史記還至雒陽與功

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

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

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師古曰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

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補注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

盧謀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補注先謙曰高帝既出其計

解圍已得開師古曰高帝既出其計

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補陰縣補注先

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

逆戶口幾何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御史掌圖籍祕書故戶口對

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

御史補注先謙曰官本更封平為曲逆侯補注宋祁曰曲逆漢書

術高祖功臣曲逆侯封平為曲逆侯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謀能斷注曲逆侯封平為曲逆侯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鄧食八千戶後又益封二千戶師古曰元狩中封戶二千四百封其

孫慶宣帝時以戶二千封其元孫建世封侯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蓋一縣之戶不止此數除侯所食外其餘歸封侯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之有司也高祖功臣盡食一縣者惟平一人除前所食戶牖平自

初從至天下定後常曰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稀黥布補注先謙曰

茶凡六出奇計補注錢大昭曰開漢楚君臣一奇計也夜出女子

三奇計也偽游雲夢信四奇計也解平城圍五奇計也信為齊王

計也其六當在從擊滅荼陳稀黥布時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

盧綰反上使樊噲呂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

失過惡於上謂噲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噲其短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

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下有陳字引宋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

於道中且計也補注先謙曰又呂后女弟呂須夫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王傳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弟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上皆無文字先謙曰官本須作須下同有親且貴帝曰忿怒故欲

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呂節召樊

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

燕平行問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

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

謀日其成計補注先補注先謙曰因固請之得宿衛中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下文太后以為為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則足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為贊語矣之字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史

記太后迺迺為郎中令日傳教帝如治日傳相之補注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無太后迺迺為郎中令日傳教帝如治日傳相之補注補注先謙曰曲逆漢書

議迺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

亦眾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曰

兵屬漢補注先謙曰南陽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據此傳則在

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張蒼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

武關以前何邪先謙曰據高祖紀帝入南陽時陵降特未從入關耳

事理固無礙也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

呂招陵師古曰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毋呂老妾故持二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

王怒亭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呂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

本無從漢之意已故後封陵為安國侯補注周壽昌曰最後陵為  
 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  
 問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補注古曰說問丞相平補注先謙曰官及  
 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  
 不在邪補注師古曰啖小飲也音所甲反補注宋蘇云漸本無而字王  
 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劉者誤補注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  
 合之耳補注師古曰呂后紀作啖血無而字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  
 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日於而  
 折廷爭臣不如君補注師古曰廷爭謂全社稷定劉氏後補注先謙曰  
 君亦不如臣陵無已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遷陽遷陵為帝太  
 傅實奪之相權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免杜門竟不朝請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年而薨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食其為左丞相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呂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  
 呂太后及為相不治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呂平前為高帝謀執樊  
 噲數讓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喜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平前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呂須之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為相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傳傳臣有功太尉勃親呂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  
 帝初立怪平病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帝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呂相讓勃於是迺曰  
 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補注師古曰臨朝問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補注師古曰洽背也補注媿不能對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日各有主者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各有主者而平曰各有主者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問決獄錢穀貴治粟  
 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也若今言人主晉曰曰主學也臣服也言其學服也臣之辭師古  
 日文晉二說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張晏云若今人謝曰惶恐  
 也明融龍虎賦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先謙案據馬賦則作惶恐  
 恐解漢時自有確語蓋對主稱臣惶恐自見別無義可求陛下  
 不知其為下使待罪宰相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  
 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  
 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顯為丞相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補注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國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三十一里此蓋因地始平曰我多陰謀  
近而先交通侯表藩平坐謀反自殺即謂此  
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已吾多陰  
禍也宋補注曰官本無終字引其後曾孫陳掌曰衛氏親戚貴  
師古曰掌妻願得續封補注曰官本封下有之字引宋補注曰  
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補注曰官本封下有之字引宋補注曰  
當有之字後漢書袁然終不得也補注曰宋補注曰  
安傳注引此無之字補注曰宋補注曰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曰權  
也字引宋補注曰沛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曰權  
家卷在今樓慶府原武縣西北徙沛勃已織薄曲為生蘇林曰  
曲月令曰具曲種師古也常曰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已樂喪賓  
曰豐錄論散不足篇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辨  
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沿秦俗之弊先謙曰顏注本臣積索隱引  
資作廢是又云左傳歌虞殯猶材官引強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弓  
今挽強類也歌者或有籥管材官引強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弓  
馬也師古曰高祖為沛公初起勃已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  
張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已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  
房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甯及蕭復攻碭破之

前漢四十一

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補注曰齊召南曰史記作攻  
曹參傳亦曰攻下邑以西至虞據地理志梁國即秦碭郡也下邑  
蒙虞一邑俱屬梁國此文蘭應作蒙先謙曰地無蘭虞名齊說是  
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墳也謂領軍後已杆敵勃擊破章  
皆功之高下名品也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殿一字向先謙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二說通也師古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則是以章邯車騎殿為句矣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往至栗師古曰栗音皆補注曰先謙曰栗在徐州沛縣東南  
栗沛郡縣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  
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  
阿下破之補注曰阿詳曹參傳曰追至濮陽下斬城補注曰阿詳曹參傳曰  
是阿詳曹參傳曰追至濮陽下斬城補注曰阿詳曹參傳曰  
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攻都關定陶補注曰阿詳曹參傳曰  
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宛今曹州府清河縣東宛胸即宛今曹州府  
一里夜襲取臨濟攻壽張已前至卷補注曰宛今曹州府清河縣東宛胸即宛今曹州府  
縣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後漢光武以叔父名良諱破李由雍  
改壽張此作壽張後人所改史記作攻張又脫壽字破李由雍

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涓曰周後  
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贛令師古  
音肥補注曰沈欽韓曰史記作虎贛令徐廣云一作句從沛公定魏  
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為將安得遠擊之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補注曰案曹參傳亦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在項羽渡河救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補注曰緱氏縣名在今許  
州長葛縣西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師古曰賁音南攻南陽守  
騎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補注曰藍田縣名在今陝西  
至曰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

定三秦賜食邑懷德補注曰懷德縣名在今陝西  
如涓曰於將軍之中功為最也補注曰沈欽韓曰商子境內篇陷陳  
之士其先入者舉為最其後入者舉為最補注曰沈欽韓曰商子境內篇陷陳  
後書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補注

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墳也謂領軍後已杆敵勃擊破章  
皆功之高下名品也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殿一字向先謙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二說通也師古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則是以章邯車騎殿為句矣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往至栗師古曰栗音皆補注曰先謙曰栗在徐州沛縣東南  
栗沛郡縣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

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賜與穎陰侯  
共食鍾離補注曰鍾離縣名在今安徽  
從高祖擊燕王滅荼破之易下補注曰易縣名在今河北  
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古曰當高祖所行之道也  
謂敵入馳車衝突之道當之者功為多也補注曰沈欽韓曰  
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先謙案諸  
說顏到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終八百八十戶補注曰史

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墳也謂領軍後已杆敵勃擊破章  
皆功之高下名品也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殿一字向先謙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二說通也師古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則是以章邯車騎殿為句矣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往至栗師古曰栗音皆補注曰先謙曰栗在徐州沛縣東南  
栗沛郡縣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

前漢四十二

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墳也謂領軍後已杆敵勃擊破章  
皆功之高下名品也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殿一字向先謙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二說通也師古曰殿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頗耐  
則是以章邯車騎殿為句矣周壽昌曰殿為高帝後也擊章邯車騎殿  
往至栗師古曰栗音皆補注曰先謙曰栗在徐州沛縣東南  
栗沛郡縣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今歸德府



記二百 已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塞入已前至武宗  
曰韓王信也補注先諱曰素隱諱云左傳以信陽子歸納諸  
 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霍音項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  
 青山寡反案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先謙案後  
 人在今代州繁峙縣南張引顏音今本所無武宗今朔平府右玉  
 北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  
日地名也齊恭曰砮音赤生反師古曰齊音是也補注沈欽本唐  
 正義云在樓煩縣西北明志太原府靜樂縣西北有廢樓煩縣唐  
 所置為監牧地也紀要砮石城在靜樂縣東北靜樂今屬忻州先  
 謙曰後是復之誤下文後擊韓信軍在陽陽後作復即其證也此  
 後字誤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  
補注先謙曰樓煩縣今代州崞縣東北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屠馬邑  
補注錢大昭曰陳豨上脫擊字史記  
 及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 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反補注先謙曰史記降作絳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固  
師古曰固者鴈門 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  
 守之名音下頭反  
 相箕肆將軍博  
師古曰博古速字也肆音弋 二反博者亦稱將之  
 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肆作肆博作動無軍字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  
補注先謙曰靈丘代郡縣在今  
 大同府靈丘縣  
 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補注先謙曰代郡縣在今  
 補注先謙曰史記肆作肆博作動無軍字  
 等也高紀周勃定代斬豨於常城與史言斬豨靈丘異蓋靈丘  
 當城相距離也後不更言斬豨事則此 燕王盧綰反勃已相國代  
 處終言之為是疑本書奪得豨二字也 擊下  
 樊噲將  
補注錢大昭曰勃高帝時勃為丞相使陳平即軍中斬噲故  
 勃師古曰勃之周勃昌曰勃高帝時勃為丞相使陳平即軍中斬噲故  
 師古曰勃之周勃昌曰勃高帝時勃為丞相使陳平即軍中斬噲故  
 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  
師古曰偃古曰姓  
 師古曰偃古曰姓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師古曰渾都古曰姓  
 師古曰渾都古曰姓  
 破縮軍上蘭  
補注沈欽本唐  
 補注沈欽本唐  
 後擊縮軍沮陽  
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  
 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  
 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

東二十九縣  
補注錢大昭曰遼東上史記有遼西二字案地理志  
 所定者多三縣後又有析置者耳且下云定 遼陽二十二縣補注  
 曰當作十二縣先謙曰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師古曰最者凡也  
 曰史記亦作二十二縣 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總言其攻戰克獲  
 之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  
 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  
師古曰木謂質  
 樸強音其兩反高帝  
 已為可屬大事  
師古曰屬委  
 師古曰屬委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師古曰東鄉坐  
 師古曰東鄉坐  
 責之  
如清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曰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  
 責之 讀曰鄉補注錢大昭曰士南監本固本並作事先謙曰官本  
 作事士趣為我語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從謂令速言也其  
 記作士趣為我語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從謂令速言也其  
 惟少文如此  
師古曰惟  
 師古曰惟  
 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呂勃為太  
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尉 齊召南云案傳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  
 功臣將相 二表也 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王為  
 相國秉權欲危劉氏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勃為太尉不得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勃為太尉不得  
 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適為少帝及濟  
 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  
補注錢大昭曰此稱恆山後稱常山  
 補注錢大昭曰此稱恆山後稱常山  
 以孝惠子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侯勃四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呂王異姓諸侯王表高后七年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故平昌侯賜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及呂產徙封改呂國曰濟川以王孝惠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之子此事之所宜有者則濟川即濟南矣孝惠時分梁為濟川周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梁梁孝王始封其時濟川名同而實異也先謙曰官本通作以是 呂太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后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師古曰云被不  
 師古曰云被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為常山王  
 宮當云汝陰侯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願廢左

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

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官是釋當為澤滕公召乘輿

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滕公曰就舍少府

補注周壽昌曰何焯用宋本校舍下多一舍字補注宋祁曰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

門之正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

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

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補注先謙曰史人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已

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

鳥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丞字引十

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補注先謙曰本書王商傳張匡云往者

恨而日為之咄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補注先謙曰本書王商傳張匡云往者

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已見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吏稍

侵辱之勃曰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牘

曰音讀也補注先謙曰史盡曰

于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曰為無反事文帝朝太

后曰冒絮提文帝應劭曰冒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

也提音徒計反補注周壽昌曰釋名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也師古曰冒也漢時亦自稱冒本

絳侯絳皇帝暨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實

絳侯引結其組音烏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實作絳不曰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師古曰

曰師古曰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補注先謙曰史

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

吏之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然字引宋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

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師古曰猶言不相合當也

竹仲坐殺人死國絕一年補注先謙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

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帝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

復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

去之錢大昭曰闕本無河內太守十二字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師古曰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

相持國秉師古曰秉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

曰臣之兄呂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

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

死法也師古曰從也音子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八百

有庚貞狀貌豐美顏頰開張人皆謂其必為方伯無錢乏之慮及

賦法江陵卒教飢死師古曰保衣食而終此或別有故也麻衣神異

法令者口遊也師古曰即法也梁武帝亦有此即此所謂從

口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

為條侯師古曰條在勃海地理志作條音同耳補注先謙曰

所封條大所云案地理志勃海郡有條音同耳補注先謙曰

世清河王王子實所封也又信都國有條縣師古亦讀為條亞夫

市也志作條不作條補注先謙曰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呂宗正

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呂河內守亞夫

為將軍軍細柳呂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呂

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過補注先謙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彀

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周壽昌曰弓弩上彀為彀持滿測力

使滿持滿不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師古曰先驅導駕者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問天子之詔 欽韓曰 六韜立將篇軍中之事不問君命皆由將出 白 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適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適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持兵揖此脫兩字也 又持戟拜身倚之以拜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揖此脫兩字也 又何以休云以手通指曰揖此持兵揖似當從倚拜之說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曰軍禮見 子應劭曰禮介者不拜補注沈欽韓曰尉繚之士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使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身撫式曰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 使人稱謝 師古曰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師古曰鄉讀曰史記如上有軍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 字語意乃足 前漢四十

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為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補注沈欽韓曰楚兵總謂吳楚之兵義詳吳王濞傳 願呂梁委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 師古曰吳王濞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沈欽韓曰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鄧都畫計而亞夫先上請兩傳雖異可互參 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 師古曰輯與 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阻阨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 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 出武關抵雒陽 師古曰抵 至也 師古曰謂右去也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曰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師古曰不意其將至 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

搜散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 師古曰滎陽 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 師古曰昌邑 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補注周壽昌曰絕 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 補注宋祁曰漸本堅作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隙 如音子隙反又音隙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補注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隙 反其所攻不知迷失實也 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曰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太尉計謀為

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 補注錢大昭曰待當作上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 師古曰南皮竇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已時行耳 師古曰言富貴當及時也補注周壽昌曰人生史記也 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 補注先謙曰死後迺其子彭祖願得侯 願反也 師古曰 吾甚恨之 補注先謙曰恨也 帝越侯信也 師古曰越 與丞相計之 補注宋祁曰景本計之字 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其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 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 其後匈奴王徐虛等五人降漢 師古曰匈奴表云唯徐虛等先讓曰按表容城侯徐虛

俱如王以中三年十二月丁丑同 上欲侯之曰勸後亞夫曰彼

日封尚不止五人官本注唯作唯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曰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項之上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裁師古曰裁大音側吏反補注宋祁曰

非相篇注漸也曲禮注殺骨體也師古曰裁大音側吏反補注宋祁曰

肉也故正是切肉云無切肉則是大體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

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箸師古曰尚席主席也補注周壽昌曰史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裁無箸者此非不足滿

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

答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

豈不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

少主臣也補注沈欽韓曰衛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

爾何故視此邪對曰此人面畏必能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已葬者如清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

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補注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補注先謙曰索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

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補注宋祁曰浙本

吏簿責亞夫如清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

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清曰恐獄吏

云帝貴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補注

沈欽韓曰帝怒亞夫屈強不置對直下廷尉考劾不用問也先謙

曰索隱引師古一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君 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曰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囚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

步上迺更封絳侯勃宅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

子太傅坐耐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建德元鼎

五年坐耐金免侯史記作坐耐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蓋本作元鼎五年坐耐金不善有罪

本無不合明 亞夫果餓死死後補注先謙曰據 上迺封王信為益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曰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

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今人讀為吾非也補注王念

孫曰案師古以梧為驚梧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

增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言吳大

也後書賦洪傳洪體貌魁梧李注梧音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

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 反若婦人女

子故孔子稱曰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濞臺滅

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補注先 如良受書老

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功師古曰 豈可謂非天乎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補注宋

作謀 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 平竟自免曰智終王陵廷

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

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 何其盛也始呂后

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慈可已佐之師古曰慈恩也

讀音竹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已後非迺所及師古

波也言汝亦不及見也補注宋 終皆如言聖矣夫

師古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漢書補注

卷四〇

三四五

樊鄴滕灌傅斬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曰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

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天子以犬舊麻以犬當稻

玩顏注是以其時食狗為異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師古曰高祖時亡噲曰

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噲曰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於豐縣下補注周壽昌曰監名平見高紀 薛西先謙曰官本無水字引宋祁曰泗水字下疑有水字 與司馬

巨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補 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從攻陽城

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

亦尚懸隔胡三省謂應作城陽是也 二史皆傳寫誤耳先謙曰成

陽濟陰縣 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戶牖詳陳平傳 破李由軍斬首

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道曰呂氏春秋曰魏文

名通於天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

初命為諸侯事噲為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達達王也錢大

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賜爵第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

爵第七級然則上聞爵即公乘爵第八級也下文五大夫爵本第

九級解引如清曰間或作聞下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引呂覽上聞作上聞或作聞下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日即陳留郡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為隴西郡都尉雖在景帝

中二年而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

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

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者誤圍為圍  
又妄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灌傳但言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  
文官本後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 賜爵五大夫  
從攻秦軍出毫南 鄭氏曰毫成湯封邑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師  
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音音奔 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  
作二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 師古曰曲音揚逆作字揚雄之  
十七賜爵亦與此同逆攻宛陵 師古曰宛音揚逆作字揚雄之  
官本作遇是史記同逆攻宛陵 師古曰宛音揚逆作字揚雄之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  
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曰秦制於義不通從攻  
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戶鄉 師古曰戶鄉音亦單稱戶曹  
此傳作東攻秦軍於戶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義誤 南攻秦軍於  
斷南字連上讀案諸傳云戶北此不得是戶南也 南攻秦軍於  
擊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鄆 師古曰南陽之反 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 師  
日史記作斬首二十四級捕 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道曰正爵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  
二號者張薛說是若今之親王雙俸亦云雙親王也 雙親王親親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  
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  
之中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  
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日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  
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沈欽韓云時飲酒未  
終宴賓主各懷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飲以中酒  
為歡耶此中字讀平聲足證顏氏之非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師古曰項伯作屏蔽  
宋詩人用之皆讀平聲足證顏氏之非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同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師古曰

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  
 前復各出四寸制似冕或曰樊噲常持鐵櫛聞項羽有意殺漢王  
 噲裂裳以裏項冠之入初入營營衛止噲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  
 入立帳下入突入也顏說未合先謙曰案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音  
 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先謙  
 曰史記食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  
 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居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  
 進書耳補注先謙曰高紀惟留張良謝羽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絕當從之謂天下解體也此為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應噲去既出沛公雷車騎師古曰沛  
 公及從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項羽齊召南曰四人噲與斬  
 下走歸霸上軍高紀作從間道走軍此二字不可少而使張良謝  
 項羽亦因遂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謀  
 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誅責也殆危也誰音才笑後數  
 日高紀作後數日此班改也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  
 西丞白水北理志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  
 臨西郡西縣也白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界一統志濁水在秦州西晉志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界白水縣在秦州西晉志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魏白水縣在秦州西晉志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依景祐本西縣在秦州西晉志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雍是雍縣也師古曰西縣在秦州西晉志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人攻雍為據則義不可通從攻雍棗城先登師古曰棗城在秦州西  
 封今武功故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師古曰棗城在秦州西  
 滅是音胎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師古曰百官表從擊秦車

騎壞東軍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南曰曹參傳曰取壞鄉擊三秦  
 文稱秦也史記東然則壞是鄉名壞東壞鄉之東也先謙曰三秦省  
 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賈下郡槐里柳  
 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柳下也柳下在長安西補注灌廢巨最李奇  
 水灌廢巨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  
 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巨李說非也或曰灌廢巨始平定之無廢  
 灌廢巨也此說未引水灌廢巨李說非也或曰灌廢巨始平定之無廢  
 此時已當灌廢巨也此說未引水灌廢巨李說非也或曰灌廢巨始平定之無廢  
 之會復說水攻經年必無之理蓋此時前言之無取過泥索隱  
 廢巨即槐里上功居首云灌廢巨最者統前後言之無取過泥索隱  
 也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攻廢巨最者統前後言之無取過泥索隱  
 解廢巨也至棗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不從項籍屠煮棗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  
 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清河之南非清河之東明矣但未  
 詳其處耳補注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南有楚西有  
 壽昌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南有楚西有  
 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與參  
 傳微異服虔攻鄒魯瑕巨薛補注先謙曰鄒魯瑕巨薛今曲阜縣治瑕巨  
 云皆漢將前漢四十一  
 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薛今滕縣東南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  
 四十四里並漢魯國縣今屬兗州府  
 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日將軍守廣武一歲古  
 師古曰滎陽在滎水之南平陰在滎水之北廣武在滎水之東  
 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陽夏在滎水之東  
 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補注先謙曰高祖五年  
 陳師古曰於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呂噲有功益食邑八  
 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  
 除前所食呂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補  
 注先謙曰霍人見周勃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  
 傳雲中郡今大同府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  
 與曼巨臣軍戰破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補注先謙曰上言破柏人下不得復言降之降字屬下讀訓降定  
 清河常山諸縣耳與周勃商降定郡六同一句例之字衍史記無  
 殘東垣說見補注先謙曰以其卒屬高祖也見高紀官本注謂作

為字 遷為左丞相破得蘇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蘇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守將軍大將一人名不咸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與諸將其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為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周勃代將破綰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百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師古曰姓蘇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守將軍大將一人名不咸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與諸將其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為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周勃代將破綰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百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師古曰姓蘇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守將軍大將一人名不咸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與諸將其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為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周勃代將破綰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百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師古曰姓蘇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守將軍大將一人名不咸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與諸將其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為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周勃代將破綰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百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已下子孫爵乎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平作皆先謙曰官本作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

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

為亭長重坐傷人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補注先謙曰白也白高祖時

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先謙曰白也白高祖時

祖抵言不官傷嬰故嬰證其然然告故者反坐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嬰時曰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曰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也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僕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呂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縣東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兵車趣攻疾破之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商傳云疾闕也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呂兵車趣攻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兵車趣攻疾賜爵封轉為滕令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日史記作滕公無重字公即因奉車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令也先未封重字不當有因奉車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復因下有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車趣攻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踰兩兒乘

之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收載行而雍樹師古曰罷常踰兩兒乘

也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故云兩兒者未有能背而能抱持者况復師古曰罷常踰兩兒乘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皆謂而能抱持者况復師古曰罷常踰兩兒乘

約於此亦有注而小顏謂之先謙曰及京師謂抱小兒為徐行而雍

似懸樹也較此為詳據項羽紀漢王推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據

抱於前不聽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

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從擊茶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

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

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

令敵不測也卒已得脫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故示開

穎州府太和縣東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

陷陳功為多關所奪邑五百戶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以過魯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即

官本作賜也孟劉說皆未是錢大昭曰關南監本關本作賜先謙曰

記同關字誤從擊陳稀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

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

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先謙曰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

名屬梁國迺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來嬰曰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補注先謙曰東牟侯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補注周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

家在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不行掃地悲鳴得石梓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呼嗟

乃葬之室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

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慮公主武帝五女鄂邑公主長公主安公女衛長公主南宮公主

陽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平都公主建

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馬主免夏侯頗尚平陽

公主成帝微行過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馬主免夏侯頗尚平

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尚平陽侯曹壽尚武

表曹壽即曹時也其子襄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

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壽為大將軍而尚平陽主卒後與主合葬

不容更有夏侯頗尚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頗嗣侯十八

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與父御後自殺是元鼎初年尚為頗所

尚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足證頗所尚者必非平陽故滕公子

主也況平陽主外家非孫氏尤明此平陽二字有誤故滕公子

孫更為孫氏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為孫氏其他子孫不

不云更姓孫魏志夏侯侯傳

灌嬰睢陽取縮者也師古曰縮者帛之總名補注錢大昕曰依班

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邱縣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三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曰中將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關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南開封山遇戰疾力日收

戰疾速也師古曰疾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曰西至雒陽

破秦軍戶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

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主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

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補注先謙曰高紀漢王

出襲雍圍廢王八月降塞王補注先謙曰漢中五月即

相項佗軍定陶南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

此食杜平鄉與下復出李以為衍文是史記亦誤復曰中謁者

從降下碭曰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巨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補注先謙曰

武反於外黃往擊盡破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補注先謙曰史記無

也史正義云在曹州府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望文為訓失之西收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遁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如補注先

季必案重泉在今同州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補

言傅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適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

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補注先謙曰郎中騎將也擊楚騎於滎陽東大

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饑道師古曰饑起陽武至襄邑擊項

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

之馬左右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補注宋祁曰當化

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右字補

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馬無左右字補

據張說本文無左字據晉說似有左字但下文無左右字之騎

語疑晉擊破項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燕名公者拓之令也王

國也昔一千反補注先謙曰曹參傳及本傳上文所將

皆不言王武是拓公則拓公自別一人非即王武也補注先謙曰

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

取其稱也案集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

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

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  
 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還至敖倉嬰遷為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  
 世曰前已為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  
 昭曰單騎南監本闕本並作車騎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先謙曰官本作車史記同單字誤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儂傳同此脫  
 相田光守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儂傳同此脫  
 相許章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儂傳同此脫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  
 韓信攻龍且雷公於假密師古曰雷音密名公雷也攻龍且及雷  
 密索隱注雷音密名公雷也攻龍且及雷師古曰雷音密名公雷也  
 名族族疑皆於字之誤假密即高密音革高假雙聲字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郡名身虜騎將  
 入攻博陽補注齊召南曰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併史記作身  
 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為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  
 要備陽城在兗州府博陽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  
 楚國音博前至下相呂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  
 僮同音博前至下相呂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酈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酈公  
 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酈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酈公  
 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據高紀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壽春之平陽亭同遠當  
 是山陽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鄆縣西有廢平陽縣正義云南平  
 陽縣城今充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  
 州郡縣也補注先謙曰據高紀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補注復得亞將  
 也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補注復得亞將  
 亞將下有周蘭二字是也前已與漢王會願鄉補注沈欽韓曰  
 復得亞將補注沈欽韓曰

有國鄉一統志願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紀要云在縣東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呂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  
 九江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信曰雒陽定遠縣歷陽今和州治並漢  
 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  
 鳴譚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當分為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  
 曰遂定吳豫章會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  
 濞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  
 濞嬰以為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濞嬰先有  
 事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補注先  
 勃傳賜與項陽侯共食鍾補注先謙曰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願陰二千五百戶補注先謙曰  
 日穎陰侯五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至馬邑別  
 降樓煩已北六縣斬代左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  
 裴子野即按此傳為證先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  
 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塗之類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其額因得名如黑齒離題之類補注先謙曰  
 破胡騎於砮石師古曰砮音干半反至平城為胡所困補注先謙曰  
 可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侯傲軍曲逆下破之補注先謙曰  
 敵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為將補注  
 特將似皆其所部特將先謙曰官本各特作名獨是降曲逆盧  
 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定府祁州南安平縣治補注先謙曰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肥誅徐廣注一與

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頰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

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

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誅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

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

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補注先謙曰詳文紀後歲餘呂丞相

莫諡曰懿侯傳至孫疆補注先謙曰莫諡曰懿侯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

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補注先謙曰大昕曰寬與新曰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引括地志云故橫陽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蓋橫陽也案一

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南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其德

君師古曰其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

補注先謙曰今今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也

鄭州北三十里今懷慶府武陟縣西

南官本注侍侍召作名此誤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益食邑屬

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擊破齊愍下軍擊田解補注先謙

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愍下則擊愍下軍與擊解不得為二事下

擊字誤也華毋傷為漢嬰所虜田解當不得獨脫疑擊愍為斬或

得字房字之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補注先謙曰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右丞相備齊臣表無右字先謙曰正義曰齊王劉肥相五歲也

歲為齊相國補注先謙曰此說非也謂寬為齊相五年後五歲是齊相

年寬為齊相國師古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也四月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得字房字之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補注先謙曰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右丞相備齊臣表無右字先謙曰正義曰齊王劉肥相五歲也

歲為齊相國補注先謙曰此說非也謂寬為齊相五年後五歲是齊相

年寬為齊相國師古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也四月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補注先謙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將部兩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呂東至  
 棘蒲之房于安陽拔之即此城也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  
 下十縣記作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義引括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  
 郡一人李奇曰或曰守邯鄲也守反耳晉灼曰將兵守邯鄲也  
 各一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  
 魏晉之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為二也蓋將屯謂之兵守如  
 是史於義為通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  
 地還軍救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鄆下邳補注先謙曰鄆即東海縣在今南  
 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  
 於雒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  
 戶為信武侯補注先謙曰案呂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補注先謙曰  
 將別擊陳豨丞相破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豨布有功益封  
 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補注先謙曰  
 三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  
 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補注錢大昭曰五下南監本  
 有百字史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記同此奪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沛沛水名也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  
 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池陽在咸陽東從東擊項羽榮陽絕甬道從出度  
 池陽蓋海聚之名繆因食之

平陰遇韓信軍襄國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  
 邑池陽亦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  
 上馳入奪其軍傳言此非襄國也教趙王歇襄國又在此  
 李以前與遇信軍無涉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繆為信武侯  
 師古曰呂其忠信是也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繆為信武侯  
 表云楚漢分鴻溝以信為信號曰信武蓋以此食邑三千三百戶  
 云二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曰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補注  
 日不死四字十二年更封繆為郿侯服虔曰音繆非也呂忱音繆  
 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繆非也呂忱音繆  
 漢春秋作憑城侯後改他邑曰更封也如史記周勃侯傳商先  
 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也如史記周勃侯傳商先  
 食邑祿號曰侯是後封邑不得食邑周勃侯也如史記周勃侯傳  
 此為郿城侯不言更封邑不得食邑周勃侯也如史記周勃侯傳  
 雲中與地志云郿城侯不言更封邑不得食邑周勃侯也如史記周  
 威靈四年分陳倉立郿成縣郿成縣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繆  
 為裴與呂忱音繆前漢四十一  
 年薨諡曰貞侯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同史表作貞侯正義云  
 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繆子應為郿侯補注先謙曰  
 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繆姓據志應作繆王念孫曰沛國當  
 苞水東逕郿縣故城陳南漢景帝中元年封繆為侯國音多沈  
 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遂造為當何  
 反之音以附會之觀蘇注則六朝本已如是多遂造為當何  
 二多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注毛本則繆傳注中  
 引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之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本則繆傳注中  
 監本地理志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繆傳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康之今若蘇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孟音今若蘇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自東至郿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始於小顏小司馬水經注音多寒反皆音皆曰某音或曰音某其本則繆傳注中

多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  
不知寒韻二韻者說文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  
入奇韻二韻者說文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  
而淮南主術篇水殺蠶龜已與儀羅為韻說文引作瘳瘳駱馬丁可  
暇俾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瘳駱馬說文引作瘳瘳駱馬丁可  
單聲而轉入歌韻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邪之音多乎而非從  
二望乃二千餘年未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邪音多寒反按王說  
是莫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公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  
美堪為儀牲雖曰其母犁色而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  
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  
雖有田具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緇之時  
師古曰鼓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豈自知附驥之尾則涉千里勤功帝籍  
九

先謙曰官本 慶流于孫哉當孝文時天下已鄙寄為賣友夫賣友  
勤作勤是 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劫  
雖推呂祿呂安社稷 補注先謙曰漢紀稱呂祿 諒存君親可也  
其父而令寄行說

漢書四十一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 慶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懷好書律歷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 蒼如謂事在板上方書也 秦置柱下方書

是也 柱下居殿柱之下 若今侍立 御史矣 補注齊南曰按柱下

於周為柱下 史師古注 若今侍立 御史矣 立字似衍 文唐制侍御

下脫書字 集解引有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鉏也 補注先謙曰史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適言沛公赦勿斬 補注周壽昌

與沛公為敵也 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救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 補注先謙曰史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已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已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

茶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遷為計

相文穎曰官能計故號曰計和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曰相補注

位亞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

相其名蓋本此 一月更曰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曰列侯典

曰呂其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效曰四歲字本在縣布反上誤書

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是時

蕭何為相國而蒼適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

善用算律歷故令蒼曰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補注先謙

司徒以士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因

范曄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最歲遺吏上計新序載  
 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飲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 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敖為  
 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以自皆山也則改猶不  
 改耳景祐沛公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  
 本亦作以沛公昌為職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 苛  
 為客沈欽韓曰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漢王呂苛為御史大夫自內史遷則苛曾為內史昌為中尉漢三  
 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前  
 應當為虜先謙曰官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本作虜今猶即也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曰父死事封  
 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昌  
 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安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  
 還走謂師古曰還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曰爾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 補注先謙曰庭字 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訖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音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 補注錢大昭  
 本皆作然臣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本改也 陛下欲  
 記亦同據下旗注此文亦當為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本改也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曰口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放  
 為基宋神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新本然  
 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子據此則前之二

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又顧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其不顧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無意顧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通鑑胡注劉毅期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本皆未當也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對師古注期舒傳期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心知期舒傳期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期非王期舒傳期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因非王期舒傳期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相非王期舒傳期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與也則期字雖別  
 俱各本 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形補注先謙曰史記箱作廡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幾者師古曰微無也 是後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首房孫補注周壽昌  
 徐公之類甚多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  
 不必為其號也 前漢四十二 三  
 君必異之 補注先謙曰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  
 有錯繆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自然堯進請問曰 補注王念孫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注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  
 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  
 說此本請問疑後 陛下所為不樂非昌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人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所出師古曰不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費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適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公彊  
 為我相趙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 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作然吾私憂趙補注先謙曰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位作任不可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於是徒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曰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曰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曰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也師古曰謂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問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微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也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也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

**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阿侯名阿侯也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曰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

**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不與大臣共誅諸呂等免以高后紀核之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

密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室即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密復馳告太尉則因非不與大臣共謀諸呂者也未嘗代官矣其後復舉功不及密意者史記所謂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其事也密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曰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曰緒尋也謂本曰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其緒尋而正之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不革**師古曰革改也不革師古曰革改也不革

**黑如故**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秦人猶用吹律調樂黑如故

**入之音聲**補注先謙曰及曰比定律令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入之音聲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師古曰若百工為器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

**貴父事陵後後蒼為丞相相洗沐**師古曰沐音沐也貴父事陵後後蒼為丞相相洗沐

**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師古曰傳音直也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下蒼蒼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師古曰蒼音直也下蒼蒼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曰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



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欲改定制度以漢爲主  
 德其術已疏矣秦人用水德本自誇外不可承况五德取相生  
 不取相剋即欲承秦爲何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更元年注  
 臣賈誼亦非也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先謙曰又明年蒼由此自紉補注引宋祁曰一作細作謝病稱老蒼  
 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大爲姦利上  
 己爲讓師古曰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  
 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國類今本史記同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顧  
 音顧索隱單行本注案漢書作顧即毅也王念孫云本作顧或  
 又音顧史表作預及類毅皆類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  
 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史記蒼長八尺  
 餘下有爲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坐法失侯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爲乳母每就飲之妻妾曰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  
 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曰材官蹶張如漢書蹶張音蹶擊音布麥反補  
 之弩弓手張者曰蹶張已足謂者曰蹶張蹶音蹶擊音布麥反補  
 注錢大昭曰說文蹶距也从走屮省蹶蹶令曰蹶蹶百人蹶蹶即  
 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蹶布爲都尉  
 矣  
 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曰二千石從高祖者悉曰爲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  
 此與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曰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  
 未死之餘人也剛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迺曰御史大夫  
 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嘉  
 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與袁盎傳參觀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無見字汪念孫曰

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擊書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曰不肅謙曰官本肅敬補注先上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  
 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肅敬補注先上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  
 去私謂子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稿愛爲  
 私謂謂私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書也長二尺不來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弟但曰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  
 也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即詣也言至不當更言詣此詣  
 字史記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謙曰史記不重嘉字是弗  
 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如漢書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  
 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朝罷謂長史如注亦作史案百官志丞相  
 備即也史今行斬之史亦云朝罷謂長史如注亦作史案百官志丞相  
 便字爲訓轉屬贅文爾雅釋詁孫炎注即猶今也故今即轉守尉  
 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即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  
 今補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爲虜矣通  
 今字並與卽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復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  
 記亦有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爲丞相五  
 歲文帝崩孝景卽位二年罷錯爲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  
 卽位二年者通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  
 卽位時數之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  
 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通而丞相嘉自紉細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  
 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度  
 日宮外垣餘地也如漢書日垣音畏懼之嘉問錯穿宗廟垣爲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垣垣故允官居其中師古曰  
 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能朝嘉謂長  
 補注先謙曰史記尤誤他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辟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諡夷侯舍史記作舍

作舍者誤也舍諡懿侯昌許溫孫諡袁侯澤薛歐孫皆曰列侯繼

踵踏踏廉謹師古曰踏踏持整之貌也踏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

日齋齒與廉謹師古曰齋齒齋之貌也齋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

也讀若謹無他技先謙說文無踏字師古曰踏踏持整之貌也踏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

歷而專遵用秦之顛項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

昌木強人也師古曰昌木強直如木不石然強音任赦曰舊德用

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漢書四十二

鄧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鄧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

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陽縣在魯國

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圍縣先謙曰案正

義鄧音應索隱引故舊傳食其圍高陽鄉人圍後漢陳留縣前

漢淮陽縣今開封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師古曰落魄無衣食

日集解晉灼曰落魄失業者也師古曰落魄失業者也

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

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

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

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

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食其聞其將皆握齷好荷禮師古曰

其適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服皮曰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傳也一音張懸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補注沈氏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生  
未見使者入通公方跌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  
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鄧生願目按劍入言 沛公方踞  
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未所附同 沛公方踞  
牀令兩女子洗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補注 而見食其食其入  
下攻閩本作破先謙曰官本注在而見食其下 而見食其食其入  
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 沛公罵曰豎儒  
曰言其賤劣如僕豎儒補注王文彬曰豎儒猶言小儒詳  
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位豎儒之類說非 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輟洗起衣  
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衣  
作輟洗起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衣  
而延之上坐也 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衣  
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義引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衣  
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  
攝衣謝之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  
於沛公起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  
衡衣謝之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  
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  
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  
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也夫聚瓦合適成木書陳涉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儀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  
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  
作糾合集解云一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此所謂  
作烏合一作瓦合一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師古曰四面往  
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  
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  
知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  
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 遂下陳留 師古曰  
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城 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報沛公遂下陳留詳史記傳末 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師古曰先謙  
當從史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壁 師古曰先謙  
記作常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壁 師古曰先謙

與下 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反  
注先謙曰官本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注反作救是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呂東屯鞏雒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為天而民曰食為天 師古曰先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食為天能知天之王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賊粟甚多 補注沈氏曰元和志載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  
春秋穿窬窟高誘注穿窬所以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盛穀也是古者穿地而藏粟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師古曰適讀曰適讀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  
成守 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 師古曰不  
為自奪便利也 臣竊呂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卻音上略反 臣竊呂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曰未手耕曲木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庚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反距飛狐之口 如滎曰上黨壘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  
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曰此  
魏豹禽趙歌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  
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守白馬之津 師古曰  
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關遠 師古曰白馬之津 齊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曰示諸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白馬之津 齊  
所經其西岸即黎陽也 師古曰白馬之津 齊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  
教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  
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臯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  
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王食其奔彭越漢王使食其  
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  
為非也官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 師古曰  
本已作以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 師古曰  
劉放曰此時何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 諸田宗疆負海岱  
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諸田宗疆負海岱  
阻河濟 師古曰負背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 師古曰先謙  
數十萬師未可已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而使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言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補注先謙曰面向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

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問義帝安在也處上

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補注先謙曰據高紀食其勸降城即曰侯其將得賂則曰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

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錫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

說非也補注錢大昭曰玩固本作利先謙曰史記作利集解引孟

注刻斷作利斷索隱案郭象注云云立法而利無主角漢書

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事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

書治要引作利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利斷無復廉錫也蓋別一漢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先謙曰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當有文記無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補注先

上龍門注河自砥柱以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補注先謙曰

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補注周壽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

黃帝史記言蚩尤於沛廷此言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曰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酒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

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逃亨之也迺亨食其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曰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曰其父故封疥為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

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

勃勃子平疑遂字武陽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

據此則武陽當為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謂耳

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

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曰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作他字同索隱趙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

箕踞見賈服虔曰尉佗音推今兵士推頭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

箕踞其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補注先

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骨肉之思是反天性也欲

曰區區之越與天子仇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

言兩衡相對也衡車上橫木抗衡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

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也迺欲已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越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

辭據顏注疑宗字衍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也謝賈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曰與

如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王誤皇統天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百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

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

區 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迫而不如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渠亦何也補注先謙曰此何遽不若漢也迺遂其

日大曰囊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囊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師古曰囊非囊中師古曰囊非囊中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

先謙曰史記無曰數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服虔曰潤辱也吾常行字再過作再三過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潤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

往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聚汝也數音所角反潤音下因反補注劉放曰史記作數見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

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

無久思公為也潤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此

借潤為恩當訓為潤於義通順服訓辱亂傳是未合禮記儒行

注恩猶辱也與服訓潤為辱同史記范雎傳是未合禮記儒行

索隱恩猶潤也與服訓潤為辱同史記范雎傳是未合禮記儒行

假沈云作恩是未達又史記潤下女作公為與女約集解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詳見錯傳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

置錯父亦稱子為公是也詳見錯傳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問人將命而從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

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為將命語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

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為自坐失之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

賈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

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諸君子務本皇疏務士豫附

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為素之誤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

曰言絳侯與我相昭曰謂謂本作為注同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

戲卿難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盡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適已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

飲補注先謙曰官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適已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適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

籍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感意同孟言狼籍

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

子之儀故令比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

臺傍江構起華館以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送陸賈因稱朝亭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潘曰遂者布臣也臣

反師古曰瓊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為是漢既誅布聞

遂名布臣何得有封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為是漢既誅布聞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

得不誅語在數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

欲知建師古曰欲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已發喪補注先謙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啟方假資服具師古曰資陸賈素與建善迺

發資故云發喪也方假資服具師古曰資陸賈素與建善迺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何

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

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惟災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經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

諫曰史記作稅章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師古曰

賄云稅當為賄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師古曰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

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閻籍師古曰侯幸

則有籍籍者惠有閻籍斯則二人皆名為籍而姓各別今此云閻

籍籍誤則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閻籍籍此班

沿史說曰君所自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道路皆言君讓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

衣袖而見肉袒者自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

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卒不誅計

畫所已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補注先謙曰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乃汝也遂自到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

得具論之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轡蘇林曰

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

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

耳沈欽韓曰輓一作輓淮南兵略秦二世時百姓隨建肆刑挽

輓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李注引

漢書作妻敬脫輓輓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妻敬委輓揚雄解嘲云

妻敬委輓輓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

因先謙曰輓集解引蘇林注適當作鹿索隱輓者鹿車前橫木案

輓者繫於輓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

三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也帛謂絹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師古曰邵邑名也即今武積德桑善十餘

世師古曰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杖馬箠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示無所持也箠

音止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杖作柱案大雅縣之詩云

言策馬往岐耳頗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持其義轉迂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

曰芮字下一有之字始受命補注齊召南曰案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

諸侯遂滅殷補注先謙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都雒邑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雒字下

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

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呂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西周天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

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收卒三千人呂之徑

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師古曰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亢拊其

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也師古曰拊與拊同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

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謙曰案留侯之言

曰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夷者劉也補注先謙曰劉氏近今吳

人亦呼為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劉之禮漢儀注作賜姓劉

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師古曰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音音潰謂見者之肉

作死是史記舊作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已爭利愚臣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

門師古曰齊南曰史記

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已舌得官

記師古曰上言史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械繫敬廣武

師師古曰廣武縣名屬雁門師古曰廣武在

今代州西十五里志屬太原顏注唐地理為說未晰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吾已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

漢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師古曰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

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

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

郡即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鄒應之言

或紀其古蹟未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

未可

曰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曰力為威未可曰仁義說也獨

可曰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

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敬曰陛下誠能曰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

適讀曰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曰為關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曰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餼之

使辨士風諭曰禮節師古曰風冒

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師古曰

宋祁曰此字下

可毋戰曰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師古曰今作命是史記同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師古曰高后六年竟中開不應

音其斯反

呂后泣曰妾唯曰一太子一女師古曰此自慰

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

師古曰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師古曰周壽昌曰漢制良家

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為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人子下家人子之別師古曰

漢制良家

誤馬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

室女

使敬往結和親約師古曰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

室女

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

而居中國地今婚嫁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

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

土盟于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名也師古曰先

傳可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師古曰言匈奴

欲來為寇者

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

今陛下雖都

關中賈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

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曰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徒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

屈諸侯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師古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師古曰

此

向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何秦時曰文學徵待詔博

士師古曰於博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補注先謙曰史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為一家毀郡縣城鏢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錄銷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輳也言如車輻

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即復之也後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不達今字之義故改今為令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

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遺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補注周壽昌

先生漢時稱生師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師棘下先生也通曰公不知

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為叔孫先生也通曰公不知

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我幾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徒長沙通雷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

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漢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猾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

曰奉拔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

取音唐欲令復如之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

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

漢書音義曰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

就其儀號師古曰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師古曰呼拔劍擊柱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上患之通知上益

廢之補注周壽昌曰廢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其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補注先謙曰史記面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

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字吾不忍為公所為公

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母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師古曰若汝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

也鄙言不通也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

中如謂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

葢謂上置葢與葢同並音子悅反如說無葢字先謙曰集解引如

引葢謂上置葢與葢同並音子悅反如說無葢字先謙曰集解引如

云絕今之葢字先謙案葢者引葢謂上置葢與葢同並音子悅反如

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

也師古曰漢時向百十月為正月故行朝儀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

成也漢時向百十月為正月故行朝儀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

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為歲首不儀師古曰欲

屬下而訓為適會課索隱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儀師古曰欲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曰次入殿門補注沈欽

如此也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曰次入殿門補注沈欽

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

鍾鳴謂者治引客羣廷中陳車騎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  
臣就位如儀亦其證也廷中陳車騎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  
宮廷不得稱戎卒疑班改步卒為戎卒傳寫者誤戎為戎尋檢也  
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戎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誤也設  
兵謂兵器張旗志同音式與職傳曰趨師古曰傳趨疾行  
也殿下郎中俠陸數百人兩旁每陸數百人功臣列侯  
諸將軍軍吏百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百下陳東方西鄉  
皆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臚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  
音盧補注劉放曰賓謂傳讀為鴻臚之臚陳之也實之介九人先  
飲韓曰司儀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陳之也實之介九人先  
謙曰索隱引韋注更有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補注先謙  
一作轎李慈銘云轎俗字古止作職此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云職  
字蓋譌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俠陸者也引諸侯王百下至吏六  
百石百次奉賀自諸侯王百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  
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放曰謂  
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放曰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  
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譁失禮者若如類說則置酒上  
酒便是擊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  
昌曰法酒即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釀也食貨志請法古  
令官作酒即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也諸侍坐殿上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華廣決疑要注皆伏抑首師  
曰殿堂之上推天子居於其餘皆鋪席前設筵皆伏抑首師  
法不取平坐而視曰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  
吾酒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  
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徒通為奉常賜金五  
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召為郎通出皆百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  
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召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曰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其苦食啖如食  
無菜茹為味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  
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其官本作攻據  
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  
不當訓擊官本注故作噉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  
讀曰臣願先伏誅曰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特但也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  
公及上置酒見雷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通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重為之也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  
東朝長樂宮師古為音于偽反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  
樂宮也漢太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踴煩民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師古作孟康索隱章昭云謂止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復道方始  
人行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師古曰非大朝數踴煩民也補注先謙曰官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  
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元策訂長安圖志載漢故長安城圖自未  
央宮而東越武庫南過郡路門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空殿之  
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空殿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師古曰請空殿之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於眾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東  
寢在桂宮北殿從高帝陵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請空殿之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請空殿之  
則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謂出衣冠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請空殿之  
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謂出衣冠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請空殿之  
引如說月出游高廟師古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東  
在如說月出游高廟師古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東  
廟道月行哉補注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月行哉補注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行空故云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請空殿之  
乘其上行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請空殿之  
昌曰此周公對成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請空殿之  
語見史記梁孝王傳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請空殿之  
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補注劉放曰渭北字在屬上句先謙曰請空殿之

原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

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史記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

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曰含桃先薦寢廟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曰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

志郊祀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推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

梓其字從木補注先謙遇其時也師古曰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

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高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補注先

擊韓王信餘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

寇於東垣也師古曰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於宮中師古曰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

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師古曰吏呂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

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先謙曰官本注呂作悔師古曰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

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已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為最親師古曰時高

在騎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

音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

曰襲古袖字也謂呂金命從者刑之師古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

推藏置腹中出而椎之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師古曰

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史記作到之當從到音相近而

請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王念孫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云說文刑到也... 刑也是刑與到同義不必改刑為到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  
南傳並作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  
從者魏教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  
本添先謙曰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侯力能得之浙本時字當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呂后王諸呂欲已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  
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  
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  
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漢  
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漢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首所具反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曰聖人之資奉大  
王也甚盛曰盛美也... 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曰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 難篇云侯邑之在其  
國者畢徒之他所謂薄矣... 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 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畢盡也... 而殺列侯自為名... 補注先謙曰自為名也  
也... 皇帝不使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赦大王甚厚... 欽韓曰  
新書淮南篇淮南王來入赴干乘之君...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謙讓數謝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  
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 漢法二千石  
子國橫行不辜而無道乃多賜美人藏金寶而歸... 漢法二千石  
缺... 補注先謙曰... 大王逐漢所置... 欽韓曰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為之相吏...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王僅不踐踏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  
散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  
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補  
吉曰願說是一說欲傳位於...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  
厚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曰負謫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為  
宅居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  
曰沐亦頌字也蒙冒也沐沈而也音胡內反... 赴矢石野戰攻城  
先謙曰官本作攻... 身被創痍...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曰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曰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曰高兄無禮... 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  
異行用此...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 師古曰斷  
高於兄耳... 衣一劍之任... 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  
不自制而妄行也詳... 官本作詳詳詳古通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黃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  
昭云...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曰安周齊桓殺其弟曰反國... 章昭  
弟者諱也...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曰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  
并殺二弟遷其... 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曰便事... 應劭曰頃王高帝  
母於咸陽宮也... 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曰便事... 應劭曰頃王高帝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節...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曰安  
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曰安國便事而欲曰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 如清曰太上天子也... 德左氏傳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春秋正  
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 其言其不可也... 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亡之諸侯游宦事  
 文意不當釋為太古上聖也仍依如說為正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  
 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為客官而為官或為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其罪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則吏主其事者坐其罪也言相不匡正舉奏當坐之今諸侯子為  
 吏者御史主補注錢大如道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之御史主督察補注錢大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大古南監本開本  
 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  
 之無名數自占籍為民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  
 者內史縣令主之也師古曰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曰  
 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師古曰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曰  
 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  
 賤之人反哀憐前漢四十四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呂羞先帝之德師古  
 之墮音火規反師古曰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孰計而疾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  
 王得書不說師古曰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曰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  
 以載兵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  
 十乘輦車也師古曰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  
 師與其輩師古曰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  
 少見於故師古曰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  
 縣東北七十里師古曰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  
 三年馮敬為典客

七年為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  
 時敬尚未為御史大夫行事若今署任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  
 記作宗正臣廷尉臣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  
 賀備盜賊中尉臣福師古曰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曰其郎中春  
 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曰其郎中春  
 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謙曰漢諸侯  
 人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曰二千石所  
 當得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贖其國二千石也臣贖曰奉者以  
 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裴駰集解亦引如薛二說  
 如薛類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駰集解亦引如薛二說  
 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裴駰集解亦引如薛二說  
 之淮南見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  
 奉以二千石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大夫但二千石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開章等七十人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曰新書五美篇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章之等啟章即開章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樓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棧疑因棧形近而譌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社稷謀使閻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已閉口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陵山下有肥水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東南淮南有肥水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亦不載李兆鳳臺縣志云淮南  
 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  
 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地志云肥陵故縣  
 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肥陵邑正義引地志云肥陵故縣  
 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可據也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氏疑未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注王先慎曰謾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問章  
 窮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師古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曰除罪亡命者

告劾繫治城旦目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目下

五十八人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春以下不應赦者賜人爵關

內侯目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饒賜逆拒而南海

民慮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

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

賜吏卒勞苦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四匹史記長不欲受

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補注周壽昌曰織

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謙曰史記無帛字忌擅燔其書不

呂問文穎曰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補注先謙曰史記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補注先謙曰史記

二千石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補注

郡守也南曰按即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向為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

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嚴道其子子母

從居師古曰子母者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補注先

有師古曰炊食器炊食器席師古曰炊器釜屬之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

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先謙曰

先謙曰官本亦上無則字是村人當從史記作才人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適道長載已輜車師古曰輜衣令縣次傳補注先謙曰

稱聖不曰私害公補注先謙曰天下豈曰為我貪淮南地邪

爰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且淮南王為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

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曰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師古曰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

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謙曰先

記有吾安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

能勇四字安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

我乃不知得罪為宜蓋有感於斯語也不食而死謙曰先謙曰

人生一世間安能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史記縣傳淮南王

者皆不敢發車封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至雍師古曰雍

謙謂乃公勇者云云是不敢發者畏其勇也至雍師古曰雍

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謂王死不能復生史記無淮南王三字願陛下

自寬補注先謙曰語當參觀本傳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

酒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

注先謙曰侍候問也皆棄市迺呂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

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憐王有子四人年皆

七八歲補注先謙曰項賜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迺

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而更相逐

食况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而更相逐

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而更相逐

人不能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及共

姓故云骨肉之親也師古曰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及共

是古有此語特書文略難可推究耳官本注文在骨肉下天下

稱聖不曰私害公補注先謙曰天下豈曰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

為厲王補注宋祁曰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

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

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闕其相

曰補注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必欲應吳臣

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呂兵委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載達也師古

捷達已先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

淮南王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言為貞信

迺勞苦之師古曰勞前漢四十四

賜諡為貞王廬江王迺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徒為衡

山王王江北補注先謙曰廬江王王迺南得豫章廬江徙江北則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亦欲呂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補注齊召

篇較史記有補有詳序按容著書及入朝賦賦頌此補史記之

缺略也下文曰夜與左吳等按與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

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

昌號曰八公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向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一篇外書甚眾

四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

雜子星十九卷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

叔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為難駁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

而為之賦師古曰賦謂辭也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相類

德及長安都國頌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相類

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難敏豈能且受詔食時舉高誘淮南鴻烈

解序云詔使為離騷賦且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且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

望願王死時欲欲逆未有因及問武安侯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

言大喜陰結賓客相稱百姓為逆事師古曰建元六年慧

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慧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

脫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曰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補注先謙曰郡遊士安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子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子金錢為中調長安孟康

音偵西方人曰反問為謂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謂曰謂音朽

政反師古曰謂有所候伺也如謂是矣偵者義與謂同然音則異

音丑政反謂知處告言之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東市岸頭侯師古曰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祭愛幸師古曰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師古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

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師古曰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一人女嫁諸侯即此太子妃也師古曰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補注周壽昌終不近妃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  
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  
近太子學用劍自為人莫及問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諸王  
使郎中令斥免欲曰禁後師古曰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  
免之師古曰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南治  
壽春師古曰壽春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南治  
太子師古曰太子不道事下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南治  
所見師古曰所見本已重河南為句注云下廷尉河南南治  
河南師古曰河南治下復云河南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即兩河南上下分屬  
之明師古曰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  
太子師古曰太子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讀曰豫師古曰與會有詔  
即訊太子師古曰即訊也訊問也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子逮  
不遣師古曰不遣如高曰承順王意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  
京師師古曰京師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  
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  
訊驗王師古曰訊驗王師古曰訊驗王師古曰訊驗王  
先謙師古曰先謙曰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曰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

音補注周壽昌謂朕閣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末字先謙曰史記格  
上師古曰上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莽擊匈奴而王壘過應募者漢律  
廢字不可少師古曰廢字不可少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曰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謂刺殺漢使師古曰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師古曰言言上無男即喜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  
去當是師古曰去當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去當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  
也師古曰也皆妄言耳非真實也師古曰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師古曰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圖漢家所盡非出遠也師古曰圖漢家所盡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師古曰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爭吾可曰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師古曰爭吾可曰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耳上文王師古曰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耳上文王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師古曰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曰為子兄數師古曰愛后太子皆不曰為子兄數如高曰后不曰為子兄數師古曰如高曰后不曰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師古曰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度曰不省其父師古曰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為侯師古曰分國師古曰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陰結交師古曰陰結交師古曰與外師古曰陰結交接欲害太子曰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師古曰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明帝諱改莊為嚴正莊則字近而為也師古曰明帝諱改莊為嚴正莊則字近而為也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師古曰書既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師古曰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二年生謀反自殺國除審



平子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  
 於弘引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  
 效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欲如伍被計使人為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罪之狀而去  
 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知釋文竝云作為本偽詩采芥人之為言疏引定本不傳子為不  
 成義蘇以詐作為二字釋為字之義顏云為得罪詐得罪不煩增文以  
 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  
 前漢四十四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指曰日物  
 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也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  
 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師古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而  
 也師古曰謂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祥也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補注先  
 亦讀曰偽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盜卒之掌遂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  
 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  
 皆人給事者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  
 此所謂求盜衣也沈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云絳帛衣蓋衣也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  
 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  
 因召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召建辭連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問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召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計猶與未決讀曰豫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召為口絕補注先謙曰謂  
 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補注先謙曰王亦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  
 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  
 人之而倍信所以不食烏味者以爲難倫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  
 秦傳作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即許太子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  
 以刀刑傷之並訓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到與上文刑之同義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園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召聞師古曰索  
 客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召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上曰諸侯各目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稍後故上特原之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補注先謙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光五年朔列侯無以讓名者  
 六年正當朔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元光五年朔列侯無以讓名者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為隸臣至元狩三年度始封故此  
 時列侯與議襄宜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井儀也釋文襄本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讓今各本仍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作襄是其證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有詐偽心召亂天下營  
 惑百姓師古曰營讀曰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  
 蘇與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而誅焉文同公羊而  
 無將語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  
 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蓋漢時義說如此或以  
 也史記亦無傳字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  
 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論國吏二百石

呂上及比者師古曰謂二百石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

補注先謙曰官本其非吏宅贖死金一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

官作宦吏記同姚章安之罪師古曰使天下明知

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補注先謙曰此辭字當為辟贊中邪

辟字亦不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補注先謙曰據

公卿表宗正劉爽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也汲黯傳作棄疾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補注先謙曰集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

先謙曰史記作次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衡山王問淮南王作

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為所并補注先謙曰仇敵傳載

必不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山王益具淮南本謀矣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音彭

內史呂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

已下自除國中今已衡山王曰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讚曰勇縱史猶言勉

謂獎勵也補注沈欽韓曰縱后乘舒死補注錢大昭曰圖立徐來

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

此曰徐來使婢壘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為夫與客姦案下言無采與奴姦剛之則彼文無根太子

數呂數讒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呂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

與其毀太子王呂故數繫苦太子補注先謙曰史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弟妻補注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管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補注先謙曰史記曰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

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病字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而呂己子廢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欲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呂告王王迺召欲縛管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

子發孝無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闕本作命先謙曰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

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發是將發亦常與縱史同義將謂扶進之

屬其說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作朝車

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朝

更言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朝車師古曰朝車也

近而誤也其失也迂矣此作朝車師古曰朝車也

下而誤也其失也迂矣此作朝車師古曰朝車也

金漢翦羽謂之錢大雅行華篇云四錢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錢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射  
 知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邪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補注先  
 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師古曰下  
 束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已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此元朔五年秋當朔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親愛之言  
 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吳楚約為反具補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曰淮南事繫古  
 曰漢有司捕繫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即字此即王聞之恐其言  
 與則同字時淮南事覺連引及贏補注先謙曰史下沛郡治元  
 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曰為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下沛郡治元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師古曰為頭孝曰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  
 常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  
 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  
 安大行 王具曰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曰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孝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燕前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補注先謙曰史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補  
 先謙曰據表為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  
 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合是徙二年當作徙一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  
 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年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  
 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  
 作武形近致是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後二年  
 誤未知孰是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後二年  
 之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師古曰詩亂又祠祭祀  
 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  
 體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  
 事正當廣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  
 誤又奪去王曰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補注錢大昕  
 山郡無北安縣惟虛縣注云濟北王都疑  
 北安為虛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虛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時常  
 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悍好亂常須兵師古曰舒舒舒也言北  
 齊當而懲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信哉是言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丞輔天  
 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丞丞作丞丞下云胡也從什從下  
 子從山山高奉丞之意丞下云奉也從手從下從什音義同故  
 經典丞承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究反謀為畔  
 字通用 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究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師古曰  
 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師古曰  
 漸漬之漸靡與厚同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師古曰  
 於漸字無音於漸字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師古曰  
 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蒯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瑒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

七客謂置生即蒯生也聲之輕重先謙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

日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 籍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

後史家追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籍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

十城引兵擊范陽時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

未略燕地也一本非 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已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 籍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

有秦法重三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

孝子所已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曰物

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倖周官考工記又 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

日先謙曰也立也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

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報再祭之報報作報初借字耳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插與接同字史記則接為事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而接字師古無音則音扶目反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弔者也曰何已賀得子而生也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為殆矣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貴故欲已其城先下君先下君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本圖本 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 孟康曰嬰城自縊也先謙曰文選曹植黃射詩李注引

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攻也 師古曰金曰險堅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馳騫於燕趙之郊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武臣武臣已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籍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

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

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 師古曰間使謂使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將軍乎 師古曰間使謂使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雷之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曰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

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也通因請間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也通因請間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也通因請間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也通因請間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也通因請間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也通因請間 籍注先謙曰史記作倖



曰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

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師古曰蒯通

也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呂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師古曰可殫

誅邪師古曰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

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

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自事而謝之師古曰謝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即束縲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縲亂麻

賦既德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士也東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漢亮古曰

言自來而出謂之嫁未嘗卑節下意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體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

通善齊人安其生補注先謙曰史記安其生當于項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曰材能稱為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曰百數被為

冠首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徵諫師古曰諫

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先謙曰

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師古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謙曰被與謀被曰上師古曰

亡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露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

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

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

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曰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刪改不備被曰天下

治王不說師古曰說曰公何曰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

錯遺古之道師古曰錯引宋祁曰新本去也字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寶服羌焚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

北反廣長榆如潘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

謂之榆也或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補注

謂之榆也

曰浙本句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  
 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曰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曰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  
 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  
 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力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謂者曹梁使  
 材幹絕人以此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謂者曹梁使  
 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琴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  
 古曰琴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為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  
 也曰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曰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  
 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  
 酒曰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醑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曰為錢煮海水  
 曰為鹽伐江陵之木曰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  
 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六字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  
 頭之南也父音甫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  
 夫曰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  
 猶言不知時也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曼曰不或有一言不  
 成即死也願死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願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  
 顧危亡曰此致死也補注劉劭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  
 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即決於反之一言耳諸說皆且吳  
 未斷先謙曰集解引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漢將得出不塞成皋口  
 而令漢將得出不塞成皋口反計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章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  
 也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案漢書直云  
 緩無樓字樓緩通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  
 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  
 亦未必然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  
 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  
 曰言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  
 如以行爲可得通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  
 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人言絕成皋之  
 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谷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人言絕成皋之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爲何如對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建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清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  
 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爲閒也補注宋祁曰此說非也有  
 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高爲中已有閒有閒即謂有  
 隙可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  
 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奈何衡  
 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爲所并以知淮  
 南本被曰略衡山曰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江  
 官本及史記作盧有尋陽之船補注  
 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新蔡郡界晉溫嶠  
 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守下雒之城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補注九江之浦補注  
 注先謙曰下雒江夏縣今武昌府興國州東南結九江之浦補注  
 地理志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即彭  
 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強弩臨江而守曰  
 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動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  
 音具勿反可呂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驍如皆曰爲什八九  
 成師古曰吳賢驍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  
 謙曰史記作皆以爲有補什事九成公獨曰爲無福何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  
 古曰呼音火故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反嚮讀曰嚮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曰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  
 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燔  
 術之士謂儒生也燔

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漢涯  
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富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女子紡  
績不足於葢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僮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  
乃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欲為亂者  
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  
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  
志云鹽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於是百姓悲  
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當謂  
相立即移佗書行南海尉事死後佗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  
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  
據淮南人開尉佗使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  
大破之殺尉佗前漢四十五

數劬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而大將  
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揚作揚考證云揚應  
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噲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王呂  
揚者後人所改獨楊雄作揚雄不改後遂以為與揚異姓矣王呂  
陳勝吳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  
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  
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  
今彼狡童今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韓曰不用王  
韓曰書大傳以為微子作先謙曰史記正作微子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  
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是紂先自絕  
命之書補注先謙曰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宋身死  
于東宮也如清曰王被因流涕而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  
流即起歷階而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曰微幸耶師古曰  
幸非望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  
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曰實其地可為  
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請書請為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曰  
國豪桀及耐罪呂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神曰耐呂赦令除家  
產五十萬呂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家  
作教令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  
注東郡日趙本無字今謝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都司空上林者  
左右司空及都司空也百官表宗正屬都司空左右都司空者  
府通有左右都司空也又表云護軍都司空征和四年初  
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注亦云中初  
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上林中都官疑上林二字不當如  
晉注連上為文中都官亦不當訓京師諸官府或中都官月焉上



林後諱護軍都尉也若如顏說則但稱中都官  
即可以該諸官府何必更言左右都司空乎  
逮諸侯太子及幸  
臣師古曰追對獄補注先諫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  
說之徐廣注淮南人名士曰武黨可曰微幸師古曰黨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曰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後事發覺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師古曰言不須為此後事發覺  
天子曰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  
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彭祖語敬肅久之

太子疑齊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乘補注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

關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先諫曰官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師古曰謂也作弟曰上書訟太子

舉言充遁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謂也作弟曰上書訟太子

已復私怨也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從軍擊匈奴極盡

死力曰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故終見廢也補

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

大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自請願曰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

義反補注宋那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

服則當有衣字下與紗縠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

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縠衣師古曰縠縠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縠也

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縠衣師古曰縠縠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縠也

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交輸正幅使衣一頭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也深衣績袷  
鉤邊交輸謂之衣一頭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也深衣績袷  
名曰交輸謂之衣一頭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也深衣績袷  
然直則謂之本也曲則謂之袷也深衣績袷  
今明帝以爲朱衣朝服後垂者深衣也曲則謂之袷也深衣績袷  
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註當旁注也曲則謂之袷也深衣績袷  
凡一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謂袷交輸也  
二寸一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謂袷交輸也  
裂一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謂袷交輸也  
五寸一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謂袷交輸也  
謙曰官本注績者績也先冠禪纒步搖冠飛翾之纒服度曰冠纒  
鳥羽作纒也師古曰折翠鳥羽曰纒也臣瓚曰飛翾之纒服度曰冠纒  
山爾反搖音戈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纒一幅長六尺足  
以籍髮而結之按以纒束髮說然後加冠纒一幅長六尺足  
搖之冠也服以纒束髮說然後加冠纒一幅長六尺足  
好之乃斂髮雙冠謂之冠纒步搖冠飛翾之纒服度曰冠纒  
趙人與燕代密選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官本

注戈作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

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曰敵爲師事不可豫

圖上曰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

侍中諸當詣北軍者師古曰移劾門衛勳補注先諫曰以所奏

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曰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

日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補注陳景雲曰案功臣表館陶公主

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師古曰

元符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師古曰

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師古曰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

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師古曰

公主之盡効沒入官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稱注錢大昕曰後園本

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讓構也頗說誤

逢太子家使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曰屬

吏師古曰屬太子問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

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

其力者久之坐法免師古曰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

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

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造巫汗染地酒釀地令有處也

身畫痛上使視鬼者聽之是也夜祠者夜祠而祝詛者也下息

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

染汗其處託為鬼魅之迹適使胡巫視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針灼強

服之師古曰日燒鐵或針之或灼之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

祝詛有與亡其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曰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

事云充使胡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師古曰

子傳也其中敘辰太子後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加蓋置園邑故云辰園師古曰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

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與躬相結

是長安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與躬相結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

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師古曰與躬相結

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為哀是後無鹽

帝祖母傳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師古曰與躬相結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師古曰與躬相結

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

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與躬相結

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師古曰與躬相結

昌曰先富作宣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師古曰與躬相結

思王字子欲求非望師古曰與躬相結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與躬相結

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

計也師古曰與躬相結

其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為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

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與躬相結

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龍因賢曰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

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

覆有佞邪材師古曰與躬相結

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

漢書補注 卷四五

三三三

其口見之灰目師古曰灰目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也音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

璜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

不曉政事師古曰駸也音五駸反諸曹曰下僕遜不足數師古曰僕遜凡短

反遼古速字師古曰駸也音五駸反諸曹曰下僕遜不足數師古曰僕遜凡短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檄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檄

曰應服氏之音尤難真矣師古曰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錢

大昭曰爰何奴傳作爰先謙曰官本欽定之爰作之爰是無詩字

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

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

為卑爰遣使者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

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師古曰謂後漢為伊吾盧聲之變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師古曰謂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日事而

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師古曰謂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謂知敵有外交通結相

見孫子謀攻篇師古曰謂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曰為中國常曰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師古曰謂今單于曰疾病不任

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也師古曰謂躬持祿曰師古曰謂臣為國家

計幾先謀將然師古曰謂張晏曰幾音幾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

謀於將然也張頭句讀未明因而誤解師古曰謂豫圖未形師古曰謂未形

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

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榮

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萌於河鼓師古曰謂先謙曰哀紀在建平

三年其法為有兵亂師古曰謂占驗之法也師古曰謂是後說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師古曰謂

日哀紀師古曰謂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

行音下更反師古曰謂斬一郡守曰立威震四夷師古曰謂因曰朕應

變異師古曰謂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曰行不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已救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辨士見一端或妄旨意傅著星

歷師古曰傳讀曰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辜師古曰郡車馳關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危始也補注劉公云當憂云云二字

即上所辨口快耳師古曰快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

諛曰呂敗其師師古曰諛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

秦誓師古曰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已先入之語

為主師古曰主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

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已為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視察也師古曰督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

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詣劉放曰將軍二人但謂令

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師古曰舉失之周書昌曰既云舉明習兵

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

舉二人先諫曰劉周說是有大慮者不云舉將軍也師古曰舉就拜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

有食之師古曰食補注先諫曰明本為衛將軍因以晏為衛將軍更明為票

年正月辛丑京紀云正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

軍印綬師古曰綬先諫曰公卿表云辛亥賜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

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師古曰繇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

酷惡之資弄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師古

日諛詐辭也欲呂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師古曰交遊

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名以求名也師古曰丘亭野亭名師師古曰野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

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師古曰空姦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侯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

出之枝師古曰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

反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招或招或指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師古曰進謂進用之人師古曰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師古曰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師古曰廷尉表廷尉有左右監繫雒陽詔

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宋祁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師古曰

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師古曰頃因僵仆

年下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寵祝詛

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師古曰徙躬同

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錮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

在中土皆免寵等徒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師古曰絕補注先諫曰官師古曰官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玄師古曰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

鸞伴何兮師古曰鸞師古曰鸞伴何兮師古曰鸞

動則機兮師古曰動師古曰動則機兮師古曰動

引作疾風也師古曰引師古曰引作疾風也師古曰引

日投投風也師古曰日師古曰日投投風也師古曰日

無後字宋說是也師古曰無師古曰無後字宋說是也師古曰無

先諫曰官本中作山是發忠忘身自繞固兮師古曰先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師古曰應師古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師古曰應

去也師古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師古曰去

李天作... 傷肝... 忠良... 列招... 我陰... 其須... 高舉... 文者... 日妹... 迥作... 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

伯毀季昭公逐... 牛奔仲叔孫卒... 官本考證云楚... 伯毀季昭公逐... 牛奔仲叔孫卒... 官本考證云楚... 伯毀季昭公逐... 牛奔仲叔孫卒... 官本考證云楚...

了疑有... 宰詭譎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 趙高敗斯二世...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

虛受堂

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瓊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 補注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趙人也趙亡徙溫 師古曰溫河內之縣補注先謙高祖東擊項籍

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 師古曰若汝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 補注先

記作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

奮為中涓受書讀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 從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

名其里為戚里 補注劉敞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

人故使居戚里 示有親戚之義 師古曰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

周壽昌曰索隱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

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

家而名曰姊為美人故也 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

學恭謹舉無與比 張晏曰舉朝無比 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已奮為九卿道

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 補注周 從奮為諸侯相奮

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補注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

曰馴行孝謹 師古曰馴順也音巡 補注先 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爵寵過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

君 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

一門貴寵耳下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 過舉集其門句屬下謙

則人臣爵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謂是也 奮集其門句屬下謙

其一門云總合 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子家曰歲時為

朝臣 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

王者千金食上大夫祿 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

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載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史記作式是子孫謂小吏來歸 補注古謂為通用史記作為 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

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適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 申申如也 師古曰申申整飾之貌 補注王

皇疏申申心和也集解引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 史記燕下有居字

下文新新同意而唯謹反對言和而有節也 史記燕下有居字

僮僕訢訢如也 師古曰訢訢言同謹敬之貌也 音牛巾反 補注周壽昌

曰顏說非也宜如晉訓作欣言僮僕皆欣欣自得之色 乃形容

其善化人也 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 先謙曰

是 唯謹 師古曰唯言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

前其執喪哀戚甚 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

君家曰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曰為不及也 師古

重也 補注王 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疏質實也言齊魯尚質

行猶自以為不及萬石君家下文言儒者文多質少兩質字義同

未安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 張晏曰太后曰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適呂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師古曰建為郎中慶為

歸謂親 內史非郎官也 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

有休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 若今言諸房矣 補注

沐也 太子坐東廂 師古曰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處太子坐東廂 師古曰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沐也

所非私室矣 顏說非先謙曰官本上文云謂親則在親 竊問侍者取

親中 謂廁身自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受黃面者也 東南人謂澣木空中如帶謂之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蘇音謂澣也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韓曰孟康謂澣為受澣雨是也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為之若云澣為小衫何故言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開是侯除作侯下有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九字先謙案說文  
 幫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如婦人衣也中衣非近身  
 幫為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中衣非近身  
 秋傳皆衷其和服也古書中衣通作說文衷裏衣也中衣非近身  
 乃謂之中衣非在大衣之中小衣之外也中衣非近身  
 襦謂之俗謂之小衣也其側說文一讀餘論為賢言建又自洗  
 為廁謂廁短版除穢隱於其側說文一讀餘論為賢言建又自洗  
 版為廁謂廁短版除穢隱於其側說文一讀餘論為賢言建又自洗  
 調且廁上更須加文以成義若廁說文一讀餘論為賢言建又自洗  
 石君知之事當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乃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可言謂有事當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乃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上巳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  
 當朝而見時上巳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  
 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問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補注先謙曰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師古曰內史貴人入闈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此乎願  
 注未是先謙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師古曰慶及諸  
 此乎則非固當語意類注未當不是師古曰慶及諸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補注先謙曰按前文云  
 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  
 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成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吉曰奮卒時  
 年九十六先建哭泣哀思杖過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謙曰洪亮吉是建哭泣哀思杖過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皮曰馬下曲者而五建  
 曲者為尾并四今適四不足一獲譴死矣補注先謙曰獲譴史記  
 點為四足凡五

字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補注先謙曰御出師古曰  
 車而上問車中幾馬慶曰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  
 日不治言無所治謂補注王文彬曰為立石相祠補注先謙曰始  
 不治言無所治謂補注王文彬曰為立石相祠補注先謙曰始  
 元狩元年前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本七作十案慶元  
 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昌  
 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術反補注先謙曰案史記作  
 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則  
 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尚丞相也師古曰慶醇  
 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師古曰咸音誠損之滅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  
 相如諸傳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見酷吏傳師古曰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已適  
 之師古曰適上巳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謂口豫補注  
 不合事理非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已下議為請者慶慙  
 慶所能為也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已下議為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為無已輔治城郭倉廩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  
 賢者路上報曰問者河水涸陸師古曰涸音渴也師古曰  
 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師古曰墮音墮師古曰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師古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高嶽通八神  
 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高嶽通八神  
 呂合宣房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





朕是志實也無宅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補注先諫曰吳楚反詔  
 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補注先諫曰公卿  
 呂軍功封縮為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諫曰表表景三年  
 明年者擊吳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補注先諫曰六年四月  
 楚之明年也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補注先諫曰六年四月  
 集引蘇林曰栗太子勇也如上曰縮為長者不忍補注先諫曰  
 循京師縮任此官帝恐其乃賜縮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  
 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乃賜縮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  
 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補注先諫曰公卿表三年下書縮  
 正作四當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不能有所舉廢罷補注則壽昌  
 宦官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武紀建元元年丞相罷補注則壽昌  
 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補注則壽昌  
 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縮言導之僅附見於紀  
 而傳不載先諫曰無上曰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可謂無可譽也前漢四十六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承  
 相曰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  
 理之而縮不申其冤補注先諫免之補注先諫曰嫌賈後補注  
 曰君字益詔書稱之史駁文免之補注先諫曰嫌賈後補注  
 曰據表推之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補注先諫曰官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諫其盜取補  
 本持上將字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諫其盜取補  
 義已備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木作妄轉寫誤脫其半耳不疑謝  
 有之師古曰別告云實取補注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  
 大慙曰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  
 為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諫更  
 據帝中六年之稍遷至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諫更  
 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補遷合是三百石四帝時遷官不得  
 也朝廷見人或毀不疑補注劉劭曰朝廷見人謂廷官也先諫曰

見顯也見人猶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  
 顯者劉劭是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  
 曰盜謂不疑問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曰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天子修  
 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諫曰正義  
 地也補注武帝即位與丞相縮俱已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  
 官如故非有大利害不輕改也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  
 好立名稱為長者師古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耐金國除  
 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子望坐耐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侯堅坐耐金免望堅兩字相如子望坐耐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周仁補注先諫曰史記其先任城人也曰豎見師古曰見景帝為  
 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  
 為人陰重不泄師古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重不泄  
 也為性密重不泄前漢四十六

補衣溺袴期為不潔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賦其衣服  
 注劉奉世曰袴非小務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為小袴其上不洗濯  
 之以其不潔之故小務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為小袴其上不洗濯  
 中不取清乃為小務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為小袴其上不洗濯  
 有袴此謂清袴蓋於大袴之中別為小袴以承清者謂之清袴也  
 補衣不潔常袴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清袴也清袴者謂之清  
 為便本禹貢常袴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清袴也清袴者謂之清  
 兩貢水名皆借音水如西之清袴也清袴者謂之清袴也清袴者  
 引宋補云官本借音水如西之清袴也清袴者謂之清袴也清袴者  
 牽連及之非知其入內也至微衣清袴云云特  
 潔而得之幸理之無之由如劉劭云於後宮祕戲師古曰景帝  
 人惡遠之又何所得至後宮祕戲師古曰景帝  
 此仁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善惡補注先諫曰  
 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善惡補注先諫曰  
 以其人之材賢為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師古曰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善惡補注先諫曰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26 版及內

屬下讀與上文以是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疑此終字涉下文而衍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請敬難之補注王先慎曰  
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病免呂二千石祿  
病免並訓為難也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仁乃病免呂二千石祿

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驪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驪則各本  
作歐誤也案史記作歐集解音於友反師古用孟音

高祖功臣安巨侯說少子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少子歐孝文時

呂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少子歐孝文時

說者云刑名家名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少子歐孝文時

注劉放曰子謂名家名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少子歐孝文時

秦非曰馬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家以白馬

為形名也管仲曰刑名之於國猶白馬之於馬也此刑名家也

形名詩外傳六作刑名是書凡形名皆為刑字荀子德國篇愛利則

儉而善失真藝文志中商之徒為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二

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少子歐孝文時

孫龍之刑名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少子歐孝文時

家之實則歐治刑名然其人又歷言其不可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

史記作然歐治刑名然其人又歷言其不可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

二是一作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

安國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為御史大夫

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五年書安國侯張歐為奉常據傳

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國是其名歐歐得

也互為歐為吏未嘗言按人朝曰誠長者處官師古曰朝與專官屬

目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

注文若本番作舖先謙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而封之如治日

若不見者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而無恨也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而無恨也

必面封者恐因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

時讀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四則呼與家屬  
告罪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齊  
也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陽

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日賦補注先謙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諱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

是曰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

諱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虛受堂

十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

梁孝王武曰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師古曰先謙曰

月乙武為代王 師古曰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師古曰先謙曰

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先謙曰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師古曰先謙曰

八年留也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

入朝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

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先謙曰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師古曰先謙曰

楚齊趙七國反 師古曰先謙曰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先謙曰

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 師古曰先謙曰

人為孝王將素抗直儒林傳丁寬為梁孝 師古曰先謙曰

王將軍吳楚楚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 師古曰先謙曰

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補注王先謙曰廣雅釋詁

取也左宣十五年傳以略伏士注成十二年傳略其武夫注並同

魏志呂布傳引英雄記呂布與運糧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

進所過處略到鍾離大獲而還皆虜略連文蓋康以略字屬下

吳楚之財產所殺虜略者謂梁所殺楚之生口屬下

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表期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 明年漢立

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

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向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先謙

曰集解徐廣云在陳留圍縣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言補注宋

百餘里 師古曰先謙曰索隱蓋言其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免園

後殿樓龍神雁池鶴洲島嶼諸宮觀相連奇果佳 廣雒陽城七十

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雒陽曲今踵曰為故今之樂家唯

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 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三十餘里 師古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

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曰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

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葭洲島濼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

州慶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 得賜天子旌旗從

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

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

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與宋史儀衛志先謙曰史

記作出言 擬於天子 師古曰擬此也音擬補注先謙曰景帝 招延

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

梁 公孫詭多奇邪計 師古曰先謙曰詭周禮有奇表 初見日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

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牙數十萬索隱引如 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二十九 師古曰先謙曰

於關下 鄧展曰但持驕馬往也亞瓊曰稱乘輿則車馬皆往言

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 既朝上疏因畱呂太后故

入則侍帝同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 師古曰

官表諸侯王 若引籍出入天子殿門 師古曰若音竹略反籍注先

子殿門是也若籍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於門籍引入天

是其證此籍字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已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益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袁

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

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通也禮曾子問注關中言之儀禮

喪服傳注關已許嫁疏皆謂為通關說即通說通說於景帝猶言

進言於帝耳本書後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注關說者言由之

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係立訓拘曲史記後幸傳索隱注曰關

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吳志呂

範傳範必關白不敢專許關白即通白與關說義同先太后議格

謙曰官本考證按諸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太后議格

服度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關師古曰蘇音張說

謂格關不得下索隱引服度云格者格關也先謙曰集解如清

日不格關不行與此索隱索隱誤也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

格下作亦遂不敢復言以梁王為嗣事與本書義異事秘世莫

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益及議臣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益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

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

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豹師古曰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文及內史安國師古曰

豹師古曰子食采於軒丘因以為氏見廣韻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

於梁王師古曰望謂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傳合互證安國傳梁事兩次皆安

國此不當有韓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表既至關

字明是衍文師古曰茅蘭說王師古曰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

制然太后尚存而謂王藉布車自比喪人決非當日情事此益不

欲人知特用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外不知王處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外字是也車騎居外

處則不當獨著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補注錢大昭曰弟南

一作景帝先謙曰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

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有良山服度云是此山

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有良山服度云是此山

唐之壽張前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

州西南五十里高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郡屬益梁疑以

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此良山

時人遂併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改梁山耳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

月六日王薨也補注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

孝王之案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孝王慈孝每聞太

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

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

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

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

字補注先謙曰史孝王未死時財巨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補注先謙曰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置太原都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居太原又孝

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

并州太原地名太原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

城是也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七年薨

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世家立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

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呂為關補

今廣平府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

清河縣東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

大始三年嗣是剛王二年薨通前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補注  
 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誤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是頃王本始四年薨凡二十五年表是此誤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當作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之太后故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來送迎則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志廣宗故城在莽篡位國絕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廣平府威縣東莽篡位國絕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梁懷王揖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名理或然也先謙曰索隱據景帝子有文帝少子也好詩書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中山靖王勝以爲史記誤臆說不足據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日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  
 朝因墮馬死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買為梁共王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勳曰今陳留濟陽縣也紀要濟陽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縣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  
 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梁共王買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而婚婚而後立立而後行行而後  
 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餘曰臣聞禮三十而室安可強室  
 本十作七齊召南曰兒幼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也立十年薨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前以建元五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  
 表景帝後元前以建元五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正七年齊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明以下官本提行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有司請誅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而妄改說詳武紀桓史記作桓又惠景問侯者武帝弗忍廢為庶  
 表本書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桓明桓字誤武帝弗忍廢為庶  
 人徙房陵國除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師古曰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取財物巨為好反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  
 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後一年耳七字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梁平王襄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母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鬪尊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也彼金鬪鬪盡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  
 象師古曰鄭說也是也鬪古雷字補注先謙曰應言畫刻故師  
 古是鄭禮明堂位山雲雷后氏之尊也孔疏鬪為雲雷也畫為山  
 雲之形也是宗應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去山字非  
 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呂與人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呂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先謙曰猶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與由同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本於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  
 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補注子年嗣地節中冀  
 欽韓曰淮南繆稱訓猿猴之捷來措措謂也按周禮鬪人措魚  
 斃措措字或省耳繆稱訓猿猴之捷來措措謂也按周禮鬪人措魚  
 乍即筆之省先謙曰索隱云措措謂也按周禮鬪人措魚  
 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筆也謂為門扉所格反漢書王陵傳迫筆  
 通作筆釋名其受失之器織竹曰筆相迫筆之名也孟子迫筆可

以見矣趙注追迫則可以見之又通作追後書陳忠傳鄰舍比里  
共相壓注追迫也管指者門碎閉而指未出為所迫是借措  
為管不當謂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較小而長則梓鄭司農云  
梓讀為迫管之管謂輻開作狹也秋官梓氏鄭司農讀為音管  
管與管音相近故義亦相段矣官本注管作管太后啼諱音火  
故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  
任后呂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

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  
是也侍與持元朔中睢陽人狂反師古曰狂姓反名也狂音岸補  
形近致誤本考證按此文則其人姓狂名反史記作類狂反則人辱  
其人姓類狂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隱亦云反或作友

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攽曰睢陽梁所都無太  
當作淮錢大昕曰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景狂反殺其仇車上亡  
帝四年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狂反殺其仇車上亡  
去則注先謙曰史記狂反上有太守客出下車六字但云殺其仇  
陽地故淮陽太守治之而以讓梁吏睢陽太守怒呂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呂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  
大母爭尊狀時相呂下具知之欲呂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  
吏作書問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呂為不孝請誅王及太  
后師古曰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

不無呂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  
陽邑補注周壽昌曰成陽志屬梁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  
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地理志梁國城入縣則此文是也

大昕曰此說非也志所述者平帝元始之郡縣而梁平王制地乃  
在武帝元朝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即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  
而後向有八縣益知餘八城之說未可信也襄立四十年薨  
先謙曰表同襄卒於天漢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四年史記作三十九年漢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傷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  
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  
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補注沈欽韓曰王官有私母得呂金  
錢財物假賜人補注先謙曰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奏可後  
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擊音一口反補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  
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  
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  
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  
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

寧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  
應門金闕駁之云此言出於禮經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爾  
正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  
屏之謂謂之屏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師古曰

謂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  
行也孫卿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外屏士外屏庶人外屏不  
欲見於內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外屏士外屏庶人外屏不  
之屏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在路門之外而  
郝疏又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屏牆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在路門之外而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師古曰  
積材構也應說近之昔音曰魯詩曰為夜也師古曰韓詩曰廣雅卷夕暮夜  
也顏主應說不衛周壽昌曰玉篇為夜也詩曰中書之言中夜之  
韓內韓也鄭箋內韓之言謂宮中所構成春秋為親者諱補注王

則本公羊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春秋為親者諱補注王  
語元年傳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春秋為親者諱補注王  
族親情無疏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曰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  
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狠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獨曰偏辭成學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

所目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已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

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適驗問惡言師古曰

所問者怨望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

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

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

注總猶猥幸也卒與猥同廣雅猥頓也頓亦猥也成十八年公羊

賦山求猥至言猥至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

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曰三者揆之殆非人情師古曰年齒不倫

也案事者未及淫亂事無故自發舒也師古曰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

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師古曰蓋蓋已

案驗舉憲宜及師古曰先法者所必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曰呂廣公族附疏之德師古曰王文彬曰附疏即

清白之狀付有司也師古曰呂廣公族附疏之德疏附之義詩子曰有疏

附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

故云廣公族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事怨相掾及睢

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已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

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

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

日就問也師古曰補注宋祜曰百官表廷尉方賞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

君嘗大鴻臚申世叔申必有一誤師古曰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

背策戒師古曰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

當被勅教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諫曰戒策不合用於諸

侯王仍以類說為是武王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方諱暴妄行

歷數其罪屢赦是策非指後謹後被勅教明矣師古曰比

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

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

抵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

首首失故反次下亦同補注劉牧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

而拒諫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舉也令音零先諫曰

劉說上也字疑言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調句置辭驕嫚

文調諫謂也類篇引作抵調也又云抵調諫言也調或借調字史

不當分疏置辭謂其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

主丞相御史請收王璽殺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師古曰書曰至于再

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則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傳

相中尉皆曰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匣龜玉毀

於匣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師古曰

宋祁云注文術本虎作豹檻作押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

選唐諱先諫曰匣官本作匣論語作押匣匣置匣古並通用說

文匣置也置匣也置匣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郵驛既

到寶珠初至捧押跪發五內震駭繩第押開爛然心目是借押為

也書到明目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目下不能輔導有

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

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

稱孔子曰唯上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立師古曰言不

臣皆尚苛刻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

相兩伺師古曰更宮殿之裏毛整過失亡不暴陳師古曰言毛

節時俗轉寫異字耳鄒陽傳茅焦當伏重誅呂視海內師古曰

數蒙聖恩得見黃赦師古曰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

促貪生畏死即詐僞仆陽病也師古曰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除謹曰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時冬月盡其春大赦

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

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

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葬篡國絕  
費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  
史記作親愛二字不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必分指太后景帝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厥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虛受堂

士

王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書補注 卷四八

賈誼傳第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四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

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先謙曰史記作能誦詩屬書師古曰秀美也補注周昌曰書中凡秀之

字曰茂選光武諱也獨此尚存秀材二字甚幸愛補注宋祁曰

之字句緩而順先謙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也故與李斯同邑補注周昌曰據此吳而嘗學事

其政治和平也師古曰事之徵曰為廷尉補注先謙曰公廷尉迺言誼年少頗

馮而從其學也諸家作諸子百家文帝召曰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

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

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曰為能補注先謙曰史記

及也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曰為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補注錢大昭曰闕

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補注王念孫曰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

法奏相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師古曰上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

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法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秦也師古曰

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秦文

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服也師古曰位謙讓未遑也則是以初即位

不暇改制非謂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

是天子謙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

絳侯周勃也灌淮嬰也東陽侯張敖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師古曰

潘王驍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患與忌意同屈原傳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亦謂忌其能也先謙曰公卿表孝

三九七



文三年書典客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為 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曰誼為

長沙王太傅 補注先謙曰誼既曰適去 師古曰適讀曰誼其下

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尚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

本讀曰誼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曰屈

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乍離騷賦遺憂而作此辭補注先謙

曰史記屈原傳難者猶難也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論 師古曰其辭曰誼選李

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

文帝遷馮長沙太傅及波湘水投書曰誼等所願也先謙案誼志以

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先謙案誼志以

言固宜有體鳴鶴鳴也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不妄也 恭承嘉惠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聞屈原兮自湛汨羅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流兮敬弔先生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身極中無言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日官本補注先謙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夷反鳴音于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記鳴音于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也開音吐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先謙曰文選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道而行也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廉士湯曰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楚之大盜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柳下惠之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注引李奇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補注先謙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故兮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未上句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五列反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李巡云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氣破雲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林作氣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郭壺與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曰罷鼓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師古曰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生獨離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作苦文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有苦文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也效選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莊音素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讀訊為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包胥今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也子獨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夫固自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之神龍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曰功音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應劭曰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本音面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是江東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蝦與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補注先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德兮遠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云異夫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音班般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兵揚雄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經與此 師古曰誼志以哀屈原雅護邪之咎亦因

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雖此答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  
屈原事則可與己矣送自敘其怨憤則太過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矣何憐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  
有也字史記歷作曠索隱謂歷觀也文選注言知時之亂當歷九  
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遺放送先謙案原懷宗國義  
不他適諱為此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遺放送先謙案原懷宗國義  
奈何之辭耳尺曰何切言其極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  
之師古曰尺曰何切言其極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險既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  
補注宋邵曰浙本微作微者非是上言微重擊其羽而高去  
賦拈隔鳴球通昭曰古文記作微者非是上言微重擊其羽而高去  
李奇曰擊益也則仁念孫案如以高遠也增高上飛意也  
退對夫是增也則仁念孫案如以高遠也增高上飛意也  
高注曾高也則仁念孫案如以高遠也增高上飛意也  
里是也李訓增也則仁念孫案如以高遠也增高上飛意也  
月燕之外部朝增也則仁念孫案如以高遠也增高上飛意也

漢書補注 卷四八

又毛詩義疏云鴉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實所賦是  
也又謂鴉類兩鳥部引本草集解鴉鳥也一名服人呼為鴉  
惡鳥也說者往往混注各執一說今通考據并吞鴉野人則鳥皆  
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到嶺南則鴉鴉目如鴉  
為怪南中書夜飛鳴椹諸說及盛引之荆州記觀之則鴉鴉目  
非有二物也當從史記為是周禮若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注天  
鳥惡鳴之鳥若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鳴者蓋沿班書而誤也先謙曰文選注引晉說作巴劉異物志曰  
字前語疑如雞然非也四不祥鳥也詭既曰適居長沙卑濕詭  
自傷悼曰為壽不得長迺賦曰自廣補注王先謙曰西京雜記  
歷長沙俗以鴉為壽至人家主人死則作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等榮辱以遺愛果為壽補注宋曰太歲在卯為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開之歲四月孟夏補注宋曰太歲在卯為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作單闕之歲今以下凡起句俱有今字此班氏所刪也文選注引  
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談泰云依三統術超辰法推之孝文  
六年太歲在丙寅單闕之歲是七年也徐說誤先謙案汪中云按  
史記歷書太初元年馬遷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為昭陽單闕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

不能言請對曰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意補注先謙曰意史記

首億王念孫云意與息異為韻故索隱正義注云此若應字則本

讀入聲不煩協韻文選作應亦後人所改李注云請以意中之事

對則本作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

讀曰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師古曰嬗音如蟬謂變也蘇林曰相

嬗耳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嬗作蟬李善注引蘇林曰轉續

相傳與也嬗音如蟬如嬗之說化也或曰嬗相連也蘇林曰轉續

之也引蘇昭曰而如也蘇昭曰嬗之說化也蘇林曰轉續其相傳

又訓嬗為相傳與而如也師古曰嬗音如蟬正與嬗化義相承

是勿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

九十二鳥部下引亡閒作無窮史記文選同李善注以下文多引

窮冠子案柳宗元云好事者為其書反用鴛賦以文飾之今悉

屏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以文飾之今悉

凶同域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呂敗粵樓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遊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師古曰

於茲山故曰棲也句音鈞伯嶺曰嶺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師古曰

宋祁曰注於秦身登相也二世時為趙高所護身伏五刑師古曰

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也楚元王傳

天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師古曰糾纏相隨也刑也楚元王傳

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音墨

矢激則遠師古曰遠注劉放曰早讀為悍猛疾也先謙曰文選注引呂

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索隱云呂氏春秋作疾則萬物回薄震

蕩相轉雲悉雨降糾錯相紛師古曰糾錯相紛也糾錯相紛也

鈞播物塊坳無垠師古曰坳音陶者器於坳上此以坳為大坳也

音於點反補注錢大昭曰坳音陶者器於坳上此以坳為大坳也

同說文坳無垠索隱專讀曰坳音陶者器於坳上此以坳為大坳也

不可與謀師古曰謀音謀也

也且夫天地為鎗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治鎗

大鐘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師古曰以治鎗

萬化未始有極師古曰極音極也

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指音也

文貴借姚本控博弄愛生之忽也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清曰控引

亦變其字而仍其音遂致讀音不可解矣先謙曰專字或作端故博

亦引作貴借博是也史記同文選注展轉推尋徒滋輕藉貴借

姚本引是也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音患也

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師古曰相賤

物亡不可師古曰物亡不可也

徇名師古曰徇名也

則非眾士之謂義當從烈與貪夫夸者死權品庶每生師古曰

品庶猶庶品也師古曰庶音庶也

生史記作馮生集解引孟康曰馮音也先謙案說文品庶也易

品庶四者皆以人言類云庶品則兼物言非其指矣夫列士夸者

方言梅食也索隱云每字合庶品則兼物言非其指矣夫列士夸者

趙西東師古曰趙西東也

說者欲改字為林為利所誘也趙西東也師古曰趙西東也

乎好不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也趙西東也師古曰

私家業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入林然內迫

利也據此是當日漢書本私西互異矣集解引大人不曲意變齊

同籍注王念孫曰意讀為億萬年之億也齊人子齊物之旨作億億

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愚士繫俗倍若因拘師古曰拘音拘也

反師古曰化音是補注張必曰按說文繫音樂韻反迫也文選李

善字並因拘之貌五臣注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倍倍音

其疑蘇音從人唯孫從說文音與蘇音異義同拘之子儒效篇倍然

若終身之虜楊倞云倞字書無所見益環繞四拘之貌意與此倍

字同史記作擗與擗同集韻開門至人遺物獨與道俱注曰先  
機也先謙曰官本注人上音字作皆 選注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老聃曰惑惑若木也所好所惡積於力反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李奇曰惑惑也師古曰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積之心惑也師古曰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謂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或作盈我與維億億亦作盈也意謂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既以馮陵我與維億億亦作盈也意謂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疑也惑惑謂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息道故謂之真人也漢師古曰惑惑也言好惡積於中也意注王念孫曰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惑惑也  
集解是也文選注莊子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坐忘也  
周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  
先謙曰文選注參寥忽荒元氣乘流則逝得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  
未分也貌廣雅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補注先謙曰坎史記文  
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補注先謙曰坎史記文  
選作抵集解徐廣曰抵一作坎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坎意同總謂不可行耳不當作險難解言行止一聽自然非有計  
較之私亦無關仕隱之義如孟張說與上下文不合矣官本得  
注作遇是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儋虛若深淵之觀汎岸若不繫之舟  
曰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 儋虛若深淵之觀汎岸若不繫之舟師古曰  
老聃曰其居也澗而靜其唯心乎又曰道若水若舟也補注  
遊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選注莊子儋虛若深淵  
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文選注莊子儋虛若深淵  
人無累知命不憂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  
累周易曰樂天細故齊何足已疑師古曰儋虛若深淵之觀汎岸  
知命故不憂天細故齊何足已疑師古曰儋虛若深淵之觀汎岸  
刺索隱引音介張揖云儋齊何足已疑師古曰儋虛若深淵之觀汎岸  
子曰細故齊何足已疑師古曰儋虛若深淵之觀汎岸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殿也借釐字為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釐師古曰宣室未央殿也借釐字為  
之耳言受神之福也左傳四年傳太子申生歸食禮來女孝孫鄭注  
來讀曰釐釐也左傳四年傳太子申生歸食禮來女孝孫鄭注  
釐于君則釐即非也續志注丁字漢儀桓帝祠恭懷皇后椒餅賜

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是漢以受胙肉為受釐之  
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京師風俗通云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  
柴上屬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誼具道所自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誼聽說其言也既  
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  
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曰得失師古曰漢朝  
事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侵比也上比於天子僭音擬補注齊召南曰自此以下並  
漢書所錄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  
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  
上書並賈子新書文節以入傳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  
北王與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其  
也其大略曰臣竊維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王  
應麟云其一謂何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謂長太息者六  
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於傳而載之食貨志取為太息之一  
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新書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為  
俗語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為  
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論名分不正又銅  
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論不取而載  
銅布篇論於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先謙案新書若其背理  
文多脫誤今但採其與本太息正義相發者餘屏不錄 若其背理  
而傷道者難徧言疏舉 師古曰言不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臣獨言為未也  
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臣獨言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曰諛謂治安則愚也知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補注宋祁曰薪本燃作然方今之執何已異  
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音踰踰不安貌  
日偷偷攘亂貌也師古曰搶音濟音踰踰不安貌  
先謙曰官本仕庚作仕庚引宋祁曰搶音濟音踰踰不安貌  
因詰女庚反非甚有紀 師古曰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  
未如就是 非甚有紀師古曰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 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補注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

鼓之樂勿為可也補注先謙曰新書之下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補注先謙曰廣

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補注先謙曰新書下有始取天使願

成之廟稱爲太宗補注周禮曰願成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補注先謙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

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左昭二十五年傳爲君臣上下以

則地義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甥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杜注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嚴母之共辰極也本書禮樂

志六親和睦注取以爲釋今案左傳文夫婦明在六親之外本傳

下文云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又云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父子亦

不在六親之內下文又云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張說七族之義亦非也六親諸父一也諸舅二也兄弟三也姑姊

四也昏媾五也姻亞六也皆列於齊雅釋親之文其在天子親諸

父兄弟姊妹以厚宗族親諸舅以厚母黨至婦黨爲婚婿黨爲姻

自天子達於庶人共之皆一本之恩所推故曰以奉六親至孝也

曰幸天下曰育羣生至仁也補注錢大昭曰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新書同作周後可曰爲萬世法師古曰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

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師古曰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謂自謂也補注劉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驗之往古按之

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師古曰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易此

師古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

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

曰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師古曰沈彤云夫

樹國固當一讀於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錢大昕曰沈彤云夫

當作大鄭氏云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師古曰沈彤云夫

皆不之及但言國不可太宜師古曰建諸侯而少其力故知夫爲太

後人妄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瀉曰爽忒也補注先謙曰

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沈彤

云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

也言上數爲憂所傷也故下文云非所以安上甚非所曰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應劭曰淮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瀉

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爲濟北王師古曰今吳又見告矣如瀉曰時吳王

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鄉師古曰今吳又見告矣如瀉曰時吳王

告之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

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

且十此者師古曰十倍於此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誼之大意

侯相合是是跡而動則其權師古曰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

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

曰上偏置私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偏作偏案治要作偏通志九

漢書亦是偏字師古曰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

堯舜不治補注宋祁曰新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王念

句而衍各本又脫能字師古曰宗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孟康

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變也師古曰太公曰日中不其是謂失時操

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蔡謂暴變之

也師古曰策作策又音所解反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顏氏家訓引

賈誼策作策宋澤本新書正相合從之先謙案說文蔡暴乾火也

人妄加神耳師古曰通志賈誼傳亦作策師古曰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

曰道由也由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

順不爲叛逆也師古曰抗舉也師古曰豈有異秦之季世師古曰始皇紀二世

將聞三公於內宮是也師古曰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尙憚曰危爲安曰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

匡天下乎補注王念孫曰案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

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

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云云恐臣又曰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如蠶時也謂昔時淮陰侯向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猶言尚在耳頗注泥官本注未有也字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爪室之執曰豫席之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也補注王先慎曰左桓二年傳師服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采宗鄭注側室宗子也得立此官孔疏趙有側室曰身是卿得立此官也案國家側室宗子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貳之執為之諸公幸者適為中消其次庶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言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向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謨是矣諉音女瑞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先謙曰謂隱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前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王如意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昆弟而不論君虛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臣之義

天子擅爵人赦死罪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制稱先謙曰官本蓋作戴引宋祁云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致謂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圓視而起先謙曰猶言相顧而起應說非新舊作環視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馮敬者如馮敬者如馮敬者如馮敬者

臣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補注錢大昭曰仲尼燕居云

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曰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謂改其法既有徵矣

移古謂字明帝處之尚不能曰安後世將加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俗謂作屠牛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素芒

名神而引申之則刀尚亦謂之芒文選七命建雲髦啟雄芒注芒鋒刃也

非官本注案作並所排擊刺割皆眾理解也音胡解反補注先謙曰理肌肉也說文解判也眾理

至於憤憚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斧也

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曰芒刃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師古曰胡一國皆反諫何不施之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師古曰彭越用梁則又反

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師古曰迺在二萬五千戶也

說文在從才聲故與財通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

矣賈子藩疆篇正作 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乃纓二萬五千戶 形執然也晏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曰殘亡可也  
勢可亡也師古曰 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日事執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  
心師古曰使呂義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補注王念孫曰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諸侯  
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諸侯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補注先謙曰新書此下  
權無起禍召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補注宋祁云天子無可以徵作之  
亂之業二句 王幽王元王之孫畢曰次各受祖之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地盡  
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呂為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邑在諸侯王  
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  
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曰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于孫  
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漸本不隔絕錢大昕曰沈形  
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故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  
存地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為之徙其侯國並封其  
子孫於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倍之也顏注誤先謙曰漸本令其作  
是令不 所曰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 師古曰償  
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補注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  
有削而後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  
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皆  
文到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償還其地如前所云者明  
于不利有他地也先謙曰詳文義上不應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  
也字沈改為他精確不可易諸家說並廢矣 誠曰定治而已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 師古曰慮計也  
書作慮莫不王是也詳顏注則漢書本作慮莫不王故訓慮為計  
言宗室子孫自計莫不可于故無倍畔之心若作慮慮不王則當

釋為無憂不王不謂慮為計矣治  
要引亦作莫慮是唐初已有誤本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師古曰倍讀曰借補注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 補注齊召南曰利幾事見高紀幾本  
擊破 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也補注宋祁曰新本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  
之 避景帝諱改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新  
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  
而天下不亂 師古曰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  
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委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補注王鳴  
盛曰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  
子命其臣正當曰南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先謙曰遺腹  
與赤子對文植遺腹故但朝先帝委裘衣義自一貫孟氏以為天子  
未坐朝其解不明委垂也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裘委裘二字所  
本而義各別新書此下有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為五美之一必如新  
所窮方接故常時云云案自臥赤子至誦聖為五美之一必如新  
乃完足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誦讀曰誦明壹動而五業附  
五美是也其篇亦名五美謂明廉仁 陸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師古  
畏難也音 天下之效方病大瘡 反補注先謙曰瘡當作瘡說文瘡  
瘡且瘡瘡文作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依  
反補注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謂秦王未嘗聞指大平居不可屈信  
子臂骨大干股韓非揚權篇難大於股難以起走 師古曰依  
師古曰信 一二指搗身慮亡 師古曰搗讀曰搗而痛也聊賴也搗  
者先謙曰一二指搗身慮亡 師古曰搗讀曰搗而痛也聊賴也搗  
疾堅久之疾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讀曰扁醫也病非  
徒瘡也 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徒瘡字上徒瘡與苦瘡  
御覽疾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瘡病下云臣故曰非徒瘡與苦瘡  
病瘡也又苦瘡蓋此尤其明證矣 師古曰瘡讀曰瘡非徒瘡與苦瘡  
醫古疾字言足瘡反不可行也 師古曰瘡讀曰瘡非徒瘡與苦瘡  
顏讀為瘡亦從說文瘡字也 師古曰瘡讀曰瘡非徒瘡與苦瘡  
達王念孫曰說文瘡字也 師古曰瘡讀曰瘡非徒瘡與苦瘡  
動耳或從石聲或從鹿聲或從多聲 師古曰瘡讀曰瘡非徒瘡與苦瘡

前漢四十八

古

前漢四十八

五

漢書補注 卷四八 四〇五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之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兄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是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傳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字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爲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天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帝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天子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媿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匈奴媿媿侵掠至不敬也  
 字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不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日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持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禮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而已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則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文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望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注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本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補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故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人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病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智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病 師古曰元王高帝之子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復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目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不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相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小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爲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其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之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則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日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以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如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說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火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後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日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謹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既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究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師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治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民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少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臣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令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臣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而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息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其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日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具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獵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德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涕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以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之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總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及 師古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注條一名偏諸絲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塵戶幃因為飾也  
 案編緒編緒偏諸節一物聲轉字異耳官本注則作如是  
 閑中賈奴婢閑是古天子后服所已廟而不宴者也  
 則不著蓋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毅之表薄紉之裏縷曰偏諸  
 貴之也  
 曰曰偏諸縷著衣也師古曰縷音美美者繡繡師古曰繡者刺為  
 謂曰偏諸縷著衣也師古曰縷音美美者繡繡師古曰繡者刺為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音皮義反古  
 香曰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  
 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阜音厚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曰綈其領庶人妻妾綈其履師古曰綈庶賤者繡注先謙曰官  
 學妾是也此篇本名孽產子也引申之則孽庶旁出者並受此稱庶  
 安亦作孽妾說文孽庶子也引申之則孽庶旁出者並受此稱庶  
 子孽妾皆謂之孽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音於既反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  
 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然而歎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  
 可動為大耳如清曰好為大語者補注周壽昌曰漢文時尚黃老  
 搖大猶言毋動為上也孟子事親為大守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  
 身為大句例正同大語曰大所未聞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  
 等也師古曰無至冒上也師古曰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秉仁恩謂商鞅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出作務  
 之贊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脫贅非應古出作務  
 也一說贊也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脫贅非應古出作務  
 問反補注錢大昕曰或謂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出作務  
 疑昏姻論門戶貧富必相當子壯則出贅師古曰出作務  
 家所樂若富家女安肯與貧人昏就歸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  
 罪亡命者並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贊以物質錢也從放貝者精  
 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費子以接衣  
 食如酒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曰賣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  
 婢然則賣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秦  
 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奴婢而

前漢四十八

六

不恥也其貧而不賤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贊婿故當時賤之師  
 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女匹者非也今人以就婿為贊婿亦失  
 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贊婿南子云贊妻鬻子是也  
 鉅慮有德色師古曰德色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杖甚耳慮有德色大計也言其俗大都如此母取其幣而立而許語  
 服虔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  
 注宋祁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  
 相告非責讓也先謙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  
 告讓之義投也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取之辭則且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言母取其幣也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師古曰取其幣也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音步併音步鼎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擄杖而問曰子  
 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為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據下與  
 姑對文則公專謂舅上四句以父母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據下與  
 謂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稽師古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  
 婦耳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稽師古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  
 宋祁曰反辱一作辱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  
 辱劉敞曰辱或作辱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  
 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補注  
 劉奉世曰謂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  
 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  
 書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也念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  
 甘薦也顏說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將雞然并心而赴時猶曰登  
 六國兼天下蘇林曰登音厥師古曰登謂拔而取之補注先謙曰  
 敵如此然秦之君臣并心而赴時猶曰登六國兼天下蘇林曰登  
 仁恩弗施若無者字則文義不明新書曰但求功成雖道禮義乘  
 日其明也說文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  
 篇是之謂國登注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  
 常取以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師古曰反還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  
 醜字之誤也廉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  
 文廉禮義指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作廉恥又下  
 賈子書取字多作醜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作廉恥又下  
 醜之字取字多作醜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作廉恥又下  
 誤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前漢四十八

六

不恥也其貧而不賤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贊婿故當時賤之師  
 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女匹者非也今人以就婿為贊婿亦失  
 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贊婿南子云贊妻鬻子是也  
 鉅慮有德色師古曰德色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杖甚耳慮有德色大計也言其俗大都如此母取其幣而立而許語  
 服虔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  
 注宋祁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  
 相告非責讓也先謙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  
 告讓之義投也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取之辭則且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言母取其幣也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師古曰取其幣也立而許則其幣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疑  
 音步併音步鼎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擄杖而問曰子  
 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為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據下與  
 姑對文則公專謂舅上四句以父母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據下與  
 謂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稽師古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  
 婦耳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稽師古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  
 宋祁曰反辱一作辱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  
 辱劉敞曰辱或作辱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  
 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補注  
 劉奉世曰謂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  
 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  
 書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也念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  
 甘薦也顏說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將雞然并心而赴時猶曰登  
 六國兼天下蘇林曰登音厥師古曰登謂拔而取之補注先謙曰  
 敵如此然秦之君臣并心而赴時猶曰登六國兼天下蘇林曰登  
 仁恩弗施若無者字則文義不明新書曰但求功成雖道禮義乘  
 日其明也說文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  
 篇是之謂國登注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登也  
 常取以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師古曰反還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  
 醜字之誤也廉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  
 文廉禮義指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作廉恥又下  
 賈子書取字多作醜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作廉恥又下  
 醜之字取字多作醜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作廉恥又下  
 誤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補注先謙曰起之謂扶持天下之危亂也晉語世相起也注起扶持也

廢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曰侈

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迫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

詳也先謙曰慮劉說是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

益謂陵上之巖刻音穀補注先謙曰新書劉作撥寒兩廟之器

如清曰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寒拔也音奪又白蠶

音寒補注先謙曰張釋之傳人有盜高廟前玉環是也白蠶

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蠶也音奪又白蠶

出幾十萬石粟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曰出倉粟近十萬石耳

非謂徵發於下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出錢穀得高爵或

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已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

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安作賦徵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

其稱粟于邊又詐乘傳過郡國也如解入粟為使者固非顏言詐

作詔令徵發亦無理先謙曰案以上數事皆實行之故詭臆舉以

為民亡行義之說此出東賦錢乘傳行郡國即是矯偽無行義之

事疑古賦吏傳明情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以想見不必執

孫勇衣繡衣乘馬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先

之吏務而不知大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體是新書陛下又不

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

禮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

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管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

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先謙曰按管子言管子管子管子管子

豈不可為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管子管子管子管子

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為寒心哉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

當寒心而憂之也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

修先人可為寒心也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管子

欽傳小下之作可為寒心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

本社上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疑讀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

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其為忠信也補注先謙曰按此本作羣眾

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眾信為句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眾

疑惑師古曰疑謂其為忠信也補注先謙曰按此本作羣眾

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眾信為句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眾

羣眾信上不疑惑為句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眾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曰繫船楫所曰刺船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補注先謙曰自殷

十餘世注云三十一世考世表殷傳二十八王從此為正周為

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

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補注先謙曰

注暴卒疾也案暴與長對文訓為短促史記實非紀實何與之暴

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曰禮師古曰迺始也補注魏書李彪傳引同謂得兩通先謙曰孔廣森云春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白

亦下二文互耳殷廟在闕內右周廟在闕內左師古曰闕音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補注先謙曰

師古曰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也道讀曰導其下亦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補注先謙曰新書宴作燕於燕居

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隲同謂越制補注宋祁曰句末當添也字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書序虞序及四郊之學也春

氣溫養故上規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

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之學也虞名學

為庠夏為序殷為學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東序一曰

東序二曰南序三曰西序四曰北序皆謂之學也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也匡正也則惠智

前漢四十八

三

前漢四十八

三

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替之事非史之事...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謂士傳言杜預曰士卑不得遠達問君過... 先謙曰新書亦作不愧大戴禮作不據盧注量知授業故雖勞能... 受也後漢桓郁傳引禮記云習與智長則切而不據先謙案不... 與不據同義顏云無可取魏之事失之虛孔以不據為能受教亦... 非也上文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二句正承習貫... 如自然言之其習與智俱長則所習之事舉而措之純乎自然... 極親切而不嫌退下化與心成故中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道若性乃承少成若天性言之也... 井如從容中道之中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 也師古曰朝日有敬大戴禮作有別盧注教天下之臣也孔廣森云... 舊說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按公冠篇云以正月朝日迎日於東郊... 春秋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月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朝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 日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師古曰視已成事本如視已事... 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師古曰視已成事本如視已事... 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師古曰視已成事本如視已事...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視已成事本如視已事... 注下文云已事可知也師古曰視已成事本如視已事... 獨謂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也... 車覆後車誠前車覆後車戒荀子成相篇公乘不仁曰周書曰... 覺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 教與選左右也師古曰論曉告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師古曰指智誼之指本指也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音讀曰嗜補注沈沈欽韓使之然也與此文意同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補注宋文彬曰為助也論語夫子不為也皇疏為猶助也此言其人行事雖至老死各不相助老子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與此同意先謙曰行者之者官本有是也新書同大戴禮作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蓋文誤倒通鑑又刪行字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宋祁曰越本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字上有有字前漢四十八

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補注錢大昭曰若夫慶賞已勸善刑罰已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使民日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師古曰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

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已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師古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歐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已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已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自觀之也師古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王文彬曰陛九級上者天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音其廉恥節禮曰治君子補注光謙曰治要引作禮節新書同通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黜削之舉不及大夫已其離主上









曰商讀曰善補注先謙曰孰官本作熟引宋祁萬年之後傳之老  
 曰熟字舊本無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  
 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曰欲發言則問其臣補注王引之曰師古以言為發言非也言亦  
 問也遠稱言問者古人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  
 雅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  
 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  
 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廢辰言於其眾曰若  
 之何此古人謂問為言之證周官冢人言贊車象人注鄭司農云  
 言言問其不如濫度者大祝言何人注鄭司農云何人主設復梯  
 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麟鄭箋訊言也執訊  
 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訊  
 生得者而言問之此故使人臣得畢其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  
 言問二字連用之證故使人臣得畢其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  
 同義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意不  
 願陛下少雷計也諸葛豐傳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意不  
 幸義並同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意不  
 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意不  
 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唯天子財幸者唯陛下少擇之猶下文意不  
 子少哀之也李尋傳唯財雷計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擇之猶下文意不  
 神猶賈誼願陛下少雷計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擇之猶下文意不  
 前漢四十八  
 心言唯陛下少雷計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擇之猶下文意不  
 作稷李陵傳注財僅也廣雅華少也華與僅同文帝於是從誼計  
 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先謙曰據文紀梁王勝死在十一年封厲王四子在八年班氏載  
 此事於前疏後蓋練王淮南諸子亦在十一年也初封列侯無絲  
 便知復王通鑑載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  
 誼疏於八年失之  
 王淮南諸子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  
 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積也猶今人言積復也補注先謙曰類訓接  
 為積是也言前既封淮南王子為侯竊恐積復王之語意自明簡  
 不必又云接今時當即王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  
 之注末也字官本作爾  
 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舉師古曰悖惑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  
 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  
 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壯猶言稍  
 是厲王無罪漢在殺之  
 長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  
 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夫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也事曰公為亂非  
 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也之也作諸曰公為亂非  
 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曰衛仇人之匈師古曰刺利也音  
 曰官本慎作忿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也靡碎  
 注再作再是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  
 越本靡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  
 得存此直夫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曰資權則當危漢  
 天幸耳  
 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剽諸荆軻  
 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  
 曰言非顯稱兵即暗行刺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為虎翼者  
 也假賊兵為虎翼願陛下少雷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  
 兩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三矣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懷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  
 參其前後以紀為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  
 前漢四十八  
 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  
 文云後四年是誼死為十二年無疑史記曰者傳云王墜馬薨前  
 不食而後死與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後四歲齊文王薨于文  
 王薨歲除則云不食而後死者非其實也後四歲齊文王薨于文  
 帝思賈生言補注先謙曰官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  
 為王齊大難制值文王薨帝思誼言迺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  
 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曰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補注先謙曰據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  
 從舉兵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讀曰嚮梁王  
 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補注  
 曰淮南王安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買嘉最好學世  
 其家師古曰言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

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講身  
史家之詞追觀目下並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曰漢為土德色  
上黃數用五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遂  
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  
為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  
于也師古曰賈誼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  
服車乘呂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曰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曰壞  
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曰壞其腹於來降者上曰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曰壞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祁曰注  
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其術  
固曰疏矣誼曰天年早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撮

虛受堂

美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爰盎罷錯傳第十九師古曰罷古朝字其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瑒那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浪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瑒瑒因命氏其後或為韓

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瑒瑒左傳作韓公穀作袁袁盎史記

爰瑒係通用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羣盜者羣眾相隨而為盜

也 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師古曰

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絳侯為丞相

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是也郎中史記作中郎絳侯為丞相

徐廣曰自一作目案君無自送臣之 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

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

亡如涓日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

與亡者之禮補注王充曰按盎意謂勃聽王諸呂不以死爭故引

主亡與亡之義以相形也如以下亡字並屬主謂弗能正為從新

曲說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

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

疾病篇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極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

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

為本兵本此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誅諸呂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

似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

也獨此與莊齊及鄭當時字莊未改 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

汝兄善今兒過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盎年少

之傳廷辱張廷尉也廷較過義為深髮 盜遂不謝師古曰謝

廷遂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為過也 盜遂不謝師古曰謝

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紫請室師古曰紫室

漢書四十九

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盜明絳  
蘇林注請音累蓋據史記此傳為說諸公莫敢為言唯盜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  
辟陽侯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盜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師古曰適上弗許淮南王益橫音訓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盜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臣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補注王  
霜當為霧霧說文本作霧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為霜考史記盜  
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後漢書謝安傳如  
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而陛下竟為臣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  
目以見天下語意即本此補注宋淮南王至雍病  
倒補注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補注淮南王至雍病  
死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問開於天子也補注上輟食哭甚  
哀師古曰盜入頓首請學師古曰上曰君不用公言至此盜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君毀名

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解衣師古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云忽忽承朕說交睫目旁有不字錢大昭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先諫曰史記有不字無亦通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呂布衣猶難之補注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先  
有孝字案猶難之諫曰史記亦無孝字惟下文過曾參遠矣曾參下  
言無孝字句義未嘗不足宋說非也今陛下親臣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  
不測淵師古曰大臣亂乘傳雖資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  
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夫  
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山無也字陛下五曰天  
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臣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適解補注淮南王欲臣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是文帝立其三字盜錄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盜常引大體忱慨

臣者趙談曰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  
先諫曰史記談下存持節夾乘四字諫作說集解引徐廣曰說  
作謀先諫案諫盜當為謀盜之誤也謀盜謂與盜謀說文慮難日  
謀與此文合若作諫則非其義矣諫謀形近易亂木書敘傳雙耳  
謀甘公一本作耳諫甘公淮南主術訓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注諫  
或作謀也君君君君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諫毀之言  
其證也師古曰君君君君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諫毀之言  
之使其君與關廷辱於是上朝東宮趙談乘伏車前曰臣聞天  
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補注王先慎曰隋書禮儀志與  
徑六尺通典六十三夏氏未代制帶秦以益為君之乘漢  
因之以難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較之或駕果下馬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其哉補注宋祁曰一本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攔轡與擊同補注

解徐廣曰衡一作行韋昭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案諸家說  
如解為長如云欄欄者案要云宮殿四面欄繞者曰欄橫者曰  
橫是也盧文弨云欄欄者案要云宮殿四面欄繞者曰欄橫者曰  
句正言其過慎耳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足  
證如說不誤先謙案水經注亦作立不倚衡史記上作千聖主不  
乘危不微幸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而今陛下下聘六飛補注六飛  
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馳不測山補注沈欽韓曰  
飛謂飛黃也先謙曰史記作六馳不測山補注沈欽韓曰  
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  
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慎夫人居中  
顏說非及坐郎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慎夫人居中  
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律設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古曰  
古曰御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反補注宋祁曰慎夫人居中  
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木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  
字若上云及坐郎署律設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古曰  
署長布席義乃可安何焯曰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綴屬必須日  
必天子幸署也如注蘇非先謙曰詳蘇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  
布席三字類也引如蘇注未先謙曰詳蘇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  
治要引作及坐郎署律設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古曰

加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自立后慎夫人適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自為慎夫人適所自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底於是上迺說讀曰悅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金五十斤然盜亦曰數直諫不得入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鈞反補注周壽昌曰中郎將與都尉皆比二千石出而中而外曰調官字所本謂非先謙曰調選義本如滄見集解引顧炎武云此今日謂官字所本謂也如謂為選未盡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滔曰種稱叔父字曰種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荷欲劫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若能日飲似為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得之

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補注吳仁傑曰衛和傳不日飲毋詩按王莽傳被門僕射問及享長詩之古詩何通種本意益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其他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盜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先謙通曰吳說是也亡毋古自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姚其吏師古曰不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補注求見承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先謙曰官本注在求見丞相下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補注先謙曰之曹往則私吾不受私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私邪則雙聲故兩書益即起說曰補注先謙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丞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殿選為隊帥師古曰隊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司焉棧首曰十伍為隊一單凡二百五十隊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師古曰郎

為朝官者也此脫長者二字文  
義不合諸陵不得有大夫也  
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  
鼂錯已誅盜曰秦常使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曰  
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盜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迺亡去盜驅  
自追之師古曰驅馳遂曰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

馬司馬迺悉已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

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陔卒皆臥也飲音於禁

反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陔卒皆臥也飲音於禁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師古曰期旦日也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

先謙曰疑當作老親吾不足象公師古曰象古累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臣

亦且亡辟吾親師古曰辟吾親君何患迺曰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師古曰醉卒直出道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史記作乃以刀決帳道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泥而洗之故謂之履也

諫曰馳去得梁馬馳去也史記馳去  
上更有騎字官本注將下多軍字  
吳楚曰破上更曰元王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曰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鬪雜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

富人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師古曰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師古曰凡人在生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

人之於赴難濟厄多曰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孟兼行

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師古曰疏孟兼行之師古曰孟兼行

包成以為為賤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

安國以為為賤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

得行者二不得許父兄以其身不專白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不

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其不聽即止故曰友仇為之師古曰仇

為之不重然則以親為解行古之道師古曰道不曰在亡為解師古曰

也先謙曰史記一曰下有有急二字師古曰急不曰在亡為解師古曰

持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後謝也師古曰謝不曰在亡為解師古曰

未當說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師古曰季心不曰在亡為解師古曰

數騎師古曰數騎伯世家公子光詳為足疾索隱詳也陽與伴字相段義亦相通

知也釋文陽本亦作伴是陽從數騎正與徐說一本師古曰徐說

詳從數騎相同謂富人偶飾以炫人也師古曰炫一曰有緩急

富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盜盜雖居家

凡言隱不仕者皆謂家居不云居家也師古曰居家盜雖居家

帝時時使人問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語塞

梁王曰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

美其德也迺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

者十餘曹師古曰十餘曹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師古曰

楛文穎曰音陸秦時賢士也師古曰楛音文師古曰楛音文

說補注先謙曰史記格作楛徐廣注楛一作服師古曰服還梁刺客後

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師古曰安陵為楛器物都無唯有一銅鏡師古曰

先謙曰梁孝王世家後楛先生曰梁使人殺盜盜無唯有一銅鏡師古曰

謂曹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



曰龍亂也章葭也蕭蒿也龍音完補注  
先諫曰官本龍作崔注同亂作龍是  
龍音來東反也 此牙鋌之地也 師古曰鋌銀把短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 居猶言坐作 動靜不集 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 補注先諫曰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 師古曰金鼓則  
音爲是作指非王念孫曰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  
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軍金所  
以止軍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鑑作  
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先諫曰通鑑作  
爲宋說所誤矣解讀曰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補注先諫曰通鑑作  
百不當十兵不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袒同 應劭曰袒袒古  
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操者同實弩不可引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  
謙曰管子參患篇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此將不省兵  
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 師古曰省視也補注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其  
卒于敵也卒不可用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其主于敵也君  
不擇將其國于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 補注錢大昭曰國南監  
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言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此四  
者皆用兵之至要也若國之至要則不備此四者治要引作兵通  
鑑同漢紀亦作此四者兵之要也知古本作兵治要引作兵通  
子參患篇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  
曰器者惡不利者以其主于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于人也臣  
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于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于人也臣  
又問小大異形疆弱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補  
注險野人爲主人居前 夫卑身曰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曰攻大  
易野車爲主車居前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 曰蠻夷攻蠻夷中國之  
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 曰蠻夷攻蠻夷中國之  
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補注 今匈奴  
沈欽韓曰管子霸形篇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 師古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師古

猶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師古曰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 師古曰罷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易地輕車突騎 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  
師古曰捷機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捷曲也弱也  
音女教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諫曰一曰捷曲也弱也  
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遠也補注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動  
有鈞又不可射先諫曰胡三省云文意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有所謂鈞者所以射遠也胡三省云文意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格者不捨注格謂拒捍者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補注沈欽韓曰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爲伍  
遊戰則久皆戰則強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爲伍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 師古曰材官騶發矢道同  
可已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騶發矢道同 師古曰材官騶發矢道同  
中一之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發矢道同 師古曰材官騶發矢道同  
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矢道同 師古曰騶發矢道同  
則同的謂所射之準也師古曰騶發矢道同 師古曰騶發矢道同  
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發矢道同 師古曰騶發矢道同  
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于仲尼篇善射者  
能令後發中前發發相及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  
下句矢字相視騶發相及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  
入說篇釋文騶發相及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  
聖而騶發相及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  
中韶要正論騶發相及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  
材官騶發相及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  
木板作如橋一曰革箭若橋木箭之曰當 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  
人心也師古曰一曰革箭若橋木箭之曰當 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師古曰一曰革箭若橋木箭之曰當 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  
胡注引作及荀子性惡篇齊給便微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本書司馬遷傳虜救死扶傷不給顧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明不此中國之長技也曰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曰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曰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曰大爲小曰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難大必小 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難強必弱也復起也師古曰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東房西室也王鳴盛曰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者勞也

與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為室後為室而室之東置器物焉

旁為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謂言二房非也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

師古曰師古往也補注錢大昭曰色當為置醫巫已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有

昏師古曰昏謂生配也皆謂生死相配相從種樹畜長也師古曰種樹畜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補注劉歆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先謙曰此與下室屋完安對文劉歆是也

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已備敵也

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補注劉歆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補注劉歆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

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周禮曰周官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也

前漢四十九

非伍之伍伯即古之假五百官師也後世裁人之類

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旅

古義也王文彬云五家為伍由長里遞增至連得二百家不得以五百人為旅之義證之此文五百蓋與長士候隨地名非必以

義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補注先謙曰胡三皆擇其邑之賢材有

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護妄改之耳篇注沈氏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護抗健者為里正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

於內則軍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即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師古守其

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畫戰目相見

則足已相識驩愛之心足已相死如此而勸已厚賞威已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謂日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

糧不可用也通注先謙曰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作意疑也疑

字乃後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猶艾也音初亮反補注宋

人謀改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且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

治弓以六材其一為膠折膠與關弓同義梁書侯景傳曰今膠

向折白露將國益引以膠為和秋至氣始凝乃勁而可折

三引謂今人時膠引以大膠引也

車官本注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選志氣而去

氣志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

所及靡不聞命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曰自輔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師古曰比善戮力

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日亂

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補注劉奉世曰

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向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先

謙曰官本注皆並建彙英呂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

字上多一者字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已

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已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補注宋祁曰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各帥其志已選賢

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

數已匡朕之不逮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

大夫德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

親諭朕志師古曰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承惟朕之不德吏之不

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承猶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已薦先帝之宗廟下已與愚民之休利善之于篇師古曰休

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已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補注與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補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烏虜戒之師古曰虜二三

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宙孟康曰曹汝陰侯臣窳如清

子也侯嬰穎陰侯臣何文穎曰廷尉臣宜昌補注錢大昭曰隴西太守

臣昆邪混音下昆反補注先謙曰混當作渾所選賢良太子家令

臣錯沈欽韓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密等所舉補注

爵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伊呂科味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主莫不求賢臣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

伯長師古曰先字是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

世之傳師古曰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

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宙等遇臣錯充賦賦曰猶言備數也臣瑣曰充

也補注沈欽韓曰充賦謂充貢於庭也通典選舉三長壽二年制

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亦此意也先謙曰注

二字官本有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味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已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

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如清曰法宮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

覆也師古曰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

異也師古曰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

義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五穀孰

祇孽滅補注先謙曰說文祇下云地反物為祇也賊氣息補注先

氣陰陽不正之氣為災者也本書天文志迅雷風厲雲變氣此

皆陰陽之精于華于氣伏息災疫不作變氣益氣與賊氣義同

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

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

自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

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己已內恕及人師古曰己之

情之所惡不己疆人情之所欲不己禁民是己天下樂其政歸其

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師古曰施延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

臣竊已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已

國任之已事師古曰屬委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己亡能居尊顯之

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己苦民傷眾而為之

機陷也孟康曰機發己之與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

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己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

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效民財己顧其功師古曰顧

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補注用壽昌曰知與者取財以賞功無

其行罰也非己忿怒妄誅而從眾心也師古曰從己禁天下不忠

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己傷民師古曰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齋汚之名師古曰降節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已德匡天下師古曰與讀曰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已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靈愚臣竊已秦事明之臣聞秦始

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

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愆亡極師古曰者民力罷

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附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已隨善意

妄誅已快怒心法令煩憤師古曰借痛也言痛刑罰暴酷絕人

命身自射殺師古曰射殺見其事必著人字乃易了先謙曰上云輕絕人命

著人字亦可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

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師古曰先謙曰吏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連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靈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師古曰

曰覆露也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齋汚之名師古曰降節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已德匡天下師古曰與讀曰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已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靈愚臣竊已秦事明之臣聞秦始

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

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愆亡極師古曰者民力罷

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附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已隨善意

妄誅已快怒心法令煩憤師古曰借痛也言痛刑罰暴酷絕人

命身自射殺師古曰射殺見其事必著人字乃易了先謙曰上云輕絕人命

著人字亦可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

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師古曰先謙曰吏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連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靈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師古曰

漢書補注 卷四九

四二五

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

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先謙曰恐上神明不周致有廢事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

天下師古曰曰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

惑少茅之愚臣言補注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

是遷中大夫師古曰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凡三十篇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孝文雖不盡聽補注先謙曰史

孝文不聽此云不盡聽微異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補注先謙曰獨舉盜者以錯死由盜言

諸侯相告歸非補注先謙曰景帝即位曰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

九卿補注先謙曰徐廣曰九一作公補注先謙曰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

有曰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師古曰堦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

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門東出不便錯迺

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請問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堦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迺堦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曰所奏不罷朝

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已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曰

此愈責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莫敢難補注先謙曰官本公獨竇嬰爭之

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諸侯謹諱錯

父問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師古曰錯為

也補注先謙曰漢初常語相稱以公韓信裴敬淮南厲王諸傳及

下文景帝謂鄧公君稱臣為公也此及史記陸賈傳父謂子為公

也非以錯位師古曰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

上公而尊之師古曰

先謙曰史記作人口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曰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

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翟青翟等劫錯云云又補史記

之缺但丞相青下不當有翟字此陶青也譌與景紀同會竇嬰言

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謂謂計發上問盜曰君

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庫補注先謙曰田祿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補注先謙曰上曰吳王即山鑄錢

黃海為鹽師古曰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

何曰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

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

命鑄錢姦人故相誘曰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

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

避東箱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上卒

問盜師古曰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

音扶問反補注先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曰

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補注先謙曰方今計獨有斬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

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盜曰愚計出

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翟青

沈欽韓曰公卿表丞相嘉慶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漢紀皆

譌為青翟文苑英華補陶居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

知其誤已在六朝傳本矣錢大昕曰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

先謙曰安丘侯張歐為奉常見公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

卿表廷尉歐不云張姓疑類誤也

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

可信師古曰屬委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  
未下者可音之欲反子吳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  
又欲呂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市師古曰誰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服也錯已  
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  
曰道軍所來如道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罷錯死  
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其意  
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掛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罷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補注先謙曰恨悔也前漢四十九  
多奇計建元年中補注宋祁曰建元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  
傳為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  
引張恢先則以鄧先為先生者是也先謙曰正義曰張恢生史記鄧先時免起家  
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仁心為質引義慷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勢其時已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辯身亦不  
遂補注先謙曰遂進也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睹之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官本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張晏曰趙者卒趙使趙  
無注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  
平曰母前約故卒得不坐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李觀曰史臣責

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補注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  
異也使錯父為之是阻其子為忠也師古曰可擬議先謙按官本注有  
括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虛受堂

五

爰盜遺錯傳第十九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臣本顏注下有索隱堵音者補注先謙曰臣本顏

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與兄仲同居巨賁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與兄仲同居巨賁為騎郎出毅也如滄日

漢注賁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

日調選也音徒鈞反補注先謙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先謙曰

釋之為廷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十年不調之語非誤也說見下師古曰達字下當添也字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

產不遂師古曰達字下當添也字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難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

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難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

論甚高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難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

興者補注先謙曰宋因史記有而字故云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補注先謙曰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

也音求遠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漢圖九氣圖一在未央宮中

文帝問上林尉馮遂補注先謙曰遂字子通遂從長安十五里先

引漢宮殿殿秦故虎園周而三十五步師古曰從長安十五里先

曰史記作從行登虎園上字在問字上師古曰從長安十五里先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簿書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禽獸之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大數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對簿書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非索胡說是盡不能對者上林尉非一人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對簿書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對簿書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欲已觀其能口對簿書也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之衙官本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日師古曰簿謂簿書也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師古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

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

書天子於是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

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謀下云軍中反問也與此文無涉當

為唯或為說也說文口部唯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唯唯言詘

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唯唯言詘也詩曰無然唯唯言詘也

喋喋詘之為謀謀且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巨亟疾苛察相高師

音居力反其徹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文具而已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謂文而已呂故不聞其過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謂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嚮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徹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

行字師古就衍文加釋耳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

秦之徹不重行字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師古曰公車令官儀公車令屬衛尉漢

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

旁設兵以示威武文節立戟以進詞出入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師古曰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師古曰追

事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

日釋讀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廂師

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廂師

日廟岸之遊側也解在劉向傳補注王念孫曰外臨廂當依史記

相似故北誤為外說也師古曰外說也

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師古曰走音奏奏趣

也師古曰視訓曰示補注先謙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索隱走猶向也官本注不重奏字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呂歌合曲也倚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呂歌合曲也倚  
音於絃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李注有書曰聲依承五字意樓  
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反新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成焉  
傳文帝稱善補注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沈欽韓曰長安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  
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  
咸陽東南四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  
年縣東南四十二里者名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有一人從橋下  
走補注先謙曰史記走乘與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  
音之欲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渭曰長安縣人也補注聞蹕  
橋下久宮正禮記曾子問皆作蹕蹕非古字曰為行過天子已過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補注先謙曰史記既作即也言以為天子  
為行過四宇不相屬矣師古曰與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蹕若作既則以  
既形近致誤漢紀亦作即與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蹕若作既則以  
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禁車馬行  
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如云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  
律輕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  
曰公謂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不私也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補注錢  
之則已大昭曰魏志王肅傳肅言云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失當則可至詆為不忠之言則不可而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  
謬矣先謙曰史記下使字作立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  
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馬也錯唯  
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  
人為吏所捕得也

當棄市補注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上大怒曰人  
亡道迺盜先帝器補注先謙曰是漢律較唐律重也  
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補注先謙曰非吾所自其承宗廟意也師古  
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然曰逆順為基補注先謙曰若死罪也  
則下句當謂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基若以等差則長  
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張晏曰  
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掘之也其字從手不  
忍言毀微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抔勺之抔非也抔非應  
盛土之物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抔作抔先謙曰注末三抔字官本  
皆作抔是索隱張云不欲指言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又侵極恐  
傷迫切先帝故也案陛下且何已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補注先謙曰官本咸作咸引宋祁曰咸作咸  
但山都侯自名恬故史無咸字按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為句也  
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咸即如公卿表咸作咸矣宋說無謂  
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咸作咸矣宋說無謂  
書咸字或作咸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咸作咸矣宋說無謂  
亞夫為將軍軍細柳而為咸拜咸為中尉據文紀後六年亞夫為將軍  
是為中尉師古曰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  
有廷尉信孝景元年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間公卿表後元  
七年六月釋之事景帝三年歲餘由廷尉為淮南相明是釋之代信  
代釋之公卿表之事景帝三年歲餘由廷尉為淮南相明是釋之代信  
歐之問傳寫者誤移於前也若釋之為廷尉在文帝八年則周勃  
與存之結夫未仕亦未封侯也若釋之為廷尉在文帝八年則周勃  
餘年不遷一階公卿表釋之見重文帝朝三年何得云中尉條侯亞夫  
如前免官而後復任傳不任廷尉直至文帝末年則明有四人更代  
去者為欲免何官事景帝又為何官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王  
遷蜀益時為中郎將據文紀厲王遷蜀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王  
郎將爰盎請徙釋之補注先謙曰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知本傳十年不謂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為郎事於文帝十年



都侯王恬故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莫孝文四年卷  
 侯中黃嗣是釋之為廷尉山都已薨矣疑釋之未顯時風與山都  
 之名重一時班氏治而不察耳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讀與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帝不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則未知如何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承此句言之則此句  
 原有謝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補注先謙王生者善為黃  
 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補注先謙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補注王公九卿  
 蓋會立案後漢蔡邕傳注居廷中而公卿盡會立補注王公九卿  
 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會立補注王公九卿  
 譏解師古曰譏音武伐反補注王先慎曰說文譏是衣也一作顧  
 謂釋之為我結韞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既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史記方吾故聊使結韞欲呂重之  
 補注宋祁曰聊使結韞疑云聊廷使跪結韞存廷跪二字乃是詳  
 了前語不可削也先謙曰史記作聊辱廷尉使跪結韞宋誤記也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已  
 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呂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與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  
 曰巨至孝聞也師古曰巨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  
 助反補注周壽昌曰文紀賜三老孝著人帛五匹弟者帛人三匹  
 以後帝紀孝著弟者分列屢見此孝著疑孝著之誤薛宣傳云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亦孝著疑孝著之誤薛宣傳云其  
 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  
 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說實不然也爰查  
 傳上幸上林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  
 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補注劉劭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  
 何處來為郎崔說索隱過音戈先謙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問  
 自為郎言自述得為郎郎之進身不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也顏云自述得為郎郎之進身不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相復矣居代以實對其進身之由及其家居趙代後徙安陵  
 悉陳之帝遂以居代時事也崔說得之類劉具曰實言文帝曰吾  
 並誤會耳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祚補注先謙曰官本祚作祚漢紀治要註  
 祚未知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補注先謙曰胡三  
 是秦將王離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  
 圍鉅鹿時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佞或謂之父老周  
 父老知之乎補注沈欽韓曰方音凡尊老謂之佞或謂之父老周  
 而以前老字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為年也補注先謙曰先唐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夫  
 曰已猶耳補注先謙曰先唐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夫  
 諱曰史記作何以先唐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夫  
 反將者子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官帥將師古曰大夫  
 士將索隱案國語闕卒百人為徹行頭皆官帥賈逵曰一云官  
 為一隊也官帥大夫也先謙案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  
 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師古曰彼注云帥或作帥其  
 通義兩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問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如清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  
 良久之也先謙曰劉說是也猶酒拊牌曰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為而言吾獨不得  
 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  
 而飲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是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豈憂何  
 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豈憂何  
 奴哉唐曰主臣補注宋祁曰解之在王陵傳注誤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問處  
 唐曰通鑑胡注引不下有於字此奪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補注先謙曰鄙人在文帝十  
 表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已內寡人制之闔已  
 外將軍制之章昭曰門中極為闔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  
 之兵者將軍制之復操械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上至  
 傳同錢大昭曰闔漢紀作闔同案兩雅釋宮闔謂之外將軍制  
 闔曲禮云由闔右李如圭云闔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  
 曰闔東其西曰闔西先謙曰史記作闔集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實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

所用之數亦通案史記覆作擾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有稅即租也案史記

疑行史記無匹字索隱引如淳曰鼓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

騎有匹字明矣通鑑亦作鼓騎萬三千人言不以匹言是此文不

謂騎兵能射者亦其證也李牧傳選騎得萬三千匹鼓者十萬人

設者十萬人騎萬三千匹而傳寫奪文也百金之士十萬

百金之士十萬補注先謙曰案隱引劉氏云其功可賞

金者其重耳服說是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

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與此異是曰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也句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談既云音都

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集解徐廣曰澹一作滹索隱一本

作滹澹通鑿胡注澹林即滹也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澹林

東胡降林胡軍于奔走正與此傳合滹澹林胡云降則澹林

非林胡可知集解彼注引徐廣曰滹澹一作滹澹此澹林胡

亦為澹林矣林胡以同聲通用滹澹林又以雙聲通轉耳西抑疆秦

南支韓魏補注先謙曰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於霸也幾音

謙曰官本無幾後會趙王遷立趙幽王其母倡也

開讓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補注先謙曰聚一作聚漢書作聚又廉頗

相如傳也徐錯曰古以聚物之聚為聚取與最字相似也說文取

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也說文取

者依史記改之耳是曰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

租盡曰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殺錢也補注先

是史記集解通鑑胡注引並作私廩餼錢又史記無出字案隱案

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說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胡三

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巨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巨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當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如漢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尺籍伍符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奪勞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尺籍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尺籍者謂書其新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之子也是索隱

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

與履同案詳下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曰法繩之補注先謙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先謙曰

其實不行吏奉法必用愚曰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補注先

注一歲刑為罰作漢錄此言之師古曰錄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

也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因唐大夫獨善牧故但

為頗字之誤也治要引此正作陛下雖得頗牧漢紀同史記通鑑

並稱亦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曰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

日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衛綰傳以嚴車為郎又云臣從

漢紀作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案

年史曰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

官迺曰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與余善

云魏尚槐里人也補注先謙曰魏尚槐里人槐里在扶風縣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

通志氏京畧以汲黯字長孺其大夫所治之邑不必子汲是也

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記黯字長孺呂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

馬孟康曰大臣任呂嚴見補注先謙曰史記嚴字嚴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

相攻固其俗不足曰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漢書補注 卷五〇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家人猶言庶人家也入字此奪不足為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言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皆因上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此三河內是也通鑑三河內竝依史記作河內請歸節伏矯制舉師古曰

而行之 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黜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

迺召為中大夫曰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黜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補注齊召南曰治官擇丞史任之丞及史任之

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律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

亦為都尉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責大指而

已不細苛黜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

爵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列

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補注先謙曰引史記

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傲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

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補注先謙曰所見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為人補注

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補注

補注先謙曰史記伯作伯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蚡為禮黜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

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壽昌曰言欲上希堯舜耳觀對語知

張注誤會對語為帝語也元朔元年詔云朕嘉唐虞而樂殷周即

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說是也補注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

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戇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曰數

責之音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道

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道

厚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終不瘳師古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謂恩也數者非一也

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一職事官假滿

嚴經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教嚴經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依舊秩

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員百日例罷沿漢制也皇甫嵩集

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已瘳人師古曰瘳勝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黃育

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黃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補注齊召南

去雖自謂黃育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

亦不能奪之矣師古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

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汲黯則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

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如汲黯則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

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見也補注先謙曰至如疑本作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

今御武帳置兵閣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也補注沈欽韓

曰帳置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

殿殿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集解韋昭云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補注何焯曰自為太子洗馬即以莊

以得此於君張湯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質責湯於上前

臣之際也補注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補注

先謙曰淮南王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

術訓注褒大也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曰此無種矣補注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曰此無種矣補注

師古曰言當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注

誅及子孫也補注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

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

謂字官本作為史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

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補注先謙曰言必用湯也則令天下之

民不安矣師古曰必我為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補注

民不安矣師古曰必我為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補注

民不安矣師古曰必我為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補注

爲漢惠句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

親母起兵師古曰每四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師古曰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曰幸師古曰

陷人於罔曰自爲功師古曰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

引湯心疾黠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引爲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

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徒黠爲右內史師古曰

然黠與亢禮或說黠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師古曰信爲重也故黠下云反不重邪師古曰

記作大將軍尊貴師古曰黠曰夫曰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師古曰

通鑑作大將軍尊貴師古曰黠曰夫曰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師古曰

能降貴曰論大將軍聞愈賢黠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

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直諫守節死義師古曰難惑以非四字語意

更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黠言

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黠

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黠時丞史

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師古曰黠先謙曰黠時丞史謂黠爲東海太守

相史二義未知孰是師古曰黠編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見上言曰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師古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師古曰

積薪後者處上師古曰黠罷上曰人果不可已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

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

益非損益之益雖老子有爲學日益之語不能如此語爲安發可知

云吾人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則明以此語爲安發可知

上云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常黠面獨宏等故帝以無學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漢發車二萬乘師古曰

官本傳三案史記作二汲古本是通鑑亦作二萬乘師古曰

從民賁馬師古曰年詔曰往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即其事也師古曰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適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師古曰令所選諸

也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上默然

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開見高門師古曰

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巨鉅萬百數師古曰臣

謝天下師古曰記有之若二字塞百姓之心師古曰今縱不能渾邪帥數

萬之取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已爲闕出財物如邊關乎師古曰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

出關難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師古曰無符傳出入爲關也師古曰

錢大昭曰說文關安入宮掖也從門聲如應劭臣瓚云則字當

爲關安入爲關安出亦爲關也師古曰錢說今本書

及史記關入宮掖亦誤作關如史記作于其義兩通師古曰

能得匈奴之贏曰謝天下師古曰又曰徵文殺無知者五百

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師古曰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師古曰

如本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後數月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師古曰元符四年義縱代於足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

更立五銖錢師古曰以盜鑄事復拜官是其隱居祇一年不得云數年也

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曰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

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師古曰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明

矣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以表傳參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

十一年立爲淮陽王惠帝元年徙王趙則國除爲郡高后以假立

漢書補注 卷五〇

四三三

惠帝子強為淮陽王強死以武帝文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

帝子強為淮陽王強死以武帝文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

景帝子純以景帝二年立為淮陽王三年而徙梁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

郡後王帝子純以景帝二年立為淮陽王三年而徙梁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文帝武立武帝則國又除為郡

十年至王莽時絕國而改易凡八次終為國地志有國六七

其前申屠嘉亦嘗為之見本傳及後漢書此亦當為之見本傳

為郡之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本傳及後漢書此亦當為之見本傳

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本傳及後漢書此亦當為之見本傳

延年為郡者約九年則昭帝守之於景帝四年為郡至武帝元康

兄昌為淮陽相則在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如之若鄭宏

籍為淮陽則不受印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

自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

狗馬之心師古曰狗馬為大恥也今病力周壽昌曰力謂甚也補注

何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先謙曰周壽昌曰力謂甚也補注

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鑑從之狗馬猶言大馬之疾也是力字

應屬下讀官本不能任郡事通鑑從之狗馬猶言大馬之疾也是力字

願注在事下師古曰願謂思也願淮陽吏民不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願謂思也願淮陽吏民不

相得師古曰願謂思也願淮陽吏民不

重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

矣師古曰與然御史大夫湯智足曰距諫詐足曰飾非補注先謙

務巧佞之語然御史大夫湯智足曰距諫詐足曰飾非補注先謙

數之辭二句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酒曰舞猶弄也補注先

內懷詐旨御主心外挾賊吏旨為重補注先謙曰賊吏公列九卿

不早言之何是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補注先謙曰言何不早言也

地也省言何獨以爲無福何酷吏傳武帝問言何皆反何公與之俱

伍被傳公獨以爲無福何酷吏傳武帝問言何皆反何公與之俱

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

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補注先謙曰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

因湯事得令黯曰諸侯相秩居淮陽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

罪去職得令黯曰諸侯相秩居淮陽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

一千四百四十石耳補注沈欽韓曰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先謙曰集解引律真居淮陽十歲而卒

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先謙曰集解引律真居淮陽十歲而卒

元鼎五年若十歲則至七歲集解徐廣曰卒後上曰黯故官其弟仁

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補注先謙曰偃亦為九卿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為太子洗馬補注先謙曰偃亦為九卿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姊妹入火取其子於其父補注先謙曰偃亦為九卿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補注先謙曰偃亦為九卿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至九卿補注先謙曰偃亦為九卿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文飾而內刻深文官亦再至補注先謙曰偃亦為九卿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宦亦云善宦晉書潘岳傳仕不達巧宦也後世言文深者外

而數也南史何尚之傳論父子一唯避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

章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謂謂子此省稱巧宦也宋陳傅良詩文

司馬安之此但稱善宦也安應官見公卿表者元符三年中尉

年書廷尉安不著其姓名是年即受代未即此司馬安否補注先謙

南太守卒昆弟曰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補注先謙

假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信信任宏任宏官亦再至九卿補注

曰公卿表武帝元朔五年書中尉段宏益即段宏與宏與容

竝以形近致謔也王念孫云索隱本段宏作段宏注云漢書作段

宏是史記本作段宏與各相似故從段宏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錄書然

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段宏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錄書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補注先謙曰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補注先謙曰鄭君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周壽昌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唐書補注先謙曰鄭君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宰相世系表鄭君名榮或據所傳家譜也補注先謙曰鄭君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漢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合諸故項籍臣名籍補注先謙曰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合諸故項籍臣名籍

稱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合諸故項籍臣名籍補注先謙曰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合諸故項籍臣名籍

之名也鄭君獨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

孝文時補注先謙曰孝文時鄭君乃死也與司馬遷傳當時曰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隄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

安國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瀟日郊道四通處也日請賓客便臣瑣曰長安四而

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補注請謝賓客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補注先謙曰請謝也史記上夜已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備當時好  
有存諸故人四字不可省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自見年少官薄補注劉效  
者體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嫌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  
作其慕長者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應自為一句此  
既加稱自二字則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應自為一句此  
俗言自覺年少官薄蓋謙退之至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也劉說於理未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首

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漢田蚡及嬰  
行字注脫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  
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漢田蚡及嬰

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曰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為  
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大司農令是也當時為大農令在

亡雷門下者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  
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執實主之禮曰其責下人性廉又不治  
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然其饒遺人不過具器食師  
日猶今言一盤食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  
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算者用稱量也注算竹器所以量物者首

下長者師古曰下云言上不必復云說字上下皆言長者也補注先  
非也說當讀曰悅開說猶言暇理也候上從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  
車作常引曰為賢於己為至美之言常以為觀己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  
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注先謙曰治行謂莊嚴為裝

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劉寬傳又吳漢傳朝受上曰吾聞鄭莊行  
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辦嚴與裝嚴義同

千里不齋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趨向也

和音城不敢甚斥滅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敢甚引當否如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其後不堅之類也

任人賓客備師古曰備謂受願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  
於司農載運也師古曰備謂受願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

人若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並為大農奉較取利也入多逋負

史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

者六七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

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兩人中廢賓客益落

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補注齊召南

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

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

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

黃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已成名哉楊子曰為孝文親誦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

買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買山潁川人也祖父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祿作祿故魏王時博士

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言博山受學法所言

涉獵書記不能為醉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嘗給事顯

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胡注

也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胡注

而惡至言至言與詔諛為對是至言即直言之謂至之為言極也

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善注引劉歆周易注云至極也

謂極言之後漢陰識傳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

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與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

三權三日問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

義竝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至善之言幾疑山自名至言為誇

矣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言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諭願借秦曰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帶為帶無修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補注先謙曰言賤

後世秦為天子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

子通不也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言疲於役使也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山為阻故云滿山也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遠視有異志也傾耳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而聽言樂禍亂也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講叫也音火故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反響也音火故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言諸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師古曰數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侈而具先謙曰官本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

鐘作鐘古本通借師古曰阿房者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

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師古曰阿房者

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

日勿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乃地名並近也

令名之始皇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之欽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

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五百步南北五

里南北五百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燒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燒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騎馳驚無所迫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新反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推築之使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庫曠日十年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主先謙曰始皇紀穿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三泉下銅而致梓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之也音固補注先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謙曰官本治作治師古曰燒屈也言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顯被豕而託葬焉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猶裸顯小豕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顯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皆非顯謂土塊蓬顯言塊上生蓬者耳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蓬顯被豕也顯音口果反補注先謙曰顏氏家訓書證篇北土

通呼物一出改為一類按出即塊字塊顯雙聲故塊亦為顯師古曰燒屈也言庭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

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已

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

犯也師古曰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交反補注先謙曰注塉

字疑師古曰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師古曰猥盛也補注先謙曰猥碎

也說詳文師古曰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師古曰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師古曰文王

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

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師古曰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重非特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師古曰平當作序

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師古曰李奇曰古有

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謗誦詩諫師古曰謗無目之人公卿比諫師古曰李奇曰相

也或曰比方事類已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二說

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為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謗誦詩諫

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師古曰謗誦詩諫師古曰謗無目之人公卿比諫師古曰李奇曰相

威補察淮南主術篇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

書其過宰徹其謗說亦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箴夜

公卿四士傳言諫過師古曰益涉下文而衍漢紀無過字師古曰庶人謗

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

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師古曰先謙曰太親執轡而餽餼而餽師古曰

少飲酒謂食已而瀉口也音消師古曰祝餽在前祝餽在後師古曰餽

餽沈飲韓曰王逸九思仰長歎兮氣餽結注餽結也洪興祖云與

當從明紀祝餽當從本書說文無餽字餽下云飯也餽也餽下

云語為舌所介也並無食物室室之義嗟下云飯也餽也餽下

各別故兩祝之莊子外物篇室室則嗟而不可通然不如嗟餽之為嗟也公卿

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

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

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

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師古曰蓋

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師古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

過歲三日師古曰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

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甸用二日無

年旬用一日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甸用二日無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郊特牲既婚而收民息已故既婚君子不

與功是古者力役與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候豐年一旬而三

日則一月而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則冬三月為候豐年一旬而三

止以三日為限且猶有一日二日之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

同先謙曰貢禹傳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與此句例相似而義不

正作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

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而

皇帝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也... 弗能供也... 勞罷者不得休息...

著其功自已為過堯舜... 之時代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

三十世者也... 子曰號有時相襲也...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

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 道諛媮合苟容... 已殺子胥導諛...

其功德度其後嗣... 其功德度其後嗣... 其功德度其後嗣...

其德則賢於堯舜... 曰水勞決曰潰言天下之壞...

濟濟多士文王曰靈... 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

弔哭之臨其小斂... 斂也塗謂塗也... 之在殯三往焉...

力盡死已報其上... 補注先謙曰今陛下念思祖考...

休德也休美也... 讀與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

德師古曰屬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師古曰諸吏中常侍皆加與之馳射獵與擊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弛放也音式爾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曰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曰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去諸苑曰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謂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赭今時猶然周官司圜加明刑疏云以版贖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塗使卒投諸溝中答曰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賈友貪官埋母先謙曰經教之人不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憐意不而賜之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則賜之巾憐其貧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衣若書背則賜之衣也文待參錯其備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曰相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師古曰瘵疾從聲籀文省作瘵瘵字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今從最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師古曰狐今字當訓為即通鑑引今作而曰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曰夏歲二月師古曰時曰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歲

月師古曰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若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可從容遊豫耳師古曰蝶耳古者大臣不嫌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齊齊嚴即齊莊漢選諱改大人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齊齊嚴即齊莊漢選諱改大皆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師古曰樂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師古曰非當計之事不其謙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師古曰諫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山復上書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案除盜鑄錢令在五年據此文其先諫曰官本諫作諫引宋祁曰諫諫作諫諫字非是王念孫云諫古通作諫諫史記呂后紀未敢諫言諫之漢書作諫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諫湯漢紀作諫皆其證也子京疑諫當作諫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諫作諫古借字然非所謂六書假借之旨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師古曰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說先謙曰淮南傳但言棘蒲侯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陳武子奇以反誅不代與柴唐無涉疑別有一柴唐章下詰責師古曰詰責師古曰詰責對曰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柄也音十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壽養也言此事宜速禁計也長非長久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鑄錢乘市律

鄉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壘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

曲壘殿蓋緣倚恃也音於綺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

秦宮而名懸衡天下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

古曰此說秦自曰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

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申子日君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日君

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

之橫則懸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琊乃城陽顧於盧博

在呂后稱制時與惠無涉官本注王台二字作后城陽顧於盧博

五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已趙

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曰二郡王之章盡已趙

歲餘竟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

日按地理志盧博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

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

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

居誅死事而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先謙案梁孝王初王淮陽後徙梁仍兼  
有淮陽下文所謂環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故云梁并淮陽之兵下  
淮東越廣陵則可以過糧道漢兵截西河守葦水則可以助大國  
之威勢而胡又益進越又益深吳趙服背受敵其何能支不  
吳人之糧而胡之言越人惡指斥之然使梁越廣陵以過糧道  
不國顯矣矣此可以互文見意也夫大國謂漢不必指趙上云胡  
能與吳為援李注較明向多未當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為較錢大昭曰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如滴日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文選注爾雅曰奸求也干與  
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已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向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  
日臣居魯則聞下風高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  
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  
選志作至李善注云劉歆周易注至臣聞驚鳥案百不如一鴉  
極也謂極言之據此志為至之鴉臣聞驚鳥案百不如一鴉

集也官本注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義父之後  
定文帝遺朱虛侯章東牟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  
和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帝於骨肉厚也或曰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東使就王封也師古曰或說也或曰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也師古曰或說也或曰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淮陽文三子皆為王封也師古曰或說也或曰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劉說疑是悼惠字也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遠引邦子故為不倫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或說非也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壞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廣盛也秦晉或曰壞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及其所愛倚其肥盛謂之廣盛也秦晉或曰壞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疏引漢信云齊魯之間謂之廣盛也秦晉或曰壞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出士分與諸子也先謙曰文三子王參王代王益王淮陽文帝十二年  
武自淮陽徙王梁史表云淮陽為郡是時益併卒王濟北四弟於  
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卒王濟北四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四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從死於  
雍所曰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伯音  
赴補注先謙曰新垣平以謀反誅也言濟北屬王之死皆以象平  
等故非天子恩不厚也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臣深謀難測如龍錯是也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清曰新垣平許言鼎在泗  
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則我吳遺嗣不可期  
於世矣師古曰言吳富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  
城破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水作兵不畱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畱  
難下荆王作項王皆淺人妄改兵不畱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畱  
易故不稽畱也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曼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曰亡其城陸擊則荆王曰失其地如清曰荆亦楚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善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  
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補  
注劉效曰幾讀曰幾先謙曰國家謂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  
今所可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抗慨不苟合師古曰抗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也言陽特立於勝詭之間不肯苟合故勝等疾之先謙曰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詭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衆師古曰衆音力瑞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言為世所遇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募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遣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日貫日也如清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臣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向畏而不信也太子食昂義亦如之補注曰先慎曰集解引如清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臣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問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改題曰荆軻刺秦王索隱曰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先慎曰荆軻未去太子疑之事詳國策畏之者畏其不去也白虹貫日乃軻發後事陽特舉以見軻之精誠達天取與衛先生之事為配

如李泥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徹知事不成釋此文畏字之義衛小司馬轉謂說長於王不思與下文信不諭主情事不合也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道齋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戒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應之也如清曰太白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補注先謙曰天之將軍日精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誠字引宋祁曰精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鞠問也音信補注先謙曰官本鞠作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十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李斯竭忠胡亥得寶玉也補注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誅二世以是呂箕子陽狂接與避世與楚賈人陽狂避世師古曰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日與音弋於反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鳴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鳴夷受子胥沈之江鳴夷姓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索隱章昭云以皮作鳴夷形名曰臣始不鳴夷鳴夷皮也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頭不相知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也故向如新識先謙曰初相識謂識面也至白頭不相知謂不知心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相知至白頭不相知三字文義益不可通傾蓋如故交蓋駐車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解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已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譴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曰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百者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故也義不苟生曰為魏累遂自到也

是呂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非呂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尾生也韓非曰蘇秦之說也師古曰不信於諸侯諸侯謂之蘇代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晉注令問王厚葬以飲齊此蘇代為燕昭王非蘇秦也秦傾齊之止一端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樂羊為魏文侯拔中山說苑復思篇吳起為魏將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事圭與孟子同時問答排呂覽先謙曰白圭之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辭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合是圭實當後中山亡時若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也此蓋別一白圭與樂羊吳起同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時為魏將兵者官本注不重魏字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白圭駭孟康曰駭駭馬也生七有讒諂而更食白圭珍奇之味師古曰駭駭馬也生七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白圭拔中山古曰食讀曰飲駭音決駭音題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白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剖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曰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士無賢不肖補注宋祁曰南本賢下入朝見嫉昔司馬喜願脚於

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

范睢拉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國陰事告齊乃掠魯數百拉折齒

彭生抱魯桓公上車相其脅楊雄傳范睢以折齒而殺之史記錢大昭

也音力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

必然之畫以爲計畫必行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未

果於自信也師古曰雍者河水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雍之河

入大河也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雍之河

反服於河也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雍之河

音汲於河也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雍之河

自沈於河也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雍之河

言抱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

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

日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

蹈雍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服虔曰

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服虔曰

作服云索隱莊子申徒狄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服虔曰

時人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也漢書云自沈於河是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六國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

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也補注齊召南曰子冉史記作

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穎注非也

索隱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

傳宋魯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夫自孔墨之辯不

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則何如也

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已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

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曰至銷鑠毀之入其詐巧能散骨肉

而不覺知補注沈欽韓曰周語眾志成城眾口鑠金注眾口所詛

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御覽八百十一

風俗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非本意也先謙曰索隱大顏云讒

人積久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此師古所本案

金骨皆以爲最堅者言眾口積毀雖金可銷骨可銷也此師古所本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日齊之二王證也補注沈欽韓曰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由余待譯而後通也補注沈欽韓曰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論策篇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入壘而功顯齊秦德立諸夏越

象與由余並舉疑即子臧史記作越人蒙蓋象字之誤先謙曰

或是越人蒙蓋字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

補注先謙曰係蒙二字不當連用史記文選係作拘是也奇偏公

無義史記作阿係蒙二字不當連用史記文選係作拘是也奇偏公

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史記文選係作拘是也奇偏公

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

惟授遊是好暴虐是作朋淫于家其與父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爲難可知也史記作則骨肉出逐不收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伴而三王易爲也師古曰伴等也伯

日郭去而字一本是目聖王覺痛損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爲字下有比字是目聖王覺痛損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王噲其相子之欲奪國乃大亂田常陳恆也

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損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

作損是史記同而下行能字

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墓應劭曰

索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尙書作封比干之墓又

漢書補注 卷五一

四四三

唯云判別孕婦則武王雖反故功業覆於天下猶被也何則欲  
 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覆於天下猶被也何則欲  
 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呂師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呂  
 類此補注宋祁曰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曰虛辭借也  
 注文部當作卻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曰虛辭借也  
 先諫曰文選加作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  
 裂之師古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呂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縮上之  
 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  
 禮愈恭是呂不得罪於楚而相國不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  
 何而不作而身是文選注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處丘相  
 得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  
 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  
 仲楚王問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居於陵自謂許遂夫  
 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居其節補注先諫曰官本載作載  
 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補注王彬曰文選  
 思必報案報富屬士言豫讓所謂眾人遇我以為可報之地陽欲  
 我必報案報富屬士言豫讓所謂眾人遇我以為可報之地陽欲  
 王按此意也觀下文明李說未合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向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舊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  
 則素非心之所向也後漢張衡傳曰願集韻曰棟誠也情素與心  
 猶心之所向也後漢張衡傳曰願集韻曰棟誠也情素與心  
 紫下云白緇也管子水地篇注無色謂之素蓋素為質始推言  
 其位而行不加飾也管子水地篇注無色謂之素蓋素為質始推言  
 實皆微隔又案此處文意情素乃根心腹為言與下文肝膈德厚  
 對文言披心腹以見情素對稱又失之墮肝膈施德厚師古曰  
 規反補注沈以心腹情素對稱又失之墮肝膈施德厚師古曰  
 隋是其證也說文隋裂肉也裂肝膈即上文剖心析肝意先謙曰  
 王念孫謂墮當訓輪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補注王彬曰窮達  
 也言舉情素德厚並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補注王彬曰窮達  
 之於士而無所愛惜也則築之犬可使吠堯從浙本作狗則近古

而語直先諫曰史記文選並作狗李善注戰國策刁跖之客可使  
 提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跖之客可使  
 刺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已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港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  
 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港沒也吳王閔閔欲殺王  
 子慶忌要離詐曰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曰劍刺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港七族無刺  
 字也尋諸史籍則軻無港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港讀  
 曰沈補注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軻并殺其九族按本則  
 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港化本徐鉉亦謂軻九族按本則  
 本去刺字云據注無刺字南本徐鉉亦謂軻九族按本則  
 下有刺字王念孫曰到說也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曰若刺  
 軻之問言軻一里一里皆滅故曰軻九族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  
 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軻九族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  
 則言軻一里一里皆滅故曰軻九族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  
 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自有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七族小  
 要離燔妻子相對為文則正內當有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七族小  
 云軻刺軻也今直云軻刺軻為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七族小  
 師古所見本偶脫軻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軻字即感  
 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軻字先謙曰治要引此文亦  
 有荆字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約同要離燔妻子誓殉軻軻  
 七族即此用此文明有軻字師古未深考耳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  
 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子五也從子六也  
 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先謙案張說曾祖至曾  
 孫無同在一時被誅之理索隱說論衡云九族眾多可里而盡  
 亦以戚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曰閻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根抵輪困離奇蘇林曰抵音帶張  
 輪困離奇委曲盤屈也師古曰燔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  
 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日離奇各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離奇  
 離詭作而為萬乘器者曰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  
 刻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  
 大蛇傷者瘰而愈之蛇衡明珠已報其德故稱隨珠和璧之侯見  
 下和所獻之玉耳抵適也音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珠和璧之侯見  
 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師古曰史記作珠和璧之侯見  
 結怨而不見德此傳寫誤倒治要引此文亦作結怨有人先游則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謙曰游謂遊揚也樹立也補今夫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管管仲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

見本與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  
漢書同 雅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注引小  
當世之君 雅曰開達也念孫按李說是先謙曰史記文選作雖竭  
精思欲開忠信 則人主必與案劍相柄之迹矣 師古曰其故跡也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補注先謙曰巧官是曰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屬轉者為鈞  
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而不牽乎卑  
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牽乎卑  
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  
卑辭作注先謙謂下言語上不得言辭史漢本善是也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  
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嘉名傳文脫嘉字耳 曰信  
先謙案蒙嘉事并見燕策新序此文史記文選皆作蒙嘉 曰信  
荆軻而七首竊發 師古曰七首短劍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  
呂王天下 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大公非因舊故若烏集之集 補注先謙  
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大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集之  
皆非也亡史記作蒙嘉則用烏集亦不指大公也秦二世信趙高殺  
信左右不得指蒙嘉則用烏集亦不指大公也秦二世信趙高殺  
故漢祖奮三尺劍驅烏集之眾李善注引曾子曰烏集之眾初  
雖相散後必相吐是以烏集為烏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若鳥集之眾然用何則曰其能越變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 師古曰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師古曰昭明  
諂諛之辭牽帷腐之制 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腐臣妾所見  
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作帷腐 補注先謙曰沈初也唐史記作裳  
選作着李善引音義亦作帷腐 補注先謙曰沈初也唐史記作裳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  
日阜阜音在早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阜食馬器  
以木作如槽索懸引韁云阜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  
阜故又郭璞云阜養馬之器也先謙案韋說非也牛不富與驥同  
阜作標 此鮑焦所曰憤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  
字同

曰非其時而採其菹此焦之有哉業其菹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菹  
謂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世下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  
隱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  
須加釋云菹謂菜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底厲名號者  
不曰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  
子至孝曰勝母之母不順故不入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里作縣案  
應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  
孔子至勝母不問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晉灼曰糾作勝歌之音朝  
而不宿其說不同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 回面汗行曰事諂諛之人 師古  
邪也汗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汗曲也音一胡反補注沈欽韓曰  
荀子勸學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  
慎曰案回訓為邪邪而不詞說文回轉也後漢郎顛傳注回易也  
孟子梁惠王下篇注面向也轉轉也此謂轉易其向而汗  
穢其行耳史記司馬相如傳回面而請吏音書應貞傳方隅回面並與此  
傳論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音書應貞傳方隅回面並與此  
同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蔽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  
曰竊補注先謙曰巖蔽史記作巖巖集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  
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 補注先謙曰太后宮自使梁國士眾  
築作甬道朝太后 補注先謙曰自王邸至太 爰盎等皆建曰為不  
可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說有謀陽爭曰為不可故見譏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  
迺思陽言深辭謝之 補注先謙曰深 齊曰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  
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與相知也 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  
曰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怨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  
也曰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 補注先謙曰言以太后 況臣  
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曰十數得茅焦為



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後宮始皇非能說其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師古曰說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廬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言獲免於死也廬音曰刃反補注先諫曰廬與僅同毛與釐同與釐同公羊昭二十四年祀伯嚭釋文釐本作釐墨子倉滑釐本書備林傳作禽滑釐言茅焦僅免於死如毫釐故事所已難之差耳文三王傳毛釐過失亡不畢陳與此同也故事所已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已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也補注周壽昌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補注先諫曰王美人即幸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師古曰閒謂空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愚願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佛鬱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樂卵師古曰樂卵者言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補先諫曰呂覽博志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曰已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子之界也師古曰地夫

仁人之於兄弟無憾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已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季友不採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情而誅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綏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春秋曰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誦曰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齊地也法而不誦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曰公齊人殺之於夷念孫曰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誦信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門定官名又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正荀子有坐篇正法則於義稱迂曰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補注先諫曰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補注先諫曰七國者連吳數字之誤下文枚乘傳吳王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師古曰齊王自教景帝聞之以為此諺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瓚謂濟北王曰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瓚謂濟北王曰陽相似牽連書之先諫曰漢紀獲作瓚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瓚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師古曰四方受為五音灼曰四分即權不足曰自守動不足曰扞寇師古曰扞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曰自守動不足曰扞寇師古曰扞補注王念孫曰動當為執字之誤也裕師古曰裕相對矣師古曰云權謀力不足以扞寇與權正相對若作動則與權不知對矣師古曰云權謀力不足以扞寇與權正相對若作動則與權又非有奇怪云曰待難也但假權許吳已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言權謀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曰難恐不自全故改云作亡子謂云難安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曰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曰生易死曰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屬莊公大夫雍氏曰女妻莊公而生突公既立宋人請祭仲而立之而宋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曰屬公歸而立之昭公奔齊官足青於大國荀順其心欲曰全昭公也祭仲而立之昭公奔齊官足青側界反補注宋曰亡也昭本無也字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畫收濟北之地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音子谷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歐白徒之取師古曰練選也歐與驛同白徒言素非日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二十人呂覽決勝篇與白徒皆來會戰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行義直可行一作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呂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曰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敬反功義

如此尙見疑於上肩低首素足撫衿師古曰肅肅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掖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崑崙及華山也抵至也掖袂也袂衣袖也掖袂猶今人云掉臂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補注先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使人馳曰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師古曰淄水也師古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錄大駭曰說苑正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錄大駭曰說苑正稱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錄大駭曰說苑正乘等俱仕吳疑說苑說也先錄曰乘游梁後上書重諫吳王合如說苑所稱特以彼事加前書爲不同也文選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齊世家流于吳曰無立錐之地曰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曰

王諸侯師古曰諸衆邑也音才喻反補注先錄曰選注韓子曰吳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爲天子誠得其道者也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曰直

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曰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曰復出補注先錄曰文選注孔叢子曰齊也位卑國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旁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六轡不禁繫絕自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日吾已矣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

案卯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大山補注先錄曰必若所欲爲危於極天命之毒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執也不出反掌之易曰居泰山之安而欲乘衆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此愚臣之所曰爲大王惑也補注先錄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爲王三字王念孫曰景德本所曰爲大王忠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梁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

愈疾師古曰疾音步內反補注先錄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補注王念孫曰知當爲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

問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師古曰滄水也補注先錄曰注

文音字上當有倉字注須復文為訓故必待倉字乃足沈欽韓一  
 日逸周書天地之間有倉熱善用道者絕無漏孔晁注倉寒也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補注先  
 選注呂氏春秋曰夫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補注先選注文選注文子曰不尚其本而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補注先選注文選注戰國策蘇厲  
 步而射百發百中謂周君曰善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  
 非止見百步之中故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  
 謂田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補注先選  
 以並受此不至基泰山之雷穿石引注先選注文選注水亦謂之  
 雷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井  
 統古極字也單盡也盡極之言極斷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  
 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  
 虛失其義矣統絕皆音便銀契皆刻也音口計反補注欽韓大  
 此句說苑作引絕久之乃以擊木幹當作韓說文韓井垣也从章  
 取其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妾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  
 是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妾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  
 選西京賦註三輔名梁為極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  
 數十丈橫木為梁兩頭鹿盧繞之繞梁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  
 百步先選注文選注單作殫李善注殫與音說同據沈氏曰  
 義後矣文選注加方為殫不可從官本注梁也與音說同據沈氏曰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鑽也補注沈  
 三引尸子語與此同案作繩先選注漸靡說非夫銖銖而稱之  
 漸靡音摩說詳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類說非夫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所轉四萬六千八百八十銖而至於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石稱丈量徑而算失  
 師古曰徑直也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上德篇循繩而斷即不過懸  
 衡而量即不差又上仁篇石稱丈量徑而算失淮南泰族說苑  
 同並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握而拔師古曰如  
 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握音莊交反補注沈欽韓曰莊  
 子人問世者義崔云環八尺為一圍先選注文選注尸子曰千丈  
 之木始若葉足易去也莊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  
 子曰環棹初生可抓而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乘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  
 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壘錯為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曰誅錯為  
 名漢聞之斬錯曰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補注劉效曰此枚乘說  
 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取律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  
 羌作之塞益知其非先選注曰願炎武云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  
 然無絲復說也何焯云前篇儒者之文此作劉別高下劉氏以為  
 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先選注案枚乘說苑言梁孝王中郎枚乘為書  
 諫吳王稱君王之外臣乘云云觀上是在梁高書吳王實有其  
 事特所錄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  
 書異耳沈欽韓曰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  
 河秦初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於此築城置榆林關城南北至上都  
 一千八百六十八里方與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勝州北即榆林  
 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西北斤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  
 即今勝州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  
 出於秦之東門至西羌所居榆中也又趙策武靈王胡服率騎入  
 趙世家秦之上郡近於榆中榆中又趙策武靈王胡服率騎入  
 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南距羌之塞師古曰符西南  
 領略通五尺道此諸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與皆棄此國  
 而而蜀故微也司馬彪曰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  
 之而蜀故微也司馬彪曰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  
 當通為郡縣至漢與而罷此言秦南距羌之言亦云邱符再戰秦時  
 邱符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之言亦云邱符再戰秦時  
 本注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各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  
 陵君无忌常總五國御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補注先選注曰籍讀曰籍本書通作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力一心曰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義師古曰修恩而南朝羌作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



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陽安國詞酒三升孝

賜枚乘路喬如稍五匹先謙曰藝文志賦家有枚乘賦九篇

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適已安車

蒲輪徵乘注宋祁曰注未嘗有也字道死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上

道字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適得其孳子皋師古曰皋字少孺

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師古曰

本乘上更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

王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

諫曰官本無見譏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補注

惡與譏同說文譏相毀也玉篇孫曰師古以惡為短惡之事非也

謂譏毀也戰國策史記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

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師古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

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間耳

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

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

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

無之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師古曰賦也師古

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師古曰詠也師古

也詠音恢俳音排朝音竹交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嘲南為賦頌好

本作詠後人不諱改從嘲耳先謙曰官本竹上無音字為賦頌好

嫚戲師古曰嫚戲已故得嫚贖貴幸師古曰嫚也音讀比東方朔郭

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

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祿祝師古

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祿祝

而令皋作祭祝之文也補注宋祁曰皇子祿祝太子立祿也且上云

字王先慎曰按立皇子祿祝是為皇太子立祿也且上云武帝年

二十九適得太子甚喜為立祿是為皇太子立祿也且上云武帝年

帝春秋二十九適得太子甚喜為立祿是為皇太子立祿也且上云

正同是此文亦當作適得皇太子傳寫尊太子耳受詔所為皆不

賦善於朔也補注何焯曰奏賦戒終有詩人之從行至甘泉雍河

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七獵射

馭狗馬整鞠刻鏤師古曰鏤足鏤之也鞞音千六反鞞音臣六反

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

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師古曰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皋文章敏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麻廂之下高文典

冊用相如御覽入十八引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賦

異相如造文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如

日嫫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又自詆嫫其文散曲隨其事皆

詆毀也嫫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嫫其文散曲隨其事皆

得其意師古曰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嫫其文散曲隨其事皆

開靡李善注開婉而柔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師古曰先謙曰藝文志

靡先謙曰官本開作開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師古曰先謙曰藝文志

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師古曰先謙曰藝文志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師古曰鉅鹿縣之里名父為里監門

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已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

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師

日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

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補注沈

欽韓曰據蘇林注則舊本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曰治

石邑丞晉灼所見乃誤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曰治

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也公卿表李光以元鳳六年為廷尉四年

先謙曰官本注張曼作師古是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

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曰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讀曰伯近世趙

王不終補注先謙曰趙王如意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大宗師古曰大



語實居有師工之誦注誦謂箴諫也師工之誦即為師工之誦也左傳二十八年傳德與人之誦亦謂與人之誦也今人見風上有之字輒疑其不訓為誦師古注本音風讀曰誦悲痛之辭也故者不可枚舉而此文獨無注則亦如字誤讀矣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向存者也臣聞烏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誦也則能受於汗濁人君之善御唯陛下除誹謗曰招切言補注何焯下亦當忍恥病也誦音垢諸儒生喜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墮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曰廢治獄補注曰廢除也謂除去治獄之弊政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錢之府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篇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

然則私府皇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廩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任臣曰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曰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麻數天文曰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年二百一十也至平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帝崩二百一十一年

上書所謂涉三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補注何焯曰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氏有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公取郤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問之曰賈山自下廟上孟康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遠不忘諫之曰德賈山自下廟上孟康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廟音摩屬也師古曰割音工來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廟字古作摩易繫辭云剛柔相摩京房曰摩相摩切

也沈欽韓曰風俗通皇霸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

虛受堂

畫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終

漢書五十一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寶嬰字王孫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嬰字 觀景帝語 孝文皇后從

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

故云父世也先謙案隱說言自其父以上世為觀津人 觀津

南居觀津明矣觀津屬清河後更屬信都耳在今冀州武邑縣東

先謙曰百官表舊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

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昆弟燕飲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干庸反補注 宋 太后驩

嬰引卮酒進上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曰得傳梁王 補注先謙曰史 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余按師古注例無何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補注先謙曰案胡注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也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之上自是帝之同姓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 補注先謙曰史

親富以類馬說為正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 補注先謙曰史

任 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已讓邪迺拜嬰

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補注先謙

書通用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補注先謙

東也侯覽傳注廡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補注先謙

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 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 補注

得遂制之 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補注 四年立栗

太子 師古曰栗栗之子敬曰栗太子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 曰嬰

為傳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謝病屏居藍田

南山下 師古曰屏隱也 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謝病屏居藍田

中射獵蓋藍田南山在常日為朝貴屏居游樂之所數月諸寶寶

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 補注先謙曰秦

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 師古曰擁抱也 補注

加慰自明揚主之過 師古曰祇適也 怨怒也 祇音支其字從衣

必整人此借夷為整 則妻子無類矣 師古曰言被誅 嬰然之乃起

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師古曰舍也 寶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曰

臣有愛相魏其者 師古曰愛猶借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太 魏其

沾沾自喜耳多易 師古曰沾沾言自整頓也 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或曰沾沾音顯 師古曰沾沾言自整頓也 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或曰沾沾音顯 師古曰沾沾言自整頓也 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或曰沾沾音顯 師古曰沾沾言自整頓也 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今俗言薄沾沾許更反易音七致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  
 作錢大昭曰沾即姑字說文姑小弱也一日女輕善走也一  
 日多技藝也言魏其自以為多技藝而輕薄自喜不勝丞相之任  
 先謙曰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  
 言其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  
 何奴傳願無喋喋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  
 張說自整頓病數月復起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  
 太子事謝病數月復起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沾  
 為多輕薄之行又難曰為相持重遂不用建侯衛綰為丞相  
 失之官本薄作易難曰為相持重遂不用建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補注先謙曰官本有蘇林曰蚡音鼠鼠音填是鼠鼠之一字  
 蚡反本係兩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傳王皇后父王仲  
 音疑此注誤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字據徐廣注亦不作郎官解  
 槐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字據徐廣注亦不作郎官解  
 為諸曹郎又漢初言郎不以曹稱疑此曹字說先謙曰集解徐  
 廣曰諸郎一云諸卿時人相號疑此曹字說先謙曰集解徐  
 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先謙案史記方盛上有後字則似實嬰七  
 字與上生長陵相屬為義王皇后生武帝方盛上有後字則似實  
 三公主嬰為大將軍在景帝四年豈有武帝方盛上有後字則似  
 之理且蚡以是時生至孝景末年甫及十餘歲何能以材辨稱漢  
 書刪後字以實嬰已為大將軍方盛為句連下為文是也疑史文  
 前漢五十二

失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  
 實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康成云姓所祭者之子孫言子  
 姓者子之為孫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云姓生也孫是子孫言  
 然則姓之為孫先孫也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云姓生也孫是子孫言  
 公族其親疏乃自為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三公言  
 先謙曰凌釋隆云乃自為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三公言  
 字案凌說非也王引之云古謂子姓此作如子姓於義雖通究是  
 姓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姓男子則否當依吳說及孝景晚節蚡  
 益貴幸師古曰晚節之子為姓男子則否當依吳說及孝景晚節蚡  
 諸書法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六篇雜家  
 記盤作樂集解引注者曰史記作案文志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六  
 王皇后賢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案文志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六  
 武帝初即位蚡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欲曰傾諸將相  
 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得進為帝畫計策也師

古曰填會丞相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補注于先  
 竹刃反會丞相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補注于先  
 傳藉福史記皆作藉福通志氏族略云籍氏出於伯氏晉大夫  
 林父為中行伯孫伯黶以王父字為伯氏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  
 或言晉文侯仇伯黶伯黶晉為三家所滅籍氏播遷於宋故春  
 秋有籍談漢有籍福籍福皆曰籍為氏此籍福當是籍福御覽三  
 百六十九人部引此文及通志九十二籍福當是籍福御覽三  
 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籍福  
 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魏其侯  
 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  
 日言其尊貴有讓賢名補注先謙曰史記蚡適微言太后風上師古  
 讀曰於是適曰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  
 喜善疾惡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  
 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能令曰毀去  
 矣補注先謙曰江南本能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穀趙綰為御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補注先謙曰索隱案推穀謂自卑下之如  
 前漢五十二

為之推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  
 注文下有索隱謂除關門之稅入字後人誤加案文帝十二年除  
 關無用傳景帝四年以七國新反復置諸關用傳出入至是復欲  
 除之服曰禮為服制師古曰謂表曰興太平舉諸寶宗室無行  
 者除其屬籍通論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曰故毀日至賢太后補注先  
 於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  
 前漢五十二

宮賈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補注先謙曰胡注漢長樂  
 東宮亦謂之東朝新垣迺罷逐趙綰王臧補注先謙曰太后居之  
 平事見文紀郊祀志迺罷逐趙綰王臧補注先謙曰太后居之  
 上下籍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曰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嬰蚡曰侯家居蚡雖不任職曰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師古曰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古

音胡孟反六年賣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上曰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未更各大夫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

侵生貴甚服皮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

傳注侵上聲短小也生貴甚索隱說是蓋蚡方幼時已為外戚尊

生貴甚也又曰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

年幼也蚡歷方久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

故云富於春秋也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

記作肺附者大材也補注先謙曰肺附史非痛折節曰禮屈之天

下不肅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

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

庫是後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

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召客飲

意遂不明先謙曰是後迺退謂後稍敘也師古曰自處尊位也

坐其兄益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師古曰自處尊

東鄉特坐亦言其自尊抗之意師古曰自處尊位也師古曰自處尊

石大鴻臚實等會坐殿門下師古曰自處尊位也師古曰自處尊

亂朝廷爵秩之位禮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惠於公門之

東鄉為上也沈欽韓曰北鄉史記作南鄉是也士昏禮贊見婦于

舅姑舅席於沈欽韓曰北鄉史記作南鄉是也士昏禮贊見婦于

也先謙曰北鄉為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於南面

說也王信後封益侯曰為漢相尊不可曰兄故私燒師古曰燒

由此滋驕師古曰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音甲

長作最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

音之欲反也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清日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云旃旗曲也師古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后益疏不用無效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儻同注先

唯灌夫獨否此蓋否作不後人不顧余謂不若作否先謙曰

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師古曰墨墨大昭曰嬰與默同

注默與表音容淵嘿亦以嘿為默說文默犬暫逐人也讀若墨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

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

屬太尉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

千人與父俱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

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

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

孟但舉其字不全也先謙曰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中此傳云張

得云張又名字漢法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

不存沈應麟也漢法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也

字本書習見宋說非父子俱師古曰灌夫也孟也師古曰灌夫也孟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晏

奮厲也補注先謙曰高紀注若及也一說若或也禮記文王世子

注先聖周公若孔子疏云若是不定之辭此言願取吳王頭若將

軍頭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

善及出壁門其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

日戲大將之旗也讀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

與慶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

也音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

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少瘳師古曰瘳差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將軍壯而義之恐

亡夫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官本數作破夫曰此名聞

天下頽陰侯言夫言之上也夫為郎中將師古曰頽陰侯言夫言

也先謙曰中郎郎中俱有三將史傳但稱中郎將郎中將劉氏見  
 史記作中郎將故有此說也西兩夷傳上以唐蒙為郎中將司馬  
 相如傳作中郎將往賓之與此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  
 同益轉寫積謫莫可究證矣

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  
 交輻湊而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  
 兵又勁疆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夫醉搏南師古曰搏  
 甫飲輕重不得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南師古曰搏  
 甫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  
 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  
 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鈞也鈞等也補注  
 先謙曰諸執謂諸勢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鈞也鈞等也補注  
 豪也史記作諸有勢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鈞也鈞等也補注  
 中故寵薦也補注先謙曰下輩謂輩行之下於我者年少及在己  
 左者皆是也故下云士以此多之下等之人何容寵薦顏說非  
 士亦曰此多之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  
 言許人必信之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也喜音許吏反前漢五十二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  
 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氏靈穎水濁灌  
 氏族師古曰深怨嫉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  
 以衰退不復往也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  
 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  
 近之根音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  
 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師古曰孟  
 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補注  
 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補注  
 史記排作批棄下之有字集解引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  
 批根賓客也棄下之有字集解引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  
 注異蘇注較此文為長索隱持彈案漢書本作押彈據此孟注彈  
 上脫一押字又引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押彈據此孟注  
 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根括音謂人坐平慕  
 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師古曰孟  
 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補注  
 文根格當如宋說正文及史記根並從木蓋借根為根今人輒欲  
 又失之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

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其游如父  
 補注先謙曰兩相援引藉重也為如字讀張顏說皆非過丞相粉  
 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粉  
 粉從容曰師古曰從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  
 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補注沈欽韓曰粉夫安敢  
 已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補注先謙曰索隱  
 也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補注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  
 旦也蚤古早字補注粉許諾夫曰語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  
 先謙曰蚤早借字粉許諾夫曰語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  
 多夜酒掃張具師古曰酒音灑至旦補注先謙曰至旦二字連上  
 且勢擾之甚也若作至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粉不來師古曰  
 且平明則文不成義矣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粉不來師古曰  
 讀日伺下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擇師古曰擇夫曰服請  
 侯司亦同師古曰不當忘也補注先謙迺駕自往迎粉粉特前戲許夫  
 不宜師古曰史記作夫以服請宜往迺駕自往迎粉粉特前戲許夫  
 師古曰殊無意往夫至門粉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特但也前漢五十二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粉悟謝曰補注先謙曰吾  
 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粉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粉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  
 也補注先謙曰屬音之欲反粉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  
 作夫從坐上語侵之嬰迺扶夫去謝粉粉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  
 粉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補注宋祁曰浙  
 史記作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則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師古曰  
 非此日卒飲去後即請也明浙本去字衍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可曰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粉師古曰  
 日設猶說也詐為好言也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粉聞  
 設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粉聞  
 嬰夫實怒不子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粉活之粉事魏其無所不  
 可補注先謙曰言魏其愛數頃田補注先謙曰史記愛且灌夫何  
 與也師古曰與讀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補注先謙曰史記  
 夫魏其疑此怒元光四年春為當是三年是也說見下粉言灌  
 字係怨字之誤

夫家在穎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金與語言補注先謙曰實客居開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之子康王嘉太后詔  
 處於中間和辭之蚡蚡取燕王女為夫人之子康王嘉太后詔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曰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補注先謙曰史記過上有丞  
 得字得過言得罪也若但云過則文不成義疑轉寫奪得字  
 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強與俱酒酣蚡起為壽補注王  
 集解如注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子案據下文夫行坐皆避席  
 酒至淮賢云長者為壽是為壽即大行酒也如說非夫行坐皆避席  
 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也如注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  
 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時坐客半夫行酒至蚡補注先謙曰  
 嬰故人其餘半則皆膝席不加敬嬰夫行酒至蚡補注先謙曰  
 不悅起行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舉之  
 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注曰言難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  
 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  
 其反補注劉劭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時蚡不肯不為盡  
 貴人也然當畢之先謙曰畢之史記作屬之九  
 也前漢五十二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補注周壽昌曰賢類陰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  
 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補注王先慎曰史記韋注咕囁附耳小  
 語聲也說文咕作講囁作講古通用先謙曰女曹兒史記但作女  
 兒以耳語乃女兒態也中加曹字則文不成義女曹兒當為女兒  
 曹頡訓為兒女輩則曹字當在下明矣御覽四百六十六人事部  
 引正作女兒曹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  
 此轉寫誤例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  
 未央宮在長樂西掖傳廣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為長樂  
 衛尉是廣衛西宮也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  
 而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注曰二人同號比辱今辱一人不當為數  
 廣那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補注王先慎  
 曰漢紀此下云李將軍夫曰今日斬頭穴何何知程李晉灼曰斬  
 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穴何何知程李晉灼曰斬  
 不止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  
 陷解解軍昭云言不避死亡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  
 久坐者皆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  
 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

為應夫出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應應夫出疑漢書此  
 不得出若夫出何云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補注先謙曰罪  
 益驕迺令騎雷夫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謝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騎亦曰  
 也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騎亦曰  
 謝夫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  
 也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騎亦曰  
 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請召宗室  
 因有太后詔而行之灌夫罵坐是輕詔命故為不敬也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文在詔二字下案蚡言召宗室有詔能陷夫以  
 不敬之罪顏注未及下文但言於大坐中罵詈為不敬是其疏  
 謬據此知注文當置也有詔補注先謙曰蚡劫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為不敬是擊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詔二字下案蚡言召宗室有詔能陷夫以  
 其前事師古曰官本注文在詔二字下案蚡言召宗室有詔能陷夫以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魏其侯大媿夫  
 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注曰為資使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  
前漢五十二  
 為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禮記表記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注資謀也言為夫謀使賓客請於蚡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  
 罪丞相與太后家廷師古曰相廷也廷音恒補注錢寧可救那  
 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  
 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  
 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  
 日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嬰東朝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魏  
 與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其之東朝之往也之字似  
 不可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  
 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補注先謙曰官本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優人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誅而心諂叩視天倪盡地張晏曰視

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  
 文彬曰案視天畫地辟兩宮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語意一  
 貫張於下文云幸有反者當為將立辟兩宮問與帝吉凶之期  
 大功此乃云欲作反事自相矛盾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  
 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辟兩宮問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即  
 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師古  
 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  
 謙曰官本是上有為字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  
 軍何補注宋祁曰荷字當從本何可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引誅也官本極作杯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  
 轅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轅音凌轅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引范無字語云尾大不掉未大必折又云一雁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安國云所謂者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蓋當時之成語也先謙曰正義據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前漢五十二

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補注宋  
 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等更有前後也先謙曰宋  
 說非也一時之言亦分前後史記亦作後不堅對浙本作復形  
 近誤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蹠小之貌也張  
 非也駕車不以化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補注沈欽韓曰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遷先謙  
 曰正義引應注者作馬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  
 是官本注說下無也字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  
 后補注先謙曰帝於太后循孝道有子婿禮莊子宰人上食王三  
 環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藉師古曰藉師古曰藉師古曰藉師古曰藉師古曰藉  
 史記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補注李  
 作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補注李  
 慈銘曰一此特帝在即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說也是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子盼太后同母弟故

言俱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  
 外家召南日史記作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外家召南日史記作石  
 補注齊召南日史記作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外家召南日史記作石  
 上分別言兩人外家召南日史記作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外家召南  
 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也師古曰即  
 玉海百七十宮室部後漢兩魏皆有止車門而不及前漢蓋疏漏  
 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三也師古曰  
 孺其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  
 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虔是也補注何焯曰安國  
 行五百金於盼得進故盼責其不專助也李慈銘曰注版授為振  
 援之誤集解引作振援先謙曰謂無官位振援謂共治一老秃翁  
 嬰年老頭秃故云秃翁史記作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  
 亦用安國良久謂盼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喜謂共治一老  
 謙曰言盼何用多怒為也集解引蘇林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  
 何不不自解釋為喜樂邪得此文意頗說非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  
 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師古曰歸師古曰歸師古曰歸師古曰歸師古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猶重也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必魏其言  
 自殺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  
 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當作辭同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  
 前漢五十二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盼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  
 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律  
 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  
 欺誤二字似不可省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  
 家故繫宗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曰便宜論上論說其  
 正屬官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  
 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莫也補注先謙曰昆弟  
 大行無遺詔如帝日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  
 正義天子崩日大行漢書詔書獨滅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  
 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一唐故事書舍人掌詔詔皆寫兩  
 本一為底一為宣崇文總目有宣底八卷案沈括筆談唐書密  
 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  
 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况大行遺詔  
 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迺劫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師古  
 謂有無副而助成其罪也迺劫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師古  
 孫曰案漢書凡言坐燒詔罪者皆有害不善之分史記亦有之武

功臣表侯王侯生使相泉制害富死如酒曰律燒詔大  
害要斬有矯詔害侯表宜春侯衛仇坐燒制不害  
免文蓋未考漢律也沈欽韓曰唐許僞律諸書及增減者  
不若唐律但分已未施行也李慈銘曰案此通尚書劫也五年十  
月悉論灌夫支屬補注先漢書曰李慈銘曰案此通尚書劫也五年十  
相劫案五年者誤也後人所改前三年之為四年亦後人治史記之  
誤改之若紀傳本元不誤也嬰其久酒聞有劫即陽病非不食  
欲死師古曰患風疾也音肥補注李慈銘曰案史記作良久乃附  
先謙曰官本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  
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飛揚誹謗之故曰十二月晦論棄市  
渭城考吳云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韓臣多是贊嬰上  
亦不復窮問兩能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  
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固名耳又徐廣疑十二月為二月案  
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

何必改為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諄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  
二月也呼及小兒啼呼為呼蚡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  
諄古呼字也若謂蚡為諄服則諄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補注  
大昕曰東方朔傳上令借藍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嬰都展曰嬰  
音瓜灼之灼呼嬰即諄服也古音服如句轉為嬰說文嬰大呼  
自冤也嬰正字服通字灼假借字先謙曰上使視鬼者瞻之先謙  
官本注小兒啼下無呼字若字上無也字上使視鬼者瞻之先謙  
日史記作使巫視鬼也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  
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曰集解徐  
廣曰建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元二年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孫即公車晏駕補注先謙曰官非大王立尚誰立哉王尚不得立  
當誰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  
立也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潁川陳留二  
屬梁國也後漢風俗傳成安縣今名利望亭先徙徙睢陽嘗受  
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地史記成作賦通借字

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補注先謙  
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  
力戰安國持重呂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王呂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借殺也天  
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賣王所為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帝曰大長公主曰何梁王為人子之  
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先謙曰省視也補注夫前日吳  
楚齊趙七國反自關曰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也唯梁最親為  
限難七國自東向西梁限止其間與之為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師古曰中謂中也一說謂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  
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之補注先謙曰六人安國張羽及汲黯傳吳  
楚曰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曰小苛禮賣望梁

王師古曰苛細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王父兄皆帝王而所  
見者大尊注周壽昌曰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故出稱趕入言警  
稱舊入言趕者互舉之耳補注先謙曰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出  
車旗皆帝所賜補注先謙曰天子旌旗即曰嫪鄒小縣服也晉灼曰  
嫪音坡嫪之嫪鄒曰嫪好也自以車服之好嫪邊鄒之邑也師  
古曰服說音音是也鄒小縣言在外鄒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夸托之托作好又托好之嫪邊鄒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  
記正文作托托作好又托好之嫪邊鄒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  
誇之徒索隱漢書作嫪音火亞反新音塞孟反一作新案案音七辨西  
施之徒索隱漢書作嫪音火亞反新音塞孟反一作新案案音七辨西  
為佗佗字與佗同本音司馬相如傳通佗烏有先生佗亦夸也說文  
佗乃佗之正文佗又假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  
字耳新訓疑其義不通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  
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  
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  
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冠南本無而字兄弟不

能相教適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更由此顯結於漢師古曰漢音南  
 一句讀史記云名由此顯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漢音南  
 結於漢意亦遂不同師古曰漢音南  
 當世曰案蒙字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  
 然即溺之師古曰溺音日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師古曰徒音徒田甲亡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甲音甲內祖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師古曰治音治當也今人猶云對治治者丈吏反一曰不足  
 三字此不如本文先謙曰一說是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  
 也素隱取之官本注無治也也字  
 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音說欲請為內史賢太后所師古曰賢音賢  
 之也史記作賢太乃詔王曰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  
 故吳相爰盎師古曰爰音爰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  
 謀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音必官本  
 漢使十輩至梁相曰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音索月餘弗得安  
 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解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親音親  
 日孰與猶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  
 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  
 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音適曰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廢音廢  
 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師古曰憂音憂用宮垣事卒自殺中  
 尉府垣微自殺也師古曰尉音尉何則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安音安今大王列在

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音誅也音成補注宋祁師古曰浮音浮  
 師古曰樓曲天子曰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  
 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音釋安國力也師古曰力音力  
 釋傳不言者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共音共  
 史文互見耳安國為御史大夫安國為御史大夫安國為御史大夫  
 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  
 曰五百金遺蚡師古曰蚡音蚡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一窮蚡言安國太后  
 上素聞安國賢即召曰為北地都尉師古曰尉音尉蚡言安國太后  
 都尉治塞遷為大司農師古曰農音農表建元三年閩東越相攻造安國大行  
 外渾懷障遷為大司農師古曰農音農表建元三年閩東越相攻造安國大行  
 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師古曰相音相  
 曰建元六年也閩東越相攻造安國大行師古曰相音相  
 傳乃閩越攻南越漢擊閩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師古曰相音相  
 志九十八韓安國傳閩下有越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上下其議師古曰議音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  
 而戰即兵不獲利師古曰利音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音負  
 特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上  
 古弗屬師古曰屬音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自上古不  
 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師古曰屬音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自上古不  
 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師古曰人音人史記主父偃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  
 人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音罷虜已全制其敵執必危  
 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師古曰許音許  
 先謙曰史記有則元光元年五年字據下召雁門馬邑豪彘師古曰彘音彘  
 問公卿語與武紀同在元光二年史記誤雁門馬邑豪彘師古曰彘音彘  
 猶帥也補注周壽昌曰彘音彘初未稱其為帥也先謙曰馬邑今朔平  
 州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已配單于幣帛文錦

補注先謙曰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

甚閱之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補注宋

本後字上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

有王字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

服度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北有疆胡之敵

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子內述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謂作北義直不須為背子內述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曰時倉廩常實師古曰何奴不輕侵也今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

天下同任如清曰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

當從浙本作任人義轉粟輓輸為之備師古曰輓引然匈奴侵

盜不已者無它曰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臣竊曰為擊之便御

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壺高

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服也投積其案若營壘也補

獨以示開服其高如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師古曰言

城亦不得言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師古曰言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

人心而寬大不己私怒傷天下之功補注宋祁曰漸本功作公

其度量也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傷天

一作己之私怒也案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公義善謀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舉書治要引此

已誤新序善謀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舉書治要引此

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師古曰漸本功作公

劉敬奉金千斤曰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帝又嘗壹擁天

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銘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銘名補注錢

後漢改屬雁門沈欽韓曰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

山下謂之常銘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水又南入滹沱

或謂之常銘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銘水合注滹沱即

足曰為效矣臣竊曰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

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所曰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曰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

中國樁車相望師古曰樁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樁送致其仁人

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

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師古曰沈欽韓曰商子更法篇杜擘是曰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

師古曰與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曰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

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

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畜牧為業弧弓射獵

師古曰以木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織曰支胡之常事師古曰胡以戰鬪為常事邊郡兵與則當

也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

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雍地方三百里知時

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隴西北地

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曰河為竟師古曰竟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師古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漢隄然後敢牧馬

師古曰隄夫匈奴獨可曰威服不可曰仁畜也今曰中國之盛萬

倍之資遺百分之一曰攻匈奴譬猶曰強弩射且潰之癰也補注

師古曰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若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

師古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師古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師古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師古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師古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師古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曰飽待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勞師古曰  
 也故接兵履屐伐國墮城師古曰則敗其屐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師古曰  
 音火規反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  
 訓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先謙曰史記云彊  
 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先謙曰史記云彊  
 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 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曰為功師古曰從行則迫脅衝行  
 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衝猶衝也補注王文彬曰軍無費則  
 疾則糧乏補注先謙曰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  
 食兵法曰遣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入令意者有它繆巧可  
 曰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師古曰言清水明鏡不可曰  
 形逃師古曰言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師古曰方道也補注先  
 美惡皆見 諫曰不為浮詞所奪也今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  
 選果騎壯士陰伏而處曰為之備審遮險阻曰為其戒補注先謙  
 謂也 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自全必取補注齊召南曰安國與王恢論馬 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為間師古曰音居莫反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曰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曰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曰馬邑長吏已  
 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雁門補注  
 平府左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

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  
 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音直用 於是單于入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輜重也補注南本無也字 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曰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祇音支 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尉  
 當恢逗橈當斬師古曰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消曰軍法行而逗音  
 要儒者要斬師古曰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消曰軍法行而逗音  
 又音住補注宋祁曰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消曰軍法行而逗音  
 文曲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蘇林曰逗音豆如消曰軍法行而逗音  
 也而輜重兵故曰逗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入令意者有它繆巧可  
 也也檢曲也二字各為一義不得以逗檢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  
 通故服云逗音企以企逗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  
 則不謂為逗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誤作逗故誤訓為逗 恢行千  
 番師古不知逗為逗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 恢行千  
 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  
 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紛紛言告上上曰首為  
 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  
 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曰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  
 流俗乃知心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古是說文從下云從上案  
 下也从戶又持火以射申縮也慰下云安也从心尉聲尉取突帖  
 則慰為正字尉乃借字耳願說非 今不誅恢無曰謝天下於是  
 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略知足曰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  
 取可止則止補注先謙曰明於趨避而出於忠厚補注李慈銘曰  
 所言所行當世俗意也當音丁浪反而出於忠厚補注李慈銘曰  
 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似非不特文法未合安國為人尚為  
 長者不得謂無忠厚之行似非不特文法未合安國為人尚為  
 貢利然能舉廉士四語相對為文史記贊云魏韓長孺之義貪者  
 空遂之深中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足證索隱之謬貪者

財利師古曰者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

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遂臧固為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王念孫曰索隱上音

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蓋遂也臧固也

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也古他字壺遂

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於

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也對明也對明也

漢書者不以至它為人名徒以邳讀入聲至邳聲耳不知至

字古讀若質聲與邳同古字亦相通邳讀入聲至邳聲耳不知至

士亦曰此稱慕之唯天子曰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

人二字先謙曰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言不獨士稱慕之

也語意正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與此語意正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

車蹇如涪曰為天子尊引而重車蹇也補注宋祁曰古本引字

與大駕公卿奉引案引前導也先謙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

日史記作奉引官本注尊作導是

蹇甚迺更曰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數月瘳復為

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補注宋祁曰

衛青傳先謙曰龍城即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

材官將軍屯漁陽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匈奴傳青等破龍城在元

西殺太守入漁陽安國為所敗在次年秋未審遂沿其說耳捕

生口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生虜是也生虜即虜之生口言匈奴

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備治田也音請且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匈奴傳元

未入上谷二年乃入上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

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匈奴圍安國

與此微異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

入東方補注先謙曰欲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

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新幸壯

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蓋得罷歸以微

謙曰注微幸官本作為幸案幸莫也此種狀即微幸也

幸之義師古曰蓋得罷歸以微幸也迺益東徙意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壺遂與太史遷等

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

非十過篇知伯之為人深中篤行君子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

深中為篤行矣先謙曰深中篤行史記贊作深中厚上方倚欲

曰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補注宋祁曰

云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躬躬君子也

贊曰寶嬰田蚡皆曰外戚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貴在日月之際其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魏其也而各名顯

補注王念孫曰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

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實田

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

文竝位卿相乃總承實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為名之誤衍而

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竝位卿相

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蚡負責而驕溢

師古曰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曰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擊而

願墜李奇曰擊極也補注王先謙曰見器謂上欲用為相也書西

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釋擊至也疏擊至同音故擊為至也史記

其擊猶言及其至謂安國將至相也李說微隔陵夷曰憂死師

口陵夷即陵選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

也言漸卑替也師古曰言自己

摩師古曰言自己摩為之非由命也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闕 師古曰闕音烏葛反 程姬生魯共王餘 師古

曰共讀曰恭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易音改 易曰易 膠西于王端 師古

曰于遠也 言其所行不善 遠乖道 故以爲 諡 膠西于王端 師古

文王世子注云于讀爲迂 迂猶廣也 大也 李慈銘曰于迂古通用

故顏以遠字訓之 先謙曰史表索隱云諡法能優其 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

河間獻王德曰孝景前二年立 師古曰五宗世家文帝大節略自此

以下云云並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其是也

漢書所補也 從人得善書 從民得善書 必爲好寫與之 留其真 師古曰留其真也

益妄加之耳 從民得善書 必爲好寫與之 留其真 師古曰留其真也

金帛賜曰招之 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師古曰不遠千里

與山同補注 宋祁曰加字新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

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先謙曰宋

說不可解御覽百五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曰奏獻王者 師古曰

十引亦作加金帛賜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曰奏獻王者 師古曰

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 師古

無實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

用耳 故稱先秦猶言前朝耳 秦代焚書以前 周官尚書禮記 師古

漢先故稱先秦猶言前朝耳 秦代焚書以前 周官尚書禮記 師古

者禮記也 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補注齊召南曰禮經即儀禮

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 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

戴記在後故 孟子老子之屬 師古曰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

子之徒所論 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 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師古曰齊召南曰按儒林傳毛公治詩 師古

於學 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曰造次謂所當居處其

也 被音皮 義反 造音干 到反 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居處其

也 被音皮 義反 造音干 到反 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居處其

行止也 皆有所行 義尚微 隔造當訓行 次當訓止 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

行止也 皆有所行 義尚微 隔造當訓行 次當訓止 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

平列也 後儒訓造次爲急 遠 山東諸儒者從而游 師古曰

荷且之 後儒訓造次爲急 遠 山東諸儒者從而游 師古曰

多從之 游者字誤 武帝時 獻王來朝 獻雅樂 對三雍宮 師古

志有獻 王對上下三雍宮 三篇先謙曰案胡注云謂對三雍宮之

制度非 召對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師古曰中 文約指明 師古曰約少也 指謂義之所趨 若人曰手指

文廣雅並云 指意也 書中多誤爲指 先 立二十六年 薨中尉常麗

曰聞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治直治理也 溫仁恭儉 篤敬愛下 明知深察 惠于鰥寡 大行令奏

諡法曰 聰明睿知曰獻 師古曰 獻深也 通也 補注宜諡曰 獻王 師古

日案集解 引漢名臣奏 杜業奏曰 河間獻王 經術通明 積德累行

天下 雄俊 眾儒 皆歸之 孝武帝 時 獻王 朝 被 服 造 次 必 於 七 義 問

文王 百里 王 其 勉 之 王 知 其 意 歸 之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諡之 詞 褒 崇 若 此 知 業 語 爲 無 稽 後 即 葬 案 史 表 武 帝 元 光 五 年 策

獻王 來 朝 即 王 之 二 十 六 年 也 歸 後 即 葬 案 史 表 武 帝 元 光 五 年 策

共王 不 害 嗣 四 年 薨 師古曰 不 害 表 作 不 子 剛 王 堪 嗣 十 二

年 薨 師古曰 不 害 表 作 不 子 剛 王 堪 嗣 十 二

史表 世家 同 十七年 薨 師古曰 不 害 表 作 不 子 剛 王 堪 嗣 十 二

本表 作 表 誤 子 孝 王 慶 嗣 四 十 三 年 薨 師古曰 不 害 表 作 不 子 剛 王 堪 嗣 十 二

是 孝 王 日 三 年 薨 正 子 元 嗣 元 取 故 廣 陵 厲 王 厲 王 太 子 及 中 山

四 十 三 年 此 是 表 誤 子 元 嗣 元 取 故 廣 陵 厲 王 厲 王 太 子 及 中 山

懷 王 故 姬 廉 等 曰 爲 姬 甘 露 中 冀 州 刺 史 傲 奏 元 事 師古曰 不 害 表 作 不 子 剛 王 堪 嗣 十 二

下 廷 尉 逮 召 廉 等 元 迫 脅 凡 七 人 令 自 殺 有 司 奏 請 誅 元 有 詔 削

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貴補注何焯曰少史即少使外雷

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

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補注

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立十七年先謙曰表亦作十七年姚

宋補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本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清曰漢

庫官兵之所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

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

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補注先謙曰史記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

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

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四年表繫中三年此及本表作三年案坐侵廟壩

地為宮師古曰壩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遺傳壩補注上徵榮

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壩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遺傳壩補注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好遠游而死於道因以為神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壩也風俗通云

信王恐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記景紀云即死中葬藍田燕數萬衛

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亾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

被廢後乃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補注先謙曰前云魯共王餘此及下文恭當呂孝景前

二年立為淮陽王補注先謙曰景紀前三年吳楚反破後呂孝景

前三年徙王魯補注先謙曰據好治宮室苑囿狗馬補注沈欽韓

魯恭王好開雞鳴及鷲雁養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不喜辭師古

雀鳴鵲傳殺一年費二千石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

有辯字文意較明官本注無音字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

文難也二十八薨補注先謙曰表同史表世家並作二十六年

此誤是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與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未

貧也補注錢大昭曰易蒙初六曰往吝說文兩引之一曰吝

雅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于頃

補注先謙曰子文王駿嗣補注宋祁曰十八

年薨補注先謙曰亾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郢

鄉侯閔為王師古曰郢音魚無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音

是也閔為駿弟則為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

立元弟上郡庫令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

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云莽位既廢王莽王初好治宮室

日文選王延壽魯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

營壤孔子舊宅曰廣其官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

中得古文經傳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得古文尚書及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呂軍功賜天子旗補注

日御覽百五十引旗上有旌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

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

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

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

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

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



歲至生又無職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案得兵器璽殺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師古曰二千石郡守也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變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殊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師古曰六年云建立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師古曰建

新都侯王莽秉政與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年日肝音許于反胎音怡補注先謙曰王子侯表盱侯表之江都王庶孫胎侯子紹封則宮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子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整又陰痿師古曰整古辰字恨辰也按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一近婦人病數月有字言其上有賊盤二字書下無而字限作限

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師古曰數音所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甚甚師古

益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一為大半遂為無警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警警也省視也言故為此類失之沈欽韓曰齊語齊國之省不藉顧也言

非功也而人知數矣注警相也功相功也也禮記少儀不警相

注警也而人知數矣注警相也功相功也也禮記少儀不警相

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官國師古曰

藥般之所曰設詐究變師古曰張足曰距諫師古曰距借

之古本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膠西小國師古曰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師古曰見董仲舒傳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諷曰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曰中人師古曰諷諷道也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單衣王念孫曰案帛布富從史因誤為帛帛亦單衣也師古曰單衣則不衣布帛則不衣帛

日卑布衣蓋隸役所服故下云行迎除舍師古曰除二千石舍則除舍非連文明矣言自行迎之也師古曰

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亂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曰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師古曰

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曰罪去大者死小者刑曰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師古曰推會者推會者推會者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禮

作巨衣反好為吏上書願國中盜賊師古曰常夜從走卒行

微邯鄲中師古曰微邯鄲中師古曰微邯鄲中師古曰

呂彭祖險陂莫敢雷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各  
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補注先謙曰  
充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椎殺入而埋之故曰  
音類妙反其字從刀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椎埋即掘冢也新莽  
者謂之埋師古注非沈欽韓云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  
尖冢有欲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是椎埋為發  
冢之徵矣淮南人開訓掘藏之家必有殃高注謂發冢得伏藏即  
推埋也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  
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彭祖曰彭祖曰從音繼贖丹罪上不  
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求復  
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淳姬者甚  
愛之生一男號淳子彭祖曰征和元年薨補注先謙曰據表彭祖  
年頃王昌嗣是彭祖以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淳姬兄為漢宦者上  
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  
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  
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  
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曰親  
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府補注先謙曰在  
要征和二年為平干國是為頃王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頃王下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元王繆王元嗣二十五年  
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補注先謙曰元王繆王元嗣二十五年  
元前曰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  
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  
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  
宜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十一年楚滅蔡傳文白處通與滅蔡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曰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罷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補注  
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師古曰  
自曰骨肉至親先帝所已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  
曰錯雜也言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  
其地相交難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  
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難知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曰  
侵冤補注先謙曰請侯王多自為見侵陵冤屈也本書凡言自  
干定國傳民自以不冤自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  
以為不冤也此類甚多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曰案濟川以是年廢  
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曰案濟川以是年廢天子置酒  
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補注先謙曰或謂此對疑亦文  
魯恭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臣聞悲者不可為案  
山王為賦云云恭王大悅則勝固優於文者臣聞悲者不可為案  
歎也歎歎歎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故  
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師古曰燕太子丹遣  
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  
日低謂俯首補注先謙曰御覽百五十一引此作泣而不食雍門子  
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  
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澗曰雍門子善鼓琴見孟嘗君死無言  
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  
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謂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說也蘇失之矣  
說見短氣說說於音鳥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如  
子勸王建無入秦蘇說當亦有據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  
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矣反眇音妙幼眇  
漂山應劭曰漂音吹也師古曰漂動也應劭曰音許句反又聚蠶成繭  
師古曰蠶古音浮也音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檮杌師古曰檮杌  
韓曰韓非內儲上龐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秦策莊語王稽曰三人成虎十夫採推先謙曰執固執也  
謂執言有虎喻人口多是曰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  
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補注劉敬曰  
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世曰  
按表王漢以夷王弟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  
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錢大昕曰羅顯云按表廣漢至王莽  
時猶在安得漢表云無後此廣德王倫自以廣川系絕故封之  
於川惠王倫可見非中德也中山子孫倫者二十餘人不應取  
則此倫絕之廣川明矣大昕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  
人也先謙曰倫實廣德王奉惠王後王子侯表襄隗侯聖下可證  
此文誤錢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補注沈欽韓曰釋名以丹注而曰此本天子  
此丹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說文姓婦  
人汚見也漢律見婢變不得侍祠周壽昌曰婦人月事不進御令  
唐時尚如此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  
補注先謙曰張說非也上文明云已乃發非程姬已之謬幸唐姬  
發席命名之意蓋因一索而得義取發祥特用志喜遂開後漢二

百年之詐九 呂孝景前二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日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壽歌舞定王但張褒小舉  
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聞小地狹不足同廣帝乃曰武  
陵季陵柱陽益焉補注王先慎曰通志定王墓在長沙東門外及  
其母唐姬墓各高三丈其間相去三丈又引明統志云定王墓  
在府城東南定王發築臺於此以望母唐姬墓方與勝覽俗傳定  
王載米擗長安土築臺述異記定王故宮有墓園真定王故園也  
先謙曰史表景帝後二年不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  
薨補注先謙曰表二王薨年與此同史記傳表則定王二十  
十七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  
耐鮑嗣 耐鮑嗣 耐鮑嗣 耐鮑嗣 耐鮑嗣 耐鮑嗣 耐鮑嗣 耐鮑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刺王建德嗣  
般二人又曰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呂乘市罪削八縣罷中尉  
官師古曰其官 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王旦嗣  
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補注先謙曰表元四復立旦弟宗  
是為孝王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元三年薨正三年表是此誤子德

人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云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  
服文有  
廣川惠王越呂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十三年表  
元五年嗣是惠王以四年薨正十二 子繆王齊嗣師古曰法曰  
年史記表傳並作十二年三字誤 四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四  
四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十四年表作四十五年據表王去征  
初齊有幸臣乘距補注先謙曰已而有罪欲誅距距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後齊數告言漢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解其在食貨志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補注錢  
大昭曰案王子侯表西熊侯明廣川惠王之子也當是繆王齊之  
弟傳作 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 有司案驗不如王言  
先謙曰官本無有司二字引宋 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有司二字引宋 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

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呂惠王  
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  
日受疑當作投下文云事師受易言 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事師則可云受易師但可云授易也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士也事見淮南子非刺卿也補注錢大昭曰後代之有門神蓋  
於此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說秦王成刺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刺  
一作羌羌慶字同方言大袴謂之倒頓按此即後 去好之作七尺  
世之袴裙也先謙曰注謂之倒頓按此即後 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劍被服皆效焉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  
疾字 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醫疾姬陽成昭信侍視  
甚謹師古曰陽成姓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夏中刀師古曰夏  
問狀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曰鐵鉞鉞之師古曰  
也鉞音之林反補注先謙曰昭服乃會諸姬去曰劍自擊地餘令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呂惠王  
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  
日受疑當作投下文云事師受易言 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事師則可云受易師但可云授易也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士也事見淮南子非刺卿也補注錢大昭曰後代之有門神蓋  
於此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說秦王成刺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刺  
一作羌羌慶字同方言大袴謂之倒頓按此即後 去好之作七尺  
世之袴裙也先謙曰注謂之倒頓按此即後 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劍被服皆效焉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  
疾字 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醫疾姬陽成昭信侍視  
甚謹師古曰陽成姓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夏中刀師古曰夏  
問狀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曰鐵鉞鉞之師古曰  
也鉞音之林反補注先謙曰昭服乃會諸姬去曰劍自擊地餘令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夢見昭平等曰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命

反獨可燻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補注錢大昭曰

監本闕本皆作衣服王文彬曰爾雅宮中街謂之壺疏引王肅曰

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耳史記范雎傳范雎得見於離宮伴

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是永巷之名秦已有之後代遂沿其制先

謙曰據下文昭信言修成主諸姬淫亂難禁改使大婢主永巷是

永巷二字不誤後人妄改衣服耳李鼎祚周易集解爲闕寺引宋

衷注闕人主門寺人主巷是宮中之巷必有主之者永巷蓋諸姬

往來之道明貞夫人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補注先謙曰後

猶待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遺之也音工

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亨

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褐傅粉其傍師古

也袒音但褐音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曰

故益不愛望卿補注先謙曰何益漸也疑望卿有姦漸不

益解言胡虜漸解也蘇武傳武益愈言武漸愈後與昭信等飲諸

也本傳去益大願注謂年漸長大也得其義矣孟康曰嫫音匹昭反師

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嫫已忽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

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文作呼舅爲鍾引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先謙案呼舅姑

爲鍾亦非官本章聲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

作尊聲是也補注先謙曰屈音其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

行周流自生患補注先謙曰入南戶諒非望今誰怨也言昔被愛

龍信非所望今見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

罪責無所怨也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補注先謙曰

也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廝其

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補注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

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也杙音

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般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今欲靡爛望

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與去共支解置大鏡中取桃灰毒藥

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其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

去刺方領師古曰方領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管

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管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

鈔灌其口中愛死支解曰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般之凡

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

逆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

舍門無令出師古曰放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

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騎卒承

巷則曰永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簷於后補注先謙曰方言戶給

巷僕射之文選明遠樂府注引易鄭注齊魯之閒非大置酒

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簷是簷倫古通也或亦作闕前漢五十三

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心重結意不

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再師古

積猶言蹉跎也補注先謙曰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擊鼓爲節曰教諸姬歌

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補

先謙曰昭信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

兄女名初也師古曰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內

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內

史請曰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般師父子不發覺後

去數置酒令倡伴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曰爲樂相彊劾繫倡

關入殿門師古曰奏狀事下攻案補注先謙曰天子倡辭本爲

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著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般

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

下求其死亦同補注先謙曰都死之即屍字省文說文屍終主

从尸从死今作尸非也師古曰史記魯世家以其死與之與此同注求其

死其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師古曰得者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補注周壽昌曰以廣  
中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東強縣東鉅鹿即今順德府平  
鄉縣治相距甚近凡遺官治獄曰詔獄謂奉詔治獄也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

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者皆曰為去  
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刺人距師之誅殺其父子凡  
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補注先謙曰謂聖  
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惟聖  
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顯戮曰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  
子徙上庸補注先謙曰去妻即昭信下云昭  
信棄市不得與去俱徙明妻字衍奏可與湯沐邑百戶  
去道自般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

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  
陽嗣補注先謙曰海  
陽表作汝陽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  
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

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般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始二年計五十三年此誤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瘡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矣反瘡音愈補注先謙曰表云靜  
王檢以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按王子侯表襄隄  
侯聖廣川繆王子地節四年免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  
王曾孫為廣德王以上中山靖王傳證之作倫者是瘡檢皆誤也  
聖孫戴王從子諸侯王表誤 奉惠王後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  
赤以居攝元年 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子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鐵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  
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鐵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兵戰守備  
作樓集解引應注非兵車義也鐵當為鐵說見衡山傳

先謙曰諸戰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  
守之具也周壽昌曰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濞舒傳行論無出 寄於上  
者出亦作脫解後王未被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 寄於上  
最親 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  
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  
淮南反謀不  
以聞而私作兵  
器為有過也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  
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  
以四年薨正十四年表是此 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誤史記表傳並作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  
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五月立  
立至始元三年得三十八年子夷王 子夷王祿嗣十年薨補注先  
祿以始元四年嗣然則武紀誤也前漢五十三 六  
作十四年薨據繆王本始元年嗣是夷 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  
王以元平元年薨正二十年此是表誤 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三年據頃王甘露四年 子頃王光嗣二十  
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子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  
史記云地入  
於漢為  
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子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三十三年表作三十二年據史  
表薨於元鼎三年正三十二年表是此誤子勃嗣

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  
音他活反其字從木悅母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補注先謙曰  
內謂姬妾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曰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  
妒也媚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營藥又不宿

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曰稅為子數師古曰雅  
索也數音

先謙曰諸戰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  
守之具也周壽昌曰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濞舒傳行論無出 寄於上  
者出亦作脫解後王未被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 寄於上  
最親 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  
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  
淮南反謀不  
以聞而私作兵  
器為有過也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  
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  
以四年薨正十四年表是此 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誤史記表傳並作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  
時絕

所具反補注蘇與曰言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

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

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滿日出太

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築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入獄

視囚天子道大行騫驗問師古曰建捕之補注逮諸證者師古曰官本之作也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補注先謙曰

所疑罪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補注

先謙曰言脩平日妒媚不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

徒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

親補注先謙曰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

日適音嫡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

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補注先謙曰案表勃廢平商封莖

頃王平立一十五年薨師古曰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

由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據安王建昭元年嗣是孝王

計三十三年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六年表

表傳並誤至陽朔二年正十六年表是此誤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

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

年作十一年引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

先謙案十年表作十五年案哀王太初二年嗣是思王元年薨自

元鼎三年薨則葬至太初元年計十一年表傳並誤史記作十

一年卒是也哀王一年薨不當作十一年史記云商以元鼎四年

立又誤也史表亦以元鼎四年為商元年以太初二年為哀王元

年則商止十年與傳十一年卒之文自相違戾且哀王止一年薨

史表於太初三四年兩年書哀王二年卒之文自相違戾且哀王止一年薨

立十一年卒果兩卒年已在史公身後何由知而書之乎史表講

誤不可悉舉讀者以其無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

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二年表作二十年據表勃

王元鳳元年立是戴王以始元六年薨自太初三年有遺腹子煖

嗣至始元六年正二十二年此是表誤浙本亦誤也補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補注相內史不日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

內史罪立煖是為勸王師古曰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

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不可

得已師古曰已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晉敬仲

凶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補注

日人當作民蓋避唐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閒

諱改凡民謂細民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閒

獻王近之矣

最十二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瓊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 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隴西郡 漢初隴西郡至

天水下而此傳曰 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補

先謙曰史紀此下有 廣世世受射 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

引注受上有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師古曰在 而廣曰良家

子從軍擊胡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 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 師古曰官為郎常侍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 補注先謙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先

謙案百官表無武騎常侍秩八百石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先

如傳相如亦為武騎常侍 師古曰蓋文景時置此官後省司馬相

字不可少師古望文立訓耳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

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 師古曰

之將主騎郎補注先謙曰百官志郎有車戶騎三將秩皆 吳楚反

比千石史記云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師古曰

時為騎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 顯名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曰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為上谷太

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 師古曰昆邪中國人

也昆音下溫反補注錢大昕曰師古平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

能數與虜勇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 勇謂能勝敵也 勇音角 補注

引通俗文物堅韌謂之勇 無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

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侵引宋祁曰侵上郡 上使中貴人從廣

監本改侵作入案史記作匈奴大入上郡 與服志云 廣幸非

密近使聽察天下 謂之中貴人使者 崔浩云 在中而貴幸非

德望故云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張晏曰放從遊

中貴也 讀作縱此說非也 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而行而忽遇敵也

從音才用反補注王念孫曰賦以從為隨從非也 既在大軍前則

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 師古曰騎亦非

云將數十騎從也 張讀從為放縱是也 而云放縱遊獵亦非 今案

從謂騎兵之縱謂擊之也 史記作中貴人將數十騎從 徐廣曰

紀高祖與項羽決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漢兵約單于

人馬邑而縱朝鮮傳率遼東兵先縱並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先謙曰官本張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 師古曰走 廣曰是必射鵠者也 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

也一名鵠黑也音奏 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師古曰疾 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若鳥翼之為 而廣身自射彼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 已縛之上山 補注

昌曰史記作上馬是若廣先 望匈奴數千騎 師古曰下有有字不可

省 見廣曰為誘騎驚上山陳 師古曰為陳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曰我為大軍之誘 師古曰誘即上所云誘之誤 例不我擊 師

古曰不我擊不 廣令曰前 師古曰前 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曰我為走今解鞍曰示不去 師古曰示 去當為走字之誤也

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 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

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牢

先謙曰頗疑分用堅其意為二義非也 此言匈奴以為我為誘騎之意

上陳陳然猶疑我走今解鞍以示不堅彼以為我為誘騎之意

所謂使之不疑也 與上文今我留匈奴必不堅彼以為我為誘騎之意

軍之誘相應也 史記此下有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八有白馬將出

護兵之補注錢大昭曰闕本無此七字非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

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 師古曰時會暮胡兵

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 師古曰先謙

此文於匈奴大入上郡前云當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大守

皆以力戰為名此漏書代郡也 據公卿表廣由隴西太守為衛尉

則隴西當在諸郡未史記則 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

為未失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補注先漢曰公卿表元

為衛尉不書程不識百官志云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

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補注古曰程不識

舍人人自便補注古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不擊刀斗自衛補注古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或呼銅錢音姚補注先漢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字素隱引蘇林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府省文書補注古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補注古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補注古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於義平矣省少也音所領反補注先漢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籍事注幕中府之幕當作其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補注先漢曰

淮南云補注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補注古

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補注古

日簿文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

無已禁讀曰卒而其士亦佚樂補注古曰程不識也舍人便也安利也音然商反其下亦

之死語意較足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補注古曰

也補注先漢曰不識孝景時曰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

官本無也字不識孝景時曰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

文法後漢誘單于曰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

屬護軍將軍補注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已衛尉

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補注先漢曰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

于乘間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

絡而盛之補注先漢曰趙本無之字先漢曰趙本是也下文以行

隊也史記作絡而盛隊廣行十餘里是隊字屬隊行十餘里廣

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補注古曰脫那視也音五又善騰而上

胡兒馬補注古曰脫那視也音五又善騰而上

作因推墮兒是洪得道云世表與解音南馳數十里得其餘

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補注古曰且曰故得脫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補注古曰且曰故得脫

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隸侯屏居藍田山中射獵補注古曰且曰故得脫

強以有罪免侯故曰南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補注古曰且曰故得脫

本飲作欲先謙曰南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補注古曰且曰故得脫

本飲作欲先謙曰南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補注古曰且曰故得脫

也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止之皆作何為是呵止謂揚止不使行

義相通而微異先謙曰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

有賊發則推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補注先漢曰趙本傳西先謙曰

本殺太守敗韓將軍補注古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

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補注古曰天子而拜竹至軍而斬

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

式遭喪不服補注古曰韓曰司馬法兵車不式城上不

趨無遺喪振旅撫師曰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補注古曰是曰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懼乎

鄰國補注古曰韓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

俗核字說文核核也一切經音義十入引通俗文木四方為棧人

有威如核者核也故曰威核後漢班彪王充傳注並訓棧為威非

獨神聖之威曰核也文選燕城賦核核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遁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補注古曰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補注古曰韓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

反補注韓大斯曰地理志白檀屬遼陽不屬右北平注因下承

德州界相傳在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漢白檀縣地紀要  
云白檀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此本漢  
先漢縣地後魏於此置白檀縣為密雲治非漢之白檀也紀要  
郭璞曰強猶低也節所杖 呂臨右北平盛秋虜為寇故冷折衡禦  
信節也官本注無也字 呂臨右北平盛秋虜為寇故冷折衡禦  
傳田神功為克郭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是也廣在  
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曰為

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補注沈欽  
維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其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  
其骸以爲枕示服猛也他日復獵於其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  
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破箭折而石不傷余嘗  
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按呂覽通篇養由基新  
序雜事楚熊渠子事並同北史李遠傳遠陵之後也嘗校獵於沙  
欄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  
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 廣所居  
可謂世載其德然則北史所載想非虛造果有其事矣 廣所居

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  
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前漢五十四 五  
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  
亦同補注先漢曰官本無末五字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  
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  
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適使其子敢往  
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讀曰鄉 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  
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  
而廣身自巳大黃射其神將師古曰服晉二說也沈欽韓曰文選射隼  
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也沈欽韓曰文選射隼  
注太公下應有六籍曰三字此刊本說脫也沈欽韓曰文選射隼  
賦奉黃間以密教鍾鼎款識右中郎將弩機也沈欽韓曰文選射隼  
赤黑開按所謂黃開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先謙曰集解韋昭  
曰角弩色黃而體殺數人胡虜益解師古曰自如 益治軍師古曰巡  
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 益治軍師古曰巡

陳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遁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 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補  
並無罷字先謙曰此師古誤讀罷字連歸為文謂罷兵歸也下通  
言漢法云云耳若罷字連上讀則沒罷不成義浙本越本刪去罷  
字通為顏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  
讀所誤也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  
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補  
注先謙曰軍自當史記作軍功自如如當義同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也上文云諸將多中首虜率為  
侯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  
志屬干乘郡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 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  
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補注李慈銘曰下 名聲出廣  
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師古曰望氣師古曰望氣師古曰望氣師古曰望氣  
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補注先謙曰史記  
安作 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 郎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  
人補注先謙曰索隱 然終無尺寸功曰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當侯邪師古曰命也四字以相與命兼說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  
者乎師古曰恨悔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  
字史 則語意不完蓋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  
記同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  
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師古曰沈欽韓曰吳越春  
服禍及 此迺將軍所自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  
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  
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師古曰爰讀曰 當為緩臂也師古曰  
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修  
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亦如緩之通臂也或曰緩臂緩臂何能  
善射乎先謙曰史記作緩臂爰緩省字集解引如說作緩臂何能  
通肩此注下臂字當是衍文官本爰緩爰緩意也作亦緩意三字其

前漢五十四

六

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口少言師古曰與人居則盡地為軍陳射關狹曰飲專曰射為

戲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餐不嘗食師古曰寬緩不苛師古曰士

曰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

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急不射故其將軍數

被敵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

匈奴廣數自請行上曰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曰為前將軍大將

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引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補注齊召南

下先謙曰師古為食其作注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

耳齊說誤官本注未有也字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

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迺今

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

曰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不耦也如滄曰數為何奴所敗為奇

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滄注宋祁曰數南本並所具反子按師

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音從

如也可判其修焉師古曰按孫奕不兒編引宋景文筆錄

云孫奕亦誤以爲師古曰按孫奕不兒編引宋景文筆錄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按孫奕不兒編引宋景文筆錄

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師古曰按孫奕不兒編引宋景文筆錄

大將軍此傳誤也先謙曰武紀云青將四將軍去病傳是歲出

右將軍則無中將軍明矣但敖既為校尉不為將軍前從左

單于與廣從他道與否無涉非若敖廣俱為將軍必須從一將軍

乃留一將軍也若謂廣與青俱放即不能留軍中俱當單于此必

無之理廣死由青當時哀廣者歸過於青不免大將軍亦欲使敖

與俱當單于師古曰按孫奕不兒編引宋景文筆錄

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青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劉效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

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詳

廣亦不詳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廣之莫

府亦未嘗去青也日此莫府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廣之莫

莫府也李慈銘曰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廣之莫府亦未嘗

世所見漢書與景祐本同故謂之為其但景祐本尊廣字耳

急詣部如書師古曰但令詣部如書指而行然非急之慮已

在言外故廣不謂而起行也師古曰但令詣部如書指而行然非急之慮已

兵徒東道是以為青明告廣從東道則上封書為其文急引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

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

不及期也師古曰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

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也若作惑則不須訓釋矣文選范滂龍

效古詩注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惑則不須訓釋矣文選范滂龍

亡導三有軍師古曰絕也補注朱一新曰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也補注朱一新曰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音乾飯也醪音汁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

失字正義軍曲折言委曲而行同折使軍後大將軍也王念孫云

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師古曰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狀也正義失其指矣師古曰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至莫府師古曰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莫府曹吏至上簿故廣云我自對耳師古曰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對耳師古曰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

還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而

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

韓嫣戲媽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



記能勇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召丞相坐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棟反補注先謙曰案陽陵西出  
 陽冢地陵旁於所當得地外侵盜賣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  
 作坐侵孝景園墻地並以陵墻二事言當下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敢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謂為恨恨  
 非顏訓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  
 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音  
 去病射死而上為諱若謂地形高為上則所云敢從上於雍也故  
 載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祇云幸雍不稱上雍也票  
 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  
 之居歲餘去病死補注先謙曰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補注  
 韓曰中人蓋未有位號師古曰言後愆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愆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劔斫絕纍欲刺虎師  
 而日落與絡同謂當時絡絡之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甚  
 得名譽武帝曰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  
 掖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  
 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補

沈欽韓曰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師古曰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師古曰  
 襄城道不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道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人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  
 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補注先謙曰召陵欲使為貳  
 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輜  
 人挽以行謂之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輜  
 輜重輜一物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輜  
 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補注先謙曰上史記本  
 作將丹陽楚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者願得  
 人五千人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者願得願得  
 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所指名處即中之也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者願得  
 前案通鑑作母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補注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子女補注先謙曰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  
 也師古曰鄉讀日向補注上曰將惡  
 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  
 補注先謙曰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拒古本作距釋文距雞爪也案  
 統言則距亦為爪分言則前者為爪後者為距雞行爪伸其後屈  
 不動者距也淮南修師古曰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  
 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補注周壽昌曰浚  
 稽唐設焉廉州屬關內道李兆洛云當在今吳喇忒境書奏上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  
 呂少擊取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張晏曰胡來  
 德遣之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詔陵曰九月發出遮虜郭師  
 帝疑陵因徙博德出他道鈞營地名望之入所自備而  
 日韓也進虜名也補注先謙曰元和志遠虜郭在肅州酒泉  
 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匈奴戰虜郭在肅州酒泉  
 牙前德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胡注德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  
 博德所築括地志居延城在甘肅張師古曰至東浚稽山南勒水  
 掖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師古曰至東浚稽山南勒水  
 上徘徊觀虜補注先謙曰胡注地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山下召  
 南案陵出居延遮虜障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敦煌之龍  
 下文曰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敦煌之龍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物與實之也且志言有氏... 此條別說沈欽韓曰一統志按... 方出漢書言出朔方二千餘里... 日凌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 勃水在東即亡所見從泥野... 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 漢築受降城受何奴左大都尉... 至凌稽山而還後從野敗沒單... 去事詳何奴傳此命陵循其出... 師古曰騎置所與博德言者云... 呂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 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 也凌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 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威塞... 士死力上甚說讀曰悅拜步樂... 補注先謙曰騎可三萬圍陵軍... 直讀曰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 曰大車為營補注沈欽韓曰陵... 車營路依則為木屋施於車上... 實以車戰也先謙曰霍去病傳... 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 聞鼓聲而縱補注先謙曰聞金... 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 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 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 將如字詩無輦大車一創者持...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一創者持... 者何也士卒以有妻孥故間... 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 日大字南本陵搜得皆劍斬之... 浙本並作伏陵搜得皆劍斬之... 南循故龍城道行補注先謙曰... 城解見陶青傳四五日抵大澤... 陵即舊

也音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 得延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關樹... 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 日張說是也案音去權反又音管補注到飲日三十弩共一弦也... 案一弩皆無此理安說也蓋如今之合彈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先謙曰胡注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矢長八寸... 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刻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 三十弩共一弦亦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 日當戶句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日復使邊... 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 還補注先謙曰捕虜之言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 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放為校尉所辱亡降... 匈奴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破校尉管之五十... 匈奴乃亡入匈奴與此不同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 曲部有校尉部下有一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 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曰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當使精... 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番瀨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曰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遂遮道急... 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 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補注沈欽韓曰紀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先謙曰官本一日作百引宋本曰越本百字作一日齊召南云按... 百字通雅作一日然則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案齊氏未... 毛本及宋本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 說故云然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 先謙曰說文輻輪輻也即輪木中軍吏持尺刀補注先謙曰以... 之直指者新而持之以當軍器軍吏持尺刀補注先謙曰以... 抵山補注先謙曰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也師古曰山... 說非也言放石以殺人因山隔而下也壘音處對反補注錢大... 朝日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亦謂之壘石壘音處對反

具關石服皮曰簡石可投人石如滑曰簡石城上雷石先謙曰周  
 禮量人注軍壁曰墨廣雅釋詁墨重也又云積也石重積而下高  
 若軍壁然故云墨石陵入谷欲南出而匈奴遮其後乘山隅下  
 石以墨斷谷口也若投人之石無墨石之名顏錢說亦誤也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拳衣卷裏而行也  
 著短衣小衷也補注周壽昌曰便衣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  
 不介冑猶古人免冑欲死於敵也師古曰言一  
 于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  
 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補注先謙曰勤陵且降匈奴如  
 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補注宋祁曰  
 王念孫曰客字義不可通據破奴傳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  
 當依本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後人因下有單于客遇之  
 李緒之文妄改此容遇亦為客遇不思武帝無客遇破奴之理也  
 陵曰公止補注先謙曰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  
 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脫矣補注宋祁曰南本新本復  
 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天明坐受  
 能脫也先謙曰宋說是前漢五十四  
 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令軍士  
 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滑曰半讀曰片或云五升曰半師古曰半  
 也補注周壽昌曰時天漢二年五月故有冰期至遮虜都者相待  
 持以備渴顏說誤先謙曰通鑑作一片冰補注先謙曰  
 至遮虜都者胡注與軍士期有先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沈欽  
 韓曰六韜五音篇擊鼓之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  
 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  
 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  
 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曰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已殉國家之急也師古曰殉營其素所畜積  
 也師古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藥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謀也孟康曰媒酒教藥也謂釀  
 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鮑叔曰鮑補注先

謂曰胡注引賈公彥云齊人名鮑叔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  
 為媒者鮑叔和合咸酒禮名之為媒師古曰鮑叔抑數萬之師補注先謙曰  
 五千深棘戎馬之地師古曰九反抑數萬之師補注先謙曰  
 向也請為仰此作抑則謂戰勝匈奴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  
 抑之在下也抑印形近致有不同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  
 之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  
 案同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先謙曰拳當為拳字之誤也補注先謙曰  
 張空拳通鑑用此傳文亦作士張空拳胡注引文說拳並作拳兼  
 引師古兩音師古曰此傳文亦作士張空拳胡注引文說拳並作拳兼  
 所見漢書本正文及注並作拳疑解詳後白刃北首爭死  
 敵師古曰南首也北首也北首也反首式授反首補注先謙曰  
 首首式受反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當從南首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漢也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雅董少也董與僅同凡言財幸我幸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財察裁察財擇財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少上曰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  
 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當發也補注先謙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差為陵後距得  
 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  
 別出西河致陵軍無救也孟康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兵深入匈奴迎陵赦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軍于為兵  
 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補注  
 日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不  
 同先謙曰陵入匈奴後事漢書較詳審當以漢書為正陵是當戶  
 遺腹子不得有弟史隴西士大夫呂李氏為愧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記作族陵母妻子是隴西士大夫呂李氏為愧師古曰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  
 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曰亡救而敗何負於漢

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效匈奴為兵補注宋祁曰浙本無

陵曰酒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

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

大關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關氏于之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遁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

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

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先謙案下文云律常在單

于左右胡皆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補注先謙

說是也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律父蓋胡人降漢為善協律都尉李

胡騎而屯長水故律生長為漢人也又詳蘇武傳善協律都尉李

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

奴匈奴愛之補注先謙曰當云單于愛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

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案與陵善

遣陵故人隗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俱至匈奴招陵立

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

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

也補注先謙曰今俗所謂眼語者也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兩人皆胡

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誓一撮之誓其形如椎結注釋宗後曰史

士推頭結師古曰結讀曰誓一撮之誓其形如椎結注釋宗後曰史

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左衽直道反結音計且案其結依字讀

此則難結乃中國所有胡服推結者正謂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

其俗雜漢夷耳或以推結為夷服者恐非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

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

孟光之字少曰此言徵勳之陵墨不應補注先謙曰孰視而自循

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夏苦師古

甚勞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師古曰恙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

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宋祁曰字字一作呼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遊天下補注沈欽韓曰韓

龍變仁義沈沈師古曰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漢隴隴據此是陵娶單于女後復有子

也賢祖父兄弟仕魏周皆至大官先謙曰天漢二年至宣帝元平

十六年

蘇建杜陵人也補注謂宗浚曰新店書宰相世系表云蘇氏出自

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鄆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

河內後徙武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云

云此必唐以來請據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

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章楚兵大敗於杜陵補注屬京兆縣秦

漢時本有杜陵之名宣帝特因以置縣故蘇建以前得稱武功

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為武功人則不脫

地志牽附之習耳師古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日史記家在太始師古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將軍築朔方後曰衛尉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

元朔三年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

方五年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富有三子嘉為奉

車都尉賢為騎都尉補注宋祁曰南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曰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曰移中

也補注音移補注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補注漢使郭吉路

先謙曰詳昭紀

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曰相當天漢元年且親

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宋祁曰字字一作呼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遊天下補注沈欽韓曰韓

龍變仁義沈沈師古曰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漢隴隴據此是陵娶單于女後復有子

也賢祖父兄弟仕魏周皆至大官先謙曰天漢二年至宣帝元平

十六年

蘇建杜陵人也補注謂宗浚曰新店書宰相世系表云蘇氏出自

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鄆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

河內後徙武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云

云此必唐以來請據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

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章楚兵大敗於杜陵補注屬京兆縣秦

漢時本有杜陵之名宣帝特因以置縣故蘇建以前得稱武功

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為武功人則不脫

地志牽附之習耳師古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日史記家在太始師古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將軍築朔方後曰衛尉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

元朔三年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

方五年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富有三子嘉為奉

車都尉賢為騎都尉補注宋祁曰南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曰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曰移中

也補注音移補注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補注漢使郭吉路

先謙曰詳昭紀

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曰相當天漢元年且親

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宋祁曰字字一作呼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遊天下補注沈欽韓曰韓

龍變仁義沈沈師古曰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漢隴隴據此是陵娶單于女後復有子

也賢祖父兄弟仕魏周皆至大官先謙曰天漢二年至宣帝元平

十六年

蘇建杜陵人也補注謂宗浚曰新店書宰相世系表云蘇氏出自

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鄆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

河內後徙武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云

云此必唐以來請據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

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章楚兵大敗於杜陵補注屬京兆縣秦

漢時本有杜陵之名宣帝特因以置縣故蘇建以前得稱武功

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為武功人則不脫

地志牽附之習耳師古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日史記家在太始師古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將軍築朔方後曰衛尉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

元朔三年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

方五年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富有三子嘉為奉

車都尉賢為騎都尉補注宋祁曰南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曰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曰移中

也補注音移補注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補注漢使郭吉路

先謙曰詳昭紀

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曰相當天漢元年且親

日官本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補注錢大昭曰格闕本作賂先武遣作遺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

募士斤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曰充士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漢望其同心方欲發

使送武等會緹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緹音工候

本注候作侯是胡注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緹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胡名也辰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緹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

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而及衛律所將降者補注沈欽韓曰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

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

之曰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緹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曰狀語

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後迺死是為更負漢國故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補注先

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號即謀單于何曰復加殺師古曰言謀衛律而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

本無也字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曰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

抱持武馳召監鑿地為坎置煨火師古曰煨謂聚火無薪者也音

日說文煨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曰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惠等哭與歸營補注宋祁曰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補注先謙曰益滿也單于使使曉武

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爾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已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

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曰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補注王念孫曰見字本當在女字上何

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闕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

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知我不肯降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欲令兩國相攻

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益欲降之

適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

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

可通乃曲為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飲誤矣舊本北堂書鈔不

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

食是仲孫所見本正與師古同也今據以訂正師古曰咽師古

方作音是師古曰音是大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

死匈奴已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補注齊召南曰按北海為

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為海唐書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

見湖在喀爾喀極北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

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別其官屬常反乳音人喻反補注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也音丘呂反補注劉歆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食性善書與人尺牘皆去之蘇林曰去也武掘野鼠得食也今十九年仍呼為奔東人輕言為去藏也又云書去作弄謂掌物也今十九年仍呼為奔東人輕言為去藏也又云書去作弄謂掌物見意猶治之言亂香之言臭也王慎曰御覽九百一十一引此文無去字賦又引唐書云吐蕃有草名連珠如麥門冬有鼠長於常鼠每二不過三四葉其莖蔓其花根連珠如麥門冬有鼠長於亦掘草根食之而雷給鼠糧案此可取證蘇說與張劉說並通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野王弋射海

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衛律為丁靈王蓋使人盜之以困武也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子而用青袍通冒耳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其圍之多也亦非真有百圍也其圍之多也亦非真有百圍也出戎虜特穿虛拂庭人昏禮多子帳北之穹廬也今與孟晉字大昌蔡條鐵圍山叢談古語百人處於大迤帳名為拂庭可謂之帳今與孟晉字合其穹廬則大帳南齊俗訓作窟廬書諸夷傳高昌屋宇雜合其穹廬則大帳南齊俗訓作窟廬書諸夷傳高昌屋宇雜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齊條使高麗有器名服匿狀多生口乃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齊條使高麗有器名服匿狀多生口乃今微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注流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麻帳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石毀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也石毀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也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羅如澄所說可以證孟晉二注流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麻帳羅如澄所說可以證孟晉二注流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麻帳今微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注流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麻帳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齊條使高麗有器名服匿狀多生口乃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齊條使高麗有器名服匿狀多生口乃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石毀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也石毀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也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服而底平可將七八升羅如澄所說可以證孟晉二注流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麻帳羅如澄所說可以證孟晉二注流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麻帳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從至雍城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輦劫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折輦劫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官騎者而為騎也黃門騎馬天子驛馬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官騎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驛馬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補注先謙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字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子卿不欲降何已過陵師古曰是時陵母誅久矣繫保宮道言始降時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補注周壽昌曰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師古曰分王必欲降武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雷衿與武決去師古曰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何人中高饒以夸武補注先謙曰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周壽昌云陵自魏於武惡自賜之地其妻為單于貴主故使馬之先謙素周說也此云惡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復至北海者所謂羞惡之心也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于餘里各居其邊為官服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

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也本非官號曰  
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  
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為土室且侯望自有樓  
非居土室所辦先謙曰沈說是言邊界捕得言太守曰下吏民皆  
生口耳諸家皆誤注讀曰之曰官本作與是

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師古曰鄉音日鄉  
月昭帝即位補注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先謙數年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補注宋祁曰江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官本道作遊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王念孫曰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韓愈詩  
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誤字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

令漢且黃陵罪師古曰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別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曠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曠  
同反補注先謙曰曠字下疑有欲字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

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前曰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  
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屬用之物

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補注宋祁曰物當從南本  
作物音沒齊召南曰按此專記武官屬耳何如傳言有馬宏從南

以副使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王念孫曰  
釋名漢以未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補注王念孫曰

無所不能於事念孫案宋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物  
物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物言死

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  
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  
字故求之愈深也武曰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

園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程大昌廣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拜  
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班表典屬國本秦官章

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

萬復終身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曰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

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  
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子燕王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酒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  
以見冤屈故多言也補注宋一新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

尉補注宋一新光顯權自恣師古曰顯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  
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

武補注先謙曰據公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曰故二  
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

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曰為遺言補注先  
表地節三年安世為衛將軍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

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補注先  
官志左右曹皆加曰武著節老臣補注王念孫曰著節本著作節

節十九出蘇武苦節優龍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令朝朝  
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寵之武所得賞賜

盡曰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  
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

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何奴久

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來補注先諫日聲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

使者至上曰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

卒補注先諫日天漢元年至神爵二年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

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

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補注先諫法其形貌補注先諫日

日胡注閣在未央宮中圖畫功臣自此始象也補注先諫日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

韓增補注朱祁日領或作維沈欽韓日衛將軍車次曰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

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是曰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

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凡十一

與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日那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補注先諫日定國於甘露二

代霸為丞相廷尉二字史駁文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

夏侯勝等皆曰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曰此

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

記作樓後案方言樓改也說文樓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

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趨也蹊來往

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藉有所感也蹊音此言雖小可曰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補注宋祁日南本

史記容言王難日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  
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日皆論語  
蘇武有之矣

虛受堂

李廣蘇建傳第五十四

漢書五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已縣吏給事侯家補注先

本史作史記亦云為吏平陽侯曹壽向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古師

給事平陽侯家作吏是也平陽侯曹壽向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古師

日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也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

未詳其意也補注齊召南曰曹相國世家參孫時向平陽公主

生子襄時病瘳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本傳後文云平陽侯

曹壽有惡疾就國事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即時之別名也先謙曰

集解徐廣曰曹參孫平陽侯時向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

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時壽漢書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生子襄

平陽侯當是名時壽漢書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生子襄

名時則時與壽各存其半如以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也為文時殘缺致有非是也師古曰僮者

民母氏夫語意正同服解未得古人之旨先謙青嘗從人至甘泉

居室武帝改曰保宮甘泉中徒所居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居室名

更名居室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正義武帝有一鉗徒相青曰

實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補注沈欽韓曰論衛骨相篇

志以人奴之為謂非也得無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

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姊也補注周壽昌曰無子姪

大長公主問衛子夫幸有身妒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

案晉灼云建章上林宮中名也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募之師古曰逆取曰募補注沈欽韓

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補注周壽昌曰上召貴掌公孫

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

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朔方之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吳興式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高闕塞在陰山西榆林舊志高闕北去大積凡三百里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記作奇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常北地郡也敬云匈奴者忽也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餘里劉敬傳云匈奴者忽也羊樓得勝算矣沈欽韓曰水道提綱黃河一日夕可至攻瑕縣是後爲十里又分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爲二支一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即古朔方也

畢收爲幽 補注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駝車有衣被無樹綑引字林云有衣被者謂之駝車後漢書云駝車者言已封爲列侯車輻則車當是輕車與去病傳車重同義也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右賢裨  
 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補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諸將皆曰兵屬立號  
 而歸師古曰先謙曰案隱立大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師古曰而封青子  
 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師古  
 錢大昭曰西京雜記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驃馬師古青固謝曰曰固  
 者乃命其子曰驃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升師古謂再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  
 三也師古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

前漢五十五

五

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  
 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校  
 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師古注錢大昭曰盧  
 文昭云釋名幡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  
 則校亦旗之類張景陽七命叫鈺散校舉旌獲李善注引漢書  
 大校獵如清日合軍眾聚有幡校也唯校是幡類故可散為陳列  
 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然則幡校之說未為非也先謙曰索隱顧  
 祕監云傳領也封敖為合騎侯師古曰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補注  
 五百人謂之校封敖為合騎侯師古曰先謙曰索隱顧祕監云傳領也  
 立侯國號耳凡微侯無非縣者索隱誤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資  
 服侯國號耳凡微侯無非縣者索隱誤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資  
 渾大軍當云大將軍齊召南曰按應云從大將軍脫補注劉敞曰  
 史記作渾渾徐廣曰渾在朔方音庚以地理志渾當即渾也先  
 謙曰史記大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  
 下不別搏戰獲王師古曰先謙曰索隱搏今史記漢書本多作搏猶特  
 也封說為龍額侯師古曰龍額音龍額侯此本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命侯師古曰命侯音命侯此本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咸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咸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  
 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  
 食邑各三百戶師古曰補注齊召南曰樂安侯表作安樂侯陟軹侯表作  
 將館史記無此四字先謙曰據表李朔虜關氏戎奴至右王庭為  
 雁行上石山先登不攻攻辰吾先登石壁也官本豆作寶通鑑胡  
 注豆如意班史豆不作寶是胡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師古注先謙曰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  
 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  
 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  
 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  
 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  
 其餘騎可八百餘降單于師古曰注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去蘇建盡亡其

前漢五十五

六

軍獨已身得亡去自歸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清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補注錢大昭曰  
 議郎是郎中令屬官大將軍其府中不得有此官疑即從事中郎  
 之類先謙曰問建罪於此三人也胡三省云凡軍行置軍正掌舉  
 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先謙案霸蓋當時奉  
 詔從軍若今時奏調差遣之員非必大將軍府官也集解建當  
 徐廣曰霸儒生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  
 云何師古曰霸則誤以當為廷尉當之當也補注王念孫曰注言處斷其  
 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  
 五聲入音條各云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何皆謂如何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曰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  
 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  
 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  
 按陳餘所以不肯餌秦注諺先謙曰胡注此孫子今建言數千當  
 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今建言數千當  
 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師古曰先謙曰史記作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

歸青故云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此專屬建言無旁  
及所部意通從史記班氏易盡為皆文義遂別青曰青幸得  
曰肺附待罪行問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紛傳也補注宋  
在對向傳史不患無威而霸說我曰明威甚失臣意胡注言失為  
臣之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已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  
其歸天子疑具字之誤先謙曰通鑑亦作具歸天子此其字天子自裁  
之於曰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讀曰風軍吏皆曰善遂  
囚建行在所先謙曰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曰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  
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動疾之貌也荷悅漢  
紀作票鶴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向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誤  
通則不當其義也補注宋祁曰票與輕勇騎八百直乘大將軍數  
姚當作本音先謙曰史記票作劉與輕勇騎八百直乘大將軍數  
前漢五十五

濟將軍所曰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曰皇后故也今  
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母也青曰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曰實對上迺拜甯  
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曰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  
先謙曰據傳當傳使月氏月氏道軍知善水草處讀曰道軍得  
氏後迺君大夏耳騫留十三歲道軍知善水草處讀曰道軍得  
曰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補注宋祁  
本謀說見下元狩三年春越本是也景祐本及史記並作元狩  
二年本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祐本及史記並作元狩  
從大將軍擊匈奴匈奴新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  
至祁連山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為  
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票騎將軍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  
戎士隴烏盤師古曰隴與隴同盤古討遼濮遼濮匈奴部落名也  
涉狐奴先謙曰水名也烏盤山名也

甲獲獲者三則以誅全甲為一何此傳則銳得者誅為一句全  
 史記亦無獲醜二字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  
 先史記捷作斬無捷字捷猶斬也下文捷首虜三萬二收休屠祭天  
 金人如涪日祭天以金人為土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  
 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改沈欽韓曰匈奴傳云五月大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玉篇胡神也先漢書匈奴傳云五月大  
 人祭天祭天四字後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  
 皆類此也補注劉奉世曰詔書以爲至甲則不應兵失亡之數下  
 也何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少爲功故四  
 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少爲功故四  
 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先謙曰  
 師古前說謂匈奴之師什減其七是也此語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言大率率計也大率者總計之辭也什減其七連山之役捷首  
 虜三萬餘匈奴約三十五萬人故云什減其七連山之役捷首  
 虜三萬餘匈奴約三十五萬人故云什減其七連山之役捷首  
 七萬餘匈奴約三十五萬人故云什減其七連山之役捷首  
 而之數固非劉氏謂率爲軍與財用之美其功一說以爲漢兵失  
 既無焉據案之文義尤爲未合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九  
 前漢五十五  
 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  
 千戶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  
 奴引兵去騫坐行雷當斬贖爲庶人  
 師古曰軍行而而去病出北  
 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  
 師古曰祁連山即  
 爲祁連山音上夷反補注沈欽韓曰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里明志甘肅西北有故祁連城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  
 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  
 師古曰臻至  
 揚武乎饒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取其名耳補注錢大昭曰  
 饒當作饒注同地理志西河舊事云本匈奴名耳補注錢大昭曰  
 張掖縣在甘肅張掖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名耳補注錢大昭曰  
 得故城在甘肅張掖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名耳補注錢大昭曰  
 地理鄭錢沈三說不誤顏氏非也詳在地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  
 張晏曰單于字先謙曰注桓字遊宋說缺筆則正文亦當作桓史  
 敵曰行單于字先謙曰注桓字遊宋說缺筆則正文亦當作桓史

首但云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  
 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捷首虜三萬二百文例之此處奪級字  
 也史有獲五王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  
 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  
 師古曰王母上有五  
 字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  
 師古曰庶長  
 破奴道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  
 師古曰且王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右字將下有得字索隱  
 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字騎將即匈奴王  
 也先謙案既云右字騎將即非匈奴王可知下文有左大將非  
 王是其例或說望文生義耳此文自是右字騎將得王王母各一  
 人為文皆破奴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  
 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補注先謙曰  
 爲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行請如顏行之行頗說非封破奴  
 與破奴並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  
 師古曰呼于耆王  
 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爲宜冠侯  
 師古曰宜冠侯  
 冠軍之冠從票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  
 師古曰輝渠侯  
 者誤也輝音暉也補注合騎侯敖坐行雷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  
 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刪合騎侯敖坐行雷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  
 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  
 師古曰宿將  
 將常選宋祁曰注選取驍銳補注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補注先謙曰言大軍在後去病已與壯騎先赴敵與軍亦有天幸  
 上文直乘十數百里赴利義同史記大下衍將字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而諸宿將常雷落不耦  
 師古曰雷落不耦  
 注王念孫曰雷落即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所遇也故史  
 記作雷落不耦雷落者半落也陸機文賦心半落而無偶是半落  
 目啟半振冠意無憂比之否曰失意懷憂如雷落半明矣之語膠  
 牢也幕絡也言半絡在衣表也半字古讀若雷故半落通作雷  
 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雷落雙聲字不得分爲兩義雷落與  
 不耦亦不得由此去病曰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  
 分爲兩義

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曰粟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

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界補注王念孫曰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要道漢人令報天子是也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字之誤而依王說但道非前字顏解道為言亦非也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也境上與漢要約請於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得渾邪王使即馳傳曰聞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

將補注王念孫曰當依史記作渾邪裨王先謙曰案渾邪裨王

部有裨王之明證且去病斬其欲亡者至八千人之多其中未

漢軍而多欲不降者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

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

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補注先謙曰既至長安天子所

曰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漂陰侯師古曰漂陰平原縣

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類曰呼毒

音應庇音庇薩之庇師古曰庇音四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薩之庇

記作應庇集解徐廣曰一云篇營案應庇師古曰庇音四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薩之庇

以輝渠表作順梁先謙案表輝渠侯其地俱屬陽未詳所以正義

隱引章昭云僕多所封則作輝渠侯其地俱屬陽未詳所以正義

名在魯陽今並作輝渠侯其地俱屬陽未詳所以正義

符中封則邑分較二也其義為得先謙案應庇師古曰庇音四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薩之庇

應庇渠之說孔較二也其義為得先謙案應庇師古曰庇音四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薩之庇

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烏黎案表作烏黎先謙案表作烏黎師古曰

是索隱所見漢書亦與今本異也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

表作調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注先謙曰表作

漢表同此文云錫漢書云調字又異也先謙案徐注錫與本表

綱難不同索隱謂錫調字異而不言難與難異是索隱所見漢書

木下一字與史記同也史表作檮與本表同於是上嘉去病

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

奔於率師古曰票字與馳同奔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未也字

率奔則相曰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

猥悍師古曰猥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當為行輕健貌也

也猥悍師古曰猥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當為行輕健貌也

悍屬匈奴說猶言狂悖也師古曰猥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

王三十二補注先謙曰史記捷作捷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

眾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與軍旅之

願其與積注縣官徵聚物曰與今云軍與是也又司稼平其與注

外國書一月之與師古注云當有所與發因其遲爾故關之是困

幸兵威已及於河塞之外庶幾自此亡患乎故下文言滅成卒以

寬天下錄役也顏說不詞史記與作與轉寫之師古曰言輕易漢軍

票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曰寬天下錄役迺分處降

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補注先謙曰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曰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師古曰言輕易漢軍

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雷也補注宋祁曰魏本於此下有臣贊曰

沙上日幕字少耳輕雷香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雷而不

去也先謙案幕讀曰漢借幕字耳非古字少也何奴傳言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曰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毋近塞故此文言信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北輕雷於彼地也匈奴傳云漢謀以為信為單于

得云雷而不去顏氏一說近之然增字成文轉其本義矣師古曰

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

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逆而

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逆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補注先謙也說詳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甚補注錢大昭曰主爵下當有都尉二字平先謙曰省文也本書食其傳稱主爵都尉史記作主爵可證

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曰襄音義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暮人馬罷師古曰罷音義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

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遠去令遠北也皆曰精兵待暮北而迺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去令遠北也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補注沈欽韓曰文

志景泰三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箱板人處其中下穴銃眼上關小窻環列槍刃長五尺高六尺四寸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十兩計一方表四里四寸有六車馬鋤器械備重成取給焉善于此帝命師古曰善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師古曰善亦從萬

騎補注先謙曰從當作縱史記作甸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擊音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

其兵如鳥之翅翼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

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師古曰善羸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從馬羸登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拏音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古

日各相殺傷補注先謙曰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窆顏山趙信城加清曰趙

匈奴築城居之補注先謙曰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呂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補注先謙曰廣大將軍

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責音步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

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右音音鹿單于後得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音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輜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補注錢大昭曰此李敢非廣子郎中令也廣子早

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後補注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射死是此李敢也師古曰射音義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兵師古曰直音也補注先謙曰左方當為左王匈奴傳票騎之出皆遣走是方與王音遠而誤也史記亦誤此與左王接戰故云直左王兵若左方但虛指其地則所謂直為誰之兵乎史文舉無此例胡注以為匈奴分其國為左右故謂之左右方亦曰左右地說雖有據以釋此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師古曰輦音允周曰後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輦同

師古曰輦音允周曰後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輦同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約音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約音

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獲音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獲音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獲音

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師古曰涉音涉獲單于師古曰涉音涉獲單于師古曰涉音

致誤師古曰致音致誤師古曰致音致誤師古曰致音

大將雙師古曰大音大將雙師古曰大音大將雙師古曰大音

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

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云：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則其地正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且塞外邊巨澤大湖通稱爲海，如蘇武牧羊北海上，實塞遠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澤海，大關疎海之類，非大海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澤海，大關疎海之類，非大海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澤海，大關疎海之類，非大海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澤海，大關疎海之類，非大海也。

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期。

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古曰：師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期。

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期。師古曰：師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期。

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期。師古曰：師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取食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期。

內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師古曰：武紀云兩酒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

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爲益州刺史。即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補注：先謙曰：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孫武也。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願念也。補注：先謙曰：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已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資同。解已在官也。補注：先謙曰：說文齋持造也。據本文太官下文重車餘乘。既還重車餘乘。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

師古曰：而而去病尙穿域。師古曰：服皮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音徒。而而去病尙穿域。師古曰：服皮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音徒。而而去病尙穿域。師古曰：服皮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音徒。

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龍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補注：先謙曰：案注文當作衛送其葬所以龍之文。誤倒在下。爲象象。師古曰：案注文當作衛送其葬所以龍之文。誤倒在下。爲象象。師古曰：案注文當作衛送其葬所以龍之文。誤倒在下。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補注先謙曰據表元鼎後元年免後去病死一歲後

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伉失侯補注先謙曰耐下伉字誤官本作金據表二後二歲冠軍侯國絕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

四歲而卒補注先謙曰元封四年竟不復擊匈奴者曰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

將軍補注先謙曰據表計夷侯曹壽時薨在元光四年曹襄嗣侯在五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而青為大將軍長公主尚青當在其時是曹壽之為曹時無可疑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者後人紛紛致辨蓋未審也

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皇后言之上酒詔青尚平陽主如滄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與主合葬起

豕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補注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堅而不懈補注廬山匈奴傳揚雄庭山也按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以回紇思結部置廬山都督府最

紀要黃顏山亦名廬山長安志衛青墓在與平縣東北十五里最師古曰最亦凡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公羊傳注最聚也若今聚

民為最者小異先謙曰官本注在凡上最下提行軍李息至趙破奴等並上空一格以後下文將軍公孫賀不提行軍李息至趙破奴

之則附傳皆不應提行汲古本蓋其元式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

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景德本無益字先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其裨將及校

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云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故止十四人索李廣張騫公孫賀李隱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

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邳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邳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補注先謙曰青傳出朔方之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息元朔三年為中尉元狩元朔五年出朔方已書大行李息表失職疑息當時兩為大行

或自元朔五年已為大行也後因張湯事去官詳汲黯傳公孫敖義渠人曰郎事景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至武帝立十

二歲為騎將軍補注先謙曰元光六年作八歲者誤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曰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

曰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曰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補注先謙曰景德本無失字王念孫曰景德本無失

失字記皆無贖為庶人後二歲曰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曰因杆將軍築受降城補注先謙曰官本杆作杆是也史記作杆素隱杆音

于匈奴傳作杆補注先謙曰元封六年因匈奴七歲復曰因杆將左大都尉欲降故築此城補注先謙曰水名也在朔方北補注沈欽韓曰

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補注沈欽韓曰漢四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補注先謙曰劉奉世曰武紀赦自

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先謙曰赦蓋於斬時詐死而行刑者以乃覺其詐耳武帝雖英主然其時刑法少紊五六歲後覺復繫坐

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李沮雲中人補注先謙曰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曰左內

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張次公河東人補注先謙曰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補注先謙曰曰校尉從大將

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補注先謙曰武帝紀及封侯六月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

皇太后崩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記下有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十八字

趙信曰匈奴相國降為侯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字當依史記補先謙曰史漢表並云匈奴相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字當依史記補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案事在元朔六年作十八是

趙食其殺胡人師古曰馮胡之縣也殺音丁活武帝立十八年已主爵都尉從大將軍補注先謙曰事在元朔六年公卿表於元狩三年書主爵都尉趙食其是元朔中食其尚未知孰誤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已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反入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且蘭遂平南夷為非郭昌衛廣紀定越地及西南夷是元鼎六年事又武紀元封二年遣郭昌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昌將兵有功本傳並不載其擊昆明無功西南夷傳亦不載也惟武紀元封六年書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用校尉數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補注先謙曰事詳朝鮮傳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已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已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平周縣平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西河郡平州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邠離侯票騎死後博德已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補注先謙曰據表紀生在三年又匈奴傳云天漢二年使公孫敖與博德會承邪山亡所得四年博德萬餘人與李廣利會武紀同傳並不載

趙破奴太原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故九原人案九原之縣也九原近易誤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補注先謙曰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

王後為泥野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後二歲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破奴以匈奴將軍擊樓蘭封泥野侯史表云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據此當云後三歲作一歲二歲者並誤泥野侯即以樓蘭功封不得云後為泥野侯後史記作復承前封從票侯言之後六歲已沒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補注先謙曰事在太初三年詳匈奴傳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補注先謙曰後坐巫蠱族官本下提行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奔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也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

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補注先謙曰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補注先謙曰方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卷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棗

欽韓曰紀要廣川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北八里春秋繁露五行

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則仲舒為廣川人水經注桑林

舊清又東遷修而縣故城北王莽更曰居庸俗謂之溫城非也

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按修市屬海

海以俗稱溫城證之則修市故縣王文彬曰魏地志冀州勃海郡

明為景州西北有修市故縣王文彬曰魏地志冀州勃海郡

仲舒有董少治春秋之問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

也 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補注劉氏

日久衍字先謀曰史記亦有久字文義較足劉說非據顏注授業

當授轉寫誤授耳史記則正不得復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師古

言授轉寫誤授耳史記則正不得復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師古

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補注宋祁曰清化本作制禮按

字存之不成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 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

文治一作治言能成先祖之功曰聖王已沒鍾鼓莞絃之聲未衰

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曰聖王已沒鍾鼓莞絃之聲未衰

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序梁紂之行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日行字古本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梁紂之

行語意常若不了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此言梁紂之行作而王道

大壞脫去字沈欽韓曰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梁紂也故下文

此皆有作字沈欽韓曰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梁紂也故下文

云五百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 補注先

當路而欲則先王之法曰戴翼其世者甚眾 翼助也然猶不能反

為政者 前漢五十六

日曰仆滅 正道也仆滅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 補注先謙曰言亂

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 操音千高反與讀曰敗後皆類

此固天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補注錢大昭曰

衰漢紀作中疑是衷字之誤先 烏摩 師古曰摩讀曰凡所為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師古曰屑讀曰凡所為屑屑

云動作切切也荀子儒效篇注屑然雜碎眾多之貌廣雅釋訓屑

屑不安也言不得治道難殫碎勤勞日思法古無補益也本書王

莽傳晨夜屑屑與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

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習

聞其號未燭厥理 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 師古曰

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 師古曰登成也

本節作節引宋祁 惠潤四海澤臻山木 師古曰臻至也 三光全 補

日古本節作節 惠潤四海澤臻山木 師古曰臻至也 三光全 補

日古本節作節 惠潤四海澤臻山木 師古曰臻至也 三光全 補

惠澤洋溢施序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

日久矣其明目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

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師古曰疏謂先謀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師古曰非正道

勿以上陳時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治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

皆命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

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目譴告之師古

也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不知自省又出怪異目警懼之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尚不知

變而傷敗迺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亾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

此下並同師古曰彊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謂日旋

曰越本詩曰夙夜匪懈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懈懈也

無立字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懈懈也作民無夙

早也三字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懈懈也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懈懈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

宜於世者而目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

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

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

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目孔子在空而聞韶也師古曰韶

先識曰官本參作齊師古曰韶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凶然而政亂

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與

目政曰目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師古曰滯與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

道所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

以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

道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

奉使之王者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

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其覆中也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復于下句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哉復哉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復當為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言以歎美之與仲尼曰水哉水哉師古曰今文尚

言修德者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之而已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佚衰微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廢德教而任刑罰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惡畜於上師古曰今文尚復歸也音扶目反師古曰今文尚

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

曰喻造瓦治曰喻鑄金也言天有治亂之所生故不空也補注先  
 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補注先  
 本空作齊引宋和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少上之  
 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德化若也遇風故堯  
 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猶金之  
 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補注沈  
 在鎔唯陶之所以為鎔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補注沈  
 選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啟注鎔音容補注沈  
 斯棟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  
 則和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  
 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曰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曰  
 生育養長為事補注先謙曰大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  
 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  
 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  
 之事即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為名補注王鳴盛曰沈彤  
 也終者究竟之辭名稱也沈說陰終陽之義已見本文通欲以意  
 為謬矣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  
 母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  
 之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

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  
 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  
 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承上  
 言則上文本辭之所謂大也而仲舒則謂元者始也始字本承上  
 大始而謂元字雖可謂大也而仲舒則謂元者始也始字本承上  
 之語非謂元字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元者本  
 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春秋變一謂之元元者始也始字本承上  
 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謂元  
 為本又訓為始始亦本也師古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  
 則別出一義非仲舒之本也師古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  
 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師古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  
 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是  
 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補注先謙曰官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又有能致之  
 資師古曰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  
 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補注先謙曰設庠序  
 曰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曰養老而行禮焉禮學  
 民曰仁摩民曰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也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

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

去之也師古曰去亦除也音呂反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

孫循之也師古曰循順也音呂反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

道目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

治蘇林曰苟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

先謙曰苟簡謂苟且簡略也蘇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顛與專同補注

言簡易耳顏訓非通鑑改作苟且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

破亡矣自古曰休未嘗有巨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

曰濟益也補注宋祁曰濟古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

人民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

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德義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

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距作拒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

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質敗壞不能修治也圻音一胡反毀音莫干反補前漢五十六

注先謙曰官本注不能作不可依正文則不可是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不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師古曰下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也補注宋祁曰趙本

音胡亞反下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也補注宋祁曰趙本

差則成誤矣然其字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適可

施於此則未安也淮南子論道猶金石一調不爲政而不可

鼓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子論道猶金石一調不爲政而不可

者必變而更化之適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

亦同有善字師古曰言當自求之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

魚不如蛛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

本閣本並作退先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

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

孔氏即傳所謂州郡學才也至元光五年元初郡國學諸

一歲人即傳所謂州郡學才也至元光五年元初郡國學諸

西元光五年元初郡國學諸

元光五年元初郡國學諸

非也建元五年始置博士元光元年元初郡國學諸

人其時武帝崇儒已不盡符會班氏未審因而歸美未可知也

孝廉二事文與武紀不盡符會班氏未審因而歸美未可知也

世於史無徵蓋武帝初立徵事滅胡遺人往通西域而康居或

其時一至於中國史官失載若張騫之遺人往通西域而康居或

載賢良一詔於元光五年五月又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補注宋祁曰趙本

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

子覽其對而異焉前漢五十六復冊之曰補注宋祁曰景制曰蓋聞虞舜之

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巖巖

衆郎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廊引宋祁曰古晉灼曰堂邊巖巖

廊先謙案說文無廊字借廊爲之周書作雅解重亢重廊可借

碑庫室中郎並以郎爲廊說文新附以爲廊東西序是也不當釋

作屋廡詳寶傳師古曰吳亦字補注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

不暇食師古曰吳亦字補注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

條其貫與師古曰吳亦字補注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

之車也千盾也威儀也朱丹其盾玉爲戚也佾列也舞者之行

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補注先謙曰兩觀謂之

央闕然爲道也詩子衿正義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焉使民

頌聲與下把之觀俗官本注文或爲俗而頌聲與夫帝王之道豈



自知也孟康曰人頌也補注沈欽韓曰孟說本秦策甘羅之言

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

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

爵祿目養其德刑罰目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

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目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固圉空虛四

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補注宋祁曰非獨傷肌膚之

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商商也補注先謙

日官本注在法字下韓非至秦即死補注宋祁曰景德

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目教訓於天下也補注宋祁曰景德

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目百

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補注宋祁曰景德

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補注宋祁曰景德

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

目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目

政空之目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目政法

無恥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

莫不率服廢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

外補注先謙曰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也師古曰夜郎西南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補注宋祁曰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

夫不棄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補注宋祁

士之所關也師古曰教化之本原也今目一郡一國之取對亡應

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補注先謙曰既日對言

之士數考問目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補注宋祁曰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

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

陛下之意是目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湮皆長吏

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

吏又目富貴未必賢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長吏郎守令郎吏郎中郎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中郎選郎吏多出於二千石子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一有以父兄子弟多故未必賢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是也為郎者司馬相如是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是也為郎者司馬相如是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是也為郎者司馬相如是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是也為郎者司馬相如是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是也為郎者司馬相如是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是也為郎者司馬相如是也師古曰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方選由郎選議郎是取秩過遷之證也師古曰郎選議郎是取秩過遷之證也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謙曰漢古浸字浸漸也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

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備郡守縣令之材承

之不可不廣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可及也母曰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師古曰錄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本之字下有日字二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日雖相重史體則然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謙曰漢古浸字浸漸也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守二千石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累日曰取貴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官是曰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曰為使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

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備郡守縣令之材承

之不可不廣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可及也母曰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師古曰錄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本之字下有日字二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日雖相重史體則然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謙曰漢古浸字浸漸也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耳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

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 夫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祖始也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

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 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雅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師古曰論語

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唯聖人能之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 復下明冊曰

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

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

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 建日月風雨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

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 布德施仁曰

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

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之所曰殺也刑

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

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

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適與天地流通

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曰惠善化

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曰化

民民曰放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犯子謂法犯罪多語中 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  
輕重自傷易之非是 用也師古曰古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  
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  
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  
日食讀曰飲 衣音於既反 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園約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  
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曰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樂循理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補注何  
焯曰董子所謂知命 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  
滅凌明寔昌之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  
聖人莫不曰曉致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曉與暗同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諸侯  
從唐侯升 天子之位 舜興庠深山 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  
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自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  
也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  
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 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  
補注先謙曰言如短景日漸加長也 人不見也非明察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自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  
也師古曰應故桀紂暴虐師古曰暴虐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曰顯  
國日亂晏然自曰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  
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師古曰言有弊非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  
不行師古曰耗不明舉其偏者曰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  
不同非其相反將曰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抹故孔子  
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師古曰論語改正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師古曰抹謂所受  
教其弊也補注先謙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  
敬與文因循為效立政垂則不遠此也補注宋祁曰浙本  
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此言百  
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  
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其  
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  
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補注何焯曰文  
讀貢父希元之說 用夏之忠者師古曰致至極也補注何焯曰文  
並同似宜從之 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  
公羊家也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師古曰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  
也師古曰舍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  
不違則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先謙案休事見史記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  
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  
日官本繫作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曰上亡  
目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  
事易王師古曰非易王帝兄素驍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  
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  
種也蠡種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種注齊召南曰泄庸師古無  
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者與苦成文種范蠡舉如並焉大夫稱五  
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遂  
與古音相近而字異耳錢大昭曰泄庸漢紀及人表並作后庸遂  
與前漢五十六充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  
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廢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災也  
如前注與師古語同又引論衡曰草創也師古曰所作起草為災也  
屈原傳屈平屬草葉未定先謙曰史記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若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是災在為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為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高園災在元六年仲舒尚未對策  
班氏知史記之誤故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注  
易是時為先是也元光元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  
六年其明年始改元元光六年仲舒草葉未上注  
載五其明年始改元元光六年仲舒草葉未上注  
上其後復舊奏之非一時事也錢氏疑未當上召視諸儒師古  
讀曰示補注先謙曰史記仲舒弟子呂步舒師古曰步舒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師古曰步舒  
本考證云人字當作步舒者非也先謙案集解引徐廣曰步舒  
師古曰步舒者非也先謙案集解引徐廣曰步舒  
一作茶亦音步舒官丞相長史見論衡論孝養篇呂步舒言使步  
舒持斧鉞治淮南獄見五行志又鹽鐵論孝養篇呂步舒言使步  
見不知其師書曰為大愚師古曰步舒  
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  
也師古曰步舒  
御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師古曰步舒  
世用事師古曰步舒位至公卿仲舒曰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師古曰步舒  
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步舒  
之師古曰步舒  
字矣先謙案史記作膠西王仲舒恐久獲舉病免凡相兩國輒事  
驕王正身自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所治及去位歸居  
終不問家產業師古曰步舒  
至卒終不治產業師古曰步舒  
夫論同語意更完足師古曰步舒  
議師古曰步舒  
法師古曰步舒  
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二十三事師古曰步舒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曰校音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已壽終於家家徒

茂陵補注王先慎曰案仲舒死葬長安宋敏求長安志云城蟻陵

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

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因不子及孫

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其所著書

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補注齊召南曰玉杯以下並是書

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綴以成也蕃露之義崔豹曰古之

秋繁露詞先謙曰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撥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撥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已加尹呂呂望也伊

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莞莞仲也晏晏嬰也伯至向

子歆曰為伊呂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

也噫音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

讀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

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原作源

至向曾孫龔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為然補注何焯曰劉歆末路

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王先慎曰後漢書龔竟傳略云延岑

軍鄧仲况據兵據南陽陰縣為寇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與龔

之章懷注云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又引三輔決錄注曰

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廣湖捷之器宗廟之寶也

漢書五十六

司馬相如傳卷二十七上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

生諸證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漢書五十七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

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補注沈欽韓曰學擊劍擊刺之法也莊

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補注先謙曰索

相如既學補注先謙曰索隱案秦必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已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

其好也師古曰嘗讀與贊同贊財也百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

入粟拜爵之比漢初得官皆由嘗算有市籍者亦不得官也郎官

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沈欽韓曰武騎常侍其官與

李廣李蔡同亦郎中被選者耳云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

非先謙曰據史記李廣傳當是八百石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

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

病免客游梁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迺著

子虛之賦更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虛賦乃游梁時作後會梁孝

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補注先謙

證引凌釋陸云劉知幾謂此傳相如自作子長錄之班氏曾無增

損如相如自作何自述事而不諱耶觀賦後有非義理所

斷語自作之說未可據也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遂達也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補注先謙

彼都人士菱城郭之邑曰都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音義臨邛令

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僅謂奴

記僅客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其家富亞王酒  
相謂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也并召令既至卓氏  
客已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叩令不敢嘗  
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衆也一坐盡傾  
其風采也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師古曰  
進也補注周壽昌曰不敢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  
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是一再行引也古樂府長  
無古下十三字索隱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相重而自琴心挑之師古曰挑動也於琴  
音徒了反補注先謙曰素隱引其詩曰鳳兮鳳兮何由交接爲鸞  
海求其皇有一女在室室人選毒我屬何由交接爲鸞鸞四  
又曰風今風兮從皇樓得託子尾承爲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  
如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則有誰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  
師古曰開甚都張揖曰其得都士之節也章昭曰都邑之容也師  
子都則知都者美也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  
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音也補  
不必分指恐不得當也注師古曰當謂對偶之稱既罷相如迺令侍  
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  
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師古曰注宋祁云別本  
遠山險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師古曰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  
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  
此類甚多義非且也補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師古曰何至  
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適令文君當爐師古曰  
日虛酒虛師古曰賣酒之虛果土爲虛古居酒舍四邊陸起其一  
面高形如錐虛故名虛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虛爲對虛酒火虛  
失其義矣補注宋祁曰注文而虛下當有也字先謙曰說文記作  
筵集解引章昭曰筵謂酒肆也酒肆也酒肆也酒肆也酒肆也  
作虛則文省也師古曰筵謂酒肆也酒肆也酒肆也酒肆也酒肆也  
漢書補注 卷五七上

居豐食貨志下注虛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相如身自  
志注又引臣瓚曰虛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相如身自  
著憤與禪師古曰今之虛也頌曰頌曰頌曰頌曰頌曰頌曰頌曰頌曰  
因以爲名非謂其形似也先謙曰吳越春秋越王無疆與廣雅俗  
字異耳案說文禪禪謂之禪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  
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  
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禪也  
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師古曰  
之役也酒者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師古曰  
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集解引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  
倦游意言所游之多令人以息且病解之誤矣先謙曰倦游謂游  
言其言爲官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  
不可言辱也師古曰卓王孫不得已已止也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  
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迺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錢大  
昭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憊以所著  
鷓鴣裘就市人鬻昌黃酒與文君爲媵既而文君抱頭而泣曰我  
生平當足今乃以衣裘黃酒遂相與謀於臨邛賣酒相如親者積  
與相如繼以貳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  
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觀請  
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簿小者也  
音壯師古曰爲齊難師古曰難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  
此事也師古曰爲齊難師古曰難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  
無下皆師古曰欲明天子之職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師古曰曰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  
作常先謙曰史記亦作章因曰風諫師古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  
卒章猶言終篇不當作章因曰風諫師古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  
上林子虛賦意謂不當作章因曰風諫師古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  
地結錄古今忽然如夢幾百年矣師古曰奏之天子天子







月馬見草似幽蘭其生者二尺許開花... 可勝圖曰師古訓勝為舉又於舉上加蓋以足其意則舉字為贅設

勝即盡也木書山傳注勝盡也... 可勝圖曰師古訓勝為舉又於舉上加蓋以足其意則舉字為贅設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翠帷羽蓋謂以翠  
羽飾帷蓋案善說是顏謂帷翠色非也  
文也師古曰員木中介蓋古曰員為  
日錄也其形似鼓故名金鼓後漢郡國  
樓下兩石鼓扣之聲清越世謂之神鉦  
九域名師也此鉦吹鳴額張揖曰榜人  
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訪又方孟反  
舫舟也廣雅釋舟舟音訪也說文舫  
習水者按舫音訪舟音訪也月令  
云今月令漁師為榜相也此引月令  
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  
尾參諸郭說若今歌之水蟲駭波鴻  
鴻大也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激  
會案史記文選並與石相擊瓊瓊  
此同作物者蓋別本石相擊瓊瓊  
補注錢大昭曰楚詞九思云雷震  
文彬曰雷震同擊注引山海經郭  
兒魯靈光殿賦注引山海經郭  
之大而且多水與相擊瓊瓊作聲也  
史記文選 前漢五十七上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本里字  
者擊靈鼓起雲漢師古曰靈鼓六面  
傳宋華御事逆楚子遂道以用孟  
田亦用之此獵罷飭歸之事始田也  
案行騎就隊師古曰隊依也行騎就  
淫般乎商裔郭璞曰商裔流相連屬  
行史記作班義曰商裔流相連屬也  
本唐書禮樂志先以商裔流相連屬  
高唐文選宋玉所賦者言其高也  
當從文選宋玉所賦者言其高也  
徐廣曰楚王游於陽雲之臺泊乎  
則以陽雲為有據案朱說是也  
步各反陽音徒蓋反補注先謙曰  
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怕無為  
泊與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  
離香稻鮮魚曰為勺藥酸恬滋味  
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酸恬滋味  
於蘭桂五味助諸食因呼五味之  
其意安為音訓已誤後學今人食

豈非古之遺法乎錫音竹清反補注  
酸醜美之也勺藥之說皆然則調和  
七發曰勺藥之說皆然則調和之  
家及通者均說也文選注曰勺藥  
歷也通者均說也文選注曰勺藥  
注歷也通者均說也文選注曰勺藥  
也勺藥之說皆然則調和之  
和勺藥之說皆然則調和之  
論太矣服虔注此不極口者由人  
證矣服虔注此不極口者由人  
草可和食助諸食師古曰勺藥  
桂五可和食助諸食師古曰勺藥  
若專指一物何得言勺藥乎然  
此藥略云五鼎調勺藥之味  
音酌調略云五鼎調勺藥之味  
芍藥調略云五鼎調勺藥之味  
善說而世混為一兒今案集韻  
道無一事則見唐京兆尹師古  
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  
義耳言辭割其肉搥車輪而食之  
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察今篇嘗  
有燔卷槍囊對向九獸作焯焯  
記焯也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肉也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爵也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反也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將割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近也於王無自應僕也烏有先生  
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師古  
曰娛左右也師古曰言有惠賜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  
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  
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  
雲夢曰為騎奢言淫樂而顯侈靡  
高李善注引郭璞曰以為高談也  
璞曰奢關也文義甚明此誤先謙  
日奢關也文義甚明此誤先謙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李善注非楚國之美彰君之惡也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而善注是彰君之惡者非也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字必若所言亦即有而而言之也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妄加入耳史記有而此二句亦後人所加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之二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端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使齊失辭為輕於齊使齊失辭也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非其人為累於楚也較前說為長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有琅邪東海館自齊國言之在琅邪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琅邪在東海館自齊國言之在琅邪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百三記起臺館自齊國言之在琅邪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土築宮闕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欽韓曰紀要成山在登州府文登縣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中先謙曰錢東垣云詩唐風碩果離離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何修而可以錢東垣云詩唐風碩果離離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善與下三句相協張揖郭璞趙岐李射乎之果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引漢書音義曰師古曰睡音直瑞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集解浮勃解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音義文選引作應劭說此師古當為應劭索隱云案齊都賦云海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音義文選引作應劭說此師古當為應劭索隱云案齊都賦云海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音義文選引作應劭說此師古當為應劭索隱云案齊都賦云海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

雅傲儒卓異也師古曰與萃同萃獨同說文何憐不羈也師古曰與萃同萃珍怪鳥獸萬端麟辟師古曰與萃同萃多也師古曰與萃同萃充仰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師古曰與萃同萃日言其所有眾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師古曰與萃同萃文選作切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師古曰與萃同萃客耳師古曰與萃同萃言見禮於王耳師古曰與萃同萃何為無已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與萃同萃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已迷職也師古曰與萃同萃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已禁淫也師古曰與萃同萃禁絕淫放耳師古曰與萃同萃通也師古曰與萃同萃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師古曰與萃同萃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已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已師古曰與萃同萃揚名發譽而適足已卑君自損也師古曰與萃同萃晉灼說文巢都專傾覆也師古曰與萃同萃道乎師古曰與萃同萃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師古曰與萃同萃故言右也師古曰與萃同萃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都州在長安西師古曰與萃同萃物崔季瑋在東海胸縣世傳此山自蒼梧之南從來上皆有方師古曰與萃同萃山然一名蒼梧不知相泉賦用此山否師古曰與萃同萃南不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所乃當丹水更其南師古曰與萃同萃以四海為宏農入鈞水師古曰更所乃當丹水更其南師古曰與萃同萃東燭滄海有八丹水師古曰更所乃當丹水更其南師古曰與萃同萃之紫淵徑其北師古曰與萃同萃



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雖龍龍若山神則保焉何物乎先謙... 乎永歸... 郭璞曰... 然後... 漢書補注...

漢書補注 卷五七上

先謙曰... 廣雅曰... 魚... 龍... 山... 郭璞曰... 漢書補注...







子西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 御覽引本草吳普云三月采之... 御覽引本草吳普云三月采之... 御覽引本草吳普云三月采之...

微似耳相國以下乃綵矣... 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 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 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 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

周覽沱觀先師曰沱音也音敷反補注緝紛軋笏孟康曰軋紛  
紙密也師古曰緝音丑史記文選於反音勿軋紛軋笏孟康曰軋紛  
本韻也爭忍反引宋郁曰越本注文緝音丑反軋紛軋笏孟康曰軋紛  
一作緝郭璞曰樂引徐邈曰越本注文緝音丑反軋紛軋笏孟康曰軋紛  
之無端察之無涯注師古曰涯音也音儀補日出東沼入庫西陂張  
曰朝出苑之無涯注師古曰涯音也音儀補日出東沼入庫西陂張  
長涌水躍波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草木生也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言不凍也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如牛而四節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磨似鹿而大節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鋼似鹿而大節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偏者下也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口下也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文下也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野牛也郭璞曰漢宮殿薄日長苑西陂中池東陽不水不夾補注  
於然因以名之毛即今之犀也北山經帝紀無敢當者領金舌其狀如  
牛而四節生毛名曰犀也北山經帝紀無敢當者領金舌其狀如

漢書補注 卷五七上

東山北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也長鼻牙長一丈頭如牛而鬚一其音如鼠一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



文碑... 蘇林曰... 唐石... 補注... 蘇林曰... 唐石... 補注... 蘇林曰... 唐石... 補注...

夫未... 補注... 蘇林曰... 唐石... 補注... 蘇林曰... 唐石... 補注... 蘇林曰... 唐石... 補注...



即下黑說文所食母猴或曰或說即殺獲也... 漢書補注 卷五七上

如鹿而白尾... 漢書補注 卷五七上







選注鳴陽即佛也據此泉羊即鳴陽矣選注史記作虞或從金虛  
 云鐘鼓之附也節伍儀從虞其下足錄下云虞或從金虛  
 日虞鹿頭龍身神獸也據此虞卓傳鐘虞虞懷注前書音義  
 後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補注先命其射處遇  
 從而中之言矢不發發必弦分菰分菰一發矢為射郭璞  
 曰什也選注廣雅曰命也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發死而赴如射  
 菰也菰謂射的即今之標上標也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反補注錢大昭曰尋文氏注義則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縣眠以景注云故書藝或作弋元謂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轉寫為耳小注云以與技藝字同失之矣先謙曰官本借字傳作菰  
 發下矢作死是選注引亦作死而赴之矣先謙曰官本借字傳作菰  
 上浮騰遊也陵鷲風歷駭必師古曰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見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處無寥廓與通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義引與此同文選注曰下有郭璞之註而與通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經注曰七字也上有者其字官本元作老而與通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白李郭璞曰亂者音亂其行伍也補注先謙曰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文鶴善注引郭璞曰亂者音亂其行伍也補注先謙曰菰菰古與菰同字亦作泉音魚列  
 淮南覽異訓駭駭雜於始餘注駭駭皇之別名也選注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選注皆追捕之拂野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  
 也師古曰選注皆追捕之拂野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  
 梁章鉅云海內經南方蒼梧之野有鳥名曰鷲鷲之山有五  
 北海之內有蛇名曰鵠鵠者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鷲鷲之山有五  
 屬與上一文不相類從說文鷲鷲為鳥也注風山古曰鷲鷲之山有五  
 張揖曰鷲鷲取也樂方西之鳥也注風山古曰鷲鷲之山有五  
 方言揆取也樂方西之鳥也注風山古曰鷲鷲之山有五  
 隱作鷲鷲明正義云長喙疏翼尾非幽閉不集非珍物不食梁章  
 鉅云鷲鷲下當有義云長喙疏翼尾非幽閉不集非珍物不食梁章  
 南說文鷲鷲下當有義云長喙疏翼尾非幽閉不集非珍物不食梁章  
 幽昌中央鳳皇先謙案楚辭遠遊從元鷲鷲與鷲鷲朋王注鷲鷲後鳥  
 吳都賦以鷲鷲為正此鳥屬鷲鷲又云鷲鷲與鷲鷲朋王注鷲鷲後鳥  
 已久疑以鷲鷲為正此鳥屬鷲鷲又云鷲鷲與鷲鷲朋王注鷲鷲後鳥  
 朋吳都賦以鷲鷲為正此鳥屬鷲鷲又云鷲鷲與鷲鷲朋王注鷲鷲後鳥  
 緣作鷲鷲也道蓋塗迴車而還消搭手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  
 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曰八紘紘音宏率乎直指  
 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師古曰紘音宏率乎直指  
 直去意揜平反鄉師古曰揜音選然疾歸貌補注紘音宏率乎直指  
 雄鶴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在雲陽甘泉宮外師  
 宋祁曰鳩越作支條枝條并石關壽昌日石關文選下堂黎息宜春  
 史記及本書揚雄傳並作石關壽昌日石關文選下堂黎息宜春

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  
 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堂宮名在杜縣  
 記作棠正義引括地志云宜春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杜縣  
 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杜縣  
 文選史記注引濯鵝牛首張揖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也濯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權字解在侯幸傳牛首詳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師古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士之勤也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夫之略也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也徒車之所開轆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間作騎文騎之所跡若人之所踏藉師古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助辭徒猶也也若亦助辭若預及之辭先謙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文選有步字史記人下有民字藉作蹄文選人下有民字藉作蹄文選人下有民字藉作蹄  
 與徒車對文騎與對文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與其窮極倦欲驚惺伏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警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字是貌下有也字欲官本作訊文選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藉藉史記填阮滿谷掩平彌泮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頽天之臺張揖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乎膠葛之寓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作轉轉之字膠葛擊乎毫毛而盈丈乎寓亦作寓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千石鐘萬石虛書唐書樂志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  
 十枚即上林賦所謂也鍾當十二萬斤此十枚未識其義立萬石之  
 虞師古曰虞賦名也鍾當十二萬斤此十枚未識其義立萬石之  
 虞詩靈臺虞業維借字釋器木謂之虞郭注縣鐘磬也補注先謙  
 曰術案刻靈臺虞業維借字釋器木謂之虞郭注縣鐘磬也補注先謙  
 師古曰虞賦名也鍾當十二萬斤此十枚未識其義立萬石之  
 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謂名草盛兒後漢光武紀注加車謂上建郭注蔡也合聚五采  
 不涉樹鼓疑郭誤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徒步也補注先謙曰濯鵝牛首池名也在西苑西頭師  
 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民氣鬱閉筋骨拘束不達故作爲舞... 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 帝堯通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 誘不視古今人妻妾改易呂氏本交補注先謙曰... 呂覽古樂篇陰康仍作陶唐賦李注亦沿聽葛天氏... 其誤惟章懷注後漢馬融傳引作陰康耳... 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 二曰玄鳥三曰有草木四曰奮五曰穀六曰敬天... 曰依地德入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入曲是也... 云春秋張氏三皇時君失之矣補注先謙曰案文選... 注以民爲氏以遂爲育以建爲徽皆誤案史記樂... 章鉅云按張氏所遂爲育以建爲徽皆誤案史記... 達禽獸作萬物極與此千一人倡萬人... 引並作總禽獸之極與此千一人倡萬人... 注合則今本萬物之極與此千一人倡萬人... 離龍事類篇陳思報孔璋書曰葛天氏之歌千... 因以萬部夏案葛天之歌倡和三人而已相如... 三威萬信賦妄書致斯謬也按此賦千倡萬和乃... 上文非專屬葛天當由陳思謬用不得以此議相... 震動川谷爲之蕩波浪起也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 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補注錢大昭曰... 前漢五十七上

注引灑作灑詩寶之初筵序沈瀟淫液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 故郭以陰淫灑之爲流灑曲左傳醫和曰陰淫灑疾此陰淫... 二字所本案行見上又文選琴賦案行陸離是也淫灑此... 注行灑也詩灑長言之則爲陰淫灑案行約言之則爲淫灑... 謂灑灑而無節也郭曰灑灑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 貌也郭曰灑灑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 注錢大昭曰揚雄反離騷云暗紫以其結紛注結紛也... 九懷云撫余佩兮紛紛王逸注持我玉帶相糾結也... 之闕闕二字當以音義俱合先謙曰郭曰結紛也... 錢說也楚風集解引郭曰楚風也文選曰結紛也... 也楚風集解引郭曰楚風也文選曰結紛也... 樂從楚風集解引郭曰楚風也文選曰結紛也... 辭張以楚風集解引郭曰楚風也文選曰結紛也... 聲而長歌楚風集解引郭曰楚風也文選曰結紛也... 文選選楚風集解引郭曰楚風也文選曰結紛也... 與郭說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 采蓮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 序郭說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激楚... 能楚影沈寒凝海不能結風爲舞曲也陸機演連珠... 爲之凝結故以結風爲名如過雲迴雪之比矣... 前漢五十七上



雲罕固有旗名特不可以訓此賦耳... 悲伐檀... 樂樂胥... 修容乎禮... 於斯之時天下大... 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 德厚之恩... 忘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九百... 也... 夫曰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遂巡避席... 曰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 甚眾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剛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師古曰言不向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 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矣... 先諫曰一切釋音義一引聲類剛定也後漢孔奮傳注剛定其義... 也亡是公云云文本文史記言不向其侈靡過實之辭特定取其義... 篇歸於正道而論列之非剛削之謂也玩此賦文辭首尾完具即... 所謂侈靡失實者固在豈為刊削之謂也... 云剛取非謂削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也... 今僕入師古注索隱特存其真昔人謂師古篡取游秦之書此亦... 證其一

虛受堂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燹中 師古曰行取日略夜郎

蕭北反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武帝開南中皆西南夷也燹音

焚道令通之費功無成使者唐蒙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歎曰

索隱張揖云諺曰思都郵新令頭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種也

皆西南夷後以爲郡都郵新令頭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種也

位初矣通夜郎燹中許西南夷傳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

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補注先謙曰

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 師古曰檄大也補注先謙曰

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師古曰存撫大行王恢

詳匈奴傳匈奴之無功然匈奴貪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而事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康居西域國名也

注先謙曰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

西域之迹據史記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

補注先謙曰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

王恢先謙曰建元六年閩越王耶里王耶里王耶里王耶里王耶里

文穎曰南越也番禹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

古曰南越也番禹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

入朝禮世婦疏致禮亦名爲番禹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

助往南粵論意其王胡道太南夷之君西夷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情忘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喁喁喁喁喁喁喁喁喁喁喁

風之狀爾眾口向上似泥解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 師古曰嚮

嚮嚮然三字屬下句讀爲順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 師古曰嚮

嚮嚮然三字屬下句讀爲順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 師古曰嚮

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師古曰賓賓也言爲善者未賞則此謂賓禮之

也賓有敬義亦有導義周禮鄉大夫以禮禮賓賓之司農注賓禮之

發也書堯典賓賓出日傳賓導也賈義徵隔官本賓作賞 發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曰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也 師古曰呂發軍之法爲興軍之制

制即前所謂用軍興法顏注非先謙案索隱引張揖云發軍興

三軍之眾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興法制

故驚懼蜀人也案張說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師古曰賊殺亦非人臣

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漢舉燧燔 孟康曰漢如燧米糞縣著燧泉

攝然之也補注宋祁曰與音郁流米糞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

義契皋作拮棒索隱引字林云與音郁流米糞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師古曰觸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名聲施於無窮功業著而不滅是已賢人君子肝膽塗中原膏液  
潤楚中而不辭也師古曰楚與楚同古野字也中古草字補注先  
若今奉幣使至南夷補注宋本曰越本使作役王念孫曰越本  
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謂奉幣之役即上  
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  
私假使使使亦常依新本本作役漢紀作私假使使與使相似而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補注  
矣注當也較身死無名師古曰無諡為至愚也終日思死後葉傳  
稱故謂之諡補注先諡曰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  
曰不先者謂往師古曰寡鮮皆少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師古曰所引宋祁曰所司疑作  
有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人師古曰誠信之曉諭百姓曰發  
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曰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讓三老孝  
弟曰不教誨之過師古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  
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  
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檄文師古曰示遠所也咸喻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相如還報師古  
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  
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  
南夷傳費曰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  
君長文類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古曰笮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補注先諡曰  
漢史與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再馳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  
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馳音龍補注沈欽韓曰邛今西  
川南遠府地在今雅州清溪縣唐置黎州冉驍今茂州先諡曰

官本注作九案易說卦傳虞注周禮巾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車大人注並曉龍互通疑龍音亦是師古  
先諡曰史記作秦時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師古  
日南夷謂犍為群利也西夷謂上言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師古  
先諡曰索隱四百石五歲還補大縣令先諡案此及上文申郎將  
與史記同西南夷傳並作郎中將史記亦同未知孰是百官志中  
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于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懸反補注先諡曰  
卿四乘亦急傳也六乘傳見吳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補注  
王諡傳七乘傳見武五子傳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補注  
無南字至蜀太守曰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補注  
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兩漢京兆河  
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逆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  
設角弩而不用也按此負弩矢先驅之用也先諡曰索隱案亭吏  
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  
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  
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弩迎公子  
於界上是也先諡案傳明言縣令負弩矢案隱既謂隨時輕重又  
言亭長當負弩師古曰蜀人曰為籠補注先諡曰索隱引華陽國志云蜀  
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  
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師古曰酒曰交驥卓王孫喟然而歎曰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  
也義與向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乃厚分與其女  
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師古曰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補注先諡曰史記作相如使略定  
定未嘗使人便使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師古曰  
形近致譌南字術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師古曰  
州府天全州漢置從縣音斯蜀志作斯都晉曰徙屬先諡曰史記  
臣妾作內臣是索隱案氏斯音史張揖云斯音才餘國也案今斯  
讀如字益都舊傳謂之斯更華陽除邊關益斥師古曰  
官本閣下再有邊關二字引宋祁云滿化本無下邊關二字齊召  
南云按史記作除邊關益斥文選亦然然下邊關二字齊召  
一關字而今本又衍一邊字也先諡案通鑑十入關下亦有關  
字言除去舊設之關更於新開之地置關也益斥文選下亦有關  
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  
張揖所據又按沫水即大渡水志曰沫水出旄牛微外南至南



安東入江而大渡水出青衣縣東南至南安入漢水即水經注之漢水也若水今名打冲河沈欽韓曰方輿紀要大渡河出雅州西北生羌界一名沫水流經雅州蘆山縣北又西南流經黎州所西折而東南經建昌行都司越嶲衛北境東流入嘉定州歷峽州縣南至州城東南入大江瀘水出黎州西微外其源曰若水

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通靈關道以地理志證之越嶲有靈關道則本文山字說也張揖注通靈關道亦脫一關字錢大昭曰兩漢志俱作靈關道沈欽韓曰一統志孫水自前遠府冕甯縣北發源南流經縣東又南經西昌縣西又南經會理州西合若水一名長河又名安南河至迷易所西南合打冲河州志云若水一名長河又安南河至迷易所西南合打冲河州志云若水一名長河又安南河至迷易所西南合打冲河

子師古曰籍倣也風讀曰颯且因宣其使詣補注錢大昭曰詣當作指史記及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本此下不提行漢興七十有八載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德茂存乎六世呂后文帝景帝通武帝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反補注宋祁曰汪當作濶也湛讀曰沈汪音烏皇反濶音於濶

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曰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也業事也屈音其勿反補注此亦使者之累也音力瑞反竊為左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詔字誤官本作語仁者不己德來強者不己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并吞之曰其險遠理不可也補注先謙曰古往疑作往古



得受號者曰億計師古曰億謂爵號也故乃關沫若張揖曰沫若水名也微祥柯鑲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錢謂疏通之曰開道也梁橋也作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長行之也補注先謙曰長駕猶遠取也師古曰遠也

也閉絕師古曰閉絕也名爽闡味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爽明也郭璞三倉解詁曰名爽早朝也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味早旦也爽明也先謙案名爽猶味且蓋曰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士支本上支反先謙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沈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日沈官本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絕業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已哉師古曰惡謂與鳥同

已止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也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補注五

鴻禧曰減五皆五義俱未安詩閔宮克厥功鄭箋咸同也補注

下加三王不煩加字詞意皆通集解引韋昭曰咸同於五帝近之

先謙曰聖說是李言五帝比漢為減未嘗言漢減於五帝蓋漢

駁文選咸作減引李說亦作比漢為減索隱引作漢比為減因顏

說而例其文尤謬又引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

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亦屬曲說集解

函又傳寫誤改耳觀者未親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

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音聊補注先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謙曰焦朋史記作鶴明文選作鶴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已進師古曰進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

小雅車攻之詩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補注

日允矣君子師古曰允矣失志貌勞作息微罔靡徒遷延而辭避師古曰微罔失志貌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

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長卿常有

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君

為諫傳于世沈欽韓曰素問奇病論脾瘵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

除陳氣也馬融注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有上

消中消下消劉河間云飲水多而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

小便多者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

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師古曰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嘗從上至長楊獵

而謫也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補注

日官本此師古曰嘗從上至長楊獵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師古曰鳥獲素

忌吳王僚子也勇期育師古曰勇期育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然

也補注劉放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犯屬車之清塵師古曰卒然

意先謙曰釋詁存察也謂不及察之地顏說非犯屬車之清塵師古曰卒然

曰古者諸侯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

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

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曰為清道灑塵謂之清與不及還轅

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蔡邕說與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

於羿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技下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

有力字官本得作能注末無也字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

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補注宋祁曰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馳補注宋祁曰猶時有街槩之變張揖曰街馬





先讀曰正義引張說谷上無飛字說文竊深遠也窅深遠也楚辭飛泉之微液兮河水注崑崙山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 所謂飛泉也悉徵靈圍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揚光... 帝五時太皞之屬如謂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 從於己補注宋祁曰注天文五時當從本一作五時先諫曰正義... 帝五時太皞之屬也注天文五時當從本一作五時先諫曰正義... 居也列傳傳云子明於浦經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 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先諫案封禪書秦一謬... 秦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宣紀修興泰一五... 帝后土之祠是太一為尊五帝為佐故使五帝先導而反大一... 楚辭東皇太一注太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 一星名天之神也楚辭曰召黔雷而見之或曰水神也補注沈欽韓曰... 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雷而見之或曰水神也補注沈欽韓曰... 遠遊注云黔雷造化之神門以得失枝處或為風故轉雷先諫曰... 今聲以音近通含並前長離而後喬皇服虔曰音轉雷先諫曰... 喬音曰出反補注先諫曰史記長離作陸離喬音曰音轉雷先諫曰... 皇作清陸離不聞有神名蓋涉下陸離而誤喬音曰音轉雷先諫曰... 門兮詔岐伯使尙方應門碑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尙主也岐伯... 者黃帝太醫賜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 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征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 也補注先諫曰郊祀志征字作征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 引作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局張說局使主方藥集解祝融駕而蹕... 御令清氣氣而後行兩龍御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氣惡氣也... 補注先諫曰氣氣蓋誤倒屯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師... 史記作氣氣亦作雲氣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娵張揖曰... 為蓋也梓音子內反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娵張揖曰... 方青帝之佐也烏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娵音... 許其反補注先諫曰娵史記作楚辭招魂注娵也廣雅娵音... 娵戲也義得兩通類注正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 山狄山也海行領從者也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 縣舜所葬也師古曰堯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張揖... 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鞞曰方馳互也難還重累也膠鞞猶交加... 也湛音徒感反還音大合反鞞音葛補注先諫曰騷擾衝從其相... 史記鞞作葛索隱廣雅鞞音葛鞞也案方並也騷擾衝從其相... 紛挐兮滂溼決亂麗曰林離張揖曰前也麗音也林離音也麗音... 日衝音尺勇反從音相勇反挐音音女居反滂音音音反麗音音音... 反挐音音音反麗音音音於麗反滂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曰官本無相字史記有麗作麗案從富為擬之借字廣雅釋言從... 撞也決也一作決也亦作決也麗作麗案從富為擬之借字廣雅... 山下水貌麗字亦作麗案從富為擬之借字廣雅釋言從... 俗作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 彥曰陸離張揖曰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反衍音七扇反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記撰作彥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壇又音同而通段借字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之廣雅彥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文彥傳彥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樂故說文有彥彥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 離其上下注班亂貌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音麗麗... 入雷室之研礧礧律兮洞出鬼谷之堀曩曩魁張揖曰雷室雷... 崑崙北直北辰下取鬼之所聚也堀曩曩魁不平也師古曰研... 崑崙北直北辰下取鬼之所聚也堀曩曩魁不平也師古曰研... 書音義取取也下有楚辭曰掘曩曩魁不平也師古曰研... 作效屈原文體者統謂之楚辭劉向九歎云凌厲雷以軌駭電分... 入陰陽之界也研礧礧律兮洞出鬼谷之堀曩曩魁不平也師古... 偷入雷室雷電礧礧律兮洞出鬼谷之堀曩曩魁不平也師古... 九章也師古雷電礧礧律兮洞出鬼谷之堀曩曩魁不平也師古... 都賦隱顯感感注感感注感感注感感注感感注感感注感感注... 不平貌礧又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揚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 尋陽縣南合為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晉灼曰... 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 河也補注先諫曰仙經說有紫碧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 實八紘之外安有八紘東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委羽晉書... 日沃野西北方之紘曰非夜光五河之紘曰吐流泉源如一梁廣... 精機文猶懸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紘曰吐流泉源如一梁... 云崑崙有五色流泉水其泉東南流山木也博物志經營炎火而... 浮弱水兮杭絕浮涉流沙出應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 于流涉彥彥曰杭絕也絕也浮涉流沙出應曰楚辭曰越炎火之... 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曰度者耳非張掖弱

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木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首  
下國反補注先謙曰十洲記天漢二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  
中國有好事之君故搜奇羅而貢神香乘車以濟弱水于今十  
三百年矣又云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  
浮不可越也荒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  
日史所本蓋奄息慈極氾濫水妖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慈極  
此文所本蓋奄息慈極氾濫水妖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慈極  
造青龍也汎濫搖動貌也異記吳王作天池池出蔥嶺下故慈息而爲  
帝先謙曰琴史記琴瑟集解引無伏下九字徐廣曰胡一作胎案  
馮冰聲相近楚詞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時若暖暖  
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  
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暖暖作菱菱正義引韋云屏翳雷師也案  
驛亦作曉暖視混濁兮注暖暖昏昧貌釋言菱隱也義本相近故曉  
驛收風李善注王逸楚辭注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

前漢五十七下

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鬚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  
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瀟日山海經曰西  
王母梯几而戴勝飾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  
之華勝焉音工老反字或作馮音學補注沈欽韓曰西山經三危  
之山三危鳥居之此云三危鳥蓋誤先謙曰史記曰西山經三危  
西山經有陰山以經文校之去崑崙二千七百八十里非地志西  
河郡之陰山也又云三危之山三危鳥居之郭注曰青鳥一名曰大  
王母取食者大荒西經王母之山有三青鳥所使也海內北經曰  
之山一名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  
命虛北郭注又有三足鳥主給使樂經文皆言三青鳥郭注又有  
三足鳥疑即傳會此傳之文也郭注行箋疏引史記正義引輿地  
圖云有三足鳥疑非又春秋元命苞云陽數起於三足青鳥者張揖  
青鳥爲一疑非又春秋元命苞云陽數起於三足青鳥者張揖中  
其來久矣官本注華是正張說在下有大字脫室字青  
鳥上無三足字崑崙下無必長生若此而不死乎雖濟萬世不足  
虛字引顏說婦上衍代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乎雖濟萬世不足  
百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曰西王母爲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  
日晉語注齊度也 同車揭來兮絕道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  
官本注履作履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  
引無南下六字 前漢五十七下

前漢五十七下

下











以在於大典謂能顯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  
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迎上帝是祿  
此之謂也相如既卒注元狩五年也五歲上始祭后十八年而  
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補注何焯曰傳遂終言其事  
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史通云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  
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固於揚馬傳末皆云  
選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其例不相如它所著  
純按傳中終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若遺平陵侯書補注蘇建也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  
之也補注何焯曰言由人事之見若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  
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為本字則去之彌遠矣先謙曰集解韋昭  
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於義亦  
過索隱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  
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易本隱曰之顯張揖曰作八卦通神明  
明顯也是何說為長易本隱曰之顯張揖曰作八卦通神明  
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本隱曰之顯張揖曰作八卦通神明  
之情是之顯也易本隱曰之顯張揖曰作八卦通神明

謙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補注先小雅謙小  
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詩曰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  
卑少之人曰對上言大人耳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小雅云人  
志小雅謙己得失及之於上先謙案說文謙說文謙說文謙說文謙  
怨也所謂小雅怨非是也詩人怨思之作雖極哀傷惟釋言謙  
身之得失為小不足道而憂及於國家之大所言雖殊其合德一  
故曰謙小己之得失類訓不詞張章說亦非所言雖殊其合德一  
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  
異師古曰風讀曰揚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  
儉之言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作調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按類注上文言次下亦同作風為是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作調  
雅不已戲乎張揖曰謂揚雄之論過輕相如也史記戲作虧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終  
漢書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季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  
卿足下則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季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  
一字次卿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季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  
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薛州及泰山儒林傳言  
薛人公孫弘是弘薛為薛人言齊薛東去海絕遠又云薛川國復  
推上弘史漢並合然則弘為薛人尚可疑其為薛人似無可疑  
也錢大昕云地理志薛在魯國二縣無薛縣然高五王傳薛川王終  
古皆成以之類類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安次文安故屬薛  
治屬薛之類類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安次文安故屬薛  
厥次人之類類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安次文安故屬薛  
鄉聚名也薛去薛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創四縣之內史記云

少時為薛獄吏蓋弘本薛川人其先齊未分故稱齊薛川人因少  
少在薛久故或亦稱薛人耳此史家承謬班未及正者也  
時為獄吏有罪免補注先謙曰史記為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  
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字上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呂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  
合意師古曰奏事不上怒曰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  
也師古曰以病移居補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薛川國復推上弘  
補注沈欽韓曰案西京雜記云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  
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  
素絲一綫撲滿一枚書題遺之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  
選補注先謙曰用國人固推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補注  
孫曰景祐本備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  
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蓋聞  
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補注先謙曰解詳武陰陽和

漢書五十七

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與朱少生師古曰山不童澤不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

游於沼澤師古曰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師古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

先謙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無短折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國也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地名其言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封舉蓋謀故弘對略而不言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國亦不在北方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

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統垂業下接物鬼變化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垂業之本也以下無一語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天命之符廢

與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曰正而

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未世貴爵厚賞

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

刑師古曰大昭曰當謂本及漢紀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

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師古曰分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不奪民時不妨民力

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羣臣遠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

作後姚本注文改是作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

說非也遠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

字徐錯韻譜遠復也復乃復之誤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

故原文以為遠疑作後今傳寫誤作後耳景文不能改遠為後也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師古曰先

本治下有民字引宋肅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無民字

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者治之本亦無民字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也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故畫衣冠異章服而

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

反補注先謙曰官師古曰比亦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比亦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與朱草生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

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擅殺生之柄通

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凡此

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補注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漸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

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

字者是也治要引此師古曰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不得其術則主

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宋祁曰天德無私親

德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順

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曰斯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治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本云召入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

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

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

是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

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冊

書答曰補注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

然見治道之可已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

馴服習之師古曰馴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採曲

木者不累日師古曰累當作案注文累積字上當有案古累字四

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

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飾曰儒術師古曰飾者譬上說之師古曰說一歲中至左內史

之引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所言皆聽曰此日益親貴嘗與公

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曰順上指汲黯詰曰齊人

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補注先謙曰史

始下無為字上問弘引謝曰夫知臣者曰臣為忠不知臣者曰臣

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

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核常稱曰為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

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補注宋祁曰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

數諫曰為罷弊中國曰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願罷

之於是上適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

解引章昭曰弘才非不能得一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

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然為布被補注沈欽韓曰

公孫弘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引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曰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曰鈞

名師古曰鈞取也言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日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補注先桓公曰霸亦上借

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

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曰為

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官公卿表引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  
 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引始為御史大夫蓋謀書五為三因置  
 於三先是漢常引列侯為丞相唯引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引授  
 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引顯重而文德引行衰  
 其引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引為平津侯補注齊召  
 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云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其後引為  
 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其後引為  
 故事至丞相封自引始也時上方與功業舉賢良師古曰引  
 古履字引  
 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引延  
 賢人師古曰問者小門也東向謂之東閣庭門而引賓客引別於  
 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  
 賢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  
 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執居接士之館姚釔曰此閣是  
 門不以賢者為吏屬別開門廷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  
 為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  
 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為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  
 府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  
 別而書籍字往往互當各隨義正之先謙曰官本閣作閣  
 與參謀議引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  
 一斛春九斗曰粟廣韻粟精細故入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  
 也不當作藝先謙曰官本作藝故入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  
 牛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引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質  
 從之引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質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  
 被我自引之弘大慙質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錦綉  
 疑其矯馬引欺人師古曰奉祿皆引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  
 逢惡貨不逢故人師古曰內深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廣雅意疑也文三王傳顏  
 注意疑也陳平張諸常與引有隙補注宋祁曰無近遠雖陽與善  
 湯二傳並同此文諸常與引有隙補注宋祁曰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補注先謙曰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引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引病甚自引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  
 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  
 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  
 師古曰今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  
 師古曰恐病死無引塞責  
 師古曰

曰塞當也補注  
 先謙曰塞答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引行之者三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引  
 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  
 師古曰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  
 師古曰不末苟知此三者知所引自治知所引  
 自治然後知所引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  
 師古曰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  
 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引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騫無汗馬之  
 勞師古曰言未  
 意猶言過垂恩意先謙曰官  
 本下字不重是史記不重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引行能不足  
 引稱師古曰不  
 師古曰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引報德塞  
 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宏至有發蒙振  
 者皇恐避位蓋  
 亦非得已也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  
 曰成下脫上  
 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七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  
 字據下注顏本有上字史記亦作尙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  
 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尙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  
 素隱引顏云言遭遇亂時而上武也又與此注異疑遇字篆文與  
 禍相涉因譌師古曰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  
 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  
 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  
 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  
 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世傳國為侯行者所以行賞也武帝  
 自言身任賞罰之權與史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  
 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恙憂也以  
 言罹霜露寒涼之疾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  
 輕何憂於病不止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  
 明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  
 師古曰閒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引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燾曰後漢陳忠傳注古者召吏  
 休假曰告汲黯傳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  
 此連牛酒雜帛為文謂因居數月有廖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  
 賜告兼賜牛酒雜帛也

年八十終丞相位補注先謙曰陳鵬年云按史記引以建元元年  
年七十一年是年即以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凡十一年  
十五五年為丞相年七十七元符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  
十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  
踵言相繼也屈音丘勿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虛而已師古  
又鉅勿反音力之反其室屋也虛謂曰墟補注郭嵩焘曰息夫躬  
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室屋也當時或名空虛為丘墟依師古前注  
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虛為丘墟依師古前注  
則此不當至賀屈氂時壞曰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補注先謙曰  
請虛為墟唯慶曰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其餘盡伏誅云弘子  
在廣下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  
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曰來股肱在位身行  
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  
粟之飯奉祿曰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  
衣服有品補注先謙曰官本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與內富厚  
注併入而率下篤俗者也而前漢五十八  
而外為詭服曰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  
曰富厚官夫表德章義所曰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  
本作厚富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者胡也反適讀曰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補注何焯曰此莽借宏以自衰  
大耳史家不探其隱而錄之卜式河南人也曰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  
脫音他活反補注先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謙曰官本他作徒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  
矣師古曰數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  
音所角反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補注先謙曰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  
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  
曰貸音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  
士數反欲持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

未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為傳與式曰天子誅何  
食貨志復矣且贊語以式實直配汲黯尤覺不倫式曰天子誅何  
奴愚曰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何奴可滅也使者  
曰聞上曰語丞相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不可曰  
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  
弘言矣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  
字似當有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  
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無曰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曰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上識式姓名曰是  
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成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  
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焘曰漢律踐更過更謂之繇成出  
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成錢者下云式  
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  
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九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曰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  
庶長師古曰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曰風百姓師古曰風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少躡  
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躡並音居略  
宋祁曰注文今草履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上過其羊  
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曰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  
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邱曰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  
也下顏音巨呂反與邱同兵乃之誤文臣去雙聲兵去非雙  
聲也呂與巨形毋令敗壞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疾者上  
涉遂誤為巨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為令師古曰令將漕最師古  
曰為漕令而後使令領漕其課最上曰式朴忠師古曰拜為齊王  
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下令字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擊臣宜盡死節  
其驚下者宜出財曰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



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  
 呂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手七百人引強命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孔子下有曰字是引宋祁曰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蘇直道者也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徵也蘇讀與由同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於野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是也隨牧蓄番軌分昆弟更造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四字官本蓄作畜注同番作番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注文音上作番與此同言下多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日惑一作或注同王念孫曰惑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感於利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邊有興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日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於內矣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使明知之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古以立文垂訓者也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謂博士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受業郡下皆無國字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凡眾也養主給亭飲者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工指兒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漆之契徒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質作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如此曰射策為掌故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日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是也補注郭嵩焘曰此廷尉官屬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文書下云除為從史後又以為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額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知蘇說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非也然儒於武乃煥反又音儒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欲反然儒於武乃煥反又音儒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謂不習事不署曹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諸司公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師古曰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御退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皆服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其材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日鄉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夫曰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一篇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表奏開六輔渠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溝瀆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曰廣溉田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束本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此也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代反補注先議曰裁審度 呂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級屬

不絕 師古曰綴索也言輪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

以器皇疏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繫吏猶以布紀喪兒負之

背也此綴屬即上擔負者師古云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輪租級屬

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即上擔負者綴

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綴下云掛也綴下云負兒衣本不

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綴下云掛也綴下云負兒衣本不

紀李奇注綴絡也綴注家多互訓綴下云掛也綴下云負兒衣本不

故文選綴都賦綴綴巨萬劉注訓綴爲錢貫也 課更呂最上由

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

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曰封泰山上奇其書曰問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緒羣元

張晏曰統察羣元也如治曰縣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

當作輯師古曰輯輯與集三字並同度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

木瓚曰當爲輯不輯通補注齊南曰按師古輯輯與集三字並

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

曰輯當爲輯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紀揖志亦與

輯義同小類既知輯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誤瓚說爲不通邪且虞

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踏誤朱一新曰瓚云瓚說不通者謂

輯輯本同字不煩改讀瓚乃謂輯當爲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爲不

也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 師古曰鄉讀也天地並

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曰非常 曰爲封禪告成合

祛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祛開散也音竹筋反 曰爲封禪告成合

雅然於文爲不辭文選舞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舉也祇戒

是祛有舉義宗祀天地薦禮百神是爲合舉於天地神祇也祇戒

精專曰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 師古曰唯聖

儀采備術曰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 李奇曰政教之法象

之欲反開者聖統廢絕 師古曰聖統聖人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

立明堂辟雍 師古曰宗祀泰一 師古曰宗尊也補注先 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 幽贊聖意 師古曰幽深 神樂

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曰永嘉祀爲萬世則 師古曰

四合各有方象 師古曰承祭祀聲樂各有等 曰永嘉祀爲萬世則 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承祭祀聲樂各有等 曰永嘉祀爲萬世則 師古曰

文亦亦作承公卿表應劭注承者承也 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

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曰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

肅邕永亨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

曰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

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亨也閏讀與

開同補注李植曰武紀是歲登封在夏四月距冬至尚遠蘇說非

也景謂景象武紀云遺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帝意封禪必有光應

是以開門侯之癸亥宗祀即上元宗祀天地也甲子爲癸亥明日

上元即指甲子爲六十日之元肅雍永亨即上元薦禮百神也爾

雅承也遠也遠也遠有循及之象猶虞書言循於羣神也李慈銘

曰字當作亨古亨字通然說文無亨字先謙曰注謂日下當有

下字太元官本元作大元是郊祀志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謂以本瑞

改建元年是歲以封禪改元元封亦其義也時尚未改故言將建

大元不指太初歷本瑞亦不指白麟之屬公卿表寬以元封元

年爲御史大夫從封泰山即是在是歲而改定太初歷在後本傳詳

初元年事也亨官本作享 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師古曰粲然

曰郊祀志云其夜若有 充象日昭報降符應 師古曰昭明也降下

符應曰報德化補注先謙曰官本正 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補

先謙曰官本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也音弋鼓反補注周壽昌曰  
 而免見劉向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重罪繫以按道侯韓說諫  
 後說與此云官屬易之語不合錢大昭曰向傳所云當即前以  
 負租課殿當免事寬之咎不止於免官免疑死字形近而誤先謙  
 曰負租課罪未必至死據公卿表寬為左內史後未嘗解官則有  
 重罪繫非此時事錢改文就己說未可從且說以元封元年封按  
 道侯寬時已為御史大夫則罪繫或居位九歲中事耳稱意謂  
 稱上意官本注鼓切與此同居位九歲官卒補注先謙曰表作  
 年正月延廣為御史大夫則八年是也武紀書  
 寬卒於太初二年十二月尤居位八年之端證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  
 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已為儀鴻大鳥  
 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其羽翼為儀儀遠迹羊豕之  
 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  
 閒師古曰遠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日也補注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補注先謙曰史記公孫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  
 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  
 反補注先謙曰明官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補注宋祁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皋師古曰滑稽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疑也言其變亂無常  
 矣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滑稽傳索隱引崔浩云滑稽音骨滑稽音工  
 器也破韻字林謂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數則唐都洛下閔補注先謙曰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師古曰是已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呂儒術進劉向王褒呂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  
 臣師古曰召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  
 嚴延年師古曰邵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  
 張敞師古曰敞諸二字多連用益一聲之疾徐

虛虛受堂

圭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幼小也還

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鼠得鼠及餘肉補注先謙曰史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以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章類訓同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也對也爰換也

為此官也調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

音徒鈞反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

謂掘地為院日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

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

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

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補注錢大昭曰以循

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所以深文拘

吏者如此先謙曰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

日王李說是

之如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已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為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

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

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謂岳曰汝當知足而

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先謙曰正義乾沒謂無及之而取

他人也或云掉取貨利沒為己有如水盡湖也諸說以沈為長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

日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補注先謙曰道稱道也與

許也道與之猶言稱許之也顏訓道為道義則存道與之為不辭

存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

讀日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補注先謙曰用平亭

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謂也言平均疑法

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亭字師古曰亭均也謂也言平均疑法

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亭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亭字與亭字古所

見本多平字是就集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亭字與亭字古所

以右已說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

白也請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

必稟先為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錢謂財也及為大吏而甲所賈湯行義有烈士之風師古曰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已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文書或受詔如無意造事中之也詳於後文湯為大吏而甲所賈湯行義有烈士之風師古曰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已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文書或受詔如無意造事中之也詳於後文

送死也補注沈欽韓曰唐書王與傅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為錢為鬼事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錢券若人家契帖上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券臺上書財若干并稱錢數者即券臺券也丞相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入朝是四閣所不在家藏中也丞相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入朝是四閣所不在家藏中也丞相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入朝是四閣所不在家藏中也

八輩簿黃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黃也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黃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君何不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

日分音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今人言君皆有狀師古曰

宋祁曰南本今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

也何多曰對為師古曰言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吏陛下幸致位三公師古曰言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然謀陷湯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死

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無它贏師古曰昆弟

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

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師古曰被何厚葬為載曰牛車有棺而無槨師古曰

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師古曰被何厚葬為載曰牛車有棺而無槨師古曰

曰欲令湯貧狀上師古曰被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師古曰乃盡

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曰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師古曰識具作其事師古曰後購求得書

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即

所下尚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

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尚書後購求得書

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顏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

曰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

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曰朝無舊

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曰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曰康寧夫親親

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

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師古曰

下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

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曰安宗廟其益封萬

六百戶師古曰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

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曰懷萬方師古曰顯有功曰勸百寮是曰

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

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濟國師古曰

毋空大位曰塞爭權師古曰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

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

勞政事夙夜不忘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

其位曰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

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曰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

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

不言情不達師古曰誠自量不足曰居大位繼大將

軍後唯天子財哀曰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先謙曰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

更誰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

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曰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

曰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

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上怪而憐之曰問左右乃

赦敬曰慰其意安世寤師古曰職典樞機曰謹慎周密自著外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上怪而憐之曰問左右乃

赦敬曰慰其意安世寤師古曰職典樞機曰謹慎周密自著外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上怪而憐之曰問左右乃

赦敬曰慰其意安世寤師古曰職典樞機曰謹慎周密自著外

內無間也師古曰著明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

病而移居補注非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先謙曰後說非師古曰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舉

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舉

賢達能補注先謙曰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

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本並云豈有耶

有私邪謝絕勿復為通師古曰官本非顏注後說是有耶

功高不調也師古曰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

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曰

過失師古曰問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

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

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難為光祿勳郎有醉

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曰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

如何曰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曰悲怒誣汗衣

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

五補注同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

字通典職官七同周壽昌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向書侍中皆使官

皆送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香從入臺護衣自

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誣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告郭嵩燾云作

署無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

許妃曰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曰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補注先謙曰延誤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

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

字蕭注先謙曰官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師古曰

本注在無子下師古曰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師古曰

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賀非無子也師古曰彭祖又小與上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師古曰音昌汝反師古曰

關難翁舍南八字為一句師古曰居冢西關難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遊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

讀曰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雅押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

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為子而仍稱賀時賀有孤孫翳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

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先謙曰賀不受詔都內別賦張氏無名錢

百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師古曰張晏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七綿師古曰也師古曰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

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

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

漢書補注 卷五九

五五七



意所不及者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胡閏反補注先謙曰感即德省文見吳世家索隱左傳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傳釋文皆可證故顏釋感為恨薄朕忘故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去也補注先謙曰蘇說非曰言今遠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顏說失之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曰輔天年補注先謙曰專安世復

強起視事至秋斃補注先謙曰公卿天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蓋牙戟幢也度應駑介士謂甲士也苗插也車皮盛盛駑也苗音側事反禮音服補注宋祁曰注文幢也下別本漸本並無也字先謙曰官諡本書下曰作云無也字是班皮儀古以盛玉後世乃盛駑耳

曰敬侯賜坐杜東師古曰坐家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陽縣南袁字記在明德門南八里俗呼張車騎冢王啟原曰杜為杜陵之三年安世始葬賜坐陪陵也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杜陵人不應此獨否疑傳寫脫一陵字

將作寫復土起冢祠堂補注錢大昭曰祠堂起於漢龔勝傳龔勝字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朱邑葬桐鄉西郭外民為起冢立祠後漢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廬舍祠堂崇修上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補注錢大昭曰陳留風俗富平縣別邑在魏郡世六世孫純封武始侯先謙曰錢說未審辨見

下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曰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補注先謙曰徙封後仍舊名戶口如故而租稅

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徵古書勃為散

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

丞主貢獻物也補注王先惠曰湯傳作獻食丞案續志太官令有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本注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

酒果丞主果此獻食丞蓋即主飲食之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

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繆侯者安也補注先謙曰繆官本作繆是後湯立功

西域世曰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補注先謙曰其

通稱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且

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言傳云主怒曰彼何以取姊骸骸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元帝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陳作臣是下姊字作妹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曰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

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賜甲第充曰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反張音竹亮反

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服皮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錢大昭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

先謙曰官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曰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

本其是是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曰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

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

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關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曰過放師古曰以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

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賦師古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

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

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曰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莽師古曰樂府游微名莽而後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

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莽古奔字補注周壽昌曰古者宮室通訓

宮中即室中也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

本書亦屢見

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

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補注先謙曰弟幸得勿

治補注王啟原曰幸莫也下吏當考其罪今放行輕薄連犯大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罪名雖顯前蒙恩

請連犯大惡罪名顯著前已蒙恩不加究治故但請免歸國也驕

請連犯大惡罪名顯著前已蒙恩不加究治故但請免歸國也驕

逸悖理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

在位臣請免放歸國曰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也厭滿也音

一豎反補注先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

入侍中太后曰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

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

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

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

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

戰關方略山川形勢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

事部七十三引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曰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

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為武始侯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

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

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半案富

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張湯本

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班

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  
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  
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即在  
漢書中未詳別出邪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為商賦九篇知商所  
著尚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漢興呂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  
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內漢興呂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  
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排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  
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虛受堂

十四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杜周 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南陽杜行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

為爪牙 補注先謙曰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 卒多亡也

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入為寇

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宋祁曰向未也字當刪先謙曰史

記使案邊失亡乃為御史後上使之也二語似不可少所論殺甚多奏

事中意任用 師古曰呂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滅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 補注先謙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 師古曰遲謂

次骨 法深刻至骨 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 師古曰廷尉在元封間其治

大抵放張湯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 而善候司 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師古曰微音賤師古曰微壁也上

決平不循三尺法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

言其大凡耳 孟康曰論語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曰孟說

篇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鉤命決云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

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邕獨斷策書制長二尺

簡如半之命諸侯以策書罪免亦賜策以尺一木邕所述漢制策

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尺二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策尺二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疏又云春秋

以尊經儀禮疏云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

尺惟刑書策三尺朱博傳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

故自漢相沿以三尺法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錫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

用鑄定九年竹刑注鄧析造刑書之竹簡說文範竹簡書古法

有竹簡長三尺者以示嚴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姓

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 專曰人主意指為獄獄者

短諸備但據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 師古曰安 前主所是著為

固如是乎 師古曰言 周曰三尺安出哉 師古曰安 前主所是著為

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補注沈欽

令三日格四日式謂律也師古曰格謂分條也補注沈欽

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教設於此而使彼至之謂格設於

此而使彼當時為是問古之法乎 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補

法無一成惟以 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當其時為是耳 師古曰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 師古曰郡吏太府也文穎曰

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

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補注郭嵩燾曰漢制郡

國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此言公府及郡國之獄皆由廷 一歲

尉鞠治如以郡吏專屬太守亦誤先謙曰太官本作大是 一歲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 吏因責如章告劾 師古曰皆令服罪不

服 師古曰定其 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百十餘歲而相告言 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故例故不得除而

法深刻故也 大氏盡詆曰不道曰上 師古曰不道也並音丁禮反補注先

更音工衡反 大氏盡詆曰不道曰上 師古曰不道也並音丁禮反補注先

謙曰罪至不道極矣更無所請不道以上也索隱道字絕句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也似當從之廷尉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 周中廢後為執金吾

漢二年而是年即書周為執金吾則中廢後為執金吾 師古曰

皇后昆弟子刻深 師古曰刻深 周中廢後為執金吾 師古曰

盡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年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

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先謙案周天漢二

年為執金吾三年遷御史大夫據武紀天漢二年秋大搜因泰山

私選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三為吏則夾河為郡守者延壽延考也何焯曰積先生書田仁事云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觀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報虐無或爽也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賞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師古曰司空也如潘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補注宋祁曰空字下疑有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病而移居補注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先謙曰前說是也

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補注先謙曰前說是也

不辭初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延壽延考也何焯曰積先生書田仁事云晉侯史官後因氏焉先謙曰通鑑胡注晉武帝時有侯史光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皆曰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滅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也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嚴其事也補注朱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講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言作于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召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曰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誅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誅誅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談言於下以市惠皆其素行好言美言也謂丞相素無定見而為美善狀補注先謙曰好言三字不辭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猶言無禮延年愚曰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是為故舊又言及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謂苛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曰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難也光曰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曰及以此為重事也

承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脫也補注先謙曰說通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本注在宜修孝文時政示曰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不登下宜修孝文時政示曰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命延年平處復奏言

則其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師古曰官試者今之試用官員外則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

吏給事中日上朝請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吏郎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時為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刑或由廷尉議罰第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為光信任故常專主其昭帝末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事也如顏失考

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曰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十戶此傳云益戶二千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封三千三百六十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訛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詔有司論定策

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穎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

臣侯表通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使耳

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已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

事官職多姦遺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棣曰太僕掌輿馬故有苑馬及官奴婢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上已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彙

強補注劉奉世曰繫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補注

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舊儀云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觀詔之日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己失不違

康靈盡思百姓未能較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數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助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以民庶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延年為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也

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曰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後漢與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卓益等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補注先謙曰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官本云作曰

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官本云作曰

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殺貴民流示光中補注先謙曰官本元光引宋元光當從南浙本作元光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當元帝初元三年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能歷五郡二千石

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目無見也偏盲者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補注穆荃孫曰兩目無故不好為吏茂陵見曰盲今欽一目故謂之偏盲非語有移轉也

杜子夏曰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杜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欽惡目疾見詆毀也音丁

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政求賢知自助風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問漢曰開補本無軍字諸本皆有子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周壽昌口讀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先謙曰荀紀成帝建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曰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

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符以刺今之者也補注李棣曰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嘗有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九人周人上法帝啓立正妃又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蔡邕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衆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以上三說皆與禮說不合班氏白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禮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此同禮說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而不必爲夏殷之制爾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所曰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

呂養壽塞爭也師古曰養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娣姪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肩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港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

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曰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

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竟是曰晉獻被訥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

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術道也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

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

此則可爲萬代法也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

正文作毋必有色師古曰音字爲贊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剛去音字聲作聲色則音字爲贊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剛去音字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故成之也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然太子宜作也哀太子之放逐也周室之大壞也臣贊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是卞音盤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卞與孟子同蓋卞與陸氏毛詩音義同唯將軍常曰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戒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急忽師古曰可不慎哉前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贊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贊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漢人宗周宣卽用此義屬亦近也近屬猶言近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雖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也補注穆荃孫曰何焯云劉氏校本注文鳴字下更有鳴字荃孫案此字當有后夫人雞鳴佩玉之妻起先謙曰列女傳曲沃貞姜云書故佩玉晏鳴關雖歎之妻起先謙曰列女傳曲沃貞姜云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雖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術謝短

宮門不擊柝關雖之人見幾而作古文苑載張超請青衣賦云周

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補注宋祁曰離字下疑

詠淑女幾已配上師古曰配上師古曰配上師古曰配上

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仁厚之作也

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

素釐以千里故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  
 君子必謹其始 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 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  
 曰玄誤官 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  
 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  
 字 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 師古曰信  
 速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 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  
 法制補注先謙 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言不可曰遠 李奇曰  
 師古曰遠與宏同補注 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  
 先謙曰官本無與字 蘇林曰字君力 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  
 女弟司馬君力 為司馬氏婦 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 師古曰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  
 先謙曰喜宣帝功 臣齊氏偶有不照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  
 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尋求而知  
 之也後漢儒林傳跡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尋求而知  
 而訓為觀得失之蹤迹非是季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  
 迹也平當傳宜深迹其道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即  
 訓為尋求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  
 或臣子背君父 補注宋祁曰江南本 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  
 人事曰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  
 心 師古曰刺戾 日三垂謂東南西南也補注 殆為後宮 師古曰  
 先謙曰說文垂遠邊也 何曰言之曰日戊申  
 蝕時加未戊夫土也 補注錢大昭曰夫當作未南監本 土者中宮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  
 者 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補 唯陛下深戒之變感曰類相  
 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  
 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 師古曰解在五刑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肆高宗之享國  
 丁五十九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  
 古文之後故無逸作五十九年 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不立  
 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熒惑為之退舍 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  
 之退舍景公享延年之祥也補 曰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  
 注先謙曰注景公下當有時字 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求之而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  
 至也 御安車由登道 師古曰由從也 二宮之饗膳 章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  
 養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 致晨昏之定省 補注先謙曰官如此  
 注先謙曰太后上當有帝字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  
 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之力曰從耳目 師古曰殫盡也從讀  
 近詔諛之人而遠公方 師古曰方正也 信讒賊之臣曰誅忠良賢俊失  
 在嚴穴大臣怨於不目 師古曰失在嚴穴謂隱處嚴穴朝廷失之  
 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讀為放佚之佚 雖  
 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曰佚  
 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 師古曰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曰全眾庶之  
 命臣欽愚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師  
 曰此殿在 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 師古曰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對曰據  
 經義以對補注先 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師古曰不信  
 謙曰官本據作取

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  
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  
身克己就義怨及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  
日四語禮記祭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義曾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  
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  
行孝終始不備而患不及者無此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能  
不及下無於字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  
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  
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文侯語周書及大戴官人篇略同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並有注字先謙曰據下類注明有主字是也遠觀其所主  
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爲人之援而進也補注  
宋祁曰注文爲主越本所作所爲非是進也當作進也孔子曰  
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前漢六十  
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取人之術也殷因  
惡無所遷其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此字  
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  
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  
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當世治之所務也  
王念孫曰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臣竊有  
對曰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臣竊有  
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  
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  
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日四語一婦人也補注宋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  
補注先謙曰說別本漸本作謀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  
縱心於此則眾庶咸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  
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編欽曰前事病賜帛罷補注先謙  
故萬端不足憂也欽曰前事病賜帛罷補注先謙

稱病故後爲議郎復曰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風常與  
欽慮之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  
安世章安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卽成帝時塞河隄者也補注  
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世無世字注同子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  
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一世字數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治河者王延世或此脫一世字數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罪過補注何焯曰欽爲野王奏記王鳳不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  
亦爲王氏補過也先謙曰胡常見君及繼功臣絕世補注齊召南  
方進儒林傳欽教解胡常事無所見及繼功臣絕世補注齊召南  
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詔蕭何是建議繼功臣絕世補注齊召南  
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填撫四夷師古  
音竹  
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  
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且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假伏戲弄於心不  
介然有間補注李慎曰說文介畫也畫則必有間故介一訓間也  
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  
就封師古曰范雎爲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  
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  
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從也師古曰由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元年傳注放猶屏也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頃  
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  
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  
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  
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起鳳就位鳳心悲稱病篤欲遂欽復  
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  
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絮  
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  
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



亦別也台則進不則退辨之觀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非主  
分介介錄形相亂經典字多互用陸氏釋文中不可枚舉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衛命住於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

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

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論則是其義非韓詩也補注錢

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補注錢

大昭曰漢孟軻碑云天生仲山甫翼佐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

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

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補注宋祁曰南本

意為句但治安變異四字主上昭然知之補注錢大昭曰照南監本

字不辭疑作息是也師古曰援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

是昭故攀援不遺引也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

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益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補

注先謙曰元后傳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為古文作公

無困哉非也逸周書祭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曰固

公解亦云公毋困我哉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曰固

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

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已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

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曰為不坐官職疑其曰日蝕見對

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

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曰為坐言事也補注周壽昌曰

見罪而以奏薦馮野王張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

美人為罪故欽欲鳳暴揚之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補注

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補注

先謙曰左昭元年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一曰引者控執之爭引

侯奉朝請成帝時迺子業嗣補注錢大昕曰業有材能曰列

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

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

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

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

昌曰長母王若元后姊李楨曰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

定陵汝南縣也長就國當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

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

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補注先謙曰立與業書

坐免就國其春補注先謙曰丞和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郭塞前

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又無恐懼之心反

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辟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

言舉曰相性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睚反此故事大逆朋友坐

音任僻反睚眦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補注錢大昭曰在

本不誤先謙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

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補注錢大昕曰翟故

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

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

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

音慢又音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

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補注先謙曰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

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

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皆但曰附從方進

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

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卒得其姦皆坐死

莫如先考驗師古曰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

不正之道也師古曰欲曰熏轅天下師古曰無所畏忌師古曰

不望風而靡師古曰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骨肉親屬

莫不股栗師古曰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曰安國家也

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不曰尉示天下師古曰

字通百官表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張釋之傳亦曰廷尉天下之

平也是尉亦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天下言持平以慰

前漢六十

安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曰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骸之臣師古曰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曰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般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諸愬故許后被加曰非罪師古曰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溘于氏師古曰

紅陽侯立也姊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

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孤獨特立莫可

據杖權臣易世師古曰意若探湯師古曰宜蚤曰

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此人在

國家雄俊之賢臣也宜徵博置左右曰填天下師古曰

音竹刃反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

師曰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

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

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為太常三

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師古曰復就

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曰前罷

黜故見閣略師古曰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尙帝妹穎邑

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

侯傳子至孫絕補注先謙曰業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

徙杜陵云前漢六十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其子德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師古曰

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至於建武杜氏爵過獨絕師古曰

武之後張氏尙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師古曰

述其福祚元功師古曰

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自謂唐杜苗裔豈

其然乎師古曰及欽浮沈當世好

謀而成曰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

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謂後也

補注王念孫曰關雎見微即指上文杜欽說王鳳語言之用魯詩

美關雎之謙微今愍王道之將崩觀說未精先謙曰官本妙作細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跪師古曰

扞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

毀之也師古曰說脫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

險之處師古曰說脫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

毀而擊之加劾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  
皆所謂抵其隨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  
稱朱博毀師  
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虛受堂

十七

杜周傳第三十終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氏音支呂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神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

古曰匈奴傳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神蓋晉云獸子皆非也神蓋即今之備椅所以盛酒耳非用

飲者也獸子器所以渡便者也神蓋補注沈欽韓曰趙策以

知伯頭為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為觴則云虎子者月氏遁而怨

非也元僧揚璉真伽理宗頂骨為飲器胡俗同然月氏遁而怨

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兵始於元光二年馬

邑之役而建元中即欲事滅胡則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先 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

謙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師古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

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師古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

此人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名曰父也師古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

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名曰父也師古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

作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則服顏說是索隱云下云堂邑父者蓋後

史家從省唯稱堂師古曰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由匈奴過補注先

邑父而略甘字師古曰死之歲還為元朔三年去十師古曰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

三歲則出使在建元三年師古曰吾北漢何曰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畱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師古曰作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師古曰之官屬鄉讀曰嚮師古曰西走數十道師古曰走趨也師古曰不指知其

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師古曰讀如本師古曰至大宛大宛開漢之饒財欲通

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指字是師古曰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

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師古曰先謙曰官本今作脫引

正作今詳其文義以今亡師古曰越本脫作今錢大昕云子見宋大字本

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為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曰為然遺焉為發譯  
 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爲發譯  
 並通然合諸文校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  
 之蓋譯字是也夫人爲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  
 夫人爲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  
 史是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一云夫人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  
 爲王宋所見古本蓋兩存而未刊者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  
 爲臣爲之作君也補注郭嵩燾曰史記君作居是也西域傳明言  
 月氏爲匈奴所敗益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  
 城而大夏傳云都焉木南焉木爲今阿母河其地屬布哈爾近多  
 爲俄羅斯侵踞當時皆大夏地月氏襲居之盡焉水以北爲界以  
 兵力臣焉大夏而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遠遠漢殊無報胡  
 之心師古曰下遠雙聲千遠非雙聲且本傳益以爲神而遠之注  
 可驚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  
 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焉不能得月留歲餘還並  
 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  
 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西域  
 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並即傍  
 前漢六十一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  
 攻其太子自立據國內亂焉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焉太  
 匈奴傳徐說是也  
 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焉爲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補注  
 有故字先謙曰史記亦有故字其上亦云故胡奴蓋既歸漢則不  
 應直謂之胡人且本書前省故胡奴三字似此處故字尤不可省  
 故字是初驚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補注先謙曰通  
 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壽之利按年表騫以  
 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師古曰利按年表騫以  
 始令騫通身壽國疑不能明先謙案騫歸在元朔三年史記大宛  
 傳通確據西南夷傳特述湖前事非謂騫以元狩元年歸也考異  
 所疑何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其不審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補注宋祁曰古本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  
 旁字下有有字  
 語皆在西域傳焉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  
 作杖服皮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  
 林通言節開合而體難識後學矣補注先謙曰邛山即地志羅道

下之邛來山元和志邛來山在今榮經縣西五十里山出竹高節  
 實中堪爲杖名邛竹因山以爲名也一統志山在今榮經縣西南  
 餘詳地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師古曰身  
 理志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道者補注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  
 史所稱居國也漢時中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曰戰師  
 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曰戰師  
 日象大獸其國臨大水焉曰騫度之師古曰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垂鼻長牙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  
 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  
 古本宜作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  
 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誠得而曰義屬之師  
 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曰  
 焉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未開  
 犍官本作犍出驪出作出徙邛出使師古曰皆夷種名驪音九花  
 四道作數道出驪出作出徙邛出使師古曰皆夷種名驪音九花  
 反補注宋祁曰新本邛字上有出字先謙曰史皆各行一二千里  
 作出驪出冉出徙邛出使師古曰皆夷種名驪音九花  
 其北方閉氏師古曰閉音明亦皆夷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昆明師古曰閉音明亦皆夷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滇音  
 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注而蜀買閉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閉出  
 併在或至焉下鳥作馬是物請私往市  
 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漢呂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  
 史記問作茲於是漢呂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  
 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元朔四年通騫曰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四年通騫曰胡三省云元朔四年通騫曰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已不之補注宋祁曰古本將單下有數字高化本無知字



宛康居月氏大夏補注先謙曰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真并采諸國烏孫發譯道送窈

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窈相隨因

令窈漢知其廣大窈還拜為大行歲餘窈卒補注先謙曰公卿表

三年卒後歲餘補注先謙曰古本窈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窈空

言始擊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李奇曰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

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師古曰發書易先謙曰史記亦作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

令居曰西師古曰西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曰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音劇服度

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靬即大秦國也

張掖犂靬縣蓋取此國為名耳犂靬聲相近犂與犂同李奇音

是也服說非也補注先謙曰西域傳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

雷音海之北境今謂之裏海其南境之烏斯河界波斯故自奄蔡

使貢獻餘國雖遠使固未一通中國也後漢西域傳大秦國一

名犂靬即今意大利西隔地中海為安息所屬漢使亦未能一至

班史亦約畧言之不詳其始末也先謙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

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數百下有人字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

習故不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

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

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補注先謙曰地志無沈黎

節三年皆併對欲地接目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補注先謙曰

謂之初郡者後皆復閉昆明如清曰為昆明所閉補為所殺奪幣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徐廣曰元封二年後復遣使

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窈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

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

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樂下有往字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使者節也屬上為句募吏民則從往之人眾耳官本顏注在呂廣

其道為具備人眾遣之曰廣其道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作其備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罪補注先謙曰顏注非也漢法死罪皆聽贖罪重則贖金愈

多所侵盜幣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錢所侵盜以贖

既贖而復求使是以其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

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貪人子欲賤市曰私其利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物使者以賤直上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重不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積姑師集解引徐廣曰師車師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作災害與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泥野侯所謂明年即元封三年也與破奴傳云後一年台而大宛

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曰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

日卯大如一二石... 陳忠案漢書通... 通古與幻師... 本從西域來... 音及卵聲... 無二音亦... 軒眩人獻... 傳安息... 域傳獻... 炎地也... 伯出此... 或朱綠... 謙日... 同聲... 使窮河源... 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名河所出山為昆侖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 球琳瓊環故以玉石... 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 外國富庶也帛下... 具下並有以字... 日氏音丁禮... 反解在武紀...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見漢廣大傾駭之... 自此始... 衡大宛... 既多其少... 也晉灼... 漢時... 用反... 運日... 說王... 之甘心...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弓請宛王

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遠而鹽水中數有敗... 水在... 馬不可... 往而絕邑... 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 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破金馬也... 先謙曰... 貴人連... 可證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 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曰漢兵不過三... 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曰嘗使泥野侯攻樓蘭曰七百騎... 先至虜其王曰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 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請自殺... 李廣利... 元年前漢六十一... 呂往... 王恢使道軍... 故浩... 九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 先謙曰... 同與... 讀日... 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

成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

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

患飢人少不足曰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天子聞之

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

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泥野侯泥野

二年秋遣泥野擊匈奴不遺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

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

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名補注先謙曰師古曰輪臺亦國為

外國笑通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赦囚徒扞寇

盜如謂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補注王

守之耳郭嵩燾曰案王說非也秦法弛刑徒戍邊為發請漢囚之

罪而從未云發及寇盜益亦古人正名之義疑故囚徒扞寇盜當

時常語然也弛刑徒有罪者隸之兵籍校尉領之當以兵法部勒

無資扞如王說則此扞字與上放字下發字相悟而義不可通

徒是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

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

在六萬人中也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裝者及私將馬

者亦誤分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騾駝曰萬數齋糧師古曰先謙曰

多字兵弩甚設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

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曰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徙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

其城者謂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開

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補注沈欽本曰水不令於城下流而

地穴攻城也墨子備穴篇善攻者穴其城而水入焉師古曰今

浩罕城北依納林河城外流水蓋城山漢注納林河者先謙曰

此敘造水工之故向未至宛而師古曰說近之空請如字沈欽本

發成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自備酒泉二縣以

連也或曰置二部都尉師古曰地理志居延張掖休屠武

威縣皆都尉治武紀太初三年道路博德築居延澤蓋二縣於是

太初所開也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七科適七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校尉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與多字連文為句明小國畏服之由宋誤讀字先謙曰兵字應下屬

不迎出食給軍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言夸誕不知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雷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雷行

其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復匿善馬殺漢使師

日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處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事

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

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毋寡頭已至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



必矣補古曰罷軍吏皆曰為然許宛之約宛遁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補古曰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曰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味蔡為宛王服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味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易反補注蔡孫日按服說言蔡師古曰味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易反補注蔡孫為補注南備務訓注諺讀燕人言趨操善者謂之抄本字為音時又為內言外言氣言急氣言曲言不之近備段若磨獨不明平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謙與日史記時作待漢下有使字文義較明味蔡後事在西域傳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也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補注分爲數軍從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壹充國等補注先謙曰元年為鴻臚二千餘人別至郁成城補注宋祁曰成城古本初重補成二字與城字為一句先謙曰宋誤讀斷守字王說是也史記正作別到郁成城守古本浙本蓋因郁都形近誤都為都

其上下又脫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兩成字也補注威而輕敵人補注先謙曰史記負作偵疑本書誤攻郁成急補注先謙曰史記但云責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補注齊召南曰外戚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後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何哉左將軍上年榮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闕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補注如清曰時多別將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向先謙曰此與下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向先謙曰此與下而稱之大者大其為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生將耳要是駭文不合史例

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謂日猝補注李慈銘曰生將謂生致之也其猝失去事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趙弟重失也

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補注先謙曰行也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補注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贊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卒之曰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卒言如卒死也解其在景紀及蘇武傳補注沈沈欽韓曰楚策下卒百姓亦作梓荀子榮辱篇梓然惟利之見集韻卒取也大也此為侵取之義顏注非先謙曰卒訓取是也食貨志注卒取也大也此為侵取之紀侵卒非先謙曰卒訓取是也食貨志注卒取也大也此為侵取之而伐不錄其過適下詔師古曰適無何如如時有候者到而稀矣所以為此詔起本深明其事不實而兵為得已也先謙曰案武紀太初三年路博德築居延後匈奴復入酒泉張掖殺都尉匈奴傳匈奴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遣之不敢蓋匈奴難從幕北侵掠未已何據焉傳數語述謂謂書不實慮說失理之甚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

前漢六十一將江故雁門守攘補注先謙曰江據名危須曰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師古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汧河也汧音素補注郭嵩燾曰案河山即張騫傳所云天子按古出子真同雁於補昌海東南海為屋宿海而騫傳云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疑所補昌海東南海為屋宿海而騫傳云漢使窮河源沙地水道提綱以今青海當西海則所云河山為河所出之山明與涉流沙通西海自為虛實恐未然也李慈銘曰汧正字當作汧今作沙先謙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地為貳師軍行所必經也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獲王首虜珍怪之物舉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補注先謙曰嘉其能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曰哆

身責身事全書 7 反反外

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百

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百過過行者皆勤其

勞師古曰適讀曰適言日罪請一曰吏有罪者此云其勞主軍官

吏言之蓋吏之有罪者也但許其立功贖罪而士卒賜直四萬錢

不授官故曰其財物充之故云直錢萬史記平準書注秦以一鎰為一

萬舊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史記平準書注秦以一鎰為一

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上文還入玉門者萬餘人而為軍官吏千餘

人是士卒受賜約萬人史記云四萬金直錢四萬萬蓋逆言之此

云四萬錢則一士卒所得之賜也漢法凡賞賜有帛有金有錢各

分數品云直四萬錢通金幣數者合計之無以他財物充實者顏

注未審云直四萬錢通金幣數者合計之無以他財物充實者顏

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郵居水師古

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補注先謙曰史

此誤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賭

所謂崑崙者乎前漢六十一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

出崑崙也師古曰惡音烏補注王國運曰惡故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滄曰放謫過關不可信也師

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如說也苟觀漢書

不敢斥言武帝志窮荒遠之失舉崑崙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謹案康

名崑崙非真河源然因此並疑崑崙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謹案康

七年高宗命侍衛阿彌達等窮河源至星宿海西南一河名阿

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也河色黃同族三

百餘里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

達素齊老蒙古語噴達素北極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

為天池池流泉噴湧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

黃河之上源伏讀高宗御製文集有河源按語河源按語二

篇書錄於此以曉學者餘詳西域傳御製河源按語按語四

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又固贊又謂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賭所

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星宿海河源出於

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

名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與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

不通像占語耳此為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崑崙之語

亦不為無因蓋崑崙在今同部中同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

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

而大河之源獨黃河為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崑崙之水伏地

至此獨漢書所云崑崙山無石無水因崑崙山出玉夫非精潔

證矣獨漢書所云崑崙山無石無水因崑崙山出玉夫非精潔

稱河之源皆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一事夫大非精潔博古語及

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一事夫大非精潔博古語及

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夫大非精潔博古語及

子既以河之源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使此細勘河源則

論或差義乃素茲為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則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略其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為是雖山海經水經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終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昔在顛項 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謂篇首當云司馬遷字子長馬

遷而作書故自敘一篇悉因舊文附以後事取述而不作之義

主撫謙非失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

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黎說非也唐虞謂之

志太陽者南方南在也淮南天為火正是也補注郭嵩焘曰律麻

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

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主火南正向

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火正司

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地

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謂之火正據此以兼職言稍

異然火正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謂之火正據此以兼職言稍

顏注正之引國語曰黎為火正以廣曜敦大光昭四海此班賦

所本又引瓊注古文作北正作古文作火字非也七字明古無作

北正之本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 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

者使復典之 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

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

國伯休甫字也 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

正也按處之序及于齊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

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

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非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己在故

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先謙案楚世家索隱引劉氏云少昊

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

彼說為當不應於此反不瞭也夫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

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

別為司馬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命之官 司馬氏世典周

史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先謙曰索隱司馬夏官

或有所據王啟原云史佚周書或稱尹逸則佚姑姓黃帝後也

春秋尹氏是其胃靈景時猶貴盛為公卿未嘗中衰佚後為司馬

與史公爭審矣 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

晉也 晉中軍隨會奔魏 秦如晉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

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

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

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魏耳又案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

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先謙曰索隱會奔秦後乃奔魏自魏

還晉故漢書云會奔魏也先謙曰索隱會奔秦後乃奔魏自魏

適晉其謬 而司馬氏入少梁 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張晏曰

為中山相補注先謙曰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服虔曰世善劍也師

見國策呂覽及人表 前漢六十二

也論來頓反補注先謙曰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

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集解引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此讀傳

為搏也又引晉灼云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

引服說善下有音字 蒯瞶其後也 如蒯瞶其後也師古

官本來上有音字 蒯瞶其後也 如蒯瞶其後也師古

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術劍鋒以離北宮司馬蒯瞶不使應敵非

蒯瞶傳中人張文虎曰蒯瞶之誤檢次本趙地古蒯字本與蒯

蒯論劍云云疑蒯與蒯字相涉爾雅釋詁叔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

蒯字重文作噴與蒯字相涉爾雅釋詁叔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

人或向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蒯姓蒯名則所見本已誤矣 在秦者

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

曰官本古作各是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

陽補注沈欽韓曰秦紀惠王十二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

君阮趙長平軍 王時趙括為將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李奇曰地

西十里師古葬於華池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補注非也日郵音尤括地志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補注非也  
 謙曰正義曰當始皇之時崩殯玄孫印印係印之印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王史記作主曰當始皇之時崩殯玄孫印印係印之印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生憲志為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司馬印是知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君將則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武信君是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者之誤耳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據此一誤耳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河內數有句而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降漢地為河內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無可疑劉說非也但此文本言昌為鐵官當始武信君將而朝歌朝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事無涉後人自誤會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殷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耳王謂史記誤亦非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殷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楚印歸漢目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書作毋懌是也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不毋懌為漢市長漢市長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作毋懌也繇王本史記索隱仍作毋懌為漢市長漢市長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四長市有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五大夫在宋鄭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則是遷父之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稱  
 番固非官名亦非尊其父而然李慈銘曰太史公自是當時官流  
 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稱令君唐之御史稱御史大夫亦不必以其  
 也衛說朱不過因公字而附會之至晉唐稱御史大夫亦不必以其  
 不必疑朱一說因公字而附會之至晉唐稱御史大夫亦不必以其  
 其國史所關之密選至尊以唐之御史大夫亦不必以其  
 寵也左右乘筆隨宰相入殿蓋其職事使然惟言遷後六品以上  
 分侍左右乘筆隨宰相入殿蓋其職事使然惟言遷後六品以上  
 其官為令則非其官本傳言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為李陵後宣帝以  
 史記司馬遷自遷下大夫為太史公百無疑李太史公為李陵後宣帝以  
 說甚確遷自遷下大夫為太史公百無疑李太史公為李陵後宣帝以  
 物志太史公茂陵頭武里大夫之列百官志太史公為李陵後宣帝以  
 石本紀宣帝詔吏六百石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千石秩為六百石安有如衛氏所云者惟漢舊儀言太史公秩六百  
 降或記者偶失其職任職增秩以先漢舊儀言太史公秩六百  
 大夫之秩六百石安有如衛氏所云者惟漢舊儀言太史公秩六百  
 合實有太史公之稱謂謂遷與氏之說失之鑿矣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都者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  
 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黃子師古曰黃子師古曰黃子師古曰黃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感也各異  
 師法惑於所見詩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  
 史記詩作持集解引顏注亦作持法作書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曰補注宋祁曰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謂易象傳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也學者不能省察其端緒  
 不相為用務此則忽彼故曰有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  
 家為術無所不備則亦無所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  
 大詳而眾忌諱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詳作詳古詳字通易履  
 名也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枝葉也師  
 傳言不可建除家日不吉蠱神家日大凶麻家日小凶天人家日小  
 日太一家日大吉辨訟不決以狀開制日避諸死忌以五行然其  
 家為主人取諸五行者也據此知忌諱拘畏西漢時已如是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曰其難  
 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

墨者儉而難違補注先謙曰正義引章是曰其事不可徧循師古  
用雖然其繩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其師古曰對向別錄云名家

志以察名實為務引評林董份說為檢字之誤案梁說也孟子

家以察名實為務引評林董份說為檢字之誤案梁說也孟子

與聖人使各約束於禮而不得肆故曰使人儉而善失其師古曰

文云古文鄭本作檢可證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滄足萬物注先謙曰古語曰滄字補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滄字補其為術也因陰

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師古曰滄

反千高儒者則不然目為入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滄字補其為術也因陰

壯也如清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欲也

善灼也老子曰善附者無難也其善附者無難也其善附者無難也

服說也師古曰善附者無難也其善附者無難也其善附者無難也

似當健者必欲兼以不健為法也王先謙曰玩晉說則服注壯

壯也服說健者必欲兼以不健為法也王先謙曰玩晉說則服注壯

此如也聰明如消曰本健者必欲兼以不健為法也王先謙曰玩

諫曰史記作繆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斂神形

蚤衰師古曰蚤衰史記作繆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斂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二十四節

就中氣也各有禁諱月令也補注先謙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經也師古曰弗順則無目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夫儒者目六藝為法六藝經傳目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補注蘇輿曰晏子外篇載晏子祖  
班固正之謂先太史公所稱儒者即謂孔子為後世非儒之漸故

與丁壯對文同義管子輕重丁篇男女當壯戍焉又作丁壯丁

雙聲互訓是壯不能統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

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師古曰屋

茨以茅蓋屋也棟椽木也茨音疾茲反椽音采又音榮補注沈欽

一厚冬月潤落其木理粗不及椽木也棟音棟椽音椽棟音棟

古以棟為椽非也先謙曰詩椽棟也棟音棟椽音椽棟音棟

山多穀椽注云椽棟也棟音棟椽音椽棟音棟椽音椽棟音棟

為棟顏承其椽於此傳及藝文志茅屋采椽揚雄傳唐虞棟椽

釋下云椽棟木李善本作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詩野有死麕正義云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江河間以作柱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柱之斛椽小木玉篇謂椽為椽是也其明證因其似椽又蒙棟名故

昔人或誤混為一沈說顏說也是也說文無椽字藝文志作采是

不謂注云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歡土刑器也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引刑下云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曼一斛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十益精則數亦減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米益精則數亦減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大斗也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食下也師古曰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椽棟木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自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  
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日分扶問反補注先謙名家苛察繳繞如瀉日繳繞猶繳繞也師  
日官本分下有音注使人不得反其意期決於名時失人情日朝  
下有不通大體四字  
前漢六十二  
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補注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與若夫控名責  
實參伍不失沈欽韓曰鄧析子無厚篇謂名實實君之事也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  
道經云道常無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其術曰虛無為本  
為而無不為師古曰任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目因循為用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為物先不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  
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  
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為業相對為文先謙曰法度與時  
物為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法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後漢馮  
衍傳下引作與物應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與舍後漢馮  
與合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  
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啟原曰韓非解老云虛因者君之綱也師古  
因百姓之心曰為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教但執其綱而已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皮曰款空也李奇曰款則名也師古曰  
雅釋器款足者謂之款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亦  
同款莊子養生主云道大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史記作款下  
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謂款為名以為實不稱名非是款言不聽  
適不生申子云款言無成引賢不肖自白黑適形師古曰在  
欲用耳何事不成適合大道混混冥冥也混音胡本反光耀天  
下復反無名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師古曰神字下有以字所託者  
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  
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合史記作反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  
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自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  
教為長也補注先謙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  
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補注齊召南曰  
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西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  
遷所生之地顏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  
前漢六十二  
跨河故注先謙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  
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縣在漢為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  
望今日河津縣非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  
文補注周壽昌曰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  
年距遷錯之死十一年錯是亦名之古文也案遷生於景帝後元  
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及  
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國問故索隱蓋誤以此大為伏生之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疑葬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穴民開云禹入此穴九  
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會稽顧  
據越絕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沅湘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  
水皆入江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  
汶音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鄉鄰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  
於此行鄉射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  
南四十四里過梁楚曰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呂南  
略邛笮昆明才各反還報命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師古曰汶泗兩水皆入江

元封元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雷滯周南如道日周  
年是以也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雷滯周南如道日周  
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  
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曰顯父母此  
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夫天下稱周公補注先謙曰史言其能  
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  
劉呂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日也發語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  
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歲補注先謙曰集解年表魯哀公十四年而諸侯相兼史記

前漢六十二

九

放絕今漢與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補注先謙曰義士于  
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焉爾其念哉補注先謙曰  
史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  
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前日細微舊書故事  
非也細謂綴集之音背錄與同補注周壽昌曰談卒於元封元  
年先謙曰索隱引如說細作抽李慈銘云細即細字亦作抽詩  
風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亦五  
日細釋言讀而尋釋之也索隱石室金縢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  
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  
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  
師古曰張說是矣補注何焯曰謂自此初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用夏正也先謙曰史記作紀官木云作改補注  
先謙曰正義太史公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  
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接焉師古曰接古讀字音當通成先人之業  
意日案史記至上有卒後二字結而明之作紀明世據作讓讓注  
善香灼見案隱引作何敢自謙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此讓為讓  
之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補注先謙曰索隱遂為  
大夫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補注周壽昌曰生周  
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曰為  
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曰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借修  
也貶退也討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補注李慎曰繁露序篇吾因其行事  
之行事博深切明其文正與此同史公自言聞之董生正義云此  
春秋緯文王應麟以為緯書述張守節語耳先謙曰謂空言義理  
以教人不如附見諸侯師古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  
夫借逆之行事垂諸九秋師古曰與讀曰深補注善善惡惡賢賢賤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史記無紀字

前漢六十二

十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補注先謙曰弊官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日變化之道為長也  
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清化本作長於變化子準  
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先謙曰一說  
非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  
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曰立故長於和春秋辨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曰節人樂曰發和書曰道事詩曰達意  
易曰道化春秋曰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  
故云數萬何通忽言減乎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  
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補注張文虎曰  
說文數計也徐音與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補注張文虎曰  
數目之數多室稷先謙曰顏所云曲解謂以千計諸人誤讀如  
是述董生之言董生所習公羊故云云何焯以爲裴說得之沈欽韓  
亦謂公羊為董生所習公羊故云云何焯以爲裴說得之沈欽韓  
裴如三公九旨五始七等六輪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條數千  
第第十指篇春秋大略約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先謙案一萬之

外何得即以萬言而稱爲數萬顏說終不可通所謂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蓋指公羊推演春秋之義義非謂意以公羊傳爲春  
 秋也時公羊之學特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闕深  
 不窮何沈說是文虎說亦通官本注在數萬下萬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國合而聚之其事皆可觀而其義皆可尋下云弑君亡國舉  
 其重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議曰春秋 察其所曰  
 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 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  
 繁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  
 注沈欽韓曰禮記經解篇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爲易文選注六十  
 引作乾象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故臣弑君子弑父非  
 作失之象釐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此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 有國者不可曰不知春秋  
 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曰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 爲人君父者師古曰  
 本無者字先謙曰漸本是也此與爲人臣子對舉爲文而不通於  
 且下文有者字此復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 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 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曰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  
 善曰不知義理之 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 夫不  
 故則陷於惡也 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夫君不君則犯  
 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曰違犯禮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上  
 有一字正義引此作一云違犯禮義明此奪一字翟鴻慶云景祐  
 本注文正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作一日 天下之大過也曰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  
 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曰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 不然余聞之先人

曰慮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慮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  
 也先謙曰劉說是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 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  
 正義引注政作效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 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  
 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德不  
 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之也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  
 謙曰史記功臣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補注先  
 下有世家二字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繫繼師古曰繫係也繼長繩也繫首力追反繼音先  
 三年作七爲是翟鴻慶曰乾道本作七年朱一新酒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學師古曰 夫身虧不用矣師古曰 夫詩書隱約者  
 也夫重一之罪師古曰 夫身虧不用矣師古曰 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 夫身虧不用矣師古曰 夫詩書隱約者  
 其志意也此下昔西伯 卒述陶唐曰來至於麟止師古曰  
 拘美里一段班氏刪之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還以爲述事之端金  
 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還以爲述事之端金  
 記黃帝下至麟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還以爲述事之端金  
 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  
 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爲麟趾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  
 止者此也張謂遷以獲麟爲述事之端按獲麟與止通遷所謂至於麟  
 之端顏是張說失之云遷序事盡太初按太初改元四年又更天  
 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遺此何耶蓋不先遷自序之文故麟  
 止之說前失而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先遷自序之文故麟  
 天漢要以前後失而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先遷自序之文故麟  
 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事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  
 彪傳載處論遷作史記云上自黃帝下說獲麟則彪已解此爲獲



麟矣孔子卒至太初之元二百七十五年河遷云五百歲又史記  
 之作不為感麟述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恢奇難可拘圖諸止  
 為詳意切事理實傷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服說作麟足形下有  
 故云麟止四字類刪之則文義不明此於下有麟春秋終於獲  
 麟然八字集解自黃帝始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  
 引張說記作包自黃帝始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  
 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適言第七  
 十諸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 五帝  
 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  
 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  
 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  
 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  
 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麻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  
 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管蔡世家第五陳  
 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  
 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  
 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  
 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  
 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  
 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古  
 日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  
 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 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師古曰苴  
 音子闕反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

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  
 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孫日今本  
 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平原虞卿傳第十六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  
 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  
 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補注先謙曰韓下田儂列傳第三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鄧生陸賈列  
 傳第三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周繆也  
 注先謙曰官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本傳作蒯 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  
 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  
 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  
 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補注先謙曰今本史記每  
 列傳第五十一平津 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鮮列傳第五十三閻越列傳第五十四朝  
 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  
 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  
 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  
 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  
 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補注先謙曰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如清曰玉版刻玉版畫集解引畫作以是否則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畫字當在刻字下矣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往往開出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而賈誼朝錯明申韓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敘當代文獻足徵以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於詩曰烏裁讀曰呼古字或作烏序今字或作烏呼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師古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不明作十表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分條列大綱已舉也並時謂侯國同時異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徹通變作八書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權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通變謂平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成輪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引孟注三十下有世字是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備不令己失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音紀言扶義倣備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

云遷著書示東方朔朔著曰太史公著之者名其書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終傳俱稱太史公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公無稱史記者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補注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先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諫曰史記亦作補藝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是又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協六經異傳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同又有藝字蓋亦存而未刊定耳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不致比經藝非也異傳者正義以為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在京師也其副貳本通留京師也失呂族後聖君子第七十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字遷之自敘云爾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之問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選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此說非也補注劉奉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先謙曰如顏所駁遷既被刑之後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貴曰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再拜言少卿足下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氣勤勤懇懇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言望僕不相師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而猶如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顏說非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而猶如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而說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蘇林曰而猶如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俗人今本用善地結詞少卿之言如蘇林曰而猶如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本注云而用善地結詞少卿之言如蘇林曰而猶如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則而字不得訓為如矣又案張鏡注云不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用而字不得訓為如矣又案張鏡注云不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引而字不得訓為如矣又案張鏡注云不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之也此傳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改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而足以此傳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改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日罷讀曰疲補注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也顧自曰為身殘處穢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動而見尤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無相知心之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

之及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未明蓋鍾子期  
 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顏注未明蓋鍾子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  
 伯牙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平若流水及子期死  
 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補注先  
 謙曰事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  
 謙曰原曰趙策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若僕大質已虧缺雖  
 悅己者容文選注引之亦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  
 材懷隨和行若由夷也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  
 終不可目為榮適足目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書辭宜答宜早答  
 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補注先謙曰又迫賤事孟康曰  
 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  
 事也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苦若職下奪事字文選注引  
 若亦相見日淺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古曰卒卒促速之意  
 也師古曰卒卒促速之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報如昔日平居時還不肯  
 也開隙也又與此異前漢六十二

報往日書欲使其怨以度涉旬月迫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  
 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也時安為北軍使者坐  
 受戾太子節當腰斬沈欽韓曰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武紀  
 三年正月上行幸雍安以懷賊心要斬而猶繫至冬盡則漢法之  
 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者任安僕又  
 不肯去顏注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上在  
 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清曰遷時從上在  
 字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目曉  
 左右曉告喻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在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補注先謙  
 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韓曰以下四語亦見說苑孔叢書古  
 語先謙曰文愛施者仁之端也取子者義之符也補注先謙曰文  
 選符作符作表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曰  
 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先謙曰漸本故禍莫憐於欲利古  
 日惜亦痛也音千敢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解老篇苦痛難於腸  
 胃之間則傷人也惜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

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侈靡  
 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詬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補注  
 日越本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  
 無世字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  
 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  
 謙曰見史記商君傳同子參乘爰絲變色父同諱故曰同子補  
 注王啟原曰趙同而曰同子猶田盼稱盼子匡自古而恥之夫中  
 章稱童子也先謙曰絲爰盜字見本書盜傳自古而恥之夫中  
 材之人事關於宦豎師古曰宦豎字下有有字莫不傷氣況恍惚之士乎  
 師古曰抗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所目自惟  
 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效致也亦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之功師古曰奪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奪  
 文選同注奪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  
 官本作奪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  
 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  
 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章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  
 大夫師古曰鄉讀曰鄉鄉舊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  
 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瑣以  
 太史令為陪外廷末議不目此時引維綱師古曰外廷即今僕  
 千石非也陪外廷末議不目此時引維綱師古曰外廷即今僕  
 射外朝也又劉達曰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僕  
 相六百石為外朝維綱今本文選作綱維宋本文選與此同盡思  
 慮今已虧形師古曰虧形則論腐刑皆去鬚眉故云虧形非十過豎刁  
 自債注積虧勢也先謙曰虧形則論腐刑皆去鬚眉故云虧形非十過豎刁  
 非是毒詐為宦者狀耳非論腐刑則去鬚眉也為掃除之隸在關  
 茸之中師古曰茸茸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訓詁以為關  
 林關茸不肖也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補注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羈也

補注補注鴻臚曰宋本文選注引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

侍者甚多願解負為主上幸呂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

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僕曰為戴盆何曰望天戴盆則頭

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備人

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補注王啟原曰

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焦贛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

與倫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書即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

就適會此則如說是也先謙曰造書固是職務然與下文意隔

且遷意豈以望天喻造書耶特言造書親屬主上故被論絕賓

容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曰求

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補注

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故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

按陵侍中則遷亦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

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師古曰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

也舍所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子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常思奮不

顧身曰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管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蓄積也僕曰為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

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

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

日齊人謂鞠餅為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孽作孽注引瓚謂下無

字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挑師古曰音徒了反補注

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切不云挑音挑又引說文選引李奇作挑

日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云然補注劉奉世

日叩讀曰叩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補注劉奉世

日向奴乘高攻故曰叩也李慈銘曰叩即迎之省古叩迎字通先

千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虜救死扶傷不給

師古曰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補注先謙曰文選旃作旃注旃裘

猶供也案君下當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一國共攻

有長字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

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孟康曰沐音類李奇曰勞弩弓也師古曰沐音類字類

反字從午未之未音音E權反又音音音莫克反音音式救反

讀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拳當為拳廣韻秦張也集

韻終案或從弓為拳說文案據韓曰拳當為拳廣韻秦張也集

似脫一弩字張晏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案共一臂則秦乃扣弩

躬流涕為句猶言流涕而起立此文至爭死敵皆屬士言計如

一不指陵文選躬下有自字淺學人所加註陵傳云連弩三十案共一臂則秦乃扣弩

考為二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見主上慘懷惻悼誠欲効其款款

之愚曰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甘而與眾

均注少則自絕甘則分少之文選亦作絕甘分少義得並通也補

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曰其當破敗之罪補注先謙曰

報漢官本其當作常其是案當謂適可也欲得其當謂欲何適可

之事會而動顏云以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已暴於天

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曰此指推

言陵功師古曰欲曰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

目皆也猶言願瞻之頃也睚眦音睚音眦才賜反補注周壽昌曰睚

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怨素怨陵者藉此報陵而有辭故以此塞之

先謙曰文選注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睚眦之辭蓋經

狂篇注皆者晴外之眼也凡人正眼則目上指側目則目指

本書杜欽傳報胡舉朝怨恨羣詆之故謂之睚眦之辭則目指

報之也陵敗降胡舉朝怨恨羣詆之故謂之睚眦之辭則目指

訓誣賊焉願瞻之頃失之遠矣明主不深曉為僕沮貳師而

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汎毀也遂下於理補注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廷武帝時復為廷尉此稱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

也師古曰家貪財賂不足目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隕降而隕之也師古曰而僕又

茸曰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傳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之中也補注劉奉世曰茸讀如閉茸之茸先謙曰文選茸作併引蘇林傳寫更變耳茸次也若人相傳次師古曰

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漢初功臣剖符丹書之信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也螻蟻音樓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此節明矣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我見誅死之徒無不以此節明矣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與字類訓為許李訓為如也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何也與之室謂之獻也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是與與謂也史高謂之室也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以死節者比也

耳補注先謙曰耳通書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補注先謙曰本輕語也師古曰耳通書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不辱理色師古曰其次不辱辭令其次不辱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師古曰其次毀肌膚斷支

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其次關木索被垂楚受辱師古曰其次毀肌膚斷支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師古曰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約非指獸威下積威約之漸也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榜箠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則頭搶地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乎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非其義矣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積威約之漸也



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選注意則選以不能自裁免辱今少而復存選在職為狂惑也正文五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今少

鄭道教曰推賢進士無適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今雖欲自彫

耳師古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

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宜通於古

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說是注宜

贊曰師古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與曰自鳴師古曰自古書契之作

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養之師古曰上繼唐堯下訖秦

繆唐虞曰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曰

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宋又饒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曰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竝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補注道本伐秦作

代秦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采世本戰國策述

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師古

音之亦反師古曰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滄曰格讀曰

抵牾也格相支柱不安也格音格補注周壽昌曰抵牾正應作抵

牾說文抵觸也格猶牾也俗多誤作格王莽傳亡所格意後當桓

典傳以格官官實不行皆格字俗語也此抵牾借亦其涉獵者廣

字耳先謙曰據如讀顏訓當時漢書本已作格

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曰勤矣又其是非頗縷

於聖人師古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

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

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滄曰言雖質猶不如周其文直其事核師古

日核堅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

實也

取於烏呼曰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

橫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迹其所自自傷悼小雅巷伯之

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非今成是具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云然補注蘇與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宏遠文選注大雅謂有大

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

十三王傳贊夫推大雅卓爾不羣亦是通贊其才顏注稍泥此言

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遷惜後書范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

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

數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虛受堂

美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終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漢書六十三獨云子者以辰太子在其中也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齊

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曰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

戾無親曰刺師古曰刺音來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博師古曰博音博戾太子據師古曰據音據

太子甚喜為立謀師古曰謀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補注王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師古曰高辛氏帝與之於郊而生商

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師古曰求子之神也

是前代立謀在末生子師古曰末生子之神也

祿蓋因得子之晚師古曰晚生之神也

皇于祿以立謀師古曰立謀之神也

此傳為立謀下有張晏曰謀者求子月令曰祀于

高謀是十五字師古曰十五字與今本異今舉傳亦無張註

作謀祝師古曰祝謂祝也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師古曰穀梁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師古曰漸者漸也

長大也少壯者言漸師古曰漸者漸也

善之事見儒林傳師古曰儒林傳見儒林傳

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杜門外五里

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師古曰史良娣

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師古曰史皇孫

太后所生號太子師古曰太子

及衛氏有隙師古曰衛氏有隙

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師古曰太子所誅

高意多所惡呂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

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陽石諸邑公主

漢書補注 卷六三

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補注先謙曰伉誅

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法不見巫蠱獄在征和二年伉兩

五年關入宮完為城曰五年實天漢元年也征和二年懸隔十

載仇失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師古曰載仇失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

表中文長平侯追湖稱之師古曰表中文長平侯追湖稱之

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讀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音讀

掘蠱得桐木人師古曰掘蠱得桐木人

得木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得木時上疾辟暑甘泉宮

偶矣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師古曰偶矣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

鼻尚以紙蔽其鼻師古曰鼻尚以紙蔽其鼻

帝怒太子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帝怒太子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

師古曰石慶子補注周壽昌曰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為太常

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為太常三年坐廟牲殺入穀論思澤侯表

德天漢元年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是德未官

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錄復

為太子少傅據劉屈氂傳功臣表景建以獲德侯屈氂傳又云其

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

君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承

德非慶子也師古曰德非慶子也師古曰德非慶子也師古曰德非慶子也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

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

命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師古曰命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家吏此為皇后及太子家吏是太子也師古曰家吏此為皇后及太子家吏是太子也

記皇太子師古曰記皇太子

官稱家臣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師古曰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

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讀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

人無且師古曰人無且

宮在西秋之象也師古曰宮在西秋之象也

此門即長秋殿門師古曰此門即長秋殿門

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長御稱謝倚華字也

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師古曰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補注充謙曰通鑑胡注既者天子之內既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  
中廢之賈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先謙案黃圖都廢天子  
車馬所在中廢皇后車馬所在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  
官曰江充反酒斬充曰徇炙胡巫上林中服度曰作巫盛之胡人  
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  
屈菴等戰詳屈菴傳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曰故眾不肯附太  
子兵敗亡不得也補注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  
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  
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班氏偶失記  
耳劉昭續漢志注引上黨記魏收地志水經注皆載台孤茂君  
墓豈可誣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茂三字梁玉繩曰漢武故事公  
鄭茂梁元帝同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  
乘輿乃誤以訟王尊之胡三老為茂耳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  
注太子死後登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見前書疑舊本有  
反以荀紀為異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  
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前漢六十三

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補注錢大昭曰散南監本闕本作喪先謙曰官  
本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諸師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  
得食也補注朱一新曰此文引論語及顏注均有豈字與皇疏本  
合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豈字釋文亦作焉得而食諸焉豈義同  
周禮昌曰阮元校勘記高麗本吾下有豈字御覽二十二引作吾  
惡得而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醫叟師古曰中當也醫叟  
也中音仲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  
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令皇太子  
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錢大昭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  
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耳師古曰隸  
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蹙皇太子師古曰蹙音千六反補  
迫急也呂覽黃生鳥註促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造飾姦詐羣邪  
蹙蹙也先謙曰迫之使不得退蹙之使不得進

錯謬是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太子進則不得上見  
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通  
逃師古曰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耳臣竊曰為無邪心詩云補注  
先謙  
本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替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借樂佛易  
國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謔人構毀問親令疏樂易  
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謔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補注  
周禮昌曰潘毛詩作樊昌邑王傳樊送引此詩亦作藩蓋魯詩本  
如是史記潘毛詩作樊昌邑王傳樊送引此詩亦作藩蓋魯詩本  
先謙曰漢紀引詩下議言仍作潘人往者江充謔趙趙太子天下  
莫不問其罪固宜師古曰趙太子事在充傳陛下不省察深過太  
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  
子太子也過有責義淮南覽冥訓過歸雁於碣石注過讀過責之  
過呂覽審成篇煩為殺而過不識注過責也顏云以太子為罪過  
而深責之訓過為罪過而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開  
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發盛怒舉大兵而求  
覲責也捨過字不釋而不知過之即為責矣

前漢六十三

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  
非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諫封封怒殺之而制其心也忠臣竭誠不  
顧鈇鉞之誅師古曰如今並刃也音庸曰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詩云取彼諸人投界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言  
也正其失也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親也母患太  
子之非補注非謂逆亂也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  
勝愷倦師古曰倦讀曰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  
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魏州開州城二縣皆  
鄉縣東城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開州東南十五里見  
通志辰太子墓在今開州東南泉鳩里河水注東也補注曰河南  
城南東與全鳩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鳩  
地名也其西名桃水出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  
鳩即泉鳩字隨音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路山北  
玉漢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縣盤豆河入之  
玉漢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縣盤豆河入之

水南出玉漢者也盤澗水即注所云河水又會榮澗主人家貧常  
 賈履曰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間其高贖使人呼之師古曰而  
 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音太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  
 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  
 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補注周壽昌曰皇上既傷太  
 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曰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在河內師  
 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非音于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日  
 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  
 以反購太子望亞關三老書而感痛然無明詔赦之也富昌壽乃  
 更卒相從圍捕太子者既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富昌壽乃  
 者功故曰疑賞申信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之死不能不賞獲  
 解故太子封乎如顏註之謬上下文義皆不可通矣張富昌為題  
 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  
 晉說不足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抱侯踰踰侯蓋是雜采他書之  
 據證不足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  
 訟太子冤補注先謙曰詳千秋傳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  
 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橋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  
 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為石柱橋  
 又云渭橋秦始造造長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為石柱橋  
 此並合注云渭橋秦始造造長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為石柱橋  
 名謂都門左幽亭如注長安城北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  
 橫光字古同音而通用上言西出南頭第一門此謂時俗音呼曰光  
 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勅錄兩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官  
 本作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補注周  
 康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洪邁容齋隨筆云撰李壽加兵  
 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此誤記史文非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為衛  
 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吏謀殺方士不道誅不以北地太守族也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壘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  
 關鄉之東基址猶存補注先謙曰魂來歸也其壘在今湖城縣之西  
 湖縣志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思壘東又北流入於河  
 河南通志思子宮城在關鄉城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壘在其西  
 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入思子宮疑誤歸來望思壘在其西  
 思子壘於湖則併宮與壘為一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

女女者平與侯嗣子尚焉補注錢大昭曰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  
 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后外戚傳史皇  
 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皇孫二人隨太子者  
 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  
 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補注  
 官本傳下是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補注  
 宋本傳曰楊本云多歲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補注齊召  
 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師古曰謂本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  
 禮不踰閑師古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禮位家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家不得以位言周  
 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置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  
 墓為位有司歲時祠之故言起位不言家也史良娣冢在博望苑  
 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前漢六十三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  
 曰為親諡宜曰悼皇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  
 悼皇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諡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  
 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謙曰皇字後人誤加王諡  
 制諸侯王母妻得稱太后后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  
 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家  
 三十家園置長丞補注先謙曰百官志諸周衛奉守如法曰湖閔  
 鄉邪里聚為戾國師古曰閔古閔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閔  
 其後轉說遂作門中受耳而邪漢通音汝授反蓋失理遠長安  
 耳補注先謙曰上師古官本作耳而邪漢通音汝授反蓋失理遠長安  
 白亭東為戾后園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  
 字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東北五里長  
 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謙曰顯炎武云後入歲傳戾夫人曰戾  
 后置園奉邑此戾后園之目豫見廣明成鄉為悼園補注沈欽韓  
 於八年之前蓋兩收而未貫通也廣明成鄉為悼園補注沈欽韓  
 明故渠東運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轅轅史皇孫及王  
 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為悼園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孫城西第

一街次南休詳坊南有漢奉明園之北漢奉明縣縣城一  
統志辰后園悼園並在長安縣北先謙曰據鄭注成鄉上應有廣  
字未知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天  
其帝

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曰時薦享焉益奉園民  
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今西安府長安縣北 尊戾夫人曰戾

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

戒焉補注錢大昭日本紀是年初作諸故三王俱載賜策先謙曰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補注先謙曰據三王世家四皇帝使御史

大夫湯張湯古曰廟立子閔為齊王廟投策也曰嗚呼小子閔受茲

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朕承天序惟稽

古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天序史記作祖考封于東土世為漢

藩輔烏呼念哉朕之詔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

惟德是輔善則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

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

謀也俾使也補注曾廣鈞曰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此蓋承用其文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

是德厥有愆不臧迺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嗚呼保

國父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閔母王夫人有寵

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王夫人趙人閔且立

關東國莫大於齊夫人謝及死帝痛之使使奉璧一拜為齊王太

后閔不幸早死國絕天下稱齊不宜王云詳三王世家閔元封元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史記此及厲王策社下皆有朕承祖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師古曰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心下作侵犯寇盜加以姦巧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

邊萌十字顏說本句奴傳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

於戲二字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

並作三千誤齊召南曰事見霍去病傳上嘉去病之功曰薄邪王

及厥眾前成奔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先謙曰帥史記作君下

有皆來降旗奔師師古曰其旗鼓而來降也師古曰薰鬱徙城師古曰

二劉漢北先北州曰安孟康曰古按字也臣瓚曰安世日

者按之省古無安字段玉裁補入說文女部非也先謙曰孟說是

也禮曲禮下大夫則綬之注國君綬注並云綬讀曰安士相見

禮安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安為綬安綬古通用並訓為安史記安

不知古悉爾心母作怨母作棗德師古曰棗非也師古曰

貨志賦入貢棗應劭注竹器也師古注棗讀與匪同知匪棗古通

用說文匪器似竹篋從竹非聲匪車笮也從竹匪聲匪中匪多

志中屢見之今能行而匪之本義與匪同蓋匪字從俗也匪之段借則

為非故顏注以棗為古匪字而訓與匪同蓋匪字從俗也匪之段借則

謂用尚書大誥天棗匪辭之語顏注既引大誥而引詩其命匪

日便一作菲索隱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便師古曰便取也師古曰

薄也漢母迺廢備師古曰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

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師古曰

微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素承上母廢備言

章沈說勝諸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則張說所本

王其戒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及厲王策王上皆有於旦壯大就

國為人辨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

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且自曰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

怒下其使獄補注先謙曰三王世家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

之端見矣於是使使於門下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

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

王璽書曰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京師疑有變遣幸

臣壽西長補注先謙曰廣韻壽下云前漢燕王道壽西長之長安

之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曰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

廣義師古曰郭廣義補注錢大昭曰義字疑誤下文作廣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中誰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力禁反歸曰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成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哀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曰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高曰諸侯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曰如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曰如

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補注先謙曰補補史記云且出言曰我安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師古曰歐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偕為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與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瑠璃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瑠璃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皆號侍中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居此顏說也官本注謂作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補注先謙曰魏武帝時且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之後也史文之互見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郎中韓義等者可以參考得之

輕弱骨肉補注宋祁曰本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  
 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  
 趙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  
 於趙城更爲趙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氏故秦亦稱趙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是曰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開也師古  
 音土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庸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  
 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武紀亦云化不究師古曰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  
 十年不降還置爲典屬國師古曰置音但補注先謙曰武在  
 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師古曰又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曰  
 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  
 都所免之補注宋祁曰又將軍漸本作又聞大將軍沈欽韓曰此  
 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志禁軍日習武技容齋隨  
 筆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可參證註云諸當試者不都所免  
 之與宋御前不赴堆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肄也霍  
 言大德也謂都郎屬而問之若如顏註單釋爲大郎郎羽林爲大  
 謂都郎試習武備也亦爲大郎屬耳文不成義矣先謙曰都肄顏  
 謂都爲總而於此失之道上移蹕如傳也移太官先置師古曰  
 人爲燕王旦上書又云旦朕知此書許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  
 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  
 光參錯不之疑此傳爲誤補注王闕運曰願注隔絕章句當移在  
 成事上疏曰之下爲合先謙曰樂令且上疏告光而自上疏一也昭  
 紀光傳言詐令人爲旦上書旦實知情預謀即與旦自上疏不及知  
 其詐所以著當時事實此云旦上書帝以調校尉不及十日燕不及  
 類說非也註朕知此事實此云旦上書帝以調校尉不及十日燕不及  
 傳寫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  
 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  
 王爲天子旦置譯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干  
 數且以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呂劉

澤素夸好侵陵也平閩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  
 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日前日一男子詣闕自  
 謂故太子補注先謙曰男子張延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正  
 謹不可止師古曰人眾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師古曰  
 非樂安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  
 元鳳元年卒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  
 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飲井水水泉竭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泉  
 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  
 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  
 紀部下白帖曰引此並作井水泉竭師古曰廁中豕羣出壞大官師古曰  
 切經音義並云閩屏廁也音語少波於豕羣羣昭云豕羣廁也  
 五行志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圍壞都道街其羣六七枚置殿前烏  
 故願訓廁爲國大官羣顏五行志註以爲豕焚之大龜是也  
 鵲關死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烏與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  
 日五行志王使吏以酒脯師古曰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  
 洞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師古曰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曰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  
 水白水音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雁門師古曰葭  
 爲城之誤地理志廣平國南和台下葭水東入葭水無列字或時  
 俗省文稱之今長蘆水也雁門郡陰館下葭水山治水所出東至  
 今桑乾河上游其下流爲永定河也說詳志晉注雁門下葭水  
 二字以南王客呂廣等知星補注錢大昭曰天文志爲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

傳 匱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

吠雞不鳴橫街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廣臣廣

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補注王念孫曰蘇音

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為廣夫

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恢恢然廣廣乎其無與同華容夫人

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孟康曰真音真從也真音徒一反

注沈欽韓曰真當作實說文實塞也從穴真聲集韻或從土為

周壽昌曰真音實李慈銘曰謂人首相從填渠也非專謂髮先

字汪本南監本官本作干是骨籍籍兮亡居橫貌也居處也

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池沼所在其間有

渠故即其所見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

以爲歌辭也補注先謙曰先赦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赦我吏民所以散逆黨爲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虜奴隸也欲自殺

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反幸不死后妃夫人共啼泣止王補注

曰官本如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

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

誅討賊亂尊立孝文曰安宗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

鄼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喻鄼從高帝補注先謙曰官壘舊除

害私鉏海內師古曰鉏古災字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當此

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二十字當據南監本閣本補先謙曰

官本有此二十八字又引宋祁曰漸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

字勤苦至矣然其實不過諸侯補注先謙曰官今宗室子孫曾無

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補

公羊傳注兄終弟繼日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

也適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師

曰古人謂先人補注先旦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

謙曰舉官本作奉是

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已綬

自絞后夫人隨日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

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補注先謙曰元國除後六

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定安侯補注先謙曰慶

元年封定安官本作安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

安定是表亦作安定

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瑱嗣二十年薨補

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錢大昭曰表云二十一年先謙

日據表嘉以建平四年立是瑱薨於建平三年距陽朔二年瑱立

之歲恰二十年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

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補注周壽昌曰表云莽既嘉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爲漢藩輔補注劉攽曰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補注先謙曰

以南也五湖之間補注先謙曰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其

人輕心揚州保疆前漢六十三服不及曰正師古曰保特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

要使從中國俗服而不及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云三代之時迫

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補注先謙曰嗚呼悉爾心師古曰祗祗

于上也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好逸游之事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不辭也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借字耳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童洞也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以就正文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而通也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代者誤也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人惟法惟則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補注先謙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祗祗師古曰

胥壯大好倡樂逸游

力扛鼎師古曰扛空手搏熊羆猛獸於別開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脛後為獸所傷陷於別開學格熊後遂能空手  
先謙曰霍光傳昭帝崩臣議立王有上昭帝初立益封胥萬  
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

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補注錢大昕  
子南利侯寶昌侯聖平曲侯寶昌侯南利侯寶昌侯南利侯寶昌侯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  
俗尊尚巫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詛音祖女須泣曰

孝武帝下我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言左右皆服師古曰見女須  
伏而聽之補注錢大昭曰服南監本闕本作伏周壽昌曰服伏一

也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  
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

知類所出也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  
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

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禱音代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子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師古曰寢音

也補注先謙曰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曰反得立復

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

師古曰餽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

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  
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昌補注先謙曰據表坐殺人奪爵還

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破草  
田曰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射

應三縣分湖為界紫回三百里一統志射陽湖在今淮安府山陽  
縣東南七十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  
莖正赤補注先謙曰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豎立舞王后

廷中補注先謙曰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呂絕

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問也補注朱  
卿字先謙曰據公卿表廷

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竊及子  
女董嘗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嘗胡生皆女名補注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入子無官秩者也補注周

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安窮師古曰安窮師古曰安窮師古曰安窮

言冀望久生而不幸無終既死為鬼則長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師古曰張晏曰二則命黃泉下兮幽深

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人無慘為樂也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孫曰代字句絕庸庸古字通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後得

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左右悉更涕泣奏酒也奏進也更

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補注沈欽韓曰馬永卿子揚州

未劉三十里已見之士人呼為琉璃王家按廣陵王胥陽蓋曰

志皆以爲漢王冢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家基不可見而西

慶十一甘泉山惠照寺階下獲琉璃王墳琉璃劉厲之傳講也

體在篆隸間江鄭堂謂即已殺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

自殺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作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

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六十四年

表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補注先謙曰

年薨子共王意嗣讀曰恭三年薨護以建始二年則意薨於

建始元年距建昭五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補注先謙曰

年立後六年表誤案下云後六年表誤

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恰十五年表是此誤後六

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後引是爲靖王立

二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七年薨案宏以居攝二年則守子

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曰廣陵王胥少子立九

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子頃王章

嗣得罪先謙曰以弘薨在胥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

元則章薨於建始元年恩不除國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

莽時絕元年恰三十四年表是此誤

昌邑哀王薨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補注先謙

二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爲喪主補

是重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

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

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曰火

發書其日中賀發哺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

於道補注先謙曰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謂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雞長者也補注先謙曰

痛擊之屠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善鳴雞即下

文帝遺使於吳求長鳴雞師古曰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善鳴雞即下

道買積竹杖師古曰積竹杖也先謙曰御覽七百十引說文

昌邑王置積竹杖師古曰積竹杖也先謙曰御覽七百十引說文

爲之取積竹杖師古曰積竹杖也先謙曰御覽七百十引說文

過弘農使大奴善曰衣車載女子師古曰衣車載女子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



曰輒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  
 往所止居小次即官待事之處  
 數步大王宣下車鄉關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  
 也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  
 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曰孝昭皇后廢黃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  
 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  
 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附而後之象傳  
 誤也沈欽韓云列女傳莊姬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  
 亦以無尾為絕嗣之徵此誤先謙案下云類以其頸曰下似人而  
 下似人若無頭何由知為犬考異及沈說其頸曰下似人而  
 冠方山冠補注先謙曰董巴漢與服志云方山冠似進後見熊補  
 宋祁曰浙本後作復王念孫曰浙本見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  
 故總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御覽皇王部十四引  
 此正作復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問郎中令  
 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

前漢六十三

九

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  
 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  
 五篇人事決王道備師古曰漢律也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  
 於天而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  
 師至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也  
 仲反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也  
 難曰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  
 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大蘇少問篇宜畏  
 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補注李慈銘曰王  
 本字作蕭見說文版當作取說文版取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師古曰  
 玉篇蕭蕭取瓦也化瓦者瓦之仰者也師古曰猶言也  
 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師古曰猶言也  
 梯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陛下左側讒人眾

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踐為吳王奮惡亦其  
 左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踐為  
 物皆言如此青蠅也今江蘇方音尚如是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  
 句猶言如此青蠅也今江蘇方音尚如是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  
 亡極不得謂彼文為處天在側也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踐為  
 亦係謀本不足據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已為左右如不忍昌  
 昌故人曰晉語以忍去過注忍以義斷也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  
 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何踐為  
 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  
 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聖  
 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  
 令警察不徹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師古曰廉吏一人非注先謙曰廉察選使為領錢物市買朝  
 內食物師古曰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盜一人別主  
 徹循察往來者曰王家錢取卒迺宮中備盜賊師古曰迺宮中  
 中清請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迺宮中  
 中者之中迺宮中二字義未析師古曰迺宮中  
 鄒說是待清中二字義未析師古曰迺宮中  
 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  
 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瘳行步不便師古曰瘳瘳瘳瘳瘳瘳瘳瘳  
 大袴冠惠文冠師古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度  
 柱後惠文冠也師古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度  
 冠已見上補注御覽六百八十八引徐廣與服雜注曰武官皆惠  
 文冠本惠文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與服雜注曰武官皆惠  
 統名惠文也服二說並是也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縹為展飾柱  
 卷執法者服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高五寸以縹為展飾柱  
 之與此不同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高五寸以縹為展飾柱  
 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曰惡為感之曰昌邑多

前漢六十三

十

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巢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巢聲

臣傲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

臣傲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

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嚴吏傳嚴延年字次

別之羅紉即羅敷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為名如秦羅敷之類

羅敷為羅紉不知何故蓋未知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

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溺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

今日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日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八

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注所本惠慧

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皆謂慧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

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傲前書言補注

相傳史也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

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昌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

為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

香當勿法補注魯廣鈞曰法亦治也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

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後丞相

御史已臣傲書聞奏可皆已遺補注先謙曰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

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

注沈欽韓曰贛水注贛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侍

之撤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愴而還世因名焉侍

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器

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

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

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

然失之萬世又昌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

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補注先謙曰以上二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

後漢補注先謙曰表豫章太守廖奏言毋封象於有鼻師古曰象

有鼻在零陵今鼻死不為置後昌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

一國之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

由當作申唐人詩州家申名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

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昌禮絕賀昌

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昌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補注先謙曰案顯炎武云

詔宗室列侯並復故國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

百三十七人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惟此傳言今見

為侯表云蓋侯代宗以賀子紹封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

武復封又安眾侯龍以建武二年紹封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

特紹封與錢大昭曰為下南監本闕本有侯字先謙曰官本有侯

字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補注劉奉世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

始生贊殊為乖誤錢大昕曰本傳戾太子元光元年立為皇太子

年七歲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以年歲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

后元朔元年生男據皆與本傳合贊謂似未推校年歲若衛青收

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錯讀讀不得其解耳此贊謂自建元六年

年長星見遂有征胡之事至建元朔元年始用夏正以春孟為首

其前皆建亥以冬十月為歲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孟為首

後戾太子生於冬十月為歲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孟為首

正之故以戾太子為元朔元年生班氏志其實遂以爲其春生矣

命將出征自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閼越始長星見後也先惟

將出征則推之建元六年命將擊閼越始長星見後也先惟

也積不審惟取河南置朔方在戾太子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

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僊尸數萬師古曰僊音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變臣

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六國表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

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不一日而無兵由

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將吏外畔補注宋祁曰一賊臣

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

而不戢則自信矣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是曰倉頡作

書止戈爲武師古曰武字從止聖人曰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

曰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

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故車千秋指明

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曰其銷惡運過亂原師古曰

曰遇止也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

音一蜀反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秋適因惡運之衰激於禍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

也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

武五子傳第六十三終 漢書三十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師古曰分嚴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

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慈奇等並

在左右補注齊召南曰膠倉嚴慈奇志作嚴慈奇官常侍郎有

賦十一篇班固注枚皋同時益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

嚴慈奇言莊莊夫子子或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公孫弘起徒步數

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補注先謙曰朝覲奏事因言國

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師古曰中

資客若嚴助之輩也 大臣數詘師古曰詘計議不如助其尤親幸

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

不相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

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闕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補注沈欽韓曰溫州府志東甌時武帝年未二十曰問太尉田蚡

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 蚡居難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此其證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

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郭嵩燾云百

官表太尉官建元二年省是田蚡免並罷太尉故可仍其舊稱非

也蚡曰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

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

獲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也  
京師皆今小國曰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想也師古曰振舉  
也補注王念孫曰振救也又何以子萬國乎  
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符為符虎符為符中之類其右而藏其左  
金非古制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旌  
司馬也按周禮地官掌節惟道節旌節注云今使者所執節是  
也夏采注全羽折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旌節於千首  
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與之於旌旌則漢之使節但繫旒旒亦  
去旒不用故蘇武得臥起探持明志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為節  
柄長八尺其旒三重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朱一新曰案  
武紀及兩粵傳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而上書曰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為發興補注先謙曰遣  
兩將軍將兵誅閩越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年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  
安也音奴協反補注先謙曰詩既醉疏攝者人安其生自以身不  
見兵革補注錢大昭曰自以下脫沒字南今聞有司舉兵將已誅  
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也越方外之地削髮文身之民也師古曰  
日淮南云越人鬻髮張揖以為古謂字也師古曰削與剪不可已  
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  
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已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已煩中國  
也師古曰地不可牧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而民不可牧也故古者封內甸服之內也甸服主治王臣侯  
侯祭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師古曰侯侯  
祀也師古曰祀祀

衛夷服師古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資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  
居九州之地也師古曰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  
言其荒忽絕遠師古曰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  
來去無常也師古曰遠近執異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  
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師古曰篁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  
文及史記業毅傳師古曰業毅傳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  
言多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  
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且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  
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問也或入九百里或千里也  
山川要塞曠遠不相屬其中險阻林叢必尚師古曰必尚  
多弗能詳也師古曰必尚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師古曰必尚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圖也師古曰必尚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大靈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  
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師古曰遠珍奇之貢宗  
廟之祭皆不與也師古曰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  
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師古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為  
大內也師古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為大內也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師古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為  
大內也師古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為大內也  
內史為大農以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景帝紀云六年以治粟  
在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官之名亦去更設均輸  
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  
司農職掌穀貨矣若為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百官表蓋未精  
其分合因大農原於治粟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  
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為注固未盡悉者若  
丈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為引職在內官類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  
丞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非律麻志之內官也先謙曰通鑑  
不輸酎金於中國得無益也師古曰通鑑不輸酎金於中國得無益也  
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已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  
蠻夷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





日負育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龍也依讀曰辰馮玉几師古曰  
 虞形則屏風而曲之畫以龍文張於戶牖之間  
 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  
 如字陛下垂德惠曰覆露之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  
 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繫繫之補注沈欽韓曰秦夷狄之地何  
 足曰為一日之聞注郭嵩燾曰說文開隙也隙壁隙也引申之凡  
 有隙者皆曰隙隙者隙之可尋者也隙則兩相開隔言天下大  
 安則粵相攻不足為中國開隙當讀為古竟切如說恐未然先謙  
 曰虞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  
 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而君子  
 智者擇焉補注沈欽韓曰語見文子上德篇臣安幸得為陛下守  
 藩曰身為郭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舉其愚非  
 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曰十萬之師為一使之  
 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嶺補注宋祁曰  
 有未字王念孫曰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適會閩越  
 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嶺史記同先謙曰卷竟也適會閩越  
 王弟餘善殺王曰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補注宋  
 本卒作率王念孫曰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適令嚴助諭意  
 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錄書率與卒相近因誤為卒南越王頓首  
 風指於南越也補注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南越王頓首  
 曰王趙佗孫胡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言報即遣太子隨助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  
 之補注先謙曰所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補注先謙曰味  
 不能燭燭照也重曰不德音直用反是曰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  
 夫曰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  
 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慮計

也明太平曰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  
 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問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  
 所終師古曰靡無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  
 大王曰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  
 遠不與王同其計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遂速也音其  
 反朝有關政還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遣  
 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然自五帝三王  
 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  
 反曰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戾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補注王念孫  
 雅戾戾也又曰狼戾也戾與戾同義燕策趙王狼戾無親  
 淮南要略秦國之俗貪狼戾貪狼戾者兩字非謂如狼之戾  
 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賦貪狼戾者兩字非謂如狼之戾  
 戾長笛賦氣噴勃以布覆乍時遊以狼戾貪者布覆狼戾亦皆兩  
 字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越勇則鷹悍狼戾與鷹悍相對則  
 始誤以狼為豺狼之戾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字不可分為二義  
 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哉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  
 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曰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漢有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  
 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曰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  
 越王欲募之句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招古義訓為今者邊又言  
 舉也陳項傳贊招入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今者邊又言  
 聞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  
 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曰虎狼之心貪據  
 百越之利或於逆順補注先謙曰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  
 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  
 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曾未會師  
 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  
 待後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

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

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曰報盛德補注先謙曰閻王曰八月舉兵於

治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故治

山前故曰越王山先謙曰閻越士卒罷倦師古曰罷三王之眾相

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已成其謀補注師古曰罷三王之眾相

前師古曰見黜也前謂目前補注先謙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

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言愚意狂言陛下

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言所不問師古曰先未問也臣不勝厚

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助侍燕從容

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

年不問問師古曰無善聲補注李慈銘曰不問問謂不通信問也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虛張晏曰承明繼在石

路從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勞侍從之事補注先

勞從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勞侍從之事補注先

種非一北枕大江師古曰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

蘇秦從橫師古曰從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

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

於春秋公羊傳曰王無外此其言出也倍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

外求郡之指助據春秋天王出居於鄭為對正承詔言臣事君猶

之然不自進己意而述公羊說經之意是其善於立言

漢書補注 卷六四上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瀉曰

使承奉計台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韓曰

韓非外儲右篇西門豹馬郭令期年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預

視察者先謂曰注台躬官本作今助是 詔許因留侍中有奇

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選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

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補注先謙曰助得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

即公子也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傳高公子羽公 家貧好讀書不

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日淮南秦族訓

趙王遷思故鄉作爲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五十當富貴補注宋祁曰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女功師古曰女汝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

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重間故妻與夫家俱

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

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補注沈欽韓曰重以重車

計吏載車獨車乃鹿車也是他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裝大車計吏職貢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 詣闕上書書久不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

邑子嚴助貴幸補注錢大昕曰邑子猶言邑人助與買臣皆吳人

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廣漢傳廣漢其邑子榮畜教令尹計

歸傳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二人皆與此同義六朝碑多有

子者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拜買臣為

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補注先謙曰元朔二年築





郡守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宣本始四年六

吾巨壽王補注錢大昕曰兩都賦序作虞邱沈欽韓曰說苑善說

年少曰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通用字子贛治要贛作趙人也

行也音先代反補注李慈銘曰案後書梁冀傳注引鮑宏纂經曰

乘有五者補注四采之名其制雖不得詳據漢傳注又引鮑宏纂經曰

謂之黑由此推之則塞白乘五亦皆刻畫之異名塞即格五也

博異博本字作博用六基六箸亦謂之六箭總曰十二基其擲頭

載鮑宏纂經鮑宏小傳經各一卷朱一新曰太平廣記博戲門引

式讀座右方為之楚或楚是楚融亦用五子與格五相類故夢籛

筆談謂楚融即格五顏注謂即今之塞得諸目驗自必不誤

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

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後願守塞并寇難先謙

曰官本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

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曰壽王為都尉不復置

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

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曰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地理志東郡領二十

並屬都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兼總二千石以壽王為都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

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志太初元

公孫弘相在元朔五年論三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初元

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彌弩百吏不敢前

師古曰引滿曰彌補注錢大昭曰彌說文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

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自蕃也師古曰蕃亦多禁民不得挾弓

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曰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

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為禁民毋得挾弓弩

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曰相害曰禁暴討邪

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則曰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曰設守衛

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寡海

內抗敵師古曰抗敵也音五官反是曰巧詐並生知者

陷愚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是以二字俱在巧詐勇者威怯

苟曰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曰相賊害之具不可勝

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去

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殺上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曰殺鉏耰相撻擊師古曰撻摩田

也槌大杖也擗音憂垂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曰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

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請侯爵至大夫

則不許是以謂為白屋顏云以上屋楹方許爾等級用采色庶人

王及達官所居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即言朱以別於白也

鴻祿口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魏書食貨志曰白徒

百石聽依弟出身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主曰敏何官對

曰一白丁耳白猶素也無官業空一人耳白屋即起家無所憑藉

之義顏解近迂沈說亦未確周致白屋之士非必庶人如素王

以色言也宇內曰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然而盜賊猶有者郡

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曰舉之

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

射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射者也同同耦也言貴中  
也師古曰中愚聞聖王合射曰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  
為禁者為盜賊之曰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  
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曰自備而抵法  
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也竊曰為無益於禁姦而  
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曰難丞相弘  
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賦於甘泉宮羣臣  
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問之召而問之曰  
今朕得周鼎羣臣皆曰為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  
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  
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注  
沈欽韓曰公羊桓二年傳注周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  
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  
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曰與漢迺漢寶非周寶注先謙曰上曰  
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注周壽昌  
後武帝頗悔見劉向傳按道侯韓說諫帝語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  
傳從橫說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  
在談文志記作游齊諸生問莫能厚遇也此諸子即諸儒史記云  
莫能厚遇者即據下假資無所得言之河間獻王喜儒術毛生貴  
生為之陪士梁孝王好文莊忌枚乘為客可云游諸侯而不可云  
游諸侯王子問據本傳及齊悼惠王傳主父偃無從齊諸王子游  
事也顏注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容於齊注錢大昭曰債與償同  
恐未然西序釋文本亦作撰客疑家貧假資無所得音土得反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曰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  
西入關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元光元年以蓋謀以朔字為光字耳先謙案復書詞氣實為始伐匈  
奴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為  
將軍伐匈奴有功元光六年元光六年元光六年元光六年元光  
二年固未嘗通鑑載之元光六年元光六年元光六年元光六年  
言元光元年元光元年元光元年元光元年元光元年元光元年  
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本書刪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數  
言上上不省費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  
惡切諫曰博觀忠臣不避重誅曰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曰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法謂之司  
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注先謙曰通鑑  
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穰苴兵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注沈欽韓曰見司馬法仁本  
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且怒  
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注沈欽韓曰尉繚管子兵議  
說苑指武篇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注先謙曰胡注委積者倉  
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曰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曰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補注李慈銘曰謂勝其國而棄其民非為靡敝中國甘

一第... 冊... 0 版...

心匈奴音蘇其下類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

攻胡卻地千里曰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

孫曰顧用薛瓌注而誤澤鹵即斥鹵非謂沮澤也史記作地固澤

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

即斥鹵亦曰澤一作澤又作斥鹵顧氏謂澤鹵與斥鹵同以澤為

澤一作澤亦曰澤一作澤又作斥鹵顧氏謂澤鹵與斥鹵同以澤為

二義亦失之然後發天下丁男守北河補注錢大昭曰漢紀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

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起於黃腫琅邪負

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

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胡注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

高關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榆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

謂之北河先謙案負海見國策齊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

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補注沈欽

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今曰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粟

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日反補注先

上適足曰結怨深讎不足曰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敗所已

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竟而略略人畜也敗與驅同其字

支從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也師古曰程謀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

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曰大恐百

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

境之民靡敢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

要引注文作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

比也集解引交市已利作交末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

音徒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補注沈欽韓

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

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

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郭嵩焘曰史酒

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

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

音子呂逆京師今曰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前

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

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於是上從其計補注錢大昭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偃

其說別屬漢郡此偃銷弱之計也先謙曰集又說上曰茂陵初

解引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師古曰茂陵初

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從茂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之字似不可內實京師外銷盡得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補注先謙曰

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觀不自為子昆弟不收資客棄我

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補注沈欽韓曰聘禮注少半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是五鼎無牛也少半饋食禮五鼎羊豕膚魚腊用麋李慈銘曰牛惟周禮膳夫之半鼎九儀膳膳禮之註鼎七始有之張注明是誤字僂時為中大夫故以大夫禮言之生不五鼎食非語辭與下則字相應為文言不生而五鼎食則死而五鼎亨耳先謙曰胡注引孔穎達曰少半陳五鼎羊一系二肅三魚四腊五曰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何本出五子胥僂述而稱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曰暮下有途僂盛言遠二字本書伍子胥皆作五官本注作伍蓋後人所改僂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曰逐匈奴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城即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內省轉輸或漕廣中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誡弘遂置朔方本僂計也元朔中僂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佚音尹一上拜僂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所具反

前漢六十四上 三

食讓曰飲內門謂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內之於門中也

復入僂之門迺使人曰王與姊姦事動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以作以王曰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補注先謙曰齊厲王肥僂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補注先謙曰趙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僂受諸侯金曰故諸侯子多曰得封者補注先謙曰下有及齊王曰自殺聞補注宋祁曰浙本云上大怒曰為僂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僂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僂本首惡非誅僂無曰謝天下迺遂族僂補注先謙曰據表齊厲王元光四年四年至元朔二年共五年燕王自徵事在元朔二年秋厲王自徵亦在二年僂誅蓋元朔二三年之交矣計僂上書貴幸至誅死先後不及三年通鑑載僂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僂傳言僂誅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

僂誅以三年矣通僂方貴幸時客曰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問之曰車為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汝孔車徐樂燕郡無終人也補注先謙曰燕郡在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其間為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錢大昕云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為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既已無符蓋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涿郡郡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稱郡南安人較之本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郡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彭遠東王都無終未發即為城茶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為屬燕徐樂武帝時人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徐樂武帝時人顧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為郡之後非也主父僂傳云元光元年僂西入關上書時徐樂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為郎中朕是樂之上書即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元光二年之書即在前其時燕國尚未改為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先謙案樂與主父僂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

前漢六十四上 三

時國未除為郡止當作燕無終人王說是也但如漢紀作元光二年上書則未審耳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土崩淮南秦族訓封土億有餘萬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武王虐之則瓦解而走上崩而下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補注宋祁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補注先謙曰史記主父傳作無鄉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者較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中反此下亦同補注朱一新曰說文矜字柄也段注謂矜當從今作矜說甚確今案顏注云矜音巨中反則字亦當從今作矜矜字亦作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今耳項羽傳贊注云矜字亦作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曰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曰勤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而身為禽於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六衰補注先諫曰史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下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  
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趙魏三國天下雖  
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  
日還讀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  
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補注宋祁曰浙  
日治要引年歲未復音扶日反民多窮困重之日邊境之事師古  
音直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引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  
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  
帷幄之私補注先諫曰伴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補注先諫曰宿留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也湯子姓補注先諫  
日夏子史記作湯武下禹雖然臣竊曰為陛下天然之質補注先  
湯亦作湯武蓋班氏改之雖然臣竊曰為陛下天然之質補注先  
作聖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  
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  
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  
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臣聞國王不成  
其傲足曰安師古曰言其傲末之法猶足自安也補注沈欽韓曰  
可以霸後漢書王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元說陳壽亦作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前漢六十四上

虛受堂

服哉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諫曰樂拜耶  
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官本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六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 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臣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瑛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嚴安者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蘇伯恭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一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

後人所追改也臨舊人也曰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

本闕本並作子先謙曰官本作子政教文質者所曰云救也師古曰

敵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時則廢置也師古曰非其有易則易也

先謙曰官本也作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暗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

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

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曰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

顯示之使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曰侈也侈而無節則不

可贍師古曰民離本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未不可徒得師古曰

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曰矯奪師古曰夸大也而

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教失而偽偽采淫

泰非所曰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是曰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

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曰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曰和其心既

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

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

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補注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

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晉音工衡反以下並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曰尊天子五伯既

沒賢聖莫續補注郭嵩燾曰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

諸侯急獎伯者而進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是以周而王道絕

伯也所以傷王道之終不復也漢初嚴助諸人皆習春秋天子孤弱

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繆齊六卿分晉並為戰

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駁擊

師古曰車駁相擊言其眾多也從音子容反補注王先謙曰馳車

兵車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馳徒走左傳車馳卒奔鄭杜二

兵車也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曰為鍾虞師古曰

者也解在賈山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

自曰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

秦併六國示不復用兵人人以為逢明天子有補注先謙曰言

更生之慶師古曰非官本既作得據顏注作既是鄉使秦緩刑罰薄

賦斂師古曰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補注先謙

習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

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師古曰諛

聞其美補注先謙曰章廣心逸補注錢大昭曰章當作意欲

威海外補注先謙曰使蒙恬將兵曰北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

關日師古曰成於北河飛芻輓粟曰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

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曰成越補注沈欽韓曰尉佗

因為南海尉趙佗應以偏裨與行耳先謙曰因後尉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結也言胡結於越也廣韻結絲結也楚辭九

章曰心結而不解兮上句秦禍北構於越其明證矣宿兵於無

史記律書秦二世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其明證矣宿兵於無

用之地師古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師古曰舉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儻舉齊景駒舉鄧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一師古曰長官謂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進益也師  
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唐蒙通夜郎開犍為郡  
道元朔二年罷自建元六年凡十年始罷詳見公孫宏西南夷諸  
傳元狩中又因張騫之言重開至元鼎六年始定安所謂徇南夷  
載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固曰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  
略葦州建城邑張晏曰葦州也師古曰葦與穢同補注先謙曰  
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據後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留何  
率種人求守隴西塞則諸羌早有保塞者武帝初或頗事招徠未  
善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葦君南閩等口二十  
人萬人降為蒼海郡三年罷葦元光未安上書時招降葦州事已  
萌芽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  
也先六年青伐匈奴至龍城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  
反非所引子民也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引安邊也禍擊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擊相連引也  
昭曰擊當作紛擊之擊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擊先謙曰官本顏  
注在不解下正文及注皆作擊此本誤也觀顏音則所見本亦作  
擊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引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  
弦師古曰矯正曲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干  
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  
依師古曰次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  
諸侯師古曰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引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旁 下覽秦之所引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曰達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也後曰安為騎馬  
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奇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曰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  
徵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造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  
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  
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  
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  
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  
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葦葦也成前漢六十四下四  
長則曰葦葦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闔王伏  
率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  
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  
氏字王念孫曰師古訓薦為屨隨畜屨居則為不辭於屨下加  
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蘇林訓薦為屨是也隨畜屨居則為不  
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  
本書趙充國傳今虜亡其地而居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師古  
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師古  
莊子云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虔注云今本莊子齊物論管子入  
觀薦文薦多行則六畜易繁也郭璞注云今本莊子齊物論管子入  
何韓子七術篇舊獸也唯薦也問篇云六畜所食薦管子入  
草古者神人以薦為食帝唯薦也問篇云六畜所食薦管子入  
之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乘鉞單于奔幕師古曰  
注先謙曰漢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從中國化也  
對在元符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  
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  
將軍元符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



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川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夫病為  
票騎在元符二年非三年言票騎抗旌尙可昆邪右封則不可通  
矣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

官埃賢懸賞待功師古曰埃古侯也下亦同能者進曰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宇內也一日刑見也補注

先謙曰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謙也建三宮之文質  
一說非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謙也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  
職主也鄭說非封禪之君無間焉張晏曰前世紀禪之夫人命初

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補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賞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也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  
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封禪也班固東都賦云靈章稽古封禪

故以對郊宮專神明之敬奉燔燔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燔祭  
則獲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補注劉敞曰是時獻享之精交神

未獲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補注劉敞曰是時獻享之精交神  
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也補注先謙曰

為對言陰陽微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字故致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曰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

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曰饋師古曰饋也此天之  
所曰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

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敞曰軍此對頗可疑按  
紀獲麟在元符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對已大緩又史記封禪

年追述三元也而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為符蓋於此  
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皆作後三年有

得一角獸曰符云案既云今則非元鼎中語後三年符蓋誤當  
是後一年故漢紀於獲麟之下書由是改元鼎中語後三年符蓋誤當

則獲麟未久改元不疑故下文何奴來降以此傳證之苴曰白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曰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日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  
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補注先謙曰

苴下以字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謂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曰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足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  
之衣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遙反補注郭嵩燾曰詩魏風要之

之毛傳要袂也袂讀曰也士喪禮復者左執要右執袖衣上曰領要  
上曰要袂袂有衣無也斯拱而疾之耳師古曰世手而對奏上其異

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注  
先謙曰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

降見武紀越地來降者表傳無效武紀及南粵傳所載故歸義粵  
侯置甲二時皆曰軍言為中師古曰音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

俗師古曰行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諸  
銅鑄肩假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火請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補注沈欽韓曰功臣侯表注如治曰律矯制大害斬唐職

請當言勿原而言原之偃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曰安社  
稷存萬民頌之可也師古曰頌與專湯曰致其法師古曰致

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  
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

宜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滕陳道生事從齊桓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偃公安南無危也故有危而不

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舉君也軍義本此今天下為一  
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曰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賦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師古曰正猶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節也言節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  
霸諸督郡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非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節

願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為吏矣言即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即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猶人犯法不從驅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驛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釋之而曰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補注沈欽志膠東國治即墨紀要即墨故城在今平度州北接北海魯國西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為朱毛城膠州縣也師古曰度計率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補注先謙也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曰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也贖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至秋迺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補注先謙曰謂此明係言與實反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曰從民望于名采譽師古曰干求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師古曰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補注先謙是偃即罪後仍得赦免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須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也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繻即過所書紙也盧氏說濟卦注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先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還當曰合符補注劉奉世曰還音扶福反傳音張懸反次下亦同還當曰合符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調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

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曰開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祇有一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列宿衛使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日行音下即反補注先謙也下不習金革之事今開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補注先謙曰外官事非侍衛之臣非也為不足曰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一方之寄軍給謂非侍衛之臣非也為不足曰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一方之寄軍給徵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途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悅官本作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呂新改其俗令使者雷填撫之師古曰填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補注沈欽八十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見誦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補注周壽昌曰張子僑華龍柳士子僑作子嬌又見東平王傳以中大夫奉璽書論王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僑子神箭五鳳之間天下殷富補注是子僑且有子能文也柳褒無考神箭五鳳之間天下殷富補注作富是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補注錢大昭藝文志樂家有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周壽昌曰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即





風淵通鑑同文選作虎嘯蟋蟀俟秋吟蟬出已陰孟康曰蟬古  
而谷風淵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出已陰孟康曰蟬古  
日蟋蟀今之促織也蟬甲也好聚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蟬  
音由字亦作蟬其音同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蟲魚疏曰渠略  
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  
出地中官本注思作蟲是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  
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  
賢士也言美哉此眾多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師古曰艾若堯  
先謙曰文選下明明在朝穆穆列布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各音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  
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  
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  
楚辭不同注不得即讀為號當依音耳補注宋祁曰景本號作遞則與  
校者號之誤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鍾之名作  
於濫商號鍾沈欽韓曰宋書樂志齊桓琴曰號鍾雲笈七籤軒轅  
本紀黃帝之琴名號鍾作遞者俗寫誤先謙曰文選注引故曰遞  
下有鍾字是也又開字當在不上作伯牙以善鼓琴聞句意方  
足文選引作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不下亦無聞字是  
其證下有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  
二十一字予案文選遞作遞引晉書注亦作遞與此遞字皆轉寫  
之誤蓋元文作遞與遞相似即謂之遞也師古曰遞字皆轉寫  
號時或以遞為遞近而相亂轉寫者誤號為遞又改號為遞因  
加是於遞下為遞近而相亂轉寫者誤號為遞又改號為遞因  
遞故文選作遞漢書作遞鍾字之竹為廠而成  
蓋俗本流傳久莫知其所以從矣師古曰遞字皆轉寫  
即逢蒙也鳥號詩外傳六齊弓人之妻見景公曰此弓者太山之南  
門號同聲韓詩外傳六齊弓人之妻見景公曰此弓者太山之南  
鳥號猶未足已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已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過順風引宋祁曰越本過作過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  
亦大也沛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化溢四  
音普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四表語光被今文作橫被遺夷貢獻萬祥畢漆師  
日漆字與臻同補注周壽昌曰王莽傳聖瑞是已聖王不備窺望  
已漆亦同臻莽傳百髮并髮又假髮作臻字是已聖王不備窺望

而視已明本補注先謙曰王官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  
恩從祥風弱德與和氣游師古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  
也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師古曰夫恬淡寂寞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承萬年何必偃仰詘  
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師古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  
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噓皆張口出氣也僑松赤松子皆  
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噓音虛補注沈欽韓曰偃仰屈信者能經鳥  
伸呼吸數息服氣也响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响然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曰響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清濟盛貌也言蓋信乎其曰  
響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衰對及之上令衰與張子僑等並待詔  
數從衰等放獵師古曰放獵當為游獵字之誤也游與游同古書  
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補注  
游藝文部八補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引此並  
作游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帛議者多曰為淫靡  
不魯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  
也補注先謙曰注其官本作甚其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師古曰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  
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  
論師古曰風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衰  
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師古曰頃師古曰  
衰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  
疾平復迺歸師古曰復太子喜衰所為甘泉及河籥頌師古曰喜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  
祭祀致也宣帝使衰往祀焉師古曰沈欽韓曰後漢西南夷傳注王  
崖敬移金精神馬標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土非上之鄉歸來  
歸來漢德無疆康平唐虞澤配三皇一統志金馬山在雲南府昆  
明縣東二十五里碧雞衰於道病死上聞惜之  
山在縣西南三十里

買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僖耳珠厓郡補注錢大昭曰  
 於元鼎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洲也水中有居者  
 六年 胡注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主環山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列置諸縣下文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廣袤可千里師古曰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  
 之補注沈欽韓曰吳志薛綜傳珠厓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僖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曰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  
 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  
 虧先帝功德經義何已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臣幸  
 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  
 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行危言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臣聞  
 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師古曰禹之功德載入聖故孔  
 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  
 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  
 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  
 沙補注先謙曰被上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  
 辭漸入也一日沒也朔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師古曰  
 日與讀 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補注先謙曰帝廟  
 含氣之物各德其宜補注錢大昭曰德南監本闕武丁成王殷周  
 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  
 荆補注王念孫曰此及下文詩云蠻荆高依通典兵四作荆

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倒之也師古曰威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師古曰萊莒徐夷吳越注荆州之蠻也然則  
 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則為韻耳師古曰萊莒徐夷吳越注荆州之蠻也然則  
 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師古曰萊莒徐夷吳越注荆州之蠻也然則  
 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師古曰萊莒徐夷吳越注荆州之蠻也然則  
 純云正義宣王承厲王之亂師古曰萊莒徐夷吳越注荆州之蠻也然則  
 作蠻荆後世依經注本倒之師古曰萊莒徐夷吳越注荆州之蠻也然則  
 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孫案段熲來威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詩倒之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魏諸宗詔亦云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亦本於詩法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寰氏重九譯而獻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也故曰  
 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裳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通齊桓揅其難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五年補注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先謙曰此言齊桓伐楚以  
 尊周孔子所謂微管左也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德衰則勤遠無益故周王南巡不還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文據夷尊周以維持之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子定其文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日郭本去乎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字似兩通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今未絕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相支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在後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韓曰宋史輿服志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一轅上載赤旗師古曰威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



東為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補注錢大昭曰御史下當有大夫亦無大夫二字本書凡言丞相御史大夫省文通鑑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為當擊丞

相于定國曰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曰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

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適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

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補注先謙曰胡注王之豐耗祭用數之節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

況乎辟不嫌之辱哉補注先謙曰胡注嫌當讀作嫌嫌之為言厭也似不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日相贖又曰動兵非特勞民凶

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曰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

令楊興新曰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

尹缺補注先謙曰胡注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去而諱未除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補注先謙曰京兆

尹可立得與曰縣官嘗言與燕薛大夫張晏曰薛大夫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薛大夫師古曰薛大夫師古曰薛大夫

使君房為尙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尙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

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尙書令五鹿充宗尙書令

五年既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補注先謙曰胡注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

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

將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賈赫之後嗣也而表

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謙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罷中書宦官元帝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師古曰且是也讀如今

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

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補注先謙曰

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曰為

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曰知名數召見興事

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榮名聞於

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曰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

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

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胃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